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全本·2册）

唐三藏法师义净奉制译 · 乾隆大藏經·小乘律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第一卷～第二十五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一 毗奈耶序

稽首大悲尊 能哀愍一切

面满如初日 目净若青莲

佛生调伏家 弟子众调伏

调伏除众过 敬礼法中尊

佛说三藏教 毗奈耶为首

我于此教中 略申其赞颂

如树根为最 条干由是生

佛说律为本 能生诸善法

譬如大堤防 瀑流不能越

戒法亦如是 能遮于毁禁

诸佛证菩提 独觉身心静

及以阿罗汉 咸由律行成

三世诸贤圣 远离有为缚

皆以律为本 能至安隐处

若此调伏教 安住于世间

即是诸如来 正法藏不灭

戒是能安立 如来正法灯

离此即便无 安隐涅槃路

佛游于世间 随处说经法

律教不如是 故知难值遇

如地载群生 能长诸卉木

律教亦如是 能生诸福智

佛说由律教 能生众功德

奉持得解脱 毁破生恶趣

象马若不调 制之以钩策

律教亦如是 不调令善顺

如城有隍堑 能御诸怨敌

律教亦如是 能防于破戒

譬如大海水 能漂于死尸

律教亦如是 能除诸破戒

律是法中王 诸佛之导首

苾刍喻商旅 此为无价珍

破戒逾蛇毒 律如阿伽陀

盛壮意难调 以律为辔勒

律于善道处 常与作桥梁

亦于恶趣海 能与为船筏

若行于险路 戒为善导者

若升无畏城 以戒为梯蹬

大师最胜尊 亲说于律教

此二无差别 咸应归命礼

佛及圣弟子 咸依律教住

于戒生恭敬 故我归命礼

我依律赞叹 此说应尊重

于初首归依 吉祥事成就

毗奈耶大海 涯际淼难知

差别相无穷 岂我能详悉

大师律教海 甚深难可测

我今随自能 略赞于少分

世尊涅槃时 普告诸大众

汝于我灭后 感应尊敬戒

故我申赞颂 欲说毗奈耶

仁等应至心 善听调伏教

别解脱经难得闻 经于无量俱胝劫

读诵受持亦如是 如说行者更难遇

诸佛出现于世乐 演说微妙正法乐

僧伽一心同见乐 和合俱修勇进乐

若见圣人则为乐 并与共住亦为乐

若不见诸愚痴人 是则名为常受乐

见具尸罗者为乐 若见多闻亦名乐

见阿罗汉是真乐 由于后有不生故

于河津处妙阶乐 以法降怨战胜乐

证得正慧果生时 能除我慢尽为乐

若有能为决定意 善伏根欲具多闻

从少至老处林中 寂静闲居兰若乐

合十指恭敬 礼释迦师子

别解脱调伏 我说仁善听

听已当正行 如大仙所说

于诸小罪中 勇猛亦勤护

心马难制止 勇决恒相续

别解脱如衔 有百针极利

若人违轨则 闻教便能止

大士若良马 当出烦恼阵

若人无此衔 亦不曾喜乐

彼没烦恼阵 迷转于生死

总摄颂曰。

若作不净行 不与取断人

妄说上人法 斯皆不共住

不净行学处第一之一

别摄颂曰。

苏阵那无犯 苾刍在林中

弱腰及长根 妙喜三皆犯

昼日房中睡 闲林离欲人

善与昔因缘 应知颂总摄

尔时薄伽梵。从初证觉于十二年中。诸声闻弟子无有过失。未生疮疱。世尊为诸弟子。说略别解脱戒经曰。

一切恶莫作 一切善应修

遍调于自心 是则诸佛教

护身为善哉 能护语亦善

护意为善哉 尽护最为善

苾刍护一切 能解脱众苦

善护于口言 亦善护于意

身莫作诸恶 常净三种业

是则能随顺 大仙所行道

至十三年。在佛栗氏国。时羯阑铎迦村羯阑铎迦子名苏阵那。富有资财多诸仆使。金银珍宝谷麦盈溢。所贮货货如毗沙门天王。于同类族娶女为妻。欢乐而住。彼于异时。于佛法僧深生敬信。归依三宝受五学处。所谓杀生偷盗欲邪行虚诳语及饮诸酒。悉皆远离。由斯敬信日渐增广。便以正信舍家趣非家。剃除须发而披法服。既出家已。与诸

亲属相杂而住。犹如昔日在家无异。尔时具寿苏阵那便自思念。岂容我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应证未证应得未得。与诸亲族相杂而住。我今宜应舍离亲属。执持衣钵游行人间。作是念已。便舍亲属行诣他方。逢世饥馑乞食难得。父母于子尚不相济。况余乞者。时苏阵那作是念已。今我亲属财食殷富。宜应就彼羯阑铎迦村。劝于僧田广设供养。

若麨若粥。或常施食。或请唤食。或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食。教诸亲属少兴福业为饶益事。时苏阵那便舍他方。执持衣钵渐次游行。遂至羯阑铎迦村。去斯不远在阿兰若住小房中。时苏阵那诣亲属所。广为诸人赞扬佛法僧宝。令于大众设诸供养而作饶益。时苏阵那在阿兰若修杜多行。但三衣粪扫衣。常乞食次第乞。时诸亲族于日日中。恒以上妙甘美饮食施众僧已。苏阵那持衣钵入村中。以次而乞到其本舍。既无所获舍之而出。苏阵那母有事他行。时有老婢遥见苏阵那忆识容颜。知无所获疾疾而去。老婢见已诣苏阵那母处白言。大家知不。长子苏阵那久离乡邑。今还故居。乞求不获疾疾而去。时苏阵那母作如是念。岂非我子有忆恋耶。情生不乐欲归于俗。不爱沙门被沙门所苦。

羞惭厌舍沙门行耶。作是念已遂便出村。届苏阵那所居之处告曰。苏阵那。汝有忆恋耶。情生不乐欲归俗耶。不爱沙门被沙门所苦。羞惭厌舍沙门行耶。苏阵那。我家中物及娉时财。汝且听说。我自所有金银之物积为大聚。两边人坐互不相见。又汝父财物官印金钱数有百千万亿。况复诸余杂类财货。汝可还家随情受乐任为福施说是语已。时苏阵那白母言。我无忆恋情有不乐归还故居。亦无不爱沙门被沙门所苦羞惭厌舍。时苏阵那母闻是语已。便自思念非我所堪。令其返服应可别设余计。时母还舍告新妇曰尔若月。期时至可报我知。新妇敬诺。后于异时月期既至。白言。大家我今月期时至。欲何所作。姑曰。时过洗浴冠众花鬘。涂以名香着诸璎珞。严身之具咸令备尽。如苏阵那昔在家日。

情所乐事皆悉为之。妇既闻已庄饰事周。还至姑所白言。大家如苏阵那昔所爱好我已为之。沐浴严身着诸衣服。若有所作今是其时。时苏阵那母遂与新妇同车而去。诣苏阵那所住之处。到已下车足步而进。时苏阵那在小房外游步经行。母既见已告曰。苏阵那。如汝所云无有忆恋。广说如上。今汝新妇身净宜留种子。无令财物没入于官。时苏阵那先未制戒不见欲过。睹少年妇情生染着。欲火烧心。告其母曰。我岂合耶。母曰。为留种子法应如是。时苏阵那牵故二手。便向屏处脱去法服。遂即再三行不净行。时有有情至求胜行。有解脱性趣向涅槃。弃背生死三界五趣无心乐着。以最后身从胜妙天来托妇胎。若明慧女人有五种别智。异于余女。一知男子有欲心。二知时节。三知从某人得娠。

四知是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依右胁住。若是女者居在左胁。时彼妇人心生欢喜。白其姑曰。大家知不。我已有娠。居在右胁。必定是男。光显宗胄。其姑闻已心大庆喜。作如是言。我于昔来情希善子绍嗣家门。冀彼长成终怀报德。常修福慧利益我等。姑知是事。便以新妇置在高楼随时供给。女医调膳不令差舛。身具璎珞。如天婇女游欢喜园进止威仪。常处床座足不履地。目不睹恶色。耳不听恶声。寝食往来曾无违忤。经九月已便生一子。颜貌端严人所爱乐。额广眉长鼻高修直。顶圆若盖色美如金。垂手过膝众皆敬仰。经三七日欢会宗亲。其姑以儿告诸亲曰。此子今者欲作何名。众人议曰。此儿因种子法而求得之。可名种子。其姑即便授八养母。二供乳哺。二作褓持。二为澡浴。

二共欢戏。给以乳酪酥精石蜜。及余上妙甘美饮食而用资养。速便长大如莲出池。既渐童年学诸技艺算数书印。取与质纳皆尽其妙。于八种术善能占相。所谓相宝相衣相宅相木相象相马相男相女。彼于异时深生正信。归向三宝受五学处。同父信心念念增长。遂舍家趣非家求出离行。于善说法律剃除须发而披法服。独处闲静无放逸心。策勤勇猛专念而住。净修梵行。于现法中证悟圆满。破无明觳断三界惑。成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得如实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心无障碍如手撼空。刀割香涂爱憎不起。观金与土等无有异。于诸名利无不弃舍。释梵诸天悉皆恭敬。尔时具寿种子。证阿罗汉受解脱乐。即说颂曰。

圣行已圆满 不坠于父财

我此最后身 尽除诸过患

时苏阵那作不净行已。世尊于无量百千声闻苾刍大众中。而为说法。所谓离贪嗔痴心慧解脱。时苏阵那亦在众中听佛说法。既闻法已。心怀愁恼深生追悔。赧容伏面默尔无言。即便归房怀忧而住。后于异时有诸苾刍。巡观房宇次至苏阵那所住之房。共为谈话。见苏阵那怀愁而住。时诸苾刍谓苏阵那曰。汝于先时见有客至。逢迎欢笑先唱善来。为持衣钵及诸资具。何故今时见我等来。心怀愁恼伏面而住默然无语。汝苏阵那为身病耶为心痛乎。时苏阵那告言。诸具寿。我非身病而心有焦热。问言。何故心有焦热。时苏阵那具说其事。时诸苾刍闻其说已。不喜不嫌从座而去还诣佛所。到已礼佛双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告诸苾刍曰。此稣阵那于有漏中。先作非法行不净行。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佛是知者见者。知而问非知不问。时而问非时不问。有利而问无利不问。破决堤防为除疑惑。有利而问。告苏阵那言。汝实作斯不端严事耶。白佛言。实尔大德。佛告苏阵那。汝非沙门非随顺行。不清净非威仪。非出家人之所应作。苏阵那。云何汝今于我所说。离贪嗔痴心慧解脱。微妙法中而为出家。作斯非

法可恶之事。痴人。宁以男根置在猛害毒蛇口中。不安女根中。世尊以种种方便。说厌污事呵责苏阵那已。告诸苾刍曰。由此因缘我观十利。为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云何为十。一摄取于僧故。二令僧欢喜故。三令僧乐住故。四降伏破戒故。五惭者得安故。六不信令信故。七信者增长故。八断现在有漏故。九断未来有漏故。十令梵行得久住故。显扬正法广利人天。我今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诸苾刍。同得学处不舍学处。学羸不自说。作不净行两交会法。此苾刍亦得波罗市迦。不应共住。尔时世尊为诸苾刍制斯学处已。在羯阑铎迦池竹林园中。于时有一苾刍。去斯不远在阿兰若小室中住。于彼林中有一雌猕猴贪饮食故至苾刍所。苾刍每以残食与之。便即共行不净行。时有众多苾刍。巡游观看诣阿兰若。至苾刍住处。便共言谈在一面坐。彼雌猕猴忆先恶事来至其所。目视苾刍以身相就。苾刍见已羞见余人。即便遮却。如是再三。时雌猕猴遂大嗔怒。即以足爪爬颭苾刍。头面及衣并皆破裂。便向一边鸣叫跳踯。时诸苾刍。见是事已即便问曰。具寿。此野猕猴何故初来。先观尔面复以身就。汝见便遮。如是再三。嗔怒爬颭身衣并破鸣叫跳踯时彼苾刍具以事白。诸苾刍闻告言。具寿岂非世尊遮诸苾刍行不净行。彼便报曰。世尊制戒但制人趣不遮傍生。时诸苾刍闻是语已。不嫌不喜舍之而去。并与俱行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便以上事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人趣尚制。况复傍生。彼愚痴人犯波罗市迦。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知而故问。苾刍汝实作是不端严事罪恶法耶。白言实尔。世尊以种种呵责广说如前。尔时世尊告诸苾刍。前是创制今是随制。我今更于毗奈耶中。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诸苾刍。同得学处不舍学处。学羸不自说。作不净行两交会法。乃至共傍生。此苾刍亦得波罗市迦。不应共住。

若复苾刍者谓苏阵那等。苾刍有五一名字苾刍二自言苾刍。三乞求苾刍。四破烦恼苾刍。五白四羯磨圆具苾刍。言名字苾刍者。如人立字名作苾刍。或世共许或是苾刍种族。因此唤为苾刍。是谓名字苾刍。云何自言苾刍。若人实非苾刍。自言我是苾刍。或是贼住自称苾刍。是谓自言苾刍。云何乞求苾刍。若诸俗人常为乞求以自活命。是名乞求苾刍。云何破烦恼苾刍若人能断诸漏烦恼所有焦热。诸苦异熟未来生老死。能善了知永除根本。如断多罗树头证不生法。是名破烦恼苾刍。

云何白四羯磨圆具苾刍。谓身无障难作法圆满。是不应呵。是名羯磨圆具苾刍。今此所言苾刍义者。意取第五。言复者谓更有余如是流。类与诸苾刍者。谓共诸余苾刍也。同得学处者。若有先受圆具。已经百岁。所应学事。与新受者等无有异。若新受圆具。所应学事。与百岁圆具者事亦不殊。所谓尸罗学处持犯轨仪咸皆相似而得。故名同得

学处。

言不舍学处者。齐何名为不舍学处。谓对癫狂心乱痛恼所缠聋哑痴人而舍学处。皆不名为舍。若于独静处作独静想。或于独静处作不独静想。或于不独静处作独静想。非舍学处。若中方人对边方人作中方语。舍不成舍。若解成舍。若边方人对中方人作边方语。若中方人对中方人作边方语。舍不成舍。若解成舍。若边方人对边方人作中方语。准上应知。若对睡眠入定非人天等。变化傍生及诸形像。或时闹乱。或不审告住本性人。皆不成舍。言学羸不说者。应为四句。有舍学处非学羸而说。有学羸而说非舍学处。有舍学处学羸而说。有不舍学处非学羸而说。云何有舍学处非学羸而说。如有苾刍。情怀顾恋欲希还俗。于沙门道无爱乐心。为沙门所苦羞惭厌背。诣苾刍所作如是言。具寿存念。我某甲今舍学处。是名舍学处。或云我舍佛陀达摩僧伽。或云我舍素呾罗毗奈耶摩喧里迦。或云我舍邬波驮耶阿遮利耶。或云知我是俗人。知我是求寂。扇侘半择迦污苾刍尼。杀父害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恶心出佛身血。是外道是趣外道者。贼住别住不共住人。乃至说云。我于仁等同法者同梵行者。非是伴类。是名舍学处非学羸而说。云何有学羸而说非舍学处。如有苾刍。情怀顾恋欲希还俗。于沙门道无爱乐心。为沙门所苦羞惭厌背。诣苾刍所作如是言。具寿知不。梵行难立。静处难居。独一难住。难居林野受恶卧具。我忆父母兄弟姊妹受业师主。我欲学诸工巧及营农业。于我家族情希绍继。若苾刍。虽作如是种种追悔言辞。然而不云我舍学处。是名学羸而说非舍学处。云何学羸而说亦舍学处。如有苾刍情怀顾恋广说如前。乃至作追悔言而云我舍学处。广说如前。乃至同梵行者非是伴类。是名学羸而说亦舍学处。云何不舍学处非学羸而说。谓除前相。是谓学羸不说。言作不净行者。即是淫欲。言淫欲者。谓两相交会也。法者。此据非法。名之为法。身业行非。名之为作。乃至共傍生者。谓猕猴等。此者。谓指其人。苾刍者。谓得苾刍性。云何苾刍性。谓受圆具。云何圆具谓白四羯磨。于所作事。如法成就究竟满足。其进受人。以圆满心希求具戒。要祈誓受情无恚恨。以言表白语业彰显。故名圆具。

波罗市迦者。是极重罪极可厌恶。是可嫌弃不可爱乐。若苾刍亦才犯时。即非沙门非释迦子。失苾刍性乖涅槃性。堕落崩倒被他所胜不可救济。如截多罗树头更不复生。不能郁茂增长广大。故名波罗市迦。

言不共住者谓此犯人不得与诸苾刍而作共住。若褒洒陀若随意事。若单白白二白四羯磨。若众有事应差十二种人。此罪差限。若法若食不共受用。是应摈弃。由此名为不应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摄颂曰。

于三处行淫 三疮隔不隔

坏不坏死活 半择迦女男

见他睡行淫 或与酒药等

被逼乐不乐 犯不犯应知

若苾刍于其三处。作不净行行淫欲法。得波罗市迦。云何三处。谓以生支入大小便道及口。才入即得波罗市迦。若苾刍共三种人作不净行。得波罗市迦。云何为三。谓女男半择迦。若苾刍作行淫意。于活人女三疮不坏于彼行淫。以有隔入有隔。以有隔入无隔。以无隔入有隔。以无隔入无隔。入时得波罗市迦。若苾刍于活人女三疮损坏于彼行淫。隔等同前。入得窣吐罗底也。若于死人女三疮不坏。隔等同前。入得波罗市迦。

若苾刍于死人女三疮损坏。隔等同前。入得窣吐罗底也。如于人女。若活若死。得罪重轻如是应知。于非人女傍生女。若活若死。于三疮门。有损无损有隔无隔。得罪轻重同前若于人男非人男傍生男。若活若死。于二疮门有损无损及以隔等。得罪同前。若男半择迦非人傍生半择迦。若活若死。于二疮门有损无损及以隔等。得罪同前。若苾刍于眠睡苾刍行不净行。若睡苾刍于初中后不觉知者无犯。其行淫者得根本罪。若睡苾刍初知中后不知者无犯。其行淫者得根本罪。若初中皆知后不知者无犯。行淫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后皆知。而无心受乐者无犯。其行淫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后皆知有心受乐者。二俱得根本罪。若苾刍初向眠睡苾刍处。有犯无犯既尔。若向苾刍尼处。式叉摩拏求寂求寂女处。得罪轻重如上应知。若苾刍尼式叉摩拏及求寂女。向苾刍处及求寂处。各各有犯无犯准前应说。若求寂向苾刍苾刍尼式叉摩拏求寂求寂女处。有犯无犯亦如上说。若苾刍以米酒花酒根皮等酒与苾刍。令熟醉着行不净行。而醉苾刍于初中后。有知不知受乐不乐。得罪轻重有犯无犯。乃至余众与酒令醉。如上睡眠广说如醉既尔若以咒术及药令彼迷乱。于彼诸境行不净行。乃至余众互为。得罪有无如上若苾刍强逼他苾刍共行不净行。若被逼者初入之时作心受乐。二俱灭摈。若入时不乐入已乐。二俱灭摈。若入时不乐入已不乐出时乐。二俱灭摈。若被逼者三时不乐无犯。逼他者灭摈。如逼苾刍若逼苾刍尼。及下余众准事应知。若苾刍等互相陵逼。如前所说。尔时室罗伐城中有一长者。于同类族娶女为妻。得意相亲欢乐而住。未久之间便生一子。腰脊软弱犹如猫兔。经三七日欢会宗亲。其父以儿告诸亲曰。此儿今者欲作何名。众人议曰。此儿腰软应与立字名为弱腰。即此童儿年渐长大。便于善说法律而求出家。既出家已于所住聚落而行乞食。摄护威仪诸根无乱。善防心意还诣所居。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入房中欲染心发。便

以生支内自口中而受欲乐。后于异时有诸苾刍。因看房舍既入房已。见彼弱腰作如是事情怀悒叹而问之曰。具寿。汝作何事。报言。我受欲乐。苾刍报曰。岂非世尊制行淫法。报言。具寿。佛遮于他。不制于自。时诸苾刍闻是语已。不嫌不喜舍之而去。往诣佛所如常威仪以事白佛。佛言。于他尚制。况复自身。此之痴人犯波罗市迦。若苾刍作行欲心为受乐意。起自生支内着口中。或以他根入自口内。得根本罪。

时室罗伐城有长者子。其根极长。时人因此名曰长根。于佛法中出家圆具。入自房中以己生支。内大便道而取欲乐。时余苾刍因行房舍。见彼长根作如是事。问何所为。乃至报曰。佛制他人于自何过。诸苾刍白佛。佛言。于他尚制。况复自身。此之痴人犯波罗市迦。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嗢逝尼城(在西印度)有大商主。名曰难陀。大富多财受用丰足。所有赀产如毗沙门王。于同类族娶女为妻欢乐而住。虽淹岁月竟无子息。为求子故于诸天祠及诸神祇。处处求乞不随所愿。然世有云。由乞求故便获子者。此诚虚妄。斯若是实人皆千子如转轮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会。二者其母身净应合有娠。三者食香现前。时彼商主业缘合会。时有一天。从胜妙天来托妇胎。若聪慧女人有五别智。广如上说。乃至娠在右胁。喜白其夫。遂置高楼。随时给侍如天婇女。月满生子众相具足。其父以儿告诸亲曰。此儿今者欲作何名。然中国法。所诞子息若仪容端正人所乐观者。名孙陀罗难陀。时彼诸亲共相议曰。今此孩子仪容端正众人乐观。

是商主难陀之子。应与此儿名孙陀罗难陀。授八养母。速便长大如莲处池。学综四明艺穷八术。其父尔时于春夏冬为造三殿。并三苑园三种婇女。谓上中下。升妙楼观奏诸伎乐。是时难陀商主常为计算。取与出纳无时暂休。时孙陀罗难陀白其父曰。何苦计算无暂闲时。难陀报曰。汝岂镇处高楼终日欢戏。而能办家业耶。而我必须知其家业。孙陀罗难陀闻父语已。即便自念。父出此言欲警觉我。跪而请曰。若如是者。我欲游方经求产业。愿垂见许。父曰。汝今宜住。我有珍财。何劳远觅。孙陀罗难陀报曰。父虽有财我必须去。父便生念。我今应可息彼求心。即持锁钥遍开七库示以金银。成与未成悉皆充满。告孙陀罗难陀曰。既有如是财宝丰盈。汝宜端拱受诸欲乐。随情持施修造福田。

欲游他方此事应息。答曰。父以此物告示于我。我若有子将何以示。父即生念善哉此说。我亡之后须忧家业。我今现在渐教其事。且令持货试往他方。一则学作经求。二则见我亲识。遍观方邑情无所迷。作是思已命其妻曰。我身没后。此孙陀罗难陀当忧家业。具以前事而告知之。妻曰。此成善事可随意行。父报子曰汝所发心诚亦佳矣。我身亡后汝知家务。以前所陈咸皆劝诱。令持财货驰逐他方。时商主难陀即便遣人摇铃吹贝

。普告城邑所有居人及四方商客。今者商主孙陀罗难陀。欲持货物求利他方。仁等若能相随去者。关河津济不输税直。所有行资并当豫办。时有五百商人。闻此告令各备财货伫待行期。时父难陀广设宾会普召行人。既并食已而告之曰。诸君当知。此孙陀罗难陀是我之子。

我观仁等心无别异。君等商人欲诣他方求财利者。有其三患。所谓博奕及以酒色。若见孙陀罗难陀染三惑者。应当遮止。有利益处劝进修行。若诸君等遮恶劝善。能随教者斯曰善哉。若不用语仁等宜应易所将物持货言归。并告孙陀罗难陀曰。汝是我子。所余商人与汝无别。彼有善言宜当见用。子便敬诺。卜择良辰即以车马载负诸物。与五百人共为伴侣。俱寻远路到室罗伐城。于一店中安置货物。时室罗伐城有一淫女。名曰贤首。以炫色为业。颜貌奇挺人所乐见。若得五百金钱者方与同宿。时彼淫女闻有商人远自嗢逝尼城。彼有商主名曰难陀。其子孙陀罗难陀。仪容端正人所乐观。与五百商人远来至此。于我店上安其货物停止而住。即便生念。我若不能总夺彼财。不复自名为贤首矣。

便命使女曰。于某肆上有一商主。名孙陀罗难陀。多财巨富。汝持花鬘涂香上服。至彼告言。商主此是大家贤首。遣我持来聊伸微信。复告之曰。何意商主寄居店肆。宜可暂来。女使即便持诸花鬘。诣商主所委悉告知。时孙陀罗难陀闻已告使女曰。汝且前行。我着香鬘随后而去。时彼使女即前归家。报大家曰。令我先来彼当寻至。时彼贤首闻使语已情生喜悦。即便扫洒庭宇布列名花。以妙香薰盛设床座。张施帷幔以待商人。是时孙陀罗难陀。即便洗沐着新净衣。具以花缨而自严饰。车马仆从诣贤首舍。是时贤首遥见彼来。容貌威仪有乖常类。问使女曰。此是商主孙陀罗难陀耶。使女答言尔。贤首喜悦即说颂曰。

不简富将贫 无论良与贱

但令美容貌 便乱女人心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 不净行学处第一之二

尔时孙陀罗难陀。即便下乘欲入其舍。是时贤首疾下高楼。出门迎接俯身相就。引入舍中安置妙床。令止息已问其名字。答曰。我字孙陀罗难陀。贤首答曰。善哉立名与身相称。若仁父母不立此名。我今为尔名作孙陀罗难陀。时孙陀罗难陀曰。汝字何等。答曰。我字贤首。报曰。善哉名实相称。向使汝父母不立此名。我今为尔立贤首名。时孙陀罗难陀问贤首曰。同居一宿当酬几何。女曰。何意同彼凡人出言庸浅。侍女告曰。一夜止宿须五百金钱。孙陀罗难陀报从者曰。汝可每日常送五百金钱。因即共彼欢娱而

住。凡贪欲之人难有厌足。虽淹多日无弃舍心。常使家人日送钱直。诸人议曰。我等商主去已多时。今何所在更不相见。既承父嘱应可寻求。便问家人。商主何在。家人报曰。仁等今日忆商主耶。初至即便往淫女舍。商人曰。我等何容舍而不问。还归之日必被父嗔。令使往唤。商主闻已寻欲出门。是时贤首执彼衣裾告言。君今知不。世有二人可行欲乐。一颜容美丽。二盛壮少年。汝既两兼且受欲乐。年衰发白可觅赀财。既被留连。报使者曰。汝可前去我即随行。使者以缘具报商客。众人集会伫望归还。久待不来俱行就彼。既至门已报门人曰。汝可入室报商主知。同侣众人并居门首。宜可暂出有所评论。使人报已。商主欲出。时彼贤首复执衣裾告言。且住。彼诸商客情欲求我。共来相唤不许淹停。凡贪欲者日增系缚。时孙陀罗难陀便报使曰。仁等且去。待我情足方可归还。使者以言出报。商客闻已共相告曰。观此情况无可奈何。即共交易卖所来货。更收余物整命徒侣循路而归。送物之人于斯断绝。后时贤首遇见使人。告言。何意更不送物。使者报曰。商旅已归。何处求物。女复问曰。岂可孙陀罗难陀物亦并持归。报言。亦去。时彼贤首闻此语已。便共孙陀罗难陀经二三宿。告言我无田业及以工商。但藉诸人而为活命。应须计日与我赀财。若不尔者汝宜速去。容他后人。孙陀罗难陀曰。汝曾无有相顾恋心。报言尔。可不闻世人有语。

倡女本求财 无财便弃舍

犹如无果树 鸟弃不停留

时孙陀罗难陀闻此语已。复报之曰。若与汝财即随男意。如其物尽便生弃心。女曰。汝岂不闻。

若其天降雨 山河并注流

男子与赀财 倡女随情转

孙陀罗难陀曰。倡女为人。不可付信。女报之曰。

倡女至日暮 观他若己身

夜阑心渐薄 天明弃如草

孙陀罗难陀曰。贤首。有财男子汝即相亲。无物之人顿能见弃。女曰。

若人有赀财 倡女皆同爱

如牛啖臑草 无财谁重观

时孙陀罗难陀知其情异即便欲出。倡女思念。此孙陀罗难陀颜貌超绝更觅难求。乃至诸余男子未持物来。宜可且留勿令即去。便急牵衣不使其出。报言。仁之家内可不戏

言耶。我出戏言。何因见怪。彼性耽淫随言即住。时有男子。持五百金钱来入其舍。女知彼意。即对孙陀罗难陀前共为非法。孙陀罗难陀见已生念。苦哉倡女何太无情。对我目前便行鄙媟。寻即弃去。不谙道路踯躅街衢失其所趣。时有苾刍从城乞食而出。彼既见已随后而行。时彼苾刍既至寺已。安其食钵并置水罗抖擞僧伽胝。濯足洗手滤水观虫作曼荼罗。取其落叶布地而食。时孙陀罗难陀在前而立。苾刍问曰。汝岂能食我残食耶。彼便自念。我若不食饥困当死。报言。愿食。即以钵余令食。食讫。问曰。贤首。

汝从何来。报言。圣者。我是嗢逝尼城商主难陀之子。名孙陀罗难陀。我从本舍多持财物。远共徒侣来此经求。比为欲情在淫女舍。所有财货皆并丧亡。唯独一身受兹艰苦。苾刍报曰。若如是者何不出家。时孙陀罗难陀念曰。我若归乡被人所笑。不如今者随处安身。即报苾刍。我求出家。时彼苾刍如法如律。便与出家并受圆具。于二三日教行法已。报言。贤首。汝可不闻鹿不养鹿。室罗伐城极甚宽广。随应行处乞食自资。既受教已。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城乞食。时彼淫女心生追悔。我所为非。彼孙陀罗难陀颜貌端严盛年少壮。不可多得。我为钱财便见驱遣。报使女曰。汝若重见孙陀罗难陀宜请入来。时孙陀罗难陀先不谙知乞食之处。巡行至彼淫女之家。使女遥见即疾走归。

报大家曰。孙陀罗难陀今在门外。报言。唤入。使女曰。今已出家。报云。纵使出家亦宜唤入。便引令进。贤首见已椎胸告曰。圣者何故弃我出家。孙陀罗难陀报曰。汝薄情怀贪觅财物。如何对我为非礼乎。既被欺轻宁不舍俗。报言。圣者女人体多过失。我之一罪幸可相容。我身及财皆属尊者。幸当共我同昔交欢。孙陀罗难陀曰。汝无智物。先有钱财已被汝费。今时更欲破我戒耶。女曰若在内揩于外泄。或在外揩于内泄者。未成破戒孙陀罗难陀闻已生念。岂非苾刍行乞食时作如是事。若不尔者。此何得知。时孙陀罗难陀为人好色。便置衣钵随语行非。既畅欲情一面而住。时彼淫女。即盛种种上妙饮食满钵授与。报言。圣者。若有所须当数来此。便持钵食还向寺中。尔时世尊于大众中为说法要。

所谓离贪嗔痴心慧解脱。孙陀罗难陀闻说法时。心怀愁闷极生追悔。起恶作心默尔无言。赧容伏面忧思而住。形容萎悴无有威光。如刈生苇曝之于日。诸苾刍问曰。具寿孙陀罗难陀。汝为身病为心病乎。彼既羞惭默然无报。时有医人来过其所。诸苾刍告曰。贤首。暂为观察。此少苾刍有何疾患。医为诊已报诸人曰。此具寿身无所苦心有焦热。苾刍问曰。如何心热。报言。圣者。我之医人。但疗身病不治于心。仁等苾刍解除心病。便舍而去。时诸苾刍问言。具寿。汝无父母宗亲。但唯我等同梵行者是汝亲识。汝可实陈我为瞻养。即以鄙事告之。诸苾刍曰。谁谓春花遂遭霜雹。汝始圆具疮疱便生。时诸苾刍闻其语已。不喜不嗔舍之而去。行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坐。具以白佛。

佛言。此愚痴人犯波罗市迦。若苾刍作行欲心为受乐意。以已生支置小便道。内揩外泄外揩内泄。得波罗市迦。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一长者。初始婚娶妇即命终。第二第三乃至第七悉皆命过。时人并皆唤为妨妇。因以为名。自兹已后更欲取妻人皆不与作如是说。我今岂可令女死耶。我不能与。复求寡女欲娶为妻。彼便告曰。我不惜命入汝舍乎。时彼长者求妻不得自知家事。后于异时有一知友来过其宅。问曰。仁何所为。报曰。我营家事。告曰。何意汝今自知家务。报言。已娶七妇皆并丧亡。友曰。何不求余。答言。比日虽求人不见与。皆云我岂不惜女耶。若如是者。何不更求诸余寡女。长者具答如前。友曰。去斯不远有老淫女。君何不求。报云。今我家室岂作淫坊。友曰。彼女久来已舍恶法试往求之。便到彼宅。问言。比得安不。彼报曰。善来欲何所觅。答曰。故来相求汝何所属。答言。与我衣食我便属彼报言。昔汝为过能悛改不。答曰。我岂不见诸余丈夫。而我本心久离恶法。报言。若能尔者。与我同居给尔衣食。所有家务咸代我知。即随至舍所有家业并皆分付告曰。此是汝宅。汝所与者我当受用。妇知家事衣食丰盈。未久之间身极肥盛。于彼门前有诸倡女。相随欲往逝多林中。问诸女曰。汝欲何去。报云。往逝多林观看功德。告云。且住。待我庄饰与汝俱行。整服未周诸女便过。出门不见急步相寻。诸女前行皆已入寺。然此寺中有一苾刍。开户而睡。衣裳撩乱生支遂起。时诸淫女巡房观看。既见是事众皆大笑而出。时老淫女见诸女人行笑而出告曰。汝何所笑岂不闻乎。若寺中笑者得齲齿报。时彼诸女默然舍去。老女念曰。岂非诸女于此寺中巡行观看。或见鸡斗。或睹猕猴。由是諠笑。时彼老女入寺巡看。于一房内见有苾刍开户而睡。身体露现淫情既起。遂便于上而作非法。苾刍睡着不自觉知。时彼女人便作是念。我等淫女解六十四能。此出家人解六十五。不作言语得受欲乐。时彼老女既畅淫情。遂便以手觉彼苾刍。报言。圣者。我之家第在某坊中。若有所须宜当见就苾刍报曰。汝愚痴人污僧住处。今我无心受斯恶事。谁能更复向汝家中。女闻默去。时彼苾刍情生恶作。岂非我犯他胜罪耶。白诸苾刍。苾刍白佛。佛告苾刍汝有受乐心不。白言。我时睡重无受乐心。佛告诸苾刍。此人无犯。由无乐心。然我为诸苾刍近村坊住者。制其行法。汝等谛听。若诸苾刍寺近村坊。昼日睡者应启闭门。或令苾刍守护。或以下裙急相绞系。若不依者。胁着床时得恶作罪。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一苾刍。在阿兰若中得四静虑。时彼数来礼世尊足及诸耆老尊宿苾刍。时兰若苾刍身患疮疥。有少年苾刍先与相识。白言。上座。身患疮疥。何不问医而为治疗。上座报曰。未来有法必定将至。世间之人共不爱乐。共所嫌贱人皆不免。所谓是死。此之疮疥及我已身相随而去。何须疗治。少年曰。如世尊说持戒之人若久存者。有多福业而得增长。福业增故久受天乐。应问医人。时彼上座便就

医处。医人问曰。圣者。身有疮疥。答曰尔。告曰。何不疗治。答曰。为此故来。可示方药。告曰。圣者。食好食已。取芥子油遍涂其身。于日中坐必当得损。苾刍曰。施我辛油。医曰。圣者。我说其方不以药施。若来问者咸皆与药。我之衣食交见贫穷。然有某甲长者患此疮疥。我为煎油。从彼乞求必应可得。苾刍曰。彼不肯与。报言。圣者。彼人信敬必当相授。苾刍曰。贤首。愿尔无病即是汝施。便舍而去。即往诣彼长者之宅。彼人见已问言。圣者。身多疮疥。答言。如是。可用辛油涂身于日中坐。苾刍报曰。为此故来。闻仁有油。幸能见遗当招福果。长者曰。共立要契。若其今日受我供养我当施与。答言。住食。即以好食而供奉之。食了便以小钵盛满辛油持与苾刍。苾刍报言。愿得无病。舍之而去。至阿兰若着粗弊衣。油遍涂身于日中坐。身有乐触倚卧而睡。于其根内有嗢指征伽虫啮彼生支。因斯遂起。衣裳撩乱。时有肥壮妇女。为觅牛粪来至其傍见彼形露便起欲心。即于其上行非法事苾刍睡觉身体羸劣不能遮止。女畅欲情。报言。圣者我住某处。仁有所须当行诣彼。苾刍报曰。汝愚痴人污阿兰若。我现无心受此恶法。况能重更过尔宅耶。女人默而舍去。苾刍情生恶作。岂非我犯他胜罪耶具以其事白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告苾刍。汝有受乐心不。白佛言。我已离欲无受乐心。佛告诸苾刍。此人无犯无欲心故。然我为诸苾刍住阿兰若处者。制其行法。汝等应听。若在阿兰若处。于舍四边应以栅篱蒜刺编障。若欲睡时应令苾刍守护。或以裙裾急相绞系。若不依者得恶作罪。

时诸苾刍咸皆有疑。请世尊曰。阿兰若苾刍坐得四禅离于欲染。何故生支尚起。世尊告曰。有五因缘。未离欲人生支得起。谓大小便逼。风势所持。嗢指征伽虫所啮。欲染现前。是名为五。有四因缘。离欲人生支起。谓大小便逼。风势所持。为虫所啮。是名为四。时彼苾刍被嗢指征伽虫所啮。而生支起非欲染也。时诸苾刍又复有疑。请问世尊。唯愿大慈为断疑惑。何意苏阵那羯兰铎迦子苾刍。于无过失无疮疱时。最初生疱作不净行。世尊告曰。汝诸苾刍非但今日最初生疱。乃往过去无疮疱时。亦最初生疱。汝等应听。然此世界将坏之时。多诸有情生光音天。妙色意成支体圆满诸根无缺。身有光明腾空自在。喜乐为食长寿而住。尔时大地为一海水。汝诸苾刍。此大海水由风鼓激。

和合一类犹如熟乳。既其冷已有凝结生。上有地味色香美味悉皆具足。色若生酥味甜如蜜。汝诸苾刍。此界成时一类有情福命俱尽。从光音天殁而来于此人同分中。妙色意成诸根具足。身有光耀乘空往来。以喜乐为食长寿而住。尔时此世界中无有日月星辰度数昼夜刹那腊婆须臾半月一月半年一年男女之别。但相。唤言。萨埵萨埵。是时众内有一有情禀性耽嗜。忽以指端尝彼地味。随尝之时情生爱着。随爱着故段食是资。尔时方名初受段食。诸余有情见此食时。即便相学食其地味。时诸有情既餐地味。身渐坚重光明隐没。尔时世界皆悉黑闇。汝诸苾刍。世界闇时。法尔即有日月星辰度数昼夜刹那

腊婆须臾年月等别。彼诸有情食此地味长寿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若多食者身无光彩。

由食多少形有胜劣。由胜劣故更互相轻。我光色胜汝容颜劣。由相慢故恶法便生由恶生故地味便没。汝诸苾刍地味没故。时彼有情共集一处忧愁而住。皆悉唱言。奇哉美味。奇哉美味。犹若今人曾食好食。后追念时作如是语。奇哉美味奇哉美味。彼诸有情地味没时咸作是说。奇哉美味。然而不知此语所诠何义。汝诸苾刍。地味没已。时诸有情由福力故。有地饼出。色香味具。色如少女花。味如新熟蜜。食此地饼长寿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轻慢如前广说。乃至地饼没故。时诸有情共集一处忧愁而住。作如是语。苦哉苦哉。由如有人先遭苦事。重忆念时作如是语。苦哉苦哉。我昔曾遭如是恶事。是诸有情地饼没时亦复如是。然而不知此言所诠何义。汝诸苾刍。地饼没已。

时诸有情由福力故有林藤出。色香味具。色如雍菜花。味如新熟蜜。食此林藤长寿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轻慢广如前说。乃至林藤没故。时诸有情共集一处忧愁而住。作如是语。汝离我前。汝离我前。由如有人极相嗔恨不许当前。广说如上。汝诸苾刍。林藤没已。时诸有情由福力故有妙香稻。不种自生无糠秕。长四指。旦暮收获苗则随生。至暮旦时米便成熟。虽复数取而无异状。以此充食长寿而住。时彼有情由段食故滓秽在身为欲蠲除便生二道。由斯遂有男女根生。更相染着。生染着故。遂相亲近因造非法。诸余有情见此事时。竞以粪扫瓦石而弃掷之。作如是语。汝是可恶有情作此非法。咄汝今何故污辱有情。始从一宿乃至七宿。不共同居摈于众外。犹如今日初为嫁娶。

皆以香华杂物而散掷之。愿言常得安乐。汝诸苾刍。昔时非法今将为法。昔时非律今将为律。昔所嫌贱今为美妙。由彼时人驱摈出故。乐行恶法遂共聚集。造立房舍而作非法。此为最初。营立家宅便有家室名生。时有有情不行恶法。降伏诸根名胜人也。佛告诸苾刍。汝等勿生异念。往时劫初创造非法。秽污有情生疮疱者。今苏阵那是。于我教中先无疮疱。最初造恶。行不净行污清净众。是故诸苾刍应当降伏染嗔痴心。勿为放逸。

不与取学处第二

佛在王舍城羯阑铎迦池竹林园中。时有但尼迦苾刍。先是陶师之子。于阿兰若草室中住。时但尼迦入王舍城。于可行处次第乞食。时此城中牧牛羊人取薪草人。正道活命。邪道活命人。苾刍去后打破其室取草木去。但尼迦还见其室破悉将草木。即便更造新室。如是再三。被诸人等同前打破。但尼迦便即思惟。呜呼甚苦。呜呼极苦。我才乞食。便被诸人打破我室。如是至三。我自善解祖父已来工巧之事。何不造作全成瓦室。但

尼迦即自掘土。以无虫水和作熟泥。先造室基次起墙壁。安中棚覆上盖衣笕。竿象牙杙床枯方座。窗牖门枢泥既干已。将诸菜色而图画之。用干柴牛粪并草烧之。极善成熟。其色红赤如金钱花。时但尼迦苾刍作如是念。我室善成形色可爱。宜可自为欢庆。

时但尼迦于随近苾刍嘱为看室。执持衣钵行化人间。世尊常法乃至未入涅槃已来。持身安隐为化有情故时。时往观地狱傍生饿鬼天处人间。兰若尸林山海及余住处。尔时世尊欲按行住处。告具寿阿难陀曰。汝去告诸苾刍。如来今欲往观住处。汝等苾刍。有乐随行者宜可持衣。时阿难陀奉世尊教。即往林树若寺内若外房及经行处。告诸苾刍曰。今者世尊欲观住处。若仁等有乐随行者宜可持衣。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各各持衣诣世尊所。尔时世尊与诸苾刍。随次巡行往但尼迦住处。世尊至已见但尼迦房。全以瓦成。其色红赤如金钱花。见已告诸苾刍曰。此是谁房。诸苾刍白佛言。是但尼迦苾刍陶师之子自造此室。佛告诸苾刍。可破此室。由此缘故。诸外道等谤讥于我言。沙门乔答摩现在住世。

而声闻众中有作如是有漏法者。何况灭度。时诸苾刍奉世尊教打破其室。尔时世尊。见破室已遂舍之而去。时但尼迦苾刍来见室破。即告随近苾刍曰。谁破我室。诸苾刍曰。是大师教令苾刍打破。但尼迦曰。法主世尊敕令破者斯为善破。尔时王舍城中有掌木大臣。是但尼迦苾刍先时知友。言谈得意。时但尼迦便作是念。掌木大臣是我亲友。我从觅木更造木舍。作是念已诣大臣处。白言。仁今知不。摩揭陀国胜身之子未生怨王。先与我木。我欲取用可见相授。大臣答曰圣者若大王与木。斯成大善。随意将去。但是城中所有诸木。皆是未生怨王之所掌守。极牢藏护。为欲修补王舍大城破落之处。亦为难事。而贮此木。不许与他。时但尼迦苾刍遂取一木割截将去。是时守城大臣巡行街衢。

见一大木被截将去。见此事已极大惊怖。便作是念。岂非摩揭陀国未生怨王将有怨贼欲入城耶。此木乃是王所掌护。不许与他。何故有人辄便将去。见是事已。即便诣彼掌木臣所告言。大臣知不。我向巡行街衢。见一大木被截将去。我时见已。极大惊怖身毛皆竖。岂非未生怨王将有怨贼欲入城耶。或掌木官将此大木与余人耶。大臣告曰。我不曾以此木与人。然我曾见但尼迦苾刍作如是语。未生怨王与我此木。仁当见与。我时答曰。圣者若是大王曾与木者。幸即将去随意所用。岂非是彼将此木耶。是时守城大臣。即便往白未生怨王。王今知不。我向巡行街衢见有一木。是大王所须拟用修补并为难事。遂被他人斩截将去。我既见已。极大惊怖身毛皆竖。岂非大王将有怨家盗贼当入城耶。

即便问彼掌木大臣曰。君不将木与他人不。彼便答云。我不曾以此木与人。然我曾见但尼迦苾刍言王与木。时掌木官报云。王若与者可随意取。时彼苾刍。即便斩截大木将去。岂复大王曾忆将木与余人耶。王曰。我不曾忆。即命掌木大臣。大臣奉命欲诣王所。尔时但尼迦苾刍。因有少事入王舍城。时掌木官遥见但尼迦苾刍报言。圣者知不。为仁取木王今唤我。苾刍报言。汝可先行吾当随去。时掌木官即便先行。但尼迦后至。并与来使俱诣王门。到已而住。时彼使者便诣王所白言。大王。其掌木官今在门外。其苾刍虽不被唤亦来在门。王曰。掌木之人且勿令入。其出家者应可唤来。使者出唤苾刍。入见申手愿言大王无病长寿。在一面住。时王告但尼迦苾刍曰。圣者。他不与木合辄取耶。

但尼迦言。不合。王曰。若尔何故取我木去。但尼迦言。是王先与。王曰。我不曾忆。仁若忆者为我忆之。但尼迦言王岂不忆。初受灌顶位时。于大众中作师子吼唱如是言。于我国中若沙门婆罗门。持戒修善不行窃盗者。我之境内所有草木及水随意取用。王曰。我据无主物作如是语。此木乃是他所掌物。因何辄取。但尼迦曰。王言据无主者。此乃何干王事。王闻此语发大嗔怒。额起三峰攒眉嚬蹙张目振手曰。沙门汝今合死。我不能杀。汝即宜速去。从今已往更不得如此。是时人众共出大声作如是语。希奇摩揭陀国未生怨王。禀性暴烈所为造次。沙门合死。但以言责而便放免。时但尼迦还到住处。白诸苾刍。我向几被未生怨王所杀。诸苾刍问其故。但尼迦具以因缘告诸苾刍。

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世尊命具寿阿难陀曰。汝可着僧伽胝衣将一苾刍。入王舍城街衢之所众人聚处。若婆罗门居士。或村邑聚落商主富人。若信不信。于如是等皆当具问。盗几许物犯王国法合当死罪。时阿难陀受佛教已入王舍城。如佛所教具问诸人。盗几许物王法应死。诸人报曰。若五磨洒若过五磨洒是当合死。阿难陀问已。出王舍城至世尊所。礼双足已在一面立。白世尊言。大德。如佛所教。遍问诸人。齐何合死。彼皆报我。若盗五磨洒若过五磨洒王法合死。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僧伽。知而故问非不知问。时而问非时不问。有利故问无利不问。破决堤防断除疑惑。为利益故知时而问。汝但尼迦苾刍陶师之子。汝实作如此不端严事取王木耶。但尼迦言。实尔大德。世尊呵责曰。汝之所为。非沙门非净行非随顺行。非出家者所应作事。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乃至正法久住。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若在聚落若空闲处。他不与物以盗心取。如是盗时。若王若大臣。若捉若杀。若缚驱摈若呵责言。咄男子汝是贼。痴无所知作如是盗。如是盗者。此苾刍亦得波罗市迦。不应共住。

若复苾刍者。谓但尼迦。余义如上。若聚落者。谓墙栅内。空闲处者。谓墙栅外。他者。谓女男黄门。不与者。谓无人授与物。谓金等。以盗心取者。谓他不与物贼心而取。如是盗时者。若五磨洒或过五磨洒若王者。谓刹帝利。若婆罗门。若薜舍。若戍达罗。受刹帝利王灌顶位者。皆名为王。若有女人受灌顶位。亦名为王若大臣者。谓王辅相。为王图议政事以自存活。捉者。谓执将来。杀者。谓断其命。缚者。有三种缚。谓铁木绳。驱摈者。谓逐令出国作如是呵责。咄男子汝是贼。汝痴无所知者。是轻毁言。若此者。指行盗人。苾刍者。谓得苾刍性。云何苾刍性。谓受圆具。云何圆具。谓白四羯磨。于所作事如法成就究竟满足。其进受人以圆满心。希求具足要祈誓受情无恚恨。以言表白语业彰显。故名圆具。波罗市迦者。是极重罪极可厌恶。是可嫌贱不可爱乐。若人犯此罪时亦谗犯已。即非沙门非释迦子。失苾刍性乖涅槃性。堕落崩倒被他所胜不可救济。如截多罗树头。不能郁茂增长广大。名波罗市迦。不应共住者。此人不得与诸余苾刍而作共住。若褒洒陀若随意事。若单白白二白四羯磨。若十二种人羯磨。并不应差。由此故名不应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总摄颂曰。

自取于地上 或在空中堕

氍乘及营田 输税并无足

旃荼罗世罗 总收于十事

别摄颂曰。

自取不与取 盗心他掌物

及作他物想 有三五不同

复有四四殊 并二五差别

斯皆据重物 随处事应知

有三种相。若苾刍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云何为三。谓自取或看取或遣使取。云何自取。谓自盗取。或自引取举离本处。云何看取。谓自看盗取。或自看引取举离本处。云何遣使取。谓自遣使取。或遣使引取离本处。若苾刍以此三缘。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

复有三缘。苾刍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云何为三。谓他不与。体是重物。离本处。云何不与取。曾无男女黄门授与其物。是谓不与取。云何体是重物。若满五磨洒若过五磨洒。云何离本处。谓从此处移向余处。苾刍以此三缘于他重物不与而取。

得波罗市迦。复有三缘。苾刍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云何为三。谓起盗心。兴方便。离本处。云何起盗心。谓有贼心欲盗他物。云何兴方便。若手若足而兴进趣。离处等如前应知。

复有三缘。苾刍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云何为三。谓他所掌物。体是重物。离本处。云何他所掌物。谓是重物若女男黄门摄为己有。是名他所掌物。重物离处如前应知。复有三缘。苾刍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云何为三。作他掌物想。体是重物。离本处。云何他掌物想。若苾刍作如是念。此物是他女男等所掌。作他物想余如上说。

复有四缘。苾刍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谓他所掌物。作他物想。是重物。离本处。苾刍得波罗市迦。

复有四缘。苾刍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云何为四。谓有盗心。起方便。是重物。离本处。余如上说。

复有四缘。苾刍于他物不与取。得波罗市迦。云何为四。是他所护。作属己想。是重物。举离处。何谓他所护。如人有重物安在器中。若自守护。或令四兵而共防护。云何属己想。人有重物置箱器等中。作属己想。此是我物。余如上说。

复有四缘。苾刍于他重物不与而取。得波罗市迦。谓有守护无属己想。或无守护有属己想。重物离处。何谓有守护无属己想。如有盗贼破诸城邑逃窜林野。时守路人夺得彼物聚在一处。而守护之。不执属己。何谓无守护有属己想。如有重物安在箱器等中。无人马等兵而为守护。有属己想不与而取。重物离处得罪同前。

复有五缘。苾刍他物不与取。得波罗市迦。云何为五。非己物想。非亲友想。非暂用想。取时不语他。有盗心。得波罗市迦。

复有五缘。苾刍无犯。云何为五。作己有想。亲友想。暂用想。取时语他无盗心者。无犯。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 不与取学处第二之二

摄颂曰。

若在于地上 或时在器中

或复在场篙 田处诸根药

若苾刍知他重物安在地上。所谓颈珠臂钏真珠璎珞诸庄严具。苾刍盗心起方便。从床座起整衣而去。乃至未触着来得恶作罪。若触未移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是谓

为盗。随时准价。若满五磨洒。得波罗市迦。若不满五磨洒。得窣吐罗底也。若其地平一段细滑。是谓一处。若地皮起或复破裂。或为大缝或时书字种种彩画。是谓异处。若盘器等一段细滑。是谓一处。若有破裂乃至彩画。是谓异处。若人重物安在场中。所谓颈珠乃至璎珞。苾刍盗心起方便。乃至未触着来得恶作罪。若触未移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是谓为盗。随时准价。若满五者。得波罗市迦。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场上谷麦等。平总为一色者。是谓一处。若谷麦等高下不平作种种色。是谓异处。若他重物安篙窖中。谓诸宝物璎珞之具。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乃至未触着来得恶作罪。若触未移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满五。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人重物安在篙窖内。若篙窖中谷麦等。与口平满总为一色。是谓一处。若谷麦等不与口齐。高下不平作种种色。或复有木及席荐等为障隔者。是谓异处。若人田中有诸根药。谓雀头香黄姜白姜。及诸根药乌头等类。苾刍兴方便起盗心。乃至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触未移处得窣吐罗底也。若离本处满五。得根本罪。不满得窣吐罗底也。

摄颂曰。

屋等处有三　鸟物复三种

禁咒取伏藏　此有三不同

若是人物杂色之衣安在屋上。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安梯蹬以物钩斲而升其上。乃至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触着衣而未离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是名为盗。应准其价得罪同前。若浣衣人屋上晒衣。被风吹去堕在苾刍经行之处。或落门傍。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乃至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触着时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得罪同前。若人重物安在楼上。谓诸宝物璎珞之具。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安梯蹬以物钩斲而升其上。乃至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触未离本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得罪同前。若人于舍宅内或园池边种花果树。于节会日以上妙物而严饰之。所谓诸宝璎珞之具及杂缯彩。时有飞鸟谓珠是肉。衔之而去。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而捉彼鸟。乃至未触璎珞已来得恶作罪。若触未离本处。作鸟物想。得恶作罪。若举离处。是名为盗。应准其价。若满五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不满者。得恶作罪。若苾刍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宁容禽鸟得有璎珞。若虽触着未举离处。得窣吐罗底也。举离处时。若满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人以诸宝物及璎珞具。置箱中安屋上。时有飞鸟持物将去。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而捉彼鸟。乃至未触璎珞已来得恶作罪。若触彼物时未离本处。作鸟物想。得恶作罪。若举离处。是名为盗。应准其价。若满五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不满者。得恶作罪。若苾刍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宁容禽鸟得有璎珞。虽触着未举离处。得窣吐罗底也。

举离处时。若满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人舍中或在池内。为戏乐故养畜诸鸟。谓鹦鹉舍利俱枳罗鸟命命鸟等。便以种种诸璎珞具而庄饰之。苾刍见已起盗心兴方便遂捉彼鸟。乃至未触庄严具来得恶作罪。若触彼物时未离本处。作鸟物想。亦得恶作罪。若举离处。是名为盗。应准其价。若满五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不满者。得恶作罪。若于此物作人物想非鸟物想。虽触着未离本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满五者。得根本罪。不满五者。得粗罪。若有苾刍。于二伏藏。一是有主。一是无主。苾刍意欲取彼有主伏藏。从床而起整带衣服。作曼荼罗于彼四方钉揭地罗木。以五色线而围系之。于火炉内然诸杂木。口诵禁咒作如是言。有主伏藏应来。无主伏藏勿来。若于彼时。有主伏藏随言来者。乃至未见已来得窣吐罗底也。若眼见时。是名为盗。应准其价。若满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粗罪。若作是言。无主伏藏应来。有主伏藏勿来。若于彼时。无主伏藏随言来者。乃至未见已来得恶作罪。若眼见时。是名为盗。应准其价。若满五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不满者。得恶作罪。若于有主无主伏藏。各于异时别别作法而盗取者。随事重轻如上得罪。

摄颂曰。

若物在毡席 或于石板等

花果奇妙树 随处事应知

若人重物安在毡席及地敷上。所谓诸宝及璎珞具。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乃至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触彼物未离本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是名为盗。随时准价得罪同前。若彼草敷同一色者。是名一处。若种种色别异不同。是名异处。若人重物安在石上。乃至不满得窣吐罗底也。若石细滑总为一段者。是名一处。若剥裂缝开。或时书字。或种种彩画。是谓异处。石上既尔。乃至板木墙壁荐席盖覆衣襆衣柜衣笥象牙杙床座处。若四足经架若门门阃。安物之时事并同前。若三种树。谓华树果树奇妙树。苾刍斩截盗花树等。价满不满得罪同前。

摄颂曰。

若物在鞍鞴 及象马车舆

肥瘦应随处 偷船事差别

如人重物置在鞍处。所谓诸宝众璎珞具。苾刍起盗心兴方便。乃至未升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触着物未移本处得窣吐罗底也。若移处时价若满五得罪同前若于鞍上以一色物而盖覆者。是谓一处。若杂色物而盖覆者。是谓别处。若人重物安在象上。所谓诸宝

众璎珞具。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乃至未升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触着物未移处得窣吐罗底也。若移处时价若满五得罪同前。若其此象皮肉血脉皆充满者。是谓一处。若其身羸瘦。若牙耳鼻及腹肋脊腰据一一处。是谓别处。移离处时皆得本罪。若不移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于象上庄饰幰帐。于此帐上安诸宝物众璎珞具。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乃至未升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触着物未离处得窣吐罗底也。若移处价若满五得罪同前。若此帐上以一色物而盖覆者。是谓一处。若异色物盖是谓别处。如象既尔。马车步车牛车乃至诸舆。亦并同前。若苾刍见船以缆系之于橛。有心盗去。摇动之时得恶作罪。若解随流。乃至眼见已来得窣吐罗底也。至不见处价若满五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逆水而上。准与河阔分齐相似者得根本罪。未及其处得窣吐罗底也。若从此岸盗向彼岸。眼见分齐与前无异。若牵船上岸盗而去者。亦准眼见分齐。若沈在泥中后时将去泥掩之时此即成盗。得罪同前。若苾刍于盗物时。或藏泥中若烧若穿若破。作如是念。勿令此物属汝属我者。得窣吐罗底也。

摄颂曰。

营田有三种 船有三种殊

鹅雁及池花 猎渔并盗水

弟子教贼处 三种事不同

若人秋时营作田业。所谓稻蔗盐田。苾刍见自田中恐水乏少。遂于共有渠内。塞他水口决己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彼勿成熟。若自成他损。准价满五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见水多。于共渠内泄他水口塞己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勿彼成熟。若自成他损。若满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

物有四种不同。一体重价重。二体轻价重。三体重价轻。四体轻价轻。云何体重价重。谓末尼真珠吠琉璃珂贝璧玉珊瑚金银马瑙砗磲赤珠右旋是。云何体轻价重。谓缯彩及丝郁金香苏泣迷罗是。云何体重价轻。谓铁锡是。云何体轻价轻。谓毛麻木绵劫贝絮是。若以上诸物置三种船中。谓瓮船木船皮船。若以体重价重体轻价轻。随置一船。若船破时物主告曰。水上浮者任取。若沉没者属我。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入水沉没。乃至未触物来得恶作罪。若触著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价满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沉泥中复拟取者。准前得罪。若作非自他心沈之于泥。不使其物属彼属我者。准前得罪。以下诸戒准此应知。若以体轻价重体重价轻物。随置一船。若船破时物主告曰。水内沈者任取。水上浮者属我。若苾刍起盗心兴方便。浮水而取。乃至未触物来得恶作罪。若触著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应准其价。得罪同前。若沉泥中复

拟取者准前得罪。若人于家中或泉池所。为戏玩故安置种种杂类诸鸟鹅雁鸳鸯等。以众璎珞而庄饰之。苾刍起盗心兴方便。入水中捉彼诸鸟。乃至未触璎珞以来得恶作罪。若触着时。作如是念。我取鸟物。亦。恶作罪。若离本处应准其价。若满五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不满者得恶作罪。若作是念我取人物。宁容禽鸟得有璎珞。若触物时得窣吐罗底也。若离本处应准其价。满五根本。不满得窣吐罗底也。若于池中有水生花。所谓青莲花嗢钵罗花白莲花拘牟头分陀利迦香花时花。众人所爱。苾刍起盗心兴方便。入池盗花。乃至未触以来得恶作罪。若触其花采折持去。结之为束。乃至未离处来得窣吐罗底也。若举离处同前得罪。于池四边种种陆生花树。所谓阿地木多迦占博迦波吒罗婆利师迦摩利迦。如是等种种花树。苾刍起方便兴盗心。欲盗彼花。乃至未触已来得恶作罪。若升树采折其花置衣裾内。乃至未离处及离处来。准前得罪。

若有猎师及彼徒党。于林野处安诸猎具。谓罥索等。为捕诸兽为杀害业。苾刍盗心取猎具。准价得罪。若起悲心毁猎具。作如是念。勿由此故令众多命而置伤害。令彼猎徒获无量罪者。得恶作罪。以下诸戒同此应知。苾刍盗心见在弶鹿而解放者。价若满五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捕鱼人及彼徒党。于河陂处截其要口。安置梁筌杀诸鱼类。苾刍盗心取彼筌时同前得罪。若作悲心同前得罪。若于筌中盗彼鱼者。应准其价同前得罪。若多商旅持众货物过彼险途。其水难得以众器具持水而行。若瓮若瓦若瓶若皮囊。然于人畜水有分齐。苾刍起盗心兴方便。若取人水分。未触及触准前得罪。若傍生分满五得窣吐罗底也。不满得恶作罪。

如赡部洲人。共结商旅持众货物。升舶入海欲求珍宝。为无水故以种种器藏贮其水。所谓瓮瓦瓶囊。然其水分。人与傍生请受有别。苾刍起盗心兴方便。盗人分时准前得罪。取傍生分亦准前得罪。时有弟子与其二师随路行去。师有衣物持付弟子。于时弟子有盗心故徐行不进。乃至眼见处来得窣吐罗底也。至不见处。若满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满者得窣吐罗底也。若弟子弃师在前急去。齐眼见不见处来准前得罪。若弟子有盗心。欲取师衣从房中趣阁上。若从阁上往房中。或从阁上下至门橛阶下。或于寺三层棚上向下而出。斯皆乃至眼见不见处来同前得罪。

若有苾刍在阿兰若处住。有破村贼。到苾刍所作如是问。大德。颇知某村某家处不。苾刍答言。我知其处。贼复问言。彼家多女人少男子。无恶犬无多丛棘。易入易出于我无害取得物不。若得称意我当与大德共分其物若彼苾刍答言。仁者。我知某甲舍。多女人少男子。无恶狗丛棘易入易出。于汝无伤能得其物。苾刍作是教已。贼还与物。乃至未取分已来得窣吐罗底也。若取贼分得罪轻重同前。若其苾刍共彼盗贼作是语已。于贼去后遂生追悔。就彼贼处作如是语。仁等知不。我意造次不审思量便作是语。如愚小

痴昧不善其事妄为詶对。然彼家内少女人多男子。多恶狗丛棘难入难出。不令汝等无伤取物。随彼贼徒去与不去。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此苾刍见其贼党欲劫村邑。往到彼家作如是语。仁等警觉好自谨慎。今夜必有盗贼来入。勿令财物皆被贼将。或容身命亦遭伤杀。随彼盗贼来与不来。苾刍亦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如前所作。偷盗方便有三种事。何谓为三。谓田事宅事店事。田事有二种取。一言讼取。二围绕取。何谓言讼取。若苾刍为共俗人争地诣断事官所。若苾刍不如俗人胜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得胜。乃至俗人心未息来。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彼俗人心息者。应准其价同前得罪。是谓言讼取。何谓围绕取。若苾刍于他田处。若以树枝若以席障。若作堑坑若以墙壁围绕。乃至围未合来得窣吐罗底也。若其围合得罪同前。是名围绕盗。田事既尔。宅事店事如上应知。

摄颂曰。

税物持寄他 将他物前去

不受便强着 为父母持行

又为三宝故 与直后均分

衣主为持将 令他染不染

将税入小门 总夺商人物

尔时世尊。初证无上智教未广被。时诸苾刍难过关税俗人易过。时有众多苾刍。与大商旅游行他国。路次税关。诸苾刍告贾人曰。贤者。我等现有少多应税之物。仁为我等持行过关方可与我。勿令我分入彼税官。贾人曰尔遂与持物过关还彼苾刍。苾刍渐行至一住处。先住苾刍见客初至。便遥问言。善来具寿。行李安不。山河关税无劳扰耶。答曰极善来。大德。随我行来无他恼乱。问曰岂诸具寿无应税物。答曰。我有得意贾人。为持过关方授与我。诸苾刍告曰。合作如是至关税处藏物过耶。答曰纵令不合我已过竟。时行路苾刍心怀追悔。我将不犯波罗市迦。以此因缘白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诸苾刍无犯。然诸苾刍不应持物私过税处。违者得越法罪。尔时世尊于杖林中。令摩揭陀影胜王得见谛已。便往室罗伐城。为乔萨罗胜光王说少年经。令得调伏。时彼二王各宣教令。于我国中所有苾刍。同王太子放免税直。诸苾刍尼同后宫人亦免税事。由此苾刍及苾刍尼。越过关河无输税事。是时世尊教法弘广。时诸苾刍易过关税俗人难过。时有苾刍随他商旅。出外游行至于税处。时诸贾人礼苾刍足作如是语。圣者。我于长时为寒热所逼。风热毒虫蚊虻等害。求诸财物勤劳辛苦。其所获利皆为三宝兴设供养。我今所有输税之物。仁等为我持过税关当还与我。时诸苾刍为持过已还与贾人。苾刍渐行至

室罗伐。时诸苾刍告曰。善来具寿。行李安不。广如上说。答言大德。我亦为他施作恩益。岂复自身得有劳苦。诸苾刍曰。其事如何。时彼苾刍以事具白。诸苾刍曰。合作如是至关税处藏物过耶。答曰纵令不合我已过竟。时此苾刍心怀追悔。我将不犯波罗市迦。以此因缘白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此苾刍无犯。然诸苾刍不应持物私越税处。违者得越法罪。

时有苾刍随商旅游行至于税所。时诸贾人礼苾刍足作如是语。圣者我于长时为寒热饥渴所逼。广说如上。其所获利皆为三宝兴设供养。我今所有输税之物。仁等为我持过税关当还与我。苾刍曰。佛已制戒苾刍不应至输税处不与直过。我今不敢持物过税。是时贾人便作斯念。苾刍不肯持过。我等宜应矫设方便。告苾刍曰圣者。我辈今朝情有扰乱不能办食。仁等入村随缘自乞。时诸苾刍咸诣村中。苾刍去后。诸人各取苾刍衣袋钵囊并杂物袋。安己税物。苾刍得食还归商旅。食事既了。持己衣钵同过税处。时诸贾人皆来开解苾刍衣物。苾刍告曰。何故仁等辄触我物。诸人报曰。圣者。我以税物安仁袋中。我今欲取。苾刍告曰。贤首。汝等故心令我犯罪。彼便报曰。仁等于此不起三业何有过耶。时诸苾刍心生恶作。岂非我等得波罗市迦时诸苾刍渐至室罗伐旧住苾刍见而告曰。善来具寿。行李安不。广说如上。答曰我无辛苦。然我在路入村乞食。同伴商人开我衣袋。以诸税物私内袋中。我等不知持过税处。后时见已便生恶作。岂非我犯波罗市迦。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苾刍无犯。然诸苾刍所有衣钵若无看者不应舍去。应留守护人。若不看者得越法罪。时有苾刍随商旅行入村乞食。留一人看物。时看守人须去便利。或复取水。时诸贾人各以税物。置苾刍衣钵袋中。同前过关来取税物。乃至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诸苾刍无犯。若看守物应留二苾刍。时有苾刍留二苾刍看守其物。时一苾刍或因便利或复取水。时诸贾人共诣看守一苾刍所。有执手者有捉足者。便以税物置衣袋中。苾刍念曰。同梵行者来我当告知。诸苾刍乞食而还。时贾人等矫设方便现闹乱相。令彼苾刍不获相告。既过税处各来取物。苾刍告曰。何故仁等辄触我物。贾人告曰。我以税物。安此袋中。时诸苾刍告曰。今令汝二人看守衣物。云何更令我等共犯罪耶时二苾刍。具陈其事。时诸苾刍心生恶作。将无我犯波罗市迦。具以其事白诸苾刍。苾刍白佛。佛言无犯。其看物人见他安物。应令俗人或使求寂拔出其物。若无此辈应自抽出各付彼人。若异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长者令子出家。因向他方得两张氍毹。遂作是念。如世尊说。虽复出家于父母处应须济给。我此二氍毹。一拟与父一拟与母。是时苾刍弃余住处还归故居。往室罗伐路次税关。税人问曰。圣者。颇有可税物不。答言贤首。我无税物。告言且住可将物来。试为观察。才披衣袋见两张氍毹。告言圣者。仁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宁容为此两氍毹作故妄语。告言贤首。此非我物。问言谁物。答曰。一是父

物一是母物。报言父亦我不识。母亦我不识还我税直方可听行。久住稽留取其税直遂放令去。彼至城已心生恶作。告诸苾刍。苾刍白佛。佛言无犯。不应但作此语。云是父母而已。应对税官作如是语。贤首。如世尊说。父母于子有大劳苦。护持长养资以乳哺。赡部洲中为教导者。假使其子一肩持母一肩持父。经于百年不生疲倦。或满此大地末尼真珠琉璃珂贝珊瑚玛瑙金银璧玉牟萨罗宝赤珠右旋。如是诸宝咸持供养令得富乐。或居尊位。虽作此事亦未能报父母之恩。若其父母无信心者令住正信。若无戒者令住禁戒。若性悭者令行惠施。无智慧者令起智慧。子能如是于父母处。善巧劝喻令安住者方曰报恩。父母既有如是深厚之德。今欲持此物往报其恩。若作如是赞说父母恩惠之时。放去者善若不放者与税而去。若不与者得窣吐罗罪。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 不与取学处第二之三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为诸苾刍说供养法门。而说颂曰。

若人不作福 常受于苦报

若能修福者 今世后世乐

时诸苾刍既闻斯说多行乞丐。于佛法僧广兴供养。时佛教法渐更增广。于此城中有一长者。娶妻未久诞生一子。既渐长大遂便出家。时诸苾刍作如是念。今此城中多有苾刍。乞求难得。我今宜可行诣余方。为佛法僧而兴供养。便于他处随意乞求。多获种种缯彩之物。盛满衣袋还室罗伐。路次税关。税人问曰。圣者。颇有税物不。答言贤首。我无税物告言且住可将物来。试为观察。才披衣袋见杂色物填满袋中。税官告曰。若此袋盛不合税者。岂待驼负方输税耶。苾刍告曰。贤首。此非我物。问言谁物。答言一是佛物。二是法物。三是僧物。报言我复宁知佛法僧事。但须与税方任前行。久住稽留取其税直放之而去。遂至室罗伐城心生追悔。白诸苾刍。苾刍白佛。佛言此人无犯不应但作此语。云是三宝物。应对税官作如是说。赞佛法僧。云何赞佛。所谓薄伽梵如来应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名赞佛。云何赞法。所谓世尊善说法要。于现法中得无热恼。随机演说令趣涅槃。内证三明智慧圆满。是谓赞法。云何赞僧。世尊所有声闻弟子。安住正理直心恭敬。随顺胜法于众僧中。有得预流向预流果者。有得一来向一来果者。有得不还向不还果者。有得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者。此八大人皆尸罗圆满。三摩地圆满。般若圆满。解脱圆满。解脱知见圆满。是合归依是应恭敬。是诸世间胜上福田。是谓赞僧。如是赞叹三宝之时放去者善。若不放者应与税直而去。若不与者得窣吐罗罪。时有苾刍供养三宝故。持诸杂物过税关处。虽对税者赞叹三宝。然此税官不肯虚放。从索税直。是时苾刍随持一分而授与之。佛言应可均分不应偏与。苾刍均物。时节延迟遂失商旅。便被盗贼虎豹所伤。佛言不应在路而作分判。随持一

分与彼税官。至住处已均分其物。若异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苾刍。明解三藏众所识知。善能说法辩才无滞。游行人间至王舍城。三月安居竟。欲求商旅往室罗伐城礼世尊足。时有商主欲持财货往室罗伐。苾刍闻已诣商主处。为说三种胜福业事。谓施戒修。说此法时令彼商主心生敬信。遂请苾刍家中供养。并持妙叠而奉上之。便礼双足作如是语。圣者。令我欲作何事。苾刍曰。贤首。我今欲往室罗伐城礼世尊足。可于我所起悲愍心而为护念。答言极善。便与商主随路而行。商主告曰仁为乞食我为修福。从王舍城乃至室罗伐。于此中间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所有资缘幸不须虑。苾刍许之。路次税关商主所有财货并输税讫。便作是念。我物输讫。圣者白叠犹未输税。若索税者物从我出。应取彼叠安我物中。

告苾刍曰。圣者白叠可见与我。答曰仁所施物情生悔耶。答曰我无悔心。然我之物已输税讫。仁叠未输。若索税者物从我出。答曰贤首。世尊已制学处。苾刍有物持过税关。不输直者犯根本罪。是时商主便念。察斯意趣不肯与叠。我自知时。告言圣者。我于今朝情有扰乱不及营食。仁可入村随缘求觅。苾刍闻语行诣村中。商主取叠安己物中。既至税所。税人问曰。圣者。仁衣袋中有税物不。苾刍曰我有一叠。答曰将来试为观察。苾刍开袋不见其叠。便现愁容反手而叹。是时税者告苾刍曰。何故愁颜反手长叹。苾刍曰我有一叠被贼偷去。税者曰何但仁被贼偷。我亦被偷。由失此物我无所得。是时苾刍过税处已。商主告曰。何故忧愁情有不乐。答曰。仁有施福无受用福。答曰何意如此。

苾刍曰仁所施叠被贼将去。答曰非贼将去。我恐税处从索税直。权将此物安我货中。必若须者我今见授。答曰贤首。宁被贼偷。不由此故令我犯罪。答曰圣者。仁于此物不起三业岂有罪耶。苾刍闻已心生悔恨。次至室罗伐城。诸苾刍曰。善来具寿。行李安不。苾刍具以事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彼苾刍无犯。然于行路所有轨式。我今说之。行路苾刍入村乞食。所有衣物应作记验。回还之时应好观察。若不依者得越法罪。佛在给孤独园。有二苾刍。一老一少。共为伴侣人间游行。老者多有衣物资生之具。少者资具寡少。于时老者欲至税关。物合输税。作是念。我有可税之物。若彼问时我若言无。得故妄语。若我道有。必索税直。作何方便免斯二事。即作是念。可持我物与彼少年。

待过税关我当自取。语彼少年曰。可暂借我擎物。少年便念。岂非。老人身生疲惓令我持物。遂便受取在前而去。税者问曰。圣者有可税物不。答言我无税物。税官放过。老者空手随后而至。税官不问过税所已语言。具寿。还我衣钵。少年问曰。上座。今者劳已歇耶。答曰我不为劳。令汝持物但为我有税物。作如是念。若彼税官问我有税物

不。我若言无得故妄语。若言有者定输税直。为此方便令汝持物行过税所。今既过已当可相还。若如是者。上座自身得免税直。令我得罪。答曰汝不相知何因得罪。时少苾刍心生悔恨。至室罗伐城到毗诃罗。诸苾刍见告言。善来具寿。行路安乐不。答曰何有安乐。问言何意。具以上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彼苾刍无犯。然诸苾刍行路之时。

若不问知不应为他持物。若为持时应须具问。此中无有可税物不。如是问者善。若不问者得越法罪。

佛言不应持可税物而过税关。若持过者得越法罪。时有六十苾刍。人间游行至一聚落。有一长者。大富饶财多诸受用。深怀敬信见诸苾刍请就家食。食已人各施一双白叠。苾刍告曰。长者佛遮我等持税物过关。云何我今得取此物。长者默然不复施与。时诸苾刍为咒愿已。随路而去。至室罗伐已。诸苾刍告言。善来具寿行路安乐不。答曰行路安乐然有施主延请我等就宅而食。食竟人各欲施一双白叠。我等不受。由佛制戒不听苾刍持税物过关。因失斯利。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应受。受已应染。时有苾刍得物欲染。为求染汁柴盆釜器因此延迟遂失商旅。被虎狼等。之所伤害。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应以水洒捩令破裂随意持去。既至税所。仍不免税。佛言应用水洗或以牛粪汁而为坏色。仍不免税。佛言乃至应截缕缋。若有难缘。我所开者。于无难时即不应用。若常用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有苾刍在王舍城。夏三月安居竟未及分衣。欲向室罗伐城礼世尊足。时诸苾刍告曰。何事忩遽待分衣利方可游行。时彼苾刍情不乐住。有一苾刍便将一叠赠之而去。彼受叠已便作是念。我若坏色。无暇得与同梵行者而为告别。应与知识苾刍令其坏色。便持此叠与彼令染。报云为我染讫安衣袋中。我暂巡房与苾刍别。时彼知识情怀懒惰不能为染。还依本色安着袋中。时彼苾刍持衣而去。行至税处。时彼税人问苾刍曰。圣者。颇有多少可税物不。苾刍报曰。贤首。我无税物。税官曰但且将来试为观察。彼便将示。才开衣袋见一大叠。报言圣者。仁于善说法律之中以信出家。宁容为一张叠故作妄语。报言贤首。我实不知。然我临途他与我叠。我持此叠令知识者为我坏色安衣袋中。我与诸人共为告别。彼怀懒惰不作坏色而安袋中。税人答曰。彼非仁知识是我知识。由此缘故令我得物。可还税直随意前行。时彼苾刍与直而去。心怀悔恨顺路而行。至室罗伐城苾刍住处。诸苾刍见而告曰。善来具寿。行路安乐不。答曰何有安乐。诸苾刍曰如何不乐。具以上事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此苾刍无犯然此苾刍应问彼苾刍然后取物。应问彼言。与我染未。若不问而取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难陀向邬波难陀。作如是语。彼诸黑钵者。皆以猕猴脂用涂其足。若欲行时多获利养。回还之时复受客利。众人爱念悉皆敬重。我等事同井蛙不曾出入。我等如何能获利养。得使众人皆共钦仰。我今宜去同诸苾刍。邬波难陀问曰。欲何处去。难陀答曰。我今且去求觅商旅。遂遇商旅欲诣北方。告曰仁等欲何所诣。答曰我等欲向北方。难陀报曰。我愿同行。商人曰北方居处其地硗确。多有恶犬人性粗疏。仁等于彼未能爱乐。难陀曰土地虽恶情乐观方。商人曰若乐去者可共同行。难陀邬波难陀。遂与商旅同至北方。初到之时心便不乐。遂于清旦行诣廛中。时彼商人俱来礼足。问言圣者。北方何似生爱乐不。报言贤首。我初到时情生不乐。商人曰岂不先时以事相报。

北方居处其地硗确。多有恶犬人性粗疏。仁等于彼未能爱乐。圣者今既不乐欲还中国耶。报商人曰。我今欲还。商人曰。我近至此。未有交易不及即还。有余知识交易已了欲归中国。仁可随去。我今将仁投寄知识。难陀曰善。即入商营随路而去。六众性畏风尘。或前或后。商旅前去。别遇贾客从中国来。共相慰问。仁自何方。答云我从中国。又问中国交易得利多少。于诸关税无疲劳耶。答言中国交易虽多获利。然于关戍索税极多。事同劫贼实言相告终不见容。所有货物尽夺将去。时北方商人。闻此语已各怀忧恼。以手柱颐沉吟路傍。是时六众寻后来至。问商人曰。诸君何为以手拄颐怀愁而住。商人曰。圣者我等。常为寒热饥渴所逼。蚊虻风雨蛇虺所害。勤劳辛苦无暂休息。

欲求财物安乐受用。由是我等远诣中国。今闻商旅传彼消息。中国兴易获利虽多。然关税处皆被欺夺。事同劫贼。所有资货侵掠皆尽。我等闻此宁得不忧。六众报曰。仁等是我知识何事须忧。商人曰。圣者。岂能为我启白王知不枉输税。六众曰我亦不能为君启王。然室罗伐城王有制令。其不知者不从索税。有十八大门三十六小门。于彼小门我当共入。商人闻已欢喜而去。去城不远有一聚落。于彼停住。六众报曰。人等且应歇息驼马。待至日暮方可入城。时室罗伐掌税诸人。闻有北方商旅欲至于城门处。祭祀药叉守门而住。六众告曰。今既日暮可趣小门共入城内。是时商旅争驱鞍驮俱入城中。既至天明。于市店上张设北方货物。时有一人不及前徒从大门入。税官见已问曰。尔从何来。

答曰我从某聚落来。问曰我闻北方有大商旅在彼居停。其事虚实。报云彼即是我同伴商旅。我独在后彼已入城。税官闻已心生忿恼。作如是言。我在城门伫立而待。曾不见过。何处入耶。彼人报曰。若不信者与我同行。至廛肆中目验虚实。是时税官即共彼人行至店中。见诸商客出北方货罗列交易。税人见已问曰。谁将汝等入此城耶。答言我足。报云我亦知君足行而入。我今欲问谁将君入入在何门答言我从私门。问曰我今与仁

义同亲友。幸可实言谁相引导。答云圣者六众。税官闻已便起讥嫌骂云。此释迦子是大恶贼非真沙门。知是他财方便偷盗。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苾刍不应教他私路不输税直。若教他者得越法罪。是时税官便作斯念。此之六众皆是豪侠沙门。应共结亲知令其心喜。

邬波难陀日初分时。执持衣钵入城乞食。是时税官见而往就。作如是语。我畔睇圣者。邬波难陀答曰。贤首。愿尔无病长寿。税官问曰。钵中有食不。我欲暂看。报曰贤首。汝欲于我钵中觅税物耶。圣者我自盟誓实无此心。若有美味当惠少许。我欲食之。报曰岂见河水而倒流乎。仁应与我非我与仁。圣者我戏言耳。愿过我舍。邬波难陀即至其家。彼以上妙食满钵授与。顶礼双足作如是白。圣者我是大德给侍之人。有事当告。我悉奉行。报曰贤首。愿无病长寿舍之而去。

尔时六众苾刍凡在住处多游门首。意欲为诸来往沙门婆罗门宣说法要。有论议者当折伏之。我等六众名称远闻利养增广。时邬波难陀所居之房与路相近。于高阁上初夜后夜警觉思惟。时有偷税人。去寺不远夜行而过。时邬波难陀明解声相。既闻商旅行过之声与常不同。而遥问曰。行者是谁。彼便默尔。遂疾下重阁诣行人处。而问之曰。君等何人夜行而过。报言圣者我是偷税商人。邬波难陀报言。痴人。胜光大王恒于此寺供养众僧。常令充足。上座憍陈如。亲自为王而作咒愿。愿大王所有资生受用珍玩。未有者令有。已有者常令增广。汝有货物合大路入城。今既夜行欲偷税直。我今岂得舍而不言。我当与汝作无利事。时彼商人惧而告曰。圣者。仁怀大慈愿见容恕。我于圣者不敢忘恩。

报曰汝等欲何所作。答曰有少食直我当持奉。报曰汝若能与随汝意去。彼行稍远自相议曰。胜光大王所有税直我尚不与。况此邬波难陀无发秃人。我能还彼饮食直耶。即便夜入室罗伐城。旦诣廛中货易而去。时邬波难陀疾疾食竟。门前洗钵顾望四方。时有少年苾刍。见彼四顾。问曰。上座何故瞻视四方。报言具寿。我有知识商人。持诸货物入室罗伐城。我今望彼。少年报曰。上座食时彼人已去。时邬波难陀心生忿怒作如是念。我亦被欺彼无知人。以拳投刃以针刺石。我于彼辈所应作者当自知之。时彼贾人不久还来。同前捉得告言。我亦被汝之所调诳。白言圣者。我于前时有少急事。不遑就礼。愿重相容。前后之恩悉皆报谢。报言贤首。若实与者随汝意去。既去稍远同前议曰。

胜光大王我不与税。岂秃沙门我能相与。邬波难陀作如是念。前已许我不来报恩。无更于今还复相诳。作是念已早起持钵。诣市廛内见彼商人。交易财贿现彼相貌。商人报曰。圣者。物未出手待交易讫。不敢违命愿且相容。贾人交易持货而去不过寺门。邬波难陀疾归住处。食讫洗钵广说如前。乃至商人已去。邬波难陀闻是语已。转增忿恨攘

臂怒曰。无识小人更复调我。若更见者我当执缚。令彼终身不为贾客。时经未久还复重来。邬波难陀同前捉得。告曰汝等数数诡诳于我。今我所作令汝知之。白言大德。愿见容恕。我等贾人事多闹乱。虽复失期更不敢尔。前二恩直并及此回。待货易讫一时俱送。邬波难陀遂生念曰。我若苦言彼便知觉。作是念已告曰贤首。能实与不。报言定与。

若如是者汝等且住。我先为汝观其道路。勿令汝等致招罪责我得恶名。去寺不远商人被贼。彼诸商人随语而住。邬波难陀疾往诣彼税官之处。窃听其言。是时税人警觉而坐。共相议曰。我等如何得不愁恼。多有贾人数数偷税。从小门入不输其利。计会时至王性暴烈必不容许。我之妻子及余亲属定当狱死。时邬波难陀至众人所告曰仁等何故怀忧报言圣者。我等宁得不忧。多有贾人数数偷税。从小门入不输利直。计会时至王性暴烈不许。分疏。具述如上。邬波难陀告曰。痴人。谁令汝作掌税官人唯合多与杖木常令负土。或复担樵。如何于偷税人不能夺取财物。彼便白言。圣者。室罗伐城王旧有令。知者税不知者不税。无极重税云何总夺。邬波难陀曰。汝无智人。室罗伐城有极重税知而方税。

彼便白言。我等久作税官常索税直唯闻知而取税。不闻有极重税。我今如何作极重税。邬波难陀曰。汝等宜住。我旦回还放偷税贼。汝当捉取总夺其财。贾人若云室罗伐城知而方税无极重税者。汝等当告。有极重税知而方税。若云我等久为商客。不曾闻有极重税。今有极重税生。君等可来共往廛中诣平断处。若作是语者必莫随言。应可将向王处。若王作如是语。我久为王不闻室罗伐城有极重税。何故今时有极重税生。应白王曰。古昔大王梵摩达多。与诸商贾及聚落人共为制令。若从某园某天祠处或众人集处。而入城者。知而方税不知无税。若不从此园及天祠处众人集处而入城者。合极重税总没其物。若言此制今何所在者。当报王曰。在某库内安某箱中。于赤铜鍱上分明书记。

王当遣取亲自检之。是时税官依邬波难陀语。即便夺彼贾人所有财货。贾人曰君等何故强夺我财。室罗伐城知而方税无极重税。宜依分数取已放我。税官告曰。室罗伐城偷路贾人当极重税。我不放汝。贾人报曰。我等久为商客。唯闻此城知而取税无极重税。如何今日有极重税生。今可相随诣平断处。税官告曰。我不能向寻常断处。可将汝等直向王所。时诸贾人高声大唤。诣平断处。告诸人曰。诸君知不。我有财货并被夺去。愿见救济。时平断人共诣王所。而白王曰。今有贾客来至城中。所有财货并被税官收夺。将去愿王准法而见救济。是时大王命近臣曰。唤税官来。奉命追至。王曰汝等何意于彼贾人尽夺财货。皆白王曰。此等诸人是偷税者。室罗伐城有极重罚。由此缘故我等税人尽取其物。

王曰我久为王。不知此城有极重罚。何意今时有极重罚。宜可依实而取税直放贾人去。税官白言。古昔大王梵摩达多。与诸商贾及聚落人共为制令。具说如前。王告税官曰。若是我父所作教令。是帝释令是梵王令。斯为定量。便告掌库人曰。将铜鍱敕来。奉教取来对王读讫。王闻父令悲不自胜。泣而言曰。若我先王所作教令。是帝释令是梵王令。总夺财货斯为善取。时诸贾人遂便绝望啼泣而出。便问税官曰。谁报仁等道我来耶。彼便报曰。无人见语我自闻知。然我昔来非不知有。为怀悲愍不能尽夺。汝今过分我不能忍。贾人报曰。仁等何处得有悲心。今我与君事同知友。幸当见报谁先语君。彼见苦言便告之曰。圣者六众相告。时彼贾人咸共讥骂出诸恶言。此释迦子是大恶贼非真沙门。

如是教他夺我财物。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苾刍不应教他夺贾人物。若教夺者得越法罪。

摄颂曰。

无足及二足 四足并多足

若盗如是类 轻重准应知

言无足者。谓蛇蛭鳝。此之三种是弄蛇人王家医人。及山野人之所贮畜。何谓弄蛇人。谓取其蛇弄以活命。何谓王家医人。谓诸医人以蛭疗病而为活命。何谓山野人。如山中人。取无足虫与药令吐。瓦中熟爆以供饮酒。若苾刍盗此等虫时。应准其价。满五得根本罪。不满得方便罪。

言二足者。谓人及鸟。若盗人时有三方便。期处定时现相。云何期处。报彼人云。汝若见我在某园中。或众人集处或在天祠。当尔之时知事成就。是谓期处。云何定时。汝若晨朝或午时或晡时。遥见我者知事成就。是谓定时。云何现相。汝若见我新剃须发。着赤色衣持钵执锡盛满苏油沙糖石蜜。见此相时知事成就。是谓现相。如是盗时应准其价得罪同前。若盗鸟时有二方便。谓从地擎举。若空中堕落。云何擎举。鸟在地上擎举偷去。满不满如上说。云何空堕如捕鸟人火燎原泽。为欲取鸟被烟火逼。时堕在苾刍经行之处或门屋前若苾刍盗心取时。满不满如上说。

云何四足。谓象马驼驴牛羊獐鹿猪兔等。若欲盗时有二方便。谓从群处。或于系处。苾刍于象群中盗象去时。齐眼见处来得窣吐罗底也。至不见处得根本罪。云何系处若象系柱若树若墙栅内。苾刍解放得罪如上盗象既尔。自余马等苾刍盗时如前应知。

云何多足。所谓蛇蟮蝗蛾诸蜂蚁蝎等。此中所须者谓于三处。谓断事官。守城者。海商客。何谓断事官谓断事人畜养多足。谓蜂蝎等贮在瓮内。见被罚人不臣伏时令以手

足内彼瓮中。彼蜇痛时疾臣其事。或多出钱物。何谓守城者。谓掌城者。于坏瓮内多贮诸蜂。若怨敌来与之共战若不退者。可于城头放其蜂瓮。贼被蜂蜇四散逃走。何谓海商客。谓人入海为求珍货。坯瓦器中多养诸蜂以防急难。贼来共战。若胜者善。若不如者。便持蜂瓮遥掷贼船不能复战四散而去。

摄颂曰。

旃荼罗及苏陀夷 取衣比身无盗想

师牟不语婆苏多 作自己分持小钵

月护知他欲取衣 难胜持将得粗罪

南国中方不相领 拾得他物速应还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有二苾刍共为知友。得意相亲同住一处一名旃荼罗。二名苏陀夷。其栴荼罗众所识知。有大福德而形矬小。多有衣钵网络腰绦等。其苏陀夷少有知识。其形长大但有三衣。而复故弊形体多露。诸苾刍告曰。具寿。汝今少欲衣破露形。为有利养为无利养。答言无利。彼便报曰。何不乞求。答言谁当舍彼佛法僧田而施于我。彼便报曰。其栴荼罗苾刍是汝亲友。多诸知识。有长衣钵网络腰绦。何不从觅。答言彼不肯与。复问汝已从彼而乞求耶。答言未乞报曰岂闻水声而便脱鞋耶。汝宜乞求。彼应见惠。既被劝喻便。诣栴荼罗处。彼行不在。便作是念。此栴荼罗其形短小。取彼僧伽胝我试量度。若与我身量得相似者我当从觅。若不相当何事忏忤。便入彼房观其衣物。于衣笕上见僧伽胝。即便取彼便看长短。时栴荼罗从外忽至。见而报曰。汝以贼心取我衣着。得波罗市迦。答言具寿我无盗心取此衣物。但作是念。栴荼罗其形卑小。取彼僧伽胝试复量度。若与我身量得相称者我当从觅。若不应量者。何用如是烦恼资具耶。彼便报曰。具寿。不须强讳谩作分疏。汝以贼心取我衣着。得波罗市迦闻。此语已便生追悔。岂非我犯重罪耶。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苾刍汝以何心。彼便以实具白世尊。佛言此苾刍若作量度心者无犯。然诸苾刍。不应非亲友处为亲友想。有三种亲友。谓下中上。于下亲友作下心委寄。若中亲友作中下心委寄。若上亲友作上中下心委寄。若苾刍于非亲友。作亲友心相委寄者。得越法罪。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 不与取学处第二之四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有二苾刍。一名苏师牟。二名婆苏达多。共为知友情义相顺。时苏师牟有好大钵。婆苏达多有好小钵。彼于异时俱并食讫一处洗钵。时苏师牟取婆苏达多小钵安大钵中。作如是语。具寿婆苏达多若人有此二钵。足得省缘修诸善品。婆苏达多曰。汝若欲得何不取之。时婆苏达多于一聚落有少缘事。语

苏师牟曰具寿我于某处有少缘事。有能为我办是事者。我持小钵与之。问曰汝言实不。答曰实与时。苏师牟闻此言已便欲为去。覆生悔念。勿由此缘令同梵行者作如是说。苏师牟与他客作。遂不复行。时苏师牟于彼聚落有缘须去。遂作是念。我为自事并办彼缘斯亦佳矣。即便往彼了其二事。还告婆苏达多曰。汝彼聚落所有营务我已为办。宜授小钵。

婆苏达多曰。汝自缘去非为于我。我之小钵谁能与汝苏师牟曰。汝不与者我当自取。婆苏达多曰。汝若合得何不取之。时婆苏达多有缘出外。苏师牟即取小钵安己钵中。婆苏达多归不见钵。问言具寿。谁将我小钵去。苏师牟曰。是物主将去。婆苏达多曰。是谁之物。曰是我物。婆苏达多怒曰。汝贼心取得波罗市迦。苏师牟闻已追悔。即以此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问苏师牟。汝以何心取他小钵。具以白佛。佛言。此苾刍作己物心取钵无犯。然诸苾刍不应受雇与他作务。若博换作业乃求福作无犯。苾刍受雇作务者得越法罪。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二苾刍。一名难胜。一名月护。共结亲友言谈得意。其月护众所识知。有大福德多足衣钵钵络腰绦。难胜少有知识。

但畜三衣而复破弊。有余苾刍告言。具寿。汝今何故少欲。着此破衣不能覆体。为有而不着。为无可得耶。难胜答曰。我无得处。告曰。何不乞求。答曰。谁肯舍三宝圣众施我凡人。彼便告曰。月护苾刍是汝亲友言谈得意。多有衣钵钵络腰绦。何不从乞。难胜曰。彼不肯与。告曰。汝先从彼乞求未。难胜曰闻彼悭吝我不从乞。告曰岂涉渡者遥闻水声便脱靴履。汝但往乞或当见与。既闻劝已往月护所告言具寿。当施我钵。月护报曰。我不相与。难胜曰。不与我钵可与我僧伽胝。月护曰。我岂是汝守库藏人。索钵不得又觅大衣。乃至少缕尚不相与。况复衣耶。时难胜闻已心生忿怒曰。彼有作务我常为先。何故我今从乞云不与缕。若我不能总夺彼物者。我即不名为难胜也。从此作意欲取其物。

遂见月护自染衣服。难胜至其所告言。具寿。我今亦欲助汝染衣。彼言甚善当助我作。难胜为彼染衣。摩扠翻覆观察其衣。月护见已。便作是念。看彼意趣翻覆我衣子细观察。必定有心偷我衣去。既起疑心染衣干已。置衣袋中枕头而卧。是诸苾刍初夜后夜警觉思惟作意而住。是时难胜告月护曰。我等俱行共修善品月护报曰。汝且前去。我身疲倦随后当行。彼闻便去。是时月护便作是念。我若去者必当失衣。我若不去阙修善品作何方便得不失衣复修善业。即以自衣袋安彼头边。持彼衣囊枕头而卧。时彼难胜既作业已还来偃息。是时月护告难胜曰。具寿可起共修善品。答曰。我已作了疲劳暂息汝当起作。月护便去。难胜念曰。我且观时堪得行未。时既将晓。于彼头边取其衣袋出门而

去。

便作是念。我试观察是何色衣。令我犯波罗市迦耶。开袋乃见便是自己破弊故衣。遂生忧恼作如是念。我为自衣犯他胜罪。非出家行当啖铁丸。复作是念。我今且往问佛世尊。若堪住者于世尊所修其梵行。若不堪者当作白衣。作是念已往世尊所。是时世尊于彼无量百千苾刍众中。而为说法。尔时世尊。遥见难胜来告诸苾刍曰。汝等见彼苾刍从外来不。白言已见佛言。此痴人难胜。盗取己衣得窣吐罗底也告诸苾刍。汝等当知。若盗心取有此过失是故苾刍虽己衣钵。不应以盗心取。若盗取者得窣吐罗底也罪。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二苾刍尼。一住东方。一住南方。其东方苾刍尼前行。南方苾刍尼从后。是二苾刍尼俱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为说法。彼闻法已礼佛而退。时东方尼在前而去。以僧伽胝置在肩上其衣欲堕。南方尼见告言。圣者衣欲堕。时东方尼前行思法。复为方言有异不相领解。不觉衣堕。时南方尼便取其衣。作如是念。我今若与者妨彼专思。待到住处我当授与。既到住处。时东方尼遂于房外疾洗足已。便入房中。半加而坐。时南方尼复作是念。若我今时与彼衣者。还复同前废修善品。待出定已当付其衣。遂于己房置衣架上。时东方尼至旦告弟子曰。将我僧伽胝来我欲乞食。弟子入房遍观架上不见师衣还白言。圣者不见僧伽胝。师曰。可诣南方尼处求觅。弟子至彼房中。见僧伽胝在衣架上。问曰。谁将衣来置此架上。南方尼曰。是我将来。弟子曰。何故将来。以事具答。时彼弟子与南方尼先有嫌。隙怒而告曰。汝以贼心偷此衣来置己房内。汝得波罗市迦。时南方尼即作是念。岂非我实犯波罗市迦耶。具以此缘告诸苾刍尼。尼白苾刍众。苾刍白佛佛问南方尼曰。汝取衣时可不告彼。白佛言。我虽言告彼不领解。佛言。方言有异不相领解者无犯。然此过失皆由拾得他物。久不还主而自贮畜。由此缘故。若苾刍苾刍尼拾得遗落衣物不应久持若久持者得越法罪。时有苾刍见他遗物。知是某甲苾刍许。便诣彼房扣门而唤。彼便出定。告曰是谁。答曰。具寿我于某处拾得汝衣。汝可领取。时彼告言。具寿。宁我此衣被贼将去。岂缘此故令汝扣门惊我胜定。时彼苾刍便生追悔作如是念岂非我今惊彼静虑而获罪耶。以此因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彼苾刍无犯。然诸苾刍不为小缘起他胜定。若得遗物将诣主边。以绳悬置令后取得。勿惊寂定。若异此者得越法罪。时有苾刍见他遗物。识知是某甲苾刍许。便持此物诣彼苾刍。告言具寿此是汝物。我拾得来汝当领取。时彼物主与此苾刍先有嫌隙。告言非汝拾得。故作贼心偷盗我物。汝可依法而说其罪时彼苾刍心生追悔。非我缘此而获罪耶。以此因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此苾刍无犯。然诸苾刍得他遗物。应可持付知僧事人。其知事人得此物已。于数日中应可再三以物白众。本主索者可即将还。若无认者入四方僧随众受用。若异此者得越法罪。

摄颂曰。

世罗尼弟子 试他从乞油

目连作神通 收还长者子

毕邻陀婆蹉 取儿并护物

广叙其盗事 随说可应知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阿罗汉苾刍尼名曰世罗。断诸烦恼。时有卖香童子见世罗尼深。生敬重。往就其所殷勤致礼白言。圣者所须之物于我家中皆随意取。所有言教我皆顶受。时苾刍尼告曰。贤首善哉愿汝无病。后于异时。世罗苾刍尼身婴重病不能乞食。有余苾刍尼巡行乞食。时卖香童子见而致礼。问言。圣者世罗苾刍尼何因不见。报言。贤首彼身染患童子告曰。圣者我先白言。若有所须随意取用。曾不见来从我求觅。彼有所须愿尊为取。彼便报曰。如是贤首愿汝无病。作是语已舍之而去。如是乃至三返殷勤请与。时有少年苾刍尼。便生是念。我屡闻此童子所言。我宜试之为虚为实。便持小钵授与童子告言。贤首圣者世罗今须少油。时彼童子有新压油。盛满小钵授与彼尼。告言圣者。更有所须随意来取。时苾刍尼受已而去。即以此油涂世罗身遍及手足。油并罄尽。世罗病愈便行乞食。时彼童子见便礼足。白言圣者久不相见。尼便报曰。我比婴患。白言圣者。先已言请。若有所须于我家中皆随意取。曾不遣信从我求觅。唯见一尼云圣者患从我取油。我以新油盛满小钵持付彼尼。世罗报曰。善哉童子愿汝无病。言毕而去。次第乞已还本住处。告诸少尼曰。是谁就彼卖香童子持油钵来。有尼报言。圣者我行乞食见彼童子。再三告我。圣者世罗我已言请。若有所须皆随意取。曾不见来从我求索。若彼世罗有所须者愿为持去。我便生念。应可试之验其虚实。即持小钵授与童子。告曰圣者。世罗今患须油。时彼童子盛满新油而授与我。我得油已将至房中。而为圣者涂身手足寻皆用尽。时世罗尼告少尼曰。我曾令汝就彼童子取觅油不。少尼答曰。不曾使我。时有余苾刍尼。与此少尼先有嫌隙。闻此语已告世罗曰。圣者今此少尼缘仁疾苦。岂但一处檀取于油。室罗伐城遍皆求乞。他胜之罪其数难知。时少尼闻此语已生追悔心。岂我实犯他胜罪耶。以此因缘白诸苾刍尼。诸苾刍尼白苾刍众。诸苾刍白佛。佛问彼少尼曰。汝以何心从彼乞油。白佛言。我于童子而起试心。佛告苾刍。若作试心此苾刍尼无犯。然诸苾刍苾刍尼。不问病者不应为乞。若乞取时问病者曰。为向众僧养病堂处而求药耶。为诣信心及亲族处。若亲族多者于谁处。求随所指示应为求觅。若苾刍苾刍尼。不问病人而为乞求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是时具寿大目乾连。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室罗伐城。次第乞食至给孤独长者宅。是时长者教其儿子。读诵外典声明杂论。时大目连见彼长者。教其儿息读诵外典。告曰长者此诸童子读习何书。长者白言。阿离耶此是外典。告言长者夫外典者如铁石榴。辛苦作得终不堪食。习学外书亦复如是。徒费功劳终无所获。不由此故而能出离。入正定聚断诸烦恼。然佛所说初中后善。若解了者能趣涅槃。何意不教习读佛法。长者白言。圣者无人能教。尊者报曰。我当教读长者白言。善哉圣者幸为教示。便告子曰汝今宜往逝多林中。诣尊者处而学佛法。童子唯然受教。时彼长者于日日中。与其童子璎珞严身。并诸侍从往给园中圣者目连处受学佛法。然其国内于秋初时。

常有迦栗底迦贼。当诸苾刍夏安居竟。时诸秋贼共相议曰。我与汝等欲作何业。于此年中不假劬劳。丰足衣食安乐受用。我闻给孤独长者于日日中。常令儿子身具璎珞往给园内诣圣者目连处受学佛法。可于中路共劫取之。圣者谓子在长者宅。长者谓儿在圣者处。各不相知未即求觅。我等若能偷得是儿。当尽形寿为我仆使。如不得者取其璎珞严身之具。我缘此故不假劬劳得受安乐。共为计已。即于中路而待童子。见具璎珞欲往园中。遂便共劫童子。时彼从者见贼将去。奔走归舍告长者曰。受业童子被秋贼劫将。是时长者即便急往胜光王所白言。大王我子被秋贼劫去。今从大王欲乞此子。时王闻已敕毗卢宅加曰。汝宜急去掩捕秋贼觅长者子。时毗卢宅加与给孤独长者先有嫌隙。

虽奉王教未为急行。时有一天于圣者大目连处深生敬重白言。圣者知不。仁之弟子被秋贼将去。可为急计。时大目连便作是念。此之童儿我若不救。子与父母皆生离苦。不敬信人闻而心悦。其敬信者或生退转。往来之者被贼将去。谁复更肯入逝多林。我今宜可速现神力取彼童儿。作是念已圣者目连现大神通。化作毗卢宅加军众。于其四方击大战鼓。时彼秋贼忽见军围。悉皆惊怖作如是言。仁等当知。毗卢宅加与诸军士四面围合。当弃小儿免被囚执。即弃童子逃走而去。是时圣者大目乾连。遂摄神力于其路侧宴坐树下。时彼童子随路而来。问言。童子汝何处来。白言圣者。我被秋贼将去。谁夺汝来。是毗卢宅加。报言童子可急归舍。汝之父母极生忧恼。明日可来依旧受业。是时童子受教而归。

时毗卢宅加严整四军。象马车步出室罗伐城。见彼童子问曰。汝何处来。答言我向逝多林。于其中路遭秋贼劫去。谁取汝来。报言是毗卢宅加将军。毗卢宅加便作是念。我始欲去。云何而言是我取来。岂非别有大德圣者。具诸威力取是儿来。问童子曰。尔于彼处见有何人。童子答言。我于路侧见圣者大目乾连。毗卢宅加念曰。是彼大德神力取来。余无能者。如是知已。心生欢喜高声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于我国中得有如是

大智圣者。具诸威力于现法中。及未来世诸漏永尽。作斯赞叹还室罗伐城。时六众苾刍因事出城。于路逢见而问之曰。仁赞叹谁。答曰叹仁圣众。我等何事令仁赞叹。答言给孤独长者子被秋贼将去。圣者大目乾连以神通力夺其子来。六众报曰。汝愚痴人。

我辈虽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于彼拔发痴人。露形外道心生敬爱。若彼露形见此事者。为彼秋贼指其出路。毗卢宅加闻已默然。是时六众苾刍难陀邬波难陀。共相谓曰。我等且已善答其事。然少欲者今现犯罪。我等往彼令其悔过。便还住处饭食已讫。诣圣者目连所先致敬已。白言上座愿见容许欲有诘问报言随意。白言上座给孤独长者子被秋贼将去。仁夺将来其事虚实。报言是我将来。白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静虑受解脱乐。我实不知虽有慈悲而不能普。于弟子处愍念将来。于彼秋贼令生恐怖。又他所摄物强夺令归。仁今犯罪可如法悔。答言具寿。我不见罪。是时六众互相议曰。仁等当知如世尊说。不见罪者当与此人作舍置羯磨。便往至彼知事人所。报言具寿。应鸣揵稚。

今欲作舍置羯磨。授事问曰。所作为谁。报言有少欲者。实自犯罪而不悔过。我今为彼作舍置事。尔时身子为众之首。告授事人曰。无令有人于最胜法中欲作衰损。又问言具寿与谁作遍住法。或覆本遍住意喜出罪。答言更无别事。但为圣者大目连犯罪不见。欲作舍置羯磨。身子报曰。具寿勿以小缘见恼耆德。然薄伽梵是一切智见。于无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断他疑。汝可咨问。如佛所教我当奉持。时诸苾刍以事白佛。佛知时而问广如上说。尔时佛告大目连曰。汝以何心现神通力取彼童子。是时目连以事白佛。佛告诸苾刍。目连苾刍作如是心现神力者无犯。

佛在王舍城竹林园中。时具寿毕邻陀婆蹉㝹甥。于其舍中习读外典。时毕邻陀婆蹉。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妹夫舍。见儿学业问妹夫曰。此儿读者是何书论。答言外典。尊者令弃外学劝习佛经。便为妹夫亲教儿子。广说如上。乃至具诸璎珞往竹林中。被秋贼劫将安置船中沿流欲去。时彼从者见贼将去。奔走归舍白大家曰。受业童子被秋贼劫去。时彼妹夫即便急往影胜王所。白言大王。我子被秋贼劫去。今从大王乞子。时王敕彼未生怨曰。汝宜急去掩捕秋贼觅婆罗门子。时未生怨与婆罗门先有嫌隙。虽奉王教未为急去。时有天女。于圣者毕邻陀婆蹉处深生敬重白言。圣者知不。仁之㝹甥被秋贼将去。时毕邻陀婆蹉便作是念。此之㝹甥我不救者。

子与父母各生离苦。不敬信人闻而心悦。其敬信者或生追悔。往来之者被贼将去。谁复更肯入竹林中。我今宜可现神通力。作是念已。圣者以神通力到彼船边。令彼贼船不能得去。时彼秋贼作如是念。何意我船不复前进。而于岸边见圣者毕邻陀婆蹉伫立而望。时贼告曰。圣者何因恼我。报曰汝以恶法而恼于我非我恼汝。若我不证如是圣法。婆罗门子永被将去贼言圣者我放此儿任意收取。即令上岸。是时圣者遂摄神力。告㝹甥

曰。汝可速归见汝父母。明当受业。童子于路逢未生怨严整四军出王舍城。路见童子问曰。汝何处来。答言我向竹林。于其中路被贼劫去。谁取汝来。答言是我舅毕邻陀婆蹉。时未生怨心生欢喜高声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于我国中得有如是大智圣者。

具诸威力于现法中及未来世。诸漏永尽。作是赞叹还王舍城时六众苾刍因事出城。于路逢见而问之曰。仁赞叹谁。答曰叹仁圣众。我等何事仁今赞叹。答言婆罗门子。往竹林中被贼将去。圣者毕邻陀婆蹉。以神通力夺得其子。六众报曰。汝愚痴人。我辈虽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拔发痴人露形外道。反更于彼心生敬信。若彼露形见此事者。为彼秋贼指其出路。时未生怨默然无对。时六众苾刍难陀邬波难陀自相谓言。我等且已善答其事。然少欲者今现犯罪。我等往彼令其悔过。便还住处饭食已讫。随次致敬已诣圣者毕邻陀婆蹉所白言。上座愿见容许。欲有诘问。报言随意。婆罗门子被秋贼将去。仁夺将来其事虚实。报言是实我取将来。白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静虑解脱胜乐。

我实不知有慈不遍。于亲族处愍念将来。于彼秋贼心生不忍。又他所摄物强夺将来。仁既犯罪可如法悔。答言具寿我不见罪。是时六众互相议曰。仁等当知如世尊说。不见罪者当与此人作舍置羯磨。授事者谁。可鸣揵稚。应为此人作舍置羯磨。便往至彼授事人所报言。具寿应鸣揵稚。授事问曰所为何事。报言为少欲者实有犯罪而不悔过。我欲为彼作舍置事。尔时身子为众上座。观察其事可不之宜。告授事人曰。具寿与谁作遍住法。或覆本遍住法意喜出罪。答言更无别事。但为圣者毕邻陀婆蹉犯罪不见。与作舍置羯磨。身子报曰。具寿勿以小缘恼乱耆德。然薄伽梵是一切智见。于无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断他疑。汝可咨问。如佛所教我当奉行。时诸苾刍以事白佛。佛知时而问等广如上说。

尔时佛告毕邻陀婆蹉曰。汝以何心现神通力取婆罗门子。时毕邻陀婆蹉具以其事白佛。佛告诸苾刍。毕邻陀婆蹉若作此心现神力者无犯。

佛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时频毗娑罗王常法。每日恒往礼世尊足并诸大德。上座苾刍曾于一时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听佛说法时佛为彼频毗娑罗说众法要示教利喜。王闻法已礼佛而去。便往诣彼具寿毕邻陀婆蹉住处。时毕邻陀婆蹉于所住房有破坏处。躬自修葺。遥见王来便洗手足。至常坐处整容而坐。王前礼足在一面坐白言。圣者何自执劳。答言大王夫出家者皆自执务。我既出家欲令谁作。王言。若如是者我为圣者供给事人。白言大王。愿王无病长寿。如是乃至五返。皆如上白我为圣者供给事人。时具寿毕邻陀婆蹉有一弟子。为性质直便白王曰。自从大王许亲教师供给事者。若我本师依大王言舍不修理。所有房舍皆已破坏。王便报曰。圣者岂我已曾许给事人耶。白言大王。

非唯一度如是至五。王国事繁忘不能记。王之常法但有出言臣必书记。问记事人曰。我实曾许给事人耶。答言实尔。已经五返。若如是者当合罚我。我今应与五百净人以充给事。便告大臣曰。宜给圣者五百使人。时毕邻陀婆蹉而白王曰。大王我缘出家总舍给事。今得使者欲何所为。白言圣者。为僧众事当可受之。若如王言我当白佛。王言圣者。可往白佛。时毕邻陀婆蹉以事白佛。佛言。若为僧众当可受之。时毕邻陀婆蹉奉教而受。时给侍人虽施入僧未蠲王役。是诸人等白圣者曰。我等初闻作僧给侍心实欢喜。岂谓一身备遭两役。报言贤首汝等勿虑。我当为汝白大王知。后于异时影胜王诣圣者所。顶礼足已在一面坐。是时尊者白言。大王前所施僧给侍人等。岂复大王生追悔耶。

王言圣者。我实曾无追悔之念。又白王曰。何意诸人未免王役。王于尔时敕大臣曰。我施圣者给侍之人既舍入僧。可免王役。大臣奉教即皆放免。彼于异时国家兴造须人作使。大臣追唤莫有来者。不施僧人亦皆妄说是给侍人。是时大臣以事白王。缘有役使追唤不来。皆云我是僧家给使。王曰若如是者可悉如旧令充王役。从此已后先所施者并充王使。其所施人诣尊者所。白言我等还充国役可为我等重白大王。圣者为白。所给侍人今更追悔。王曰何意。白言。僧给侍人还充王役。王言圣者但有宫役。咸言我是僧给侍人。令事有阙。唯愿圣者可为别作净人之坊。简异其人无令杂乱。圣者报王。我当白佛。王言可尔。时毕邻陀婆蹉以事白佛。佛言。我今听许造净人坊。时诸苾刍不知何处应造。

佛言。王城精舍于此中间。闻唤声处当可造立。时诸苾刍受佛教已往白大臣。今于此处奉世尊教造净人坊。是时大臣便白王知。王言随佛所教。大臣遍告诸净人曰。僧今为汝别造住处。汝等今可总就彼住。净人闻已即往其处。共造住坊安置已讫。是时净人常往竹林充僧给使。时苾刍众告诸人曰。清净之业应可作之。不清净事皆不应作。由作净业故曰净人。若防护住处名守僧园人。彼清净人及守僧园人。每日皆往竹林中。諠乱苾刍妨修行业。诸苾刍白佛。佛告诸苾刍勿令恒集。有事应唤。若无使役令住本坊。时诸苾刍又白佛言。彼诸净人所须衣食如何给济。佛言。为僧使者可给衣食。不驱使者勿与衣食。有老病者可给衣食并诸药饵。后于异时邬波难陀次知僧事。告诸净人曰。

贤者我是知僧事人。汝等明旦早来入寺。尔时王舍城内。于诸苾刍夏安居竟。常有迦栗底迦贼。此诸秋贼共相议曰。我与汝等欲作何业。不假劬劳于此年中。丰足衣食受用安乐。彼秋贼中有一作人。曾被苾刍驱使谙知僧事。告诸贼曰。竹林园处有净人坊多有财物。共往劫取。于此年中我等丰乐。一贼告曰。彼诸苾刍是净人主。巡门乞丐尚不充躯。况此净人得有财物。其贼报曰。汝等不知。诸苾刍等虽常乞食。惠施者多复自经求。计其财物王舍城人亦不能及。况诸净人岂无衣物。是时群贼佥议已定。即于其夜诣

净人坊欲劫其物。时有天人。于圣者毕邻陀婆蹉处深生敬信。往白圣者曰。有诸秋贼劫彼净人。圣者慈悲愿为救护。时毕邻陀婆蹉便作是念。我不救者令彼净人心生愁苦。

广说如上。我今宜可现神通力。作是念已。于净人坊化作铁墙周匝围绕。是时贼徒持所盗物欲出其坊。但见铁墙坚无出路。心生惶怖弃所盗物。于须臾顷不见铁墙。是时贼徒还持盗物。所化铁墙忽然复现。如是至七。贼相谓曰。汝等知不。必有圣者具大威德。护斯物故现此神通。我应弃物急共逃窜。时贼以物聚之一处悉皆奔走。净人觉已竞共諠声。唱言被贼。彼既失财共生忧恼。遍绕住坊求觅其物。遂见衣物聚在一处。便生欢喜即持其物。各还舍中守护而卧。是时彼天于其梦中告诸人曰。汝等不被秋贼之所劫盗。皆是圣者毕邻陀婆蹉神力所致。既至天明共相谓曰。我等免失财物皆是圣者恩力。更无余人能起慈念。我等宜应略申供养。咸共洗沐着鲜白衣。涂饰香鬘持供养物诣竹林中。

时邬波难陀晨朝起已。执持锁钥欲开寺门。屏除灯烛涂扫堂宇敷设座席。于窣堵波香花供养。升上阁鸣健稚四顾而望。遥见诸人着鲜白衣香鬘庄饰。邬波难陀便生是念。彼诸来者是何居士商主富人晨朝至此。既近门已知是净人。邬波难陀便生嗔怒遥告之曰。我未令汝晨旦早来。何因至此。净人白曰。圣者我等昨夜若无圣者毕邻陀婆蹉慈悲护念。我等财物被贼偷尽。邬波难陀告净人曰。汝恃彼力竞骋諠哗。我为彼人作治罚法。作是语已便呼六众。共诣圣者毕邻陀婆蹉所白言。上座愿见容许。欲有诘问。答言随意。白言。于净人坊所有财物被贼偷去。神力夺留是事虚实。答言实尔。白言我先知。上座已住静虑解脱胜乐。然我不知虽有慈悲不能普及。于净人所愍而护念。于秋贼处围以铁墙。

又他已摄物强夺而留。仁既犯罪可如法悔。广说如上。乃至鸣揵稚欲为舍置。上座舍利子令其审察。诸苾刍白佛。佛告毕邻陀婆蹉曰。汝以何心现神通力留净人物。毕邻陀婆蹉具以事白佛。佛告诸苾刍。毕邻陀婆蹉若作此心现神力者无犯。又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不与取学处了。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断人命学处第三之一

总摄颂曰。

初缘驮索迦 内身等行杀

毒害起尸鬼 后论浴室事

别摄颂曰。

驮索迦波洛 善语及吉祥

钵衣并堕胎 长者鹿梵志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二苾刍。一名驮索迦。二名波洛迦。得意相亲共为交友。彼于异时波洛迦染患。驮索迦为看病人。时波洛迦忽于夜中大声啼泣。驮索迦问曰。具寿何意啼泣。报言我患饥渴所逼。驮索迦报曰。具寿于出家法当可抑之。假令有食无授与人。况复今时无食可得。彼便啼泣。迄至天明。云我饥渴。驮索迦曰。具寿且嚼齿木我问医人。至医人处报云。贤首今有少年勿婴时患。彼所宜者当为处方。医人报曰。圣者彼之苾刍应与如是如是药。时波洛迦于驮索迦去后。便从床起。整衣服着革屣取君持执齿木。出门外澡漱已。有余苾刍问曰。具寿波洛迦。何意通宵困苦啼泣。报言我极饥渴。问言我有水粥何不啖之。答言极善。我今须啖。既啖足已。复有苾刍问言。具寿。我今有乳酪粥饼及肉羹。何不食之。报言欲得。即便就房贪餐食之。遂便太饱侧胁而卧。时驮索迦问医人已疾疾而还。医所说药兼亦持至。告言具寿波洛迦宜可起嚼齿木。报言已了。驮索迦言善好。即为作坛揩拭铜器唤起可食。护彼意故即便起坐。时驮索迦令人持食而授与之。取两三匙食而便卧。驮索迦曰。具寿何意不食。报言我情不欲。告言汝于通夜极相恼乱啼哭称饥。今我与食而云不欲。汝于今者定死不疑。时余苾刍报言。具寿驮索迦无劳见逼。已于我处啖水乳酪粥薄饼及肉。并皆饱足。驮索迦问波洛迦曰。具寿。汝实餐啖美饮食耶。即便徐徐缓声愧而言曰。我已啖讫。时驮索迦便告之曰。我为汝故衣钵罄尽。废修善业而为给侍。汝自于身不善将慎宁啖毒药。不应如是餐所忌食。时波洛迦闻此语已。深怀愧耻便作是念。同梵行者善哉此言。责及于我。乃至宁啖毒药不餐忌物。我今实可服于毒药。即从座起于杂药囊中。捡得毒药遂便啖之。药发瞑眩几将欲死。两眼翻戴口中呕沫。啼泣唱言驮索迦我死我死。时驮索迦闻已惊怖而至。问言具寿波洛迦。何不忍疾而啼泣耶。波洛迦曰。闻汝为我求药辛苦不。自将慎宁服毒药。不应如是啖所忌食。我便生念。同梵行者为我劬劳。不能自慎。我今当可服其毒药。遂于囊中捡见毒药即便啖之。时驮索迦闻是语已。悲泪盈目而告之曰。具寿。汝今何故作不善事。即便疾走往问医人。其药毒烈势不可持。遂便命过。时驮索迦医处得药驰走而还。见波洛迦命已终殁。便生追悔作如是念。岂非我今是劝死耶。以此因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告诸苾刍。彼驮索迦无杀心。故无犯。然诸苾刍不应于病人前作是言说令。彼病者闻已求死。若作是语者得越法罪。此是缘起。然而世尊。尚未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二苾刍。一名善语。一名吉祥。情义相得共为亲友。善语苾刍舍畋猎出家。吉祥苾刍舍长者出家。有二童子。是善语孀甥。父母俱亡流离巡历。至逝多林门外而住。是时善语出门遇见。审观颜貌知是宿亲。即便告曰。汝之父母今在何处。童子答曰并已身亡。善语闻已不觉流泪。时诸苾刍见而问曰。此二童

子是何人耶。答曰是我舅甥。苾刍告曰。既是舅亲何不收养。答曰我行乞食尚不自供。况复于他而能存养。苾刍告曰。令此二子供给苾刍。树叶花果及以齿木。苾刍当与钵中余食令得充济。时善语闻已即便收养。是二童子禀性恭勤善为给侍。为诸苾刍取树叶花果及供齿木。时诸苾刍惠以余食并给衣资既经多时年渐长大容貌充满。

曾于一时在寺门前游戏而住。有余亲属。手执弓箭于逝多林前逐鹿而过。问童子曰。汝等何缘得住于此。童子报曰。我舅于此释子中出家。我依而住。猎人告曰。汝舅为人不自存活。于释子中而求出家。汝等岂复不存活耶。应可立志习其父业。童子即便报亲属曰。舅于我等实有深恩。今可诣彼咨决其事。便往舅所白言。圣者。我今奉辞欲习父业。舅便报曰。我以信施养汝二人。云何于今还修恶行。二子白曰。设令顶系金鬘我尚须弃。孰能舍置祖父业乎。遂不用舅言俱舍而去。作畋猎事以自活命。后时吉祥身婴重患。善语为看病人。于时吉祥为病苦所逼。便自生念。我今持戒不造众恶。天堂解脱如隔轻幔。今宜舍弃苦所依身当生胜处。复作是念。我今苦逼谁当行杀断我命耶。

遂忆善语有二舅甥。禀性粗暴彼能杀我。何假余人。作是念已告善语曰。具寿。仁之舅甥今在何处。报曰彼二名字我不喜闻。皆以信施而为存养。彼于今时得行恶业。同其祖父为捕猎事。断诸生命以自存活。吉祥曰。勿于彼二生嫌恨心。然彼二子在逝多林。乃至昆虫未曾见害。恶人劝诱令为杀业。仁今特宜于彼恶党劝令舍离。仁行出外我病独居。更无余人能相供侍。仁若见者可唤将来令看侍我。是时善语出行乞食。便见二子贩肉屠肆。舅甥见舅俱来礼足。善语于时恨而告曰。我与汝等是何亲属。答言是舅。彼具寿吉祥复是何亲。答曰彼亦是舅。便告之曰。自汝去后彼婴疾患。曾不重来暂与相见。答言我实不知。今即往看欲何所作报言彼有教者汝当为作。

语已而去。时彼二子便诣吉祥。礼双足已在一面坐。吉祥见已告二子曰。圣者善语与汝何亲答言是舅。我今与汝复是何亲。答亦是舅。吉祥告言。我比婴患汝曾不来暂看于我。答言阿舅我实不知。才始闻说我等即至。吉祥告曰。汝等愿我生天堂不。答言愿生。告言若如是者。我向他方丰乐之所。天堂解脱如隔轻幔。我愿舍弃苦所依身当生乐处。汝今宜可断我命根。彼便答曰。何有是事。假使余人来害舅者我当杀彼。宁容我等共断舅命。告曰善语岂不已告汝等。彼有教者汝当为作。报曰闻说。若闻说者宜相用语。与我断此烦恼命根。彼时二子共相议曰。岂非我舅先有筹量。故唤我来作如是事。时二子中一极粗犷。即持利刀割断喉命。便以白氎通覆死尸。时善语还而告之曰。汝等看守病人岂得令睡。

答言阿舅此舅今睡更无起期。善语闻说惊怪异常。便自思曰。我今宜应更审寻问。是时二子具述事缘。是时善语心生惶怖。便去白叠见其被杀。心即追悔。岂非我是求持

刀者断他命耶。时彼善语。亲爱别离转增悔恨。具以此事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告诸苾刍。彼苾刍无杀心故无犯。然诸苾刍不应令无智人为看病者。必有他缘须自出外。于不善解看病之人。当可教示。勿令病者非理损害。堕水火食诸毒。持刀斧堕崖堑。或升高树食所忌食。皆应遮止。无令因此而致伤害。若苾刍令无智人瞻视病者。又不善教弃而出去。得越法罪。此是缘起未制学处。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苾刍。所用之钵色坏有孔。余苾刍告言。具寿汝所用钵有孔色坏何。不熏治。报曰若熏治者多有所须。瓦笼牛粪及油麻滓等。苾刍告言。具寿。汝若无钵岂得存耶。报曰我无钵者宁复得。存然于某处有一苾刍。身婴重患不久命终。彼有一钵光净圆好堪得受用。彼若死者我当取之。诸苾刍闻而告曰。具寿。汝为钵故生此极恶旃荼罗心。彼闻惭耻复生追悔。默尔而住。将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告诸苾刍。彼苾刍无愿死心故无犯。然诸苾刍不应为钵生此极恶旃荼罗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诸苾刍护持其钵当如眼睛。应缀者缀应熏者熏。若苾刍有钵。应合熏缀而不为者。得越法罪。此是缘起未制学处。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苾刍。僧伽胝衣破弊尘垢。有余苾刍告言。具寿汝僧伽胝破弊尘垢。何不浣染缝治。报曰若修补者多有所须。柴薪染汁针线盆等。苾刍告曰。汝若无衣得存济耶。答言我若无衣宁得存济。然于某处有一苾刍。身婴重病不久命终。彼有僧伽胝衣新染赤色堪得受用。我当取之。诸苾刍闻而告曰。具寿汝为衣故生此极恶旃荼罗心。彼闻惭耻便生追悔。默尔而住。将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告诸苾刍。彼苾刍无愿死心故无犯。然诸苾刍不应为衣生此极恶旃荼罗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诸苾刍护惜衣服当如身皮。应浣染缝治者当随事作。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此是缘起未制学处。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长者。名曰胜军。大富多财受用丰足。于同类族娶女为妻。未久之间妇便怀妊。经于九月遂诞一男。色相端严人所乐见。经三七日欢会宗亲。其父以儿告诸亲曰。此儿今者欲作何名。众人议曰。此是长者胜军之子。应与立字名曰大军。未经多时复生一子。颜貌奇特倍胜于兄。人相圆满乃至广说如前。详议大军之弟名曰小军。后时胜军其妻亡歿。礼送林野以火焚之。日月既淹忧怀渐舍。便自思惟。我更娶妻恐恼二子。大军成立即为娶妻。长者不久便遭衰疾。虽加药物羸顿日增。慰喻二子而说颂曰。

积聚皆销散 崇高必堕落

合会终别离 有命咸归死

说此语已即便命终。备具凶仪焚之郊外。大军为父广修福业。自念慈父在日供我衣资。今既身亡。宜自求觅无坠家业。我今应可持诸财货。往诣他方求利取活。作是念已告小军曰。弟今知不慈。父在日衣食无乏。弃背之后须自营求。汝宜在家勤心捡校。我欲求利暂往他方。随有所得以存生计。弟答兄曰善哉。是时大军多赍货物往诣他方。凡所经求无不谐偶。书报弟曰。我甚安隐多获财利。汝宜欢慰善知家业。因贪利故更诣远方。后于异时重以书报。如有颂曰。

由贪故求利 得利转生贪

应作不应作 为贪皆忘失

展转求利远趣边方。经历多年音信无继。其大军妇丰衣美食欲念便生。即于小军现淫染相。小军不许。欲念更增。告曰仁何不念。小军闻之掩耳告曰。勿作此言长嫂如母。女人情伪不学而知。遂着弊衣归父母舍。现忧恼相卧粗恶床。母及家人俱告之曰。有何忧苦而至此耶。白言女人苦事可不共知。我被欲心之所缠逼。母以种种方便而诲喻之。然于弊床寝卧不起。重白母曰。我被欲心所逼。母应为我求别丈夫。其母俯仰而告之曰。汝之小郎容貌端正何不求之。答言我已苦求。彼不相许。母便告曰。汝岂不见诸余妇人。夫堵远行专守贞操。汝今何意独怀忧苦。报曰彼之夫主。时有信来可有希望。我夫信绝定是身亡。母虽诱喻仍卧不起。复白母曰。且置余语宜可为我求觅丈夫。若违我情必私逃窜。

二家门族招大恶声。于时父母宗亲共相议曰。观此女意鄙见不移。宜应具诸饮食以命小军。小军蒙召便来赴席。食已告小军曰。今有私事故令相屈。仁之长嫂为欲所逼。可留心眷纳勿使私奔。小军闻已便自思惟。此嫂幼年来入我舍。无宜辄遣别适异人。又恐二宗恶声彰露。作是念已开意相从。便共归家以备妻室。同居未久遂便有娠。女伴见怪而问之曰。汝腹是何从何而得。报曰我从夫去决志孀居。汝等何因妄相点污。复有亲密女人。私相谓曰。汝虽欲隐相貌已彰。遂报有娠。问言谁许。答是小军。女伴告曰。若是小郎此复何过。腹既渐大。兄有书来报小军曰。我比兴易遂至远方。所有经求悉皆遂意。汝勿忧恼不久当还。小军闻已深生悔恨。私自念曰。我忆大兄如旱思雨。久绝音信身复不来。

我本无心作斯恶行。鄙事彰露方始言归。世有言曰。怨家之重无越侵妻。兄来若知必害于我。今宜逃避窜迹远方。又更思量家乡难舍。今胜光王以释迦子。同王太子自在无碍。我当就彼而为出家。兄纵回还欲何所作。即便诣彼逝多林中。就一苾刍白言。圣者我欲出家。愿垂矜许。答曰财命非久能舍出家。斯为甚善遂与剃发令服法衣。并受圆具略教仪式。告言贤首鹿不养鹿相济极难。室罗伐城其处宽广。汝宜乞食以自资身。小

军白言。邬波驮耶我今奉教。即于晨旦执持衣钵。入城乞食遂至本家。其妻遥见推胸告曰。小军何意弃我出家。报曰勿为此语。尔岂不知。我忆大兄如旱思雨。书信既绝身复不来。我遂与汝作斯恶事。兄来定知必害于我。彼便报曰。仁欲自免我复如何。小军曰。

我被他逼元无本心。汝为欲缠自当勉力。言已舍去。是时小军有旧亲识。先解医方。诣其本家问小军所在。其妻报曰。我被欺辱弃我出家。问曰何在。答曰在逝多林沙门住处。如不信者可往寻求。依言往求见苾刍众。形服相似不知谁是小军。询问苾刍小军何在。时有苾刍指示其处。亦既见已问小军曰。何不相语来此出家。答曰不应责我辄尔出家。具述兄书兼陈己过。事不获已而作沙门。友人报曰。我本解医颇练方药。若怀胎者有药能销。小军闻之默然而住。时彼知识即为合药。令女送去与小军妇。嘱曰此之散药。是小军苾刍遣我送来。暖水和服必得平善。其女至彼具以事告。妇闻取药依教服之。胎便堕落无妊娠相。人共觉知。诸女问曰。胎今何在。报曰。我先已言。夫堕行后孀居守志。

勿以恶事来相尘黩。时亲密女私告之曰。汝先所云是小军许。何因今日云我先无。答曰从彼而来还从彼去。又问如何。报曰小军与我毒药服已胎销诸女相告各起讥嫌。诸释迦子能为恶事非真沙门。与人毒药令彼堕胎。此之恶声遍满城邑。皆云小军苾刍作斯罪业。诸苾刍闻便往白佛。佛告小军。汝岂实作如是事耶。白言不也。世尊我但随喜。尔时世尊告诸苾刍。由彼小军无杀心故无犯。然诸苾刍不应于如是事心生随喜。若随喜者得越法罪。不久之间大军得利欢喜而还去城不远且暂停住。凡世间人闻善助喜见恶相忧。有人报彼妇曰。大军来到财利丰盈应生欢喜。妇人巧诈不学而知。既闻此言心甚忧惧。着粗弊服卧在恶床。时彼大军既入城已。于廛肆处安置货物。即便还家见其所居无吉祥相。

问仆使曰。家主在何答云在室中卧。闻已往就告言。贤首汝闻我来岂不欣庆。答言今闻仁至实生欢喜。但仁所留小军。令守护我彼便坏我。问曰何为。答曰。小军非理强见陵逼。大军报云。彼不欺汝是欺于我。汝宜速起我能治之。小军今何所在。答曰。闻君将至私走出家。问在何处。在逝多林释子之处。报其妻曰。彼处岂是施无畏城。我当于彼以法治罚。时有别人往告之曰。小军知不。尔兄来至。问曰。兄有何言。报言。汝兄作如是语。彼逝多林岂是施无畏城。我今当以苦法治罚。时弟闻已生大忧怖。作如是念。我由惧彼而来出家。岂于此处还遭彼害。虽知苾刍同王太子无有障碍。然我有过。若来相见必害于我。我今宜应逃避而去。是时小军作是念已。便白师曰。邬波驮耶我由怖彼而求出家。

闻彼欲来苦害于我。本师问曰。彼是何人。白言。彼是我兄。今从远来拟相屠害。作如是语。岂逝多林是无畏城。当以苦法而欲治我。虽知国法同王太子安隐无碍。然我有过必害于我。今宜避去。其师告曰。汝欲何之。小军曰。我今欲诣王舍城。师曰彼处有我知识苾刍。可赍我书投彼而住。必以恩慈护念于汝。白言甚善。时彼亲教即便作书与彼苾刍曰。此之小军是我弟子。今欲往彼远相投寄。仁可流恩愿垂覆护令安乐住。时彼小军既得书已礼师而出。左右顾瞻情怀怖惧。渐次而进到王舍城。访彼苾刍见已礼足。以亲教书而授于彼。时彼苾刍披读书已。告言。善来具寿。我如汝旧师汝如我弟子。宜于我边受学佛法。汝有所须衣钵络囊水罗绦带。我皆资给令无阙乏。然世尊说苾刍有二种所应作事。

所谓禅思读诵汝今乐何。白言。我乐静虑。答言甚善。依法而教。时彼便往至寒林中弃尸之处。策励勤修断诸结惑。证无生法得阿罗汉果离三界染。观金与土平等不殊。刀割香涂了无二想。如手撼空心无挂碍。能以大智破无明觳。三明六通四无碍辩悉皆具足。诸有爱着利养恭敬无不弃舍。帝释诸天所共赞叹。后于异时大军往诣逝多林中。问诸苾刍曰。圣者颇有此城长者之子名曰小军于此出家不。答言。有与汝何亲。曰是弟今在何处。彼已远去诣王舍城。时彼大军礼足而去。便作是念。设令往彼彼亦非是施无畏城。我当至彼以法治罚。大军即多赍路粮。到王舍城往竹林中。问诸苾刍曰。圣者颇有室罗伐城长者之子名曰小军。先已出家来至此不。报言。彼与汝何亲。

答言是弟又问今在何处。在寒林中弃尸之处。闻已即往。而彼林内多有苾刍同修梵行。大军与弟离别既久。有昧形容于众人中卒未能识。良久细察方始识知。大军思念。彼若识我必起害心。应且潜形别为谋计。便出林中四顾而望。见有猎人执持弓箭欲求禽兽。就而问曰。仁今执持弓箭欲何所为。猎者报言。我欲畋游。问曰。汝之所获得利多少。答曰。或时得利或不得利。问曰。如若得利其数几何。答曰。可得五六金钱即便报曰。我今与汝五百金钱。汝能为我杀一怨家苾刍不。时彼猎人由贪利故便取其物。取已念曰。此诸苾刍国王恩许。事同太子自在无碍。我于朝夕常此往来。若杀苾刍我之妻孥必当狱死。又念我于昼日曾入此林。心生恐怖身毛皆竖。此诸大德无问昼夜。常在此林得安隐住。

岂非成办殊胜行耶。然而此人如白胡椒不知生处。我既得物可返杀之。即便弯弓形如吒字。彀以毒箭洞贯心胸。既遭苦毒便起恶心。今此猎人反害我者。必是小军先为谋计。我今虽死于当生处誓害小军。发恶愿已即便舍命。遂于小军门枢之下而作毒蛇。虽阿罗汉若不豫观不知其事。是时小军因开门扇碾杀其蛇。毒心不息后受蛇身。于门上枢同前碾杀。于床脚下复作毒蛇。如是四返于床脚下皆被压杀。其蛇每死转更受生。身渐

微细毒心增甚。后于异时在衣笕间受毒蛇身。是时小军独于静室默然而坐。是时毒蛇由宿怨心。掷堕身上以毒螫彼。是时小军遂便大叫告诸苾刍。具寿有异毒蛇猛炽可畏。小如铁筋长四寸许。堕我身上以毒相螫。汝等俱来共捉我身舁出房外。勿令于此身肉溃裂。

如把尘砂开手便散。是时具寿舍利子去此不远。于一树下宴坐思惟。闻彼叫声即便往就。问小军曰。我不见汝颜容有异。何故汝今作如是说。有异毒蛇猛炽可畏。小如铁筋长四寸许。堕我身上。汝等俱来共捉我身舁出房外。勿令于此身肉溃裂。如把尘砂开手便散。是时小军白舍利子言。大德若于眼耳鼻舌身意有我我所。于色声香味触法有我我所。于地水火风空识有我我所。于色受想行识有我我所者。如是之人可使诸根容色变异。大德。我今不然。于诸根境六界五蕴无我我所。岂使我今容色变异。大德舍利子。我于长夜所有我我所。我慢执着随眠烦恼。已知已断永拔根栽。如断多罗树头不复增长。于未来世不复更生。岂使我今容色变异。时具寿舍利子与众多苾刍。共舁小军而出房外。

才舁出已小军之身百片溃烂。如把砂尘开手便散。是时尊者舍利子说伽他曰。

梵行已成立 圣道已善修

寿尽时欢喜 犹如舍众病

梵行已成立 圣道已善修

寿尽时欢喜 犹如舍毒器

梵行已成立 圣道已善修

死时无恐惧 犹如出火宅

梵行已成立 圣道已善修

以智观世间 犹如于草木

所作事已办 不住于生死

于诸后有中 其身不相续

尔时小军既涅槃已。尊者舍利子共诸苾刍。收其骨肉焚烧供养。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住。白言世尊。小军苾刍毒蛇堕身猛炽可畏。细如铁筋长四寸许。螫以害毒其身溃裂。如把尘砂开手便散。今已涅槃。世尊告曰。舍利子若小军苾刍。当尔之时诵此伽他及禁咒者。不为蛇毒之所中害。身不溃裂散若尘砂。时舍利子请世尊曰。何谓伽他及以禁

咒。唯愿世尊为我宣说。我等闻已咸共受持。尔时世尊为诸苾刍说伽他及禁咒曰。

我于持国主 及曷罗末泥

缉婆金跋罗 咸悉生慈念

乔答摩丑目 难陀小难陀

无足二足等 亦起于慈念

于一切诸龙 依水而居者

行住有情类 我悉起慈心

一切人天众 神鬼及傍生

咸皆获利安 无病常欢喜

所见皆贤善 不遇诸怨恶

我悉兴慈念 毒害勿相侵

我于崖谷险 一切处游行

啮毒及害毒 常勿相忤娆

世尊大慈父 所有真实言

我说佛语故 诸毒勿侵我

贪欲嗔恚痴 为世间大毒

由佛真实语 诸毒自销亡

贪欲嗔恚痴 为世间大毒

由法真实语 诸毒自销亡

贪欲嗔恚痴 为世间大毒

由僧真实语 诸毒自销亡

灭除诸毒害 拥护而摄受

佛除一切毒 蛇毒汝销亡

怛侄他庵 敦鼻丽敦鼻丽 敦薜 钵利敦薜 奈帝苏奈帝 鸡奈帝 牟柰裔 苏牟柰裔 弹帝尼攞鸡世 遮卢计薜 嗢毗盈具丽莎诃。

佛告舍利子。若小军苾刍当时若自若他。说此伽他及神咒者。必免毒蛇之所侵害。不令其身溃烂分裂。如把尘砂开手皆散。

时诸苾刍咸皆有疑。白言世尊。唯愿断我疑念。今欲请问。小军苾刍曾作何业由彼业力。而于今身生大富家多饶财宝。复作何业由彼业力。于世尊所而为出家。断诸烦恼得阿罗汉果。复作何业由彼业力。虽得圣果被毒蛇螫。逼恼身心而入涅槃。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此小军苾刍曾所作业必须自受。而彼小军自所作业增长时熟。缘变现前如影随形。必定感报无余代受。汝诸苾刍若人所作善恶之业。不于外界地水火风令其受报。皆于自身蕴界处中而招异熟。即说颂曰。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诸苾刍于往昔时无佛出世。有独觉圣者出现世间。哀愍贫穷自常受用弊恶衣食。犹如麟角唯一福田。时有一村猎师居住。去村不远有大林池。于彼池边多诸禽兽之所栖集。时彼猎人多置机弶羂胶罥索。于日日中多获鸟兽。是时独觉遇至彼村。在天祠中依止而住。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村乞食。既得食已已便作是念。此之天祠人多諠杂。于聚落外有寂静林。我当乞食在彼而住。渐次求觅遂到池边。见有静林堪得居住。便以衣钵置在一边。滤水观虫以洗手足。取诸落叶布地而坐。饭食已讫洗手及钵。安置钵已即便洗足。于一树下加趺而坐。威仪寂定犹如龙王蟠身而住。即于是日闻人气故禽兽不来。时彼猎人晨朝早起诣陂池边。遍观机弶一无所获。便作是念我于他日机弶不空。何故今时一无所得。即于池边四望观察遂睹人迹。寻踪而至便见独觉。威仪寂静加趺而坐。见已生念我今观此出家之人。威仪寂静似爱住处。若我今者不断其命。能令于我衣食断绝。以毒害意不观未来。即便弯弓彀其毒箭中彼要处。时彼圣者作如是念。岂得令此无识猎师。长于恶趣受大苦恼。我应授手拔济令出。犹如鹅王飞腾空界。身出水火现大神通。诸异生类见神通者。速即归依如摧大树。遥礼彼足而白之曰。真实福田唯愿速下唯愿速下。我痴无识沉没欲泥。愿见慈悲哀怜济拔。是时独觉为愍彼故纵身而下。猎师悲感跪拔毒箭以物系之。白言圣者愿至我家为办疮药。若须金泥用涂疮上亦为求觅。于时独觉便作是念。今我此身臭烂脓血。所应得者今已得之。我今当可入无余依妙涅槃界。还升虚空现诸神变而入涅槃。时彼猎师多财大富。以诸香木焚圣者身。复持牛乳而灭于火。便将余骨盛置金瓶。四衢道边起舍利罗塔。并持种种缯盖幢幡花香伎乐申供养已。至心礼塔而发愿言。我实愚迷不识善恶。遂于如是真实福田造极重罪。愿于后世勿招恶报。所有供养善根于当来身。常处富乐丰饶受用。颜容端正见者欢喜。具足如是殊胜福德。当得承事最胜大师不生厌倦。诸苾刍汝等当知。彼猎师者即小军是。由于昔时以毒药

箭。射彼独觉要害之处。此恶业力便于无间大地狱中。满足一劫受烧燃苦。有余残业于五百生中常被毒害。虽复今身得阿罗汉果。还遭毒害而入涅槃。由彼发愿生富乐家颜容端正。乃至今时莫不备受。广说如上。乃至于我法中而为出家。断诸结惑证阿罗汉果。我于百千俱胝独觉之中为最胜师。彼承事我不生厌倦。是故苾刍汝等应知。若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汝诸苾刍当舍纯黑业及以杂业。于纯白业当勤修学。此是缘起仍未制学处。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七 断人命学处第三之二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彼城中有一长者。于同类族娶女为妻。欢娱未久便诞一息。年渐长大母遂身亡。其父于后更娶继室。于时长者告后妻曰。汝颇能于不亲生子。而存养育同苦乐不。答言我能。未经多月妇遂有娠。便生恶念我若生子。当以彼儿用充仆使。不应令彼起傲慢心。便给粗衣恶食加以鞭杖苦楚。子告父曰。父今知不。继亲于我以恶衣食而见济给。数加鞭杖苦楚非常。父报子曰。我当为汝诫敕于母不使更然。便告妻曰。贤首我于先时已相告语。能于不亲生子而存养育同苦乐不。汝答言能。何故今时不顺前语。便于此子以恶衣食而见济给。数加鞭杖苦楚非常。答言。我为教诏欲令胜进。恐有世人怪笑于我实无异心。夫曰。汝不须教更不得以恶衣食加诸楚毒令生怨苦。

报云更不如是。不久之间便诞一子。遂于前子倍生恶意同前苦楚。子便生念我父于母不能止遏。还复踵前苦治于我。今可舍出家。便至父所白言。继亲于我不垂愍念。父虽止遏尚不慈怜。今欲出家愿见听许。岂能于此受苦命终。长者便念我此后妇为性不仁。虽频劝诫仍不悛改。从彼出家冀全其命。便告子曰。我今放汝随意出家。蒙父许已往逝多林。投一苾刍而请出家。时彼苾刍与出家已。并授圆具告言。具寿凡出家人有二种业。所谓禅诵。我比修定。汝乐何业。白言。邬波驮耶我乐读诵。报曰善哉汝学三藏。彼便生念三藏教法文义深广。我之本师心乐静虑。谁当于此教授我耶。我今宜可别往他处。白师曰。欲往他方习学三藏。报言甚善随汝意去。时彼弟子辞往他方。遍学三藏博通文义。

为大法师词辩分明演说无碍。便自思念。如世尊说父母于子有大劬劳。护持长养资以乳哺。赡部洲中教示我者最为第一。假使其子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经于百年不生疲倦。或满大地末尼真珠琉璃珂贝璧玉珊瑚金银马瑙牟萨罗宝赤珠右旋。如是诸珍咸持供养令受安乐。虽作此事亦未能报父母之恩。若父母无信心者令住正信。若无戒者令持禁戒。若性悭者令行惠施。无智慧者令起智慧。子能如是于父母处劝喻策励。令安住者方曰报恩。然而我父于三宝中未生信敬。我今宜往为说法要。便持衣钵往室罗伐城。渐次游

行既至本国住逝多林。名称普闻众人赞仰。彼长者子既出家已。便游他国博通三藏还逝多林。时彼长者既闻此说心生欢慰。我子出家远游他国遍闲三藏。今得旋归住逝多林。

我今宜往共申喜庆。即便往诣逝多林中。遂见其子告曰。善来苾刍自汝离我遍闲佛教。今还故居我深喜悦。作是语已在一面坐。时彼苾刍为说种种微妙句义。其父闻法起深信心。为受三归并五学处。时彼长者即请苾刍明当就食。彼默然受。父礼而去中路生念。我向仓卒不善思量。请子归家明当设食。我妇为人禀性疏慢。勿于我子无敬重心今欲如何。复更思念已为言请不可重收。我今宜可善言诱喻勿令嗔忿。至家告曰。贤首有子逃亡身死出家。此之三事为一为异。报言三事无异。告曰贤首。汝之前子离我出俗为善苾刍。游适他方妙闲三藏今者来至逝多林中。其妻报曰。若如是者何不请来就舍而食。答言我已请讫。宜应具办美膳。时彼妇人心生喜悦冷热随时悉皆具办。旦令使者往逝多林。

白言大德。饮食已备宜可知时。时彼苾刍于日初分。执持衣钵行诣父舍。到已洗足于所设座就之而坐。洗手涤钵。长者及妻自手授与上妙饮食。食既饱满澡漱已盛钵器。时彼父母礼足而坐听说法要。时彼继母闻说法已深生敬信。请受三归并五学处。尔时彼家既受化已。诸苾刍苾刍尼皆来集会。犹如渴者奔骤泉池。但有舍施修营咸于二部僧处。长者异时身婴重病。子闻父患便作是念。我当为父说法冀得痊除。如是时时到其父所。白言父于今时勿复忧虑。所以者何。父今因我为善知识。归佛法僧受五学处。布施持戒广修诸福。舍此苦身当生善道。天堂解脱如隔轻幔。答言实尔。我因子故发信敬心。舍此身已冀生胜处。时子苾刍为说法已舍之而去。父作是念。我子善闲三藏为大法师。

智慧聪敏辩才无碍。有所宣陈并皆真实。我今病重苦恼非常。宜可方便自断其命。复更思念我今病重。何有余人能为断命。其家有婢名波利迦。粗壮愚钝。复生是念。此波利迦必能杀我。更无别人能作斯事。去此不远有居士子为婚娶事。时长者妇被召相看。将波利迦随后而去。婚姻既了。时长者妻告波利迦曰。汝宜还家警觉长者勿令昼睡。待我辞别随后即行。其婢承命归家至长者所。长者告曰汝何处来。波利迦具以事白。问言婚姻好不。答曰善好。告曰我今与汝作此婚姻。汝意喜不。答言甚喜。复告曰随我所言汝皆作者知汝心喜。答曰。随言皆作。长者曰。今有非人入我腹内汝为我出。问曰。欲于何处令鬼出耶。报曰。先从脚按次腨及膝乃至胸颈。宜可急扼虽动勿放。时彼愚婢承言即作。

长者被扼既急便生悔心。若波利迦得重相放斯为极善。时波利迦忆先言教。虽见动摇不肯相放。因斯苦剧遂即命终。时有天人。见此事已于虚空中说迦他曰。

若被愚人扼 或时遭鳖咬

波利迦急按 岂有得全生

既命终已便以衾叠通身而覆。长者妇归问其婢曰。令汝前来警觉长者。何故不看令其昼睡。时妇即便手摇病人欲令警觉。其婢报曰。不须警觉。我为大家于长者腹中按出恶鬼。由斯暂得安隐眠睡。时长者妇遂作是念。我试观察此之恶鬼其状如何。举衾视之见已命过。便作是念。非是我夫自断其命。定是前妻之子解三藏者。由彼为其说如是法。父勿忧虑。所以者何。父今因我为善知识故。归佛法僧受五学处。布施持戒广修诸福。舍此苦身当生善道。天堂解脱如隔轻幔。今既身死必得生天。苾刍若来我当共活。所有家务令其检校。作是念已忧苦缠怀。具饰凶仪送尸林野。焚烧事毕忧恨而住。时三藏子闻父身亡便作是念。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我今宜往为彼继亲宣说法要。既至家已。其母遥见即便骂言。汝前妇儿今得来至。由解三藏说生天法令父命终。今可还家与我共活。所有家务汝并知之。时彼苾刍闻是语已。心怀愧耻舍之而去。便生悔恨作如是念。岂非我今是劝死耶。即以此事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诸苾刍彼苾刍无犯。然诸苾刍不应对彼重病人前说如是法。能令病者闻已乐死。若苾刍说如是法。令彼病人欲求死者得越法罪。此是缘起未制学处。

佛在广严城胜慧河侧娑罗雉林。为诸苾刍说不净观赞修不净观。汝诸苾刍应修不净观。由于此观修习多修习故得大果利。如世尊说教诸苾刍。修不净观得大果利。时诸苾刍便修不净观。既修习已于脓血身深生厌患。或持刀自杀或服毒药。或以绳自缢或自坠高崖。或展转相害。有一苾刍于脓血身深生厌离。便往诣彼鹿杖梵志沙门所作如是言。汝来贤首与汝衣钵。当断我命。是时梵志即断其命。便持血刀往胜慧河侧就水而洗。时有天魔从水涌出。告梵志曰。善哉贤首汝今所作多获福德。汝于沙门具戒具德。未度者令度未脱者令脱。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更有余利得彼衣钵。时彼梵志转更增益罪恶之见。便作是念我今实尔获诸功德。能于沙门具戒行者。度脱安乐至涅槃处。复有余利获彼衣钵。时彼梵志便挟利刀。诣僧住处及余房院经行之所。而告之曰。若有苾刍具足戒行。我当度脱安乐令至涅槃。时有一苾刍厌耻自身。便出房外告梵志曰。贤首我未度脱安乐涅槃。汝当令我得涅槃处。时彼梵志即便就杀。如是二三乃至六十。苾刍悉皆断命。尔时苾刍众渐减少。佛于十五日褒洒陀时。于如常座既安坐已观苾刍众。告具寿阿难陀曰。何故苾刍数渐减少存者无几。时阿难陀白世尊曰。佛于一时为诸苾刍赞修不净观。若于此观修习多修习者得大果利。时诸苾刍便修不净观已。于脓血身深生厌患。或有自杀或求他断命。魔来劝喻乃至杀尽六十苾刍。由此缘故僧众减少。佛告诸苾刍。展转教杀是事实不。白佛言。世尊实尔。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汝所为非。非沙门非随顺行是不清净。非出家者所应为事。作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从摄取于僧乃至正法久住利益人天。我今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

刍若人若人胎。故自手断其命。或持刀授与或自持刀。或求持刀者。若劝死赞死。语言咄男子。何用此罪累不净恶活为。汝今宁死死胜生。随自心念以余言说劝赞令死。彼因死者。此苾刍亦得波罗市迦。不应共住。苾刍义如上。言人者谓于母腹已具六根。所谓眼耳鼻舌身意。人胎者谓初入母腹。但有三根谓身命意。故者谓是故心非错误等。自手者谓自手行杀。断命者令彼命根不得相续。或持刀授与者。若知彼人欲得自杀。便以大刀剃刀刺刀等。而安其处欲令自害。或自持刀者。谓自力劣不能行杀。但自执刀令他捉手而断人命。或求持刀者。谓觅男女半择迦等命其行杀。言劝死者于三种人劝之令死。谓破戒人持戒人及以病人。

云何劝破戒。如有苾刍于破戒苾刍有所求觅。若衣钵络囊水罗绦带。及余沙门命缘资具。时彼苾刍作如是念。若彼破戒命存在者。彼衣钵等无由能得。我应诣彼劝之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寿知不。汝今破戒作诸罪业。身语意三常造众恶。具寿乃至汝命得长存者。所作恶业转更增多。由恶增故于彼长时受地狱苦。若破戒者闻此语已作如是问。具寿我今欲何所作。彼便报曰。应可舍身自断其命。若彼苾刍或可舍身或时自杀。彼苾刍得波罗市迦。若破戒苾刍不受劝者。彼苾刍得窣吐罗底也。时劝死者虽说如前。劝死语已心生追悔。便往诣彼破戒苾刍所作如是言。具寿当知我前所说。犹如愚小不善分别不审思量。仓卒而说。具寿若能亲近善友说除先罪。汝之所作三业不善。由彼力故而得清净。由清净故舍此身已当生天上。若破戒者或问彼曰。具寿我今欲何所作。答言汝勿舍身汝勿自杀。若不自杀者彼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破戒人虽闻前语。不用其言而便自杀。其劝死者亦得窣吐罗底也。是谓苾刍劝破戒人死。

云何劝持戒人死。如有苾刍于持戒苾刍有所求觅。若衣钵等广说。乃至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寿知不汝既持戒修诸善法。又能展手施恒常施爱乐施广大施分布施。具寿汝有此福必生天上。若持戒人闻此语已作如是问。具寿我今欲何所作。彼便报曰。应可舍身自断其命若彼苾刍闻是语已便自断命。彼苾刍得波罗市迦。若持戒苾刍不受劝者。彼苾刍得窣吐罗底也。时劝死者虽说如是。劝死语已心生追悔。便往诣彼持戒苾刍所作如是言。具寿当知我前所说。犹如愚小不善分别不审思量。仓卒而说。具寿既能持戒修诸善法。乃至必生天上。若持戒者或问彼曰。我今欲何所作。报言具寿汝勿舍身汝勿自杀。若不自杀者。彼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虽闻前语不用其言而便自杀。彼苾刍亦得窣吐罗底也。是谓苾刍劝持戒人死。

云何劝病人死。如有苾刍于病苾刍有所希求。若衣钵等命缘资具。时彼苾刍作如是念。彼重病人命存在者。彼衣钵等无由能得。我应往彼劝之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寿知不。汝既重病极受苦恼。汝若久存病转增剧常受辛苦。若病苾刍闻此语已作如是

问。我今欲何所作彼便报曰。应可舍身自断其命。若病苾刍闻是语已。恐更辛苦便自断命。彼苾刍得波罗市迦。若病苾刍不受劝者。彼苾刍得窣吐罗底也。时彼苾刍虽说如前。劝死方便已心生追悔。便往诣彼病苾刍所作如是言。具寿当知我前所说。犹如愚小不善分别不审思量仓卒而说。具寿汝今宜可觅善知识。能为汝求应病之药供给饮食。如法相看随顺不逆。若能尔者不久便当病愈安乐。气力平复随意游行。若病苾刍或问彼曰。具寿汝今令我欲何所作。报言汝勿舍身汝勿自杀。若不自杀者彼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病苾刍虽闻前语。不用其言而便自杀。彼苾刍亦得窣吐罗罪。是谓苾刍劝病者死。言赞死者。若有苾刍于乐死人前作赞死语。咄男子者是呼召言。汝今何用如是罪累。乃至死胜于生者。皆是出轻毁言。随自心念者。谓随自心而生异念。以余言说者。谓以众多方便劝彼令死。赞者于病人前说赞美言。欲令必死心无所顾。若彼由此方便而命终者。谓彼苾刍由此所说方便而致命终。不由余事。谓非此余善心等事。苾刍者。谓有苾刍性。苾刍性者。谓受圆具广如上说。波罗市迦义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摄颂曰。

有时以内身 或用于外物

或内外二合 是名为杀相

云何内身杀。谓若苾刍有杀心。若以一指打彼女男半择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终者。此苾刍得波罗市迦。或当时不死。由此为缘后乃死者。此苾刍亦得波罗市迦。若当时不死后亦不死者。得窣吐罗底也。如以一指若以五指。拳腕头肩及余身分。乃至足指而打于彼欲令断命。若彼死者此苾刍得波罗市迦。若当时不死后由此死者。苾刍亦得波罗市迦。若不死者得窣吐罗底也。是名内身行杀。云何外物杀。若苾刍有杀心以竹铁等箭。射彼女男半择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终者。此苾刍得波罗市迦。不即命终后方死者。亦得波罗市迦。若当时不死后亦不死者。得窣吐罗底也。若矛槊轮镩及余兵刃。乃至枣核遥掷彼人。作杀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终者。此苾刍得波罗市迦。不即命终后方死者亦得波罗市迦。若当时不死后亦不死者。得窣吐罗底也。是名外物杀。云何内外合杀若苾刍。有杀心手执大刀杀彼女男半择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终者。此苾刍得波罗市迦。不即命终后方死者。亦得波罗市迦。若当时不死后亦不死者。得窣吐罗底也。如大刀既尔。诸余两刃半刃槊杖之类。乃至草莛打斫于彼。作杀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终者。得波罗市迦。或得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是名内外合杀。

摄颂曰。

若以毒药粹 及在二依处

或时以诸酒 机关等害人

云何以毒药杀。若苾刍有杀心。若以毒药若毒和食。谓饼饭等。杀女男半择迦。由此方便而命终者。得波罗市迦。或得窣吐罗底也。广说如上。是名毒药杀。

云何毒粖杀。若苾刍有杀心。以诸毒粖或用摩身。或将洗浴或和涂香。或坌香鬘或杂香烟。杀彼女男半择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终者。此苾刍得波罗市迦。或得窣吐罗底也。广说如上。是名毒粖杀。

云何依处杀。此有二种。一因地稽留。二因木稽留。何谓因地稽留。若苾刍有杀心。掘地作阱于内置机。羁绊其脚欲杀男女半择迦。因此而死。或放师子虎豹雕鹫鸟等而啖食之。或以风吹日曝形质销尽。或令饥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终者。此苾刍得波罗市迦。若不死者得窣吐罗底也。余如上说。如脚既尔。若胫若髀若腰若胸。乃至于颈而为羁绊。或时欲令师子等食。乃至饥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终者。得波罗市迦或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是名因地稽留杀。

云何因木稽留杀。若苾刍故心欲杀女男半择迦等。或于大木若柱若橛。以湿绳索而系其足。因此而死。或时欲令师子等食乃至饥渴销瘦。由此方便而命终者。得波罗市迦或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是名因木稽留杀。

云何酒醉杀。若苾刍故心欲杀女男半择迦等。与米酒令饮。因此致死。或令师子等食。乃至饥渴羸瘦。由此方便而致命终。得波罗市迦或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如米酒既尔。乃至根茎花叶果酒。或咒其酒或以药酒。饮令心乱痴无所识。由此方便而致命终。或由醉故欲令王贼怨家而断其命。得波罗市迦或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是名以酒杀。

云何机弓杀。若苾刍故心欲杀女男半择迦等。便设机弓施以铁箭。或安诸刀等置于路侧。若彼女男及半择迦从此而过。便截手足或复斩头及余身分。由此方便而致命终者。此苾刍得波罗市迦或窣吐罗底也。如机弓既尔。若作蹋发及余机关欲断人命事罪同前。

摄颂曰。

若起全半尸 堕胎并作咒

推落及水火 遣使寒热杀

云何起尸杀。若苾刍故心欲杀女男半择迦等。便于黑月十四日诣尸林所。觅新死尸乃至蚁子未伤损者。便以黄土揩拭香水洗尸。以新叠一双遍覆身体。以酥涂足诵咒咒之。于时死尸频申欲起。安在两轮车上。以二铜铃系于颈下。以两刃刀置于手中。其尸即起。便问咒师曰。汝欲令我杀害谁耶。咒师报曰。汝颇识彼某甲女男半择迦不。答言我识。

报曰汝可往彼断其命根。若命断者苾刍得波罗市迦。若于彼家以诸药草而为鬘带。横系门上及置水瓶。或门系牸牛并同色犊子。或系牸羊并同色羊羔。或家有磨药石并有石轴。或门有因陀罗栈。或火常不灭。或家安形像或有佛真身。或转轮王或转轮王母或怀轮王胎。或有菩萨或有菩萨母或有怀菩萨胎。或将欲诵戒或正诵戒时。或将欲诵四阿笈摩经或正诵时。若复大经欲诵正诵。谓小空大空经增五增三经幻网经影胜王迎佛经胜幡经。若有如是等事守护之时。彼所起尸不能得入者。此苾刍皆得窣吐罗底也。或不善解起尸之法。起尸却来。杀其咒师。此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咒师苾刍杀彼起尸。亦得窣吐罗底也。

云何起半尸事并同前。于中别者。车但一轮一铃系颈刀唯一刃。乃至结罪广如上说。云何堕胎杀。苾刍欲杀怀胎母不欲杀子。即便蹂蹋其腹。若母死非胎者。苾刍得波罗市迦。若胎死非母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二俱死。于母得波罗市迦。若二俱不死。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欲杀于胎不欲杀母。即便蹂蹋其腹。若胎死非母。苾刍得波罗市迦。若母死非胎。得窣吐罗底也。若二俱死。得波罗市迦。若二俱不死。得窣吐罗底也。

云何作咒杀。若苾刍有杀心。起方便欲杀女男半择迦。作曼荼罗安置火炉。燃火投木口诵禁咒。作如是念。若烧木尽令彼女男半择迦命根即断。若火中木才始烧半彼命断者。此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木烧尽彼命终者。得波罗市迦。若苾刍有杀心。起方便欲杀女男半择迦。以油麻芥子各一升置于臼中捣之。口诵禁咒作如是念。若臼中物捣若成末令彼命终。未末已来彼命终者。此苾刍得窣吐罗底也。若碎成末彼命终者。苾刍得波罗市迦。若苾刍有杀心。起方便以黄牛乳一升置于器中。以指搅乳口诵禁咒。作如是念。若器中乳尽变成血。即令彼人命根断绝。若乳未尽成血彼命终者。得窣吐罗底也。若尽成血彼命终者。得波罗市迦。

若苾刍欲杀人。起方便以五色线刺僧伽胝。口诵禁咒作如是念。作此衣了令彼命终。若衣未了彼命终者。得窣吐罗底也。衣了死者得波罗市迦。若苾刍欲杀人。起方便以指画地。口诵禁咒作如是念。画满七数令彼命终。若未满七彼命终者。得窣吐罗底也。满七死者得彼罗市迦。是名作咒杀。云何推堕杀。若苾刍欲杀人。于崖岸危险等处推彼令堕。由此死者得波罗市迦。当时不死后因此死。亦得波罗市迦。当时不死后亦不死。得窣吐罗底也。如崖既尔。或于墙树处或于象马车舆床座。头肩腰背髀膝腨足。及余身分而推堕时。由此死者得波罗市迦。若当时不死后因此死。亦得波罗市迦。若当时不死后亦不死。得窣吐罗底也。是名推堕杀。云何于水杀。若苾刍欲杀人推置水中。因此死者得

波罗市迦。不死者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水谓河海池井泉。乃至以水一掬投彼口中令死。是名于水杀。

云何于火杀。若苾刍欲杀人推置火中。因此而死。苾刍得波罗市迦。广如上说。火谓若烧村林城邑。乃至以火炭置彼口中令死。是名火杀。

云何驱使杀。若苾刍欲杀人。即遣其人向险难处。而致死者。得波罗市迦或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险难处者。谓贼怨家虎豹师子等处。使人经过令其致死。是名驱使杀。

云何寒冻杀。若苾刍欲杀人。于极寒时猛风严烈。若昼安置阴中。若夜置于露地。令坐湿草因此而死。苾刍得波罗市迦或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是名寒冻杀。

云何炎热杀。若苾刍欲杀人。于极热时身生沸疮。若昼置于露地。若夜安密室中。熏以烟火覆以席荐及毛緂等。因此而死。苾刍得波罗市迦或窣吐罗底也。广如上说。是名炎热杀。

摄颂曰。

浴室及温堂 迦留不观座

施醋有二别 十七恼令亡

兰若老苾刍 重轻随事识

云何浴室事。尔时。世尊。住旷野林中。是时有一乞食苾刍。于得意居士家。时时往诣为说妙法。令彼居士生敬信心。为受三归并五学处。后时复往为说七有事福业。居士白言。圣者我欲为僧作有依福业事。苾刍答曰。甚善此事应作。白言圣者欲何所作。答言僧今现无浴室。宜可为作。白言圣者我有财物无捡校人。答言我为捡校修营福业。白言甚善。时彼居士多与财物任其营作。苾刍即为修造。时旷野林中有大节会。诸佣作人皆不来集。时彼苾刍召彼佣人而告之曰。贤首汝等今日何故不来。白言圣者今日诸人为大欢会。缘此。不来报曰。贤首诸有福人可为欢会。汝等客作活命何欢会耶。汝来为作倍与价直。白言圣者彼有福人常为欢会。我佣力者时复一逢。设令两倍酬我价直亦不能作。言已便去。时彼居士作如是念。我今往观所作福业为至几何。晨旦往观并未营作。到苾刍所礼已。白言圣者。何意佣人今日不作。报言居士。彼不肯作。白言何意。报曰。彼佣力人作如是语。今日世人共为欢会。我不能作。居士白言。圣者彼客作人有何欢会。岂非圣者不酬价直彼不肯耶。报言居士我酬一倍仍不肯作。便报我言。诸有福人常为欢会。我佣力者时复一逢。设与两倍亦不能作。居士言。圣者我修此福不为自身不

为亲属。善哉圣者为我助成勿令废阙。时彼苾刍以事白佛。佛言。事未了者令诸苾刍助彼修造。时诸苾刍依世尊教。即助营造展转掷甎。执不牢固甎遂堕落。打苾刍头因而致死。时诸苾刍。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诸具寿此乞食者。多事营为强自辛苦。我之所爱同梵行者非分致死。共生疑念。岂非缘此我等共犯波罗市迦耶。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诸苾刍皆无有犯。然诸苾刍不应展转掷甎。应以手相授。若甎有璺裂告知方授。不尔者得越法罪。佛言。应助作业。时诸苾刍尽日而作。诸婆罗门居士等咸生讥议。云何苾刍终日作业犹若佣人。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不应终日而作。应可半日营其事业。时诸苾刍于炎夏时午后营作。于寒冬时午前而作。佛言不应。尔于寒冬时午后而作。于炎夏时午前而作。彼诸苾刍临至食时方休作务。泥土污身便行乞食。诸不信者见而讥笑曰。圣者仁等作务过佣力人。彼客作者未至食时尚知休息。仁等营为临食方止。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准量日时早须休作。若乞食者当整容仪方行乞食。若僧食者亦应豫办赴常食处。如世尊言。整理威仪方行乞食及赴食处者。诸苾刍不知何者是豫整威仪。佛言。乃至得洗手足。并洗钵器已来是名豫办。凡诸苾刍若营造时。所有行法我今为说。若捡校人者。知彼诸人晨朝执作宜办小食。若午后时为觅非时浆及涂手足油。若捡校人不依教者得越法罪。是名浴室事。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八 断人命学处第三之三

云何温堂事。

尔时薄伽梵在旷野林中。苾刍造温堂事同浴室。于中别者。如世尊言。事未了者应可令诸苾刍相助营作。时诸苾刍于温堂处助其营作。共舁材木安置梁栋。匠人在下遥共持举。移木之时苾刍手脱。大木堕落打匠人头。因此致死。时诸苾刍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诸具寿此乞食人多事营为强作辛苦。缘此营作打杀匠人。岂非我等犯波罗市迦耶。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无犯。然诸苾刍不应辄举力不禁物。必有事缘须移转者。应间着俗人众共扶举。若举若放相告同时。若苾刍不依教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苾刍不应辄移重物力不禁者。诸苾刍不知齐何是应举物。佛言。若俗人一担之重。苾刍应分两人。违者得越法罪。是谓温堂事。

云何黑迦留陀夷。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具寿黑迦留陀夷。教化旃荼女人令生敬信。为受三归并五学处。时彼女人顶礼足已请言。圣者若有药食资缘阙乏我皆奉施。时迦留陀夷不肯为受。告女人曰。大妹世尊之教普利为首。我今意欲饶益多人。女人白言。圣者若不见许受我所请。我今欲为圣者敷设妙座。每乞食来常于此坐食讫而去。答言可尔。常于日日就彼坐食。食已便去。时迦留陀夷别有因缘。须诣他处便作是念。我今宜往报妹令知。即便诣彼告言。大妹我今欲往人间游行。汝自将爱。白言圣者幸可早

归。勿于他处久为留滞令我愁忆。告已还逝多林将欲行去。尔时世尊欲人间游行。命具寿阿难陀曰。汝可告诸苾刍。我欲人间游行。乃至广说。时阿难陀告诸苾刍曰。诸大德。世尊。今欲人间游行。若诸大德。乐欲行者应可料理衣服。时迦留陀夷闻斯语已作如是念。随佛行者有十八种利益。一无王怖。二无贼怖。三无水怖。四无火怖。五无敌国怖。六无师子虎狼恶兽等怖。七无关寨怖。八无津税怖。九无阙防援怖。十无人怖。十一无非人怖。十二于时时间得见诸天。十三得闻天声。十四见大光明。十五闻授记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饮食。十八身无病苦。时迦留陀夷念曰。随佛多益。我今宜应从佛行化。即便不去。时旃荼舍有别女人诞生一息。是时旃荼告别女曰。汝可洗浴孩儿以新白叠严饰其身。置仙人座上。令儿长命。彼便依教置于座中。时迦留陀夷乞得食已诣旃荼舍。然阿罗汉不豫观察圣智不行。便于旧座放身而坐。时孩儿母忙怖告曰。圣者座有孩儿。彼便急起儿已命绝。其母见已即便号哭。时迦留陀夷报言。大妹汝勿啼哭汝之孩儿植短命业。如世尊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然我今者理应啼泣。虽得阿罗汉果不善观察。大师世尊。以我为缘。于诸弟子当制学处。以此因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告诸苾刍。迦留陀夷无犯。然诸苾刍往俗舍中。不善观座不应辄坐。不观而坐得越法罪。是名迦留陀夷事。

云何施醋二缘事。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二长者。大富饶财多诸仆使。是时二人共为知友得意相亲。于后渐渐二俱贫悴。二人议曰。昔日富乐今时贫苦何用活为。我今宜可俱共出家。便于善说法律之中。剃除须发修出离行。后于异时一人染患一相看侍。其病渐羸不能复起。便问病者曰。具寿在俗之日曾病苦不。报言曾有。问曰何药对治。答言曾饮盐醋。若尔今者何不饮之。答言我饮。彼即为觅盐醋与之令饮。饮已便死。时彼苾刍因生追悔。将非我与不相宜药令彼命过犯他胜耶。以此因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告诸苾刍。彼苾刍无犯。然诸苾刍不问医人。不应辄与病人药服。若无医人应问苾刍曾是医者。此若无者应问曾与医人为知识者。此若无者应问曾遭病人。此若无者应问耆旧苾刍。若苾刍不问医人乃至耆旧。辄以自意与病人药。得越法罪。时诸苾刍共生疑念。俱往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缘。彼病苾刍。醋先是药今服便死。佛言。彼昔在家是痰瘾病今是风热。由此缘故昔药今非。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彼摩揭陀影胜王得见谛已。与八万诸天并摩揭陀国婆罗门居士无量百千众俱。时影胜王于王舍城击鼓宣令。普告王城及外来者。诸人当知。于我国中居住之者不应作贼。若作贼者当远流摈。所失之直我以库物而用酬填。

尔时世尊。为胜光王说少年轻令生信已。时胜光王于憍萨罗国击鼓宣令。普告城邑及四方客曰。诸人当知。于我国中现居住者不应作贼。若作贼者当断其命。所失之直我

以库物而用酬填。于时摩揭陀及憍萨罗两境之贼。闻斯令已咸悉投彼二国中间随处而住。时二国人皆共闻知。多有贼徒在两界中群聚而住。邀诸商旅劫物杀人。时摩揭陀有诸商人。欲往憍萨罗国。闻此事已遂多觅援人。持诸贿货随路而去。过摩揭国界入憍萨罗境。是时商人告诸人曰。仁等当知。我闻憍萨罗胜光王雄猛暴烈。我设遭贼能以库物共相酬补。此防援人可放归去。时防援人告别而返。时诸贼侣于其要路安伺候人。时伺候人见诸防援悉皆去已。报贼徒曰。援人已去。君等宜行入商旅中夺其财物。是时诸贼于险林中便破商旅。或断其命或伤支体。或有逃走往至室罗伐城。尘土坌身便诣王所。白言大王我等商人今至王国财物皆失。王曰何意。白言大王于王国境被贼劫夺。时胜光王即便敕语毗卢宅迦太子曰。汝可急往擒彼贼徒并所盗物。太子既奉敕已。严整四兵象马车步。于险要处寻知贼徒。时彼群贼不觉兵至。于一林中共分财物。于时大子掩其不备。或有当时斩杀。或有逃窜林野。余所擒获得六十人。贼既破已。太子便将六十贼徒并所得物送至王所。致敬已白大王曰。此是贼徒并所盗物。王问贼曰。尔岂不闻我宣教令。若作贼者当断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库物而用酬填。贼言并闻。王曰。汝若闻者何因作贼夺彼商人。白言大王若不作贼贫穷不活。王曰若尔但取其物。何故杀人。白言欲令其怖是故须杀。王曰若尔我今有法令汝恐怖。曾所未见今日见之。王性暴虐敕大臣曰。今可将此贼徒至彼屠所斩其手足。被贼商客以我库物而用酬填。大臣奉教将诸贼侣。往至尸林斩其手足。所盗之物依数酬与。如世尊说告诸苾刍。汝等当知。于自他损恼自他安乐应善观察。何以故。汝诸苾刍自他损恼自他安乐。斯等皆是可厌离处。

时诸苾刍忆持佛语。为生厌故多往尸林。时有诸苾刍尼亦诣尸林。见诸群贼手足皆断。时有一人亦在尸林。共观群贼作如是语。若有好心愍斯苦者。可以盐醋与之令饮于此。死已当更受生饮母新乳。时诸苾刍尼中有一苾刍尼。名曰圆满。粗壮愚直。闻此语已便作是念。我于善说法律之中得为出家。云何我今舍斯福聚。我今宜可求觅盐醋而施与之。时苾刍尼俱还住处。圆满独诣城中求得盐醋。满一大瓦并瓦瓯六十。持还贼所。时彼诸贼为苦婴缠。饥渴所逼求活无路。见苾刍尼便作是语。善哉圣者我为渴逼。愿以瓦水见相救济。时苾刍尼作求福心。先与瓯已次行盐醋。人皆满器得已便饮。皆悉命终。时苾刍尼暮方还寺寺门已闭。即便扣唤。寺尼问曰。扣门者谁。报言我是圆满。问言汝今何故日暮方还。报言姊妹随喜姊妹随喜。诸苾刍尼问曰。汝作何事为得阿罗汉果。为得不还一来预流果耶。或为僧伽造住处耶。或为僧伽求得饮食妙衣服耶。报言姊妹。仁等更无所作。唯求饮食衣服。苾刍尼问曰。此皆无者汝作何事。圆满报曰。仁等于尸林处。岂不见彼斩手截足六十人乎。答言我见。圆满曰。我为教化多得盐醋。人各饱饮悉已命终。于当生处饮母新乳。诸苾刍尼闻而告曰。痴人以他胜罪填满腹中。而令我等共生随喜。于时圆满闻已追悔。便作是念。将非我犯他胜罪耶。以此因缘告诸苾刍。诸

苾刍白佛。佛言。此苾刍尼无犯。若有故心令他死者。得他胜罪。然诸苾刍尼不应于病人处而与其醋令饮命终应作是心。此之病人由斯药故。令得早差者无犯。若苾刍苾刍尼作如是念。由此药故当令命终。若因死者得他胜罪。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具寿大目连。将十七众童子与其出家并授圆具。以邬波离为首。此十七人若有一人为知事者。彼之十六尽皆相助。彼于异时有法事起通夜诵经。是十七人共来捡校。复于别日僧伽有浴室事起。彼亦详来共相借助。复于别日中有一人合知寺事。即于是日庄严寺宇。时知事人专心看守。中有一人作如是念。我困且眠。彼十六人岂可不能守护。时十六人各生是念。我困且眠。其十六人并皆熟睡。唯有一知事者。通夜捡校不得眠睡。既至天明屏灯树开寺门。扫洒房庭观水净不。瞻日时候敷设床座。窣堵波处烧香普熏。于寺上阁便鸣揵稚。时十六人闻揵稚声方始眠觉。各各从房持钵而出。见彼一人周憧驰走捡校寺事。时十六人共相谓曰。诸具寿岂无一人助斯营作。时有一人作如是语。我生是念。我困且眠。余十六人岂可不能捡校。诸人悉皆作如是语。详闻此已共相谓曰。此之一人于我等处。凡有所作常为先首。我不相助彼定生嗔。我等食竟从乞欢喜。食已详至其所俱共忏摩。其少年者即便礼足。若老大者手抚其肩。告言具寿。汝可容恕。时彼默然而不应对。有亲友者以指击枥。彼笑而告曰。施喜施喜。诸人各念此好方便。若一若二。乃至诸人悉共击枥。时彼风气上冲即便命殒。诸人见死悲号大哭。时诸苾刍怪而问之。何谓汝今共聚啼哭。彼便报曰。大德我曹昔日有十七众。今但十六宁不悲啼又我得意同梵行死。有爱别离苦。复有他胜罪。云何得不悲恼。时诸苾刍闻已而去。彼十六人各在一边怀忧而住。有余苾刍知其同伴击枥致死。见而责曰。具寿汝十七众。如烧草火疾燃疾灭。或时戏乐或复忧愁。彼为忧火燎心。虽闻此语竟不酬对。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彼诸苾刍无杀心故无犯。然诸苾刍不应相击枥。若击枥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去此不远有一聚落。彼有长者。大富饶财多诸仆使。有净信心意乐贤善。彼为僧伽造一住处。其状高大有妙石门。廊宇周环悉皆严饰。见者欢喜。于此住处请六十苾刍夏安居竟。作随意事已任缘而去。时彼施主见寺空虚令人守护。恐有贼徒盗床褥等。复有六十苾刍人间游行。届斯聚落求觅停处。时有一人报苾刍曰。圣者。何不住寺。报言贤首。何处有寺。答曰村外林中有好住处。苾刍便往见守护人。彼遥见已告言善来。即给与房舍床褥被枕。及小坐床并三柜木。告言圣者。可先滤水。我今暂往白长者知。告长者曰。仁今福德倍更增长。有六十客苾刍来至寺所。长者闻已惊喜交集。报家人曰。汝等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椒干姜荜茇。堪作非时浆物持往寺中。有客僧伽来至住处。欲作非时浆令其饱饮。家人闻已如所处分咸将至寺。时诸苾刍既滤水已。各任威仪随处而住。是时长者便往寺中。遥见苾刍如莲花丛充满寺内

。倍益信心深加归向。说伽他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处

众僧居住者 令生爱乐心

作非时浆。调和既讫。自手授与。诸苾刍众饱饮浆已。尔时长者礼众僧足自执香炉。引诸僧众出绕制底。还归住处在上座前长跪而住。上坐为说法要。长者白言。明日中时唯愿圣众。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刍许之。礼足而去。彼于明日办诸美膳供养众僧。众僧食已为其咒愿方归住处。复于中后设非时浆。既澡漱已长者手执香炉。于上座前白大众曰。圣者。此之住处。我不为身亦不为亲属。然本意者但为四方僧伽造立。愿见哀愍于此夏安居。诸苾刍告长者曰。世尊法主今现住在室罗伐城。于时时中闻说授记。某甲苾刍证阿罗汉。某甲苾刍成不净观。胜光大王胜鬘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余长者婆罗门等并皆敬信。我等往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我等欲往。长者白言。受法义利惟仁所知。衣食资身我愿供给。幸可留心于此停住。四事供养当无阙乏。上座告言。诸具寿。如世尊说。若其施主有敬信者。应须悲愍增长信心。我今欲于此住既作留意。即便于此内外观察。遂见香花满树美果盈枝。清沼茂林皆可爱乐。上座告曰。诸具寿。今此住处花果丰盈。若前安居果实未熟。我等宜可作后安居。既筹议已遂后安居。时彼长者唯造一寺。所有福业皆在其中。于此聚落及余村坊更无别寺。诸人福业亦皆臻凑。时诸苾刍于此安居。多获利养随意事讫于此而住。时有迦栗底迦贼。共相议曰。我等当作何业。于一岁中不假劬劳衣食丰足。有作是说。我等宜应偷苾刍物。余贼报曰。彼一日中过百门阃。辛苦乞索仅得充躯。彼何所有。中有一贼谙委苾刍。告诸人曰。汝等不知彼大有物。所以知有。此造寺长者信心淳善唯造一寺。所有福业皆在其中。于此聚落及余村坊更无别寺。诸人福业亦皆臻凑。时诸苾刍于此安居多获利养。若不信者可共亲观。诸人报曰。若尔汝可先行我当后去。报言善好。即便整理衣服。缓步从容口诵伽他。旋行制底便入寺内。

时门首有莫诃罗苾刍。贼见礼足而问。圣者。此是谁寺。房宇庄严令人爱乐。愿生天者是其梯蹬。苾刍报言。贤首。是某长者之所兴建。问言圣者。此是毗诃罗为是毗伽多苾刍问曰。何谓毗诃罗。何谓毗伽多。报曰若资具充满是毗诃罗。所须阙乏是毗伽多。苾刍报言。贤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诃罗非毗伽多。于此住处资产丰盈受用具足。贼便报曰。圣者。若足饭者不应餐土。若足衣者不着树皮。仁之衣服应有多少。时莫诃罗禀性愚直。便携贼手共进房中。报言汝观架上衣物多少。问言圣者。此是仁物为僧物耶

。报言贤首。是我私物。问言圣者。仁是上座为是法师。报言贤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师。我是求寂居僧之下。报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于众库有贮积不。报言贤首。我居最下尚什物丰足何况僧中。报言圣者。大众厨内煮食之物。为用瓦器为铜釜耶。苾刍即便将示库屋。告言于此库中充满铜器。既知此已贼便欲出。报言圣者。向来废仁善品妨我生业。今且辞去后更申礼报言善。贼乃礼足而去。诣诸贼所告曰。我于彼寺亲已观察。财物丰赡如富商客。宜可偷取。中有一人告诸贼曰。我曾闻说。有六十人善闲弓矢。于此出家不可造次辄为偷劫。若众集听经方可入寺。诸人问曰。不知何日当欲诵经。其谙委人告诸贼曰。八日已过月半当诵。即便屈指数日而住。至十五日。上座自说波罗底木叉。为长净已。令诵经者升师子座。才诵伽他曰。

佛在给园中 能断一切惑

诸根皆寂定 告众如是言

我于人天众 宣示微妙法

闻已如说行 得尽苦边际

于时贼徒扣门而唤。苾刍问曰。汝是何人。报言圣者。我是善男子。时诸苾刍便作是念。或聚落人来此听法。我为开门。其门既开贼徒竞入争取财物。苾刍告曰。汝向报言是善男子。今来入寺便窃我财。贼便报言。圣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劫贼。苾刍告曰。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

时诸苾刍既遭贼已。共相议曰。诸具寿。如世尊说。凡鞞乳者不应令尽。今此长者若见遭贼。出物供寺复与我等定当倾竭。宜往室罗伐城同梵行处求觅衣服。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昼入草丛夜当涉路。不白长者于是便行。渐至室罗伐城。彼诸苾刍初夜后夜。警觉思惟勤修善品。见露形者来至门前惶惶顾望。彼诸苾刍遥问之曰。汝等露形拔发之辈因何至斯。此是毗诃罗非汝住处。答言具寿。我是苾刍非露形外道。复问曰。岂有如是形相。苾刍答曰。被贼偷劫。问曰汝名何等。答曰我名佛护法护僧护等。彼便答曰。善来善来。具寿。即为开门。彼便入寺。或以三衣或以二裙。或僧脚崎。或漉水罗。或钵腰绦。随其所有皆共周给。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凡于夜中未善谙识。不应辄与开门。可问种族名字。若体悉者方为开门。然诵经时应令苾刍而为守护。若知贼至应现惊怖。作叱喝相勿与开门。作如是语。将揵稚来。并及椎杵时轮僧伽胝七条五条衣袋搭钩绦索等物来。闻是语声贼便惊去。若众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制之。凡欲众集诵经之时。上座应问知事人曰。门已闭未。寺内遍看不差守护人未。请诵经人未。大小行处并扫拭未。若众上座如前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尔时给孤独园旧住苾刍。告被贼苾刍曰。诸具寿。我等随有多少衣钵共相分给。犹未周赡。然被贼之处造寺长者信心淳厚。宜应往彼重为相见。必以衣服共相济给。闻此语已便共筹议。诸具寿同梵行者善哉此说。然我等辈前来匆遽不白长者。今可更去告彼令知。或容见济多少衣服。即便至长者处。长者见已礼而问曰。圣者。何不相告遂即他行。苾刍报曰。长者。如世尊说。夫馨乳者应留少许。当时我等作如是念。寺今遭贼。长者见已出物供寺复给我等。必致倾竭恐相恼触。故不白知便往室罗伐城。于同梵行处求觅衣服。长者白言。圣者。寺中遭贼岂我家内亦遭贼耶。善哉圣者为哀愍我重来相见。既倍生恭敬。人别各奉十三资具。彼贼闻已还复重来。便于夜中诵经之时扣门而唤。时诸苾刍知是贼至。共相告言。诸具寿。昔时矫贼今更再来。宜依佛教作大惊咤。莫与开门。即便高声唱言。急将揵稚槌棒时轮僧伽胝七条五条衣袋搭钩绦索物来。诸贼闻已便大惊惶奔走而散。时有诸天说伽陀曰。

两足牟尼能说教 令诸弟子恐怖贼

口出惊唤善防身 五百群寇皆奔散

时谙悉苾刍者。告贼伴曰。仁等何故辄自惊。走贼徒答曰。汝岂不闻。有六十人出家皆善弓矢。如何我等不奔走耶。然而我辈先不曾闻揵稚棒等。如是器仗必当相杀。彼便答曰。此等皆非是实器仗。诸贼问曰。此是何物。报曰揵稚木鸣以集僧。棒槌是打揵稚物。时轮用观日影。僧伽胝等及以绦索是衣服所须。袋拟盛贮三衣。搭钩开门之钥我等不应惊怖还可共偷。于时群贼悉皆复寺。彼有贼帅登梯而上。是时寺内有摩诃罗苾刍为守护者。见彼升梯便作是念。此之顽贼劫我衣钵令使露形。今若纵舍还令我等露形而住。我当与彼现恐怖相。即便除行取揵稚木打贼头上。贼被木打落梯而死。摩诃罗即便大唤。有贼有贼。时诸苾刍便废听经争升上阁。问言贼在何处。摩诃罗报曰。于此寺边升梯而上。我示惊怖并已逃奔。诸人报曰。令贼逃奔斯为甚善。天晓开门寻贼上处。便见贼头流血而死。众既见已各怀惊怖。共相告曰。前非遭贼今是遭贼。由打杀人遂令我辈犯他胜罪。时诸苾刍便生追悔。以缘白佛。佛言汝等无犯。然诸苾刍不应作如是心打彼身上。其所掷物可在傍边或于背后。欲令恐怖作惊呼声。若苾刍作如是心打彼身者。得越法罪云何老苾刍。

佛在室罗伐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长者。于同类族娶女为妻。后诞一男年渐长大。是时长者货财损失。亲族乖离其妻既亡。便告子曰。我今衰老不复能知家中事业。我欲别汝情希出家。子白父曰。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父报子曰。斯亦善哉。遂即父子相随诣给园中。至一苾刍处。即礼足已白言。圣者。我欲出家。苾刍问曰。岂此童子亦愿出家。答曰亦愿。问无障难俱与出家。佛教常式老者受利小者知事。是时父子二人常被驱

役。子白父曰。我被众欺常令作务为无学业。今可共往他方受习经典。父言善哉。与汝同去。所到之处为其年小。还被驱驰即令知事。子白父曰。室罗伐城虽令知事。然法主世尊亲在于彼。于时时中闻说授记。某甲苾刍证阿罗汉。某甲苾刍成不净观。胜光大王胜鬘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余长者婆罗门等。并皆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今欲还彼。便弃余方至室罗伐。欲到住处午时既逼。闻揵稚声便报父曰。揵稚声促宜应急往。父老疲困不能速行。其子强推令其进路。子作是念。推行有益复更强推。是时老父面覆于地尘土满口。因即命终。子见父死遂大号哭。置之路左持其衣钵往逝多林。诸苾刍见告言。善来摩诃罗子。汝之老父今在何处。彼便啼哭。苾刍问曰。具寿。何故啼哭。报言我父已死。诸苾刍告曰。具寿。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汝于善说法律舍家出家。当自裁抑勿生忧苦。报言我推父倒地。因即命终。我当杀父。苾刍报曰。如汝所言深合啼哭。一得无间罪。二得波罗市迦。在阿鼻地狱长时受苦。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彼无有犯。然诸苾刍不应在行路中有困乏者强推令去。我今为诸行路苾刍制其行法。若道行时见疲极者。当与按摩解劳。为擎衣钵及诸资具。能去者善。若不能去当可先行。至住处已洗钵请叶。观察无虫可为请食。不能来者持食往迎勿令绝食。若在非时送非时浆。道行苾刍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时诸苾刍悉皆有疑。俱往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彼摩诃罗子。断父命根非无间罪。亦非波罗市迦。佛言。汝诸苾刍此人非但今日杀父无罪。于往昔时已曾杀父不得重罪。汝等应听。于过去世一聚落中有浣衣人。唯有一子年渐长大。时聚落中有大节会。时人多并洗濯衣服。是时父子多得垢衣。父告子曰。既洗多衣不能归食。汝可持饭向彼池边。子于后时持食而去。父既食已告其子曰。汝当浣衣我困且眠。即便睡着。然父头上无发。多有蚊虫来唼其顶。子浣衣已来至父边。见其头上多有蚊蚋。即便为拂。蚊子贪血打去还来。怒而言曰。今我存在。岂使蚊虫饮我父血。将浣衣棒以打蚊虫。蚊虽散飞父头遂破。因而命绝。于时有天说伽陀曰。

宁与智者为怨恶 不共愚人结亲友

犹如痴子拂蚊虫 棒打父头因命过

汝诸苾刍勿生异念。彼时浣衣老人者即莫诃罗是。彼时子者即推父苾刍是。往时虽复杀父非无间罪。今时亦尔。虽断父命非无间罪。不犯波罗市迦。又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故断人命学处了。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九 妄说自得上人法学处第四之一

摄颂曰。

最初劫比罗 渔人众五百

苾刍住兰若 自显记相违

尔时薄伽梵。在广严城猕猴池侧高阁堂中。时有五百渔人。于胜慧河边结侣而住。时彼渔人有二大网。一名小足。二名大足。买鱼人少便用小足。买鱼人多即用大足。若大节会即二网俱张。彼于异时广严城中有大节会。买鱼者众二网俱施。分五百人以为二朋。各持一网。施小足者多获鱼鳖鼋鼍之类。岸上委积如大谷聚。时有摩竭大鱼海中眠睡。随潮泛滥遂入胜慧河中。持大足者即便网得。时二百五十人共牵其网。网逼鱼身即便睡觉。曳网并人随流而去。各大惊叫告小足人曰。我等并网并被鱼牵。仁可俱来共我相济。彼既闻已俱来共牵。五百诸人与网同去不能持得。时五百人发声大叫。告随近人曰。诸人当知我五百人及大足网。并被鱼牵随流而下。共来相济。时近住者若放牛羊人采樵苏人。正道活命人。邪道活命人。及余诸人。百千万众俱来牵网。时彼诸人身体伤损其网破裂。极大艰辛方牵上岸。其摩竭鱼有一十八头三十六眼。或有人头或有象头。或有马头骆驼头驴头牛头猕猴头师子头虎头豹头熊头罴头猫头鹿头水牛头猪头狗头鱼头。于时四远诸人递相告语。胜慧河侧五百渔人张大足网。捕得一鱼牵在岸上。其形奇大有十八头三十六眼。诸人闻已。时有无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众竞集河所。或有情生喜乐往彼观瞻。或有先世善根警悟令去。广严城内外道六师。亦生喜乐共至鱼所。大众云集注目详观。共相告曰。仁等各并识此头不。生希有心指撝而住。诸佛常法观察世间。无不见闻无不知者。恒起大悲饶益一切。于救护中最为第一最为雄猛。无有二言依定慧住。显发三明善修三学善调三业。度四瀑流安四神足。于长夜中修四摄行。舍除五盖远离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圆满。七财普施开七觉花。离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断九结明闲九定。充满十力名闻十方。诸自在中最为殊胜。得诸无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师子吼。昼夜六时常以佛眼观察世间。谁增谁减。谁遭苦厄谁向恶趣。谁陷欲泥谁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济令出。无圣财者令得圣财。以智安膳那破无明膜。无善根者令种善根。有善根者令其增长。置人天路安隐无碍趣涅槃城。如有说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于期限

佛于所化者 济度不过时

如母有一儿 常护其身命

佛于所化者 愍念过于彼

佛于诸有情 慈念不舍离

思济其苦难 如母牛随犊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此摩竭鱼今遭苦厄。于先佛所已植善根。我因鱼故施大教网化度有情宜往。胜慧河侧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于世。为欲怜愍所化有情时。往奈洛迦傍生饿鬼人天诸趣。或往尸林或往河处。今由此事世尊欲往胜慧河边。即便微笑口中出五色光。或时下照或复上升。其光下者至无间狱并余地狱。若受炎热皆得清凉。若处寒冰便获温暖。彼诸有情各得安乐。皆作是念。我与汝等为从地狱死生余处耶。尔时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复现余相。彼见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于此死而生余处。然我必由无上大圣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现受安乐。既生敬信能灭诸苦。于人天趣受胜妙身。当为法器见真谛理。其上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等法。并说二伽他曰。

汝当于佛教 勤求出离道

能破生死军 如象摧草舍

于佛法律中 勇进常修学

能舍于生死 得尽苦边际

时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还至佛所。若佛世尊说过去事光从背入。若说未来事光从胸入。若说地狱事光从足下入。若说傍生事光从足跟入。若说饿鬼事光从足指入。若说人事光从膝入。若说力轮王事光从左手掌入。若说转轮王事光从右手掌入。若说天事光从脐入。若说声闻事光从口入。若说独觉事光从眉间入。若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光从顶入。是时光明绕佛三匝从脐而入。时具寿阿难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等觉。熙怡微笑非无因缘。即说伽他而请佛曰。

口出种种妙光明 流满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诸刹土 如日光照尽虚空

佛是众生最胜因 能除憍慢及忧戚

无缘不启于金口 微笑当必演希奇

安详审谛牟尼尊 乐欲闻者能为说

如师子王发妙吼 愿为我等决疑心

如大海内妙山王 若无因缘不摇动

自在慈悲现微笑 为渴仰者说因缘

尔时世尊告阿难陀曰。如是如是阿难陀非无因缘。如来应正等觉辄现微笑。汝今应可告诸苾刍。如来欲往河岸游行。若诸具寿。乐欲随从如来去者当可持衣时。具寿阿难

陀承佛教已。告诸苾刍曰。诸具寿。佛今欲往河岸游行。若诸具寿。乐随从者当可持衣。时诸苾刍既奉教已俱来佛所。尔时世尊往胜慧河。自调伏故调伏围绕。自寂静故寂静围绕。解脱解脱围绕。安隐安隐围绕。善顺善顺围绕。阿罗汉阿罗汉围绕。离欲离欲围绕。端严端严围绕。如栴檀林旃檀围绕。犹如象王众象围绕。如师子王师子围绕。如大牛王诸牛围绕。犹如鹅王诸鹅围绕。如妙翅鸟诸鸟围绕。如婆罗门学徒围绕。犹如大医病者围绕。如大将军兵众围绕。如大导师行旅围绕。犹如商主贾客围绕。如大长者人众围绕。如大国王诸臣围绕。如转轮王千子围绕。犹如明月众星围绕。犹如日轮千光围绕。如持国天王乾闼婆众围绕。如增长天王拘畔荼众围绕。如丑目天王龙众围绕。如多闻天王药叉众围绕。如净妙王阿苏罗众围绕。犹如帝释三十三天围绕。如梵天王梵众围绕。犹如大海湛然安静。犹如大云磬隶垂布。犹如象王屏息狂醉。调伏诸根威仪寂静。三十二相而为庄饰。八十种好以自严身。圆光一寻朗踰千日。安步徐进如移宝山。十力四无畏大悲三念住。无量功德皆悉圆满。诸大声闻尊者阿慎若憍陈如。尊者马胜。尊者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无灭。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连。尊者迦摄波。尊者阿难陀。尊者颉离伐底。如是等诸大声闻。及诸苾刍众共往河侧。时诸大众遥见世尊并苾刍众自远而来。诸不信者共相议曰。诸人当知。我闻沙门瞿答摩断诸喜乐。彼亦爱好来观此鱼。诸敬信者便作是说。诸人应知。如佛世尊久除喜乐。岂非今日缘此鱼故。为诸大众降大慈悲。欲说希奇微妙之法。共说颂曰。

牟尼久舍喜乐心 无信之人生诽谤

最胜今来于此处 必为时众说微言

是时大众见世尊至悉皆惊起。由佛世尊为菩萨时。于师僧父母尊重之处常起恭敬故。尔时世尊入大众中。在苾刍前就座而坐。便告五百渔人曰。贤首汝等先身曾作恶业。由此缘故生在卑贱渔捕人中。汝今更复手执刀网。为杀害业而自活命。今于此死何处受生。渔人请曰。我今不知欲何所作。世尊告曰。汝今宜可放鱼鳖等水族之类。彼白佛言。如世尊教即便放舍。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令鱼鳖等如游于水入胜慧河。唯摩竭鱼独留不去。忆前生事能作人语。共佛酬答。尔时世尊告摩竭鱼曰。汝是劫比罗不。答言我是劫比罗。世尊复问。汝曾作身语意恶行不。答言曾作。汝颇知此三种恶行招恶异熟不。答言我知。汝知此业自身受不。答言现受。谁是汝恶知识。答言我母。彼生何处。答言生捺洛迦。汝生何趣。答言在傍生中。于此死已当生何处。答言我于此死生捺洛迦。时摩竭鱼作是语已即便啼泣。尔时世尊说伽他曰。

汝堕傍生趣 我今无奈何

处在无暇中 啼泣当何益

我今悲愍汝 汝宜发善心

厌离傍生身 当得升天上

时摩竭鱼闻是语已。于世尊所深生敬信。世尊即为说三句法。告言贤首。

诸行皆无常 诸法悉无我

寂静即涅槃 是名三法印

是时大会各生希有。共相议曰。何意此鱼。世尊垂问令忆宿世。复为人语共佛酬答。诸人当知。大圣如来威德尊重。我等庸微不敢咨问。我宜共诣尊者阿难陀处。问其所由如说信受。时敬信者即便共诣阿难陀所白言。尊者。何意此鱼善解人言。共佛世尊论宿命事。时阿难陀报诸人曰。汝今宜往请问世尊。诸人答曰。如来世尊威德严重。我等庸愚不敢轻触。阿难陀曰。我亦同汝惧佛威严。今为汝等略问其事。时具寿阿难陀即从座起往世尊所。礼双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此鱼何缘能解人语。共佛世尊论宿命事。尔时世尊告阿难陀曰。汝今欲闻此摩竭鱼宿世缘不。时阿难陀白言。世尊。我等乐闻。今正是时。唯愿为说此鱼宿世所有因缘。我等苾刍及诸大众。得闻法已信受奉持。佛告阿难陀。汝当谛听至极作意善思念之。于过去世此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时。有佛世尊出现于世。号迦摄波如来应正遍知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薄迦梵。在婆罗疤斯城仙人堕处施鹿林中。与大苾刍众二万人俱。时彼城中王名讫栗枳。时世安乐谷稼丰稔。人民众多畜产滋盛。无有斗诤兵甲休息。亦无病苦及诸贼盗。正法理国为大法王。于其国中有婆罗门童子。言从本国远诣南方。彼有婆罗门。博通众艺善解四明。远近诸方皆来归凑。是时童子便诣其所。到已致敬于一面坐。彼婆罗门曰。善来童子。汝从何来何所求觅。答言我从中国来。欲于大师足下亲承道业。师问之曰。欲学何书。答曰学四明论。报言善哉应如是学。此是婆罗门所应作事。是时童子即便受学。凡诸学者至休假日。或往河池沐浴。或往城市观望。或采香薪以充祭祀。是时童子至休假日。与诸学徒共采薪木。便于路中共相问曰。君等皆是婆罗门姓从何处来。一人报曰。我从东方来。一人曰。我从西国来。一人曰。我从北方来。时彼童子曰。我从中国来。诸人问曰。诸余方国我并略闻。中国轨仪未曾见说。即说颂曰。

智慧出东方 两舌在西国

敬顺生南国 恶口居北方

时诸学徒问童子曰。汝之中国其事云何。童子答曰。我之中国特胜诸方。甘蔗香稻果实充足。畜产丰饶快乐安隐。人物繁多咸重慈济。聪明福德技艺过人。有弥伽河吉祥清洁。于河两岸其水平流。有十八处仙人住止。各大精苦现得升天。复问之曰。中国之

地颇有聪睿辩才。善能谈论如我师不。答曰。现今中国有一论师。如师子王自在无碍。我师见之自怀惭耻。时彼童子赞美中方。诸人既闻悉皆乐往。时诸童子各持薪木至本师舍。安置薪已诣其师处。各白师曰。此之童子赞美中方。令我诸人悉皆乐去。其师报曰。方国美妙人皆甚言。但可耳闻无宜即去。诸徒曰。彼童子说现今中国有一论师。如师子王自在无碍。我师若见必怀惭耻。其师报曰。地丰珍宝人多俊乂。我岂自说区宇之内。

唯我一人更无胜者。复白师曰。若如是者我今乐去。一遍观方国。二洗沐仙河。于大论师伏膺受业。降伏诸论谈吐激扬发起名誉多获财利。时婆罗门性少缘务爱愍学徒。报诸人曰。汝等宜应将我资具。鹿皮疏服三拒君持。并祠祀器我今与汝。俱去寻师。彼便受教共往中国。所至城邑兴大论场。诸来论者皆被挫折。坏其车舆怀惭而归。或以灰瓶打其头上。如教射处乌鸟散飞。或有缯盖幢幡远近迎接。咸称弟子随从而行。时婆罗门渐次游行。所过城邑皆为上首。至婆罗痆斯城便自生念。我今何故舍其根本而取枝条。凡有聪明解激论者。及余学士咸在王庭。我今宜应自诣王所。作是念已即便往诣讫栗枳王。既至王所为王咒愿。愿王降伏诸怨长命无病。作是言已在一面坐。而启王曰。

大王当知。我于本国颇亦寻师。曾习少多书论文字。欲于王所建立论端。敢共诸人略申激难。王既闻已命大臣曰。今我国中有谈论者。堪与此人共为酬对不。白言有。问在何处。白言在某聚落。有婆罗门名劫比罗设摩。善解四明及余书论。能立己义善破他宗。大智聪明如火腾焰。于众人中而为上首。王曰。可唤将来。大臣奉教便唤论师。既至王所。咒愿同前。在一面坐。大臣启曰。此是所唤解论大师。王曰善哉大师。颇能对我与婆罗门共相问难不。答曰我能。王敕臣曰。卿今宜可严饰论场。立敌两朋善为处置。大臣奉教严饰。王便整驾亲至论所。王既坐已。大臣启曰。大王。欲遣谁作前宗。王曰。婆罗门远自南国。主客之礼请作前宗。彼婆罗门便立论宗。申说巧词有五百颂。

辩捷明利听者罕知。时劫比罗设摩一闻悟会便斥是非。此是相违此是不定此不成就。时婆罗门既被破已默然而住。凡论议者不能酬答即堕负处。时王见胜便大欢喜。问言。大师住在何处。白言大王。在某聚落。报言。大师善为谈论。彼之聚落用赏论功。即便谢王欢喜而去。既获富盛遂取新妻。未久之间便诞一息。初生之日黄发被头。三七既终广召亲族。欲为儿子建立嘉名。父告亲曰。今我此儿欲立何字。宗亲告曰。此是劫比罗设摩儿。又初生之时发作劫比罗色。应与此子名劫比罗。既为立字抚育滋养。哺以乳酪间以诸酥。随时服玩胜妙之物。便速长大如莲华出池。既成立已便教习学书印算数。俗务取与皆悉明了。次教婆罗门威仪法式。执灰执土及持瓶器。洗沐之法清净轨仪。

瓮声蓬声四明诸论。所谓颉力明论。耶树明论。娑摩明论。阿闼明论。自解祠祀教他祠祀。自解读诵教他读诵。施物受财。所有方轨明此六事。成大婆罗门博通众典。显发自宗斥破他论。聪敏智慧如大明炬。后于异时劫比罗设摩。教五百婆罗门子诵婆罗门典。时子劫比罗亦教习学。便白父曰。颉利遮字其义云何。父告之曰。汝所问字其义甚深。先师共传卒难解了。复问父曰。岂古大师无义而说。然我忖度少有依希。其父闻已便即思念。世间之人皆欲子胜。今劫比罗道艺胜我。当以五百童子而委付之。便告子曰。汝今道艺胜我。此五百人汝当教诲。即依父命教五百人。父舍学徒无复余事。随心所乐在处游行。彼于异时往施鹿林所诣一苾刍白言。圣者。此之文句其义云何。苾刍答曰。

贤首。汝今不应作如是问。若作此问义不周悉。应如是问方得圆满。时婆罗门既被教诃便即生念。我所致问尚不堪任。况能与之共为敌论。于苾刍处生敬信心。于时时中请就家食。时婆罗门后便染患。告其子曰。日月所临处更无余人与汝等者。我命终后于诸论场汝无疑惧。唯除迦摄波佛声闻弟子。何以故。彼宗宽广甚深难测。世论不能伏俗智不能知。众一其心不求名利。故汝不应共为论激。子言甚善。时婆罗门所患渐增。虽加汤药日就羸困。如有说云。

积聚皆销散 崇高必堕落

合会终别离 有命咸归死

时婆罗门即便命终。其子与诸眷属。以五彩缯舆送至尸林。以火焚讫怀忧而住。诸余论师闻彼父死。共相告曰。仁等当知。彼善论波罗门今已身死。我等宜往诣讫栗枳王请申论事。即便共往。既至王所咒愿王已。便启王曰。我等曾于师边少学文字。敢欲亲对王所建立论端。王告臣曰。卿今宜往命彼论师。大臣答曰。彼师已死。王曰。由此缘故。如场中鸟雀今并竞来。然彼大师颇有儿息及兄弟耶。大臣白言。有子名劫比罗。王曰。宜可命来。奉命便唤。既至王所。咒愿王已在一面坐。大臣白王。此是大师之子名劫比罗。王言善来。今有诸方论师远近咸萃。欲于我所兴建论端。汝能共彼相酬对不。便白王曰。敢申论难。便立论场令其激难。王便整驾亲观得失。即令诸来论人并为宗主。遣劫比罗共为敌论。所有诘问随事穷研。诸立论人咸皆杜口。凡论义不答即堕负处。时王既见无碍辩才。极生希有而叹之曰。此儿年在弱岁德冠群英。欢喜惊嗟特异优赏。令乘大象灌顶称尊号曰论王。众所瞻仰。其劫比罗母遥生忧念。岂我小儿为性轻躁。被夺封邑无面归耶。作是思惟怀愁而住。时劫比罗既蒙灌顶为大论王。群彦相随共还本宅。其母匆遽而告之曰。汝已摧破诸论师不。便报母曰。并已破讫。唯除迦葉波佛声闻弟子。

其母即便回面挥手。时劫比罗即白母曰。何意慈尊回面挥手。母曰汝今知不。所有封邑犹未能安。终被苾刍共相侵夺。汝今宜往折彼沙门。便白母曰。慈父亡日诫以遗言。日月光临更无余人与汝等者。我命终后于诸论场汝无疑惧。唯除迦摄波佛声闻弟子。何以故。彼宗宽广甚深难测。世论不能伏俗智不能知。众一其心不求名利。汝勿共论。母便报曰。汝父在日是沙门奴。岂汝今时还作奴也。宜可即行挫其锋锐。劫比罗禀性仁孝。无违母言。便往鹿园于其中路逢一苾刍。即便问言。苾刍从何处来。报言。仙人堕处施鹿林来。问曰。仙人堕处有几许苾刍。答曰。强逾二万。问曰。苾刍之众其数已多。所有经典未知多少。报曰。苾刍经典总有三藏。问曰。其一一藏数量如何。报言。一藏颂有十万。问曰在家俗侣颇得闻不。报言。得闻二藏谓论及经。毗奈耶教是出家轨式。俗不合闻。劫比罗便作是念。其激论法不许他知。作斯念已白苾刍曰。仁今为我且说少多佛家要义。苾刍便念。此婆罗门是论难者。为称量我而发斯问。为当不解而见请耶。我今试之。诵伽他曰。

何处流当止 何处道应行

世间苦乐事 何处当穷尽

说伽他已而报之曰。婆罗门汝当为我解斯颂义。时劫比罗于诸明处周遍思量。尽其慧解莫测其义。云何流止。云何道行。即便四顾勿有余人见闻于我。遂作是念。若于此处有证义人。即令我身交被挫折。便行矫诈报苾刍曰。我观此颂宗绪绵长其义深远。汝宜且向婆罗疸斯。我有少缘当行鹿苑。不可仓卒为陈其义。后时重会解亦不难。既言别已诣鹿林中。见诸苾刍读诵禅思勤求出道。深生敬信即自思念。谁复不顾后世情怀惨毒。于斯智者兴觅过心共申狂论。作是念已遂还本居。母见问曰。汝已摧破迦摄波弟子。即白母曰。看母意趣欲得亡失现居封邑。母告子曰。所说何义。儿即报曰。试往鹿林路逢苾刍。并悉如前具报于母。母既闻已报曰。若如是者汝今宜可学于佛法。白言。欲学何事。报曰。彼论义法不教俗旅。汝可出家从其受学。复白母曰。宁容胜族于杂类中。为小因缘投出家也。母报之曰。待学得已后当归俗。岂于头上生蔓草耶。其儿禀性仁孝。被母驱逼便欲出家。遂至鹿林到苾刍处告言。大德。我欲出家。时彼苾刍便作是念。此婆罗门善能激论。若出家者绍隆佛法。作是念已。报曰。善哉随汝意乐。荣名富盛皆悉无常。能舍出家斯为最善。劫比罗曰。我于此处人皆识知。可往他乡方为出俗。苾刍言善。遂即将往余方。与其出家并受圆具。便教习学三藏俱明。为大法师词辩无滞。若阐诵经法必升众宝师子之座。吹双螯振大鼓。王及士庶悉皆云集。闻者欢喜。时劫比罗便自生念。我之勤学其功已成。宜往婆罗疸斯迦摄波佛所。亲奉大师承事供养。既至城

已。母闻子来即便寻觅至鹿林中。见子问曰。汝已摧伏迦摄波佛沙门弟子耶。便白母曰。我虽解教而未证果。彼诸弟子教证俱明。我复何能辄相摧折。其母报曰。汝必须摧。被母驱催不能自免。便白母曰。若闻庄严宝座击鼓吹螺。大众集时母当来至。母报言善。时至我来。后于异时劫比罗次升法座。大众皆集。母闻鼓震惊往鹿林。于高座边默尔而住。是时法师便升高座。初演正法后杂邪言。时诸苾刍闻而告曰。具寿汝莫谤毁佛教建魔帜摧法幢。舍此身已当生恶趣。即无言对便下高座。遂白母曰。见此事不。答言见。劫比罗曰。岂不已言。我但解教。彼教证俱闲。岂我于彼能为挫折。母曰。我当教汝激论方便。汝若更为说法之时。先谈正法后述邪宗。彼诸苾刍作诃谏言。引善恶事不听语者。汝当口陈刀剑出不义言。彼诸沙门畏恶名称即自默然。时俗诸人谓其堕负。便报母曰。是好方便。见升座时母当重来。报言好。便于后时同前屈请。吹螺击鼓七众俱集。其母遂来于座后边默然而坐。

时劫比罗即升高座准式诵经。初诵正经后陈邪法。时诸苾刍告言。具寿汝勿破正兴邪。乃至当生恶趣。便忆母言口出刀剑。报苾刍曰。汝口如象口何所识知。若法非法律非律。汝如马口如骆驼口驴口牛口猕猴口师子口虎口豹口熊口罴口猫口鹿口水牛口猪口狗口鱼口愚人口。汝复宁知法及非法。时诸苾刍共相告曰。此既口陈刀剑我等宜行。其不忍者悉皆舍去。其容忍者在座而听。作如是念。若陈正法我宜听之。若说邪宗彼当受苦。时劫比罗于学无学诸圣苾刍。作十八种恶口骂詈便下高座。白其母曰。母今喜不。母告子曰。我今大喜宜可共归。劫比罗曰。我不能归。我于迦摄波佛无上正觉教法之中情所爱尚。母曰。汝岂不闻婆罗门典。父母言教不可辄违。汝今即应共我归舍。便报母曰。我不能去。若我流转于生死中。愿莫重遭如是之母。由恶知识故。令我于学无学圣人之所出粗犷言。缘此恶业必定当来招苦异熟。是时彼母既唤不得。便于婆罗疱斯街衢巷陌人众之处作如是语。诸人当知。迦摄波弟子强夺我儿。仁当助我。诸人闻已其敬信者共相安抚。不信之人便生调弄。是时老母耻辱缠怀便欧热血。因即命过生奈洛迦。劫比罗苾刍由作十八种恶口。骂学无学人及诸苾刍故。命终之后生摩竭鱼中。其形可恶。时诸大众闻佛说已。共相谓曰。诸人当知。彼劫比罗苾刍。为大法师辩才无碍善能说法。令百千众闻者欢喜。但由恶口生恶道中。我等命终当生何处。作是思惟怀忧而住。尔时世尊。观察大众意乐烦恼根性差别。随其所宜而为说法。既闻法已。有得暖顶忍世间第一法。或得预流一来不还果者。或有出家尽诸有漏获阿罗汉。或于声闻菩提。或于独觉菩提。或于无上菩提心生希愿。复令大众于三宝所生极信心。尔时世尊。为大利益。广调伏已舍之而去。时摩竭大鱼便自生念。我今不应于世尊所闻三句法而更食耶。即便断食。傍生之趣火力增强饥渴所逼。于世尊所敬重逾深。即便命过生四大王众天。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生三念。我从何死今于何生。由作何业。便忆前身。我于傍生趣死。

今生四大王众天。由于佛所生敬信故。时彼天子便作是念。我今不应留住经宿。方见世尊。是时天子作是念已即庄严身。具诸璎珞光明殊妙。便以衣角盛妙天花。所谓嗢钵罗花。钵头摩花拘物头花。分陀利迦花曼陀罗花。过初夜分来诣佛所。便布天花供养佛已。顶礼双足在一面坐。是彼天子光明赫奕。周遍照耀高阁堂中。尔时世尊。随彼天子意乐根性。为其说法令悟谛理。是时天子既闻法已。即于座上得预流果。既见谛已白世尊曰。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证得解脱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众沙门婆罗门亲友眷属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识故。于地狱傍生饿鬼趣中拔济令出。安置人天胜妙之处。当尽生死得涅槃路。干竭血海超越骨山。无始积集萨迦耶见。以金刚智杵而摧碎之得预流果。我今归依佛法僧宝。唯愿世尊证知我是邬波索迦始从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学处。不杀生乃至不饮酒。即于佛前而说颂曰。

我由佛力故 永闭三恶道

得生胜妙天 长归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令得清净眼

证见真谛理 当尽苦海际

佛超于人天 离生老死患

有海中难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庄严身 净心礼佛足

右绕除怨者 今往赴天宫

时摩竭鱼天子既称所愿。犹如商主多获财利。亦如农夫多收稼穑。如勇健者降伏怨敌。如重病人除去众疾。时彼天子辞佛而去便往天宫。

时诸苾刍于初后夜。警觉专心思惟而住。见世尊处有大光明便生疑念。至天晓已白世尊曰。于昨夜中岂有梵世诸天及天帝释或四天王。或有诸余威德天众来礼世尊耶。世尊告曰。诸苾刍非是梵天及余天众。汝等苾刍岂不见彼摩竭大鱼有十八头。我为彼说三句妙法。苾刍白佛。我等皆见。佛言。彼于中夜来至我所。我为说法得见谛已还诣天宫。时诸苾刍复白佛言。此前身摩竭鱼天子。曾作何业得生四天王处。复由何业亲于佛所证四真谛。世尊告曰。诸苾刍彼鱼天子自所作业。增长时熟缘变现前。犹如瀑流不可回转。决定感报无余代受。汝诸苾刍。彼鱼天子凡所自作恶业。不于外界地水火风令其受报。然于自身蕴界处中而受异熟。即说颂曰。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诸苾刍。有生受业有后受业。云何生受业。此于前身为摩竭鱼。由于我边起敬信心故。彼业异熟生在四大王众天。是名生受业。云何后受业。即劫比罗于迦摄波佛正等正觉教法之中而为出家。读诵受持为人演说。于蕴界处十二缘生及处非处悉皆善巧。由彼积集善根业力得生天上。今于我所见四真谛。是名后受业。苾刍当知。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是故苾刍应离纯黑及黑白杂业。当勤修学纯白之业。时诸苾刍闻佛说已欢喜信受。

时彼五百渔人共相告曰。仁等亲闻彼劫比罗。为大法师善解三藏。辩才无碍化百千人。能令闻者悉生欢喜。但由恶口堕傍生中。我等常为恶业无有慈悲。广杀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后何处受生。我等今时若不生在下贱家者。亦于如来善说法律而为出家。发勇猛心勤求不倦。超度四轭越四瀑流。作是语已。各以手支颊怀忧而住。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于世。为欲怜愍所化有情。昼夜六时常以佛眼观诸世间。广说如上。诸大声闻亦复如是。时具寿舍利子。以声闻慧眼观察世间。便见五百渔人心生厌离怀忧而住。即便往诣五百人所。而告之曰。贤首何意汝等以手支颊怀忧而住。时诸渔人答言。圣者我今云何得不愁苦。我等亲闻彼劫比罗。为大法师善解三藏。演说无滞化百千人。能令闻者悉生欢喜。但由恶口堕傍生中。我等常为恶业无有慈悲。广杀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后何处受生。我等今时若不生在下贱家者。亦于如来善说法律而为出家。发勇猛心勤求不倦。超四轭越四流。斯我无分宁不忧苦。是时舍利子而告之曰。贤首牟尼法主圣教之中。不以家门氏族为胜。但以正行为先。即说颂曰。

如来教法中 不问于族姓

但观过去世 所作善恶业

若汝等情有希愿。于佛法中欲求出家。并受近圆为苾刍者。汝等宜应往世尊所求请出家。世尊知时满汝所愿。诸人白言圣者若得如是。我当请佛而求出家。时舍利子遂将五百善男子。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大德此五百善男子深心希愿。于善说法律求欲出家。并受近圆而为苾刍。唯愿世尊为怜愍故。与其出家并受近圆。尔时世尊告五百人曰。善来苾刍。可修梵行。于佛言下须发自落。法衣着身瓶钵在手。威仪具足如百岁苾刍。颂曰。

世尊唱善来 发落衣钵具

诸根咸寂定 随念悉皆成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 妄说自得上人法学处第四之二

尔时薄伽梵。与五百渔人出家圆具已。从薜舍离诣竹林聚落北。有升摄波林依之而住。时逢饥馑乞食难得。父母于子尚不相济。况余乞人。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今时饥馑乞食难得。父子尚不相济。汝等宜应各随亲友得意之处。于薜舍离随近聚落而作安居。我与阿难陀于此林住。苾刍闻已唯然受教。各随亲友于薜舍离随近聚落而作安居。时彼五百善来苾刍。见斯事已共相告曰。仁等当知如世尊说。今时饥馑乞食难得。父子尚不相济。况余乞人。汝等宜应各随亲友。于薜舍离随近聚落而作安居。我与阿难陀于此林住。我等于此无有眷属。可得依止作安居事。然于捕渔人村有我眷属。宜往相问。于其村外权为草室而作安居。时五百苾刍即便往至捕渔村所。问其眷属权为小室村外居停。时诸苾刍共相谓曰。我等少闻未有学识。若诸亲眷来相请问。我等云何为其说法。若彼来时我等宜应更相赞叹。汝诸眷属大获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胜妙僧众于此安居。此苾刍得无常想。于无常苦想于苦空想于空无我想厌离食想。于诸世间无爱乐想。过患想断除想。离欲想灭想死想。不净想青瘀想。膖胀想脓流想。虫食想血涂想。离散想。白骨想观空想。此苾刍得初静虑二静虑三静虑四静虑。得慈悲喜舍。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此得四果六神通八解脱。后于异时彼诸眷属来相看问。时诸苾刍见眷属来。即便更互共相赞叹。汝诸眷属大获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胜妙僧众于此安居。此苾刍得无常想。广说乃至得八解脱。时诸眷属既闻说已。白言圣者。仁等证得如是胜果。答言皆得。时俗诸人闻得果者咸生爱乐。于自父母妻子亲属而不拯济。于诸苾刍各以饮食共相供给。

尔时世尊未入涅槃安住于世。与诸弟子二时大集。一谓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时。二谓八月十五日随意了时。若前安居者受教敕已往诣城邑村坊聚落。而作安居。至随意了皆来集会。随所证获皆悉白知。其未证者请求证法。近薜舍离安居苾刍。三月既满作衣已竟。颜色憔悴形容羸瘦。执持衣钵往竹林村。既至村已。时具寿阿难陀遥见诸苾刍。于同梵行者起怜爱心。遥唱善来即前迎接。为持衣钵锡杖君持。并余杂物沙门资具。又问具寿仁等何处安居而得来至。答言。我于佛栗氏聚落三月安居。今来至此。阿难陀曰。诸仁于彼安居三月之内。乞求饮食不劳苦耶。答曰虽于彼处得安乐住。然乞饮食甚大艰辛。尔时阿难陀即便报曰。实尔。具寿目验衰羸容貌憔悴。准知饮食定是难求。时捕渔村五百苾刍既安居了。执持衣钵亦至此村。颜色鲜好容貌肥盛。时阿难陀遥见诸苾刍。于同梵行者起怜爱心。遥唱善来即前迎接。为持衣钵并余杂物。如前具问乃至问言。于捕渔村饮食易求安乐行不。苾刍报曰。我于彼住实得安乐。所求饮食易得不难。阿难陀报言。具寿目验肥充容色光泽。准知饮食定是易求。时阿难陀即便问曰。今既时世饥馑饮食难求。父母妻子尚不相济。何故仁等食易得耶。彼便答曰。我于眷属自相赞叹云。此苾刍得无常想。乃至得八解脱。阿难陀问曰。所陈之事为实为虚。答言是虚。问言具

寿。仁等岂合为少饮食实无上人法自称得耶。彼便答曰。从合不合我等已作。时诸苾刍乐少欲者。皆共讥嫌呵责非法。云何汝等为贪饮食。实无上人法自称得耶。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以此缘集苾刍众。知而故问如前广说。佛问胜慧河边诸苾刍曰。汝诸苾刍实无上人法自言得耶。彼白佛言。实尔大德。尔时世尊种种呵责诸苾刍。汝非沙门非随顺行。所不应为。非威仪非出家者所作。汝诸苾刍应知世间有三大贼。云何为三诸苾刍如有大贼。若百众若千众若百千众。便往到彼城邑聚落。穿墙解钥偷盗他物。或时断路伤杀。或时放火烧村。或破王库藏。或劫掠城坊。是名第一大贼住在世间。诸苾刍如有大贼。无百众无千众无百千众。不往城邑聚落穿墙解钥偷盗他物。亦不断路烧村破王库藏等。然取僧祇薪草花果及竹木等。卖已自活或与余人。是名第二大贼住在世间。又诸苾刍有其大贼。无百众无千众无百千众。不往城邑聚落穿墙解钥偷盗他物。乃至不取僧祇草等活命与人。然于自身实未证得上人之法。妄说已有。是名第三大贼住在世间。汝诸苾刍第一大贼第二大贼。不名大贼。是名小贼。汝诸苾刍。若实无上人之法自称得者。于人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中。是极大贼。说伽他曰。

实非阿罗汉 说言我身是

于诸人天中 是名为大贼

尔时世尊种种呵责彼苾刍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为诸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实无知无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静圣者。殊胜证悟。智见安乐住。而言我知我见。彼于异时若问若不问。欲自清净故作如是说。诸具寿我实不知不见。言知言见虚诳妄语。得波罗市迦。不应共住。

尔时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有众多苾刍。在阿兰若住。受粗卧具勤策相应。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世间作意折伏烦恼。欲染嗔恚不复现行。时彼即便更相告言。具寿汝今知不。阿兰若中所应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今可舍兰若处住聚落中。便舍静林就村而住。时彼数数见诸女人。又见净人及诸求寂。共为杂住。烦恼还起欲染嗔恚还复现行。时彼诸人各作是念。世尊为诸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若复苾刍实无知无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静圣者。殊胜证悟。智见安乐住。而言我知我见。彼于异时若问若不问。欲自清净故作是说。诸具寿我实不知不见。言知言见虚诳妄语者。得波罗市迦。不应共住。

时诸苾刍即相告曰。我等住阿兰若。受粗卧具勤策相应。得少自相寂止方便。折伏烦恼。便弃静林来至聚落。既观诸境烦恼现行。如前广说。岂非我等犯他胜耶。我等共

诣具寿阿难陀所。以事陈告。如彼所说我当奉行。即便到彼问具寿阿难陀曰。具寿知不。如佛世尊为诸弟子制其学处。

若复苾刍乃至波罗市迦不应共住。我等在阿兰若烦恼不起。今来聚落烦恼还生。广说如前。我皆有疑。岂非我等犯波罗市迦耶。当问具寿阿难陀。如彼所说我当奉行。由是事故我等今来。至具寿所详欲咨决。岂非我等犯波罗市迦耶。尔时具寿阿难陀。闻诸苾刍说是事已。遂将诸人往世尊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时具寿阿难陀白佛言。世尊。大德如是为诸苾刍。于毗奈耶制其学处。若复苾刍广说乃至得波罗市迦不应共住。此诸苾刍在阿兰若住。受边际卧具勤策相应。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作意折伏烦恼。欲染嗔恚不复现行。时彼即便更相告语。具寿汝今知不。阿兰若中所应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今宜舍兰若住处往聚落中。即便舍静就村住处。时彼数数见诸女人。又见净人及诸求寂。共为杂住。烦恼还起欲染现行。彼诸苾刍各生疑念。将非我犯波罗市迦耶。故来问我。我不敢决咸来至此。大德世尊将非彼犯极重罪耶。世尊告曰。阿难陀除增上慢彼无有犯。尔时世尊种种方便为爱乐戒者。为尊重戒者。随顺劝喻为说法已。告诸苾刍曰。汝诸苾刍。如是应知。前是创制此是随开。我今为诸声闻弟子当如是说。若复苾刍实无知无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静圣者殊胜证悟。智见安乐住。而言我知我见。彼于异时若问若不问。欲自清净故作如是说。诸具寿我实不知不见。言知言见虚诳妄语。除增上慢。此苾刍亦得波罗市迦。不应共住。

苾刍义如上。言无知者。谓不知色受想行识。言无遍知者。谓不遍知色受想行识。上人法者。上谓色界在欲界上。无色界在色界上。人谓凡人。法者谓五盖等。能除此盖名之为上。寂静者谓是涅槃。言圣者谓佛及声闻。殊胜证悟者。谓四沙门果。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智者谓四智。苦智集智灭智道智。及余诸智。见者谓四圣谛见。言安乐住者谓四静虑。是修非生。言我知者谓知四谛法。而言我见者。谓见天见龙见药叉。见揭路荼健达婆紧那罗莫呼洛伽鸠槃荼羯吒布单那毕舍遮鬼。我闻天声乃至毕舍遮鬼。我往天处乃至毕舍遮处。彼诸天龙乃至毕舍遮来至我所。我与诸天等常为狎习共作言谈。彼诸天等亦来就我。常为狎习共作言谈。其实未证而言我证。谓得无常想。广说乃至得八解脱。彼于异时者。谓是别时。若问者。谓被他问。若不问者。谓自生悔恨而怀忧恼。欲自清净者谓希出罪。作如是语。具寿我实不知者谓意识也。我实不见者谓眼识也。虚诳妄语者是异名说。除增上慢者谓除增上慢。人实未证得自谓已得。由无诳心故不犯根本。此者谓指其人。苾刍者谓住苾刍性。广说如上。乃至不应差作十二种人。是故名为不应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摄颂曰。

见相阿兰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于自相 方便显其身

若苾刍如是乐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语。我见诸天乃至羯吒布单那者。得波罗市迦。乃至我见粪扫鬼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如是乐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语。我闻诸天乃至羯吒布单那者。得波罗市迦。乃至粪扫鬼者。得窣吐罗底也。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我诣天处乃至羯吒布单那处者。得波罗市迦。乃至粪扫鬼处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诸天来至我所。乃至羯吒布单那来至我所者。得波罗市迦。乃至粪扫鬼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我共诸天常为狎习共作言谈。乃至羯吒布单那者。得波罗市迦。若云粪扫鬼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诸天来共我常为狎习共作言说。乃至羯吒布单那者。得波罗市迦。若云粪扫鬼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实不得无常想而言我得者。得波罗市迦。乃至妄言得俱解脱。皆得波罗市迦。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多苾刍。若在村坊或阿兰若处住。多被非人之所娆乱。于中若得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者。非人即不娆乱。我在彼处不被非人之所娆乱者。得波罗市迦。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于某舍中受他请食。敷设杂彩胜妙之座。若得四果者。方就其座而受饮食。我亦得彼胜妙座食者。是苾刍得波罗市迦。若有众多苾刍。在阿兰若村中住。少于自相而心得定。以世俗道伏除烦恼欲贪嗔恚而不现行。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我亦在彼阿兰若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烦恼。欲贪嗔恚亦不现行者。得波罗市迦。若苾刍妄心欲自显己。作如是语。有苾刍亲见诸天。不言是我。得窣吐罗底也。如是乃至见羯吒布单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罗底也。乃至粪扫鬼者。得恶作罪。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苾刍闻诸天声。不言是我。得窣吐罗底也。如是乃至闻羯吒布单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罗底也。乃至粪扫鬼。得恶作罪。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苾刍往诣天处。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罗底也。乃至羯吒布单那处。得窣吐罗底也。乃至粪扫鬼者得恶作罪。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苾刍诸天来就。乃至羯吒布单那。不言是我。得窣吐罗底也。若粪扫鬼者。得恶作罪。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苾刍常往天处。共诸天言谈议论。乃至羯吒布单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罗底也。若粪扫鬼者。得恶作罪。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苾刍诸天来就言谈议论。乃至羯吒布单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罗底也。粪扫同前。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苾刍得无常想。如前广说。乃至得八解脱。不言是我。是苾刍得窣吐罗底也。如有众多苾刍在阿兰若村住。常被非人之所娆乱。中有苾刍得四果者。不被非人之所娆乱。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苾刍在彼村住。不被非人之所娆乱。不言是我。得窣吐罗底也。若有众多苾刍。在俗舍中坐胜妙座。而受其食皆获四果。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苾刍于彼舍中受胜妙座。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诸苾刍在阿兰若村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烦恼。欲贪嗔恚亦不现行。

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妄心作如是语。有苾刍在彼村住。得少自相定乃至烦恼皆不现行。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罗底也。

摄颂曰。

记战与言违 旱时天雨少

业力男成女 温泉听象声

佛在广严城猕猴池侧高阁堂中。时摩揭陀国未生怨王。与广严城诸栗姑毗先有违逆。未生怨王乃严整四兵象马车步。往佛栗氏国欲共斗战。时佛栗氏国人。告广严城栗姑毗曰。摩揭陀国未生怨王。严整四兵来此欲战。时彼闻已亦严四兵出城拒逆。兵众出时具寿大目连执持衣钵。于日初分入广严城欲行乞食。时此城中栗姑毗众。遥见大目连共相谓曰君等知不。尊者大目连我比曾闻。是第三圣无有少事而不见知。我等宜应问彼圣者两国交战谁得胜耶。即便往问白言。圣者摩揭陀国未生怨王来破我国。今出相御两阵交战谁当胜耶。尊者报曰。汝等得胜。彼既闻已共相谓曰。圣者目连与我等记。战当得胜。诸人闻已欢喜踊跃。情欺彼敌掩其不备。即与共战遂便大破。军兵瓦解逐北追奔。

欲至殑伽河岸。广严城人既得胜已倍生勇锐。时未生怨王便生是念。此城中人心怀凶猛。今若渡河彼来取我。如网取鱼尽当杀害。作是念已遍告军众。咸可并心回兵共战。众闻王教各作是念。我等辞国来罚广严。今者不应被破而活。咸即同心回兵共战。时此城人遂便退败。走入城中闭门自固。其摩揭陀王既得胜已。收军率旅还王舍城。于后城中诸栗姑毗。于街衢巷陌共起讥嫌。彼大目连记我战胜。今我此城总被败丧。何战胜耶。是时六众苾刍入城乞食。闻彼讥嫌而问之曰。汝等今者讥嫌何人。诸人答曰。讥嫌汝等。六众报曰。我等作何罪过令汝讥嫌。诸人报曰。圣者大目连记我战胜。今我此城总被他破。岂战胜耶。六众答曰。汝初斗战何国得胜。诸人报曰。我等斗战初时得胜。

六众答曰。汝战得胜即合却回。谁更遣汝逐他军众。汝岂不闻。野干被迫力同猛虎。彼诸人众闻此语已。自知无理默然不答。于时六众苾刍共相谓曰。我等且应时机答战胜事。令彼人众不作大嫌。然大目连有所犯罪。我今应诘令其说悔。是时六众苾刍既还住处。食已诣大目连所。合掌恭敬礼足白言。我等今者咨诘少事。唯愿慈悲赐垂听许。目连报曰。五部之罪任意举之。六众白言。尊者与栗姑毗记战得胜。而广严城被他所破。岂是胜耶。持钵乞食可不自供。而更妄语虚记他事。不见实状令众讥嫌。遂令我等所行之处。谤议盈途乞食不得。仁既犯罪应如法悔。目连报曰。具寿。我不见罪。是时六众共相谓曰。仁等知不。如世尊说。若不见罪。应与作不见罪舍置羯磨。犯云不见是难容隐。

谁是授事人遣鸣揵椎。授事问曰欲何所为。答曰少欲目连有犯不见。今应与作舍置羯磨。时授事人便与六众往上座所。时具寿舍利子为众上座。时授事人告上座曰。须鸣健椎。上座问曰。欲作何事。勿令正法致有毁损。为谁作遍住法乃至出罪。报言无如是等事。但为尊者大目连妄记他事。广说如上。不肯见罪。我等依法与作不见罪羯磨。舍利子言。具寿。汝等勿作非法。恼乱耆宿有德苾刍。大师世尊具一切智。于一切事得大自在。汝今应往请佛决疑。随佛所教汝当奉行。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世尊告曰。凡战斗时非人先战后次于人。若非人战胜人亦得胜。当尔目连记栗姑毗克得胜。时广严城非人战胜。王舍城非人不如既至河岸。王城非人得胜广严城不如。但记初胜不记于后。

若作如是始终问者。目连当时具答其事。汝诸苾刍大目连无犯。若苾刍作如是心而记事者无犯。若异此者得越法罪。佛在广严城猕猴池侧高阁堂中。时诸外道与俗授记。十二年中天旱不雨。具寿大目连执持衣钵。入广严城次行乞食。时城中人问言。圣者。何时天雨。目连报曰。过七日已天当降雨诸人闻说过七日已。圣记天雨。是时诸人于仓廪内。所有谷麦咸种田中。过七日已云腾雷震唯降少雨。才得掩尘即便停息。时诸人等便于市肆街衢之所。皆共讥嫌。诸人知不。宁信外道不信沙门释迦之子。常以袈裟覆体。如桦树皮实无知觉。时六众苾刍方入乞食。闻此嫌言便问之曰。仁等嫌谁。答言我嫌汝等。告曰我等何过令汝讥嫌。诸人报曰。大目连明言见记。过七日已必当降雨。

我等闻已于仓廪内。所有谷麦咸种田中。而天不雨。六众报曰。汝等常亲外道。若见彼记云兴电击才少沾洒。即便唱令天时大雨。目连所记天雨尚多地有流水。然彼圣者岂为汝等作如是记。所种苗稼悉皆成熟。答言不尔。六众报曰。若如是者彼有何过汝等见讥。彼即无言默然而住。六众苾刍共相谓曰。难陀邬波难陀。我且随时答诸人众。然少欲目连自身犯罪。我等就彼令其说悔。还入寺中食讫收衣钵已。便往诣彼大目连所白言。畔睇上座。目连答言无病。彼复重言。上座愿见容许我欲诘罪。答曰五部罪中随意当诘。白言上座知不。外道所记十二年中天旱无雨。仁记七日已后天当降雨。上座应可褰衣勿令泥污。持钵乞食岂不充身。何故虚心妄记他事。遂令我等所行之处。谤毁盈途乞食不得。

仁既犯罪应如法悔。目连报曰。具寿。我不见罪。是时六众共相谓曰。仁等知不。如世尊说若不见罪。应与作不见罪舍置羯磨。谁是授事人遣鸣揵椎。广说乃至舍利子为上座。令往白佛。佛告诸苾刍。有五因缘天不降雨。而星历人不善了知记言天雨。云何为五。苾刍当知。若见云兴电击雷震风惊。时星历人记言天雨。然此大地有其火界。上腾虚空令雨干燥。此是第一不雨因缘。复次苾刍若见云起风惊。时星历人记言天雨。然

于虚空有大风起便吹此雨。于杖林内或羯陵伽兰。若林中令雨偏注。此是第二不雨因缘。复次苾刍若见云起风惊。时星历人记言天雨。然于此时行雨天神纵逸而住。于时时间不注甘雨。此是第三不雨因缘。复次苾刍乃至星历人记言天雨。由诸有情爱乐恶法。

非分起贪住于邪见。缘此事故于时时中天不降雨。此是第四不雨因缘。复次苾刍乃至星历人记言天雨。然罗怙罗阿修罗王从大海出。便以两手捧其雨水弃大海中。此是第五不雨因缘。而星历人不知记言天雨。苾刍当知。目连记雨之时。罗怙罗阿修罗王。以手捧雨弃大海中。然非无雨。岂彼当时问言稼穑皆成熟不。尔时目连即依事答。苾刍当知。大目连无犯。若异此者得越法罪。

世尊在广严城猕猴池侧高阁堂中。时有无衣外道门徒于此城住。其妇怀妊。是时具寿大目连入城乞食。次至外道门徒家。时彼家主既见尊者便作是念。此大目连众所共闻。是第三圣无不知见。我今应问我妇怀妊为男为女。作是念已问目连曰。圣者。我妇怀妊为女为男。尊者报曰。贤首。腹内是男。凡诸世人闻富盛时悉皆欢喜。即便庆跃。以好上妙香美饮食。盛满钵中授与尊者。复便请曰余日更来。报言无病。辞之而去。近此外道门徒之舍有露形人。为物师首。见大目连持满钵去。即便念曰。我唯有一施食之家。还被沙门释迦之子教化侵夺。此非好事。我今宜往到长者边问其所以。共彼沙门作何筹议。即便疾疾往至其家。问言长者。沙门目连来至家不。长者报言来至。告曰仁何所问。

报言我问妇今怀妊为男为女。报言是男。时露形者善明卜筮卜知是女。即便回面翻掌而笑。长者见已进而问曰。何意回面翻掌而笑。报言我观是女不见有男。时彼长者面现嗔相额起三峰。而告之曰。汝拔发露形何所知见。岂大目连智不及汝。圣者授记必定诞男。汝之浅识强云生女。彼见骂已还更算之克定是女。即便作色告长者曰。假令沙门瞿答摩记云是男。此不是男必定生女。彼既月满便生于女。时彼长者及诸家眷。咸起讥嫌广兴谤议。宁彼外道记事不虚。不同沙门言皆是妄。目连记男反更生女。是时流言嚣遍城郭。时诸人等。便于市肆街衢之所咸共讥嫌。诸人知不。宁亲外道不信沙门释迦之子。时六众苾刍方入乞食。闻此嫌言便告彼曰。仁等嫌谁。答言我嫌汝等。报云我有何过令汝讥嫌。

诸人报曰。圣者目连记外道妇当生于男。今遂生女。六众闻已告诸人曰。世间诸人咸皆漂没无智之海。唯佛世尊于授记事出言无妄。余所说者容有参差。然人之所生非男即女。岂复生狗及猕猴耶。诸人闻已默然不答。是时六众难陀邬波难陀共相告曰。我且随时答诸人众。然少欲目连自犯其罪。广说如前。乃至报曰。五部罪中随意当诘。白言上座应知岂不自忆记彼外道门徒。怀妊之妇生必是男。今既生男可相庆贺。沙糖石蜜恣

意餐啖。然持钵乞食可不济饥。更以虚心妄记他事。遂令我等乞食不得。仁既犯罪应如法悔。目连报曰。具寿。我不见罪。是时六众唤授事人。鸣揵稚集众僧。广说如前。乃至世尊告曰。汝诸苾刍有其四处。不可思量。若强思者。心则迷乱或令发狂。云何为四。

一思量神我。二思量世间。三思量有情业异熟。四思量诸佛境界。然大目连授记之时其实是男。彼于后时由业异熟转之为女。若彼长者问大目连。我妇产时为男为女。时大目连记言是女。汝诸苾刍目连当时据现事记。故无有犯佛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于此城内有一长者。闻有说言。若不预告设僧饮食者。彼即忽然财食交报所求增长。时彼长者即作是念。欲觅钱财此好方便。我今宜可不预告知忽设僧食。即往市肆多买净肉。于大镬内加以酥油作好美粥。既备办已往至城门。告守门人曰。汝今当知。若见苾刍乞饮食者令诣我家。答言善哉我当遣去。彼见苾刍欲行乞食。报言圣者某甲长者。今日中前施乞者食。时乞食者既闻告已。皆悉往彼长者宅中。时彼长者各以美粥满钵授与苾刍。

苾刍受已并还本处随情饱食。于时天气阴凝寒风惨烈。诸苾刍共相谓曰。钵腻难洗。我等宜应诣温泉所暖水洗之。即往泉边各洗其钵。有一少年苾刍便作是念。此之温水从何处来。去斯不远邬波难陀亦自洗钵。时少年者便到其所。致敬问曰。大德邬波难陀。此之温水从何处来。时大目连亦在温泉洗钵。邬波难陀教少年曰。汝今可往问少欲者。时彼少年至目连所。齐整威仪倍加恭敬。问言大德。此之温水从何处来。报言具寿。从无热恼大池处来。邬波难陀适闻此说。白言上座勿害正经勿亏法眼。我虽未证岂无阿笈摩耶。如佛所说。无热大池所有诸水具八功德。所谓冷美轻软清净香洁饮不损喉入腹无患。如所记言便违初德。然而持钵乞食不济身饥。以虚诳心妄记他事。广说乃至往白世尊。

世尊告曰。汝诸苾刍温泉水实从无热池而来至此。苾刍白佛言。若其此水从彼来者何意今热。世尊告曰。汝等应知。彼池水经游五百热捺落迦方至于此。由斯缘故遂变成热。若问目连何因热者。彼便具答不冷因缘。汝诸苾刍。然彼目连作如是想说时无犯。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是时具寿大目连告诸苾刍曰。具寿。我入无所有定。闻曼陀罗池水之岸有诸象王吼叫之声。邬波难陀于众中坐。闻此说已作如是言。上座勿亏正理勿害法眼。我虽未证岂无圣教。如世尊说。若入无所有定者。必当远离色声诸境。如何入定而得闻声。所授记者必无是处。广说如前。六众诘罪鸣稚集众。与大目连作舍置羯磨。时舍利子令往白佛。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诸苾刍如大目连所言无妄。虽复现入无所有处定。诸色声想悉皆远离。然大目连获得静虑解脱胜妙等持。

速出速入。虽是出定谓在定中。便以其事告诸苾刍。我在定中闻象吼叫。汝诸苾刍此大目连以实想说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妄说上人法学处了。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十三僧伽伐尸沙法

摄颂曰。

泄触鄙供媒 小房大寺谤

片似破僧事 随从污慢语

故泄精学处第一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邬陀夷常所作事。若在聚落村坊寺内止住之处。晨朝早起洒扫庭宇。以新牛粪而涂拭之。方向房外净洗手足嚼齿木已。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聚落中或村坊内次行乞食。然不善护身根不住正念。既得食已逐还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便入房中以自消息。若彼欲意现在前时。即手执生支泄精取乐。时有众多苾刍。看行房舍遂至邬陀夷所住之处。共相慰问在一面坐。时诸苾刍问邬陀夷曰。具寿。堪忍众事无诸病恼安乐行不。不以乞食为劳苦也。即报诸苾刍曰。我今堪忍众事无有病恼。乞食易得安乐而住。诸人问曰。何意具寿堪忍众事得无忧恼安乐而住耶。邬陀夷曰。具寿知不。我之常业若在聚落村坊寺内止住之处。于晨朝早起洒扫庭宇。广说如前。乃至手执生支泄精取乐。由此因缘得除热恼安乐而住。不以乞食为苦。时诸苾刍闻是语已。不喜不嫌舍之而去。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白佛。佛以此缘观二事故集苾刍众。云何为二。一者欲令我诸声闻弟子。知所作事是非法故。二者由此为缘。我欲为诸声闻制学处故。诸佛常法知而故问。乃至广说尔时世尊。知时而问邬陀夷曰。汝实作如是不端严事耶。答言实尔。世尊以种种呵责言。汝所为非沙门。非随顺法非清净行。非出家人之所应作。云何痴人于我善说法律之中而为出家。闻说离贪嗔痴心慧解脱微妙之法。而汝作斯不善之事。痴人宁以手执可畏黑蛇。不以染心自捉生支故泄不净。云何汝痴人。以其两手受彼信心婆罗门诸长者等所施饮食。云何以手作此非法将为安乐。世尊作此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广说如前。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当如是说。若复苾刍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

尔时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有诸苾刍于睡梦中泄精。各生追悔心不安乐。共相谓曰。仁今知不。世尊为诸苾刍于毗奈耶制其学处。若苾刍以故心泄精者。得僧伽伐尸沙。我等睡时梦中泄精。于时有泄精想。岂非我等犯僧伽伐尸沙耶。宜应共诣具寿阿难陀所具陈其事。如彼所说我当奉持。时诸苾刍即便共诣阿难陀所。到已白言。具寿阿

难陀知不。如佛世尊为诸声闻。于毗奈耶制其学处。若复苾刍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我等于睡梦中泄精。皆有想心。咸生追悔。岂非我等犯僧伽伐尸沙耶。由此故来请问大德。如所陈说我当持之。时阿难陀闻此语已。将诸苾刍诣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阿难陀白佛言。世尊大德为诸苾刍制其学处。若复苾刍故泄精。得僧伽伐尸沙。此诸苾刍于睡梦中泄精。皆有想心。彼诸具寿咸生追悔。将非我犯僧残罪耶。不知诸苾刍为犯不犯。世尊告阿难陀曰。彼诸苾刍想心缘虑我不云无。然在梦中非是实事。应除梦中。尔时世尊。赞能持戒者。赞敬重戒者。为诸苾刍说随顺法。令于善品得增长已。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今是随开。是故我今为诸苾刍。于毗奈耶重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故心泄精。除梦中。僧伽伐尸沙。苾刍义如上。故心者谓故作意。泄者谓精正流泄移其本处。精有五种。谓青黄赤厚薄。此中青者。谓是轮王及轮王长子。受灌顶法其精俱青。所余诸子其色皆黄。轮印大臣其色皆赤。已长成人其精厚。未长成人其精薄。若人被女欲所伤若檐重物。或涉长途或身根损坏。如斯等类容有五精。除梦中者。若在梦中无犯。僧伽者。若犯此罪应依僧伽而行其法及依僧伽而得出罪不依别人。言伐尸沙者。是余残义。若苾刍于四波罗市迦法中。随犯其一无有余残。不得共住。此十三法苾刍虽犯而有余残。是可治故名曰僧残。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五事别。一为乐故。二为咒故。三为种子故。四为药故。五为自试故。云何为乐。若苾刍为泄精乐故。于内色处有染欲心。起方便发动生支而泄精受乐者。得僧伽伐尸沙。虽加方便若精不泄。得窣吐罗底也。如是若为摇动生支乐故而故泄精。或为摩触捉搦乐故而故泄精。或为出生支头乐故而故泄精。得罪轻重广如上说。如为乐既尔。若为咒为求种子为药。或为试力而泄精者。得罪轻重如上。若苾刍为乐故欲出青精。于内色处有染欲心。起方便而泄其精。或求黄赤厚薄等。得罪如上。内色既尔。外色亦然。摄颂曰。

若舞及于空 精动身中泄

揩摩出时乐 染意量生支

或时染心视 或逆流顺流

及逆风顺风 应知罪轻重

若苾刍因作舞时泄精者。得吐罗罪。若精不泄得恶作罪。若苾刍故于空中摇胯而泄精者。得窣吐罗底也。若精不泄者得恶作罪。若苾刍精战动时。遂便摄意而精泄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不泄者得恶作罪。若精已泄尚在身中。而加方便使精泄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不泄者得恶作罪。若苾刍受他揩身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罗底也。若有染心而不泄

者。得恶作罪。若苾刍量生支作心受乐。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罗底也。若不泄者得恶作罪。若苾刍以染心观视生支。得恶作罪。若苾刍以染欲心。以己生支逆流而持。得窣吐罗底也。若顺流而持得恶作罪。若苾刍以染欲心。以己生支逆风而持。得窣吐罗底也。若顺风持得恶作罪。无犯者。若走若跳戏。若浮若趟坑堑栏楯。若行触脾触衣若入浴室。若忆故二若见可爱之色。或搔疥痒。无受乐心而精流泄。斯皆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触女学处第二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共相告曰。我等每于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门。若有婆罗门长者居士来往经过。为说法要。有论议者我当折伏。令名称远闻众所钦仰。此六众苾刍。于六大城所有氏族种类。及诸工巧名讳差别。无处不知无人不识。时具寿邬陀夷。于晨朝时嚼齿木。披僧伽胝礼窣睹波已。于逝多门外经行游适。此城常法。若婆罗门居士居士妇。共出都城往芳林内。周遍游观持诸花果。入逝多林礼世尊足并诸大德。时有众多居士居士妇。至逝多林。邬陀夷见已作如是言。善来姊妹。犹如初月时一现耳。诸女答曰。大德。如世尊说。若人居在八无暇中。于清净行无容修习。我之女身多诸障难。镇营家业复是第九无容暇事。时邬陀夷闻是语已。报诸女曰。汝岂不闻。

昔有娑竭王 广营众事业

所作事未毕 其命已终亡

汝等营家业 其事无竟时

死是人共嫌 宁知忽来至

诸女闻已答言。大德。我缘此故来入寺中。礼世尊足并诸上座大德苾刍。邬陀夷曰。善来姊妹。如世尊说。以不坚身而求坚法。汝等来入寺中随喜礼拜实为善事。汝等于此寺中颇请苾刍为引导人。指授房舍及塔庙不。诸女报曰。大德。岂我手执明炬而更求灯烛。今舍大德别请余人为引导耶。时邬陀夷便作是念。若我为其指授房舍废修善品。若不指授交有所阙。入城乞食谁当见与。虽废正修宜应指授。便洗手足即执香华。引导而进。说伽他曰。

若人以真金 日施百千两

不如暂入寺 诚心一礼塔

姊妹。此是如来所居香殿。然佛世尊昼夜六时。常以佛眼观察世间。谁增谁减谁遭苦厄。谁向恶道陷没欲泥谁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济令出。无圣财者令得圣财。以智安膳那破无明膜。无善根者令种善根。有善根者令其增长。安人天路能尽苦际趣涅槃城。时邬陀夷说伽他曰。

假使大海潮 或失于期限

佛于所化者 济度不过时

如母有一儿 常护其身命

佛于所化者 愍念过于彼

佛以大悲心 遍于生死内

常随所化者 如母牛怜犊

然佛世尊应正等觉。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作师子吼觉悟群迷。汝应至心礼敬尊足。

次至余房而告之曰。此是上座阿若憍陈如所住之房。诸妹。然此世间盲冥无识。既罕将导长夜轮回。尔时世尊初成正觉。以妙智药为开法眼。三转法轮令其启悟。于大师众弟子之中最为上首。耆年宿德善修梵行。受持法衣此为初首。汝应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迦葉波所住之房。告言诸妹。此是大婆罗门胜妙之族。舍九百九十九具犁牛。二百余硕碎金大麦。六十亿金钱。有十八封邑仆使佣人。有十六聚落兴易商估。妻名迦毕梨。身如金色仪容美丽无与等者。如此众事并皆弃舍如捐涕唾。于后夜时舍百千上服着粗氎僧伽胝。归佛出家住于林薮。假使狂象举目视之便舍狂醉。少欲知足修杜多行。于大师众弟子之中。威德尊重最为第一。汝应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舍利子所住之房。告言诸妹。此是贵族婆罗门子。舍俗出家年始十六。帝释声明经心悟解。诸外论者并皆摧伏。如世尊说。

一切世间智 唯除于如来

不及身子智 十六分之一

一切人天智 皆如舍利子

不及如来智 十六分之一

于大师众弟子之中有大智慧。具足辩才最为第一。汝应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目乾连所住之房。告言诸妹。此是辅国大臣婆罗门子。舍贵胜位而为出家有大神力。能以足指动帝释宫。于大师众弟子之中有大威德。具大神通最为第一。汝

应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尼卢陀所住之房。告言诸妹。此是佛堂弟。亦舍贵位随佛出家有大势力。曾有商主于大海中遭遇厄难。称其名字船得安隐。不损珍财还到故居。于大师众弟子之中。得净天眼最为第一。汝应至心礼敬其足。次至尊者阿难陀所住之房。告言诸妹。此是佛堂弟。舍位出家。于世尊所亲奉供侍。虽经长夜无劳倦心。大智聪明圣所称叹。如来所说一切经典。闻悉能受如瓶泻水置之异器。于大师众弟子之中。多闻总持最为第一。汝应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难陀所住之房。告言诸妹。此是佛亲弟。舍俗出家。若不出家为力轮王。于大师众弟子之中。善护诸根能防外境最为第一。汝应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具寿罗怙罗所住之房。告言诸妹。此是佛之子。舍俗出家。若不出家当为转轮王。于大师众弟子之中。爱重学处奉持无失最为第一。汝应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难陀邬波难陀阿说迦补捺婆素迦兰陀所住之房。此是我房汝当观礼。既观看已命之令坐。其邬陀夷是淫染行。于其房中莹饰庄严壁皆彩画。以氍绵褥安在卧床。诸妙箱篋用贮资具。于机案上着香水瓶并诸杓器。时邬陀夷告诸女曰。姊妹。为先餐小食为饮蜜浆。诸女报曰。大德。岂有河水而逆流耶。理应我等先有供养。宁容反受大德施耶。善哉圣者。我有所须幸当见施。即便问曰尔何所须。诸女报曰。未曾闻法愿为我说。邬陀夷曰。善哉姊妹。如世尊说。于诸世间有其六事。希有难遇。云何为六。一诸佛出世难可逢遇。二如来所说微妙法律难可得闻。三人身难得。四中国难生。五诸根难具。六信心难发。姊妹。此是难事汝已得之。当起信心。如亲对佛坐听法要。我当为说。是时诸女即便礼敬邬陀夷足。在一面坐专心听法。时邬陀夷即为说法。随所说法便生染心。犹如咒师不善咒术咒鬼病者。随所咒时被鬼所打。其邬陀夷亦复如是。随所说法被染触心。染心既生从坐而起。即便以手摩触女身。时诸女中有相爱者染言调戏身手相触。若不爱者即出房外。徐步檐廊共生嫌贱作讥议言。谁知水内更出火光。于归依处反生恐怖。我等昔日。谓此僧房安隐涅槃离恼无碍。然更于此有诸灾患恐怖忧恼。彼讥嫌时苾刍闻已。问言姊妹。汝嫌骂谁。答言我骂仁等。报言我作何事令汝生嫌。答言我等昔来虽遭贼处及猖狂人不闻鄙语。如邬陀夷所说。我之身体虽被夫主时有摩触。未如邬陀夷强见陵逼。若我父母兄弟姊妹夫主。闻者乃至不听我等望逝多林。况入园中而申礼敬。诸苾刍报曰。姊妹。彼苾刍具持禁戒。是大臣子而性多爱欲。作此方便用畅染心。女人答言。圣者。如牛角虽利。岂可反破自腹耶。设有染心宁得自亏梵行。诸苾刍曰。姊妹。且

住我当遮止。答言圣者。若为遮止深是善哉。若不遮者。我等终不以足重来游践逝多园林。苾刍报曰。我共遮止不使更然。时诸女人共嫌而去。时具寿邬陀夷便行笑出房。诸苾刍见而问曰。大德邬陀夷所为鄙媟污辱沙门。何意恣情更为欢笑。邬陀夷报曰。我作何事。我岂饮酒啖葱蒜耶。诸苾刍曰。粗重之事汝尚为之。饮酒啖蒜何疑不作。报曰我作何事。诸苾刍曰。此婆罗门居士妇女讥骂而去。岂非过耶。报曰汝等但解执持黑钵巡家乞求。悭嫉缠心日见增甚。乃至不能为他说四句法。见他演说更起嫉嫌。诸苾刍曰。我观具寿虽数为说。曾无一人能见谛者。报曰且令根熟渐入谛门。诸苾刍有少欲者。皆共讥嫌而呵责曰。云何苾刍所作非理。应怀耻愧。翻起贡高。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诸苾刍。知而故问。汝邬陀夷实作如是鄙恶事耶。白言实尔。佛言汝所为非。非沙门非随顺。不清净。所不应为。尔时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我观十利乃至我今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以染缠心与女人身相触。若捉手若捉臂。若捉发若触一一身分。作受乐心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或复余类以染缠心者。有是染心而非缠心。有是缠非染。或俱有俱无。云何染而非缠。谓有染心非极染心现在前时。云何缠而非染。谓心缘外境有所系着未起染心。云何染缠俱心。谓有染心极染心。贪求前境心有系着。云何染缠俱非。谓除前相。女人者。若妇若童女堪行欲事。身相触者。谓以身就身作摩触事。捉手者谓腕已前。捉臂者谓腕已后。捉发者谓是头发及相系缀带。一一身分者谓诸支节。作受乐心者情受欲乐。僧伽伐尸沙者。广说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云何为九。谓触极触凭捉牵曳上下遍抱。云何为触。若苾刍以染缠心。共堪行淫女人故触彼头。无有衣隔得僧伽伐尸沙。有衣隔者得窣吐罗底也。如头既尔。若触肩背脇**踵**乃至足指。有衣无衣皆如上说。如触既尔。极触凭捉亦复如是。

云何为牵。若苾刍以染缠心捉堪行淫女。从远牵至近从近推令远。得罪同前。云何为曳。谓苾刍捉女人从右畔曳向左边。或从左边曳向右畔。或从足至头或从头向足。云何为上。谓捉女人从地举上过于足指。若无衣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足指既尔。若过胫膝及余身分乃至于顶。若举上床座若象马车舆。或上楼阁。若苾刍有染缠心。而受触乐作快意想。随以身分触着之时。若无衣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是名举上。云何为下。若苾刍捉堪行淫女。从楼阁上擎令向下。或至象马车乘床座之上。擎下乃至足指着地。得罪同前。是名为下。云何遍抱。若苾刍于堪行淫女人。以手捉搦

其项乃至足指。随触身分得罪同前。凡触女身。若是堪行淫者。无衣隔时得根本罪。有衣得方便罪。若不堪者。无衣得粗罪。有衣得恶作。若苾刍以染缠心。触男黄门堪行淫者。无衣粗罪。有衣恶作。若无堪者。有衣无衣俱得恶作。若触傍生堪与无堪。并得恶作。若无染心触母女姊妹。并皆无犯。若见女人被水所漂。或时自缢。或啖毒药等。为救济时触皆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说鄙恶语学处第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邬陀夷苾刍缘起同前。乃至随所说法被染触心。染心既生便对女人说粗恶语。谓是鄙恶淫欲相应。犹如夫妻论说俗事。时诸女中有相爱者。鄙言调戏身相抚拍。若不爱者便出房外作讥嫌言。谁知水内更出火光。于归依处反生恐怖。广说如前。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以染缠心。共女人作鄙恶不轨淫欲相应语。如夫妻者僧伽伐尸沙。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或复余类。以染缠心者。有其四句。广说如前。言女人者谓妇及童女。于善恶言能解其义。鄙恶语者有其二种。一是波罗市迦因起。二是僧伽伐尸沙因起。云何名此为鄙恶语。答有自性鄙故。因起鄙故。恶者谓罪过也。谓说淫欲交会之言。如夫妻者。犹如夫妇说非法语。僧伽伐尸沙者。广如上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谓善说恶说直乞方便乞直问曲问引事赞叹嗔骂。云何善说。若苾刍以染缠心。对堪能女解善恶言作如是说。姊妹。汝三疮门。实是善好形状可爱。若与叶婆合说之时。得僧伽伐尸沙。若不与叶婆合说者。得窣吐罗底也。是名善说。云何恶说。若苾刍以染缠心。对堪能女解善恶言作如是说。姊妹。汝三疮门。实是不好形状可恶。若与叶婆合说之时。得僧伽伐尸沙。若不与叶婆合者。得窣吐罗底也。是名恶说(叶婆者正目西方说男女交合不轨之言若准此方音者言多鄙媟又复方音随处不定故存本字然西方教授说此言时亦不全道以鄙恶故但云叶字婆字耳)云何直乞。谓若苾刍乃至作如是语。姊妹来。共我作如是如是事。若与叶婆合说之时。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说。得窣吐罗底也。是名直乞。云何方便乞。广说如前。乃至作如是语。姊妹。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必为男所爱重。汝若共我作如是事。我今亦当怜爱于汝。若与叶婆合说。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说。得窣吐罗底也。是名方便乞。云何直问。广说如前。乃至作如是语。姊妹。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为女人之所爱念。我今共汝作如是事。汝能于我生怜爱不。余并同前。云何曲问。广说如前。乃至作如是语。姊妹。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人必为男子所爱。我今爱汝汝于我处能作如是事不。余并同前。云何引事。广说如前。乃至作如是语。姊妹。我先曾于某处园中天祠之所大众聚集。共诸女人啖美妙食饮好蜜浆。布列香华敷胜床座。便于通夜庭列明

灯。共彼女人作如是语。若姊妹。当时来赴集者。我亦共汝作如是事。余并同前。云何赞叹。广说如前。乃至作如是语。姊妹。若有男子与汝作如是语。姊妹。若有男子与汝作如是事。彼得现乐。及受天乐。我亦共汝作如是如是事。亦得现乐及受天乐。余并同前。云何嗔骂。谓若苾刍以染缠心。对堪能女解善恶言作如是说。汝应共蛇及驴畜等作淫欲事。作斯骂辱。若与叶婆合说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说。得窣吐罗底也。是名嗔骂。如前苾刍对妇童女说其九事。若妇童女是堪者。解善恶言来对苾刍作如是语。圣者。仁二疮门。实是善好形状可爱。若苾刍闻是说已。以染缠心作受乐意印可而住。随所说时以言报答。若与叶婆合说。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说。得窣吐罗底也。是名善说。

云何恶说。广说如前。乃至女人来对苾刍。作如是语。圣者。仁二疮门。实是不好形状可恶。余如上说。云何直乞广说如前。乃至女人来对苾刍。作如是语。圣者来。共我作如是如是事。余如上说。云何方便乞。广说如前。乃至女人来对苾刍作如是语。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如是事。此男必为女所爱重。仁若共我作如是如是事。我今亦当极相怜爱。余如上说。云何直问。广说如前。乃至女人来对苾刍。作如是语。圣者。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如是事。此女人必为男子之所爱念。我今共仁作如是事。仁能于我生怜爱不。余如前说。云何曲问。广说如前。乃至作如是语。圣者。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为女所爱。我今爱仁。仁于我处能作如是事不。余并同前。云何引事。广说如前。乃至作如是语。圣者。我曾于某处园中天祠之所大众聚集。共诸男子啖美妙食饮好蜜浆。布列香华敷胜床座。便于通夜庭列明灯。共诸男子作如是事。若圣者当时来赴集者。我亦共仁作如是如是事。余并同前。云何赞叹。乃至作如是语。圣者。若有女人共仁作如是事。彼得现乐及受天乐。我亦共仁作如是事。亦得现乐及受天乐。余并同前。云何嗔骂。谓是堪行淫女解善恶言。来对苾刍作如是语。汝应共驴畜等作淫欲事。作斯骂辱。若苾刍以染爱心。作受乐意印可而住。随所说时以言报答。若与叶婆合说。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说。得窣吐罗底也。若无力女者。得窣吐罗底也。若男子半择迦堪行淫。得窣吐罗底也。不堪者得恶作。若傍生趣有力无力。皆恶作罪。无犯者若说叶缚。(言大麦也)或说叶摩尼。(言帷幔也)若于方国虽说鄙恶言然非所讳者。皆非是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索供养学处第四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常所作事。每于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门。看守而住。时邬陀夷见诸人众来入寺中。即便引导指授房舍礼佛及僧。广说如前。乃至为女说法自赞其身。姊妹。此是第一供养中最。如我相似持戒修善。应以淫欲

法而为供养。说此语时于女人中。情相许者即便欢笑。其不乐者出讥嫌言。广说如前。诸苾刍闻已呵责。便往白佛。佛以此缘集诸苾刍。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以染缠心。于女人前自叹身言。姊妹。若苾刍与我相似。具足尸罗有胜善法修梵行者。可持此淫欲法而供养之。若苾刍如是语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复更有余如是等类。以染缠心者有其四句。广说如前。言女人者谓妇及童女。于善恶言能解其义。谓叹自身求索供养言姊妹等。此是供养中胜者谓是第一也。与我相似者自指其身。具足尸罗者谓具戒蕴。有胜善法者谓具定蕴。言梵行者谓具慧蕴。言将此淫欲法者此中法言目其非法将此淫欲非余事也。淫欲者谓不净行。余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十八事。谓最胜殊妙贤善应供可爱广博极最极胜极殊极妙极贤极善极应供极可爱极广博。若苾刍以染缠心。对堪能女作如是语。姊妹。于供养中此事为最。谓如我类具足戒行。应以淫欲法供养我者。得僧伽伐尸沙。如说最言其事既尔。乃至极广大准说应知。具戒既然。善法梵行亦复如是。一一别说。或云我是具戒善法。具戒梵行。善法具戒。善法梵行。梵行具戒。梵行善法。二二合说。或云我是具戒善法梵行。善法梵行具戒。梵行具戒善法。三三合说。若云如我等类以淫欲法而供养者。得僧伽伐尸沙。若苾刍对堪行淫女人。以染缠心作如是说。姊妹。此供养中最。如我等类具戒之人应可供养。而不与淫欲法合说者。得窣吐罗底也。如最既尔。乃至极广大准说应知。如是一一别说。二二合说。三三合说。皆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对堪行淫女。以染缠心作如是说。姊妹。此供养中最。若有苾刍是具戒人应可供养。与淫欲法合说不云如我等类者。得窣吐罗底也。余如前说。若苾刍广说如前。不云如我等类。不与淫欲法合说者。得突色讫里多。一一别说等准上应知。如对堪行淫女。得根本罪。若对不堪者。得方便罪。若对堪行淫男子半择迦。得窣吐罗底也。若对不堪者。得恶作罪。若对傍生类有力无力。皆唯恶作。又无犯者最初犯人。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媒嫁学处第五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一长者名黑鹿子。于佛法僧深生敬信。归依三宝受五学处。不杀生不偷盗不欲邪行不妄语不饮诸酒。于此城中多有知识。婆罗门居士得意之处。若彼家中有女长成堪行婚娶者。便问黑鹿子言。汝知某家有童男不。报言知有。彼复问言。彼之童子策勤无惰善营家业能于妻子多给衣食。不令辛苦少令作务不。若黑鹿子报云。彼虽有男性多懒惰不营家业。不能令其妻子安乐衣食无匮。闻此语时即不娉与。若其报云。彼家童子策勤无惰善营家业。能于妻子多给衣食不令辛苦。闻此语时即便娉与。若求妇者问黑鹿子曰。仁知彼家有女娉不。报言知有。彼即问言。彼之童女策勤无惰能营家业不。若言不能。即不娶其女。若言能者。便媾婚

姻。若人嫁女至彼夫家不称女意。是时女族于黑鹿子。即便嫌骂作如是说。我与黑鹿子得意相知。亲友之处遣作媒娉。翻令我女获此艰辛。所求衣食不能充济。若向夫家衣食充足女不营劳。于黑鹿子即便称赞。若有男家取得妇已。其妇不勤家事不称夫心。于黑鹿子即便同前广生嫌骂。若有男家取得妇已。孝养恭勤能办家业夫妻相顺。于黑鹿子即便同前广生称赞。时黑鹿子于室罗伐城。美恶声誉俱时彰显。后于他日黑鹿子于三宝中倍生敬信。遂于善说法律之中而为出家。既出家已还复如前。于其亲友广行媒嫁。其黑鹿子再于城中善恶声出。此但缘起。

然世尊尚未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

尔时六众苾刍亦行媒嫁。持男意语女。持女意语男。乃至男女私通亦为媾合。时外道等咸作讥嫌。仁等应知。此沙门释子作不应作。亦行媒嫁与我何殊。谁复能持朝中饮食。施此秃头沙门释子。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缘集诸苾刍。知而故问告六众曰。汝实持男意语女。持女意语男。及以私通为媒嫁事耶。白言是实。尔时世尊。呵责六众苾刍曰。汝非沙门非随顺。非清净行非善威仪。非出家人之所应作。是时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作媒嫁事。以男意语女。以女意语男。若为成妇及私通事。乃至须臾顷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黑鹿子及六众苾刍。余义如上。言媒嫁者谓为使往还。以男意语女以女意语男者。谓持彼此男女之意更相告知。若为成妇及私通事者。有七种妇十种私通。云何七种妇。谓水授财娉王旗自乐衣食共活须臾。摄颂曰。

七妇谓水授 财娉王旗得

自乐衣食住 共活及须臾

水授妇者。谓不取财物女之父母。以水注彼女夫手中。而告曰。我今此女与汝为妻。汝当善自防护。勿令他人辄有欺犯。是名水授妇。财娉者。谓得财物以女授之。如上广说。是名财娉妇。王旗妇者。如刹帝利灌顶大王严整兵旗伐不臣国。既战胜已而宣令曰。随意所获女任充妻室。此由王旗力获女为妻妾。又若有人自为贼主。打破村城获女为妇。是名王旗妇。自乐妇者。若女童女自行诣彼得意男处。告言我今乐与仁为妻。彼便摄受。是名自乐妇。衣食妇者。若女童女诣彼男子处。告曰汝当给我衣食。我当与汝为妻。是名衣食妇。共活妇者。若女童女诣彼男处。告言我所有财及汝财物。并在一处共为活命。是名共活妇。须臾妇者。谓是暂时而为妇事。是名须臾妇。云何十种私通。谓为十人所护。父护母护兄弟护姊妹护大公护大家护亲护种护族护王法护。摄颂曰。

十护谓父母 兄弟及姊妹

大公与大家 亲种族王法

云何父护。若女人其夫身死。或被禁缚或时逃叛。其父防护。是名父护。母护亦尔。云何兄弟护。若女人父母及夫并皆亡歿。或时散失。至兄弟家而为住止。兄弟卫护。是名兄弟护。姊妹亦然。云何大公护。若女人父母宗亲并皆亡歿。其夫疾患或复癫狂流移散失。依大公住。大公告曰。新妇汝可欢怀。于我边住。我怜念汝如观己子。大公即便如法守护。是名大公护。大家护亦然。云何亲护。从七祖已来所有眷属。并名为亲。过此非亲。若女人父母兄弟姊妹夫主并皆亡歿。或癫狂等或流离他土。便于余亲依止而住。名为亲护。云何种护。谓婆罗门刹帝利薜舍戍达罗。女依种而住。名为种护。云何族护谓于婆罗门等中有别氏族。如颇罗堕社高妾婆蹉等。女由此护。名为族护。云何王法护。若女人亲族并无唯有一身。由王法故无人敢欺。是名王法护。又有法护者。若有女人孀居守节洁行贞心。人不欺犯。是名法护僧伽伐尸沙者。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前诸妇离别之状有其七种。摄颂曰。

正斗及已斗 折草投三瓦

依法非我妻 普告多人语

云何为七。一正斗即离。二斗后方离。三折草三段离。四三方掷瓦离。五依法对亲离。六言非我妇离。七普告众人离。若苾刍见他俗人于初三妇。因斗诤等作离别时。若作初离和之令合。得一恶作。若作第二离和之。得二恶作。若作第三离和之。得三恶作。若作第四第五第六离和之。如次得一二三粗罪。若作第七离和。得僧残。若余之四妇及十私通。于七种离中随一离别。若苾刍更重和合者。皆得僧残罪。摄颂曰。

自受从使受 二苾刍四仪

前后相随行 尊卑缘及事

若苾刍自受语自往语自还报。得僧伽伐尸沙。若苾刍自受语自往语遣使还报。僧伽伐尸沙。若苾刍自受语遣使往语自还报。僧伽伐尸沙。若苾刍自受语遣使往语使还报。僧伽伐尸沙。若苾刍于使边受语自。往语自还报或于使边受语自往语遣使报。或于使边受语遣使往语自还报。或于使边受语遣使语遣使报。并得僧残。若苾刍于使使边受语自往语自还报。或于使使边受语自往语遣使报。或于使使边受语遣使语自还报。或于使使边受语遣使语遣使报。并得僧残。若二苾刍自受语二俱往语二俱还报。俱得僧残。若二苾刍自受语二俱往语皆不还报。二俱二粗罪。若二苾刍自受语俱不往语俱不还报。二俱一粗罪。若二苾刍自受语。一云汝传我意往语还报。依言作者二俱僧残。若二苾刍自受语。一云我但往语不还报。一便还报。其往语还报者得僧残。其不还报者得二粗罪。若

二苾刍自受语。一云我不往语亦不还报。其往语还报者得僧残罪。其不往语不还报者得一粗罪。若一苾刍共一男子一女人同路而去。若彼男子语苾刍言。圣者。颇能语此女人作如是语。汝能与此男子为妇。或暂时共住不。或复女人语苾刍言。圣者。颇能语此男子作如是语。汝能与此女人为夫。或暂时共住不。若此苾刍受此言已。即便为说还报得僧残。如行既尔。立及坐卧准此应知如是。若二苾刍二男二女。若三苾刍三男三女等。乃至广说得僧残罪。若二苾刍一前行一随行。前行者自受语往语还报。前行者得僧残。随行者无犯。若前行苾刍自受语。遣随行苾刍往语得实已。前行苾刍自还报。前行苾刍得二粗罪。随行苾刍得一粗罪。若前行苾刍自受语。前行苾刍自往语。遣随行苾刍还报。前行苾刍得二粗罪。随行苾刍得一粗罪。若前行苾刍自受语已。遣随行苾刍往语还报。随行苾刍得二粗罪。前行苾刍得一粗罪。如前行苾刍随行苾刍。所作事业得罪多少如是应知。随行苾刍遣前行者。所作事业得罪多少准说应知。

有二家长者。一自在。一非自在。言自在者是为主义。于自男女取与随情。若往官司或众人集处。虽说虚事人亦信受。是名自在。不自在者是卑下义。于自男女取与无力。若往官司或众人集处。虽说实事人不信受。是名不自在。苾刍于自在人边受语。往语自在还报自在。得僧残。苾刍于自在边受语。往语自在还报不自在。得二粗罪一恶作。苾刍于自在边受语。往语不自在还报自在得二粗罪一恶作。苾刍自在边受语。往语不自在还报不自在。得一粗罪二恶作。苾刍不自在边受语。往语不自在还报自在。得二恶作一粗罪。苾刍不自在边受语。往语自在还报不自在。得二恶作一粗罪。苾刍不自在边受语。往语自在还报自在。得二粗罪一恶作。不自在边受语。往语不自在还报不自在。得三恶作。

苾刍复有三缘为媒嫁事。虽受得三不以言报亦成媒事。云何为三。一期处二定时三现相。何谓期处。告彼人云。若见我在某园中。或某天祠或众人集处。汝则当知其事成就。是名期处。云何定时。若于小食时或于中时。或于晡时见我。汝则当知其事成就。是名定时。云何现相。若见我新剃发或着新大衣。或执锡杖或时持钵盛满酥油。汝则当知其事成就。是名现相。是为三缘。虽受得言不以言报亦成媒事。

复有三事。为使之时亦成媒事。云何为三。一言二书三手印。若苾刍自受言使。以言往语。以言还报者。得僧残。若苾刍自受言使。以言往语。以书报者。得僧残。若苾刍自受言使。以书往语。以言还报者。得僧残。若苾刍自受言使。以书往语。以书还报者。得僧残。若苾刍自受言使。以书往语。若以期处或以定时或以现相而还报者。俱得僧残。是谓言使兼书有五差别。若苾刍。自受言使。以言往语。以言还报者。得僧残。若苾刍自受言使。以言往语。以手印还报者。得僧残。若苾刍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语。

以言还报者。得僧残。若苾刍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语。手印还报者。得僧残。若苾刍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语。若以期处或以定时或以现相而还报者。得僧残。是谓言使兼手印有五差别。如于言兼书印有二五不同。如是于书兼言手印。于手印兼言书及言书手印。更互相兼应为广说。若门师苾刍至施主家作如是语。此女长成何不出适。此男既大何不取妻者。皆恶作罪。若言此女何不往夫家。若云此男何不向妇舍。亦皆得恶作。门师苾刍至施主家作违逆言。皆得恶作。若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造小房学处第六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众多苾刍广造房舍。或嫌太长太短或嫌宽狭。或复朽故不堪修理。悉皆弃舍更造新屋。自作使人多有营务。便废习诵妨碍思惟。复从长者居士。数数乞求草木车乘及营作人。恼诸施主。时具寿摩诃迦摄波。在此城边阿兰若处住。闻诸苾刍多造房舍。乃至恼诸施主。闻是事已往世尊所。礼佛双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闻有众多苾刍多造房舍。或嫌广狭复。

更造新。妨修善品乃至恼诸施主。如前具白。唯愿世尊。为哀愍故教诸苾刍造房舍法式。尔时世尊。闻具寿迦摄波说是语已。默然而许。时迦摄波知佛许已礼足而去。时迦葉波至夜晓已。为欲将护同梵行者故。执持衣钵游行人间。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诸苾刍。乃至问言。汝诸苾刍汝实造诸房舍。或嫌宽狭广作营为。乃至恼诸施主。诸苾刍言。实尔世尊。尔时世尊种种呵责。多欲无厌难满难养。赞叹少欲知足易满易养。趣得供身修杜多行。威仪齐整称量而受。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乃至为诸苾刍。于毗奈耶中制其学处当如是说。

若复苾刍自乞作小房。无主为己作当应量作。此中量者长佛十二张手。广七张手。是苾刍应将苾刍众往观处所。彼苾刍众应观处所。是应法净处无诤竞处有进趣处。若苾刍于不应法不净处。有诤竞处无进趣处。自乞作房无主自为己。不将诸苾刍往观处所。于如是处过量作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是此法中人。余义如上。自乞者自乞草木。求觅车乘及以人功。小房者得于其中容四威仪。谓行住坐卧。作者或自作或使人作。无主者谓无男女或半择迦等为其施主。为己作者谓为自身当应量作。此中量者长佛十二张手。佛者谓是大师。此一张手当中人三张手。十二张手长中人十八肘。广七张手谓宽中人十肘半。是苾刍者谓造房人。应将苾刍众往观处等者。若不先自观察。不应即将诸苾刍往。若自观处所。有蛇蝎虫蚁等为窟穴处。是名不净不应求法。若清净者。次当观察所依之处。若近王家及以天祠。或长者宅外道家苾刍尼寺。或有好树须伐。是名有诤竞不应求法。若无此患于其四边下。至一寻。容得往来亦须观察。若有河井或临崖坎。是名无进趣不应求法。若处

清净无诤竞有进趣者。彼苾刍应往寺中敷座鸣槌。先以言白。众集已于大众中脱革屣偏露右肩随其大小致敬已。于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是言。大德僧伽听。我某甲营作苾刍。于造房处已观察清净。我某甲营作苾刍。于清净处欲造小房求僧听许。唯愿大德僧伽听我某甲营作苾刍于清净处造房。慈愍故。如是至三。

时诸苾刍。不应信彼苾刍言不往观察。诸苾刍应共往观察。或时众僧令可信者众多苾刍往看房处。若有如前不清净有诤竞无进趣处。不应许作。若处清净无诸妨难者。彼苾刍应归住处。如法集僧已。于上座前蹲踞而住。作如是语。大德僧伽听。彼某甲营作苾刍。造小房处。我等亲已观察。处所清净无诸妨难。僧伽今可知时。次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某甲营作苾刍。于造房处观知清净。此营作苾刍。于造房处事皆应法清净。今从僧伽乞听许。若僧伽时至应听许。僧伽今与营作苾刍。某甲于应法清净处许作房舍。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应为。若彼苾刍既众许已随意当作。勿致疑惑言。僧伽伐尸沙者。此罪依僧而得除灭。乃至出罪非依别人。无残有残已如上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不净处有诤竞处无进趣处。自作使人作小房时。于此三中随有一过。皆得窣吐罗底也。若僧不许而作者。亦窣吐罗底也。若过量作者。亦窣吐罗底也。若总具前过而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若有苾刍往余苾刍处作如是语。仁当为我于无诤竞有进趣处求僧听许。勿令过量造作小房。时彼苾刍为作小房。于有诤竞处。或于无进趣处。或僧不听许。或过量作。彼营作苾刍。皆得窣吐罗底也。若总具前过而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若彼苾刍往营作苾刍所作如是语。汝今作房极是善好。如我所教不相违背。若有少阙草木泥等我当供给。若于有诤处。或于无进趣处。或僧不听许。或时过量。二人皆得窣吐罗底也。若总具前过。二人俱得僧伽伐尸沙。若彼苾刍至营作苾刍所作如是语。汝今作房极为不善。如我所言皆相违背。有所阙少皆不供给。其营作人如前得罪。彼苾刍无犯。若得先成屋及旧受用房。或修营旧室者无犯。又无犯者调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造大寺学处第七

佛在憍闪毗瞿师罗园。时六众苾刍于他寺中止住之时常起嫌贱。是时难陀语邬波难陀曰。当观此寺栋宇倾隤墙壁崩毁。犹如象舍不可停居。时诸苾刍闻而告曰。诸具寿。仁等唯他住他旧寺。自无功力能安片石及造小庵。而复流言讥嫌他事。是时六众互相谓曰。离陀邬波难陀。我今极被黑钵者之所轻贱。我等宜应别造余寺。令黑钵者曾所不见复相告曰。我等若皆共营作者。彼黑钵人得我瑕隙便作是语。六众苾刍并皆营作如佣力人。致令我等乞食之时人见轻贱。我今宜应于自众内。差请一人聪明利智善识机宜。能

以细针引入粗杵。少作言说多获珍财者。我当请作授事之人。邬波难陀报言极善。然我众内谁是聪明利智善识机宜。圣者阐陀即其人也。我等宜应共诣其所。既俱至已而白之曰。

具寿阐陀。仁今知不。即具以上事次第告知。唯有大德智慧辩才善识机宜。堪充知事。阐陀告曰。善哉善哉。此大福田自他俱利。无违众意共成随喜。是时具寿阐陀。便于房外洗足已即入房中。结跏而坐作是念。以何方便我为僧伽能建大寺。复更思惟。今此世间人天诸众。于世尊所普生敬信。彼某甲家于具寿阿慎若憍陈如心生敬信。彼家于具寿马胜所。彼家于跋陀罗所。彼家于婆涩波所。彼家于大名所。彼家于满慈所。彼家于无垢所。彼家于牛王所。彼家于舍利子所。彼家于大目连所。如是及余诸大苾刍。皆有施主别生敬信。我既无好施主。当凭告谁而能造寺。时此城中有一婆罗门。大富多财。然禀性悭涩乃至涤器之水亦不惠人。若能化彼令生信者。可为僧伽造大住处。是时阐陀至天明已。

着衣持钵入憍闪毗而行乞食。先于一二家得片麨已。便往诣彼婆罗门家欲入其舍。时守门者告言法师。此是婆罗门家无宜辄入。阐陀报曰。如佛世尊。乞食之人但遮五处。一唱令家。二淫女家。三沽酒家。四旃荼罗家。五王家。岂可此家是前五种。时守门者报言。法师大见讥弄。此非唱令乃至王家。然是某甲婆罗门宅仁不须入。是时阐陀便作是念。求执衣裾尚不听近。欲求余物岂可得耶。于时有一长者。新诞儿息为大欢庆。奏诸鼓乐多将舞伎。在门前过。彼守门者贪观伎乐便离其门。是时阐陀即便窃入。时彼威仪庠序如离欲人。时婆罗门既遥见来。而告之曰善来大德阐陀。宜于此坐暂时停息。然阐陀所陈未得方便。告婆罗门曰。我已巡门乞得片糗。仁可为罗。时婆罗门告小婢曰。

给可取罗为罗此糗。其女即便奉教为罗。是时阐陀于所罗糗就之观察。婆罗门问曰。仁何所观。阐陀告曰我欲观虫。若有虫者我不应食。婆罗门报曰。若食虫者当有何过。报曰。如世尊言。若杀生者由数习故。身坏命终堕于地狱受诸苦恼。设得为人短命多病。然阐陀苾刍。遍闲三藏无碍辩才善能说法。即为婆罗门宣说法要。十恶业道广为敷陈。时婆罗门既闻法已心生敬信。即便入舍。令办种种上妙啖嚼。香美饮食供养阐陀。阐陀见已即便生念。我闻木釜一煮便休。若受此食即为前食亦为后食。告言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糗。岂容见弃啖美食耶。婆罗门曰。我宗族法。先得粗食后逢美妙。弃前恶食实无愆犯。阐陀报曰。婆罗门族不持戒行随意所为。我受戒品。云何受他信施辄轻弃耶。

时婆罗门闻此语已倍生深信。阐陀即便见辞而去。婆罗门告曰。大德。于时时间赐过我舍。阐陀报曰。我实欲得数数相过。而守门人如暴狱卒不听前进。时婆罗门唤守门者告云。汝见法师阐陀不应遮止。门人答曰尔。是时阐陀便即思念。若更有余黑钵者入。不识机宜令施主失信。我今宜可预设方便不令其入。报守门者曰。男子。汝今知不。此婆罗门我以大缘令生敬信。门人报曰。我已知之。告云汝从今后。勿令诸余黑钵辄入此门。若令入者我当与汝重杖替以别人。彼便报曰。仁入此门非我所欲。岂令余者而辄进耶。请勿为虑。是时阐陀于时时间来诣其舍。为婆罗门夫妇宣扬妙法。令受三归持五学处。时婆罗门尽家所有皆悉罄心持以奉施。随所须者咸无吝惜。是时阐陀一无所受。

后于异时来过其宅。为婆罗门赞说七种有事福业。彼婆罗门闻说福利深生欢喜。白阐陀曰。圣者。我今欲修有事福业。报言贤首。今正是时。随意当作。婆罗门曰。欲作何事。阐陀报言。可为众僧营造住处。即便生念。我已屡曾家赀总施。然而圣者乃至缕线曾不为受。今时虽许复为众僧。睹斯少欲殊深敬重。白言大德。我今实有众多财物。欲为僧伽。然地皆属王无处造寺。阐陀报曰。贤首。仁不须忧。我为诣王求觅其地。阐陀念曰。我今先当参请于谁。为见国王为大臣耶。参请之法不从于王应从使者。是时阐陀向大臣家而为参请。大臣问曰。圣者阐陀何意来此。报大臣曰。今有某甲婆罗门。欲为僧伽营造住处。然为地皆属王无处营造。我今为此敢欲白王。幸愿仁慈助我成就。

大臣报曰。圣者。王若闲居我当相唤。彼于异时王无机事但有大臣。命一人曰。汝宜往唤圣者阐陀。彼人奉命往唤。来至王门。告守门人曰。汝今宜去启白大王。苾刍阐陀来至门外欲见大王。时守门者即为奏知。王闻遣入大德阐陀谁复遮止。既至王所即便咒愿。愿王无病长寿。王为设座即便就坐。时彼大臣为白王曰。法师阐陀是释迦子。舍俗出家善闲三藏。辩才无碍有大福德。王曰我先知之。善来圣者因何得至。阐陀白言。大王有某甲婆罗门。欲为僧伽兴建住处。然地是王物。我今为此咨白大王。王曰圣者。随情所欲。必乐于此任作僧园。我当出外必其不尔。唯除王宅。余外园田随情造立。阐陀咒愿曰。愿王无病长寿。辞退而去。

尔时阐陀还至住处。告六众曰。难陀邬波难陀。仁等随喜。王与我愿。唯除王宅。余有园田随情造寺。是时六众即便共往婆罗门舍。告曰贤首。仁今当知王与我愿。唯除王宅。自外园田随情造寺。贤首所费钱财宜当见授。时彼即便多与财物。既得物已持之而去。共相谓曰。欲于何处造毗诃罗。一人议曰。从憍闪毗向瞿师罗园。于此中间有一大树形状可爱。有婆罗门于此树下教五百童子而受学业。每有苾刍于此经过。时诸学徒常为调弄。咄苾刍此是初乞食人。此是第二乞食人。钵袋开张多有容受。常欺笑我。我今恼彼。当伐其树充寺所须。作是议已即便往诣客作行中。雇五百佣人共论价直。便将

诸人来诣寺所。佣人。告言。圣者。示我作处。即便告曰。且餐小食。食已问言。圣者何处当作。报言且油涂身片时当作。次与哺食至黄嚥时。告言圣者。当还价直。报言痴人。汝等今日大作生活从我索价。佣人报曰。岂可圣者令我作业我不作耶。阐陀报曰。贤首。汝可持笼把镬执斧。我当一倍还汝价直。当随我来示汝作处。便将诸人诣彼大树。报言可伐此树。佣人告曰。此是形胜大树。我无二头谁能辄伐。报曰痴人。王与我愿。唯除王宫。自外所有随充造寺。何缘不伐。时诸佣人即便共议。我今为斫所有罪罚彼自当知。即便伐树斩斫令碎。并掘其根弃于河内。平治其地以绳绠基。共相谓曰。难陀邬波难陀于此地中与僧伽造寺。此处与佛世尊而作香殿。此处作门楼。此处作温室。此作净厨。此作静虑堂。此作看病堂。既布置已舍之而去。彼诸学生常所作事。于日日中每使一人晨朝早起。于彼树下洒扫清净。以新牛粪而涂饰之。即于是日诣彼树下不见其树。即便走报其师云不见树。时余学徒见言无树。而调之曰。先生知不。此人定是昨日以醋和饭而食。热气冲眼不睹其树。师即更令干事学生往观其树。彼至其所亦不见树。还报师曰。如彼所说其树实无。既闻此说。博士自率五百学徒。往旧树边详观其事。有忆念者。而报之曰。此是先生常讲说处。此是我等蕴业之处。时彼学徒共思念已怀忧而住。时有行人来过其处。问言先生何为忧恼。报曰君今知不。此处曾有形胜大树。忽于昨夜不委谁诛。报言先生我昨黄嚥。见有六众将客作者咸持斧钁。岂非是彼而剪伐耶。虽闻此言忧怀未歇。是时六众来诣其处。问博士曰。先生何故似带忧色。答言圣者。此处先有形胜大树。不知何意昨夜销亡。六众闻已即便大笑。婆罗门曰。岂是人等伐此树耶。六众报曰。痴人。我等故欲恼乱于汝。岂汝不忆曾作此言调弄我等。此是第一乞食人。此是第二乞食人。钵袋开张多有容受。婆罗门曰。沙门释子固守怨嫌咸共讥骂。如斯之类焚烧正法失沙门行。形胜大树无事斩伐。诸苾刍闻以缘白佛。佛以此缘集诸苾刍。广说如前。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当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大住处。有主为众作。是苾刍应将苾刍众往观处所。彼苾刍众应观处所。是应法净处无诤竞处有进趣处。若苾刍于不应法处不净处有诤竞处。无进趣处。作大住处。有主为众作。不将诸苾刍往观处所。于如是处造大住处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作大寺者。大有二种。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中大者谓施物大。言住处者。谓得容行住坐卧四威仪。有主者。谓有女男半择迦等为作施主。为众作者。谓为如来及苾刍僧众。应将苾刍众等者。应将苾刍观其处所。清净无诤是有进趣。还白大众乞求听许。众秉白二许其营作。并广说如前。犯相轻重一二共作。乃至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亦如前房广说其事。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无根谤学处第八之一

尔时薄伽梵。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时波波国中有一壮士大臣名曰胜军。大富多财受用丰足。所有资产如毗沙门王。虽非王族时诸壮士作灌顶法扶以为王。于胜族女纳以为妃欢众而住。虽淹岁月竟无男女。为求子故祈祷神祇。遍诸天庙及同生天。希望后嗣不遂所愿。然世有云由乞求故。便获子者此诚虚妄。斯若是实人皆千子如转轮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云何为三。一者父母交会事。二者其母身净应合有娠。三者食香现前。彼王业缘合会时。有一天从胜妙天下托蕴王妃。是最后生乐修胜行。有解脱性趣向涅槃。厌背生死于诸有中皆不欣乐。若聪慧女人有五别智。广说如上。乃至娠在右胁。喜白王曰。大王当知。我所怀孕必是光显宗族。现居右胁是男不疑。时王闻已即大欢庆作如是语。

我从久来常思继嗣绍我洪业。我既长养终怀反报。广为惠施福利宗亲。我殁世后称扬我名。而为咒愿。愿我父母所生之处以福庄严。是时彼王置妃高楼随意而住。适其时节供给所须。常令女医为调饮食。冷热合度诸味具足。奇妙珠璎以为严饰。如天婇女游欢喜园。常处床座足不履地。目不观恶色。耳不听恶声。经九月已便诞一息。颜貌奇特人所爱乐。额广眉长。鼻高修直顶圆若盖。色美如金。垂手过膝。众所称叹。过三七日聚会宗亲。其父以儿示诸亲曰。此儿今者当立何字。其儿生已自然净洁。未离床褥不为便利。诸人议曰。中国之法若天然净洁者名之为实。然此童儿禀识清净。未离床褥便利不为。净洁过人便成实物。复是壮力大王之子。应与立字名实力子。其实力子诞生之日。

五百壮士各并生男。随其家族而立名字。时胜军王即以太子授八养母。二供乳哺二作褓持二为澡浴二共欢戏。给以乳酪醍醐石蜜。速使长大如莲出池。时有相师于母怀中睹见孩子。即便生念。此孩子者是二足福田。若人于此少兴供养。彼人当获胜功德利。作是念已告乳母曰。幸见慈悲授我孩子。我欲随情少时供养。乳母报曰。我于孩子实无自在。汝欲得者可白王知。是时相师诣大王所。而白王言。王之圣子是胜福田。若人于此少兴供养。彼人当获胜功德利。幸见授我微伸供养。时王报曰。可随汝意。时彼相师便抱归舍。先沐浴已次涂妙香。以上价衣而覆身上。以酥蜜乳粥盛宝器中持以奉上。既供养已送归王所。是时童子年渐长大。备教书算手印技术悉皆明了。又刹帝利王种族之法。

所有业艺咸令习学。所谓乘骑象马控御兵车。刀器于戈钩索之类。手足奇巧斫射之仪。无不通解。时同日生五百童子。如前技艺亦皆明达。其父尔时于春夏冬。为造三殿并三苑园。三种婇女谓上中下。后于一时其实力子升处高楼。将诸伎女共为娱乐。每日三时五百童子常来集见。曾于他日其五百人出外畋猎。竟日驰骋一无所获。遂住林野明日出游。多有所得至暮方还。便相议曰。日既将暮无缘赴集。待至明朝方见太子。至第

三日众人方见。于时太子告众人曰。仁等与我同生常共游戏。何意三日方来。白言我等出畋。曰何谓为畋。答广杀诸鹿。太子曰。彼何饮食。答曰饮水食草。若如是者无损于人何缘伤杀。答曰若见杀时心生喜悦。太子曰。仁等不应见他受苦心生欢乐。诸人议曰。

由此太子不自出畋。于我诸人便生讥贱。我当令彼亦共畋游。时彼诸人至大王所。白言大王。王之太子生处深宫。若敌国来必生怖惧。何意不令太子游猎。若数出畋心便勇健。与敌国战情无退怯。时胜军王闻此议已。告实力子曰。汝今可出试学畋游。答言不愿。王曰汝是刹帝利种应习兵戈。于时太子不敢违命随众而出。诸人议曰。今此太子父若殁后当必为王。我等今时尽心承事。能令于后禄位增长。白太子曰。可于斯住。我拥群鹿令。至于此。即便安在合围之处。时彼诸人多拥群鹿。太子遥见群鹿惊走。身被箭中张口而至。便作是念。假使有人心无慈愍不惧后世。尚不于此起毒恶心。况加杀戮。去此不远有守围人。太子为护彼情。便放三箭遥射群鹿。或入髀间或穿角际。箭便堕地曾无伤损。

诸有麋鹿至围合所。悉皆放出随意逃窜。时诸群从皆作是念。太子久来善习弓矢。今日定应多杀麋鹿。及至详观曾不获一。皆作是念。或容太子已令车乘先载归还。时彼诸人问太子曰。所获麋鹿今在何处。太子报曰。猛兽惊奔几将杀我。彼守围人报诸人曰。君等何因遣不害人令其守当若此欲杀一不得遗直尔迳看任其走出。诸人闻已皆共嗔嫌。我极艰辛身体伤损拥聚群鹿。斯皆放散我宜共害。又更议曰。若害此者波波国主。定当杀我宜弃而归。是时太子便生是念。此等与我抚尘共戏。为不获鹿弃我荒林。我若为王于此诸人为不饶益。作是念已徐归本城。既至宫中以手支颊愁思而住。时彼内人来至其所。于时太子不以目观。内人见已入白王曰。大王当知。太子见我目不正视。以手支颊愁悴而住。

王亲顾问。汝今何意怀忧不乐。白言父王。令我作屠猎事岂得不忧。王曰畋猎之事尔不爱耶。白言。实非所爱。王曰。从今已去更勿出畋。时实力子便生是念。俗徒多难众苦逼迫。常被烦恼之所羁绊。出家闲寂乃至尽形纯一无杂圆满梵行。我今宜应以正信心。从家趣非家而离尘俗。尔时波波国有外道六师不远而住。所谓晡剌拏迦摄波子末塞羯利瞿舍梨子珊逝移毗剌知子阿市多鸡舍甘跋罗子脚俱陀迦多演那子尼健陀慎若低子等。非一切智怀一切智慢。令诸人众渴仰归诚。尔时实力子。便往诣彼六师之所。白晡剌拏迦摄波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于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当获何果。彼师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见作如是说。无施无受亦无祠祀。无善恶行无业因缘无异熟果。

无今世无后世。无父无母。亦无化生有情于此世间。无阿罗汉正趣正行。此世他世于现法中得自觉悟。正证圆满皆悉了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此事皆无于此有命。名之为生。此身谢已五大分离更无生理。名之为死。地归于地。水归于水。火归于火。风归于风。诸根归空。四人舆至焚烧之处。以火烧讫。但有残骨更无所知。愚智同此。与者名施。取者名受。诸说有者皆是虚妄。时实力子闻是语已便作此念。此之大师背正路行邪道。犹如险途是可怖畏。智者所弃不应修习。说伽他曰。

恶慧说恶法 实愚称大师

此法将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击空器但有虚声。弃之而去。时实力子复更往诣末塞羯利瞿舍利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于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当获何果。彼师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见作如是说。一切有情无因无缘而有烦恼。一切有情无因无缘为烦恼所逼。一切有情无因无缘而有清净。一切有情无因无缘而得清净。一切有情无因无缘而有无知。一切有情无因无缘了无知事。一切有情无力无勤。无勇无进无自无他。一切有情诸有命者无有威势。于六生中常受苦乐。过此便无。时实力子闻是语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师背正路行邪道。犹如险途是可怖畏。智者所弃不应修习。说伽他曰。

恶慧说恶法 实愚称大师

此法将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击空器但有虚声。弃之而去。时实力子复更往诣珊逝移毗刺知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于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当获何果。彼师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若自杀教他杀。自斫教他斫。自煮教他煮。自盗邪行妄语饮酒。及以教人为杀等故。穿墙开锁守捉险途。持诸剑轮杀害群品。于大地上所有有情悉皆斩斫。令其命断为大肉聚。弶伽河已南作斯恶业。弶伽河已北设大福会。不由此故有罪福因招罪福报。又复不由布施持戒少欲知足而获当果。时实力子闻是语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师背正路行邪道。犹如险途多有怖畏。智者所弃不应修习。说伽他曰。

恶慧说恶法 实愚称大师

此法将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击空器但有虚声。弃之而去。时实力子复更往诣阿市多鸡舍甘跋罗所。而白之曰。大师。何者是仁所宗法理。于诸弟子以何教诲。勤修梵行当获何果。彼师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见作如是说。此七事身无能作无所作。无能变化无所变化。不可损害其体恒存。何谓为七。所谓地身水身火身风身苦身乐身命身。聚在一处犹如

芦束。运动转变互不相恼。罪福苦乐亦不相忤。假使有人斩截他首彼无苦痛。于其身中孔隙之内。刀剑随过不损其命。于此实无能杀所杀。能问所问。能忆所忆。于其四方有一万四千缘生产门。复有六万。六千乃至五三二一半业差别。又有六十二行六十二中劫二千地狱。三千诸根三十六精气。四万九千龙族。四万九千妙翅鸟族。四万九千以人顶骨食外道种族。四万九千露形外道种族。四万九千邪命外道种族。有七种想七种阿苏罗。七种毕舍遮七种天七种人。有七百七池。有七百七梦。有七百七岸。有七百七峰七种胜生。十种增长八大人地。如是经于八万四千大劫。所有愚智皆尽苦边。譬如有人以细丝蒙。掷虚空中还堕于地。如是愚智经八万四千大劫。轮回往复尽苦边际。于此世间实无沙门婆罗门能作是说。我制戒禁令诸弟子常勤苦节坚修梵行。未熟之业能令成熟。业既熟已能舍众恶至苦边际。必定能断诸有苦乐。说劫增减此事皆无。然而必须流转生死。

尔时实力子闻是语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师便背正路行于邪道。犹如险途多有怖畏。智者所弃不应修习。说伽他曰。

恶慧说恶法 实愚称大师

此法将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击空器但有虚声。弃之而去。时实力子复更往诣脚俱陀迦多衍那子所。而白之曰。大师。何者是仁所宗法理。于诸弟子以何教诲。勤修梵行获得何果。彼师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若有人来至于我所。作如是问。有后世耶。我报言有。无耶。我报言无。亦有亦无耶。我报言。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耶。我亦报言。非有非无。若有问我。为是耶。我报言是。为非耶。我报言非。为是非耶。我报言。是非。非是非耶。我报言。非是非。若问后世一异。亦如是答。时实力子闻是语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师背正路行邪道。犹如险途多有怖畏。智者所弃不应修习。说伽他曰。

恶慧说恶法 实愚称大师

此法将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击空器但有虚声。弃之而去。时实力子复更往诣尼揵陀慎若低子所。而白之曰。大师。何者是仁所宗法理。于诸弟子以何教诲。勤修梵行获得何果。彼师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见作如是说。若诸人等见有所受苦乐之事。皆由先世所造业因。以苦行力能除宿业不造新业。决生死堤证无漏法诸业便尽。诸业尽故诸苦亦尽。时实力子闻是语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师背正路行邪道。犹如险途多有怖畏智者。所弃不应修习。说伽他曰。

恶慧说恶法 实愚称大师

此法将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击空器但有虚声。弃之而去。还归本宅升高楼上。以手支颊作如是念。于此世间人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颇有一人能持一二三四句。神验咒术明药方法。于生死中无明牢狱。不用多功令我出离。诸佛常法观察世间。无不见闻无不知者。恒起大悲饶益一切为大护者。雄猛第一无有二言。依定慧住。显发三明。善修三学。善调三业。渡四瀑流。安四神足。于长夜中修四摄行舍除五盖。远离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圆满。七财普施开七觉花。离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断九结明闲九定。充满十力名闻十方。千自在中最为殊胜。得四无畏震大音声作师子吼。昼夜六时常以佛眼观诸世界。谁增谁损。谁遭重苦厄难之事。谁趣恶道。我今以胜方便于三恶道拔济令出。安人天趣使住涅槃。陷欲泥者常思拯救。无圣财者令得圣财。佛出世间谁当获益。谁有无明翳覆其眼。以大智药令目开明。无善根者令种善根。种善根者令其成熟。其成熟者令得解脱。如有说言

。

假使大海潮 或失于期限

佛于所化者 济度不过时

如母有一儿 常护其身命

佛于所化者 愍念过于彼

佛于诸有情 慈念不舍离

思济其苦难 如母牛随犊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实力子。曾于佛所种诸善根。犹如熟痈唯待铍决。今正是时堪任教化。复观此人为受佛化为弟子化。为神力化为威仪化。观知乃由弟子威仪方能济度。时马胜苾刍于人天中威仪最胜。世尊即告马胜苾刍曰。汝可知时当观波波国中实力太子。时马胜苾刍默然受教。既至明日日初分时执持衣钵。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食事既讫于食后时举床席已。执持衣钵渐次游行。至波波国于水蛭林住。还以日初分时执持衣钵。入波波城次第乞食。举足下足观视屈伸。擎持衣钵威仪进趣悉皆详审。时实力子于高楼上而遥见之。行步安详曾所未有。威仪进止无有亏失。既遥见已作如是念。于此国内诸出家人。此之威仪实所不见。然出家者于聚落内整肃威容。在兰若中则不如是。今我宜应令人伺察居林野处能如是不。作是念已。即令使者随此苾刍所至之处。若居兰若简绝人徒。彼此容仪有别异不。使者奉教随马胜后私观察之。时马胜苾刍城中得食。诣

水蛭林衣钵水罗置一面已。振去衣尘以罗滤水澡手濯足。取黄落叶布之于地却坐而食。饭食已收弃残叶举置衣钵。更洗手足结跏而坐。譬如盘龙威仪寂静正身而住。时彼使人既观察已。还白太子曰。城内见彼苾刍威仪庠序。既至林野百倍胜前。时实力子告御者曰。汝今宜应速可严驾。欲诣林所观彼苾刍。御者衔命严整驾驷。太子乘车导从而往。既至林所徒步而行。便诣马胜住处遥观尊者马胜跏趺入定。作如是念。我今不应令彼苾刍乱殊胜定。待彼出定我当就礼。作是念已随处而住。时尊者马胜至晡后时方始出定。时实力子即渐前行。顶礼双足在一面住。白言。大德。为是大师为是弟子。马胜报言。我是弟子非大师也。复问之曰。师与弟子优劣如何。马胜报曰。极有优劣。太子当知。妙高山王比乎芥子。以大海水同于牛迹。亦犹白日等彼萤光。于时具寿马胜说伽他曰。

妙高比芥子 大海同牛迹

空方藕丝穴 白日拟萤光

世间所有物 不可为譬喻

弟子望于师 其事亦如是

时实力子闻是说已便作是念。如苾刍说功德差别。岂非更有妙觉世尊及殊胜法。如是知已问马胜曰。大德。我今颇得于此善说法律。出家圆具成苾刍性。于大德所修梵行不。马胜报曰。太子。汝之父母见听许不。实力子曰。大德。未曾听许。马胜报曰。若如来及如来弟子与他出家。父母不听无宜辄度。实力子曰。大德。我以方便必令见许。马胜报曰。斯极善哉。时实力子闻是语已。恭敬欢喜奉辞而去。便归本宫白父母曰。二亲当知我已正信今愿出家。父母报曰。汝今知不。我唯一子。常所爱念观视无厌。假令命尽尚不欲离。况复形存而当见别。太子白曰。见听者善。若不许者我从今日更不饮食。虽闻此语亦未见听。时实力子一日断食。如是二三乃至六日不饮不食。时彼父母诣其子所。

而告之曰。汝自幼童常受安乐。于诸苦事曾所未经。梵行难修独身难住。随宜卧具兰若难居。至尽形寿猛兽同处。至尽形寿从他乞食。至尽形寿断诸欲乐。至尽形寿永绝嬉戏。太子汝应住此受诸欲乐。随情布施修诸福业。太子虽闻是语默无所对。时彼父母令诸亲属劝实力子。时诸亲属同来劝喻。如父母所言悉皆向说。然实力子默然无答。时彼父母令实力子亲友知识亦同劝喻。如前父母所告之言悉皆向说。然实力子同前默然。第二第三亦无言答。时彼知识见其坚固。第二第三一无言答。时诸亲友知实力子志意坚固。诣王及妃具陈情理。某等殷勤诱喻执志不移。观此容色必无退转。恐损太子。愿垂听许出家离俗明智共称。若许舍家全其寿命。后不欣乐还归本宫。若离生缘更何所趣。

父母报曰。必如是者宜听出家满其志愿。亲友承旨报太子曰。父母垂慈许令入道。实力闻已庆喜弥增。稍加饮食渐益康健。辞违父母诣彼林中。礼谒马胜苾刍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我之尊亲已见听许。幸愿慈悲与出家法。进受圆具教以威仪。于大德所善修梵行。时具寿马胜报言。如是即与出家并受圆具。寻告之曰。汝今知不。苾刍作业有其二种。谓读诵修定。汝为读诵为修定耶。便报师曰。邬波驮耶。二种俱作。便于昼日专心读诵。若在静夜系念禅思。如是不久善闲三藏。精勤策励无舍须臾。烦恼断除证阿罗汉果。时马胜苾刍所有弟子门人。随其意乐所学差别悉令受已。诣余村坊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至八月十五日前安居满。作衣已竟执持衣钵。往波波城水蛭林所。安置衣钵濯足澡手。

诣其师处礼双足已在一面坐。时彼诸人各随所证具白其师。复更问余三藏要义。而白师曰。我等既见邬波驮耶亲承咨决。我等欲往奉见世尊。报言。具寿。随汝意去。时实力子白马胜苾刍曰。邬波驮耶。我已得见如来法身。未睹色身。我今欲往观佛色身。答言。随意。汝今当知如来应正等觉。是大珍宝出现世间。实难逢遇如乌昙跋罗花时乃一现。时实力子既蒙许去。至明日已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波波城次行乞食。还至本处饭食讫。执持衣钵诣王舍城。如前威仪洗手足已往诣佛所。尔时世尊。于无量百千苾刍众中而为说法。世尊遥见实力子来。告言。善来今正是时随汝意坐。时实力子礼佛足已于一面坐。时王舍城中诸苾刍众。不依同类分僧卧具。所谓经师与律师。经师与论师。

经师与法师。经师与禅师。律师与论师。律师与法师。律师与禅师。律师与经师。论师与法师。论师与禅师。论师与经师。论师与律师。法师与禅师。法师与经师。法师与律师。法师与论师。禅师与经师。禅师与律师。禅师与论师。禅师与法师。于经师律师论师法师禅师。不以同类令聚一处。如是不依同类分与房舍卧具之时。时诸苾刍共相将护失所受业。各令善品不得增长。如莲花无水日见衰损。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实力子于先佛所宿有正愿。作如是念。我当云何得为僧伽作分卧具者。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汝诸苾刍应差实力子。与僧伽作分僧卧具人。若更有余如是流类具五法者。应差作分卧具人。若无五法即不应差。设差应舍。云何为五。有爱有嗔有痴有怖不知分与不分。

若具五法应差。已差不应舍。云何为五。谓无爱无嗔无痴无怖知分不分。如是应差。如常鸣揵稚敷座具。先言白已次总集僧。对众应问。当劝喻云。汝某甲能与僧伽作分卧具人不。彼答言能。此苾刍作白羯磨(广如百一羯磨中)

时实力子被众差为分卧具人已。所有众僧房舍卧具。皆依同类而处置之。经师经师共同。律师律师共同。论师论师共同。法师法师共同。禅师禅师共同。彼得随意同住言议无违。所修善品日夜增长。如莲处池其水充盈见日开发。

时有诸苾刍半更方至。时实力子以神通力。于一指放光而分卧具。复有余诸苾刍众。情欲乐见实力子胜上人法神通希有者。故至一更而来投宿。时实力子二指放光为分卧具。有一更半至三指放光。二更至者四指放光。半夜至者五指放光与分卧具。时诸苾刍既见殊胜神通事已。各作是念。我等不应令大声闻具威德者为分卧具。而更以胁着床纵意睡眠。是不应作。彼各初夜后夜减省睡眠端思而住。由勤策故未证者皆证。已证者不退。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诸苾刍。我弟子中分僧卧具。此实力子最为第一。世尊圣教既弘广已。时婆罗门居士为苾刍众设诸饮食。时六众苾刍知有美好上妙饮食。即便往彼而啖食之。时诸信心婆罗门等作如是语。圣者。大德耆宿何意不来。六众报曰。如此粗餐彼岂来食。施主报曰。世尊记我于供养中最为第一。彼诸耆旧宁容不食。圣者仁于善说法律之中舍俗出家。不慎口言出无惭语。宜当速去更勿复来。时诸苾刍闻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应差实力子为分食人。若更有如是流类。亦应差遣作分食人。不具五法者即不应差。若差应舍。云何为五。谓有爱嗔痴怖不知分与不分。翻此应差。准前作法如是应差。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广如百一羯磨中)

时实力子被众差为分食人已。彼为僧伽分三种食。谓上中下。时有客苾刍初日与上食。第二日与中食。第三日与下食至第四日令行乞食。时实力子为诸苾刍。若客若主分授房舍及以卧具饮食所须。随现住者从老至少。次第而与曾无亏失。时实力子与二苾刍。一名善友。二名大地。于生生中常为怨恶。从南国来至王舍城。时二苾刍问余苾刍曰。谁是僧伽知食。次者报言。是具寿实力子。时彼二人诣实力子处。而报之曰。我等二人随次与食。时实力子于初来日。便与二人上妙食次。时彼施主问曰。明日谁当至我家食。答言。是友是地施主闻已作如是念。彼二苾刍闻是恶行。若来就食当设随宜。至第二日与中食次。施主有事复无好食。至第三日与粗食次。时彼二人作如是语。我今极苦。云何实力子三日之中。故心与我粗恶饮食。共相恼乱令受大苦。我当与彼作无益事。彼二有妹苾刍尼。名曰友女。住王园寺。于时友女往二兄处。至已各礼其足在一面坐。时彼二人虽见妹来。不相瞻视亦不共语。是时友女问二兄曰。何意二圣见我来至。不相瞻视不共言语。彼二答曰。妹我被实力子乃至三朝。与我食次极是粗恶令我食啖。汝今云何不助于我自安而住。友女报曰。圣者。我今欲何所作。报言。妹汝今宜往诣世尊所作如是白。大德彼圣者实力子。作不轨事共我行不净行。犯波罗市迦。我亦当往作如是语。如妹所言其事实尔。我等先知。友女报曰。我今云何知彼实是清净苾刍曾无愆犯。云何辄以无根他胜之法而毁谤之。彼二报曰。乃至汝若不为我等作如是语。我等终不瞻视于汝共为言说。是时友女闻是语已。俯仰须臾告二兄曰。我当为作。兄言。妹汝且住此。我等先可至世尊所汝随后来。时二苾刍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时彼友女斟酌兄至。便诣佛所礼已而立。白世尊曰。大德。彼圣者实力子。作不轨事共我行不净行

。犯波罗市迦。时友地苾刍即便白佛。实尔薄伽梵。实尔苏揭多。如妹所说我等先知。时实力子亦复在此大众中住。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四 无根谤学处第八之二

尔时薄伽梵命实力子曰。汝闻斯语不。白佛言。我闻薄伽梵。我闻苏揭多。佛言。实力子其事如何。实力子白佛言。世尊。我之虚实唯佛所知。佛言。实力子。于此时中勿作是说。应作是言。若实言实。若虚言虚。实力子曰。我不曾忆薄伽梵。我不曾忆苏揭多。尔时具寿罗怙罗。于世尊后执扇扇佛。时罗怙罗白佛言。世尊。彼实力子何劳见问。现见友女苾刍尼亲在佛前。云实力子共为恶行犯波罗市迦。兄弟二人面证言实。佛告罗怙罗。我今问汝随汝意答。罗怙罗。若苾刍尼来至我所作如是说。大德。圣者罗怙罗作不轨事。共我行不净行犯波罗市迦。时友地苾刍即便证云。实尔薄伽梵实尔苏揭多。如妹所说我等先知。罗怙罗。我闻是语即问汝云。其事虚实汝云何答。罗怙罗白佛言。世尊。大德。若忆云忆。若不忆云不忆。世尊告曰。汝且痴人能云不忆。何怪实力子清净苾刍。实无罪过云不忆耶。尔时世尊告诸苾刍。如实力子实无罪过。汝等应知。友女苾刍尼自言犯罪。应当灭摈。其友地二苾刍应可详审善问其事。汝如何见何处见。以何因缘往见其事。

尔时世尊作是语已。即便入室寂定而住。时诸苾刍见佛寂定。便共忆持实力子是清净人。友女苾刍尼以其自言共为摈斥。友地二苾刍审问其事。汝如何见何处见。以何因缘往见其事。时诸苾刍具问之。时彼二苾刍作如是说。诸具寿。彼实力子。我不见犯不净行法波罗市迦。然由具寿实力子乃至三日与我粗恶食。气力衰羸极相恼乱。我以欲嗔痴怖故作是说。其具寿实力子。实是清净无有过咎。不作不净行不犯波罗市迦。尔时世尊。于晡后时从静处起。于苾刍众中就座而坐。时诸苾刍白佛言。世尊。我等诸苾刍。见佛世尊入室寂定。便共忆持实力子是清净人。友女苾刍尼由其自言已令灭摈。友地二苾刍审问其事。汝如何见何处见。以何因缘而见其事。我等具问之。时彼二苾刍作如是说。诸具寿彼实力子。我不见犯不净行法得波罗市迦。然由具寿实力子乃至三日与我食次。令食恶食气力衰羸极相恼乱。我以欲嗔痴怖故作是说。其具寿实力子。实是清净无有过咎。不作不净行不犯波罗市迦。尔时世尊。闻是说已告诸苾刍曰。云何彼二痴人。为少饮食因缘作故妄语毁谤清净苾刍。世尊即于尔时说伽他曰。

若人故妄语 违越于实法

不惧于后世 无有恶不造

宁吞热铁丸 猛焰烧身遍

不以破戒口 啖彼信心食

当尔之时。于虚空中有诸天众。说伽他曰。

实力超三有 尚招于毁谤

是故有智人 不应乐生死

段食真可厌 苦中最为极

犹如食子肉 增长诸烦恼

如何汝今知清净苾刍实不犯罪。以无根波罗市迦法而见谤毁。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广说如前。乃至告友地苾刍曰。汝二痴人知清净苾刍实不犯罪。以无根波罗市迦法行谤毁耶。彼二白佛。实尔世尊。佛以种种呵责。汝所为非。非清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告诸苾刍曰。应知有三种人定堕泥犁狱。云何为三。若人自行破戒劝他破戒。此谓初人定堕泥犁狱。若人自行不净行。于清净苾刍以无根波罗市迦法而谤毁之。此是第二人定堕泥犁狱。若人作如是见作如是语。言欲是净。言欲是妙。欲可受用。欲无过失。于恶欲境极生爱着。此是第三人定堕泥犁狱。世尊尔时说伽他曰。

若人生世中 口常出刀剑

由此恶说故 常斩于自身

若赞于恶人 毁谤贤善者

由口生众过 定不受安乐

犹如博弈人 失财是小过

于他清净者 谤毁成大愆

经于百千岁 堕在肉胞狱

复于此狱中 更受四万岁

若以恶心语 谤毁于善人

由斯恶业缘 当堕于地狱

尔时世尊作呵责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广说如前。乃至我于毗奈耶中。为诸声闻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怀嗔不舍。故于清净苾刍以无根波罗市迦法谤。欲坏彼净行。后于异时若问若不问。知此事是无根谤。彼苾刍由嗔恚故。作是语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是友地苾刍。若更有余如斯流类。怀嗔者。谓情生忿怒。言不舍者。谓嗔恚不息。清净。苾刍者。谓实力子。无犯者。谓不犯其事。以无根者。谓无三根。见根闻根疑根。波罗市迦法者。于四事中随说其一。法者。已如前说。谤者。说不实事。欲坏彼行者。欲损彼人清净学处。彼于异时者。谓是别时。若问若不问者。谓说谤已情生悔恨不由他问。知此事无根谤。谤者诤也。诤有四种诤。谓斗诤非言诤犯诤事诤。由嗔故作是语者。正出谤辞。僧伽伐尸沙者。已如前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谤清净苾刍十事成犯。五事无犯。云何为十。谓不见其事不闻不疑。便作如是虚诳想。实无见等妄言我有见闻疑。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或闻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云我闻疑不忘。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或闻而信。或闻不信。而言我见。或闻而疑。或闻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见。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是谓十事成犯。云何五事无犯。谓彼不见不闻不疑。有见等解。有见等想。作如是语。我见闻疑者无犯。或闻而忘。或疑而忘。有闻疑想而言闻等。亦无有犯。如谤清净人时。十事成犯五事无犯。若谤清净似不清净人。亦复如是。若谤不清净人。十一事成犯六事无犯。云何十一。谓不见不闻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实无见等妄言我有见闻疑。作如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或见而忘。或闻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见闻疑不忘。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或闻而信。或闻不信。而言我见。或闻而疑。或闻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见。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是谓十一成犯。云何六事无犯。谓彼不见不闻不疑。有见等解。有见闻等想。作如是说。我见闻疑者无犯。或见而忘。或闻而忘。或疑而忘。有见等解。有见等想。而言见闻等亦皆无犯。是谓六事无犯。若谤似清净人。十一事成犯六事无犯。亦复如是。时诸苾刍悉皆有疑。为除疑故白佛言。世尊大德。具寿实力子曾作何业。由彼业故。招异熟果生富贵家。多饶财宝受用丰足。舍俗依佛而为出家。断诸烦恼证阿罗汉。分房舍中说为第一。虽得胜果而被谤讥。

佛告诸苾刍。汝等善听。我当为汝说彼因缘。诸苾刍若自作业。必不于外地水火风四大之处果报成熟。但于自己蕴界处中善恶之业果报成熟。即说颂曰。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诸苾刍于过去世。一聚落中有大商主。名曰渔人。时彼商主赍持货物。共诸商人将诣大海欲求珍宝。尔时世间无佛出世。有独觉圣者。现于世间拯恤贫贱。常受粗鄙饮食卧具。当时唯此为胜福田。时彼独觉投此商主人间游行。于其夜中入火光定。时警夜人见其光已。报商主曰。仁今知不。此之苾刍圣行成就。我于夜中见如火聚放大光明。是

时商主闻已深敬。便诣其所礼双足已作如是白。圣者求食我愿求福。幸于商旅受我微供。食已随去。时彼默然受其请食。相随渐次至大海边。商主问言。圣者。我今商旅欲入海中。仁随去不。独觉报言。贤首。汝为妻子欲入大海求诸珍货。我何所为而共入耶。是时商主设彼食已。以新妙氍而奉上之。时彼大德但现神通而不说法。为欲怜愍彼商主故。

犹如鹅王飞腾空界。身出水火现大神通。凡夫之类若见神变。速即归心如崩大树。遥礼彼足发誓愿言。我于如是真实福田所设供养。此业所招异熟之果。愿我当得生富贵家。当得如是殊胜威德。当得奉事胜此大师。汝等当知。彼时渔人即实力子是。由昔供养独觉圣人发大誓愿。今得生在胜富贵家受用丰足。于我法中出家离俗。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我为大师胜彼百千俱胝。独觉能承事我不生厌背。又诸苾刍。此实力子虽得阿罗汉果。然而尚遭恶言毁谤。我今当说。汝等善听。诸苾刍。过去世时。于一村中有大长者。于同类族娶女为妻。得意相亲欢乐而住。虽经多岁竟无男女。遂便以手支颊心怀忧叹。我今舍内多有珍财竟无绍嗣。我身没后定被官收。其妇见之即便问曰。圣子。

何意支颊长思似带忧色。报言。贤首。我今舍中多有财物现无子息。如其没后并被官收。既有此缘宁不愁悒。其妻报曰。若由我过无男女者。君今宜可更娶余妻令有子息。报言。贤首。若人家内有二妻者。乃至勠浆亦不得饮。常于室中纷纭斗诤。妇报夫曰。君可求来。若彼颜状与妹同者。我作妹想看之。若与女相似者。我作女心瞻视。时于异村有一长者。娶妇未久便诞二男复生一女。后于异时长者夫妇并皆命过。时前长者为求妇故。至彼二兄之处求娶其妹。彼便嫁与。世间法尔得新弃故。时彼长者心亲后妻。时彼前妇见其亲密心生嫉妒。未经多日前妻有娠。白其夫曰。君之后妻情有异念。其夫告曰。贤首。汝生恶意。妇便默然。遂于后时诞一男子。长至五岁智慧分明。所有语言咸悉依实。

时人遂名为实语者。其母便念。我虽生子然而夫主尚爱后妻。我今作何方便令使离别。白其夫曰。君于后妻虽极爱念。彼于君所无贞素心。其夫报曰。贤首。汝复生恶意。妇便默然。别设方计告其子曰。汝岂不知妇人苦事。子白母曰。我不曾知。即告子曰。谓是嫉妒。子报母曰。此非善事。便语子曰。我欲于汝异母彰露恶名。汝当为证。子白母曰。为实为虚。母言。是虚。子云。世人共知我为实语。岂可随母所说口出妄言。母曰。于我腹中怀汝九月。于此小事汝不见从。设为作证无劳口说。父若问汝但可点头。其子孝顺不违母心。遂便许可。母于异时告其夫曰。君之爱妇共他男子行邪恶事。夫云。贤首。汝复生恶意。妇曰。君若不信应问实语。父作是念。我此童儿世人共许是实语者。

岂于我所而作妄语。必无斯事。时彼童儿去父不远游戏而住。其父唤来置于膝上。而问之曰。汝知异母与他男子行恶事耶。但女人情伪不学而知。即便以手掩其子口。而告之曰。彼是汝母不须言说。若事实者但可点头。彼即点头。当尔之时口出臭气。便于四远恶声流布。彼非实语是妄语人。于异母边证其虚事。实语之名即便隐没。时人皆唤为妄语者。其父见已告后妻曰。汝行恶行不应住此。便驱令出。既被逐已往二兄处。兄问之曰。汝何意来。妹报兄曰。我被夫主之所斥逐。汝有何过。扡我行私。汝若行私不应住此。我实无私但由实语所证。彼是妄语非实语者。兄曰。如何得知。若不信者。宜当为问近住邻人。时彼二兄私问邻伍。诸人皆云。彼无恶行。时彼兄弟知清白已情怀恨恼。

后于异时忽有独觉圣者。因行乞食来至其家。即便请食。食已其女忆所谤事发邪恶愿。如我今日被汝谤譾。于未来世假令汝得阿罗汉果。我亦谤汝终不相舍。时彼二兄见而问曰。汝发何愿。具以其事答彼二兄。兄曰。我于彼时为尔兄弟共证其事。佛告诸苾刍。汝意云何。勿生异念。彼时实语即实力子是。彼异母者即友女苾刍尼是。彼时二兄即友地二苾刍是。实力子由其昔日恶谤母故。于多千岁在奈落迦受烧煮苦。彼余残业于五百生中常遭恶谤。虽于今日获阿罗汉仍被恶谤。汝诸苾刍。由此应知。纯黑之业得纯黑报。纯白之业得纯白报。黑白杂业得黑白杂报。汝等当离纯黑杂业勤修白品。汝诸苾刍。当如是学。汝诸苾刍。其实力子。先作何业于分衣人中最为第一。汝等应听。

乃往过去。于此贤劫人寿二万岁时。有迦摄波佛出现于世。十号具足。时实力子于彼佛教舍俗出家。至尽形寿勤修梵行。而于胜果竟无所获。于命终时即便发愿。我于迦摄波佛最上福田教法之中出家舍俗。于殊胜果竟无所获。如佛所记。于未来世人寿百岁时。有摩纳薄迦必当成佛。我于彼教当为出家。断诸烦恼证阿罗汉。如我今日邬波驮耶。于迦摄波佛弟子之中。分僧卧具最为第一。我于来世释迦牟尼无上正觉弟子之中。分僧卧具亦为第一。由愿力故。于我法中分僧卧具亦最第一。汝诸苾刍。应如是学。

假根谤学处第九

尔时佛在王舍城羯阑铎迦池竹林中住。时具寿实力子在鹫峰山。去此不远有石砌池。于其池岸。是实力子昼日游处。时莲花色苾刍尼。因具寿大目连善知识故。得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断诸烦恼成阿罗汉。彼便数数诣世尊所。恭敬供养及余耆宿尊德苾刍。于具寿实力子特生尊敬。由实力子不惮劳苦。遂舍寂静等持妙乐。如法为僧作授事人分房舍卧具。后于他日是莲花色苾刍尼。礼世尊已次更参觐诸大德僧。因至实力子所申礼拜已。为听法故在一面坐。时友地二苾刍。与实力子前世怨结。友地二人多得粪扫衣。遂生是念。我于何处当洗此衣。遂便即往石砌池边欲浣衣服。既至彼已遂见二鹿饮池水

已。作不净行行淫欲事。是时大兄告其弟曰。弟今见此实力子共莲花色苾刍尼。作不净行行淫欲法。我等宜往告诸苾刍。弟报兄曰。妹尼前已为我等故被众摈斥。我今岂欲俱受摈耶。兄报弟曰。前是虚说。今是实陈。汝岂不见实力子共莲花色尼作不净行行淫欲耶。弟便默然。兄弟俱往告诸苾刍曰。世间之人谁是可信。我今兄弟共见实力子与莲花色尼作淫欲事。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告友地曰。具寿。汝今一向弃人天路。意专趣入三恶道中。此实力子证阿罗汉。居八解脱得上人法现大神通。云何汝今以异分事波罗市迦法。而谤讀之彼二答曰。实非我过是眼过失。宜挑两目。诸苾刍曰。如世尊说。应须详审善问其事。何所见何相见何处见。汝等二人因何事往而得见之。时诸苾刍既勘问已。二人遂即具以上事告诸苾刍。时诸苾刍有少欲者。并共讥嫌呵责其事。如何汝今知清净苾刍实无有犯。便以异分波罗市迦法而谤毁之。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尔时世尊。即以此缘集苾刍众。广如前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怀嗔不舍。故于清净苾刍以异非分波罗市迦法谤。欲坏彼净行。后于异时若问若不问。知此是异非分事。以少相似法而为毁谤。彼苾刍。由嗔恚故。作是语者僧伽伐尸沙。若复苾刍者谓友地二人也。复更有余如是流类。怀嗔者谓先有忿恨不舍。故者嗔心不歇也。于彼清净无犯苾刍者。谓不曾犯他胜之罪。异非分事者。异谓涅槃。乖生死故。谓四波罗市迦法非是其分。波罗市迦者。于此四中随以一事而谤于彼。谤者诬说其事。坏彼净行者。意欲令其亏失净行。乃至得僧伽伐尸沙。广如前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见彼苾刍犯四波罗市迦时。作无犯想。作无犯解。作无犯忍。可便作是语。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

若苾刍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时。作僧伽伐尸沙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语。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若苾刍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时。作波逸底迦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语。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若苾刍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时。作波罗底提舍尼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语。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若苾刍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时。作突色讫里多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语。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作是说时得僧伽伐尸沙。若苾刍见彼苾刍犯僧伽伐尸沙时。作无犯想。作无犯解。作无犯忍。可便作是语。见彼苾刍犯波罗市迦。作是语时得僧伽伐尸沙。如是乃至见犯突色讫里多。各有五番。应如广说如上。无犯者。谓如实说最初犯罪。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破僧违谏学处第十之一

尔时世尊。在王舍城羯阑铎迦池竹林中住。时遭俭岁乞食难得。时诸苾刍得神通者往赡部林。由此林故得赡部洲名。既至彼林取赡部果。色香味具盛满钵已。持之而归自

得充足。有余分布与诸苾刍。或复有余苾刍。去此林不远。有频罗果林劫毕他果庵摩洛迦果。同前持归共余分食。或有苾刍往东毗提诃。或往西瞿陀尼。或北俱卢洲。取自然香稻。同前持归共余分食。或往四大王众天。或往三十三天。取天妙食。同前持归共余分食。或往余方丰乐之处。取其好食同前共分。时提婆达多作如是念。今遭俭岁乞食难得。时诸苾刍得神通者往赡部林。广如前说。乃至取其好食同前共分。我若获得神通力者。亦能如前取归共食。寻便思念。谁能有力教我神通。我今宜应往世尊所咨问其事。

随有所说我当受持。时提婆达多于晡后时从静处起。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唯愿为我说神通事。尔时世尊。知提婆达多生邪恶念。告曰。汝可先净尸罗勤修定慧。于神通事方可修习。时提婆达多作如是念。世尊不肯为我说神通事。便即致敬辞佛而去。便往诣彼阿若憍陈如所。共言谈已而白之曰。唯愿上座为我解说神通之事。时具寿阿若憍陈如。即观佛心见佛知提婆达多欲生恶念。遂告提婆达多曰。汝可于色如理观察方获神通。并余胜德。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时提婆达多便作是念。上座阿若憍陈如亦不为我说神通事。便舍之而去。复往诣彼马胜苾刍跋陀罗婆涩波大名称圆满无垢牛王妙臂。如是乃至五百上座。皆诣其所请神通法。是时五百上座苾刍。皆观佛心见佛知提婆达多欲生恶念。

亦复各各观诸上座苾刍之心知提婆达多欲生恶念。便告提婆达多曰。汝可于色如理观察方获神通。并余胜德。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时提婆达多作如是念。斯等五百上座苾刍。皆不为我说神通法。岂非诸人先作言契。曾无有一教我神通。时提婆达多复作是念。谁能为我说神通法。是时具寿十力迦摄波。在王舍城鹰窟中住。时提婆达多便生此念。十力迦摄波性无谄诳所言真实。是我家弟阿难陀邬波驮耶。彼能为我说神通法。作是念已。即便往诣十力迦摄波处。礼其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上座。愿为我说神通道法。时具寿十力迦摄波。不观佛心及诸上座。不知提婆达多欲起恶邪之念。便为提婆达多说神通法。时提婆达多初夜后夜警策修习。于后夜分依世俗道获初静虑。即发神通。

转一为多。转多为一。或现或隐。山石壁障身皆通过。不能为碍犹如虚空。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在虚空中跏趺而坐。犹如飞鸟。或时以手摩扪日月。时提婆达多具斯德已便作是念。今诸苾刍乞食难得。我为先往赡部林中。取香美果自食分余。为往东西北洲。四大王众。三十三天及以诸处。同前取已分布余人。为当先化摩揭陀主。彼受化已不劳辛苦能伏多人。复生是念。此未生怨太子父亡之后。当为国王有大自在。我今宜应先化此人。不劳艰苦能伏多人。时提婆达多即便化作上妙象身。从太子后门安详而入。从前大门出。从前大门入。从后门出。或作上马同前出入。或作苾刍剃除须发。披僧伽胝手中持钵同前出入。时未生怨太子作如是念。此是提婆达多现神变事。时提婆达多遂即

变身为童儿形。

具诸璎珞便向太子怀中宛转而住。是时太子遂捉童儿抱持呜咳。便以涕唾内其口中。时提婆达多为贪利养。缠绕心故遂咽其唾。是时太子因斯发起恶邪之心。作如是念。奇哉提婆达多。比佛大师其德殊胜。转深信敬欲申供养。是时太子于旦暮二时。每恒从以五百宝车。往提婆达多所而为礼敬。每于食时奉五百釜上妙饮食。时提婆达多为上首。五百苾刍受斯供养。时有众多苾刍。于晨朝时入王舍城次行乞食。闻提婆达多自受如是胜妙供养。未生怨太子于旦暮二时。每恒从以五百宝车。往提婆达多所而申礼敬。每于食时以五百釜上妙饮食而供养之。提婆达多为其上首。与五百诸苾刍受斯供养。时诸苾刍闻是事已。还至本处饭食讫。于食后时收举衣钵。洗足已往世尊所。礼佛双足在一面坐。

时诸苾刍白佛言。世尊。我诸苾刍。于晨朝时入城乞食。闻提婆达多乃至与五百苾刍受斯供养。具陈其事。世尊告曰。汝诸苾刍勿爱乐彼提婆达多受斯供养。何以故。提婆达多今被供养之所杀害。如芭蕉着子如竹苇生实。如骡怀妊皆自害躯。提婆达多亦复如是。受他供养必自害身。汝诸苾刍。若提婆达多得利养时。此之痴人能于长夜受无利益苦恼之事。是故汝诸苾刍。勿当希求名闻利养。设得之者心勿贪着。尔时世尊。说伽他曰。

芭蕉若结子 竹苇生其实

如骡怀妊时 斯皆还自害

利养及名闻 愚人所爱乐

能坏众善法 如剑斫人头

时诸苾刍闻佛说已奉持而去。

尔时提婆达多既得如是恭敬供养。即便发起邪恶之念。世尊今者年衰老耄。为诸四众。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教授劳倦。今可以诸大众付嘱于我。令我教授我当秉执。世尊宜应少为思虑。受现法乐寂静而住。提婆达多才生此念神通即失。神通虽失然不自知。尔时有一迦俱陀苾刍。是佛弟子。曾于佛边善修净行学四梵住。于欲除欲多修习已。命终之后生处梵宫。时具寿大目连在江豚山恐畏林住。时迦俱陀以天眼观。见提婆达多神通退失。如是知已。犹如壮士屈伸臂顷。于梵宫没诣恐畏林。至具寿大目连所。礼双足已而白之曰。大德知不。提婆达多为贪利养缠结心故。便起如是邪恶之念。来白佛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为诸四众。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教授劳倦。今可以诸大众付嘱于我。令我教授我当秉执。世尊。宜应少为思虑。受现法乐寂静

而住。

时提婆达多才生此念神通即失。善哉大德目连。应往佛所具白其事。时大目连默许其说。时迦俱陀梵天。知其许已隐而不现。时大目连梵天去后。即如其事而入胜定。犹如壮士屈伸臂顷。于恐畏林没至竹林中。诣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时大目连以彼梵天所告之语具白世尊。尔时世尊告大目连曰。汝岂不先知提婆达多有邪恶心。梵天于后来相告语。大德。我已先知梵天后告。尔时世尊共大目连。于此中间别说余事。时提婆达多共其四伴。一高迦梨迦。二褰荼达骠。三羯吒谟洛迦底洒。四三没达罗达多。来诣佛所。尔时世尊遥见提婆达多来。告大目连曰。汝当善护其言。天授将至。此之痴人亲在我前自陈已大。时大目连礼佛足已即便入定。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于竹林没往恐畏林。是时天授至佛所已。顶礼佛足在一面立。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为诸四众。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教授劳倦。今可以诸大众付嘱于我。令我教授我当秉执。世尊宜应少为思虑。受现法乐寂静而住。世尊告曰。汝之痴人。如舍利子大目连。我尚不以苾刍僧伽而见付嘱。况汝痴人食人涕唾。而相付嘱。是时天授便作斯念。世尊赞叹舍利子大目连。唤我为痴人死尸食唾愚人。此是天授。初于佛所起杀害心作不忍意。我是提婆达多。便三振头舍佛而去。尔时具寿阿难陀。在世尊后执扇扇佛。尔时世尊知天授去已。告阿难陀曰。汝今可诣羯阑铎迦池近竹林所。但是苾刍皆令集在常食堂中。阿难陀奉佛教已。即便往诣竹林中。随近所有苾刍皆令集在常食堂中已。往世尊所白佛言。世尊。近竹林中所有苾刍。悉皆令集愿佛知时。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五 破僧违谏学处第十之二

尔时薄伽梵诣常集堂。于大众中就座而坐告诸苾刍曰。于此世间有五种师。云何为五。如有一师。戒实不净自言戒净。然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净。遂相告曰。我之大师戒实不净而自谓戒净。若其我等说向余人。师若闻时便生不乐。我复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当知。又复我师常以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病缘所须资给于我。我等宜应共相拥护。然彼师主作如是念。我诸弟子覆我过失。此是第一大师于世间住。复有一师。实命不净自言命净。彼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净。遂相告曰。我之大师命实不净自谓命净。若其我等说向余人。彼若闻时便生不乐。我复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当知。又复我师常以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病缘所须资给于我。我等宜应共相拥护。然彼师主作如是念。我诸弟子覆我过失。此是第二大师于世间住。复有一师。智见不净自言智见是净。彼诸弟子由共住故知智见不净。广说如前。此是第三大师在世间住。复有一师。不闲授记自言善闲授记如实了知。彼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闲授记。广说如前。此是第四大师在世间住。复有一师。依止亲近恶说法律。自言所依之法是善说法律。彼诸弟子由共住故知

是恶说法律。广说如前。此是第五大师在世间住。

汝诸苾刍我所持戒清净无过。我今自谓持戒清净无有过失。汝诸弟子不须拥护于我。我亦无心令汝覆盖。此是第一我住世间。又复诸苾刍我住净命。我今自谓活命清净无有过失。汝诸弟子不须拥护于我。我亦无心令汝覆盖。此是第二我住世间。又复诸苾刍我智见净。广说如前。此是第三我住世间。又复诸苾刍我善闲授记如实了知。广说如前。此是第四我住世间。又复诸苾刍我之所依善说法律。我今自谓善说法律。广说如前。此是第五我住世间。

诸苾刍我今苦言殷勤告汝。汝等应可至心奉行。犹如陶师烧坏器时同爇薪火。好者成就恶者破坏。汝等宜当善顺我言无贻后悔。尔时天授命四伴曰。汝等四人今应共我。破彼沙门乔答摩和合僧伽并破法轮。我殁代后获善名称声满十方。作如是说。沙门乔答摩现在世间。然而提婆达多有大威势。共孤迦里迦褰荼达骠羯吒谟洛迦底洒三没达罗达多。破彼和合僧伽并破法轮。时孤迦里迦告天授曰。我今与汝不办斯事。何以故。然薄伽梵声闻弟子有大威力。天眼明彻鉴察他心。其事虽远而能遥见。彼身在近人不见知。我等所为彼皆预了。是时天授告其伴曰。仁等宜应共设方便。友人报曰。方便云何。天授报曰。我今诣彼耆年宿德诸上座处。当以种种上妙资具。供给所须不令阙乏。少年苾刍亦与供给令生欢喜。或以衣钵钵袋腰绦。教其读诵作意相应。友人报曰。斯好方便。是时天授广为矫诳欲破僧伽。诸大苾刍。觉知天授所为进趣欲破僧轮。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天授有意欲破僧轮。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汝等宜应别谏天授。若更有余如是流类应可谏曰。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斗诤事执受而住。天授应与和合僧伽欢喜无诤。同心一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而住。天授汝今应舍作破僧事。

时诸苾刍奉佛教已。寻即别谏提婆达多。告言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斗诤事非法而住。天授应与和合僧伽欢喜无诤。同心一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而住。天授汝今应舍作破僧事。时诸苾刍别谏之时。提婆达多坚执其事无心弃舍。云此事真实余皆虚妄。时诸苾刍具以此缘而白世尊。大德我已别谏提婆达多。我等为作别谏之时。提婆达多坚执不舍。而云此事真实余皆虚妄。尔时佛告诸苾刍。汝等应与提婆达多。作白四羯磨对众谏之。若更有余如是流类应如是谏。当敷坐具次鸣揵稚。应先言白后总集僧。僧伽集已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应如是作。大德僧伽听。此提婆达多欲破和合僧。作斗诤事非法而住。时诸苾刍已作别谏。别谏之时坚执其事不肯弃舍。云此事真实余皆虚妄。若僧时到僧许可。僧今与提婆达多作白四羯磨晓谏其事。汝提婆达多。莫欲破和合僧作斗诤事执受而住。提婆达多应与和合僧伽欢喜无诤。同心一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而住。汝提婆达多应舍破僧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听。此提婆达多

欲破和合僧。作斗诤事执受而住。诸苾刍已作别谏。别谏之时坚执其事不肯弃舍。云此事真实余皆虚妄。僧今与提婆达多。作白四羯磨晓谏其事。汝提婆达多。莫欲破和合僧作斗诤事执受而住。提婆达多应与和合僧伽欢喜无诤。同心一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而住。汝提婆达多应舍破僧事。若诸具寿忍许。与提婆达多作白四羯磨晓谏其事。汝提婆达多莫欲破和合僧作斗诤事执受而住。汝提婆达多。应与和合僧伽欢喜无诤。同心一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而住。汝提婆达多。应舍如是破僧事者默然。若不许者说。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今已作白四羯磨谏提婆达多竟。僧伽已听许。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时诸苾刍既奉佛教已。即以白四羯磨谏彼提婆达多。时提婆达多坚执不舍。云此真实余皆虚妄。时提婆达多有助伴四人。共相随顺说破僧事。告诸苾刍曰。大德莫共彼苾刍所有言说若善若恶。何以故。然彼苾刍是法语者是律语者。依于法律方为言说。知而说非不知说。彼爱乐者我亦爱乐。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广说如上乃至我亦爱乐。世尊告曰。汝等苾刍当与助伴四人作别谏法。若更有余如是流类。亦应呵谏。应如是作。汝孤迦里迦褰荼达骠羯吒谟洛迦底洒三没达罗达多。知彼苾刍欲破和合僧。作斗诤事执受而住。汝等共为助伴。莫相随顺说破僧事。莫向诸苾刍作如是语。诸大德莫共彼苾刍所有言说若好若恶。何以故。而彼苾刍是法语者是律语者。依于法律方为言说。知而说非不知说。彼爱乐者我亦爱乐。何以故。具寿而彼苾刍非法律语。不依法律而作言说。不知而说非是知说。坚执而住。汝莫爱乐破和合僧。当乐和合僧。应与僧迦和合欢喜无诤。同心一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而住。具寿汝今可舍随顺破僧不和合事。时诸苾刍奉教而作。即以别谏谏彼四人作如是说。法孤迦里迦等四人。知彼苾刍欲破和合僧。作斗诤事坚执而住。莫共为伴顺邪违正。诸具寿汝等勿于诸苾刍作如是语。诸大德莫共彼苾刍论好论恶。何以故。而彼苾刍是法律语。依于法律而作言说。知而说非不知说。彼爱乐者我亦爱乐。何以故。具寿然彼苾刍非法律语。不依法律而作言说。不知而说非是知说。具寿汝莫爱乐破僧事。当乐和合僧。应共和合僧伽欢喜无诤。同心一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而住。具寿汝今应舍随顺破僧不和合事。时诸苾刍别谏之时。彼助伴人不肯受语坚执不舍。云此真实余皆虚妄。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大德我已别谏孤迦里迦等。我等为作别谏之时。孤迦里迦等坚执其事无心弃舍。而云此事真实余皆虚妄。

佛告诸苾刍。汝等应与孤迦里迦等。作白四羯磨对众谏之。若更有余如是流类。同前集众作白羯磨。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孤迦里迦褰荼达骠羯吒谟洛迦底洒三没达罗达多。知彼苾刍欲破和合僧伽。作斗诤事执受而住。随顺于彼不和合事。诸苾刍作如是谏时。汝等莫向诸苾刍作如是语。诸大德莫共彼苾刍所有言说若好若恶。何以故。而彼苾刍是法语者是律语者。依于法律而作言说。知而说非不知说。彼爱乐者我亦爱乐。时诸苾刍为作别谏。别谏之时彼于其事坚执而住。作如是语此事实尔余皆虚妄。若僧时到僧许可。僧今以白四羯磨谏孤迦里迦等四人。汝孤迦里迦等。知彼苾刍欲破和合僧。作斗诤事执受而住。随顺于彼不和合事。诸苾刍作如是谏时。汝等莫向诸苾刍作如是语。大德彼苾刍所有言说若好若恶。何以故。而彼苾刍是法语者是律语者。依于法律而作言说。知而说非不知说。彼爱乐者我亦爱乐。何以故。彼苾刍非法语者非律语者。而彼苾刍于非法律执受而住。不知而说非是知说。诸具寿莫乐破僧事。当乐和合僧。应共僧和合欢喜无诤。同心一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而住。诸具寿汝今应舍随伴破僧不和合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应为。诸苾刍既奉教已白言。如是言我等当谏。即以白四羯磨谏彼孤迦里迦等。时彼四人坚执不舍。云此真实余皆虚妄。时诸苾刍以缘白佛。大德我等以白四羯磨。谏彼孤迦里迦等时。坚执其事无心弃舍。云此真实余皆虚妄。佛告诸苾刍。提婆达多共伴四人顺邪违正。从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轮有大势力。

时提婆达多闻是语已。便作是说。沙门乔答摩与我授记。告诸苾刍曰。提婆达多共伴四人顺邪违正。从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轮有大势力。即告孤迦里迦等。汝等当知沙门乔答摩与我授记。提婆达多共伴四人顺邪违正。从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轮有大势力。时提婆达多于破僧事更增勇猛。诸苾刍闻具白世尊。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僧伽。广说如前。乃至世尊问提婆达多苾刍曰。汝实欲破和合僧伽。作斗诤事坚执而住。提婆达多白言。大德实尔。

尔时世尊告提婆达多曰。汝非沙门非随顺。不清净不应为。非出家人之所作事。世尊如是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兴方便欲破和合僧。于破僧事坚执不舍。诸苾刍应语彼苾刍言。具寿莫欲破和合僧坚执而住。具寿应与众僧和合共住。欢喜无诤同一心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久住。具寿汝可舍破僧事。诸苾刍如是谏时。舍者善。若不舍者。应可再三殷勤正谏。随教应诘令舍是事。舍者善。若不舍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提婆达多。若更有余如是流类。言和合者谓是一味。僧伽者。谓是如来声闻之众。欲破者谓欲为二分。方便者。欲为进趣劝作诤事。坚执而住者。谓提婆达多助伴四人。为斗诤事摄受而住。诸苾刍者谓此诸人。彼苾刍者谓提婆达多。言者。谓是别谏如教广说。舍者善。若不舍者应可三谏。乃至广说。僧伽伐尸沙者。事如前说

。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兴方便欲破僧。皆得恶作罪。若别谏时事不舍者。皆得粗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谏诲之时。舍者善。若不舍者。白了之时得粗罪。作初番了时亦得粗罪。若第二番了时亦得粗罪。若第三番羯磨结了之时。而不舍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作非法而众和合。若作如法而众不和合。若作似法而众和合。若作似法而众不和合。若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秉法并皆无犯。时彼苾刍若于座上告大众言。大德。我苾刍某甲。犯僧伽伐尸沙罪者善。若不说者。乃至其罪未如法说悔已来。若复共余苾刍。作白羯磨乃至白四法。一一皆得恶作罪。又无犯者。初造过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随顺破僧违谏学处第十一

尔时世尊即于本座。为诸声闻弟子欲制破僧随伴学处。告诸苾刍曰。汝诸苾刍且未须起僧伽有少事业。世尊知而故问。广说如前。世尊即便问孤迦里迦等四人曰。汝等实知提婆达多欲破和合僧。作破僧方便劝作诤事坚执而住。汝共为伴顺邪违正。告诸苾刍曰。大德。莫共彼苾刍有所论说若好若恶。何以故。而彼苾刍是法律语。依于法律而作言说。知而方说非不知说。彼爱乐者我亦爱乐不。彼白佛言。实尔世尊。世尊告曰。汝非沙门非随顺行。不清净不应为。非出家人之所应作。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广说如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声闻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若一若二若多。与彼苾刍共为伴党。同邪违正随顺而住。时此苾刍语诸苾刍言。大德。莫共彼苾刍有所论说若好若恶。何以故。彼苾刍是顺法律。依法律语言无虚妄。彼爱乐者我亦爱乐。诸苾刍应语此苾刍言。具寿。莫作是说。彼苾刍是顺法律。依法律语言无虚妄。彼爱乐者我亦爱乐。何以故。彼苾刍非顺法律。不依法律语言皆虚妄。汝莫乐破僧。当乐和合僧。应与僧和合欢喜无诤。同一心说如水乳合。大师教法令得光显安乐久住。具寿。可舍破僧恶见。顺邪违正劝作诤事坚执而住。诸苾刍如是谏时。舍者善。若不舍者应可再三殷勤正谏。随教应诘令舍是事。舍者善。若不舍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提婆达多。一二多者。谓孤迦里迦等。一二人已去名之为多。顺邪违正者。共彼为伴。顺其邪见违失正理。诸苾刍者。谓在此法中。若好若恶者。勿教提婆达多令其行善遮止其恶。何以故。彼是知法律人。有所言说皆是随顺大师教法。广说乃至坚执而住。皆是别谏之辞。若不舍者。僧应三谏。广说如上作羯磨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诸助伴苾刍。如彼苾刍欲破和合僧。广说如前。作恶方便共彼为伴。顺邪违正皆得恶作。余有犯相。如前破僧处广说应知。

污家学处第十二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扨吒山有三苾刍。一名阿湿薄迦。二名补捺伐素。三名半豆卢呬得迦。作污家法行恶行。共诸女人言谈戏笑。掉举倡逸摩打其身。同一床坐共一盘食同觞饮酒。或自采花教人采花。或自结鬘教人结鬘。歌舞伎乐见他戏笑以物与之。或高抄衣跳身返掷。或为象叫或作马鸣或为牛吼。或作孔雀声或为鹦鸟鸣。或拍水作声。为诸戏笑。或作所余倡伎之具。共彼女人作非威仪造诸过失。时扨吒山有婆罗门居士及诸人众。见为恶行生不信心起诸谤议。于此所有旧住苾刍。不能以食共相拯给。况复余人。尔时具寿阿难陀。于迦尸国人间游行。次至扨吒山住。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扨吒山聚落而行乞食。空钵而出。一掬之食亦无与者。是时具寿阿难陀作如是念。我忆昔日曾至此山。人民丰乐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前丰乐。何意乞食迴无施者。空钵而出一掬之食亦无与者。岂非于此有佛弟子。于巷陌中骂詈女人共身相触。由此因缘遂令我今乞食不得。时扨吒山诸婆罗门居士有五百人于常聚处有事须集。时阿难陀往常集处。告诸人曰。仁等知不。我忆昔日曾至此山。人民丰乐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前丰乐。何故乞食迴无施者。空钵而入还空钵出。一掬之食亦无与者。时此会中有邬波索迦。名曰水罗。即便前执阿难陀手。共向一边而白言。大德知不。此扨吒山有苾刍。名阿湿薄迦补捺伐素。作污家法行恶行。共诸女人言谈戏笑。广说如前。乃至造诸过失令起谤议。于此所有旧住苾刍。不能以食共相拯给。况复余人。若其尊者因至佛所。愿以此事具白世尊。是时尊者闻是语已默然许之。时邬波索迦。知彼尊者默然许已。即便请曰。唯愿大德至我家中受一微供。时具寿阿难陀默然受之。时邬波索迦即将诣舍。安置胜座奉妙饮食令其饱足。时具寿阿难陀。食已洗钵还来就座。时邬波索迦便敷卑座。于尊者前听说法要。时尊者阿难陀。为邬波索迦种种说法示教赞喜。辞别而去。时具寿阿难陀还至住处。嘱授僧常床褥等已。执持衣钵行诣室罗伐城。既至彼已洗手濯足。往给园中安置衣钵。诣世尊所礼双足已在一面住。具以邬波索迦所陈之事而白世尊。

尔时佛告具寿阿难陀曰。汝今宜共老宿苾刍六十许人往扨吒山。与阿湿薄迦补捺伐素作驱遣羯磨。应如是作。欲至彼山可于路次一处而住。应差诘问。苾刍若无五德即不应差。设差应舍。何谓为五。谓有爱恚怖痴。于诘不诘不能解了。若有五德此即合差。差不应舍。何谓为五。谓无爱恚怖痴。于诘不诘善能解了。如是应差。如常集僧已应先问彼。汝某甲苾刍能往扨吒山。诘问阿湿薄迦补捺伐素不。彼答我能。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如是应作。大德僧伽听。此诘问苾刍某甲。乐欲往彼扨吒山诘问阿湿薄迦补捺伐素苾刍。若僧伽时至。僧许可。僧今差某甲苾刍为诘问人。往扨吒山诘问阿湿薄迦补捺伐素苾刍。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听。此诘问苾刍某甲。往扨吒山诘问阿湿薄迦补捺伐素苾刍。僧今差此诘问苾刍某甲。此苾刍某甲往扨吒山。当诘问阿湿薄迦补捺伐素

苾刍。若诸具寿许诘问苾刍某甲往抦吒山当诘问阿湿薄迦补捺伐素苾刍者默然。若不许者说。僧今差诘问苾刍。某甲往抦吒山。诘问阿湿薄迦补捺伐素苾刍。僧已许差诘问苾刍某甲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诸苾刍。我今当说诘问苾刍所有行法。其诘问苾刍往抦吒山。敷座鸣槌如常集僧。应诘问彼阿湿薄迦补捺伐素。若不肯集由其傲慢不敬众故。即应与作驱遣羯磨。彼若来集者。其诘罪人应问容许。若不许者与作驱遣羯磨。若许问者应当诘问。若云我不见罪便是慢众。即应与作驱遣羯磨。若言见罪者。僧伽即应与作驱遣羯磨。如我所说诘问苾刍所有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时具寿阿难陀并诸耆宿苾刍。闻佛教已奉辞而去。于其中路差诘问苾刍。时抦吒山有半豆卢呬得迦苾刍(译为黄赤)等。是彼阿湿薄迦等恶行同伴。彼闻具寿阿难陀并诸耆宿苾刍欲来至此与阿湿薄迦等作驱遣羯磨。便作是念。但是彼人身造恶行口陈恶说。我等皆作。当知具寿阿难陀及诸耆宿。大德苾刍来至于此。

与阿湿薄迦等作驱遣羯磨已。寻为我等亦作驱遣。我等宜应往室罗伐城。诣世尊所及苾刍众。请乞忏摩。(言忏摩者此方正译当乞容恕容忍首谢义也若触误前人欲乞欢喜者皆云忏摩无问大小咸同此说若悔罪者本云阿钵底提舍那阿钵底是罪提舍那是说应云说罪云忏悔者忏是西音悔是东语不当请恕复非说罪诚无由致)复更议曰。我等去时诸大德等于路相见。必先为我等作舍置羯磨。后当为彼阿湿薄迦等作驱遣羯磨。我等宜应别设方便冀免其难。可预作衣襆所有利养。并共平分听声而住。若诸大德大门入时。我等即从小门而出。咸然此计。未久之间具寿阿难陀并诸大德。至抦吒山来诣住处从大门入。时黄赤等苾刍从后门出。急趣长途诣室罗伐城。礼佛足已诣诸苾刍所。随其所犯应合说悔者对人说悔。

应合责心悔者皆自责心。既除罪已共诸清净苾刍一处而住。众僧所有如法制令皆随护之。时诘问苾刍于抦吒山住处。敷座鸣槌集大众已。时诘问苾刍问阿湿薄迦等容许之事。既容许已问罪虚实。彼便答言。所问我罪其事皆实。是时大众即便与作驱遣羯磨。其羯磨文准事应作。作羯磨已时具寿阿难陀及诸耆宿。并循来路还室罗伐城。时阿湿薄迦等苾刍作如是念。仁等当知于地倒者还从地。起我应宜往室罗伐城。诣世尊所求哀容恕及苾刍僧伽。时阿湿薄迦等至夜过已。明日晨朝执持衣钵入村乞食。还来本处食事既了。嘱授房舍及余卧具。便持衣钵往室罗伐城。既至住处。时诸旧住耆宿苾刍皆不共语。及黄赤等苾刍亦不共语。时阿湿薄迦即便问曰。具寿耆宿大德理可不言。仁等于我因何不语。

我等身造恶行口说恶言。仁等皆悉不同作耶。何故今时不共言说。彼便答曰。事虽实尔。然我至此随其所犯。应合说悔者对人说悔。应合责心者皆已责心。既除罪已共诸

清净苾刍一处而住。众僧所有如法制令皆随护之。不复更与行恶行人言谈聚集。时阿湿薄迦等闻是语已。便生嫌贱作如是语。诸大德等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苾刍。有驱者有不驱者。时诸苾刍闻是语已。而问之曰。尔于何人说有爱恚怖痴。阿湿薄迦曰。谓具寿阿难陀并诸大德。往扨吒山与我等作驱遣羯磨。而于其中有不驱者。诸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嫌责阿湿薄迦等曰。云何汝等知诸大德往扨吒山如法驱摈。而故说彼有爱恚怖痴。有如是同罪苾刍。有驱者有不驱者。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诸苾刍应可别谏阿湿薄迦等苾刍。

若更有余如是流类。应如是谏汝阿湿薄迦补捺伐素。知诸大德往扨吒山如法驱摈。莫故说彼有爱恚怖痴。有如是同罪苾刍。有驱者有不驱者。然具筹等行恶行污他家。众皆闻见众共了知。汝等应舍有爱等言。时诸苾刍闻佛教已奉持而去。一一具说如佛所教。乃至汝等应舍有爱等言。时诸苾刍别谏之时。其阿湿薄迦等如先所说坚执而住。如我等言其事实尔余皆虚妄。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已作别谏。其阿湿薄迦等如先所说坚执而住。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实尔余皆虚妄。世尊告曰。汝等应可白四羯磨谏彼二人。若更有余如斯流类。如是应谏。敷座鸣槌如常集众。众既集已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其羯磨文准事应作。时诸苾刍受佛教已。依法而作谏彼二人。当谏之时而彼二人如先所说坚执而住。

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实尔余皆虚妄。时诸苾刍以缘白佛。我等以白四法谏阿湿薄迦等。然彼谏时不受谏语。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实尔余皆虚妄。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知而故问。广说如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声闻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众多苾刍于村落城邑住。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众见闻知。行恶行亦众见闻知。诸苾刍应语彼苾刍言。具寿。汝等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众见闻知。行恶行亦众见闻知。汝等可去不应住此。彼苾刍。语诸苾刍言。大德有爱恚怖痴。有如是同罪苾刍。有驱者有不驱者。

时诸苾刍语彼苾刍言。具寿莫作是语。诸大德有爱恚怖痴。有如是同罪苾刍。有驱者有不驱者。何以故。诸苾刍无爱恚怖痴。汝等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众见闻知。行恶行亦众见闻知。具寿。汝等应舍爱恚等言。诸苾刍如是谏时。舍者善。若不舍者。应可再三殷勤正谏。随教应诘令舍是事。舍者善。若不舍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众多苾刍者。谓阿湿薄迦补捺伐素乃至多人。于聚落中者谓扨吒山。污他家者。有二因缘而污他家。云何为二。一谓共住。二谓受用。何谓共住。谓与女人同一床坐同一盘食同觞饮酒。何谓受用。谓同受用树叶花果及齿木等。行恶行者。谓行粗重罪恶之法。家者谓婆罗门居士等舍。见谓眼识。闻谓耳识。知谓余识。诸苾刍者。谓此法中

人。应语彼苾刍者谓别谏之词。如前广说。若别谏时。舍者善。若不舍者。谓苾刍应再三谏诲以白四法。亦广如前。僧伽伐尸沙者。亦如前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刍知彼如法为作驱摈羯磨。而后说言有爱恚等。皆得恶作。苾刍别谏之时。若舍者善。若不舍者得窣吐罗底也。余并同前破僧处说。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恶性违谏学处第十三

尔时薄伽梵。在憍闪毗国瞿师罗园。时具寿阐陀。既犯罪已不如法说悔。时亲友苾刍见其如是。为欲令其利益安乐。告言具寿阐陀。汝所犯罪应如法说悔。答言若犯罪者。彼即自当如法说悔。亲友告曰。汝身犯罪欲令谁悔。答曰有追悔者彼当说悔。告曰汝既犯罪应生追悔。答曰诸具寿莫向我说若好若恶。我亦不向诸具寿说若好若恶。具寿。止莫劝我莫论说我。诸具寿。汝种种姓种种类而来出家。犹如种种树叶风吹一处。然具寿等亦复如是。因我世尊证无上觉。汝种种姓族来求出家。时苾刍闻彼阐陀作如是说。咸生嫌贱作如是语。云何苾刍与诸苾刍。同一佛法同一学处。如法如律他谏悔时。自身不受谏语。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诸苾刍应别谏阐陀。若更有余类。亦应如是谏。汝阐陀与苾刍。同一佛法同一学处。如法如律而谏悔时。莫自身不受谏语。具寿自身当受谏语。诸苾刍如法如律谏汝。汝亦如法如律谏诸苾刍。展转相谏展转相教展转说悔。如是如来应正等觉苾刍僧众便得增长。具寿汝莫违谏。时诸苾刍闻佛教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如佛教谏彼阐陀。广说如前。乃至汝莫违谏。时诸苾刍别谏之时。具寿。阐陀如前所说坚执而住。云唯此事实余皆虚妄。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如佛所教。已作别谏谏彼阐陀。彼苾刍如前所说坚执而住。云我所言其事实尔余皆虚妄。世尊告曰。汝等应作白四羯磨谏彼阐陀。若更有余亦应如是谏。敷座鸣揵稚如常集众。众集已令一苾刍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具寿阐陀。诸苾刍于佛所说学处经中。如法如律正谏之时。自不受语作如是说。汝诸具寿。莫向我说若好若恶。我亦不向诸具寿说乃至少许若好若恶。诸具寿止莫谏我。时诸苾刍便为别谏。别谏之时。阐陀遂便坚执其事。作如是语。我说是实余皆虚妄。若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谏彼阐陀。汝具寿阐陀。诸苾刍于佛所说学处经中。如法如律正谏之时。莫自身不受谏语作如是说。诸具寿莫向我说若好若恶。我亦不向诸具寿说乃至少许若好若恶。具寿阐陀。汝今应舍自身不受谏语。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听。此具寿阐陀。诸苾刍于佛所说学处经中。如法如律正谏之时。自不受语作如是说。汝诸具寿。莫向我说若好若恶。我亦不向诸具寿说乃至少许若好若恶。诸具寿止莫谏我。时诸苾刍便为别谏。别谏之时。阐陀遂便坚执其事。作如是语。我说是

实余皆虚妄。僧今以白四羯磨谏彼阐陀。诸苾刍于佛所说学处经中。如法。如律正谏之时。莫自不受谏语作如是说。诸具寿莫向我说若好若恶。我亦不向诸具寿说乃至少许若好若恶。具寿阐陀。汝今应舍自身不受谏。语若诸具寿忍。许僧与具寿阐陀作白四羯磨晓喻其事。汝具寿阐陀。诸苾刍于佛所说学处经中。如法如律正谏之时。莫自身不受谏语。具寿自身当受谏语。诸苾刍如法如律谏具寿。具寿亦如法如律谏诸苾刍。如是如来应正等觉。苾刍僧众便得增长。谓由展转相谏展转相教展转说悔故。汝具寿阐陀。应舍自身不受谏语。违僧谏事者默然。若不许者说。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结文准知。

时诸苾刍受佛教已。依法而谏当谏之时。阐陀苾刍如前所说。而云我说实尔余皆虚妄。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以白四法谏阐陀时。然彼不受谏语。而云我说实尔余皆虚妄。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知而故问。广说如前。汝阐陀何故坚执不舍。种种呵责已。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恶性不受人语。诸苾刍于佛所说戒经中。如法如律劝诲之时。不受谏语言。诸大德莫向我说少许若好若恶。我亦不向诸大德说若好若恶。诸大德止。莫劝我莫论说我。诸苾刍语是苾刍言。具寿汝莫不受谏语。诸苾刍于戒经中。如法如律劝诲之时。应受谏语。具寿如法谏诸苾刍。诸苾刍亦如法谏具寿。如是如来应正等觉佛声闻众。便得增长共相谏诲。具寿汝应舍此事。诸苾刍如是谏时。舍者善。若不舍者应可再三殷勤正谏。时随教应诘令舍是事。舍者善。若不舍者僧伽伐尸沙。

若复苾刍者。谓是阐陀若更有余如是流类。恶性不受人语者。若善苾刍以随顺言。不违正理正劝谏时。自用己情不相领纳。诸苾刍者谓此法中人。于佛所说戒经中者。佛谓大师。于戒经中说四波罗市迦。十三僧伽伐尸沙。二不定。三十泥萨只波逸底迦。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罗底提舍尼众多学法。七灭诤法。经者是比次略诠义。依如是等法律劝诲之时。不受他语自守恶性坚执而住。诸大德莫向我说若好若恶等者。谓好事不须劝恶事勿相遮。此等皆是别谏之词。大德止者。更重殷勤彰不受语。乃至三谏广说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知诸苾刍如法谏时。得罪轻重亦如前说。

时诸苾刍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此阐陀苾刍。有何因缘依托如来。族望势力对诸善好苾刍前。自恃傲慢作陵辱语。佛告诸苾刍。阐陀苾刍非但今日恃托我故慢诸苾刍。于过去世。亦恃托我于诸善好婆罗门居士中。自炫己身亦为憍慢。汝今应听。于往昔时石砌城中。有婆罗门名曰月子。于同类族娶女为妻。未久之间便诞一息。与其立字名为月光。年渐长大颇知家业。后于异时其婆罗门身婴病苦。彼之妻子舍而不问。其家有婢作如是念。此婆罗门于日日中百过举手。以求衣食资给我等。今遭病苦妻子不问。彼

既是我曹主。不相看恃是所不应。即便往诣医人之处。告言贤首。仁识月子婆罗门不。医人报言。我先曾识今者如何。其婢报曰。今遭病苦妻子不问。仁今为我可处药方。医人答曰。彼之妻子既其不问。更有何人为作瞻养。婢曰唯我看侍。医人即为依病处方。婢亲供给蒙加药饵病得痊瘳。时婆罗门便生是念。我遭疾苦妻子不问。我今得活皆是使女之恩。既有劬劳宁容不报。命使女曰。贤首。我遭病苦妻子不问。我今得活皆是汝恩。汝欲何求皆随所愿。使女答曰。大家若于我处存私爱者。幸能降意共我交欢。婆罗门曰。汝今何用作此交欢。我当与汝五百金钱。放汝为良长无贱称。使女答曰。大家我虽蒙放不免贱名。有愍念心交欢是胜。婆罗门曰随汝所愿。月期若过身净之时可来报我。后于异时月期身净。即便白主我今身净。是时家主共行交密。便即有娠。时婆罗门妇既自审察。知夫与婢窃有交通。即于婢所鞭打楚毒。特异常时弊衣粗食不充身口。使女自念。岂有薄福有情托我胎内初有娠日。婆罗门妇即便于我加其杖木与恶衣食。后时月满便诞一男。使女生念。此是薄福有情初有娠日。婆罗门妇极加楚毒。令我衣食不自充躯。若其长大饥贫更甚。作是念已即取孩儿。置浣盆中欲弃于外。时婆罗门见而问曰。贤首。此浣盆内是何物耶。答言无物。婆罗门曰可将来看。乃见盆内有新生孩子。问言汝欲弃耶。使女悲啼而告之曰。此薄福物。处胎之后大家即便倍增严酷。弊衣恶食不自充躯。若其长大饥贫更甚。由此因缘我今欲弃。婆罗门曰。此复何辜是我之过。美言慰喻令其收养。报其妇曰汝岂不忆我前遭病命在须臾。而汝及子皆不相问。我于今日得存命者。皆是使女恩养之力。汝若于此好恶共同者善。若不尔者我当立彼以为家长。汝为婢使令相供给。时彼妇女既闻是语。即便惊慑遂生私念。此婆罗门禀性暴恶。我不依教当被陵辱。报其夫曰我实不知。此之使女君有私爱。从今已去乃至戏笑亦不敢粗言。而彼孩子由浣盆中欲弃于外。家人因此名作浣盆。其浣盆孩子凡所餐膳与父同食。有请唤处携以俱行。后于异时其婆罗门身婴疾病。告长子月光曰。我亡之后汝无所乏。浣盆童子年在幼稚。当须忧念苦乐是同。于时月光敬受父教。其父虽加药饵不见瘳损。因即命终。如有颂曰。

积聚皆消散 崇高必堕落

合会终别离 有命咸归死

时婆罗门既身亡已。妻子亲族悲号啼泣。以杂色缯彩严饰丧舆。送往尸林如法烧已。还归本处怀忧而住。于时月光命浣盆曰。尔来共我一处同食。其母报曰。汝不应共婢儿同食。儿告母曰。比来常云是我之弟。如何今日忽作婢儿。便报子曰。汝父在时禀性暴恶。谁复敢对唤作婢儿。于时浣盆闻斯语已。往亲母所白其母曰。我岂实是婢所生耶。母便报曰。皆由往业。谁复婢儿强弱相陵自是常事。此婆罗门妇极是恶行。汝今宜可自活

他乡。于时浣盆即便辞母客游他邑。即自改名号为月静。是时月静渐次游行至室罗伐城。时此城中有大臣婆罗门。唯有一女仪容端正人所乐观。年渐长成可为婚礼。时婆罗门遂作是念。我之少女不求族望不觅钱财。不为容色而作婚娉。若其有人能于我所学四明论。善通达者我当娉之。是时月静客游他乡情存学业。诣婆罗门所而白之曰。我今意欲。就大师处习四明论。问曰汝从何来。答曰我从石砌城来。问曰彼城人物汝并识不。答云我识。问曰汝识大婆罗门月子不。月静闻已不觉啼泣。彼便问曰汝何故啼。答云彼是我尊身已亡歿。师报之曰。彼是我友久与别离。今已云亡诚可悲悼。因即摄受。彼便锐意勤学四明。禀性聪敏未盈岁月。于所习论咸皆洞晓。时婆罗门便作是念。我有宿愿所生之女不求族望。不觅钱财不为容色。若其有人能于我所学四明论。善通达者我当娉之。即便以种种璎珞严饰其女。召命宗亲门设火祀。左手携女右手持瓶。以吉祥水注月静手。而告之曰。摩纳婆。今我以女授汝为妻。月静受之旋火三匝。余婆罗门同声咒愿。愿得长寿无病宗门吉昌。即便广设宾会共成婚礼。为大臣爱念捡挍家室。所有取与咸皆委付。其家巨富多有珍财。远近商人无不臻凑。时有石砌城商人。持诸货物到室罗伐城。便见浣盆共相谓曰。此之浣盆今者乃作大臣女夫。善习众艺其家巨富多有资财。贫富无恒业命何定。时诸商人既交易已。持诸货物还石砌城。告月光云。我于室罗伐城见汝弟浣盆。善四明论为大臣女婿。其家巨富多有财产。彼兄闻已便告母曰。我闻浣盆在室罗伐。势力豪富有异常人。其母闻之情生不喜。后于异时月光家资渐见贫悴。母便告曰。如汝前闻浣盆者是汝之弟。彼既巨富汝宜往看。所有钱财或容相济。月光报曰。前云婢儿今成兄弟。不违母命便往室罗伐城。于时浣盆闻有大兄其名月光。与诸商旅来至此城。即便疾往商人之处。既迎见已欢喜跪拜。而白兄曰。我自立名名为月静。浣盆之字勿复口陈。兄答如是。便引其兄诣所住宅。报其妇曰。此是我大兄。汝可存心好须供侍。妇既闻已依教供给。其月光器量温雅易为共住。浣盆禀性犷暴难可只承。于妻室处常行楚毒。于时新妇便白月光曰。伯于家弟一乳所资。何意伯则宽恕仁慈。弟乃刚犷恶性。伯便报曰。家弟禀性如是。汝复未诵家咒。缘此苦楚共相煎迫。妇言大伯。幸愿恩慈赐我家咒。于时月光说伽他曰。

明咒不惠人 以咒换方与

或时得承事 或复获珍财

若不如是者 纵死不传授

妇言。大伯奉上几物得称本情。其伯答曰。得五百金钱以咒相与。其妇即便以五百金钱。奉而礼足请曰。幸愿恩慈赐我家咒。其伯报曰。待我归日当可持来。妇既蒙许情欣明咒。语其夫曰。仁之家兄久至于此。何不发遣令还故居。夫云贤首。汝办路粮并设饮食。我求商旅资赠行人。即便出外求觅商旅。新妇遂持五百金钱求请法术。伯受物已即说咒曰。

半城人共悉 亲族并皆知

浣盆应默然 莎诃更勿语

说明咒已报新妇曰。此咒义深汝当熟诵。如其我弟更鞭打时。即便报曰。且勿行杖待我为诵家咒。若问咒义便可答言。若更嗔呵我当广说。其夫出外觅得商旅。如法赠送月光归乡。还来舍内。其妇生念。我虽得咒未知验不。我今可试。洗浴之具并不预安。饮食所须亦不为办。夫从索水。报曰无水。我今极饥可与饮食。报言食亦未作。即便嗔怒而骂之曰。比为兄在我不治汝。遂便举手欲打其妻。妻曰。君宜且止听诵家咒。报言诵看。即说咒曰。

半城人共悉 亲族并皆知

浣盆应默然 莎诃更勿语

夫便问曰。此之明咒其义云何。答曰。若更打我当说其义。夫曰。若不说义更不相打。浣盆从此掩气无言。汝诸苾刍。往时月子婆罗门者即我身是。彼浣盆者即阐陀是。往时恃我族望欺诳于人。今者还恃我宗欺诸同梵行者。是故汝诸苾刍。不应凭恃势力欺蔑于人。当自摄心谦下而住。

诸大德。我已说十三僧伽伐尸沙法。九初便犯。四至三谏。若苾刍随一一犯故。覆藏者随覆藏日众。应与作不乐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竟。众应与作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竟余有出罪。应二十僧中出是苾刍罪。若少一人不满二十众。是苾刍罪不得除。诸苾刍皆得罪。此是出罪法。今问诸大德。是中清净不。第二第三亦如是问。诸大德。我知众清净。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二不定法

摄颂曰。

若在屏障中 堪行淫欲处

及在非障处 无有第三人

尔时世尊。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邬陀夷。日初分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舍。是时笈多逢见邬陀夷来。即为敷设妙好床座。进而迎曰。善来大德。此处床座宜应就坐。时邬陀夷即便就坐。笈多礼已。遂与邬陀夷压膝而坐为听法故。时邬陀夷即以美妙言辞为其说法。时鹿子母毗舍佉。闻说法声作如是念。此是大德邬陀夷。为彼笈多以妙言。辞而宣法要。美如新蜜。我当就彼听其说法。时毗舍佉即诣笈多处。见与邬陀夷压膝而坐。见已生念。此非出家人之所应作。若有不信之人见斯事者。定谓苾刍与女人于私屏处共行非法长众讥嫌。我今宜可以此因缘白世尊知。时毗舍佉便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而白世尊。唯愿世尊。从今已去为诸圣众制其学处。令生忆念不应屏处独与女人一处而坐。慈愍故。

尔时世尊。受毗舍佉请已默然而住。时毗舍佉见佛默然礼已而去。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为二事故。一者为令我诸声闻弟子识知此事不应作故。二者制诸学处故。尔时世尊。知而故问广说如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独与一女人。在于屏障堪行淫处坐。有正信邬波斯迦。于三法中随一而说。若波罗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刍自言其事者。于三法中应随一一法治。若波罗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邬波斯迦所说事治彼苾刍。是名不定法。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若更有余如是流类。独者唯独苾刍。一女人者。更无余伴女男黄门。女人者。若妇童女堪行不净行。在屏障者有五种屏处。一墙二篱三衣四丛林五闇夜。坐者若床若座乃至高一寻内。堪行淫处者。谓处堪作不净行事。有正信邬波斯迦者。谓于佛法僧深起敬心得不坏信。于四真谛无有疑惑得见谛果。假令失命因缘不故妄语。言三法者是举数也。随一一法说者。谓四他胜。十三僧残。九十堕罪。于此罪中随一有犯。然此正信邬波斯迦于罪不识。亦复不识犯罪因起。但见彼苾刍自称得上人法。共女人身相触。或时饮酒掘地坏生。或非时食。此是不定事无揩准故。彼苾刍应如法治令其说悔。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正信邬波斯迦。云我见彼苾刍共女人独行。不见住坐卧。或云我见行住非坐卧。或云见行住坐非卧。或云见行住坐卧者。此等皆依邬波斯迦所说治之。若正信邬波斯迦。见彼苾刍与女人共行住等。对问之时而苾刍不臣其事者。应与觅罪相羯磨。应如是与敷座鸣槌。先为言白众。众既集已令一苾刍作其羯磨。

佛告诸苾刍。其觅罪自相。苾刍所有行法我今当说。彼得法已不应与人出家及受圆具及作依止。不畜求寂虽是先畜。不应与受圆具。若见他苾刍破戒破见破威仪破净命。不应诘责。与作忆念不应教授苾刍。不应教授苾刍尼。设先差者亦不应往。不共作褒洒陀及随意事。不作单白白二白四。若更有余解毗奈耶者。不于众中说毗奈耶。其得法苾

刍。不依教者得越法罪。若此苾刍。心生恭敬随顺无违者。应于界内从众乞解。若众知彼人悉皆依实无违背者。应为作解。同前集僧已。其得法苾刍如常威仪致敬已。于上座前蹲居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听。我名某甲。僧伽与作觅罪自相法。我心恭敬随顺无违。今于界内从众乞解。众僧为我作羯磨者。其事皆舍不敢违逆。唯愿僧伽。为我解觅罪自相羯磨。慈愍故。如是再三。次一苾刍为作羯磨。其不定法。初与第三事多相似。于中别者。即如初在室罗伐城。鄔陀夷苾刍与故二笈多是起犯人。鹿子母毗舍佉鄔波斯迦而说其事。第二在王舍城。室利迦苾刍长者妇善生。鄔褒洒陀鄔波斯迦前据三事。是堪行淫屏障之处。后是二事在不堪行淫处。此为异相。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独与一女人。在非屏障不堪行淫处坐。有正信鄔波斯迦。于二法中随一而说。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刍自言其事者。于二法中应随一一法治。彼苾刍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说事治彼苾刍。是名不定法。二不定法竟。

三十泥萨只波逸底迦法

初摄颂曰。

持离畜浣衣 取衣乞过受

同价及别主 遣使送衣直

有长衣不分别学处第一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诸苾刍多畜三衣。每于嚼齿木时洗濯手足。礼拜二师及礼世尊。扫洒寺宇或涂牛粪。或入村乞食或啖饮食受教听法。于此等时各别着衣。舒张卷叠多有营务。废修善品读诵思惟。时诸少欲苾刍见共嫌耻。云何苾刍多畜长衣废修正业。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集诸苾刍广说如前。问知实已种种呵责。多欲不足难养难满。赞叹少欲知足易养易满。知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诸苾刍曰。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复出。得长衣分别应畜。若不分别而畜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为诸声闻弟子制学处已。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尔时具寿大迦摄波。在此城侧阿兰若小室中住。时有居士。每于长夜作如是念。善哉我于何时得遇大迦摄波。彼是人天之所供养。我当施食。以一上衣手为被服。而此愿未满。时彼居士便持上衣诣具寿阿难陀处。作如是语。大德阿难陀颇知圣者大迦摄波今在何处。阿难陀报曰。贤首。我闻圣者在阿兰若小室中住。居士曰。大德圣者何时当见来此。阿难陀报曰。不久当至。于十五日长净之时定当至此。居士曰。大德知时我于长夜作如是念。庆哉我于何日得

遇大迦摄波。彼是人天之所供养。我当施食。以一上衣手为被服。我有此愿犹未满足。大德我拟施衣现持至此。既居俗累多有婴缠。幸愿大德见迦摄波来。为持此衣以申供养。哀愍我故而披着之。时阿难陀便作是念。我受衣者违世尊教。若不受者障施主福。大迦摄波又阙衣利。我今持衣往问世尊。世尊以此为缘当有开许。时阿难陀为受其衣。居士辞去。阿难陀便持彼衣诣世尊所。礼双足已具以白佛。佛告阿难陀。善哉善哉阿难陀。我未听者今汝预知。若有婆罗门居士施苾刍衣者。彼诸苾刍须应为受。应舍旧衣当持新者。时诸苾刍虽闻此语仍未解了。所舍旧衣欲何所作。佛言所有旧衣及余长衣。应于亲教师及轨范师处。作委寄想而持用之。时诸苾刍不为分别经久持畜。世尊知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重为汝等。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复出得长衣齐十日。不分别应畜。若过畜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复出者。有作衣竟非出羯耻那衣。有出羯耻那衣非作衣竟。有出羯耻那衣作衣亦竟。有非作衣竟非出羯耻那衣。初句者。若苾刍浣染缝刺作衣已竟。然僧未出羯耻那衣。第二句者。若苾刍作衣未竟。僧已出羯耻那衣。第三句者。若苾刍作衣已了。僧复出羯耻那衣。第四句者。若苾刍作衣未竟。羯耻那衣未出。言得长衣齐十日者。谓是十夜。长衣者。谓受持衣外别有余衣。作分别法应畜。若过畜泥萨只波逸底迦者。此物应舍。其罪应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月一日得衣。苾刍于十日内。应持应舍。应作法应与他。若不持不舍。不作法不与他。至十一日明相出时。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苾刍一日得衣二日不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为持等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皆泥萨只波逸底迦。如是乃至八日等所得衣。作句日数多少准事应知。

若苾刍一日得衣二日得衣。彼苾刍于十日内。前所得衣应持。后所得衣应舍。等或可翻此。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时。二日中所得衣。皆泥萨只波逸底迦。如是乃至三日等得衣准事应知。若苾刍一日得二衣。乃至二日等得衣。应同前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皆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苾刍一日得众多衣。若前若后应持一衣。余皆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时。皆泥萨只波逸底迦。若苾刍一日得众多衣。二日已去亦得众多衣。作法同前。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时。得罪同前。此等皆是由前染后相续生过故。若苾刍犯泥萨只衣此衣不舍。不经宿其罪不说悔。若得余衣皆犯舍堕。若苾刍其泥萨只衣虽舍。而不经宿罪不说悔。余所得衣并犯舍堕。若舍衣经宿而罪不说悔。得所余衣并犯舍堕。由前染故。

若苾刍畜长衣已犯舍堕不为三事。凡所得衣若钵钵络水罗腰绦。乃至随有所得沙门资具养命之缘。并泥萨只波逸底迦。由前染故。若舍衣经宿其罪说悔。得所余衣并皆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如此初戒所明犯相三事法式自余诸戒相似之事更不重言其不同者随事别出)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七 离三衣学处第二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诸苾刍多畜三衣。随安居处所得衣财。浣染刺已内衣袋中。系缚使牢寄主人苾刍。便着上下二衣游行人间。既去之后主人苾刍为彼藏举。曝晒开张多有作务。遂废读诵摄念思惟省事。苾刍便生嫌贱咸作是语。如何苾刍多畜长衣妨他正业。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为诸苾刍赞叹少欲杜多正行。告诸苾刍。我观十利广说如前。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复出。于三衣中离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泥萨只波逸底迦。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是时具寿大迦摄波。亦住此城西尼迦窟。此时僧伽同一褒洒陀界。时诸苾刍至十五日。褒洒陀时并皆现集。唯待大迦摄波。时大迦摄波从窟发来。路经贤雨河遇河瀑涨。渡水之时大衣被湿。便綟去水晒曝待干。遂便晚至往褒洒陀处。于大众中就座而坐。时诸苾刍白迦摄波曰。我等诸人至褒洒陀日并已详集。唯待尊者何故晚来。时具寿大迦摄波。对大众中具述前事。我迦摄波年迈衰老大衣厚重。擎负诚难为斯来晚。我今不知其事如何。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佛言汝诸苾刍应与大迦摄波苾刍年迈衰老。作不离僧伽胝羯磨。若更有余如是流类。应如是与鸣揵稚集众已。下至四人得为作法。时迦摄波苾刍。随其大小为敬事已。在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听。我迦摄波苾刍年迈衰老。今从众僧乞不离僧伽胝法。唯愿僧伽。与我迦摄波苾刍年迈衰老不离僧伽胝法。慈愍故。如是三说。时诸苾刍应作白羯磨。(广如百一羯磨中具述)若其僧伽与彼苾刍。作不离僧伽胝法已。应着上下二衣人间游行。勿致疑惑。是时舍利子亦在此会坐。便白诸苾刍曰。我有风患僧伽胝重不能檐荷。其欲如何。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汝等应与舍利子为有风患。作不离僧伽胝法。若更有余如是流类。如常集众。乃至四人应入众乞。准迦摄波乞法及羯磨应作。既得法已同前游行。

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少欲知足杜多功德为最端严。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后是随开。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复出。于三衣中离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除众作法。泥萨只波逸底迦。

衣已竟。羯耻那衣复出。有四句差别。广如前说。言离一一衣者。于僧伽胝嗢呾罗僧伽安呾婆娑三衣之中。离一一衣异界而宿。乃至明相出。除僧羯磨。泥萨只波逸底迦。此犯舍物同前作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摄颂曰。

一二多舍村 墙篱堑围绕

伎乐外道舍 铺店取楼场

堂车船林树 皆有四不同

于四威仪中 护衣应善识

有一舍村二舍村多舍村。墙围村篱围村堑围村。一村有一势分有多势分。多村有一势分有多势分。一家有一势分有多势分。多家有一势分有多势分。如是应知。若伎乐家外道家。若铺店楼及场堂。车船林树皆有一多势分。四种不同。

云何一舍村。谓山野人同居一舍。此齐几何是其势分。谓尽舍内外有一寻。又复齐其舂捣炒磨。餐啖饮食聚会之处。亦名势分。若苾刍衣在舍中身居势分。或衣居势分身在舍中。明相出时此无有犯。若置衣舍内及势分中身居异处乃至明相未出已来。得恶作罪。明相出时得泥萨只波逸底迦。一舍既尔。二舍亦然。云何多舍村。谓村内人家门无次第撩乱而住。此齐几何名为势分为异为同。答此村无势分有异无同。离衣分齐据家为准。云何墙围村。谓村四面以墙围绕。此齐几何名为势分。为尽墙内外有一寻。又复齐其鸡飞坠处。又齐怀惭愧人便利之处。是其势分余如前说。云何篱围村。谓村四面以篱围绕。此齐几何名为势分。谓尽篱内外有一寻。又复齐其十二肘梯所及之处。又齐六牛竹车回转之处。

是其势分。云何堑围村。谓村四面以堑围绕。此齐几何名为势分。谓尽堑内外有一寻。又复齐其牛羊足尘所及之处。又齐弃粪扫时粗大塼石所及之处。是其势分。云何一村有一势分。谓于此村有一园林一神庙众集之处。是谓一村有一势分。此齐几何名为势分。谓尽园林外有一寻。又复齐其舂捣炒磨。餐啖饮食聚会之处。是其势分。云何一村有多势分。谓于此村有多园林多神庙众集之处。是谓一村有多势分。此齐几何名为势分。为异为同。答此无势分。但齐室中说。云何多村有一势分。谓此多村有一园林一神庙众集之处。是谓多村有一势分。此齐几何名为势分。村中并是外各一寻。又复齐其舂捣炒磨。餐啖饮食聚会之处。亦名势分。云何多村有多势分。谓此多村有多园林多神庙众集之处。

是谓多村有多势分。此齐几何名为势分为异为同。答此无势分。余并如前。云何一家有一势分。谓此家中唯一家长。兄弟不分。是谓一家有一势分。事并同前一舍村说。云何一家有多势分。谓此家中有多家长兄弟分别。是谓一家有多势分。此齐几何名为势分。谓齐门来更无势分。云何多家有一势分。谓诸家中唯一家长兄弟不分。是谓多家有一势分。云何多家有多势分谓此诸家有多家长兄弟分别。此齐几何名为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伎乐家有一势分。谓此家中有一家长兄弟不分。是谓一家有一势分。此齐几何名为势分。宅中总是外有一寻。又复齐其安置竿鼓琵琶箫笛。料理供具聚会饮食处来。亦是势分。云何一伎乐家有多势分。谓此家中有多家长兄弟分别。是谓一家有多势分。

此齐几何名为势分何共何别。别谓据彼兄弟所居分齐。共谓安置幡竿处来。云何多伎乐家有一势分。谓此诸家唯一家长兄弟不分。是谓多家有一势分。此齐几何名为势分。宅中总是外有一寻。又复齐其安置竿等。并名势分。云何多伎乐家有多势分。谓此诸家有多家长兄弟分别。此齐几何名为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外道家有一势分。谓此家中同一见解无别意趣。此之势分。宅中总是外有一寻。又齐晒曝牛粪。安置柴薪及服君持。祠祀箄杓火炉咒祭。舂捣饮食聚会处来。云何一外道家有多势分。谓此家中有多见解意趣不同。此之势分何共何别。谓齐天祠。云何多外道家有一势分。谓诸家中同一见解无别意趣。此之势分。宅中总是外有一寻。又齐晒曝牛粪等处。云何多外道家有多势分。

谓此诸家有多见解意趣不同。此之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铺有一势分。谓此铺中有一家长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又齐安置货物。计称量度交易之处。云何一铺有多势分。谓此铺中有多家长兄弟分别。此之势分何共何别。谓交易坐床。云何多铺有一势分。谓此诸铺唯一家长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又齐安置货物等处。云何多铺有多势分。谓此诸铺有多家长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

云何一店有一势分。谓此店中有一家长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又齐安置小麦大麦。油麻小豆粟米粳米。劫贝丝绵衣裳等物。计秤量度交易之处。

云何一店有多势分。谓此店中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谓着物板床处。云何多店有一势分。谓此诸店唯一店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又齐安置麦豆等物。云何多店有多势分。谓此诸店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楼有一势分。谓此楼中有一楼主兄弟不

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又齐聚会饮食处来。云何一楼有多势分。谓此楼中有多楼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谓安置梯处。云何多楼有一势分。谓此诸楼有一楼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聚会饮食。云何多楼有多势分。谓此诸楼有多楼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场有一势分。

谓此场中有一场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安置谷麦筐斗之处。云何一场有多势分。谓此场中有多场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谓场界畔。云何多场有一势分。谓此诸场有一场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安置谷麦。云何多场有多势分。谓此诸场有多场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堂有一势分。谓此堂中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谓系牛马处剉草弃粪所及之处。云何一堂有多势分。谓此堂中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谓到门内。云何多堂有一势分。谓此诸堂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谓系牛马剉草弃粪所及之处。云何多堂有多势分。

谓此诸堂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车有一势分。谓此一车有一车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谓驾车行住。中间总是外有一寻。餐啖饮食系牛剉草弃粪及处。云何一车有多势分谓此一车有多车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谓齐车轭何共何别。共谓轼处。云何多车有一势分。谓此诸车有一车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谓驾车行处。云何多车有多势分。谓此诸车有多车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船有一势分。谓此一船有一船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谓船行住。中间总是外有一寻。谓系船处餐啖饮食。云何一船有多势分。谓此一船有多船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谓齐船边。云何多船有一势分。

谓此诸船有一船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谓船行住。云何多船有多势分。谓此诸船有多船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答此无势分。云何一林有一势分。谓此林中有一林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谓此林内。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又复齐其采花之处餐啖饮食。云何一林有多势分。谓此一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谓齐井来。云何多林有一势分。谓此诸林有一林主兄弟不分。此之势分。中间总是外有一寻采花及处。云何多林有多势分。谓此诸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别。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此无势分。云何一树有一势分。谓枝叶交密所及之处。中间总是外有一寻。又于五月日正中时树影及处。若无风时花叶果子堕落之处。及天雨时水滴及处。

云何一树有多势分。谓树枝叶疏散不交。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谓是齐树根。云何多树有一势分。谓此诸树枝叶相交覆所及处。中间总是。云何多树有多势分。谓此诸树各各相离枝叶不交。此齐几何是其势分何共何别。苾刍有犯无犯。尔时具寿邬波离白佛言。世尊大德。若苾刍行住坐卧时。齐几许来是离衣势分。佛言如生闻婆罗门种庵没罗树。相离七寻花果茂盛。此七树间有四十九寻。齐此已来是行。苾刍不失衣分齐过此便失。若住坐卧时但一寻内。若二界中间卧时。衣角不离身来。是其势分。若苾刍离衣宿。应为三事犯不犯。文并如前说。

一月衣学处第三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诸苾刍多畜衣。有得青衣不即作衣。但知举畜更望余者。若得如是相似之物。我当作衣。如青既然。黄赤白衣及得厚薄亦皆贮畜。时少欲苾刍共生嫌贱。云何苾刍多畜衣物。积而贮畜不肯作衣。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佛以此缘具问诸苾刍。诸苾刍言实尔。世尊呵责广说如前。我观十利为诸声闻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前说。

若复苾刍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复出。得非时衣欲须应受。受已当疾成衣。若有望处求令满足。若不足者得畜经一月。若过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衣已竟。羯耻那衣已出。有四句广如前说。言得非时衣者。何者是时何者非。时若住处不张羯耻那衣。者一月谓从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若住处张羯耻那衣者。五月谓从八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是名时。余名非时。若有望处者。谓衣少更求得畜。一月者谓有望处。于父母兄弟姊妹师主等处当与我衣。若五年会若六年会。若顶髻会若盛年会。我当得衣。若足者善。若三衣随一不足者。得齐一月。若过畜者泥萨只波逸底迦。广如前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摄颂曰。

有望无望处 望断不同衣

新故粪扫殊 条数肘量等

若苾刍月一日得少青色衣。未作而畜有希望处。若得如是同色衣时。我当作衣。即于是日得同色衣。彼苾刍于十日内作衣。应持应舍应作法。若不持不舍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苾刍一日不得余衣。二日方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彼苾刍于十日内作衣。应持应舍应作法。若不持不舍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苾刍十日不得余衣。十一日不得十二日不得。乃至十九日不得衣。二十日方得余衣。即应如前作法。若不作法犯舍堕。

若苾刍二十一日不得余衣。乃至二十九日得余衣。三十日内作衣。应持应舍应作分别。若不持不舍不作分别。三十一日明相出。泥萨只波逸底迦。由前得衣相染续故。如得青色衣既尔。得余色衣事皆同此。

若苾刍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无别望处。便作是念。若得如是同色衣者。我当作衣。即于是日得同类衣。时苾刍于十日内作衣。应持应舍应作分别。若不作法者。至十一日明相出时。泥萨只波逸底迦。若一日不得余衣二日得衣。乃至三十日得衣。广如前说。如得青色衣既尔。得余色衣等事皆同此。

若苾刍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处。然希望处时节长远。不称所求无力能得。或于是日得青色衣。于十日内应作衣。如是广说。乃至三十日方得余色衣。事同前说。

若苾刍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处。其所望处虽未得衣心不断绝。或于是日得青色衣。如前广说。若苾刍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情有希望。若所望处皆断绝者。彼苾刍所得之衣。于十日内应持应舍。如前广说。尔时具寿邬波离白佛言。大德。有几种衣。佛言有二种。一新二故。新谓新织。故谓曾经四月着用。邬波离。复有五种衣。一有施主衣。二无施主衣。三往还衣。四死人衣。五粪扫衣。云何有施主衣。谓有女男半择迦为其施主。云何无施主衣。谓无女男半择迦为其施主。云何往还衣。如有死人眷属哀念。以衣赠送置于尸上。送至烧处。既焚葬已。还持此衣奉施僧众。云何死人衣。于尸林中死者余衣无主摄受。云何粪扫衣。此有五种。云何为五。一道路弃衣。二粪扫处衣。三河边弃衣。四蚁所穿衣。五破碎衣。复有五种。一火烧衣。二水所渍衣。三鼠啮衣。四牛嚼衣。五奶母弃衣。

若苾刍得新衣欲作衣者。应浣染裁缝。两重为僧伽胝两重为尼师但。一重为嗢呾罗僧伽。一重为安呾婆娑。若苾刍二重为僧伽胝。时若欲更着第三重者。帖时得恶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时。便犯舍堕。若苾刍于新僧伽胝。摘去旧里拟将别用。摘时得恶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便犯舍堕。若苾刍于新僧伽胝。摘去其里浣染缝治。还欲安此者无犯。至十一日明相出时。不安了者得泥萨只。如僧伽胝既然。于尼师但事皆同此。若苾刍有新嗢呾罗僧伽帖第二重。帖时得恶作。至十一日明相出时便犯舍堕。安呾婆娑亦复如是。若苾刍得故衣欲作衣者。应浣染裁缝。四重为僧伽胝。四重为尼师但。两重为嗢呾罗僧伽及安呾婆娑。若苾刍于二重嗢呾罗僧伽及安呾婆娑。若欲更着第三重者。帖时得恶作罪。十一日明相出时。犯舍堕罪。若苾刍于此重衣。若欲摘去或安不安。有犯无

犯广如上说。若苾刍得有主衣无主衣往还衣死人衣。准其新故重数应知。若粪扫衣时随意重数作无齐限。

尔时具寿邬波离白佛言。大德。僧伽胝有几种。条数云何。佛告邬波离。有九种别。云何为九。谓九条十一条十三条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五条。邬波离。初三种衣。二长一短。次三种衣。三长一短。次三种衣。四长一短。应作应持。过此已上便成破纳。邬波离白佛言。大德。衣之大小有几差别。佛言。僧伽胝有三。谓上中下。上者竖三肘横五肘。下者竖二肘半横四肘半。二内名中。若嗢呾罗僧伽及安呾婆娑。亦有三种。谓上中下。量如僧伽胝说。邬波离。复有二种安呾婆娑。竖二横五。竖二横四。若极下安呾婆娑。但盖三轮。是持衣中最小。若泥萨只衣最极小者。但齐从横一肘。若苾刍犯舍堕。应为三事广如上说。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使非亲尼浣故衣学处第四之一

尔时菩萨从睹史天下。托生劫比罗城净饭王家。于时四方有大名称。云释迦族生太子。在雪山边分盐河侧劫比罗仙人所住之处。去斯不远有婆罗门仙人。名阿私多。善解占相。王召观察。授记有二种瑞。若在家者。为转轮王化四天下。为大圣主七宝具足。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千子圆满有大威力。勇健无双能降怨敌。尽斯大地穷四海边。无诸盗贼亦无酷罚。以法理人安隐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须发以正信心。从家至非家当得成佛。应正遍知名闻十方弘济群品。是时所有诸国大王。皆悉闻知释迦太子生在雪山。乃至名闻十方弘济群品。各作是念。我今宜往承事太子。当于后时受其福录。又作是念。今我无缘能见太子。若我承事净饭王者。即为承事太子身也。

时诸国王咸皆遣使。并持国信至净饭王所。后时菩萨养在深宫。年渐长大由见老病死故。心怀忧恼。遂往林中。屏弃人事。时诸国王闻是事已咸作斯念。我今所以事净饭王者。意事太子。而今太子既往林中情求出离。我今何事徒为费损。于是使人及诸国信悉皆断绝。时憍萨罗国胜光大王。与净饭王国界邻近。信物虽绝使尚往还。于时时间遣使相问。所遣使人是国大臣名曰密护。是时密护至净饭王所。论国事已便于大臣邬陀夷舍而为停止。若净饭王遣使往问胜光王时。便遣大臣邬陀夷往。时邬陀夷至室罗伐城。见胜光王论王事已。于密护舍而为停止。时密护有妇名曰笈多。颜貌端严人所乐见。是时邬陀夷便与笈多共行非法。时彼密护闻妇与邬陀夷私有交密。便作是念此二。恶人当断其命。

后更思念。我若杀者扰乱王城为大惊怖。如河为此罪过妇女杀婆罗门耶。即便舍而不问。后于异时密护身死。时胜光王以无子故。所有资财收入王库。时邬陀夷闻斯事已。便作是念。我今存在如何令彼笈多无所凭托。便于夜中思利害事。晓便往诣净饭王所。作如是白。王与胜光王国界邻接。见有如是不稳便事。应遣使人往彼筹度。若不问者当招祸败。王便报曰。若如是者。卿当为使往彼商量。时邬陀夷即便往诣室罗伐城。作如是念。我今为当先见大王先见臣耶。作是念已复更思量。求事之法理从下起。即便往至国大臣所陈其本意。云我启主欲取笈多。幸愿仁恩助我言及。大臣闻已然可其事。时邬陀夷即便诣胜光王所。共论国事即白王曰。幸愿大王赐与停处。王曰卿已曾来何处停止。

白言我先停在密护之舍。王曰今者宜应还停彼处。便白王曰密护身死。王曰家主虽死宅岂死耶。邬陀夷曰。宅虽不死产业皆无。王命臣曰。可觅停处安邬陀夷。邬陀夷出已。臣白王曰。岂邬陀夷更无停处。然彼先与笈多交通。本意缘斯欲为启白。王今若能摄受此人。即是摄受净饭王矣。时胜光王即令使者命邬陀夷至。便告之曰。邬陀夷。我实不知卿与笈多先有交密。今以笈多与卿为妇。宅及财物亦并相供。时邬陀夷拜谢而去。是时笈多闻邬陀夷来诣其舍。即出当门大声啼哭。邬陀夷至门问笈多曰。何意啼泣。笈多报曰。我之所爱夫主身亡。仁岂于今亦当弃我。邬陀夷曰。我本相为而来至此。已白王讫。汝及家资悉皆相与。汝为此住为向劫比罗城。笈多自念。我今若往劫比罗者。

婆罗门妇不存我命。我今宜应留住于此于其本宅。是时邬陀夷便有两宅。一在劫比罗。一在室罗伐城。尔时菩萨于六年中一无所有。修苦行已后便随意欲受上妙饮食。即以饭食及诸苏油遍涂身体。以暖汤水而为沐浴。遂便往诣胜军聚落二牧牛女所。一名欢喜。二名喜力。受十六倍乳糜饱足食已。复诣善行男子所取吉祥草。时黑龙王赞叹菩萨。向菩提树下手自布草不令聊乱。跏趺而坐。端身正意。心念口言。若我诸漏未断尽者。我终不解此跏趺坐。是时菩萨未解跏趺众惑皆尽。

尔时世尊降伏三十六亿魔军兵已。证一切智。受梵王请往婆罗疸斯。三转十二行法轮。度五苾刍及以随五苾刍已。即便行诣白鼗林中。度六十贤部令住见谛。又至胜军聚落。度二牧牛女亦令见谛。又至乌卢频螺林侧。度千外道出家受具。又至伽耶山顶。现三神变教化令住安隐涅槃。又至杖林。令摩揭陀主频毗娑罗王住于见谛。并度八十百千诸来天众。无量百千摩揭陀国婆罗门等。次至王舍城受竹林精舍。亦与身子目连出家受具。次往室罗伐城受逝多林给孤独园。次至憍萨罗说少年经。令胜光王得见谛已住逝多林。

时胜光王遣使持书往净饭王所。白言大王。王今庆喜。太子已证无上正觉。亦令有情同餐甘露。今现住在逝多林中。时净饭王闻此信已。以手支颊怀忧而叹。往日一切义成太子修苦行时。我常遣使问其安不。使者寻还报我住处。比令使问竟无一还。今者云来逝多林内。其事如何。

时大臣邬陀夷前诣王所。便白王曰。大王何故以手支颊怀忧而住。王曰我今岂得不怀忧耶。往日一切义成太子修苦行时。我常遣使问其安不。使者寻还报我住处。比令使问竟无一还。今有信云。一切义成太子证无上正觉。亦令有情同餐甘露。来逝多林宁不忧也。时邬陀夷即白王曰。若如是者臣为使去持信还归。王曰卿今去矣。还于彼住亦不归来。邬陀夷曰。奉大王命臣必重来。时净饭王自裁书曰。

始从受胎后 我养于世尊

烦恼火恒烧 常希最胜树

今既长成已 徒众数无边

余人受安乐 唯吾独辛苦

书了印讫与邬陀夷。时邬陀夷持王敕书往室罗伐。至世尊所奉上敕书。世尊受书便自披读。时邬陀夷白世尊曰。世尊能向劫比罗城不。

佛告邬陀夷。我共汝去。时邬陀夷忆昔太子踰城出家。父王频召竟不还国。重白佛言。必若世尊不肯归者。我今有力自强将去。尔时世尊闻斯语已。即说伽他报邬陀夷曰。

生死爱网若全除 此即诚无将导者

世尊威力无处所 汝何方便能将去

生死爱网若全除 此即诚无将导者

世尊境界无处所 汝何方便能将去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使非亲尼浣故衣学处第四之二

尔时邬陀夷。闻佛世尊说伽他已。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欲还宫白父王知。佛告邬陀夷。为佛使者理不应然。邬陀夷白佛言。为佛使者其事如何。佛告邬陀夷。凡出家者方为佛使。邬陀夷言我愿出家。然为要契事须还报净饭大王。我今且去。佛言待出家已方报前信。邬陀夷言。善哉我今出家。然而世尊为菩萨时。生生之处于二师二亲及尊重类。有如法教令曾不违逆。由此因缘言无违者。时邬陀夷白佛言。我今出家。佛告舍利子。汝与邬陀夷出家。令其长夜永得利益。舍利子言。如是世尊便与出家并受圆具

。所有行法略并告知。时邬陀夷既受教诫。礼舍利子已。诣世尊所礼佛双足。白佛言。世尊。我已出家。佛言汝今可去。然而造次勿入王宫。宜至其门立而告曰。释迦苾刍今至门外。若唤入者即应随入。彼若问言更有诸余释迦苾刍不。答言更有。若问一切义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状耶。答言亦作如是形状。汝亦不应宿王宫内。若问一切义成太子宿王宫不。答言不宿。问何处宿止。答言或阿兰若或毗诃罗。若问一切义成太子欲来此不。答言欲来。若言何时欲来。答言过七日后方来至此。时邬陀夷礼佛而去。尔时世尊神力加被。令邬陀夷如申臂顷即至劫比罗城。立王门外告守门者曰。为我白王。释迦苾刍今在门外。门人问曰。更有诸余释迦苾刍不。报言更有。门人即便入白王曰。大王。释迦苾刍来在门外。得令入不。王言唤入。我观释迦苾刍其状如何。门人引入既至王所。王识颜状。问言。邬陀夷。汝今出家。报言我已出家。王便问曰。一切义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状。答言大王亦同此状。时净饭王无始劫来恩爱情重。闻是语已即便闷绝投身躃地。以冷水洒良久乃稣。从地起已问邬陀夷曰。一切义成太子欲来此不。答言欲来。何时欲来。过七日已方来至此。时王即便命诸臣曰。一切义成太子过七日已欲归故居。卿等应可修饰城隍庄严道路。宫中内人亦令洒扫。太子欲来。邬陀夷言。世尊不住王家及内宫里。王曰何处居停。答曰或阿兰若或毗诃罗。王告诸臣曰。卿等往阿兰若处屈路陀林同逝多林造一住处。有十六大院院六十房。是时诸臣奉王命已。遂往阿兰若屈路陀林同逝多林。造十六大院院有六十房。然大王教令随言即成。诸胜天人举心事办。相应定力意念皆就。于此城中街衢巷陌屏除诸秽。以栴檀香水而遍洒之。处处皆有殊妙香供。悬众缯彩建立幢幡。布列香花诚可爱乐。犹如帝释欢喜之园。时诸大众各怀渴仰。瞻望世尊企想而住。

尔时世尊在逝多林。命大目连曰。汝今宜往告诸苾刍。如来欲向劫比罗城。若诸具寿情乐欲见父子相遇者。应持衣钵。时大目连受佛教已。告诸苾刍曰。诸具寿。世尊欲向劫比罗城。若诸具寿。情乐欲见父子相遇者。应持衣钵随从世尊。时诸苾刍既承告已俱来从佛。尔时世尊。自调伏故调伏围绕。自寂静故寂静围绕。解脱解脱围绕。安隐安隐围绕。善顺善顺围绕。离欲离欲围绕。阿罗汉阿罗汉围绕。端严端严围绕。如栴檀林栴檀围绕。犹如象王象子围绕。如师子王师子围绕。如大牛王诸牛围绕。犹如鹅王诸鹅围绕。如妙翅王妙翅鸟围绕。如波罗门学徒围绕。犹如大医病者围绕。如大军将兵众围绕。犹如导师行旅围绕。犹如商主商客围绕。如大长者人众围绕。如诸国王大臣围绕。犹如明月众星围绕。犹如日轮千光围绕。如持国天王乾闼婆围绕。如增长天王鸠槃荼围绕。如丑目天王龙众围绕。如多闻天王药叉众围绕。如净妙王阿苏罗众围绕犹如帝释三十三天围绕如梵天王梵众围绕。犹如大海湛然安住。犹如大云叆叇垂布。犹如象王屏息狂醉。调伏诸根威仪寂静。三十二相而为庄饰。八十种好以自严身。圆光一寻朗逾千日

。安步而进如移宝山。十力四无畏大悲三念住。无量功德皆悉圆满。诸大声闻尊者阿慎若憍陈如。尊者高胜。尊者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无灭。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连。尊者迦摄波。尊者名称。尊者圆满等。诸大声闻及余人众往劫比罗渐。次而行至卢呬多河。时诸苾刍。或有洗濯手足或嚼齿木。或滤净水或时澡浴。是时劫比罗城所有人众。闻一切义成太子今欲来至。皆大欢喜竞共奔走往屈路陀林。时净饭王于宽广处敷设床座以待太子。是时乃有无量百千大众云集。或有先世善根共相。警觉。或有情生喜乐作如是念。为父礼子为子拜父耶。时佛世尊便作是念。我若足步入城中者。诸释迦子各起慢情。共生不信作如是议。一切义成太子大有所失。昔时去日百千天众随从空中。于劫比罗城围绕而去。今者获得无上妙智更乃足步而还。欲令诸人息轻慢心故。我今应以神变入劫比罗城。尔时世尊随心所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于座不现。共诸苾刍踊在虚空。犹如满月共相围绕。亦如鹅王舒翼而住。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广现神变。尔时世尊。先于东方入火光定。现种种焰青黄赤白红颇胝色。或现变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东方既然。南西北方亦复如是。次摄神通。于虚空中高七多罗树。时诸苾刍但高六树。世尊高六苾刍高五。佛五众四。佛四众三。佛三众二。佛二众一。佛一众与六人等。佛六众五。佛五众四。佛四众三。佛三众二。佛二众一。佛一众便居地。世尊去地高踰一人行空而去。并与无量百千俱胝人天大众围绕而去。至劫比罗城。时净饭王既见佛已。头面礼足说伽他曰。

佛初生时大地动 赡部树影不离身

今是第三礼圆智 降伏魔怨成正觉

时诸释迦及余大众。见净饭王礼佛足已。情生不忍共相唱言。云何尊父礼子之足。时净饭王告诸释子曰。汝等不应作如是语。当时菩萨初生之日大地振动。放大光明普照世界。其色晃曜过于三十三天。于世界中间黑闇之处。日月威光之所不及。当尔之时并蒙光曜。彼处所有旧住有情。蒙光曜已互得相见。共作是语。仁等有情亦居此处。尔时我见希有事已便礼佛足。又复菩萨曾往田中观。诸产业于赡部树影结跏而坐。远离欲界恶不善法。有寻有伺得喜乐定。入初静虑。日已过午。其余诸树影悉东垂。唯赡部树影而独不移荫菩萨身。尔时我见希有事已复礼佛足。此是第三礼世尊足。尔时世尊。于苾刍众中及诸大众就座而坐。时净饭王复礼佛足一面而坐。此是第四礼世尊足。时诸释迦于屈路陀林中殊妙之处。敷设胜座并上供养。以待世尊及苾刍众。尔时世尊。诣彼林所于大众中就座而坐。时净饭王即以种种尽世微妙殊胜供养供佛僧已。时净饭王。白饭王。斛饭王。甘露饭王。及余百千诸来大众。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或有诸人但为合掌。复有诸人遥望世尊默然而坐。时净饭王即以伽他而问佛曰。

佛昔在王宫 出乘象马舆

云何以双足 游于棘刺中

世尊报曰。

我以神足通 自在乘空去

周行大地尽 烦恼刺无伤

王复问曰。

昔衣上妙服 容色多光彩

今着粗弊衣 如何得堪忍

世尊报曰。

惭愧为上服 披着甚端严

见者起欢心 寂静居林野

王复问曰。

昔餐香稻饭 盛以胜金盘

乞丐啖粗疏 云何得充济

世尊报曰。

我餐微妙法 味与定相应

蠲除饮食贪 愍物故哀受

王复问曰。

昔升妙楼殿 随时以自安

比在山林中 云何不惊怖

世尊报曰。

我断怖根本 烦恼悉蠲除

虽处林野中 永绝诸忧惧

王复问曰。

昔在王宫内 沐浴以香汤

比居林野中 牟尼以何浴

世尊报曰。

法池福德津 清净人所叹

智者于中浴 去垢不沾身

王复问曰。

昔日在王宫 金瓶灌水浴

比在江池处 何器以浇身

世尊报曰。

我浴净戒水 灌以妙法器

智者共钦赞 能净身心垢

尔时世尊。以妙伽他答净饭王已。次观大众意乐随眠界性差别。称彼根机而为说法。其听法者。所谓白饭王。斛饭王。甘露饭王。及余百千诸来大众。同闻妙法得预流果。或得一来果。或得不还果。或有出家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或发独觉菩提之心。或有发起无上菩提之心。自余诸众皆令归依三宝住正信中。时净饭王由极欢喜故未得见谛。净饭王及诸大众礼佛足已恭敬而去。其净饭王便于夜中作如是念。唯我一子有此威德余无及者。尔时世尊知净饭王心之所念。欲令降伏家宗慢故。至天晓已便命大目连曰。汝当观察愍念父王。目连白佛言。唯然世尊。即便执持衣钵诣净饭王所。时王既见目连来至。便唱善来命之就座。是时目连即如所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隐身于座踊现空中。时大目连先于东方入火光定。现种种焰青黄赤白红色颇胝迦色。或变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东方既然。南西北方亦复如是。次摄神通现于本座。时净饭王白大目连曰。世尊弟子更有如是大威德类如尊者不。时大目连即为父王说伽他曰。

牟尼圣弟子 皆有大威德

三明及六通 无不具足者

时净饭王便作是念。非唯我子有大威德。于余亦有如是苾刍具大神力。前起慢心即便除断。是时净饭王复作是念。今者世尊唯人供养不见诸天。时大目连知王念已。便白王曰。大王。我今还欲往世尊所。白言。随意。时净饭王亦诣佛所。

尔时世尊知父王念。即于屈路陀林悉皆化作苏颇胝迦。时净饭王欲东门入。门人报曰。大王勿入。王曰。何意。门人报曰。佛今纯为诸天说法。王问门人曰。贤首。汝是

何人。门人答曰。大王。我是东方持国天王。时净饭王便往南门欲见世尊。门人白言。大王勿入。王问何意。门人报曰。佛今纯为诸天说法。王问门人曰。贤首。汝是何人。答曰。我是南方增长天王。时净饭王便往西门欲见世尊。门人白言。大王勿入。王问何意。门人报曰。佛今纯为诸天说法。王问门人曰。贤首。汝是何人。门人答曰。我是西方丑目天王。时净饭王便往北门欲见世尊。门人白言。大王勿入。王问何意。门人报曰。佛今纯为诸天说法。王问门人曰。贤首。汝是何人。门人答曰。我是北方多闻天王。尔时世尊便以神力加被净饭王。令于门外见佛世尊与诸天众说微妙法。时净饭王见是事已便作斯念。今佛世尊非唯人众之所供养。亦为诸天而来亲奉。令净饭王慢心息已便摄神变。时大目连引净饭王入见世尊。既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尔时世尊。随净饭王及余诸众意乐随眠界性差别。随其根机而为说法。令净饭王以智金刚杵。摧破二十身见高山得预流果。既证果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所证非高祖所作。亦非父母所作。非王非天非沙门婆罗门。非诸宗亲之所能作。我依世尊善知识故方获斯事。于捺落迦傍生饿鬼三恶道中。拔济令出安置人天。能尽未来生死边际。干竭血泪巨海。越度白骨大山。无始已来曾所积集。身见窟宅今并除弃证斯妙果。大德。于生死流我今得出。我今归依佛法僧宝为邬波索迦。唯愿世尊慈悲鉴察。我从今日乃至尽形。不断有情命乃至不饮诸酒。顶受世尊所制学处。时净饭王礼佛而去。便诣白饭王所报言。太子可受王位。彼便报曰。有何意耶。王曰。我今见谛不能为王。问言何日。报言今日。彼便报曰。我于世尊初来之日。即于彼时我得见谛。次往斛饭王。后往甘露饭王所。冀称王位。彼悉自云我已见谛。净饭王曰。若如是者我今欲灌谁顶令受王位。彼便报曰。释迦童子。名曰贤善。可称王位。时净饭王即便灌顶。以其王位授与贤善。

尔时世尊及苾刍僧众。于日日中入王宫内受其供养。时净饭王作如是念。今佛弟子外道千人。心虽端正身非严好。由昔苦身形容瘦悴。云何得令世尊门徒。容仪可爱睹相生善。若令释种陪随世尊。方是端严。人共尊重。时净饭王集诸释种而告之曰。诸君当知一切义成太子。若不出家者当何所作。彼皆报曰。作转轮王。又问曰。君等作何。报言。我等称臣皆为从者。王复告曰。今一切义成太子证甘露法。亦令有情同餐斯味。仁等何因不为随从。彼皆报曰。我今出家。王曰。各随汝意。诸释子曰。为全家并去。为当家别一人。王曰。家别一人。时净饭王即便槌钟。宣令普告诸释种中。家别一人出家奉佛。若不肯者必招咎责。即于是时释种之中。贤善无灭等五百释子悉皆出家。如世尊说。

若舍贵族而出家者多获利养。时五百释子苾刍极招利养。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诸释子本为解脱而求出家。今舍少欲耽着财利。世尊欲令绝利养故。即便旋往室罗伐城。

在逝多林如昔安住。时具寿邬陀夷。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室罗伐城次第乞食。遂至故二笈多之宅在门而立。是时笈多遥见邬陀夷来瞻其颜状知是故二。即便以手槌胸而告之曰。邬陀夷。仁今何意弃我出家。邬陀夷曰。贤首。如我世尊为菩萨时。便舍宝女耶输陀罗。(持称亦云具称)瞿比迦(密语也)密伽阇(鹿子也)等六万婇女而为出俗。谁能共汝尘垢之面而沉溺耶。笈多报言。邬陀夷。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答曰善哉。笈多报言。我今收敛家业寻当出家。邬陀夷曰。宜疾勿迟。遂舍而去。然邬陀夷于时时中数来看问。

告笈多曰。汝未出家。彼便报曰。我之家业尚未收敛。邬陀夷曰。要待憍萨罗国煨烬之后。汝之家业方可了耶。笈多报言。今即收敛明当出家。时邬陀夷便作是念。我于今时由昔俗累。尚被黑钵同梵行者所轻。况复令彼出家更招讥议。云六众苾刍度苾刍尼。便生追悔至天晓已。执持衣钵往王舍城。既至彼已安居坐夏。是时笈多付家业已。便于他日往逝多林。问诸苾刍曰。彼向何处。苾刍问曰。彼者是谁。报言。圣者邬陀夷。诸苾刍报曰。彼以远趣王舍大城。彼既闻已即便啼泣。苾刍问言。笈多何意啼泣。报言。圣者邬陀夷。令我弃俗许与出家。我既付嘱家产。彼便远舍而去。我今不居俗舍复非出家。宁不忧恼。有人报曰。为剃刀故彼向王城。欲取新刀剃汝新发。于时苾刍尼众为请教授来逝多林。

见彼笈多行啼忧悒。问言。笈多何意啼泣。笈多具以前事告苾刍尼。诸尼报曰。汝诚无识。岂有苾刍度苾刍尼耶。还令尼众度汝出家。可随我来。至大世主乔答弥处度汝出家。时诸尼众便将笈多至大世主处。白言。圣者。此之笈多情愿出家。时大世主即与出家。时邬陀夷在王舍城作如是念。我为护惜诸黑钵者故。不与笈多出家。我多丧失腰绦杂物资身之具。若余黑钵度笈多出家者。乃至暂欲见我亦无由得。虽及安居情常不乐。时有摩诃罗苾刍。从室罗伐城夏安居已来至王城。时邬陀夷于竹林精舍外近大道边瞻望而住。遂遥见彼老苾刍来。发若荻花眉长下覆。伛肩垂臂徐步而行。时邬陀夷便作是念。此之来者何上座耶。既相近已告言。善来善来上座。老苾刍。云敬礼阿遮利耶。

敬礼邬波驮耶。时邬陀夷见无轨则不识二师。即知定是摩诃罗也。遂将入寺问言。尔从何来。报言。从室罗伐来。时邬陀夷便生是念。若我先问笈多消息闻者讥丑。我应次第而问。汝摩诃罗既从彼来。得知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在室罗伐为夏安居。彼便报言。世尊无病安乐在彼安居。又问。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众。并得无病安乐如常所居。于时时中奉觐世尊听正法不答言。所问之人并得安隐。亦时时中来闻正法。又问。住位了教憍陈如住位迦摄波住位舍利子大目连等。诸余尊宿大世主乔答弥。及胜光王长者仙授故旧鹿母。毗舍佉善生夫人。悉得无病安乐住不。答言。并安乐住。又问。汝识长者妇笈多不。答言。我识。彼是大德邬陀夷昔日之妻。邬陀夷曰。

彼岂今时尚为长者之妇。答曰。已出家讫。邬陀夷问曰。谁与出家。报言。是大世主。邬陀夷便作斯念。既是出家或容再面。即便唤言。摩诃罗且来濯足。时邬陀夷取彼衣钵挂在极高象牙栈上。遂多与油令涂手足。报言。今此房中有食有利。宜当安隐欢意而住。彼便报言。我不乐住。时邬陀夷便持锁钥而付与之。告言。如世尊说。苾刍不应空弃住处。舍之而去。摩诃罗。此是锁钥汝自当知。说是语已。即便涉路渐至室罗伐城逝多林内。洒扫房宇以软牛粪而涂拭已。便掩半扇偃卧床上。作歌咏声而诵正法。时有苾刍尼。为请教授而来至此。诸尼闻此讽诵之声识其响韵。即便共往邬陀夷所。问言。大德往时走去。比何处来。答言。我前须往王舍城中。尼问知已即便归寺。

告笈多曰。汝今喜满阿遮利耶现已来至。笈多问曰。若个阿遮利耶。报言。是邬陀夷。笈多曰。因何是我轨范之师。我岂从彼而受学业。诸尼报曰。汝无识人多有诸尼。与大苾刍共相系属。汝今宜往问其安不。彼即具持屑香及油澡浴之物。往诣彼房扣门而唤。邬陀夷问曰。扣门者谁。报曰。我是笈多。邬陀夷曰。善来善来。长者之妇。随意当进。是时笈多入而告曰。大德。我今岂是长者妇耶。我已出家。问言。谁复与汝而为出家。报言。圣者。大世主与我出家。邬陀夷曰。我有他事须向王城。汝复何缘急求离俗。彼便报曰。岂非大德前作斯语。汝当收敛家业。我度汝出家。我依斯教付嘱家产。大德弃我远向王城。若大世主不度我者。我诚非俗亦非出家。邬陀夷曰。我岂当时自贻重檐许言教汝。

今且可坐为汝说法。礼已便坐端心听法。时邬陀夷即为说法。说法之时即便追念。昔时所有欢笑之事。问笈多曰。汝忆往时在某园林天祠之处。餐啖如是美妙饭食。谈话之时欲意便起。欲心既起情多错乱。凡智慧女人有五不共事。表知男女有欲盛心无欲盛心。笈多觉知邬陀夷欲心炽盛。告言。圣者我暂须出事了还来。邬陀夷作如是念。此为便利而欲出耶。遂令暂出。笈多出已撩举裙衣急走而去。时邬陀夷闻其走声。即便出外随后而去。唤言。秃沙门女。走向何处。复更急趁生支触脾。其精遂泄欲心既歇。徘徊而住。笈多知已亦复还来。报言。圣者我若许者。我非苾刍尼。仁非苾刍。邬陀夷曰。姊妹如世尊说。若自护者即是护他。若护他者便成自护。云何自护即是护他。自能修习。

多修习故有所证悟。由斯自护即是护他。云何护他便成自护。不恼不恚无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于物。是名护他便成自护。笈多报曰。圣者可脱裙来我当为浣。时邬陀夷即以衣付。是时笈多见衣精已便生悔心。即便自念我之身分未有。圣者邬陀夷不触不见。我不顺彼实非善事。作是念已倍发染心。如佛经中说伽他曰。

诸有耽欲人 不见于义利

亦不观善法 常行黑闇中

时彼笈多欲心乱故。取精一涕置于口中。复取一涕投女根内。有情业力事不思议。时有中蕴有情。是最后生而来依托。笈多至寺便为浣衣。诸尼见问。笈多具答其事。诸尼便问。我言谓汝为求胜法往大德处。宁知更有此恶事耶。笈多报曰。彼之大德是持戒者。自出家后。我之身分曾不重触。诸尼报曰。不触身分尚有斯事。如其触着汝欲如何。诸苾刍尼。知其事已往白苾刍。诸苾刍白佛。佛告诸苾刍。彼尼无犯波罗市迦。既其有娠应安屏室。与食供给无令阙事。当生其子。名童子迦摄波。于我法中而为出家。断诸有漏成阿罗汉。我弟子中辩才巧妙。善能宣说最为第一。尔时世尊遂作是念。若有苾刍。令非亲族苾刍尼浣故衣者有斯过失。世尊以此因缘如前广说。乃至我今为诸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使非亲苾刍尼浣染打故衣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若更有余如是流类。言亲族者。谓从七祖父母两人已来皆是亲族。过此便非。苾刍尼者。谓是笈多。故衣者。七种衣中随是一数。云何为七。一者毛。二者刍摩迦。(此方无)三者奢搦迦。(此方无)四者羯播死(白迦叠)五者独孤洛迦。(纻布)六者高诂薄迦。(是上毛緂此方无也)七者阿般阑得迦。(是北方地名其处有此衣也亦有释云即是絁绢之衣耳)言浣者下至水浸。染者下至一入色。打者下至手一打。泥萨只波逸底迦者。广说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非亲族尼。作非亲族想。令浣故衣犯舍堕。染打亦如是。于三事中或令三事俱作。或令作二。或令作一。又于三中随一为初。使非亲尼皆得本罪。若非亲尼疑亦舍堕罪。若是亲尼作非亲想。得恶作罪。若是亲尼而起疑心。得恶作罪。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从非亲尼取衣学处第五之一

尔时世尊在室罗伐城逝多林中。如佛所说。若舍贵族而出家者多获利养。然诸释种既出家已利养丰多。彼于衣服常事料理。长衣长钵络囊腰绦并多贮畜。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此诸释子本求解脱而为出家。于出离因悉皆弃舍。不修善品耽着财利。我今应为说法令舍财利。世尊时时为其说法。彼诸释子不能见谛。世尊复念。何因缘故释子出家不能见谛。皆由耽着财利资生杂物。我今若作呵责治罚者。释子苾刍无由开解。应示诸佛正觉调伏善巧化度之仪。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汝等当知。我欲于此夏安居。三月之内宴默而住。勿令苾刍辄来见我。除一苾刍为我请食者。除长净日。时诸苾刍谨受佛教众共立制。于此夏安居内苾刍不得辄见世尊。除一苾刍为佛请食者及长净日。若违制者。

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说悔。尔时世尊于三月内宴默而住。无一苾刍辄得见佛。除请食人及长净日。时有苾刍。名曰小军。于王舍城作前三月安居。佛于室罗伐城作后月安居。是时小军三月满已。随意事了并作衣竟。执持衣钵顺杜多行。与诸门徒端严整肃往室罗伐城。既至彼已小军苾刍安置衣钵。洗手足已诣世尊所。时六众苾刍。遥见小军苾刍来世尊所。共作是说。此客苾刍破僧伽制。复有说云。我当令作波逸底迦罪说悔。时小军苾刍诣世尊所。徐扣门扇佛与开门。小军入已礼世尊足在一面坐。

世尊常法见客苾刍来欢言慰问。汝从何至。何处安居。佛见小军欢言慰问。汝从何至。何处安居。小军白言。大德。我从王舍城来于彼安居。世尊问曰。王城苾刍已作随意。白言已作。世尊问曰。小军何意汝自端严端严围绕(或云随绕或云随从或云眷属皆一义也)小军白言。大德。若有人来见求于我欲出家者。我便报言。汝善男子。当住阿兰若常乞食。但三衣粪扫衣树下坐我为赞叹。如是等事若言能者。我度出家。若言不能令随意去。若有欲受圆具。或求依止。或求读诵。或学如理。作意寂念思惟来求我者。皆如前报。若言能者。随彼所求圆具等事。若言不能令随意去。由此缘故我身端严。门徒亦尔。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小军。汝能誓度无量人天。利益无边诸有情类。来求法者令得安乐。小军当知。若能赞叹杜多功德者。则为赞叹我身无异。若有毁訾杜多功德者。即是毁訾我身。何以故。小军。我于长夜赞叹称扬如斯出要杜多功德。然汝不应违僧制令。小军白佛言。我实不知此处僧伽作何制令。世尊告曰。小军。我安居时告苾刍曰。汝等当知我欲于此夏安居。三月之内宴默而住。勿令苾刍辄来见我。除一苾刍为我请食者及长净日。时诸苾刍受我教已又共立制。于此夏安居内苾刍不得辄见世尊。除一苾刍为佛请食者并长净日。若违制者。我等应令作波逸底迦罪说悔。小军白佛言。大德。我身是客。彼是主人。自立制令岂及于我。佛告小军。无问客主僧伽制令咸须遵奉。然我从今为客苾刍制其行法。凡客苾刍入寺之时。即应先问旧住苾刍曰。具寿。今此寺中僧伽有何制令。若问者善。若不问者得恶作罪。若主人报者善。若不报者亦恶作罪。佛告小军。然阿兰若苾刍与其饶益免依僧制。若阿兰若人欲见我者。无问时节随意来见。并与十三杜多功德相应者。亦随意求见。若粪扫衣人但三衣人。(此二与衣相应)常乞食人。次第乞食人。一坐食人。钵乞食人。不重受食人(此五与食相应)住阿兰若人。树下居人。露处住人。随处住人。尸林住人(此五与处相应)常坐人。(此一与策进相应)小军当知。斯等诸人随情见我。

是时小军苾刍闻佛说已。欢喜奉行礼佛而退。时六众苾刍即便往诣小军之所。白言具寿。可见容许我欲诘问。小军报曰。具寿。五部罪中随意当诘。报言。汝犯波逸底迦罪。须如法说悔。小军答言。具寿。我不见罪。报云。汝岂不见破僧制耶。答曰。僧伽有何制令。即如前所制具以告之。小军曰。具寿。世尊告我云。小军。我与兰若苾刍作

其饶益免依僧制。随意入见呾他揭多。时彼释种诸出家者。闻斯说已各生是念。诸仁当知。具寿小军。在王舍城夏安居了。来见世尊即得承事亲共言谈。我等在此而不能得亲奉承事。此意即是由见多贪摈斥于我。我等宜于长衣钵物。观之如病如痈如箭当弃除之。时诸释子苾刍咸作是念。我等宜将所有长衣钵等。向具寿阿难陀所。随有言教我等奉行。时诸释子苾刍。各各自持长衣长钵络囊腰绦诸资具物。至阿难陀所作如是语。善哉大德。我等有此长衣钵等资生之具。愿为哀受。时具寿阿难陀。报诸释子苾刍曰。仁等且住待我当为白世尊知。时具寿阿难陀便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立。具以其事而白世尊。佛告阿难陀。可为受取置一大房。并语诸苾刍。若有阙乏资具者随意取用。时具寿阿难陀唯然受教。即还诣彼诸释子处。受其所有长衣钵等。置大房中以为一聚。告诸苾刍曰。若阙乏者随意于此取其衣钵。时诸释子于彼长衣视如痈箭。既弃舍已远离多求乐修少欲。即便共往诣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从非亲尼取衣学处第五之二

尔时薄伽梵由小军苾刍故观诸释种意乐随眠根性差别为说当机微妙之法。令彼五百释种苾刍。即于座上自证圆满。破无明觳断三界惑成阿罗汉。三明六通八解成就。得如实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心无障碍如手撼空。刀割香涂爱憎不起。观金与土等无有异。于诸名利无不弃舍。释梵诸天悉皆恭敬。

时诸苾刍各生疑念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有何因缘由小军苾刍故。遂令五百释种苾刍。远离多贪求少欲行得殊胜果。度生死海升涅槃岸。究竟令住安隐之处。世尊告曰。汝诸苾刍。我于今时离欲嗔痴无爱无取。于诸我慢悉皆除遣。脱诸有支得一切种智证无上觉。由小军故赞叹少欲。令五百释种出生死海证大涅槃。此未希有。汝诸苾刍。如我往昔具欲嗔痴有爱有取。于诸我慢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皆不遣除。轮回有支未得解脱非一切智。亦由我为小军赞叹少欲呵责多贪。令此五百人得五通具足。此之因缘汝等当听。于过去时婆罗疟斯国有王。名梵摩达多。为大法王。时世丰乐人物炽盛。无诸斗战干戈征罚。邪伪恶人共相侵害。亦无灾横及诸病苦。稻蔗牛羊在处充足。等观兆庶犹如一子。时王夫人。名曰妙梵。于此城中有一大池。亦名妙梵。时王无子。为求子故。祈祷世间一切诸神及同生天。希望后嗣。世俗皆云。由乞求故获得子息。此诚虚妄。若由乞求得子息者。于一一人咸有千子如转轮王。此事既无。故知是妄。但由三事现前方有子息。云何为三。一者父母有染心。二者其母腹净应合有娠。三者应受生者中有现前。具此三缘方有男女。其王一心求子而住。于时有一有情。于无上菩提誓愿修证。从地狱出托娠妙梵夫人。诸慧女人有五别智。广说如上。时彼王妃觉有娠已情生欢悦。遂白王曰。大王当知我所怀孕。必是大王光显国位。今我有娠现居右胁。观此相状是男不疑。时王

闻已即大欢庆。广说如上。乃至胎成常令适悦。

时大夫人发如是念。善哉我欲于城东门广行福施。如是南西北门及以城内普行福施。狱囚系闭咸皆放舍。时大夫人以事白王。王闻是已皆如所愿。四城门内广施无遮。所有狱囚并皆释放。夫人既遂所求此念便息。夫人复生是念。我今欲往花苑林泉暂为游观。王随出观此念便息。复生是念。我今欲往妙梵池中名花遍布。共诸婇女乘船而游。白王知已。为作轻舟置于池内。即命夫人并诸婇女乘船游玩。既至船所便诞一男。得宿命智颜貌端正。见者欢喜。身色如金。广说如上。乃至此儿今者当立何字。诸亲议曰。今此孩子生在水中。应与立字。名曰水生。时王即以太子授八乳母。广说如上。乃至如莲出池。是时水生太子既长成已。作如是念。我何处死在众合狱曾作何业。我昔于人趣六十年中曾为太子。由作种种诸恶业故堕地狱中。今处人道生在王家。此非善处。若得为王还堕地狱。遂便诡设方便。身不起行现挛躄相。水生太子当诞之日。五百大臣悉皆生子。各取当时瑞应而为立名。既渐童年堪能入出。大臣并将屡至王所。时诸童子王令欢戏共为跳踯。王既见已便作是念。水生太子若不躄者。亦在此中共为跳戏。今我太子虽知跛躄终立为王。尔时水生闻斯语已便作是念。王今无事苦见恩逼。今我复应哑而不语。后于异时五百童子渐能言说。俱至王所。王复生念。我之太子若不哑者亦能言说。先时名作水生太子。既哑复躄。因即唤为哑躄太子。水生之号人不复称。王于异时以掌支颊长叹而住。诸臣见已俱白王曰。大王何故以掌支颊似带忧怀。王曰。我于今时宁不忧叹。我既为王富盛自在。称尊海内男女俱无。虽有一儿身残哑躄。是时大臣各命医人俱会一处。令观太子何病所中。时诸医人共观太子无别病状。来白王曰。大王。我等详观太子。诸根明利更无病状。此恐多是情有忧惧所以不言。时梵授王闻医说已。遂设方便欲使起行复令其语。即命魁脍于屏私处而告之曰。我此哑躄太子。于大众前遣汝将杀。汝可将去不应即杀。脍者曰。谨奉王命。时王对众人前。即以太子付彼脍者遣令依法。是时脍者便抱太子置宝车上。从城中出诣屠脍所。时哑躄太子四顾城中。见其富盛而发言曰。今此城中为空荒无物。为有人居。是时脍者闻是语已。寻将太子还付大王白言。今此太子作如是说。时王便抱哑躄太子置在怀中。告曰。谁是汝仇。我为摈杀。谁是汝友。我当惠之。是时太子闻是语已哑而不答。时王复命脍者还将杀却。脍者奉命同前将去。太子于时见一死尸四人舆去。而发言曰。此为死而更死。为活为死耶。是时脍者闻斯语已。还将付王。王复同前置在怀中次第而问。太子亦复哑而不对。王复同前付彼令杀。将出王城。是时太子见大谷聚作如是说。此大谷聚若先不食根本者。是时脍者闻斯语已还将付王。王复同前次第而问。太子亦复哑而不言。王复同前付彼令杀。命脍者曰。汝可疾去往彼尸林。宜以太子埋于坑阱。时彼脍者同前将去。向深摩舍那掘地为阱。是时太子说伽他曰。

何意御车者 于此疾穿坑

我闻当速答 穿坑何所为

脍者报曰。

大王生一子 口哑不能行

为此遣穿坑 欲埋无益子

是时哑躄太子作如是念。此魁脍者。情怀堑毒手持利剑。唯欲杀人。断他命根以为活业。心便惊怖。或容以我填弃深坑。如是思已告脍者曰。若其父王随我愿者。我当口语足步还城。是时脍人心生希有驰走白王。王曰。若太子须王位者我即与之。况余所求不随其意。于时大王大喜充满。告诸臣曰。卿等即宜治扫街衢香花遍布。悬缯幡盖极令严好。如有言曰。

国主所出言 或复诸天类

及诸证定者 随意事皆成

时诸臣等即奉王教。庄严城郭悉令妙好。于时无量百千人众云集街衢。企望太子步还城邑。是时哑躄太子足步还城。至大王所礼父王足。说伽他曰。

大王今当知 我非哑躄者

亦非愚騃类 畏苦故须然

我有足能行 有口分明语

恐入恶道苦 故作如是事

王曰。爱子若如是者。何不言说足步而行。怖惧之言有何意趣。太子白言。

愿王当善听 我为说因缘

我于前世时 曾经六十岁

得为王太子 具受五欲乐

由斯六千岁 堕在泥黎中

备受诸苦恼 不可以言说

业尽方得出 重获于人身

我忆如是事 恐堕地狱中

定不愿为王 放我之林野

王曰。爱子本作祠祀及修胜行。设诸施会供养仙人。冀得子息以绍王位。汝今何故舍而出家。太子曰。

我不求受欲 怨诤由是生

愿修真梵行 斯能坏怨敌

我不求受欲 犹如于毒果

愿修真梵行 常餐甘露药

王曰。

世间所爱乐 唯王是极尊

何故汝今时 舍之求离俗

太子曰。

终能生苦者 此不名为乐

要求真乐处 能令苦皆尽

愿王今放我 舍俗往林中

王曰。爱子汝今身处楼观香花郁烈。床褥柔软寝息安宁。丝竹音声而为赏玩。上妙衣服披着以时。甘美肴馔随情而食。若出家者。住止山林寝卧枯叶。狐狼虎豹吼叫相惊。皮草为衣根果充食。水皆热浊欲饮无由。汝今何意弃舍尊荣乐居林野。太子曰。

宁住林野鹿皮衣 虎豹同居食根果

不作国王恒杀罚 来世善果共相违

愿王放我隐山林 毕想勤修涅槃路

王曰。爱子先当为我断彼三疑。后欲出家未为难也。汝见城中所有富盛作如是语。今此城中为空荒无物。为有人居。汝何密意作如是语。太子曰。大王当听。王今无事令人杀我。竟无一人称理而说。王今何为杀斯太子。我缘此意故作斯语。王曰。善哉。汝又第二见舆死人便作是说。为死而更死。为活而死耶。汝何密意复作斯语。太子曰。大王当听。若人自作恶行而身死者。此谓死而更死。若人自为善行而身死者。此谓活而身死。我缘此意故作斯语。王曰。此亦善哉。汝又第三见大谷聚复作斯说。若先不食根本者。汝何密意复作斯说。太子曰。大王善听。彼诸耕人从他贷谷食而作业。后时谷熟积

成大聚。债主来索多并还他。如若先时不食他物便成大聚。人亦如是。由行十善方获人身。若更造恶不修于善。前世善根即便销尽。善根尽故亡失善道。与此相违即不亡失。我缘此意故作斯语。王闻语已告言。爱子。此更善哉。时王即便抱持太子哽咽流泪。告言。汝已决意志不可移。今随汝情修行善业。我亦于后随至山林。时梵授王命诸臣曰。若我太子不出家者当是何人。诸臣报曰。当为国王。卿等诸子复是何人。报言。是随从者。王曰。太子今既出家。卿等诸子何不随从。诸臣白言。谨奉王命令其出家。去城不远有一静处。有五通仙人禀性慈悲哀怜一切。是时太子与五百人出婆罗疸斯。将诸侍从至仙人所求哀出家。时彼仙人并随其愿。既出家后勤教要法。太子不久获得五通。后时仙人命过。太子便依丧礼焚葬其尸。是时哑躄太子。于五百人躬为训导。哑躄太子其名遂隐。哑躄大师胜号彰着。时哑躄大师作如是念。何意五百弟子不得五通。岂不由彼多畜鹿皮树皮。广停祭器水器杂菜根果繁以自供。四体常劳五通难证。我今若作呵责治罚者。彼五百人无由开解。宜可示其菩提萨埵无上善巧化度之仪。尔时大师告诸摩纳薄迦曰。汝等当知。我欲于此夏三月内宴默而住。勿令一人辄来见我。唯除一取根果人。并月十四日长净之晨。时诸弟子奉受其教众共立制。于三月内一人不得辄见大师。唯除一供果菜人并长净日。若有违制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说悔。其师于三月内宴默而住。无有一人辄得入见。唯除采果及长净日。

尔时大师于其住处见一飞鸟。报言。善来飞鸟我今与汝所作相似。汝所觅食唯求满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唯满腹作知足心。次见一鹿。报言。善来野鹿我今与汝所作相似。汝所觅食唯求满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唯满腹作知足心。时诸弟子闻师与鸟鹿言说。各生是念。岂非大师舍默然禁。咸诣师所礼已俱坐。彼师默然不共其语。时诸弟子复生是念。岂我大师共傍生语不与人言。即便舍去。复更有一婆罗门子。名曰能施。遇来至此。仙人遥见告曰。能施。我今与汝所作相似。汝唯持一鹿皮衣一祭器。我亦同尔。汝所觅食唯求满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唯满腹作知足心。不同此处。更有余类多畜皮衣。广停杂器贮诸果菜。求觅疲劳。时诸弟子闻是说已。各生斯念。今我大师赞叹少欲毁訾多求。观此意趣便是由见多贪摈斥于我。我等宜应于诸盈长皮衣杂器。观之如病如箭如痈弃之河内。宜着一鹿皮衣杂器各一。众共许可。各以杂物弃彼河中。唯一供身俱诣师所。师观根器而为说法。皆证五通。尔时世尊告诸苾刍。勿生异念。往时哑躄五通仙人即我身是。以菩萨行化诸有情。往时五百弟子即五百释种苾刍是。往时能施即小军是。我于往时由能施故。令五百人舍离多贪。修少欲行获得五通。今时由小军故。令五百释种苾刍舍弃贪求。遵知足行具足六通。成阿罗汉。究竟安住寂灭城中。汝等应知。作纯黑业者得纯黑异熟。作纯白业者得纯白异熟。作杂业者得杂异熟。是故汝等应弃纯黑及以杂业。当可精勤修纯白业。观此因缘汝当修学。此是缘起。然佛世尊未与苾刍

制其学处。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未遮苾刍尼住阿兰若。时有诸尼往静林中。修习静虑受胜定乐。时莲花色苾刍尼。与其徒众五百人俱往闇林中。在一树下半跏而坐入灭尽定。是时余尼至日晡后。各欲还向室罗伐城。有作是言。圣者莲花色我唤令起。复有说言。圣者具大威神。或容在前入寺。便不唤起各自归还。时莲花色至日暮时。出定遍观诸尼尽去。便作是念。我为入城为当住此。即便入定。时有五百群贼行劫盗已至此林边。诸贼议曰。半人分物半为防守。遂于林内见入定尼。有云是木。有云是人。有云苾刍。时彼贼中有还俗人。报言。是苾刍尼非苾刍也。余人问曰。尔何得知。报言。苾刍全跏。尼则半跏。此既半跏明知是尼。时诸贼徒生希有念。君等当知。如斯可畏大闇林中。

一苾刍尼能宿于此。即便往诣贼将军所。将军问曰。仁于林内颇见希奇事不。答言见。有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刍尼能宿于此。将军闻已告防守人曰。我试看之。便见苾刍尼。颜容端正人所乐观。寂定威仪睹而深敬。叹曰。今此林中有二可爱。所谓朗月光明。及苾刍尼容彩。将军曰宜应唤起。我奉其食。彼还俗人报曰。此不非时食。将军曰。林中苾刍尼有二可爱。所谓容仪端正。不非时食。将军曰。令其饮酒。彼还报曰。此不饮酒。将军曰。于此林中。复有二种可爱。所谓苾刍尼颜容端正。不饮诸酒。将军曰。今我幸会遇上福田。而竟不果施一餐食。便以贵价氎衣裹上妙食。挂于树枝作如是说。即如圣者容仪寂定。无所不觉。无所不知。我今留此衣食。幸愿慈悲当为受用。

作是语已。舍之而去。时莲花色尼至天明已。从定而起。便见大众行迹之处。便入定观见彼五百贼徒至此而去。复观于我无丑恶事不。知无有过。复见裹食挂树。便作是念。此由净心敬信所致。复作是念。若更待余授食之者。恐禽兽来坏其净施。我今宜可持此上食奉施僧伽。然佛有教。若尼恶触苾刍是净。苾刍恶触尼亦是净。遂即自手持去诣逝多林。六众常法每一二人镇居门首。时邬波难陀在寺门前经行而住。遥见苾刍尼来。问言。大妹。岂天未晓城门已开。尼言。大德。我非城宿。从闇林来。报言。大妹。我曾昼日入彼林中。起怖畏心身毛皆竖。大妹。如何独住于彼。手所持者是何物耶。时苾刍尼具以缘告。此时贼徒净心留与。邬波难陀曰。大妹。由汝威仪贼生敬爱获得此物。

彼若见我必当与杖令负物去。邬波难陀告言。大妹。若有得此新好白叠。刺作两重僧伽胝衣。少欲而住。修诸善品诚亦佳矣。尼言。圣者须此衣耶。答曰。必若有余随情处分。答言。且住我持初食奉施僧伽。回来至此以衣相施。邬波难陀作如是念。若更有余黑钵见者。必乞此衣。我无由得。报言。大妹。可住于此。我当为唤受初食人。尼便许可

。时邬波难陀即入寺中。见受食人无事而住。报言。具寿。施主在门担食辛苦。汝今无事闲住房中。宜可急行受其施食。彼便持器往诣寺门。就苾刍尼受取初食。尼与食已振白叠衣施与。邬波难陀既得衣已喜而咒愿曰。汝所施物。是心璎珞。为心资助。定慧庄严得人天道。随情受用胜妙衣服。终至无上安隐涅槃。即便舍去。时莲花色苾刍尼便作是念。

我今为向本处。为礼世尊。我今已来当礼佛足。便诣佛所礼世尊已在一面坐。时苾刍尼五衣破碎。世尊见已告阿难陀曰。苾刍尼众于安居时足利养不。阿难陀白佛言。足。佛言。何意莲花色尼五衣破碎。阿难陀曰。大德。此苾刍尼深信坚固意乐淳善。其所得物于三宝中咸皆喜舍。来从乞者不逆其意。今日此尼得好大叠。施与尊者邬波难陀。佛告阿难陀。苾刍于非亲族尼处受取衣耶。阿难陀曰。苾刍受衣。佛告阿难陀。然非亲苾刍不生是念。此苾刍尼具五衣不。随所与时悉皆受取。若亲苾刍则不如是。见其阙乏不肯受衣。尔时世尊告阿难陀曰。于大房中贮衣之处。应取五衣与莲花色苾刍尼。时阿难陀奉佛教已。便取五衣授与莲花色。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告诸苾刍广说。乃至于毗奈耶制其学处。

当如是说。若复苾刍从非亲苾刍尼取衣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世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已。室罗伐城有一长者。大富多财受用丰足。所有家产如毗沙门王。便于同望族娶女为妻。虽久共居。竟无男女。情怀忧悒。作如是念。我今舍内多有珍财。无一绍继。我死之后。所有资产。以无子故。没入王家。来世路粮。又未修集。以手支颊长叹而住。其妻问曰。何故情怀忧悒支颊而住。报言。贤首。我今宁得不忧。具述其事。妻曰。云何修习来世资粮。报言。贤首。若能以好饮食供养佛及僧。食已人人各奉一双上好白叠。是谓修习来世路粮预前安置。妻言。何故不为。是时长者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世尊尔时即为长者演说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时长者从坐而起。整衣一肩合十指掌。白佛言。世尊。唯愿哀愍。并苾刍僧伽。明当宅中受我微供。

世尊默然受之。长者知佛为哀受已礼足而去。时彼长者于其夜中。具办种种上妙饮食。旦敷座席并安水器。令使往白世尊时到。世尊于日初分。着衣持钵与苾刍众随从而去。至彼长者设食之处就座而坐。长者既睹佛僧如法坐已。便以上妙饮食手自供养极令饱满。既澡漱已。奉佛及僧人各一双上妙白叠。时彼长者取卑小席。于世尊前听受妙法。佛随根性示教利喜为说妙法。咒愿颂已从座而去。是时长者随佛出已旋绕三匝礼足而退。于高楼上修舍施念。告其妻曰。贤首。应生极喜。我已多作来世资粮。妻便报曰。仁今

虽作我未修营。长者报曰。今所修福岂非共有。妻曰。虽知共有。然我情愿。请大世主及苾刍尼僧伽。就宅食已人施一双上好白叠。此即是我来世资粮。长者告曰。善哉善哉。随汝意作。时长者妇即便往诣大世主苾刍尼所。顶礼双足在一面坐。听妙法已从坐而起。白言圣者及苾刍尼众。唯愿哀愍明就我家。广如前说。乃至净澡漱已。时长者妇便以大箱盛妙白叠。在上座前开之而住。时大世主作如是念。世尊制戒不许苾刍尼受上妙衣服。我今若受便违学处。若不受者障施主福。诸苾刍尼失其利养。尼众各念。若大世主受此衣者诚亦善哉。时大世主知众心已作如是念。世尊亦应缘此事故听受好衣。时大世主总为受衣。为长者妇作咒愿伽他已从座而去。诣世尊所如常威仪。具以前事而白世尊。佛告大世主。善哉善哉。我未许者汝已知时。从今已去听苾刍尼受贵价衣。于苾刍边共为换易。时大世主奉佛教已礼足而去。至尼住处分与上衣。报言。

世尊有教。听苾刍尼受贵价衣。于苾刍边易取粗者随意受用。时苾刍尼受得衣已往誓多林。共诸苾刍欲为换易。时十二众苾刍尼。便持贵衣至六众所。报言。圣者。世尊有教。听苾刍尼受贵价衣。于苾刍边共为换易。今者宜可取此好衣与我粗者。六众报曰。姊妹。直尔持施我尚不受。况复共尔愚昧无识不自由者为换易耶。诸余尼众各随自意持所得衣。诣老苾刍所述如上事以衣共易。老苾刍言。姊妹且住。我当问佛。时彼苾刍往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有苾刍尼持好衣财。来至我所求换粗者。不知如何。佛言。我听苾刍从尼受衣。除换易。换衣之时令苾刍尼欢喜无恨。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少欲知足。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当如是说。若复苾刍从非亲苾刍尼取衣者。

除贸易。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亲非亲义。衣有七种。广如上说。除贸易者。易得无罪。泥萨只义。舍悔之法。并如上说。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非亲尼。作非亲想或复生疑。从彼取衣得舍堕罪。若苾刍于亲族尼。作非亲想或复生疑。得恶作罪。又无犯者。若苾刍尼将衣施僧。或为说法故施。或为受圆具时施。或见被贼故施。或时买得。或换易得。此皆无犯。若苾刍尼众人共识多获利养。便持衣物到苾刍前。以衣置地作如是语。圣者。我今多有如是财物。幸愿慈悲为我纳受。作是语已。弃之而去。取亦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从非亲居士乞衣学处第六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长者。娶妻未久。告曰。贤首。我欲持诸货物往诣他方。交易经求冀存家业。妻曰。年少之时宜受欲乐。衰老之日方可求财

。夫言。贤首。少壮之时能忍辛苦。陵冒寒暑正合求财。至老年衰坐而受用。妻作是念。我不劝为而自求作。当随其意。报言。任自经求。便即为办所须路粮。周给资遣彼持货物往诣他处。其妻于后作如是念。我之夫主辛苦经求。受诸寒热饥渴等苦。皆是为我求觅财物。我今不应端坐而住。便往市中买好劫贝。捻为上缕织成妙叠。种种香薰置于箧内。时彼长者经求获利还来本居。其妻作好香汤令夫洗沐。开箱取叠而授与之。长者见已作如是念。我先所留饮食之直。纵令全卖亦未得此衣。问曰。贤首。汝于何处得此上衣。答言。且宜着之。彼便为着。更问曰。何处得衣。妻曰。且当先食。食已还问。何处得衣。妻遂以缘具告。夫曰。善哉贤首。我作求觅人。汝为守护者善营家业。如斯不久舍内资财必当丰赡。妻曰。此衣是我辛苦营得。但自披着勿与余人。答言可尔。时彼长者信心淳善。往逝多林礼世尊足。从城出时守门人见便作是念。观此长者所著上衣。今日定当多获财利。是时六众多住寺门。时邬波难陀见长者来。观其衣服作如是念。看此长者着好衣服。所求财利必得随情。我今若不留得此衣者。我不更名邬波难陀。即便唱言。善来长者。仁何处来。犹如初月久而方现。报言。圣者。我比兴易远诣他方。近始归还故来礼佛。问言。长者。多获利不。答言。随时多少且免空归。报言。长者我已先知。见池流出表水澄深。目睹好衣知多获利。然汝比来常有贪心经纪无歇。曾不修造来世资粮。汝且可来当为说法。是时长者为听法故在一面坐。邬波难陀凡说法时。若说持戒因缘。其听法者皆谓自身即生天上。若说布施因缘。其听法者乃至自割身肉持以奉施。若说罪业因缘。其听法者即谓自身现堕恶道。邬波难陀为彼长者说施相应法。彼生净信。问言。圣者。我幸得闻如是妙法。有一双白叠当以奉施。邬波难陀即为咒愿。汝所施物是心资等。广说如上。既咒愿已即从索衣。长者曰。衣在宅内明日持来。报言。贤首。如世尊说。

修福宜应速　宁知明日存

终与死王军　必定相遭遇

邬波难陀曰。长者。汝所著衣极好白叠。应持施我。我当刺作两重新僧伽胝少欲而住。修诸善品福常资汝。长者答曰。非惜不与。然而我妻先为要契。衣但自着必莫与人。邬波难陀曰。长者。我曾闻汝贤善净信是大丈夫。宁知汝今更随妇语。遂即近前强抽一叠。得已细观返手撼面。问言。圣者。何意如此。答言。汝有施福无受用福。空坏架上无成衣用。我若更得彼一只叠与此相似者。用作僧伽胝汝福圆满。长者曰。岂我露形而归耶报言。长者。何假外仪将为容饰。但以性祛鄙吝惭愧为衣。无惭愧者虽着衣裳露

体无别。汝有衬衣不。长者言有。若如是者今此城中诸长者等。身着衬衣手持粗杖。放牧牛畜日暮而归。汝今亦可身着衬衣手中执杖。随他牛后以入城中。诸人见时全无怪者。即强取下叠但着衬衣。授与一杖逐牛而入。门人问言。长者向见出城着好白叠。今还露体岂遭贼耶。长者曰。不遭余贼。但被圣者邬波难陀为我说法强夺衣将。门人闻已极生讥骂。时给孤独长者于日日中恒将五百从人。礼佛双足并诸大德耆宿苾刍。既至城门。门人告曰。长者虽复多诸仆从。然须在意勿被贼偷。长者报曰。岂往给园中间有贼。报言。长者。路虽无贼园中有之。长者曰。咄男子汝禀性恶如黑羊毛不可回改。今此路中佛及僧众常所游履。虽经多载汝不变白。门人报言。长者。世尊善逝及苾刍僧众。足所履尘我观顶戴敢不敬耶。然昨日晨朝有一长者。着上衣服欲往给园。时邬波难陀为其说法强夺将去。令着衬衣随牛而入。口陈讥骂人皆共知。长者闻已便作是念。我于今日以此为缘便往给园。时邬波难陀见而告曰。善来长者。报曰。我不善来。邬波难陀曰。汝先有烟。今时火发。长者报曰。如何令我不火发耶。余出家者咸欲舍贪。大德所为贪更增长。邬波难陀曰。我作何事。长者报曰。岂非昨日有人欲来见佛。仁为说法强夺其衣。令着衬衣遣随牛入。邬波难陀曰。世言诸天喜施饿鬼便遮。长者报曰。岂可彼人金瓶注水持以相施。邬波难陀曰。长者勿作多言。若不忍受随情制戒。长者曰。我岂舍之宜应且住。邬波难陀默然而住。时给孤独长者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今此圣众有从非亲居士居士妇乞衣。唯愿世尊为诸圣众作忆念事。勿从非亲居士居士妇乞衣。尔时世尊闻长者语默然许之。长者知已礼佛而去。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僧。广如上说。问邬波难陀曰。汝实从非亲居士居士妇乞衣耶。答言实尔。于时世尊种种诃责邬波难陀已。告诸苾刍广说如前。乃至于毗奈耶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从非亲居士居士妇乞衣。泥萨只波逸底迦。

尔时世尊为诸苾刍初制学处。佛在逝多林。时有四十苾刍。游行人间被贼劫夺无有衣服。时诸苾刍共作是议。如世尊制。不许从非亲族居士若居士妇乞衣。我于此处无有亲族。宜可还向室罗伐城。于同梵行者边从觅衣服。我等如何露形而去。议曰。夜在道行昼当潜伏。如是渐渐夜至寺门。时彼苾刍初夜后夜警觉思惟。闻扣门声出见形露。告曰。无衣外道非汝住处。彼言具寿我非外道。汝是何人。我是苾刍。何处得有如是苾刍。我被贼劫欲遣如何。问言。汝名何等。我是四十乞食苾刍。报言善来具寿便为开门。时诸苾刍竞相供济。或与僧伽胝。或嗢呾罗僧伽或安呾婆娑。或僧脚崎泥婆珊那波呾罗滤水罗。至天明已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由此缘故应除余时。余时者。若苾刍被夺衣失衣。烧衣吹衣漂衣。此是时。尔时世尊赞叹持戒。乃至广说。告诸苾刍。前时创制今更随开。为诸苾刍制其学处。

若复苾刍从非亲居士居士妇乞衣。除余时。泥萨只波逸底迦。余时者。若苾刍夺衣失衣。烧衣吹衣漂衣。此是时。

若复苾刍者邬波难陀。乃至衣义并如上说。乞者谓从彼乞求。言夺衣者谓被贼。夺失衣者谓自失衣。烧衣者谓被火烧。吹衣者。谓风吹去。漂衣者谓被水漂。有此难缘乞便无犯。若异此者得时犯舍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种。谓价色量。价者。若苾刍不为难缘。从非亲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迦利沙波拏义已如上不与取戒中辩讫)若还得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者。乞时恶作得便舍堕。如是增数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随乞随得。罪之轻重准上应知。若苾刍从非亲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得二迦利沙波拏直衣。乞时恶作得时无犯。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乞少得多有犯无犯亦准应知。色者。若苾刍从他乞青色衣。还得青衣。乞时得恶作。得时招舍堕。如青既尔。黄赤白色及以厚薄。应知亦然。若苾刍乞青色衣。得黄色者。乞时恶作得时无犯。如是余色厚薄更互相望。应知亦尔。量者。若苾刍从他乞五肘衣。还得五肘。乞时恶作得时舍堕。或乞五得十。乃至五十等准上应知。是名三事。若乞缕缋便得小片。若乞少片他与宽衣。皆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 过量乞衣学处第七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邬波难陀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经求之处。皆由给孤独长者启请世尊制其学处。我等假欲乞求狭小布巾尚无由得。况宽大耶。然佛世尊或因少欲苾刍乏衣服故有别开听。我今宜应觅少欲者共相凭附。或缘彼故少有所获。即便随处求觅其人。虽复周旋而未能见。有人报云。阿兰若中有四十众苾刍少欲而住。即往诣彼寂静林中见四十众苾刍。缝补破衣极生劳苦。时邬波难陀报诸苾刍曰。具寿。我所闻事与见不同。比谓仁等四十众苾刍在阿兰若中。受诸静虑解脱胜乐。宁知在此唯补破衣艰辛乱意。诸苾刍曰。大德。我被贼劫。邬波难陀曰。此不善事极受辛苦。诸苾刍曰。大德。何故见忧。邬波难陀曰。我不忧仁愍彼盗者。为贪心故枉行劫夺。

舍身之后当堕地狱。设得为人受贫穷报。诸具寿。如世尊说。汝等苾刍。若人由行偷盗数习力故。命终之后当生地狱受诸苦恼。设得为人衣食阙乏。缘此事故我出忧言。然诸具寿。徒劳艰苦缝此破衣。新好叠布何不见乞。诸人报曰。谁舍三宝胜妙福田。于我贫人辄肯相施。报言具寿。世尊每于处处赞叹仁等少欲知足。有信心者皆乐供养。何不求乞。答曰我欲何处求乞衣耶。邬波难陀曰。若无乞处何不请觅劝化之人。彼能为汝易得衣服。答曰何处得有众所共识。大德苾刍。舍自善品为我求觅。邬波难陀曰。我等六众苾刍各有九弟子。成六十人共为汝等求觅衣物。汝若无违随我意者。我等门人因此亦得多少衣服。答曰共得衣服于我何违。邬波难陀曰。我等岂能自行乞食复觅衣耶。

若不辛苦得饱食者可为觅衣。诸人报曰。此亦善哉。时邬波难陀还至寺已。洗足而进既至房中思惟。作何方便于此城中总能劝化。唯除给孤长者不入其舍。彼若见我常怀忿怒。我今宜可先往贫家次行富舍。后往胜光王宅。及行雨夫人并胜鬘夫人。仙授长者故旧居士。毗舍佉母善生夫妇。如是次第从彼乞求。时有长者请佛及僧家中设食。邬波难陀见已生念。告诸弟子曰。具寿。明日汝等设有寺众差使作务皆不须受。报言我之二师少有驱使。既至明日令一弟子往唤四十众苾刍。仁等可来我为求衣。使者到彼见诸苾刍悉皆入定。使者便念谁能于此作粗犷心。不观后世触误定者令其惊觉。即便还至邬波难陀所。报言。阿遮利耶。彼皆入定谁能惊觉。时邬波难陀怒而告曰。痴人无智。

汝今作此至诚。岂即尽诸烦恼。遂便自往至静虑堂。以脚踏门堂皆振动。彼从定起。问言大德何意如此。报言汝四十人欲求衣服。何故省事于此坐耶。来可共去。彼便报曰。且少时住待嚼齿木。邬波难陀曰。可来半路当嚼。四十苾刍即随而去。邬波难陀便与门人共为议曰。诸具寿。我等六众犹如白象。所至之处人皆竞集。我等不应老少依次群众而去。应可间杂前后别行。即随议前进既行半路嚼齿木已。入室罗伐市中贫人行内丛聚而住。铺主问曰。圣者今日有忧恼事耶。报云我有忧事。汝等颇闻有四十众苾刍佛于处处赞叹称扬少欲知足不。报言我闻。邬波难陀曰此即其人。悉皆被贼劫夺衣服。铺人闻已各相告语。诸君悉可持诸弓刀牌槊之类共执群贼。六众告曰。被劫已久贼散他方。

诸人告曰。我欲何作。六众报曰可施与衣。时彼诸人即便收敛。新故叠衣持以相施。是时六众束成大担。令诸少年荷将归寺。次至富人行中共聚而立。彼同前问。此如前答。诸人各各将贵价衣持以相施。彼复还令送归寺内。次往胜光王所攒集而住。时王见问。答事同前。王便命彼毗卢宅迦曰。汝今宜应总诸将帅可即急去擒彼贼军。六众白言。遭劫已久贼散他邦。王曰若尔圣者欲何所作。六众报曰可施与衣。时胜光王即便人别各与十三资具胜妙衣服。是时六众即令弟子同前担去。是时四十众苾刍告邬波难陀曰。大德计所得衣。我等周足勿复更乞。邬波难陀报曰。具寿。汝等皆是懒堕之人。岂不共我先有诚言。若于仁等无有违者。我亦因斯为诸弟子觅少衣服。何故自足更不肯求。

时诸苾刍闻皆默然。尔时六众苾刍遂便将至行雨夫人胜鬘夫人。仙授故旧。毗舍佉母。善生夫妻处。各各问答具如上述。时彼皆与十三资具上妙衣服。所得衣处皆令弟子担向寺中。是时六众报诸人曰。世尊昨日与诸苾刍受他请食。若于食处少百人者。行便空缺为施主所怪。汝等当去满彼食行。亦当为我送其钵食。时彼六众遣诸人已。自往寺中选取上衣置之一处。其故破者为四十分。时四十人赴请食已还来寺中。六众食了告弟子曰。汝可唤四十少欲人来。彼皆来至。邬波难陀曰。具寿。我是汝等守衣人耶。宜各

取衣。彼见破衣共相瞻视。六众告曰。汝等何故两两相看。彼便报曰。何因皆与破碎衣物。邬波难陀曰。此用重叠作僧伽胝。此缝作嗢多罗僧伽。及安呾婆娑僧脚崎等。

足得充济何所嫌耶。若意不满相随更乞。答曰且得充足更勿求余。便各将此破碎之衣往兰若中随事缝补。于其城邑众皆普闻四十众苾刍。王及诸人七处皆得十三资具。时有苾刍至兰若中见诸苾刍。各自劬劳补破衣服。告言诸具寿我所闻事与见不同。林中苾刍问曰所言何义。报曰我闻仁等七处皆得十三资具。何意今时还缝破物。诸苾刍报曰。仁但耳闻我自肩负。若尔何处得此破碎衣裳。时诸苾刍具以缘报。苾刍闻已极生嫌贱。遂至住处白诸苾刍。诸苾刍以缘白佛。佛告诸苾刍。乃至问四十众苾刍曰。汝等实尔受他施物不知足耶。实尔世尊。尔时世尊种种呵责。不顺正理心不调寂。赞叹称扬顺理调善。广说乃至。为诸苾刍。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夺衣失衣。烧衣吹衣漂衣。

从非亲居士居士妇乞衣。彼多施衣。苾刍若须应受上下二衣。若过受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言夺衣等文并如上。应受上下二衣者。有二种上下衣。一苾刍上下衣。二俗人上下衣。苾刍上下者。若是新衣两重作僧伽胝。竖三横五。若泥婆珊。竖二横五。俗人上下者。上衣长十二肘阔三肘。下衣者长七肘阔二肘。应受者谓作心领受。若过受者谓过前数。乞得衣时便犯舍堕释名舍悔广如前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从他乞俗人上下衣。时依量而得。若更乞时得恶作罪。得便舍堕。若乞苾刍上下衣时。事亦同此。若从他乞俗人上下衣时。纵减俗量不应更乞。若有长不却还主。若从他乞苾刍上下衣时。若少不充苾刍衣量。应更从乞。若有长应却还主。若俗衣少更乞。若苾刍衣有长不还。得罪轻重准事应识。若元心拟过乞者。乞时得恶作罪。得物犯舍堕。犯舍堕已更得余物。悉皆同犯广说如前。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知俗人共许与衣就乞学处第八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长者。先有自妻复行邪行。其妻告曰。仁者不应作此邪行之事。其妻屡谏夫不随语。妇起嗔嫌共余男子亦为私合。其夫每以家物赠彼私妇。其妻亦以家物遗彼邪夫。夫妇两人破散财物几将略尽。长者禀性暴恶打其婢使。常与弊衣恶食。告言由汝散我家资。婢曰我实久知破散所以。然而二俱家主不敢斥言。时彼夫妇知婢讥刺。俱怀惭愧并默无言。时邬波难陀知是事已。便往诣彼长者宅中。为彼夫妇毁呰破戒赞叹持戒。告言善男子善女人。如佛所说邪行之人。命终之后当堕地狱。若得为人妻不贞谨夫有邪念。若离邪行。命终之后得生天上。若生人趣妻室贞良夫不邪念。说伽他曰。

由听能知法 闻法离众过

闻法舍恶友 闻法得涅槃

时彼夫妇既闻法已俱舍邪行。时邬波难陀复为夫妇广述归敬殊胜功德。报言汝等二人更应善听。如佛所说。

若归佛陀者 不堕于恶趣

舍离于人身 当得生天上

若归达摩者 不堕于恶趣

舍离于人身 当得生天上

若归僧伽者 不堕于恶趣

舍离于人身 当得生天上

时彼二人闻法欢喜深生净信。即便归依三宝。复为赞叹五戒功德。汝等善听。如佛说有五种大施。何谓为五。若离杀生偷盗欲邪行妄语饮酒。是为五种大施。何故离此五事名为大施。由离五故得无所畏无诸怨结。妻室贞良言则信受常不骄逸。由此五故感无量乐常处人天。故名大施。时彼二人闻此法已。倍生深信受五学处。邬波难陀令彼二人住归戒已舍之而去。时彼长者。复于他日更以苦楚而打其婢。妻曰仁者我先未识业果之时常行苦楚。今由圣者邬波难陀善知识故。令我识业异熟。不应更行苦楚。然诸世人自受业报。贵贱无恒谁是奴婢。从今已往勿行杖木。夫言贤首。善哉此说。命其婢曰。小女。汝可澡浴赐以新衣。告曰应勤家业施汝无畏。婢作是念。此二家长先皆不仁。

好行楚罚苦虐于我。弊衣恶食尚不充躯。今者恩慈事同父母。复更思念。自从圣者邬波难陀入此舍后。仁心抚育更不打我。我今欲将何物报圣者恩。若于家中偷窃少物将报恩者。家主若知同前苦楚。既无得处但怀愧心。后于异时邬波难陀来为夫妇说法而去。时长者妇告其夫曰。仁岂不知圣者邬波难陀是我等善友。令舍恶业住善品中。归敬三尊受五学处。复能时时以法相授。我等宜应奉施多少。长者问曰欲作何事。妻曰施一白叠帔。其婢闻之便作是念。我以此言持报圣者。时邬波难陀旦入城中。次第乞食至长者家。婢见礼足。告言圣者。我有善言欲以相报。问言何事。婢曰我家长者及以夫人。欲将上衣持奉大德。邬波难陀闻已生念。世间所有贪餮之人我当一数。今闻获利实称本心。

然此婢子虽有此言我更穷诘。便带嗔色报言。小女。汝以何缘辄弄于我。报言圣者岂敢相弄。邬波难陀报言。小女。若言实者家长设嗔我劝容恕。若其虚者多与汝杖还同

昔日。报言圣者何事须疑。但入宅中自当知矣。时邬波难陀即入其舍。彼二夫妻见唱善来。敷座令坐。既礼足已。便取卑座跪而听法。为说法已。告言长者。许与大叠我今欲见。时彼夫妻互相瞻视。邬波难陀见而问曰。何故仁等更互相看。彼二答曰。圣者此是我等私屏之言谁当告知。岂复圣者了他心耶。邬波难陀曰。我从少来持钵乞食齿落发白。于斯少事汝不信耶。时彼长者便授与衣。邬波难陀受其衣已周遍观察。即便翻手面带忧相。长者问曰圣者何意如此。报言长者汝有舍福无受用福。唯堪拂履或用帘窗。

置在桁竿自然破坏。长者问曰欲何所为。报曰更求好者施我作衣。答言圣者更无可得。报言可买与我。答曰我无价直。报曰且为赊买后当还价。是时长者复看妻面。妻曰圣者邬波难陀于我等处诚有大恩。可为买衣遂所希望。时彼长者即将邬波难陀往至市中诣一铺所。邬波难陀便作是念。我令铺主发动高心出上衣服。报长者曰。略观此铺多是贫人。宁容得有上好白叠。应向余处别可求之。是时铺主闻此语已。便起高心出好上叠。报言圣者何故相轻试看此叠。邬波难陀曰。实诚好物。其价如何。商人报曰。直五十迦利沙波拏。邬波难陀曰。三十当取。商人曰谁当还价。报言长者相还。问长者曰何时当与。长者言某时当与。商人曰善随意将去。长者即便付与邬波难陀。时邬波难陀报言。

长者无病长寿。今所施物是心璎珞是心资助。定慧庄严得人天道。乃至广说。邬波难陀便持此叠往逝多林。长者家贫不能依时还其叠价。商人遂立长者于赫日中不听其去。有知识见问言。何意住立日中。为有疟病为服酥耶。报言我非疟病亦不服酥。债久不还被立于此。问言何时负债。岂汝祖父负他债耶。报言由我于释迦子生敬信心。以衣见施嫌恶不受。令买好者置此艰辛。时彼知友闻此事已便起讥嫌。沙门释子贪求无厌。诸苾刍闻已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广说乃至。佛告邬波难陀曰。汝实作如是不端严事。随他所施无知足心。更求好物令彼辛苦。白言实尔。世尊如前种种呵责。告诸苾刍。我今为诸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有非亲居士居士妇。共办衣价当买如是清净衣与某甲苾刍。及时应用。此苾刍先不受请因他告知。便诣彼家作如是语。善哉仁者为我所办衣价。可买如是清净衣。及时与我为好故。若得衣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若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亲非亲等义如上说。言衣价者谓金银贝齿等。办者贮畜也。如是衣者谓七种如上。买者谓从他买。言清净者。谓得如是堪受用衣。与者谓施衣时。某甲者谓邬波难陀。不受请者先未言许。因他告知等者。见他陈说往彼求衣。强索其价为好故。若得衣时便犯舍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种。谓价色量。云何为价。若苾刍从非亲人得五迦利沙波拏直衣。受时无犯。不受此衣更过索者。索时犯恶作。得时犯舍堕。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随觅

随得。轻重准上应知。是谓为价。云何为色。苾刍得青色衣受时无犯。不受此衣更过索者。索时得恶作。得时犯舍堕。如青既尔。乃至余色准此应知。是谓为色。

云何为量。若苾刍得五肘衣时受取无犯。不受此衣更过索者。同前得罪。如是乃至多肘。罪之轻重事并同前。是谓为量。此泥萨只衣舍衣方法事亦同前。无犯者若乞缕缋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与大衣。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知俗人别许与衣就乞学处第九

佛在逝多林。时邬波难陀苾刍起犯因缘。长者及妇各与外人私通。因为说法舍恶修善。事并同前。但以二人各办衣价为异。令彼二价共为一衣。致使长者受大辛苦。苾刍以缘白佛。乃至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有非亲居士居士妇。各为苾刍办衣价。买如是清净衣与某甲苾刍。此苾刍先不受请因他告知。便诣彼家作如是语。善哉仁者可共买如是清净衣。及时与我为好故。若得衣者泥萨只波逸底迦。此中犯相三种不同。并如前说。

过限索衣学处第十

佛在王舍城竹林园中。时邬波难陀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经求之处。皆由给孤独长者启请世尊制其学处。我等假欲乞求狭小布巾尚无由得。况宽大耶。然我昔时共行雨婆罗门。同一学堂从师受业。我宜往见。或容与我多少衣物。便就彼宅门人止之圣者勿进。报言贤首世尊制我五处不行。唱令家淫女家酒家王家屠脍家。此家岂是五处耶。门人报曰。圣者何须多作讥骂。斯非唱令淫女等家。然是婆罗门行雨之宅。报守门人曰。男子汝宜入舍报婆罗门云。大德邬波难陀今在门外须欲相见。门人曰。观斯意气似从胜光王断事处来。报曰痴人为报者善。若更迟延必当令汝招大杖罚。门人自念看此形势全无怖惧。不同余者必有所由。当为报知勿受其辱。即便入报。大德邬波难陀今在门外云须相见。婆罗门曰。唤大德入谁复相遮。门人闻已便作是念。由此缘故豪望沙门全无怖意。即便唤入。婆罗门见遥唱善来敷座令坐。既坐定已发美妙音。赞叹施门殊胜功德。若邬波难陀发喜悦心赞布施者。诸有信心婆罗门等。听法之时作如是念。善哉妙法我等宜应割肉持施。时婆罗门闻法欢喜作如是语。大德坐夏了日我当奉施六十金钱。邬波难陀曰。贤首无病长寿即为咒愿。今所施物是心璎珞。乃至安隐涅槃即辞而去。时有二苾刍从室罗伐至王舍城。为礼佛故诣竹林中。是时世尊命具寿阿难陀曰。汝今宜往告诸苾刍。如来欲往憍萨罗国人间游行。若有情愿随从行者可料理衣服。时阿难陀受教而去。告诸苾刍宣世尊教。时二新来苾刍闻是语已忧心而住。邬波难陀问曰。汝二少年何意怀忧。彼二

答曰。具寿阿难陀告诸苾刍。如来欲往憍萨罗国人间游行。若愿去者当料理衣服。大德我适来至犹未解息。如何更往室罗伐城。时邬波难陀闻已忧恼作如是念。我经多时才蒙少施。宁知更有障碍事生。至明旦已即便往诣婆罗门家。到已就座而坐作忧悒声说施功德。时婆罗门问言。大德前来说法美妙音声。今者似带忧色其声卑下。愿闻其故。邬波难陀曰。贤首我经多时才得相见。今时不久即欲别离。作是语已怀忧而住。世有言曰。

摩揭陀人闻声解 憍萨罗国睹形知

半字便了五王城 待言方解余边国

时行雨婆罗门。闻邬波难陀所说便作是念。此不为我离别生忧。但为六十金钱而起愁恼。报言。大德随仁何处作安居了。我当奉送六十金钱。邬波难陀曰。贤首无病长寿。善哉施心始终坚固。所为福利当招胜果即辞而去。尔时世尊大众围绕如余广说。至憍萨罗往室罗伐住逝多林。时有商客从此城出。将诸货物诣王舍城。然王舍城古昔常法。若于他处有大商旅至其国者。王自看税或令行雨大臣。是时行雨看税其物。报商客曰。汝若还归室罗伐者当报我知。答言尔。商人交易既了诣大臣所。报言。我欲归国。即便付与六十金钱。告言。此物汝可将与大德邬波难陀。彼受物已作如是念。若与行雨大臣先相识者。彼定必是众所知识大德苾刍。我当于彼少为利润令彼生喜。可买细叠将向彼城。往竹林中问苾刍曰。何者叠衣堪苾刍着。苾刍报曰。贤首汝今岂欲施僧衣耶。报言我无暇施。然行雨大臣附我六十金钱与大德邬波难陀。我今欲以金钱买叠将去望称彼心。诸苾刍曰。汝今定当输其白叠并索金钱。商人念曰。今此苾刍或与彼仇隙。即便更诣余苾刍处具述前事。苾刍报曰。汝若不印金钱而将去者彼定索利。商人便念彼此语同事。须防虑往大臣所令其印署。大臣曰。我今信汝岂劳须印。商人曰。虽相委信商人之法事须详审。于时大臣便为印署。商人持往室罗伐城至逝多林。问苾刍曰。圣者邬波难陀房在何处。时诸苾刍示其住处。彼往不见。问苾刍曰。大德邬波难陀今向何处。报言暂向寺外闲静之处。商人报曰。此之金钱是王舍大臣行雨所寄。可为领取彼来当与。苾刍报曰。贤首汝颇曾见炬火发焰以头触之。商人即念此必与彼先有仇隙。即诣余苾刍处白言。大德。此之金钱是王舍大臣行雨所寄。与邬波难陀可为受取彼来当付。诸苾刍曰。若其不印而将来者。彼必定当从汝索利。谁能为彼辄受此物汝自面付。商人念曰。所言相似此定是难我。在家中待彼苾刍自解应答。报苾刍曰。若邬波难陀还至此者可为报知。我在某处必须物者可来取之。言已舍去。邬波难陀后来寺内。苾刍告曰。大德邬波难陀善哉世尊有如是说。若具戒行意清净者。随心所愿皆得成就。仁者今日息意林中。即便获得六十金钱远来供养。邬波难陀告言。具寿何处得有施主。佛及大众千二百五十各与六十金钱。苾刍报曰。唯仁独得不遍众僧。邬波难陀曰。谁能惠我六十金钱。报曰是

王舍城行雨大臣寄来奉施。报曰彼是我旧知识。先已有心与我此物。谁为受之好观察不。勿被揩损及以破落。是私铸物不堪受用。报言无人为受。邬波难陀曰。我比住在恶友之中。谁肯为受。作是语时。余人报曰。大德何事忧恼。商人留语我住某处。若须者可来取之。

时邬波难陀闻是语已。即取僧伽胝疾行而去往彼家中。时彼商人遥见急步即自念言。看此形势定是豪族沙门。问言仁是邬波难陀。答言是。即便取钱。报言此是大臣行雨所寄可领取之。即为广作咒愿。商人曰此非我财勿为我咒。愿应可为彼行雨大臣。邬波难陀曰。损汝何事汝亦于我大有功劳。远从他方持物来至。借一小儿持钱将去。到市店所即遣归来。圣者我无小儿。报言痴人远自王舍尚为持来。跬步之间不肯送去。即命小儿令送钱去。语小儿曰。当随后去不得余行。若其与汝饼果之直必不应取。是时小儿持钱随去至一店上。报言圣者此处安钱。邬波难陀便作是念。彼兴生人教此童子不令随我。即报铺主曰。贤首此之金钱且为收举。报言圣者我有家长。邬波难陀曰。愿汝常不自由。

复更向一卖香童子处。告言贤首暂寄此钱。报言我之尊人出外不在。邬波难陀曰。愿汝家长更勿重来。复更诣一卖香童子创发信心。报曰贤首暂寄此钱。报言我有大人不敢受寄。邬波难陀曰。我言谓汝少有信心。宁知更是信心罗刹。若汝元无少许信者。捉苾刍足倒曳门外。彼遂无语。报言圣者可安此处。邬波难陀遂便归寺。时诸商人先有制令。若至日出不普集者罚金钱六十文。母告童子曰。汝当早去勿令他罚。时邬波难陀夜便生念起追悔心。卖香童子初发信心。或容于我讳所寄物既至天晓。将一小儿往彼店所。时彼店主闭门欲出。邬波难陀报言。贤首还我金钱。答言圣者此处商人先有制令。若至日出方来集者罚金钱六十文。少时且住赴集方还。邬波难陀曰。痴人我非汝仆使。

自取已钱谁能脚疼于此久立。若不还我而便去者。违胜光王教更当罚汝六十金钱。彼闻是语即便嗔骂。捉其钱裹掷之于地。泥印便破。邬波难陀曰。汝当且住我试解看。不揩缺不非私铸不。铺主报曰。仁岂捡看而付于我。邬波难陀曰。虽我不看何故印破。时彼铺主衔恨而默。既至天晓集期便过。时诸商人来就家中。将彼六十金钱物去。其母报曰。汝作何事违他众制罚汝六十金钱。子报母曰。由与释子共为亲友。初发信芽即令摧折。便起嫌骂。苾刍闻已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乃至广说问邬波难陀曰。汝实作如是不端严事耶。实尔大德。佛以种种呵责。乃至我今为诸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若王若大臣婆罗门居士等。遣使为苾刍送衣价。彼使持衣价至苾刍所白言。

大德。此物是某甲王大臣婆罗门居士等遣我送来。大德哀愍为受是。苾刍语彼使言。仁者。此衣价我不应受。若得顺时清净衣应受。彼使白言。大德。有执事人不。苾刍言有。若僧净人若邬波索迦。此是苾刍执事人。彼使往执事人所。与衣价已语言。汝可以此衣价买顺时清净衣。与某甲苾刍令其披服。彼使善教执事人已。还至苾刍所白言。大德。所示执事人我已与衣价。得清净衣应受。苾刍须衣应往执事人所。若二若三令彼忆念。告言。我须衣若得者善。若不得者乃至四五六返。往彼默然随处而住。若四五六返得衣者善。若不得衣过是求得衣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若竟不得衣是苾刍应随彼送衣价处。若自往若遣可信人。往报言。仁为某甲苾刍送衣价。彼苾刍竟不得衣。仁应知勿令失此是时。

言苾刍者谓邬波难陀。王者若男若女或复余人。以王法灌顶者悉名为王。大臣者执王政事相依而立。婆罗门者贵种多闻。居士者谓在家富赡。等者诸余杂类。遣使者谓女男黄门。送衣价者谓金银钱等。彼使持衣价等者。谓持衣价到苾刍所。白言大德者谓命前人。此物是某甲等者。谓述来处愿为纳受。是苾刍等者报不应受。顺时清净者谓称理而得。彼使语苾刍等者。谓问执事人。苾刍言有者指其人。若僧净人者谓大众净人。若邬波索迦者。谓归依三宝受五学处。彼使等者明使意也。买者或买或织。与某甲苾刍者指所与人。言清净者谓堪受用。善教已者谓善教示。具报苾刍若二若三等者。出言往返数令彼忆念。得者善者谓称求心。若不得者乃至四五六返。默然随处而住者。出默住数。言随处者有四处。一敝处二舍处三田处四店处。敝谓作瓦器等或剃发处。舍谓居宅。田谓稻蔗等田。店谓卖货处。有六诘问。见彼六言随事应诘。云何为六。若彼问云。仁今何缘得至苾刍。答云为彼事来。若云仁极善来此处应坐。答云为彼事来。若云食饭。答云为彼事来。若云啖饼。答云为彼事来。若云饮水。答云为彼事来。若于此六种随一事中。见他语时寻声即报。不徐缓答令彼前人不暇作余言者。是则不名圆满善好。六种诘问若随一事中。见他语时寻声未道。徐徐缓答令彼前人得有容暇作余语者。是则名为圆满善好。六种诘问若作如是求时。得衣者善。若不得衣过是求得衣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过者谓过三语六默而更往求得也。若竟不得衣从衣来处。或自去或遣可信人去。言可信者。谓弟子门人是可委信。报彼令知遣其收取勿使虚失。此是还报法式。

若苾刍遣使报已。彼执事人来至苾刍所作如是语。圣者可受此衣价。苾刍应报彼曰。此之衣价我已舍讫。汝当还彼送衣来处。如是报者善。若取衣者犯舍堕。

若执事人作如是语。圣者仁可受此衣价。彼之施主我共平章令其心喜。若如是者取衣无犯。苾刍若不作如是次第受衣者。皆犯舍堕。既犯罪已舍悔之法。广说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人为施主人为使者人为给事。如法得衣者无犯。异斯舍堕。若人为施主人为使者非人为给事。如法得衣者无犯。异斯恶作。若人为施主非人为使者非人为给事。同前恶作。若人为施主非人为使者人为给事。同前舍堕。若非人为施主非人为使者非人为给事。同前恶作。若非人为施主非人为使者人为给事。同前舍堕。若非人为施主人为使者人为给事。同前舍堕。若非人为施主人为使者非人为给事。同前恶作。若苾刍从非人乞衣价时。得恶作罪。得便舍堕。从龙乞衣价时得恶作罪。得便舍堕。若苾刍遣使往。或以书印乞时恶作。得便舍堕。又无犯者广说如前。

用野蚕丝作敷具学处第十一

摄颂曰。

高世耶纯黑 分六尼师但

担毛浣金银 纳质并买卖

佛在逝多林给孤独园。时诸苾刍作新野蚕丝卧具。若自作若教人作。此物难得复是贵价。时诸苾刍为营造故多诸事业。妨废正修读诵作意。数数从彼婆罗门居士等乞野蚕丝。诸外道辈见而嫌贱作如是语。诸人当知此沙门释子是杀生者。不舍害业自作使人用新野蚕丝作卧具。若用此者杀多有情。如何以好衣食施彼秃人断物命者。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问诸苾刍曰。汝等实用新野蚕丝作卧具耶。实尔世尊。佛言汝等难满难养。不顺少欲知足之行。种种呵责。赞叹杜多功德少欲知足。乃至我今为诸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用新高世耶丝绵作敷具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人。新有二种。一者新作。二者新得。此中新者谓新作也。高世耶作敷具者。有其二种。一者贮褥。二者纡成。此敷具言二种皆取作者。谓自作教人得舍堕罪。舍悔等法广说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刍料理高世耶时。若于一茧若于小团若于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弹而作敷具。作时得恶作。竟时得舍堕。若苾刍乞高世耶时及料理时。皆恶作成犯舍堕。若得先已成或旧用物。或是旧物更新料理而受用者。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用纯黑羊毛作敷具学处第十二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诸苾刍用纯黑羊毛。自作敷具或复使人。由其难得复是贵价。时诸苾刍为营造故多诸事业。妨废正修读诵作意。数数从他婆罗门居士等乞黑羊毛。时诸少欲苾刍共生嫌贱。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广说如前乃至为诸

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用纯黑羊毛作新敷具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人。纯黑者有四种黑。一性黑色二性青色三泥色四牦色。羊毛者非余毛也。新者有二种新。谓新作新得此中意取新作。作者谓自作使人作。敷具者有二种。谓贮褥及纡成。此中意取纡成。得舍堕罪者。舍悔等法广说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刍料理羊毛时。若于一片。若于小团。若于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弹而作敷具。作时恶作罪竟时得舍堕。若得先已成者或旧用物。或是旧物。更新料理者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过分数作敷具学处第十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佛制诸苾刍不得用纯黑羊毛作新敷具。时诸苾刍用四分黑毛。随着少许余色杂毛作新敷具。少欲苾刍便共讥嫌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问答诃责广如前说。我今为诸弟子。于毗奈耶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作新羊毛敷具。应用二分纯黑第三分白第四分粗。若苾刍不用二分纯黑第三分白第四分粗。作新敷具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苾刍义如上。新有二种。敷具有二种。乃至此中意取纡成。并如上说。言纯黑者有四种黑。已如上说。言白者。谓胁傍脊上及项边毛。粗者。谓头足腹毛。言二分等者。出其数量。且如欲作十斤毛褥五斤纯黑二斤半白二斤半粗。自余增减准此应知。黑中分两故成四分。若异此者于后二中或减半两或用纯黑。作时得恶作成便得舍堕。若不为已或得先成。或黑者易得余者难求。两数增减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作减六年敷具学处第十四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诸苾刍多畜敷具。共相谓曰。大德此褥太长。即便弃却更作余者。此褥太短此太小此太宽。此总破碎不堪料理。并弃故造新。彼由作褥事务繁重生过。同前诸少欲者共生嫌贱。具以上事而白世尊。世尊集众问答呵责广说如前。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新敷具。纵心不乐应六年持。若减六年不舍故更作新者。泥萨只波逸底迦。此是世尊初为制其学处。佛在旷野林住处。是时严风劲急苾刍患寒。知事诸人所有卧具皆六年持。由制戒故不敢造新。由忍寒故所有营作悉皆停息。尔时世尊知而故问具寿阿难陀曰。何故知事苾刍营作停息。阿难陀白佛言。由佛为诸苾刍制其学处。不满六年不得更作新敷具。时营作苾刍敷具久冷不堪寒苦。为此营功并皆停息。佛告阿难陀。凡诸知事营作苾刍畜其敷具。虽未满六年不免寒者。彼苾刍应从僧伽乞。六年内更作敷

具应如是乞。如常集僧已。其知事苾刍往至众中。礼僧足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听。我某甲营作苾刍。于六年中不应更作敷具。我苾刍某甲于六年内。欲从僧伽乞作新敷具。愿大德僧伽与我苾刍某甲。于六年内更作新敷具。是能愍者愿慈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说。

若其僧伽体知彼人是可信者。即与其法。或令持旧敷具来至僧中。若太长者即应截却。若太短者以毛添之。太宽太狭准事料理。若有破处应将毛补。若皆破碎不堪修补者。僧伽应与其法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应如是作。(广如百一羯磨中说)若知事苾刍僧伽与法。于六年内随意当作勿致疑惑。尔时世尊赞叹持戒恭敬戒者。随顺说法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新敷具。纵心不乐应六年持。若减六年不舍故更作新者。除得众法。泥萨只波逸底迦。苾刍义如上。新者。有二种广说如前。乃至此取纡成。虽情不乐应六年持者。要须满六年持。若年不满或舍不舍。更作新者得舍堕罪。舍悔等法事并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此年中作新敷具。即于此岁更复造余。造第二时得恶作罪。成犯舍堕。初造者无犯。虽非同年于第二岁更作余褥。如是三四乃至五年更造新者。得罪同前。其最初褥无犯。若苾刍先有敷具。即于此年更造余者。当年若了得舍堕罪。若当年不了乃至五年方始了者。得舍堕罪。若苾刍于此年中造新敷具。未了更复造余。若俱了时云我持前舍弃。于后或可持后舍弃。于前后犯舍堕。先造者无犯。若初作未了。于第二年乃至三四五年。若俱了时云我持前我当舍后。广如上说。

若苾刍已造一褥。即于此年更造一褥未了便休。于第二年复更造一亦未了休。第三第四第五年亦如是。其未了者得五恶作罪。初作者无犯。若苾刍已造一褥。即于其年更不造褥。乃至第五年亦不作褥。然至六年方更造者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作新敷具不为坏色学处第十五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得无上智已。于其四方有大名称。皆闻中国有佛出世。时北方商人闻佛出世。若有人能兴供养者。得大果报得大利益。名称远闻资财巨富。闻斯事已作如是念。我今宜应持诸货物往室罗伐城。一得求利润二得礼觐世尊。作是念已。便与五百商人。将北方货物往趣中国。时诸商人至室罗伐。安货物已即便往诣给孤独长者所作如是言。长者当知。我等今欲礼觐世尊。长者答曰。善哉善哉。能生妙意。如来应正遍知是应礼敬。实难会遇时乃一现如乌昙跋罗华。作是语已。长者即便将彼五百商人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即为长者及五百商人宣说法

要。示教利喜令信乐已默然而住。时诸商人闻法欢喜礼佛而退。即便往诣耆宿苾刍而申礼敬。复欲遍观房舍及大众苾刍。时给孤独长者将诸商人周遍观看。时彼商人见诸苾刍于床褥上尼师但那中间穿破。问长者曰。何意诸大耆宿苾刍尼师但那中间穿破。长者报曰。诸尊宿苾刍夜多端坐乃至天明。由此因缘并多穿坏。时诸商客极生敬重。便将五百妙叠奉施众僧时诸苾刍既得叠已作新尼师但那。所有故者近一旧房。安在露地总为一聚。尔时有一长者。请佛及僧就家设供。时诸苾刍时至皆去。唯佛世尊独留在寺令人取食。然佛世尊有五因缘不赴请处。云何为五。一为宴默而居。二为诸天说法。三为观察病者。四为看诸卧具。五为苾刍制其学处。此中世尊意欲看其卧具。并欲为诸苾刍制其学处不赴请家。尔时世尊苾刍出后未久之顷。便持户钥随处经行。周遍观察诣一旧房。见诸苾刍以故尼师但那聚之一处。粪扫和杂狼籍在地。世尊见已作如是念。诸有施主深心信敬。如己血肉割以相供修诸福业。然诸苾刍舍故敷具非量受用。无爱护心随处弃掷。尔时世尊取故敷具。翻转抖擞安在架上。便于房外洗手濯足房中端坐。时取食苾刍持食来至往世尊所。世尊法尔共取食苾刍欢喜言。问诸苾刍众饮食好不得饱满不。取食苾刍白言。世尊。大众皆得饮食饱满。世尊食已洗手濯足。还入房中寂默而住。世尊晡时从定起已。往大众中就座而坐。告诸苾刍曰。汝等去后未久之顷。我持户钥随处经行。周遍观察诣一旧房。见诸苾刍以故尼师但那聚之一处。粪扫和杂狼籍在地。我时见已作如是念。诸有施主深心净信。如己血肉割以相供修诸福业。然汝苾刍于故敷具非量受用。无爱护心随处弃掷。此非善事。汝诸苾刍若于他信心施物。称量爱护顺时知足而受用者。斯曰善哉。尔时世尊。赞叹爱护顺时知足受用信施已。告诸苾刍。广说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新尼师但那。应取故者坚处纵广佛一张手帖新者上。为坏色故。若苾刍作新尼师但那。不以故者帖新者上。为坏色故。泥萨只波逸底迦。苾刍义如上。新有二种。一谓新作二谓新得。此中意取新作。尼师但那者谓是敷具。作者谓自作或使他。言故尼师但那一边者。谓于旧尼师但那割取一边坚好之处。佛一张手者谓大师也。其一张手当中人一肘半。帖新者上者谓刺在新者上。为坏色故者。为欲令其得坚牢故。若不帖者得泥萨只波逸底迦。其舍悔法式并如上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以故尼师但那。如佛一张手帖着之时。若减一指半指者。亦得泥萨只波逸底迦。无犯者。若以故者遍覆新者。或总破碎不堪补帖新尼师但那者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自担负羊毛学处第十六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共相议曰。难陀邬波难陀彼诸黑钵者。以狝猴脂用涂其足。凡欲去时得将行利养。远行初至复得供给。多人爱敬众所识知。然而我等喻若井蛙。曾不游行欲何所获。我等亦可四出游行。余伴问曰。当何所之。邬波难陀曰我今暂出求觅商旅。复作是念。我等众徒若俱去者。我之所有门徒眷属施食之家。悉被诸余黑钵侵夺。宜留一人余随意去。复共筹议谁当住此。大德邬陀夷令其看守。所得之利回还共分。邬陀夷答曰。我住于此自余五人出求商旅。见有多人向泥波罗国。苾刍问曰。仁等何之。答言。我等欲向泥波罗国。苾刍曰。我等亦欲随行。商客曰。圣者泥波罗国地多硗确如骆驼脊。仁等未必乐住于彼。苾刍曰。我且共去试观彼土。

圣者若如是者可共随行。即与商人随路而去。时彼苾刍既至彼国皆无爱乐。便于他日往至廛中问诸商客。君等何时欲归本国。商人曰岂复圣者情不乐耶。苾刍曰。我初来到即于是日情无欢爱。报言。圣者我等货物尚未交易不及言归。我有亲知欲还中国。当为嘱彼可共同行苾刍答言。斯成善事。然泥波罗国有两种贱货。谓羊毛雄黄。时诸商客多买羊毛车载而去。诸苾刍众亦与同行。然六众苾刍性畏尘坌。或在前去或在后行。时六众苾刍徐行在后。于商旅内有一毛车忽然轴折。时诸商人共相议曰。我等今时若料理轴者。其声远闻必有贼至。先当杀我后将财物。我等宜应持其精货弃载而行。作是议时六众便至。问言。仁等何意坏忧不进而住。报言。圣者我车轴折。具以前事而并告知。

六众问曰。岂可弃羊毛耶。报言弃去。六众报曰。若其君等见容许者我为作帽。或作靴毡或作立幡。我当随力尽持少多。商人报曰。随意皆取于我无用。时难陀邬波难陀共相议曰。今者丰饶粪扫之物。时彼五人所有衣钵令一人负。其余四人接草为索。束为四担随路持行。时诸商人见而报曰。圣者我欲雇人来取其毛。今时圣者并悉将至。我欲酬价还取其毛。苾刍报曰。汝无识物我等岂是客作人耶。汝若如是我当弃却。商人报曰。我等戏言幸无见责可持而去。时商旅内有外道同行。调六众曰。此之重担何处当解得几利润。六众闻已忿而报曰。破汝腹内踏汝头上。我担方解兼收其利。彼便缄口默而无对。六众议曰。我等若在商侣中行多招讥调。我等应可在前而去。至一聚落处多贼盗。

彼之村隅令人远望。遥见六众担来普相告曰。仁等当知有象军至。诸人见已咸皆惊怖。弃其家宅走入林中。留诸强壮防守村邑。共相告曰。彼非象军是骆驼也。又曰。彼非骆驼应是牛驮。又云。彼非牛驮是人担物。既近村已知是苾刍。告言。圣者。奇特大担有异常人。能使村坊并皆走散。六众报曰。汝无识者。见有担来怖云是贼。贼若知者当来劫掠。汝镇惊走所有家业并悉持将。彼闻默尔。于时六众见是事已。便相谓曰。难陀邬波难陀。我等若随路行多招讥调。可于荒野望直而行。即便弃道而去。时税关人随处看守。既见担至而告之曰。君等商人屡为偷税。不输税直窃路而行。六众报曰。无智

者汝将我是偷税商人。问云。仁等是何。答云。我是六众苾刍。彼即报云圣者随去。

复相议曰。我等若至逝多门者。诸黑钵类共调弄我。宜取小门持担而入。既入小门有摩诃罗。见而问曰。汝客担人何因破篱而入寺内。报言。老叟。汝将我是客担人耶。问言。仁等是何。答云。我是苾刍。问云。圣者是六众耶。报言我是。即云。善来善来。大德。时彼既入以诸毛担总置寺中。悉积如山。见者称异。问言。具寿。仁等能持如斯重担。岂不畏彼世俗讥嫌。即便报曰。我口岂唯啖食。有调弄者三倍弄之。时少欲苾刍共生讥议作如是语。云何苾刍持是重担所应耻事。更以为能而起高慢。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苾刍众。广说如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行路中。得羊毛欲须应取。若无人持得自持至三踰缮那。若过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苾刍者。谓是六众。若更有如是流类。行路者谓在道中。得羊毛者谓是他物。欲须者谓有所作。应取者谓随意持取。至三踰缮那者。指其里数。谓无别人。过此持去者犯舍堕。舍堕之法广如前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谓七极微成一微尘。此七成铜尘。此七成水尘。此七成兔毛尘。此七成羊毛尘。此七成牛毛尘。此七成隙游尘。此七成虮。此七成虱。此七成穬麦。此七成一指。二十四指成一肘。三肘半成一人。四肘成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八拘卢舍为一踰缮那。若有七村。一一村间有一拘卢舍。持毛去时行至半路。皆得恶作罪。若至村时皆得舍堕罪。若从村处往旷野时。半半拘卢舍得恶作罪。满满拘卢舍得舍堕罪。若在旷野处脐三踰缮那无犯。过此犯舍堕。若为作帽及作布罗。或立幡等密而持去者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使非亲尼治羊毛学处第十七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共相告曰。我今宜可分所持毛。难陀问曰。可为几分。其大德邬陀夷留住于此亦与分不。时邬陀夷闻斯语已便作是念。我之徒侣多获利养。作何方便得彼分耶。问言。仁等何所筹量。其所得者各还自入。仁得仁分我得我分。邬波难陀闻斯说已作如是念。世尊法主今住于此。诸来利养必是多得。为此邬陀夷作如是语。我等昔来常是六众。岂可今日为五众耶。应为六分平等与之。难陀曰。谁作分者。阐陀报曰。大德邬陀夷久息于此。宜可令彼为我分张。众皆称善。时邬陀夷总为六分。便将己物安自房中。阿说迦曰。大德邬陀夷此所得物将来共分。邬陀夷曰。具寿从汝等去来二十贝齿亦不曾得。若不信者大众现在及同梵行者何不问之。补奈伐素曰。

岂知邬陀夷欺弄我等。邬陀夷曰。若得多物不共分者斯为欺弄。我少贝齿尚不曾得何成欺弄。时彼五人闻已皆默。时邬陀夷作是念。我今多得羊毛遣谁料理。若与作家彼是难信。无戒行故或容俱失。若与十二众尼彼亦难信。为人细算将充比来饼果之直。其达摩陀那苾刍尼善持经藏。所有眷属亦复持经。读诵勤心修诸善品。我与毛者经历多时不能事讫。其乔答弥善持律藏。所有门徒亦皆持律。思量持犯商搉重轻。我若付毛亦不能得。其大世主静虑为心。所有门人皆修寂定。稍有容暇得请治毛。作是念已。时大世主来礼世尊。邬陀夷见而问曰。乔答弥。如世尊说。具禁戒者随心所念事皆得成。由净戒力获果如是。斯由善说。何以得知。我适生念。善哉大世主乔答弥。若来大好。

今者得来深遂我愿。问曰。大德欲何所为。答曰。我有少许羊毛。事须料理能为作不。彼便答曰。圣者我本故来礼世尊足。若见佛已当令二尼就房相见。所料理物付与将来。时邬陀夷所有羊毛系为两束安房门后。时乔答弥礼世尊已欲还尼寺。便遣二尼就房取物。白言大德。圣者乔答弥。遣取羊毛。报云。于门扇后有两束毛可持将去。彼即入门欲持毛去。以手牵挽尚不能动。彼二报言。圣者毛中岂有磨石耶。邬陀夷曰。汝等少年岂可脊折。时邬陀夷以手小指擎一束着一头上。复以一束着一腰间。时彼二尼头痛腰疼辛苦至寺。既至寺已弃之于地委卧在床。余苾刍尼见而问曰。汝等二人岂脊折耶。将少羊毛现大疲苦。报诸尼曰。若壮于我试擎起看。彼便欲举竟不能动。诸尼报曰。

此毛束内有磨石耶。二尼息定便开毛束遂成大聚。诸尼见已扬声大笑。时大世主闻其笑声。问曰。汝诸具寿岂颠倒耶。头发剃却腋下髻生。至于今时不能寂静何事諠笑。诸尼报曰。圣者大德。邬陀夷云。少许羊毛尚致如是。若言多者其欲如何。大世主曰。诸妹。彼行恶行。于佛教中常作毁坏。如好河岸崩令堕落。然佛所说有二善人。一谓不许其事。二谓许已令与。此既许言。事须周毕。汝等若能共料理者。随取多少事了送还。其毛既多卒难事毕。时邬陀夷是念。其大世主常乐寂静。勿使诸尼将充饼价。思叹而住。时有二尼料理毛讫送与邬陀夷。报云圣者。我送毛来欲着何处。邬陀夷曰。汝等尚有余心拟还我物。便报尼曰。大妹可着房中。彼置房内舍之而去。余毛治讫亦皆送至。

其大世主为料理毛。手皆赤色如染绯师。便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尔时世尊见其手赤。问言。乔答弥。何因手赤如客染师。白佛言。大德如佛所言。应作不作。翻作余事今我为之。佛言。大世主所作何事。时乔答弥具以其事而白世尊。佛告阿难陀曰。诸苾刍使非亲尼治羊毛耶。阿难陀曰。大德。诸苾刍令彼料理。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问邬陀夷曰。汝实令非亲尼料理羊毛耶。白言实尔。尔时世尊种种呵责邬陀夷已。广说如上。乃至我今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使非亲苾刍尼浣染擘羊毛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若苾刍者谓邬陀夷。使非亲尼者。亲非亲义如上说。羊毛者非余毛也。

浣者乃至一入水。染者乃至一入染汁。擘者乃至一片。泥萨只波逸底迦者广如上说。

此中犯相者。苾刍于非亲尼作非亲想。或复生疑。令浣羊毛或染或擘。并犯舍堕。或浣染不擘。或浣擘不染。或染不浣擘。亦犯舍堕。若于亲尼作非亲想。或复生疑。令作三事料理羊毛。并得恶作。余如上说。若亲亲想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捉金银等学处第十八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时有聚落主居士。名曰宝髻。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曾于近日在大众中。王及诸臣并皆集会有作是问。仁等颇知沙门释子得受捉金银不。有人说言。苾刍得捉。复有说言。苾刍不合。此二所陈谁为称理。谁不称理。谁是法言。谁非法言。谁是谤佛。谁为不谤。谁是胜人所耻。谁非胜人所耻。世尊答曰。居士。若彼说言沙门释子得受捉金银者。斯不称理。斯非法言。斯为谤我。是胜人所耻。异斯名善。何以故。居士。然实苾刍不得受捉金银之物。若有苾刍不受捉金银者。是沙门法。是释迦子。是纯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说。若受捉者。斯非沙门。非释迦子。非纯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说。居士言。大德。我意如是。若苾刍不受捉金银之物。斯真沙门。善释迦子。若受捉者。非真沙门。非释迦子。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居士。如汝意解。是善分别。时宝髻居士闻佛说已。欢喜信受礼佛而退。尔时阿难陀住佛背后为佛扇凉。居士才去命阿难陀曰。汝今宜去近此所有诸苾刍众。悉皆令集常食堂中。时阿难陀奉佛教已悉皆唤众。还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奉佛教。近此苾刍悉皆唤集在食堂中。唯佛知时。尔时世尊诣食堂中。在大众前就座而坐。告诸苾刍曰。有聚落主。名曰宝髻。来至我所礼我足下。在一面坐作如是白。广说如上。乃至辞我而退。汝诸苾刍。彼聚落主于王众中作师子吼。决定而说沙门释子不合受捉金银钱等。我亦说言。沙门释子不应受捉金银钱等。是故诸苾刍。若为修营房舍等事。应求草木车乘人功。然不应求金银钱等。我不说言得有方便。令诸苾刍畜捉金等。此是缘起尚未制戒。佛在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自手捉金银钱。或教他捉造作房舍。或置床座上。时外道见生嫌贱言。此沙门释子。自手执捉金银钱等。或教他捉广说如上。诸余俗人亦皆如是。斯与我等有何别处。云何令他婆罗门居士等深生敬信。持诸饮食惠此秃人。时诸苾刍闻是说已。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广说如前。问六众曰。汝实自捉或教人捉金银钱等耶。答言实尔。世尊如上种种呵责已。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自手捉金银钱等。若教他捉。泥萨只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六众类。自手者谓以手捉。金银者谓金银及贝齿。钱者金等钱。教人亦尔。皆犯舍堕。舍悔之法

广说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教他取时其事不同有十八种咸成其犯。谓告彼云。

汝取此物 汝于此取 汝取此尔许

汝将此物 汝于此将 汝将此尔许

汝置此物 汝于此置 汝置此尔许

汝取彼物 汝于彼取 汝取彼尔许

汝将彼物 汝于彼将 汝将彼尔许

汝置彼物 汝于彼置 汝置彼尔许

言汝取此物者。谓金银等于可见处教他取。得恶作罪。捉举之时犯舍堕罪。言汝于此取者。谓于诸袋及铁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此尔许者。谓百千亿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

言汝将此物者。谓金银等物教他将来。得罪同前。言汝于此将者。谓于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将此尔许者。谓百千亿等教他取时。得罪同前。言汝置此物者。谓金银等教他置时。得罪同前。言汝于此置者。谓于箱器等中而安置之。得罪同前。置此尔许者。谓百千亿等教他置时。得罪同前。此九皆据可见之处教他作也。

言汝取彼物者。谓金银等于不见处教他取物。得恶作罪。捉举之时犯舍堕罪。言汝于彼取者。谓于诸袋及铁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彼尔许者。谓百千亿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将彼物者。谓金银等物教他将来。得罪同前。言汝于彼将者。谓于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将彼尔许者。谓百千亿等教他取时。得罪同前。言汝置彼物者。谓金银等教他置时。得罪同前。言汝于彼置者。谓于箱器等中。得罪同前。言汝置彼尔许者。谓百千亿等教他置时。得罪同前。此九皆据不可见处教他作也。若苾刍自捉金银钱贝齿者。犯舍堕若苾刍捉成未成金银者。犯舍堕。苾刍捉文相成就金银钱贝齿者。犯舍堕。苾刍触末尼宝璧琉璃宝。犯舍堕。苾刍捉方国共所用钱。

犯舍堕。若捉非方国所用钱。得恶作罪。若捉赤铜鍮石铜铁铅锡者无犯。如是世尊为诸声闻制学处已。佛在逝多林。于时占波国有一长者。在此城住。深信纯善。以上妙物而行惠施。时彼长者为佛及僧造立住处。门户窗牖栏楯交饰。殊妙庄严令人乐见为生天路。多诸僧众在此安居。既安居了随意事讫。白长者曰。我等今欲向室罗伐城礼大师足。及诸耆宿尊老苾刍现阙衣服时当见施。长者报言。圣者。此处之人无上妙衣叠。今闻商侣将欲到来。待来至时买以相惠。苾刍言。长者若无好物与粗恶者。长者答曰。圣

者。我之立性常施好物。云何于今以恶物与。若不待者衣直之钱可将持去。答言长者。世尊制戒遮我捉钱。长者报曰。若如是者我宁不施。不能以恶物惠人。时诸苾刍竟无所获舍之而去。

随路而进至室罗伐城。诸苾刍见而告之曰。善来善来。具寿。岂非汝等于安居处多得衣服。云何着此粗破衣服而至此耶。彼便答曰。无衣可得。苾刍曰。仁在何处而作安居。答曰。在占波国。又问。依谁而住。答曰。某甲长者。诸苾刍曰。闻彼长者好施上衣岂不施耶。答曰。只缘此故我不得衣。苾刍问曰。有何所以。时彼苾刍具陈其事。诸苾刍闻已白佛。佛作是念。诸有敬信婆罗门长者居士等。欢喜欲施苾刍衣价。我诸弟子情欲得衣。我应作法令诸苾刍得无废阙。告诸苾刍曰。若有他施衣价欲须便受。受已即作彼人物心而持畜之。然诸苾刍。应可求觅执事之人。苾刍不知欲觅何人。佛言。应求寺家人。或邬波索迦。寺家人者谓是净人。邬波索迦者。谓受三归五戒。应问彼云。

汝能为我作施主不。若言能者。即作委寄此人心而畜其物应使人持不应自捉。时有苾刍向他方处作如是念。我今至此未有施主。起追悔心以事白佛。佛言。纵令远去。但令彼命存已来常是施主。时有苾刍未求得施主。他施与物。苾刍疑惑不敢受之。以事白佛。佛言。应受。受已持物对一苾刍作如是语。具寿存念。我苾刍某甲得此不净物。我当持此不净之物换取净财。如是三说。随情受用勿致疑心。时有施主于边隅处造寺施僧。时时有贼来相惊怖。彼诸苾刍空寺而去。便有贼来取寺家物。佛言。若僧伽物。若窣睹波物。所有金银钱宝等。应牢藏举方可移去。佛言遣藏。苾刍不知欲遣谁藏。佛言。若净人。若邬波索迦。令其藏举。彼藏举者便偷其物。佛言。有深信邬波索迦令其藏举。

若无深信应使求寂。求寂若无。苾刍自手应为藏举。苾刍不知若为藏举。佛言。应可穿坑。不知使谁。佛言。应使净人。若邬波索迦。彼便偷物应令信者。此若无者应令求寂。求寂若无应自穿掘。贼去之后应可如前而取其物还与僧伽。佛言如我为难所开事者。难去之后则不应行。若当行者得恶作罪。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出纳求利学处第十九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远近皆闻中国有佛出现于世。彼诸声闻弟子有大神通作诸变化。广说如上。若有人能于彼弟子作供养者。得大果报饶益增广。是时北方有诸商客。闻此声誉自相谓曰。诸君当知。我等宜往中国兴易。一则多得利润。二乃供养三宝。时诸商人遂即多赍北方货物。往趣中国渐至室罗伐。于此城中有一露形外道。善识天文妙闲算记。闻有商客从北方来作如是念。我今试往观问商人。或容于

彼少有所获。即取相书占察前事。观知商主父母名字及所持货得利多少。便诣商主所。告言。善来善来。某甲商主。汝父名某甲母名某甲。将如是货来诣此方。某日得尔许利。商主闻已作如是念。我比曾闻世尊弟子。大有神变腾烟注雨。此即其人。商主既生敬信。

便以北方朱色毛緂并北方奇果。盛满器中手自持奉。彼既得已即便披緂往同徒处。彼伴见已问曰。汝于何处得此贵价上好物来。报言。北方商客我往看之。为说父母名字。彼心信敬见惠于我。同徒告曰。仁者我等常被沙门释子之所轻蔑。每告我曰。汝等曾不亲近贵胜好人。但唯狎习佣力贱品旃荼罗类。仁今宜可披此贵服。往诣沙门释子之处刺彼心胸。答曰如是。时露形外道即披毛緂往逝多林。时邬波难陀于逝多林门经行游适。遥见彼来便作是念。外道披者是好贵物。我若不能得此物者。不复更名邬波难陀矣。既渐相近问言。外道。汝今岂可新归俗耶。答言。我不归俗。若如是者何披此衣。报言。北方商客我为说彼眷属名字。既怀敬重用此相施。邬波难陀曰。此非善事。此非善事。

岂容年迈衰朽为破戒耶。宜应暂坐聊听法要。时彼外道随言即坐。时邬波难陀以欢喜心为其说法。若邬波难陀为他宣说舍施法时。彼婆罗门诸居士等。皆欲割自身肉持以相施。邬波难陀因说法次而告之曰。外道。汝之大师性爱粗弊。教汝门徒露形拔发多行少住常卧于地。若汝大师情所爱乐好衣食者。当许汝着价直千万上妙之衣。百味饮食随意餐啖。所住房舍价当五千。由彼狭情不见容许。我之大师情怀广大。许我弟子着万价衣餐百味食。所居房舍数直五千。若汝披此贵价好服行乞食者。信敬之人作如是念。今此外道身行破戒。至于饮食难以供身。汝此上衣宜应与我。我有毛緂持以相换。我当披着巡家乞食。若净信人来问于我。大德何处获此上衣。我当答彼。有露形人。姓名某甲。

辍已相施。彼便知汝是深信人。汝乞食时彼若见者。当以酒糟盛满铜器供养于汝。时彼露形闻是语已。便生信喜作如是言。大德邬波难陀。若如是者可取此衣。邬波难陀即咒愿曰。无病长寿。然汝徒党贫苦是常。闻汝施时还令相夺。彼言大德。此之毛緂岂彼物耶。是我自由。幸无见虑。邬波难陀曰。若如是者我当为受。既受得已即便与一粗鞭毛緂。时彼外道披之而去。至同梵行边。彼便问曰。仁者何处更得此衣。即报彼曰。他与我换。问言是谁。答大德邬波难陀共我回易。彼闻皆怒。报言。仁者。此之释子常思杀我。余虽见欺不同六众。六人之内无越邬波难陀。仁若施与余大德者我亦随喜。而邬波难陀欲饮我血。将衣施彼谁堪忍耶。即宜往索。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同摈汝。

移汝坐处。覆汝食器。不相共语。彼便怕怖往邬波难陀所。邬波难陀既遥见来即作是念。看此外道举动形势。必当夺我上好毛緂。便急入房闭户而住。外道既至扣门相唤。邬波难陀默然不对。诸苾刍见问言。外道。汝何须见邬波难陀。报言。将我毛緂故来相觅。苾刍报曰。汝若欲得旧毛緂者。往世尊所求哀归向。时彼外道往诣佛所。尔时世尊遥见外道来。告诸苾刍曰。汝等见彼外道来不。白佛言见。佛言。彼为毛緂故来。若索得者善。若不得者便欧热血而致命终。外道来至佛所作如是言。大德邬波难陀取我毛緂。唯愿世尊慈悲哀愍令彼还我。若不还者。我等同梵行者摈斥于我。如前具说。尔时世尊告具寿阿难陀曰。汝自往告邬波难陀愿汝无病。仍告之曰。汝当还彼外道毛緂。

若不还者。此之外道当欧热血而取命终。时具寿阿难陀。奉佛教已往邬波难陀所。时彼遥见作如是念。看此外道将佛侍者以为使人。必当见夺我之毛緂。时具寿阿难陀报邬波难陀曰。具寿。世尊愿汝无病。邬波难陀闻是语已即从座起。报言。我今敬礼无上世尊。阿难陀曰。世尊有教宜当见还外道毛緂。若能还者。斯曰善哉。若不还者。此之外道当欧热血而取命终。邬波难陀曰。敬奉佛教。岂敢有违。若非佛教遣我还者。汝令外道满赡部洲数如竹苇甘蔗。皆欧热血一时命终。我邬波难陀一毛不动。具寿阿难陀可去。我当还彼。便语外道曰。汝之大师先行妄语欺诳世间。彼命终已堕在无间大地狱中。在彼舌上有五百犁昼夜耕垦。汝今妄语更倍于彼。当有千犁常耕汝舌。邬波难陀曰。

汝已着我毛緂。汝物我曾不用。外道答言。我亦不着。时邬波难陀取彼毛緂解其结处。摄为四叠安左手中。右手掷拍遂令其緂悉皆碎破。报外道曰。汝舒两手便以毛緂连头总搭。遂便倒地便蹴其胁。语言。外道。急去急去。勿令粪秽污我住处。外道报言。大德。我今命存得出去者。更不敢入逝多园林。此是缘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

尔时六众苾刍种种出息。或取或与。或生或质。以成取成。以未成取成。以成取未成。以未成取未成。言取者。谓即收取他方爱乐所有货物。载运将去觅防守人立诸券契。是名为取。言与者。谓与他物八日十日等而立契证。是名为与。言生者。谓是生利与他少物多取谷麦。或加五或一倍二倍等。贮畜升斗立其券契。是名为生。言质者。谓取宝珠等同前立契。求好保证与其财物。是名为质。言成取成者。谓以金银等器取他成器言未成取成者。谓以金铤取他金器。言成取未成者。谓以金器取他金铤。言以未成取未成者。谓以金铤取他碎金。苾刍如是交易以求其利。时诸外道见是事已皆生嫌贱。云何沙门释子出物求利与俗何殊。谁能与彼衣食而相供给。诸苾刍闻具以白佛。佛言。广说如上。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种种出纳求利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言苾刍者谓是六众。言种种者谓非一事。出纳求利者。谓作取与生贪而觅利润。得舍堕罪者。作法广说如上。此中犯相者。

若苾刍为求利故。收聚货物作诸方便。驱驰车乘往诣他方。立契保人持输税物。乃至未得利来但恶作罪。若得利时便招舍堕。若苾刍为求利故。以诸财货金银等物。出与他人共立契保。乃至得罪如前广说。若苾刍为求生利。将诸财谷举与他人。升斗校量共立契证。乃至得罪如前广说。苾刍为求利故。纳取珍宝真珠贝玉计时取利。得不得利亦如上说。若苾刍为利故以己衣换他衣。求换之时得恶作罪。得犯舍堕。又复世尊在广严城猕猴池侧重阁堂中。于此城中栗姑毗等。自所住宅皆高六重七重。见诸苾刍所居卑下。即便为造高六七重严好房舍。其舍经久多并隤坏。施主见已咸作是念。我等现存寺皆破坏。命过之后其欲如何。我等宜应施无尽物令其营造。便持施物到苾刍所。报言。圣者。此是无尽施物。为拟修补当可受之。诸苾刍报曰。世尊制戒我不合受。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告诸苾刍。若为僧伽有所营造受无尽物。然苾刍毗诃罗应三重作。若苾刍尼应两重作。时诸苾刍得无尽物置房库中。时施主来问言。圣者。何意毗诃罗仍不修补。苾刍报言。贤首。为无钱物主曰。我岂不施无尽物耶。报言。贤首。其无尽物我岂食之。安僧库中今皆现在。施主报曰。其无尽物不合如是我之家中岂无安处。何不回易求生利耶。苾刍报曰。佛遮我等不许求利。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为僧伽应求利润。闻佛语已。诸有信心婆罗门居士等。为佛法僧故施无尽物。此三宝物亦应回转求利。所得利物还于三宝而作供养。时诸苾刍还将此物。与彼施主索利之时多与诤竞。便作是语。圣者岂我已物生斗诤耶。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不应共彼而作出息。复共富贵者而为出息。索物之时恃官势故不肯相还。佛言。不应共此而作交易。复共贫人而为出息。索时无物。佛言。若与物时应可分明。两倍纳质书其券契。并立保证记其年月。安上座名及授事人字。假令信心邬波索迦受五学处。亦应两倍而纳其质。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贩卖学处第二十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种种交易取与买卖。时诸外道各起嫌贱。此诸沙门释子不生厌离。而于今者为交易事取与卖买。此秃沙门与诸俗人有何异处。谁复能于此秃人处沙门释子。以诸饮食而与供养。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僧。呵责六众广说如前。乃至我今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种种卖买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种种者谓非一事。取与卖买者。取谓余处物贱此处物贵。即从彼取来也。与者谓此处贱余处贵。即从此持去。丰时买取俭时当卖。泥萨只者广如前说。此中犯者。苾刍为利故而作卖买时恶作。卖时舍堕。若为利故买不为利卖。买时恶作卖时无犯。若不为利买为利故卖。买时无犯卖时舍堕。不为利买不为利卖。二俱无犯。若向余方买物而去。元不求利到处卖时。虽复得利而无有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第三摄颂曰。

二钵二织师 夺衣并急施

阿兰若雨衣 回僧七日药

得长钵过十日不分别学处第二十一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邬波难陀作如是念。所有我等求利之处佛悉制戒。遂令我等求觅无由。所有利养因斯断绝。忧愁而住。时有六十人出游园观欲为宴会。时邬波难陀见而生念。若于此辈不获财物者。我不更名邬波难陀矣。即便取一好钵圆满光净堪受用者。以袋盛之置于腋下诣宴会所。对彼一人为其说法令生深信。彼既信已问言。圣者。何意至此。邬波难陀曰。贤首。我为钵来。报言。我今无钵。若有买处买以相施。时邬波难陀便于腋下抽出其钵而呈示之。问曰。如此之钵价直几多。答曰。直六十迦利沙波拏。彼言。我与六十迦利沙波拏。仁当自买。邬波难陀报曰。贤首。愿汝长命无病。今此施物为庄严心。是心资助是定资粮得胜上果。于人天中常为法器。如是六十人人别各乞六十迦利沙波拏。便舍而去。时彼诸人各宴会已详集一处。时有一人告诸人曰。君等随喜。我于向见圣者邬波难陀释种出家。为大法将善闲三藏无碍辩才。我以六十迦利沙波拏用充钵价。时彼诸人闻此语已。咸言。我亦施彼六十迦利沙波拏。便共议曰。君等颇知若一苾刍可须几钵。各云不知。时有苾刍从此而过诸人问言。圣者。若一苾刍可须几钵。答曰。唯须一钵。时彼闻已共生嫌贱。沙门释子多贪利养。此是缘起尚未制戒。时六众苾刍多得长钵。不自受用。亦复不与诸余苾刍。少欲苾刍见已嫌贱。云何苾刍多畜长钵。不自受用亦不与人。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佛以此缘集苾刍众。呵责六众苾刍。云何汝等多畜长钵。广说如上。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畜长钵过十日不分别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苾刍者谓六众等。过十日者谓过十夜。长钵者除守持钵余者名长。畜者作属己心。若更畜者得舍堕罪。舍之法式如上广说。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月一日得钵。于十日内应持应分别。应舍应与他。如是次第及以超间。如初衣戒中广说其事。乃至舍之法式皆悉同前。若小若白色或为拟与。欲受戒人者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乞钵学处第二十二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卖香童子有一好钵。圆满光净堪得受用。有乞食苾刍。于日初分入城乞食巡至市中。卖香童子见而告曰。圣者。我有好钵堪得受

用。必若须者随意持将。苾刍报曰。我现有钵。童子曰。若余苾刍有须钵者幸可遣来。答言可尔。时彼苾刍乞得食已。还逝多林食讫洗器。告诸苾刍曰。具寿。某处铺上有卖香人。有一好钵。若须钵者可往取之。时邬波难陀去斯不远。闻此语声便作是念。我宜呵彼乞食苾刍更莫传说。勿令黑钵之徒闻斯语已跳走而去。便告乞食者曰。具寿。食信心食更无别言。但肆贪心唯论衣钵。乞食之人作如是念。世间多求常贪觅者。邬波难陀即是一数。此闻我语尚致讥呵。若更有余耆年宿德闻我此言。更重呵叱。即便默尔不复敢言。时邬波难陀告乞食者曰。具寿。汝亲教师是我知识。由此缘故我遂见呵。勿怀悒恨。彼便答曰。大德。我若更言愿重呵责。邬波难陀曰。具寿。我向未善审听。如何说云钵与非钵。大德若未晓了何因见责。虽然汝可更为说彼童子住在何处。报言。彼人住在某铺。有一好钵极堪受用。彼嘱我云。若有须钵苾刍当遣来买。邬波难陀曰。我听此言犹未详审。作是语已即着僧伽胝。疾行而去诣彼市中。时彼童子遥见急行作如是念。我今观彼豪侠苾刍。威势粗猛必来至此夺我钵将。即便取钵深置床下。时邬波难陀遥见藏举报言。贤首。何故藏钵。即便展手自取其钵。而咒愿曰。愿汝无病长寿。广说如前。童子报曰。圣者我兴易人以利活命。不以虚言而即相与。可酬价将去。报曰。汝今岂可卖仙人之器乎。说伽他曰。

若人施瓦器 当获于金钵

此报定不虚 何故生忧苦

童子曰。圣者。纵出多言非价不可。邬波难陀曰。汝今悭惜此钵当来必堕大瘿鬼中。当恶语时有一长者来至其所。口云敬礼大德邬波难陀。时邬波难陀即便报曰。贤首。谁当须汝空礼拜耶。长者答曰。何曾圣者所出言教我不依随。告曰。若如是者可买此钵持以施我。长者即便问童子曰。此钵价直几多。答言尔许。长者曰。所论价直我后当还。是时童子即便以钵授与长者。长者取钵奉施邬波难陀。邬波难陀即受其钵咒愿云。愿得长命无病。乃至于人天中常为法器。广说如上。长者便去。邬波难陀报童子曰。痴人汝言谓我邬波难陀不能乞得少许钵价。汝今由此悭惜钵故。必当定堕大瘿鬼中。童子曰。何须夸诞。仁且得钵我今获价。宜当疾去岂假多言。时邬波难陀便持此钵入逝多林。

便以其钵示诸苾刍。告言。具寿。此钵何如。时有少年苾刍问邬波难陀曰。大德更有余钵不。报言有。若如是者现有一钵合更求余。邬波难陀曰。我以脚踏怨家顶上更畜余钵。少年问曰。大德。岂可有怨家乎。邬波难陀曰。汝即是我第一怨家。由汝不许我畜二钵。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贱。云何苾刍现有一钵而更求余。即以此事具白世尊

。世尊以此因缘集诸苾刍。问邬波难陀。广说如前。种种诃责已告诸苾刍。从今已去苾刍若现有钵更不应求。时有乞食苾刍其钵有孔。便持此钵入城乞食。有人施麨即以钵袋盛之。次得湿饼以钵而受。孔中浆出便湿其糗复污钵囊。有多苍蝇遍皆附绕。诸小男女随逐而行。告言。圣者。曾修多眷属业。如大商主长者贵人。多诸徒众之所围绕。

苍蝇眷属亦复如是。时给孤独长者见诸童子。报言。汝等何故调弄圣者。童子答曰。我等岂敢辄为调弄。然此圣者昔日曾修多眷属业。譬如商主长者贵人众所围绕。随从苍蝇亦复如是。长者闻已告苾刍曰。圣者于佛世尊端严教中而为出家。何因作此羞耻之事。苾刍报曰。作何耻辱。然佛世尊制诸苾刍。现有一钵更不应求。长者曰。圣者。岂可唯畜如此穿坏钵耶。诸苾刍闻以事白佛。佛言。诸苾刍。若钵有孔应可补治。时诸苾刍便以五种镕湿之物。谓黑糖黄腊紫矿铅锡。着热物时即便脱落。时诸苾刍以事白佛。佛言。不应用此而缀于钵。除此五种镕湿之物。应作五种干缀。苾刍不知何者为五。佛言。看孔大小应以钉钉。或于孔内安铁鿱打之。或安铁鿱四边钉钉。或作摩竭鱼齿或安屑末。

苾刍不知用何屑末。佛言。有二种屑末。谓铁末石末。铁钵瓦钵如次应用。苾刍以水研末安钵孔中寻便堕落。佛言。应用油研安其孔内。诸苾刍依教作已。以猛火烧亦还堕落。或火太微亦复还堕。佛言。应处中烧。烧已涩鞕。佛言。应以物揩摩。苾刍以水揩摩补物堕落。佛言。油拭方揩。若钵有细孔。以沙糖和泥遍涂孔处准法烧之。若钵有壅应钻作孔以铜缀之。是名缀钵法。佛令苾刍五种缀钵。时有乞食苾刍。失手堕钵便为五片。时彼苾刍多钻为孔。以细绳连缀持将乞食。佛言。凡是钵者当须净洗。彼便解缀洗绳净已还复系缀。遂致终日废修善品。余苾刍见告言。具寿。汝但以此解而复缀。疏洗盂器为善品耶。报言具寿。如佛所制。若钵破者应为五种干缀。时诸苾刍以事白佛。

佛言。若钵难得随意修理。若易得处应可弃之更觅好者。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广说如前。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有钵。减五缀堪得受用。为好故更求余钵。得者泥萨只波逸底迦。彼苾刍当于众中舍此钵。取众中最下钵。与彼苾刍。报言。此钵还汝不应守持。不应分别亦不施人。应自审详徐徐受用。乃至破来应护持。此是其法。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余义如上。减五缀者。谓不满五缀也。堪受用者谓得守持。为好故更求余钵者。为欲贪好更求第二钵。好谓胜妙也。得者谓求得入手。泥萨只者。广说如上。彼苾刍者谓是犯人。彼苾刍应于众中舍此钵者。当于众中应差一苾刍令行有犯钵。若无五德不应差。若差不应令作。云何为五。有爱恚怖痴不知行与不行。若具五德未差应差。差已令作。云何为五。反上应知。应如是差。鸣揵稚集众僧先问能不。汝某甲能与僧伽行有犯钵不。彼答言

能。次一苾刍作白羯磨。如是应作。(广如百一羯磨)

佛言。行有犯钵苾刍。所有行法我今说之。其苾刍应在和合众中作如是白。大德我苾刍某甲当行有犯钵。诸具寿明日各各自持己钵来至僧中。既至明日行钵苾刍敷座鸣揵稚。诸苾刍各持己钵往至僧中。时行钵苾刍应持其钵。向上座前立赞叹其钵。上座此钵清净圆满堪得受用。若欲得者随意应取。若其上座取此钵者。行钵之人应取上座旧钵转与第二。上座若不取者转与第三。第三取时上座更索。初索不应与。第二索亦不应与。第三索应与。上座得越法罪。如法应悔。如是乃至大众行末最小者。取此钵时行末第三方索钵者。其法与上座相似。乃至行了所得一钵。行钵苾刍应持此钵。付彼苾刍作如是语。苾刍此钵不应守持。不应分别亦不与人。详审徐徐如法而用乃至破坏。此是其法。若行钵苾刍不依法行者。得越法罪。佛言。得钵苾刍所有行法我今当制。应畜二钵袋。好者应安长钵。不好者应安旧钵。若乞食时应将二钵。得干饼者着长钵中。若得湿饼着旧钵中。至住处已作曼荼罗。安置二钵应于旧钵中。食已应先洗长钵次洗旧钵。如是乃至晒曝安置皆以长钵为先。若内安龛及火熏时。皆于好处先安长钵。若道行时旧钵遣人持。长钵当自持。无人为擎者长钵安在左肩。旧钵应安右畔自持而去。若得钵苾刍。于此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之治罚乃至尽形。或至破来应好守护。得泥萨只者。广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钵破堪为一缀。虽未安缀尚得受用更求余钵者。求时犯恶作得便舍堕。若苾刍钵破堪为二缀。虽未安缀尚得受用更求余钵。得罪同前。如是三缀四缀事亦如前。苾刍钵破堪为一缀。安一缀已现得受用更求余钵。求时恶作得便舍堕。如是乃至四缀。得罪亦尔。若钵堪为五缀随缀不缀。或堪用不堪用。更求余钵者无犯。若买得或施得此亦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自乞缕使非亲族织师织作衣学处第二十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邬波难陀作是念。皆由给孤独长者制诸学处。更欲劝化饼果之直亦不能得。我今宜可入大城中。或容教化少有所得。即于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于芳林处有五百女人捻白叠线。见已便念。斯等女人皆由自业无问昼夜常执白犁。辛苦劳勤输官课税。邬波难陀即便就彼总告之曰。诸妹愿汝皆得无病长寿。时女默然竟无一对。邬波难陀告曰。诸妹当有一法不久来至。是众多人所不爱乐咸不称心。名之为死。当尔之时汝虽欲语求说无由。时有白色女人。即从座起以座授与邬波难陀。时邬波难陀就座坐已。女便礼拜当前而坐。邬波难陀告曰。诸妹汝等颇曾修少善事不。报言。我未曾作。告曰。汝等不应不为善业。此一女人具于二种善根令得增长。一能于我所生净信心殖端正业令得增长。二见我来便起设座礼拜恭敬。于当来世生贵族业令得增长。若更能施少许物者。当获珍财受用丰足。汝等诸妹何所作耶。彼皆报曰。我等但

知捻线而已何暇作余。邬波难陀曰。汝等颇曾少作当来道路粮不。答言。皆未曾作。邬波难陀曰。斯亦不善彼便问言。圣者何嗟叹耶。报言。诸妹汝于先世不修福业。被贼劫来今受辛苦。虽得为人更不修福被贼劫去。诸女问言。若尔圣者。我等今时欲作何业。能使远作当来路粮。邬波难陀曰。诸妹汝等若能众议同心造一大叠。奉释种内弃俗出家三藏俱闲是大法将辩才无滞众共知者。斯即是汝预作来世道路资粮。诸女答曰。圣者。我等何处能得大叠。复于何处逢遇如是胜上福田。邬波难陀曰。汝岂不知。我是释种弃俗出家。三藏俱闲为大法将。辩才无滞众所识知。汝言我何处能得大叠者。汝岂不知。

莫轻小施 以为无福 水滴虽微

终盈大器 诸有智者 小福常修

于胜田中 能招大果

诸妹。汝岂不能施一两缕耶。报言。我能。有云我施半两。有云我施一分。如是乃至尽五百人咸随喜舍。邬波难陀告曰。诸妹既有舍心缕须精细。彼云圣者。我等皆是捻粗缕人不能精细。然有一女能作细缕邬波难陀曰。试唤来看。即便唤至。邬波难陀报曰。少女汝试捻看。彼即为捻。邬波难陀曰。此未能善。更好捻看。如是至三。女人报曰。圣者。过此已往我所不堪。邬波难陀曰。姊妹汝等咸应如斯细捻。报曰。除此少女我等不能。邬波难陀曰。汝岂不能换其作业。此为捻细汝为捻粗。报言。此女许者我等随作。邬波难陀报少女曰。汝乐福者可为捻之。彼便报曰。圣者若捻细缕多时方办。幸勿疾催。邬波难陀见其许已咒愿而去。既经多日便来问缕。诸女悉皆持缕相施。邬波难陀既受得缕皆与咒愿。此之施物是庄严心。是心资助胜定资粮。当获人天上妙衣服。时邬波难陀即持其缕还诣寺中。告诸苾刍曰。具寿。试看此缕粗细如何。彼皆报曰。极妙细缕。然不知大德颇别好织师不。邬波难陀曰。岂不仁等欺轻我耶。我若向者不出家者。一切伎巧无不精研。何况织师而不识别。诸人报曰。岂敢相轻恐不知处。若须织师者于某坊中有僮额织师。并有巧妇善能织叠。若得此缕必成好衣。报言。善哉。具寿教处好匠者。此即是仁为我织叠。邬波难陀遂持其缕诣织师处。素非亲友而说颂曰。

善人腾美誉 虽远悉知闻

如大雪山王 人皆共瞻仰

愚者守痴惑 虽近不知闻

如闇射箭时 人皆不能见

汝今得大利益获大名称遍室罗伐城。试为看此缕线其状何如。彼看报曰。大佳缕线。我若织者当成好叠。邬波难陀曰。贤首为织。织师报曰。谁与我价。邬波难陀曰。汝诸织师价常不足。于未来世应作资粮。时彼织师回观妇面。妇便告曰。仁岂不闻此之大德深相赞叹。可宜施手为织叠衣。织师报曰。圣者此缕极细多时方得幸勿相催。即为咒愿而去。既经多日方重来看。是时织师授与其叠。时邬波难陀受得叠已咒愿而去。还至寺中示诸苾刍曰。诸具寿。试看此叠其状何如。诸人报言。大好白叠。若其更得第二张者。刺作两重僧伽胝服。省事而住修诸善品。诚亦善哉。邬波难陀曰。具寿仁等谓我无力能得第二张耶。仁等试看。我今如何教化其叠。晨朝着衣持钵便于别门入室罗伐城。

从他觅缕至僮额织师所。广说如前以缕相示。彼言好缕。我若织者成好上叠。若尔为织。答言。价出何人。报曰。汝之织师不解修福。于当来世贫穷未休。应可更为资粮之业。报言圣者。前为织衣啖他饮食。比来还债犹未能了。今更虚作事欲如何。邬波难陀观彼妇面。夫言圣者。假令妇欲我实不能。邬波难陀怒而告曰。汝僮额织师我今指汝秃顶为誓。若我不能使汝织者。我不复名邬波难陀矣。时彼织师嗔而告曰。汝秃沙门我指为誓。我必不能与汝织叠。邬波难陀即便嗔怒思量而去。时憍萨罗胜光大王。有得意臣。名曰贤善。与邬波难陀是旧知识。遂行诣彼既至门所。而问之曰。贤善在不。报言向市。时邬波难陀即便就市觅之。是时贤善在沽酒家。

邬波难陀至其门所。遣信入唤为报贤善。邬波难陀要欲相见可暂出来。使者报知。贤善寻出即便合掌。云我敬礼大德邬波难陀。时邬波难陀告言。贤善。无病长寿。我比谓汝常勤公事。宁知闲隙得在酒家。报言圣者。我因公事来至于此。大德何缘至此相觅。报言。我有少缕可为织衣。仁当获福。报言。我当奉叠何劳织耶。邬波难陀曰。斯诚善事。然我此缕是信心物岂虚弃耶。时彼即便命一使者。报云。汝去语当织人。汝等可为大德邬波难陀织好白叠。邬波难陀曰。贤善。此亦无劳告当织者。然于某坊有一僮额织师。并有巧妇可令彼织。是时贤善即令使者。汝今宜往僮额织师所。报言。贤善。令织此衣。时彼使者持缕至彼。告曰。大臣贤善。遣将此缕可为织衣。

织师见缕讫即便忆识。报使者言。我之番次先已织讫。时彼使人持缕还去。至贤善所具说所由。贤善报曰。汝去语之。今织此衣后番相放。使者便去以语报知。织师答曰。大臣贤善。于城中秉权有力。我宁移去不住于此。谁能越次为织作耶。使者还去。具以其语报贤善知。贤善复更报使者曰。汝可还语当织之人令依番次为织此叠。邬波难陀闻已告曰。余人不能唯僮额者。贤善还令使者。汝当更至僮额之所。报言为织我还汝价。使者便往。邬波难陀亦即随出。告使者曰。愚痴人谁复令汝承事王臣。汝合多与杖木令担柴立。岂容为片作务频遣贤善劳心。汝岂不能至织师所作如是说。贤善遣汝织斯白

叠。若言我不能者。以手绾发拳打脊梁。若叫唤者卷其织具勿令执作。

若其妇女来唱唤时。急曳头髻牵使出门。而告之曰。汝今违拒贤善教令。胜光大王必当罚汝五百金钱。语言。愚痴人。汝若能得织成此衣者。彼多与汝辛苦之直。何须还往空置劬劳。时彼使者还至织师所。报曰。贤善作如是语。汝当为织我酬汝价。织师答曰。我今不能越次织此叠衣。使者以手撮发拳打脊梁。彼即大叫便卷织机。其妇唱唤遂捉其发曳之而去。报言。汝等违拒大臣教命。胜光大王必当罚汝五百金钱。妇闻是已便大惊怖。告其夫曰。我等系狱谁当救济。必婴枷锁而取终亡。我今宜可织此大叠。织师即便报使者曰。勿将我去付彼法官。我当与汝辛苦之直。随汝来心可留其线。使者留缕而去。是时织师报其妇曰。贤首。我今为织令其失缕复不成衣。妇便报曰。看此形势豪猛沙门。

若织恶衣岂肯相放。即便辛苦为织叠衣。即织衣了。邬波难陀便就彼家索取其叠。织师告曰。大德。可不与我饮啖直耶。报言穷人从我索酒。何不饮毒及啖糟耶。时彼织师便生嫌贱出毁骂言。沙门释子造作恶行非沙门法。如何自乞缕线。或因说法。或假托王力令非亲人织衣共相恼乱。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具以白佛。尔时世尊集苾刍众。问邬波难陀。彼言实尔。种种呵责。广说乃至我今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自乞缕线。使非亲织师织作衣。若得衣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自乞缕者。或一两半两等。使非亲者广说如上。织师者谓客织人。衣有七种亦如上说。若得衣者犯舍堕。舍法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刍从非亲乞缕使非亲织。皆得恶作。得衣之时便犯舍堕。苾刍从非亲乞缕使亲织衣。乞时恶作得衣无罪。苾刍从亲乞缕使非亲织。乞时无犯得衣舍堕。苾刍从亲乞缕使亲而织。二俱无犯。苾刍从非亲乞缕自织其叠。乞时恶作衣成亦恶作罪。苾刍从亲乞缕自织其叠。乞时无犯衣成恶作。若酬价织者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劝织师学处第二十四

尔时溥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一长者。娶妻未久。夫妇二人俱作邪行与外私通。事广如前。从非亲居士乞衣具说缘起。乃至彼妇告其夫曰。圣子大德邬波难陀。频于我等为说法要。我等于彼未表敬心。衣食之中宜申供养。长者报曰。贤首善哉应作。妇曰。我有细缕令某织师织作钵吒。(言钵吒者谓是大叠与袈裟量同总为一幅此方既无但言衣叠前云衣者梵本皆曰钵吒也此云缦条)持与大德邬波难陀令其披服。便将缕线与彼织师。告曰贤首。汝以此缕织作钵吒。拟奉大德邬波难陀。织师曰。

如是为作。时彼使女闻是说已作如是念。我以此言当告大德邬波难陀令彼欢喜。时邬波难陀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次到其舍。见彼使女扫洒门庭。遥见邬波难陀放帚而礼。

白言圣者。我有善言敢欲相告。报言。欲道何事。女曰。宅主夫妇欲以钵吒奉施大德。邬波难陀曰。世间贪求我当一数。此之使女亦复谙知。即告女曰汝今弄我。报曰。岂敢相弄。邬波难陀曰。若其实者家长嗔时当为求忏。若其虚者多与汝杖。还令依旧衣食不充。女复报曰。若大德不信应往某处某织师家。目自观见。即便往彼到织师舍。告言贤首。此之钵吒欲为谁织。织师报曰。此为大德邬波难陀。即便告曰。汝颇曾识邬波难陀不。报言我不曾识。报曰我是邬波难陀。贤首。此之钵吒本为我织。宜可长申复令宽广。彼便答曰。圣者。如其线少何处求之。报言长者自当相与。我亦复当与汝劳直。即便舍去。更于后日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次至胜鬘夫人所住之宅。便为敷座令其安坐。

夫人礼足在一面坐为听法故。时邬波难陀即为说法。既闻法已。白言圣者。今日颇有受请食处。为巡门乞耶。邬波难陀报言巡乞。胜鬘夫人便作是念。谁有施食能过于我。即便取钵以好美团盛满授与。彼受得已。愿言无病。出门而去。即便往到织师之家。报言贤首。汝当展手。既见展已。持一美团授与令食。彼既食已。问言气味何似。答言圣者。此欢喜团极成美妙。问言汝曾得此美好食耶。答言实未曾食。报言可展衣裾。彼即展裾。以钵美团悉皆倾与。报言贤首。为我好织。我更时时知汝辛苦。于广长中更可增益。报言缕线谁当见添。邬波难陀曰。施主边索。后时线尽往施主家。于时夫在妇无。报言长者。我今缕尽当为添之。长者即便以缕相与。后还缕尽更就家索。于时妇在夫无。

报言大家。我今缕尽更为添之。其妇即便以缕相与。复还缕尽更就家索。于时正属夫妇皆在。报言长者。为织钵吒其缕复尽可更相添。妇曰所织钵吒岂更增大。夫问妇曰。我曾添缕汝亦添之。报言我添。长者曰。岂可钵吒倍更增广。织师报曰。岂是新增。初张机日大德亲来。于广长中令我增益。我便用语而更增广。妇便念曰。吾今试往看彼钵吒其状何如。即便持缕至织师宅见其钵吒。极甚广大坚密严好。即便努目含嗔告曰。我此上叠不与苾刍。我当为彼更织余叠。语已便去。时邬波难陀时时来问。咄男子衣欲了未。织师报曰。我虽欲了仁今未了。邬波难陀曰。汝言何义。报言。彼长者妇。观见钵吒。努目含嗔作如是语。我此上叠不与苾刍。我当为彼更织余叠。邬波难陀告曰。

男子。知我于汝有恩情不。报曰极知。所遣美团食犹未尽。报言男子。见我在彼长者宅内。汝当持叠至彼相还。织师曰。圣者宜去。待我片时料理余缋送至彼家。邬波难陀即往其宅背门而坐。时长者妻便来礼足向门而坐。时彼织师持钵吒至。其妇遥见举手相遮不令其进。于时织师佯不相见低面而入。便以钵吒置妇怀内。告言此是钵吒。时邬波难

陀即便揽取为其咒愿。广说如前。妇便报曰。圣者。待长者来自手持施。邬波难陀曰。我且为染。长者若来以仙人服如法相施。妇便报曰。圣者。世尊有说。白色为胜。报曰仙人服胜我为染之。即便离座出门而去。时彼织师从妇索直。报言男子。汝今失我钵吒更从索直。即宜疾去。其将衣者从彼觅钱。是时织师即便疾诣邬波难陀所。报言圣者。

还我织价。报言汝宜可向长者处求。即便还来至长者处从索织价。长者嗔怒同前发遣。复至邬波难陀所从索衣直。报言更去彼当还汝。即便复去报长者曰。还我衣价。彼便大怒而报之曰。汝若休去我亦不言。若更来者。当以破瓦碗系汝颈下。绕室罗伐城告令人众。闻是语已还至邬波难陀所。告言圣者。彼长者妇期克于我。汝若停息我亦不言。若更来者。当以破瓦碗系汝颈下。绕室罗伐城告令人众。唯愿圣者愍我贫人当还织价。邬波难陀告曰。男子。若他为我织衣服时。令我还价者。我今岂有三衣钵耶。汝苦索者可来共算汝所得。我美团之类计直几多。且论面价乃至酥油糖蜜香物之属。及至算了过其织价。报言男子。汝处却负我钱。因何从索织价。久立日中困而放去。时彼织师既得脱已。

极生嫌贱作骂詈言。沙门释子不知厌足。恩义与我更征其价。非真沙门有何正法。诸苾刍闻以事白佛。佛以此缘集苾刍众。问邬波难陀。汝实作如是不端严事耶。答言实尔。世尊种种呵责。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有非亲居士居士妇。为苾刍使非亲织师织作衣。此苾刍先不受请。便生异念。诣彼织师所作如是言。汝今知不。此衣为我织。善哉织师应好织净梳治善简择极坚打。我当以少多钵食或钵食之类。或复食直而相济给。若苾刍以如是物与织师求得衣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及余诸类。亲非亲义及七种衣广如上说。先不受请者谓未曾告知。便生异念者谓心欲求衣。诣彼织师等者谓自述其意。为我织者明为己身。应好织者。欲令衣长善应量故。净梳治者。欲令衣广及鲜白故。善简择者。谓除其结令精细故。极坚打者。欲令滑泽及密致故。我当以少多钵食者。谓与五种珂但尼食五种蒲膳尼食。或以钵食之类者。谓以生谷等与之。或复食直者。谓与其价。言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以如是物者谓是上事。得衣者谓衣入手。泥萨只者并如上说。此中犯事其相云何。若苾刍为求衣故。从坐而起整理衣服。持二五种食等至织师所而授与之。劝令好织皆得恶作。得衣之时即犯舍堕。亲非亲等并如上说。

夺衣学处第二十五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常法如是。若与他出家及受圆具。若彼门徒共住之时。未知师主行恶行者便与共住。若其于后知其行迹即便弃之。与善苾刍而为同住。唯除佛教每日三时。来诣师所恭敬礼拜。时难陀苾刍有一共住弟子名曰达摩。常怀惭耻追悔为心。于诸学处爱乐尊重。彼未曾知难陀恶行与之共住。既知行迹即便舍之。与善苾刍而为同住除三时礼。于时世尊命具寿阿难陀曰。汝往告诸苾刍。世尊欲往憍萨罗人间游行。若诸具寿乐随从者应料理衣服。时具寿阿难陀奉佛教已。至苾刍所如教宣告。时难陀苾刍闻是教已。便告邬波难陀曰。世尊有教欲去游行。我等住此日历百门方能满腹。若我随佛出游行者。虽有十八种希奇利益。然而无量百千大众围绕。

多饮浊水设树下坐亦无由得。我今宁可将一故识苾刍。赞叹三宝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乐而行多获利养。时邬波难陀闻已作如是语。阿遮利耶。仁今舍弃金钵求瓦盂耶。仁之弟子名曰达摩。常怀惭耻追悔为念。于诸学处爱乐奉持。彼尚怀耻不来余人岂肯相逐。然佛世尊说四摄事。谓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若行此者彼或容来。我等皆无谁肯同住。是时达摩有僧伽胝。稍多故破有人与叠。更欲造新便作是念。我今当去问邬波驮耶欲造僧伽胝。便持所得叠往难陀所。时有乞食苾刍。见达摩去。问曰具寿达摩。欲之何处。彼便报言。我有故僧伽胝今得此叠。往问邬波驮耶。欲更新造。乞食苾刍闻而告曰。汝若更造新大衣者。此之故物当与我来。报言好。是时达摩至难陀所。白言邬波驮耶。

我僧伽胝故。今得此叠欲造新衣。故来请白。时邬波难陀报难陀曰。阿遮梨耶。今正是时。难陀报曰。具寿达摩。我有僧伽胝。今持与汝何用造新。达摩报曰。不须邬波驮耶。我但缝此而作大衣。邬波难陀告曰。达摩。我昔别闻今时别见。我比闻汝常怀惭耻追悔为心。于诸学处爱乐奉持。我实不知汝违师教。岂可汝师相劝为恶。是时达摩闻尊者责默尔无对。难陀便以僧伽胝而授与之。彼便为受作如是语。邬波驮耶。当受此叠。难陀告曰。具寿达摩。我岂共汝换易衣耶。此叠汝自受用。达摩便念。我今何用此痴物耶。即便白师。我今欲将此叠施与僧伽。曾有乞食苾刍从觅故僧伽胝。今欲与彼。师曰随意。即以叠施僧。僧伽胝与乞食者。达摩便于他日着僧伽胝礼亲教师足。是时难陀报达摩曰。

具寿阿难陀传世尊教。今者欲向人间游行。能随从者可料理衣服。我等若住于此日历百门方能满腹。若我随佛出游行者。虽有十八种希奇利益。然而无量百千大众围绕。多饮浊水设树下坐亦无由得。我等宜应赞叹三宝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乐而行多获利养。达摩报曰。邬波驮耶。若从佛行有十八种利。然邬波驮耶将为过患。我今情乐从佛世尊。难陀报曰。具寿。汝随我去。达摩报曰。邬波驮耶。我不前行愿随佛后。

难陀嗔忿即便告曰。愚痴物我岂为福与汝大衣。本意望汝随我后去。若不去者还我衣来我不与汝。是时达摩即自思念。我宁无衣不能共此六恶行人相随而去。容生过恶即还彼衣。尔时世尊大众围绕。广如上说随路而去。诸佛常法将欲行时。犹如象王全身右顾。

勿令徒众披服乖仪。便见达摩着上下二衣欲人间游履。见已便告具寿阿难陀曰。阿难陀。岂安居后苾刍不得衣利耶。阿难陀白佛言。大德。苾刍得衣。佛言。若得衣者何意达摩苾刍。但着上下二衣欲人间游践。时具寿阿难陀具以因缘而白世尊。世尊告曰。岂有苾刍与他衣已而更夺耶。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问难陀曰。汝实夺衣。答言实夺。佛以种种呵责广说如前。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先与苾刍衣。彼于后时恼嗔骂詈生嫌贱心。若自夺若教他夺。报言还我衣来不与汝。若衣离彼身自受用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释子难陀。与苾刍者谓是达摩。衣有七种如前广说。与衣者。谓与共住门人或复余类。后时者谓于别日。恼嗔骂詈生嫌贱心者。谓身语心现嗔恚相。自夺使人夺取彼衣离身者。谓总离身。自受用者谓属己也。泥萨只波逸底迦者广如前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三种相。谓身语二俱。身者若先与衣。后怀嗔恨手自夺取。或牵或挽然口不言。乃至衣角未离身时得恶作罪。离身之时便招舍堕。是名身业。语者谓出其言而夺彼衣。不动身手。结罪同前。二俱者。谓以身语而夺其衣。结罪同前。言教他者。若教苾刍夺彼衣时。衣未离身二俱恶作。若离身者俱得波逸底迦。主有舍过。若教尼夺罪亦同此。下之三众皆得恶作。若诸俗人男女夺者。得无量罪。无犯者有二种。一为难事二为顺教。言难事者。若其二师见己门徒于恐怖等处。或在非时河岸涉险。恐其失落强夺取衣。此皆无过。言顺教者。若其二师见己门徒与恶知识。而为狎习或同路去。夺取其衣勿令造恶。是名顺教。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急难施衣学处第二十六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逝多林。于聚落中有一长者信心贤善。于阿兰若中奉为僧伽造一住处。种种庄严悉皆具足。有六十苾刍而住于此。四事供养无不丰赡。是时长者遇病身亡。从此已后供养断绝。时诸苾刍诣其子所。告言贤首。汝父造寺。供养六十苾刍衣食丰足。汝今颇能作是事不。子答之曰。有能施百或有施千乃至一亿。或有自身而不能济。我今不能如父供养。时诸苾刍闻是语已悉皆舍去。于时有二年老苾刍。是此村人出家离俗。自行乞食住此寺中。后于异时北方商旅既见其寺。即便俱入高声赞叹。周旋制底遍观房宇。皆见空虚便作是念。应是苾刍宴默而住。或可往诣昼日闲林更复细观。见二老者即便告曰。阿遮利耶。此寺苾刍今在何处。即以上事而具告知。商主闻已告同旅曰

。我于长夜常有此念。善哉我于何时得为僧伽造一住处。安置苾刍衣食供养。此寺造讫现无施主。我当补处供养众僧。即便张一大叠以物置上告诸人曰。君等若能见随喜者。幸可量力各出少多共求福事。时诸商人各持惠施便获多物。于时商主告老苾刍曰。阿遮利耶。此物拟供六十苾刍。于此安居以充衣食直。此是月八日直。此是十四十五日直。此是供病医药直。此是衣利。有好苾刍招携住此。我至夏末当更重来。一百苾刍随力供养。作是语已礼拜而去。一老苾刍报同伴曰。今多获利谁当藏举。报言小者当举。其时小者即为举之。谁复当往室罗伐城唤诸苾刍来住于此。报言小者。小者答曰。我已掌衣仁当自去。时老苾刍即便往诣室罗伐城向逝多林。六众常法恒令一人住寺门首。时邬波难陀在门首住。遥见老苾刍来发如荻花。邬波难陀便作是念。此老耆宿从何而来。告言善来善来大德。彼告曰。敬礼阿遮利耶。敬礼邬波驮耶。邬波难陀即生是念。此是摩诃罗不辨尊卑。即问之曰。老叟从何处来。答曰我从某处毗诃罗来。告言老叟为是毗诃罗为是毗伽多。彼便问言。何谓毗诃罗何谓毗伽多。答言众事丰赡是毗诃罗。所须阙乏是毗伽多。报言往昔毗伽多。今日毗诃罗。邬波难陀曰。何意如是。报曰北方商人来入寺中。舍财供养须六十人。我今故来唤苾刍众。邬波难陀闻斯语已即作是念。今此老叟勿令入寺。告曰汝欲于此兹诱苾刍。老叟知不。胜光大王种种衣食供养苾刍。及胜鬘夫人行雨夫人。并刹帝利给孤独长者。仙授古旧毗舍佉母善生夫人。更有众多净信婆罗门长者居士等。上座日日常为咒愿。诸有苾刍未来至者情乐欲来。现在众僧欢心乐住。四事供养曾无阙乏。世尊大师亲为说法。法食两途皆无阙少。若其大众知汝欲来兹诱苾刍者。必当与汝作驱摈羯磨。然我兄弟现有六人。人各有十弟子。为愍汝故我等当行。时老苾刍报邬波难陀曰。圣者。我欲暂往礼世尊足方还故居。邬波难陀作是念。若有诸余黑钵之类。闻斯告时在前而去。即便报曰。老叟汝岂不闻。佛说颂言。

诸法心为首　心胜心速疾

由心清净故　赞叹并身礼

当受胜妙乐　如影镇随形

时邬波难陀说此语已。即捉其项按使低头。汝应口道南谟佛陀南谟达摩南谟僧伽彼便告曰。阿遮利耶。我今渴乏应求水饮。邬波难陀报言。老叟可于此住。我以汝瓶添水令满于此饮之。即便取水令其饮讫。报言老叟即宜可去更莫久留。远送登途勿令其返。六众常法至日暮时同聚一处。有善恶事皆相报知。时邬波难陀便入寺内。告六众曰。诸具寿我等何时免此辛苦。彼便问曰。大德颇有少多奇异消息。报言有某处聚落有毗诃罗

。北方商人来至其所。情乐供养六十苾刍。衣食丰足无所阙少。诸人闻已咸云我去。我等于彼作安居不。邬波难陀曰。不于彼处而作安居。我等往彼于前夏中皆食啖已还来至此。作后安居即将门徒随路而去。既至彼已旧住二人遥见来至报言。善来善来诸具寿。

即便授与房舍卧具及诸小座安水器物。于时六众作如是议。我等远来有所求觅。其所为事宜共观瞻。即语老苾刍曰。现有利养可将出来。时二苾刍禀性质直。所有利物并将出现。此是六十苾刍供安居物。此供常食。此是月八日十四十五日所费之直。此是医药所须及供衣之利。是时六众检见物已。自相谓曰。此二老悭不肯施设精妙餐啖供养众僧。然此老叟已为守护。僧家资具颇成劳苦。宜应放免驱役之事。时二老人既蒙放免极生欢悦。六众相谓。我等应差能捡校者。日日之中能为僧伽。作十八种奇妙饼果。供养僧者即便差作知事之人。彼受僧教日日常营上妙饮食。未久之间财物罄尽。时知事人于上座前白言。大德僧家食直今并已尽唯余一日。上座告曰。具寿。若戒不具者可待节日。

我等戒行具足岂待日耶。现有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拟供养者。皆预啖之。其受事人依教即营。悉皆食讫。复白众曰。余一日食在。上座报曰。五取蕴身常婴病苦。所有药直亦可啖之。现有衣资亦须分却。各自持去随路而归。即便相与分其衣直。复白众曰。一日粥在。邬波难陀告知事曰。唤老叟来。报曰汝本请僧。云三月内供养丰足。未满一月悉皆罄尽。彼二答曰。岂可施主遣日日中。作十八种奇妙饼果常餐好食。上座报曰。老叟。得食之时低头餐啖。今闻罄尽出嫌贱言。邬波难陀告知事人曰。此二老叟。众应与作驱摈羯磨。有余复云汝二老人疾当求忏。若更迟者久事低头项筋舒脱。彼二即便对众求忏补奈伐苏。告大众曰。诸具寿。此二老人禀性愚直。大众慈悲可共容恕。大众即便布施欢喜。

邬波难陀报老叟曰。此聚落人全无信敬。我等于此乞食难求。若更有余即可擎出。必其无者我等当行。彼二答曰。大德更无遣孑。时六十人悉皆随路往室罗伐城。即至彼已咸坐后夏三月既了。彼旧商人还来至此。同前入寺赞叹礼拜。巡房重见二老苾刍。问言寺内苾刍今何所在。报言贤首。此无苾刍。商人曰。岂不我云请六十苾刍于此坐夏。时二老人具以事告。商主报曰。仁于何处请得苾刍。报言六众苾刍并其徒伴。商主报曰。仁往大海取假琉璃。岂逝多林更无余人。仁等何因但请六众。是时商主及诸商人各生嫌贱。沙门释子无有耻愧破坏净法。我等初起信芽即令摧折。诸苾刍闻以事白佛。佛言夏中分物有此过生。故诸苾刍不应夏中分夏利物。若夏中分者得越法罪。此是缘起尚未制戒。

即于尔时于此城中苾刍尼大世主。常修寂定。所有门徒亦皆宴寂。法与苾刍尼常乐持经。所有门徒亦持经藏。斯之二人同居一寺。若大世主门徒从定起已。时法与尼告门徒曰。诸妹世尊听许诸苾刍尼出家圆具。皆是大世主劝请之力。如世尊说。若人能护他意当生多福。诸妹汝等亦应作无常观。是时门徒随教而作。若法与门徒读诵之时。大世主告门徒曰。诸妹。如来世尊于三大劫修诸苦行。无量百千六波罗蜜多。悉皆圆满证无上智。斯等皆为饶益有情。如世尊说。若人能护他意当生多福。诸妹。汝等亦应诵无常经。是时门徒随教而作。时二苾刍尼及诸门徒相将护故。所修善品不能增进如花少水。有邬波索迦名毗舍佉。于法与苾刍尼深生敬信。彼于苾刍尼所须资具皆随意与。时毗舍佉曾于一时至法与尼所。

为申礼敬既至其所。尼便告曰。邬波索迦多苾刍尼共在一处。而作安居更相护惜。所修善品不能增进如花少水。汝颇能与苾刍尼众别造寺不。彼即报言。圣者。我大有物而无其地。地皆属王我无由得。法与报曰。必其能者我为白王望得其地。毗舍佉曰。若得地者当为造寺。时法与尼即便往诣胜鬘夫人所。是时夫人见法与来。告言善来善来圣者可于此坐。尼既坐已便礼双足。告言圣者何意得来。报言夫人我今欲为诸苾刍尼造一住处。然地皆属王无处能作。我为地故欲白王知。夫人报曰。圣者当去。我为白王。时法与尼咒愿无病从坐而去。是时夫人往诣王所。白言大王。王于今日获得大利。圣者法与苾刍尼来至王宅。王言圣者何为得来。夫人报曰。圣者。意欲为苾刍尼造一住处。

彼言大地皆属于王。为求地故欲有启白。王便答曰。必其圣者须我中宫将欲造寺。我当舍与别造居宅。若不欲者随所乐处任情修造。是时夫人得王教已。令使往报圣者王今随愿。王言必其圣者须我中宫将欲造寺。我当舍与别造居宅。若不欲者随所乐处任情修造。时法与尼闻是教已具报毗舍佉知。时胜军王有二将帅。一名善剑二名善弓。当尔之时善剑持兵出师他处。是时彼妇与外私通。近彼家边有空闲处。法与求地遂便至此。法与报曰。此中造寺形胜可爱。时毗舍佉即于此地造寺。兴功未久之间寺便成立。时苾刍尼遂与门徒于此居止。时善剑军旋师归故。彼之妇女随意游从。时彼诸人寻逐得已。将还至舍以杖打之。悉皆号叫出大音声。诸尼皆来白法与曰。圣者。我避天雨返溺河中。

时法与尼闻是语已作如是念。彼诸人等有善根不。即便观察知有善根。系属于谁皆在我所。即报门徒曰。诸妹。为欲化度当忍受之。时法与尼遂以瓦盆置于一处。告门徒曰。诸妹。所有残食皆当置此。时彼诸尼有残饼食皆安于此。时小男女来入寺中。若是男者时法与尼以油置手令自摩头。以其残饼而授与之。若是女者时法与尼自持香油涂其顶上。皆以残饼与之令食。时诸男女得饼果已悉将归家。其母见已皆问之曰。汝于何处

得此饼来。答云圣者法与惠我令食。诸母闻已皆作是念。观此怜爱便是圣者法与助我养儿。由此事故便于尼处敬信倍深。各生是念。若我夫主更去征行。我等皆当诣圣者所承事供养。便于后时彼之夫主从军而去。时法与尼知彼诸女堪受化度。便遣门徒洒扫庭宇。

以新牛粪而涂拭之。并安澡豆及以净水。严设香花并供养具。美音声者差令赞佛。时彼妇人夫主去已。皆相呼命来入寺中至法与所。时尼见已报言。善来姊妹。彼皆敬礼共相问讯。授以澡豆灌以净水令洗手已。悉与香花教其右旋。供养制底歌咏赞叹。既供养已。时法与尼于大众前就座而坐。时诸妇女皆致敬已。当前而坐为听法故。时法与苾刍尼观众根机界性差别。随其意乐而为说法。令彼诸女心得开悟。即于座上以金刚智杵摧破二十种萨迦耶见山皆得预流果。广说如前。离三恶趣得涅槃道。归依三宝受五学处。不杀生乃至不饮酒。成邬波斯迦。

时诸妇女礼尼众已各并归舍。既至舍已洒扫家庭。以新牛粪净涂拭讫。威仪庠序寂止而居。后于异时夫主回军。各在途中而作是念。我家中妇共何男子行非法耶。时彼诸妇闻婿归还皆共出迎。既相见已报言。善来善来圣子辛苦即各引还至其居宅。时彼诸妇各与其夫。香油涂身汤水沐浴。供以美食冠带花缨。时彼诸人各作是念。希有今日礼节威仪。皆问妇曰。何意今者供给异常。妇答夫曰。圣子知不。我蒙圣者法与苾刍尼为说妙法。能令我等于生死中虽复流转。极重烦恼不复现行。犹如往日。时彼夫主各生是念。圣者法与能调难调。我之妻室于昔日来多造邪行。我以种种杖楚苦言责罚然不能改。由蒙圣者为说法故便得调伏。此则圣者惠我大恩。我等宜应共白王知。往至寺中礼拜圣者。时法与尼观彼根机堪受化度。即便扫洒房宇广说如前。令彼诸人皆得见谛。赞叹希有如前具说。乃至归依三宝受五学处。作如是语。圣者。我从今日乃至不以故心损蚁子命。然而我等持刀自活。今时断杀其欲如何尼便报曰。贤首。执无镞箭持无弦弓。手把木刀勿生害意。诸人答曰。我等奉行。彼诸军士既见谛已。不饮酒不博奕不行邪行。由斯家业受用丰饶。所有象马养餧如法亦皆肥盛。后于异时憍萨罗胜光王边隅逆命。发兵往征。所去军师皆被他败。复令将去还遭没落。时国大臣进白王曰。边隅兵盛王师日羸。王不亲行彼难克伐。王闻是语即便宣令普告诸人。于我国中持刀活命者。悉皆随我伐彼不臣。王有二军。一名善剑二名善弓。王既出已令善剑先锋善弓后殿。王见前军人马肥盛。王问大臣曰。此是何军。大臣白言。是王善剑军前锋而去。时王回顾见其后军人马羸瘦。王问大臣曰。此是何军。大臣白言。是王善弓军以为后殿。王曰卿等岂可给军粮不平等与。大臣白言。均平给与。王曰唤来。彼便唤至。王亲问曰。汝军得粮岂不均等。

白言大王得料相似。王曰何故前军人马肥盛。汝之军众羸瘦如是。彼白王曰。我等若执无镞箭持无弦弓手把木刀不欲伤害。所有兵器卖以充食。我等军兵亦皆肥盛。王闻此语问前军曰。汝等岂可执无镞箭持无弦弓。手把木刀不欲伤害。白言实尔。王曰汝等岂欲将我至彼令他杀耶。即便白言。岂可器仗而能斗战。终须人力方破彼军王闻忿怒告云。若器仗不能战人能战者。汝等宜去降破彼城。作是语已王便回驾。时前军人诣法与尼处。告言圣者王遣我等往伐彼城。我等今时欲作何计。法与报曰。贤首。仁等但去至彼边城必当得胜。然每于宿处诵三启经。既至边隅围彼城郭。即于其夜通宵诵经。称天等名而为咒愿。愿以此福资及梵天。此世界主帝释天王。并四护世及十八种大药叉王。般支迦药叉大将。执杖神王所有眷属。难陀邬波难陀大龙王等。

时彼军人闻法与苾刍尼所说事已。即便礼足欢喜而去。每于住处诵三启经。既至彼已遍围城郭。即于是日通夜诵经。时彼将军依法与尼所教之法。遂广为咒愿如前具说。并设祭食供养天神。当尔之时北方多闻天王。须往众多药叉集处。闻诸军众说咒愿声。便生是念。谁称我名而为咒愿。遂俯观察见诸军众。复作是念。我此法弟非处驱驰。即告般支迦药叉将军曰。此之军兵是我法弟非处驱役。汝等宜应降伏此城付彼军众。药叉敬诺。即便去斯不远化作军众。象如大山马形如象。车如楼阁人等药叉。时城内人遥见军来生大恐怖。共相告曰。国之与命何者为先。国破更求命断难续。宜当保命岂顾城耶。遂即各舍兵器开大城门。自系其颈求哀乞命。时善剑军见斯事已。各起悲怜不加杀害。

取其将帅并诸封直。皆大欢喜返旆而归到其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兵众及封直之物。王极欣庆告军人曰。所将封直用赏劳勤。俘虏诸人设盟还放。时善剑军人便作是念。我等出师安隐归故。斯等皆是圣者法与威神之力。遂相谓曰。由圣者力使我得胜。今持此封直供养圣者。即便持物往至其所。报言圣者。我等保命战胜。言归国王欢喜赏赐丰赡。今持至此略表丹心。唯愿慈悲为受斯物。法与报曰。贤首。若于三宝不兴供养。虽生天上而受贫苦。汝等宜应于佛法僧而兴供养。当令汝等于长夜中常受安乐。时彼诸人蒙斯教已。皆往逝多林请佛及僧。于三月夏安居内。有所须者悉皆供给。于日日中每于食前供养三宝。于食后时听闻妙法。初夜后夜系念思惟。后于异时复有边隅不臣王命。

时王遂敕善弓军曰。汝等可去伐边隅。时善弓军白大王曰。我兵羸弱彼军强盛。可令彼去我更后番。王命善剑军曰。汝等可去伐彼边隅。彼军白王。我番已了未合军行。王曰且应此番后当免汝。时彼军人承王教已。共相议曰。前伏彼城是药叉众威神之力。我今更去定死无疑。然而我等于三月内请佛及僧。随有所须悉皆供给。我等宜可奉彼夏衣从军而去。即持衣物往逝多林。于时世尊宴默而坐。诸人持物诣苾刍所。白言圣者。

我等被使往伐边隅。于彼战亡难期再入。此是夏中施物幸为受之。时诸苾刍报言。贤首。大师世尊已制学处。不许我等夏内分衣。我不敢受。报言圣者。幸当受取置在一处。待夏了日众共分之。诸人以衣置一房中便舍而去。时彼诸人持先器仗师旅而出。时给孤独长者见而问曰。

君等何之。报言长者。欲往征行。长者报曰。岂非君等先已征还。答言行了。若尔何故复更征行。报言王遣我等且应此番后当相免。长者报曰。且住于此。我为白王。是时长者便诣王所。白王曰王今何意使善剑军。王曰某城叛逆今往讨之。长者曰彼当番未。王言已去。长者曰若如是者何故频行。王曰后番放免。长者曰王今知不。执无镞箭持无弦弓。手把木刀能降他不然彼军人皆是佛子。乃至昆蚁不故断命。前去征讨乃是药叉天众为伏彼城。今者重行恐将没落。岂非大王伤害佛子。是时大王知是佛子。告大臣曰。当宣我教告毗卢宅家。使知从今已去有征行处。更勿差遣善剑军人。时诸苾刍夏安居了。往诸人所报曰。贤首。我随意事讫有衣与我。彼便报曰。圣者。我先与之彼处应取。

时诸苾刍开房取物。但见蝼蚁土封积成大聚。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应差藏衣苾刍。若苾刍五法不具者此不应差。差不应作。云何为五。谓有爱恚怖痴藏与未藏不能晓了。五法具者此即应差。差应令作。云何为五。谓无爱恚怖痴藏与未藏善能晓了。如是应差。先当劝喻。一苾刍曰。汝某甲能与僧伽于夏三月中藏护衣不。若言能者。应敷坐席次鸣揵稚以言白讫。僧伽尽集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及尊敬戒者。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威仪严肃知量而受。随顺苾刍所行之法。为宣说已。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前三月夏安居。十日未满八月半未满。有急施衣。苾刍须者应受。乃至施衣时应畜。若过畜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苾刍者谓佛法中人。十日未至八月半者。谓去随意时有十日。在前三月夏安居者。非后安居也。有急施衣者。有其五种。云何为五。或为自病故施。或为他病者故施。或将死时施。或为死亡故施。或将行时施。苾刍须者谓心乐欲。衣者谓七中随一。应受者谓受畜已随意分之。乃至施衣时应畜者。谓举藏也。何谓施衣时。谓不张羯耻那衣一月。若张羯耻那衣五月。是谓为时。过此非时。若过此时不作分别。而畜衣者犯舍堕。舍之法式广说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刍若于夏内分夏利养。或过时而畜皆得舍堕。若于十日中得五种急施衣。分之无犯。若在夏中或时施主欲得自手而行施者。取亦无犯。若其差得藏衣苾刍。或可施主作如是语。我行还自手当施。虽过时分畜亦无犯。

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去斯不远有一聚落。彼有长者大富饶财多诸仆使。彼有净信心意乐贤善。彼为僧伽造一住处。其状高大有妙石门。周匝栏楯悉皆严饰。生天梯蹬见者欢喜。于此住处请六十苾刍。夏安居已随意而去。时彼施主见寺空虚令人守护。勿使贼徒盗床褥等。是时复有六十苾刍人间游行。届斯聚落求觅停处。时有一人报苾刍曰。圣者。何不住寺耶。答言贤首。何有寺耶。答言村外林中有好住处。苾刍便往见。守护人彼遥见已。告言善来善来。即便以次给与房舍并及床褥。倚枕坐床并三木拒。告言圣者。可先滤水。我今暂往白长者知。至已告曰。长者今仁福德倍更增长。有六十客苾刍来至寺所。长者闻已即便惊喜。报家人曰。汝等今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椒干姜荜茇。堪作非时浆物持往寺中。今客僧伽来至住处。欲作非时浆令其饱饮。家人闻已咸将至寺。时诸苾刍既滤水已各住。威仪随处而住。是时长者便往寺中遥见苾刍。如莲花丛充满寺内。倍益信心极加归向。说伽他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处

僧伽居住者 令生爱乐心

作非时浆调和既了自手授与。诸苾刍众饱饮浆已。礼僧伽足自执香炉。引诸僧众出绕制底还归寺中。居上座前长跪而住。上座为彼而作咒愿。愿已长者白言。明日中时唯愿圣众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刍许之。礼足而去。彼于明日办诸美膳供养僧伽。僧伽食已各归住处。复于中后设非时浆。既澡漱已为说妙法。上座复与咒愿。是时长者手执香炉。于上座前白大众曰。圣者。此之住处我不为身亦不为亲属。然本意者但为僧伽造斯住处。愿见哀愍于此夏安居。诸苾刍告长者曰。法主世尊今现在室罗伐城。于时时中闻说授记。某甲苾刍证阿罗汉。某甲苾刍成不净观。胜光大王末利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余长者婆罗门等并悉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义皆同受用。我等欲往。长者白言。

受法义利唯仁所知。衣食资身我愿供给。愿少留心于此停住。四事供养当无阙乏。上座告言。诸具寿如世尊说。若其施主有敬信者。应须悲愍增长信心。我今欲于此住既作留意。即便于此内外观察。遂见香花满树美果丰枝。清沼茂林皆可爱乐。上座告曰。诸具寿今此住处花果丰盈。若前安居果实未熟。我等宜作后安居。作是议已便后安居。时彼长者唯造一寺。所有福业皆在其中。于此聚落及余村坊更无别寺。诸人福业亦皆臻凑。时诸苾刍于此安居多获利养。随意事了犹未分散。时有迦栗底迦贼。共相议曰。我等当作何业于一岁中。不假劬劳丰足衣食。有作是说。我等宜应偷苾刍物。余贼报曰。彼一日中过百门阃。辛苦乞索仅得充躯。彼何所有。中有一贼谙委苾刍。告诸人曰。

汝不知彼大有财物。所以然知此造寺长者信心淳善。唯造一寺所有福业皆在其中。于此聚落及余村坊更无别寺。诸人福业亦皆臻凑。时诸苾刍于此安居多获利养。若不信者可共亲观。诸人报曰。若尔汝可先观我当后去。报言我且先行。即便整理衣服缓步从容。口诵伽他旋行制底便入寺内。于时门所有一莫诃罗苾刍。彼贼见已礼足而问。圣者此是谁寺。房宇庄严令人爱乐。愿生天者是其梯蹬苾刍报言。贤首是某甲长者之所兴建。问言圣者。此是毗诃罗为是毗伽多。苾刍问曰。何谓毗诃罗何谓毗伽多。报曰若资具充满是毗诃罗。若所须阙乏是毗伽多苾刍报曰。贤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诃罗非毗伽多。于此住处资产丰足。贼便报曰。圣者。若足食者不应餐土。若足衣者不着树皮。仁之衣服应有多少。

时莫诃罗禀性愚直便携贼手共进房中报言。汝观架上衣物。重复问言。圣者。此是仁物为僧祇耶。报言贤首。是我私物。问言圣者。仁是上座为是法师。报言贤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师。我是沙弥在僧之末。报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于众家有卧具不。报言贤首。我在最下尚七事具足。何况僧家。问言圣者。众家厨内煮食之物。为用瓦器为铜釜耶。苾刍即便示其库屋告言。于此库中充满铜器。既知此已贼便欲去。报言圣者。向来废仁善品妨我家业。今且辞去后更咨参。报言好去。贼乃礼足而行诣诸贼所告曰。我于彼寺观察财物如陆地舟。宜可偷窃。中有一人告诸贼曰。我曾闻说有六十人善闲弓矢。于此出家不可造次辄为偷窃。若众集听经方可入寺。别人问曰。不知何日众聚听经。

其谙委僧人告诸贼曰。八日已过月半当诵。即便屈指数日而住。至十四日上座自说波罗提木叉。为长净事已令诵经者升师子座。才始发端诵伽他曰。

佛在给园中 能断诸缠惑

诸根皆寂定 告众如是言

于时贼徒扣门而唤。苾刍问曰。汝是何人。报言圣者。我是善男子时诸苾刍便作是念或聚落人来此听法我为开门。其门既开贼徒竞入争取财物。苾刍告曰。汝向报言是善男子。今来入寺便窃我财。贼言圣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贼。苾刍告曰。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苾刍议曰。具寿如世尊说凡穀乳者不应令尽。今此长者若见遭贼出物供寺。复与我等定当倾竭。宜往室罗伐城同梵行处求觅衣服。共相谓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昼入草丛夜当涉路。不白长者于是便行。渐至室罗伐城。彼诸苾刍初夜后夜警觉定思勤修善品。见露形者来至门前惶惶顾望。彼诸苾刍遥问之曰。汝露形拔发之辈因何至斯。此僧伽住非汝住处。答言具寿。我是苾刍非露形外道。复问曰岂有如是形相苾刍。答曰被贼偷劫欲使何为。问曰汝名何等。答曰我名佛护法护僧护等。彼便答曰。善来善来诸具寿。即为开门。彼便入寺。或与三衣或有与

裙。或与僧脚崎或与漉水罗。或与腰绦或与波怛罗。随其所有皆共周给。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若诸苾刍住阿兰若处者。于三衣中应留一衣置俗舍内。如佛所教。兰若苾刍。于三衣中应留一衣置俗舍内。

时诸苾刍如佛所教以衣置村。由前制戒还往村中与衣共宿。时婆罗门居士告言。圣者仁等何意于此宿耶。报言此有我衣。彼便报曰。我等岂可盗此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不应彼宿。时诸苾刍明相未出往至村中。见诸女人露形而卧。彼便问曰。何故圣者未晓而来。苾刍报曰此有我衣。彼便报曰。我等岂可盗此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不应夜往。时诸苾刍便至村外待明相出。遂被贼盗虎狼师子之所惊怖。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应于寺中待明相出。时诸苾刍有三宝事须出界外。皆不敢去。云我有衣寄俗舍内。苾刍白佛。佛言阿兰若苾刍。应齐六夜得向余处离衣而宿。时六众苾刍出界外遂经七宿。诸苾刍告曰。具寿。佛听出界离衣六夜。仁等何因故经七宿。答言具寿。遣经六夜至第七夜。岂饮酒啖蒜耶。少欲苾刍闻此说已共生嫌贱作如是语。佛听六夜得离衣宿。云何苾刍遂经七宿。时诸苾刍以缘白佛。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乃至告诸苾刍。广说如上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众多苾刍在阿兰若处住。作后安居有惊怖畏难处。苾刍欲于三衣中随留一衣置村舍内。若苾刍有缘须出阿兰若界者。得齐六夜离衣而宿。若过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众多苾刍者。众多谓三人已去。苾刍谓是六众。在阿兰若住处者。去村五百弓。有一拘卢舍名阿兰若处。四拘卢舍名一踰膳那。从七极微至踰膳那。有十八种差别。如前广说。住处者谓是寺也。后安居者。谓从六月十六日为始。有惊怖畏难处者。惊谓恐有贼来。怖谓虎豹狼等。畏难谓蚊虻蛇蝎风热等事。言苾刍欲于三衣中随留一衣置村舍内者。三衣谓是僧伽胝嗢呾罗僧伽安呾婆娑。村者谓有街衢巷陌可识。置者安也。若有缘须出界者。谓有三宝事或别人事。出界者谓离常住处所有分齐。得六夜者谓得至六夜。离衣而宿。谓望村内所寄之衣。若过谓至七日明相出时。犯舍堕罪舍悔法式广说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三衣中欲留一衣置村舍内。从阿兰若界离过六夜。得舍堕罪。若有八难随一事来。舍去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预前求过后用雨浴衣学处第二十八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如佛所言苾刍应求雨浴衣。时六众苾刍预前求觅过后而用。事务繁杂妨废正修。少欲苾刍遂生嫌贱。云何汝等故违佛言。以缘白佛。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乃至告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春残一月在应求雨浴衣。齐后半月来应持用。若苾刍未至春残一月。求雨浴衣至后半月。仍持用者泥萨只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若复更有如是流类。春残一月者。谓去安居有一月在。即是从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应求雨浴衣者。谓洗浴物。齐后半月来应持用者。指用分齐。谓有半月在当作随意事。谓从八月一日已去。若苾刍未至春残一月。便预求雨浴衣至后半月。尚持用者得罪同前。舍悔法式广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欲作前安居。即于春残一月求雨浴衣。若苾刍欲作后安居者。便作是念。彼尚求衣我何不求。若求得者犯舍堕罪。若苾刍作后安居。彼持雨浴衣至八月尽仍尚持衣。若前安居人作如是念。彼尚持衣至八月尽我何不持。若持者得舍堕罪。若苾刍各依自夏求衣。持衣者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回众物入己学处第二十九

尔时佛在释迦处贩苇人聚落。尔时有一长者自起信心深生爱敬。造一住处施与别人圣者罗怙罗。时罗怙罗于此寺中时时住止。因有缘务须往室罗伐城。是时长者闻具寿罗怙罗舍其住处。执持衣钵往室罗伐城。时彼长者见寺空虚。即便以寺舍入僧伽。时具寿罗怙罗事缘既了。即便还来诣旧住处。闻说长者以其住处施与僧伽。罗怙罗闻斯事已往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住。即以上缘具白世尊。我今欲如之何。于时世尊告罗怙罗曰。汝今可诣长者之处作如是语。长者岂于我所。见身语业有不善处生嫌贱耶。时罗怙罗承佛教已。即便往诣长者之处作如是语。长者。岂于我所。见身语业有不善处生嫌贱耶。是时长者即便礼足作如是语。我实不于圣者之所。见身语业有不善处起嫌贱心。时罗怙罗咒愿长者无病长寿。即便舍去还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承佛教至长者所。告言长者。岂于我所见身语业有不善处生嫌贱耶。长者答我云。圣者。我实不于圣者之所见身语业有不善处生嫌贱心。于时具寿阿难陀在于佛后执扇扇佛。世尊即告具寿阿难陀曰。汝今宜往贩苇人聚落。告诸苾刍悉令集在常食堂中。时具寿阿难陀。奉命而去具宣佛教。彼苾刍众皆令集在常食堂中已。还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彼聚落中诸苾刍众。我奉佛教皆已集在常食堂中。唯愿知之。尔时世尊诣彼堂中于所设座就之而坐。告诸苾刍曰。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一别人。后时复回此物施一别人。此则施者非法。受者亦非法。名不净受用。如是若更回与二人。或与三人或与僧伽。斯等皆名施不如法受不如法不净受用。汝等苾刍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二别人。后时复回此物施一别人。此则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净。如是若更回与二人三人。或与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净。汝等苾刍若有施主。以所施物

施三别人。后时复回此物施一二三人。或与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净。汝等苾刍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与僧伽。后时复回此物施与一二三人。与余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净。汝等苾刍若其僧伽破为二部。先施此部复将此物回与彼部。乃至皆是不净受用。汝等苾刍若施一人不回与一人。施者受者皆名如法。所有受用皆名清净。如是若施二人三人僧伽。此部更不回与余者。乃至受用皆名清净。如上广说。汝等苾刍前是施后非施。汝等苾刍地属于王物属于主。所有衣钵等物应嘱苾刍。施主所有施寺等物。若有破落应自修补。不应持此回施余人。汝等苾刍应与罗怙罗先所住处。时诸苾刍既奉佛教。即便授与罗怙罗先时住处。此是缘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有一乞食比丘。与一长者受三归依并五学处。后于异时复为长者赞说七种有事福业。长者白言。圣者我今随力欲作少多有事福业。苾刍问曰。欲作何事。白言。我欲供佛及僧苾刍。报曰颇有少许衣物施不。白言圣者。我是贫人但有一双白叠。圣者可为我往称我名号。请佛及僧明日垂慈来我舍食时乞食。苾刍便往园中见诸苾刍并皆详集。时乞食苾刍称长者名。请佛及僧明当就舍受其供养。时诸苾刍共相谓曰。此乞食人今于俗家成教化者。时有问曰。彼长者家为有施物为无施物。报言彼是贫人有一双叠欲持奉施。时邬波难陀闻已作是念。彼人请佛及僧以一双叠拟将奉施。彼必定是贵价之衣。我若不能夺此衣者。我更不名邬波难陀矣。作是念已。即于其夜辛苦至明。

既天晓已即便着衣持钵到长者所。见彼长者备办饮食。问言长者。欲作何事。报言我今具膳供佛及僧。邬波难陀报言。长者如佛善说。若有众生于日初分以身语心修诸善业。当知是人名初分善。若有众生于日中时以身语心修诸善业。当知是人名中分善。若有众生于日暮时以身语心修诸善业。当知是人名后分善。仁今获得三业初善。由供佛僧自手营办。长者颇有多少施耶。答言我家贫薄但有一双白叠。报言长者。暂可将来我观其状。时彼长者即便取衣。报言长者。新物善哉。然而长者有舍施福无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众有千二百五十人。得汝一衣更待获得千二百四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于桁竿上而取销尽。又如佛说。若时僧伽得少食利。如小树叶平等行之。若得少衣应为灯炷平等共分。

长者汝所施衣若共分张形状如是。何有受用之福利耶。长者报曰。圣者。我今作何方便。令得施福及受用福。邬波难陀报长者曰。汝若能于释种之中有出家者。明闲三藏为大法师。善能敷演辩才无碍。汝将此衣持施彼者便能具足惠施之福及受用福。长者报

言。圣者。何处得有如此福田我当奉施。邬波难陀曰。我即其人。是时长者便礼其足以衣授与。报言圣者。愿慈愍故为受此衣。邬波难陀报言。长者。汝虽解施未体其仪。当待片时佛僧食讫。持此白叠在上座前。告大众言随喜。然后当施于我。长者报曰。我如是作。时彼长者即便洒拭庭宇敷以座席。布列香花门安水器。即令使者命佛及僧。白言时至。尔时世尊及苾刍僧伽。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往长者家依次而坐。时彼长者见众坐已。

便以种种香美饮食。自手供奉佛及大众。既饱食已长者即便持其白叠。于大众前口唱随喜施与邬波难陀。尔时世尊自为咒愿已。从坐起去便即归寺。时藏衣苾刍告授事人曰。可于邬波难陀处索取白叠。授事往索。告言大德。今日施物可与我来。邬波难陀答言。具寿。汝为持叠至寺。还我来耶。报言不还。邬波难陀曰。何意不还。彼便答曰。是大众物。邬波难陀告言。具寿。汝之衣钵何故不与。将我衣钵持施僧伽我不与汝。彼乞食苾刍在长者家。告长者曰。仁今何意此处雷鸣彼处下雨。长者答言。圣者我有何过。苾刍报曰。汝先以叠拟施众僧。何因食讫回与邬波难陀。长者答曰。我欲如何。大德邬波难陀来至我所作如是言。汝有施福无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众有千二百五十人。

得汝一衣更待获得一千二百四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于桁竿上而取销尽。并陈佛说均分衣食如小叶灯炷。乃至广说。求好大德当施此衣。我即其人。宜唱随喜当施我叠。我闻此说如言便与岂有过耶。时乞食苾刍闻此语已便往寺内。余苾刍见告曰。汝乞食人长时教化得一施主。彼便此处震雷别处下雨。乞食者告曰。我与长者俱有何过。然有一人往至其家报长者云。汝有施福无受用福。广说如上。乃至唱随喜已当施于我。时彼长者随言而作。我及于彼何有过耶。时有少欲苾刍闻此语已极生嫌贱。云何苾刍知他施僧物自回入己。时诸苾刍以缘白佛。尔时世尊即以此缘集苾刍众。问邬波难陀曰。汝实回僧物用入己耶。白言实尔。乃至广说。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他与众物自回入己者。泥萨只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若更有斯类。知者或自知或因他告。僧伽者谓佛声闻。众物者有二种物。谓食利物衣利物。此处所言谓是衣利。回者物定属他化将入己。泥萨只波逸底迦。舍悔法式广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属一苾刍物自回入己。回时得恶作。得便舍堕。如是乃至知属二人三人或属僧伽。自回入己得罪同前。

若苾刍知属一苾刍物。回与他一人。回时得恶作。得时亦恶作。如是乃至知属一人。回与二人三人。或回与僧伽自回入己。得罪同前。

若苾刍知属僧伽物回与一人。回时得恶作。得时亦恶作。如是乃至知属僧伽回与二人三人。回时恶作。得时亦恶作。

若苾刍知属一僧伽物回与余僧伽。回时恶作。得时亦恶作。若知与苾刍僧伽回与苾刍尼僧伽。知与苾刍尼僧伽回与苾刍僧伽。知与二部僧伽物回与苾刍僧伽。知与二部僧伽回与苾刍尼僧伽。若知苾刍僧伽物回与二部僧伽。知与苾刍尼僧伽物回与二部僧伽。若其僧伽破为二部。知与此部回与彼部。或知与此寺回与彼寺。知与此房回与彼房。知与此廊回与彼廊。或于房廊更互回与。或与此柱间回与彼柱间。或柱间物回与门处。或以门物回与阁上。如是广说。乃至展转相回皆得恶作。若苾刍知与此佛像物回与余佛像。若知与此窣睹波物回与余窣睹波。若知与踏道初蹬回与第二第三。或回与塔身或与檐级。或此畔物回与余畔。或回与覆钵。或回与方台轮相初级。乃至宝瓶法轮立柱。或复从此回至下基。如上回互皆得恶作罪。若王力使回者皆无犯。若与此贫人物回与彼贫人。得恶作罪。若觅不得者回与无犯。若苾刍与此傍生食回与彼傍生。得恶作罪。若觅不得回与无犯。若拟与傍生物回将与人。拟与人物回与傍生。得恶作罪。若与出家物回与俗人。或复翻此。得恶作罪。若觅不得者无犯。如是女男半释迦苾刍尼及下三众。若多若少与此彼更相回。互准前应说。若觅不得虽违本心与余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服过七日药学处第三十

尔时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尔时具寿毕邻陀子弟子门人。所有诸药自触令他触。或与饮食细末相杂。或更互相和。或自类相杂糅在一处不知应舍不舍。时与非时任情取食。诸有少欲苾刍见是事已。起嫌贱心作如是语。云何苾刍所有诸药自触令他触。或与饮食相杂。或更互相和。或自类相杂糅在一处舍与不舍。亦复不知时与非时任情取食。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以此缘集苾刍众。知而故问。广说乃至问毕邻陀子弟子门人。汝等实尔。所有诸药自触令他触。或与饮食相杂。或更互相和。或自类相杂糅在一处舍与不舍。亦复不知时与非时任情取食耶。白佛言。实尔大德。于时世尊以种种呵责。多欲不足难养难满。赞叹少欲知足易养易满。知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诸苾刍曰。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如世尊说。听诸病苾刍所有诸药随意服食。谓酥油糖蜜。于七日中应自守持触宿而服。若苾刍过七日服者。泥萨只波逸底迦。如世尊者。谓如来应正等觉。说者有所晓示也。病苾刍者。谓此法中苾刍身婴疾病。所有诸药随乐服食者。谓与病状相宜。清净堪食。酥者谓诸酥。油谓诸油。糖谓沙糖。蜜谓蜂蜜。于七日者谓七日夜。自守持之触宿而食者。谓得自取而食。过七日者谓越限齐也。泥萨只波逸底迦者。此物应舍其罪应说悔故。名泥萨只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

月一日得药。此药即应于七日内自作守持。或可舍或与余人。若不持不舍不与余人。至八日明相出时。得泥萨只波逸底迦。若苾刍一日不得药。二日不得三日得。乃至七日得此药。即应于七日内自作守持。或可舍或与人。若不持不舍不与余人。至八日明相出。得舍堕罪。若苾刍一日得药二日亦得。于七日内此初日药应守持。二日药或舍或与余人。或第二日药自作守持。初日药或舍或与余人。若不持不舍不与余人。至八日明相出时。得舍堕罪。若苾刍如于一日二日相对作法。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六七日相对作法。余如上法。若苾刍月一日得众多药。此药即应于七日内自作守持。或舍或与人。若不持不舍不与余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时。得舍堕罪。若苾刍如于一日如是乃至七日得众多药。此药应于七日内自作守持。或舍或与人。若不持不舍不与余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时。得舍堕罪。若苾刍一日得众多药。二日亦得众多药。此初日药于七日内应守持。二日药或舍或与人。或第二日药自作守持。初日药或舍或与人。若不舍不与余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时。得舍堕罪。若苾刍一日不得众多药。二日亦不得众多药。乃至第六第七日方得众多药。第六日药于七日内应守持。第七日药或舍与人。若不舍不与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时。得舍堕罪。若苾刍所有诸药自触令他触。或与饮食细末相触。或更互相和或同类相杂糅在一处不能分别者。此药即应与寺家净人或施求寂。若复苾刍于此诸药不自触不令他触。不与饮食细末相触。亦不更互相和。亦不同类相杂。亦不糅在一处。舍与不舍时与非时能善分别。于七日内自为守持自取服食。应如是守持。应在午前当净洗手受取其药。对一同梵行者作如是说。

具寿存念我苾刍某甲有此病缘。清净医药我今守持。于七日内自服及同梵行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说。若已服一日即告同梵行者云。我此病药已服一日。余有六日在我当服之。如是乃至七日皆应告知。若满七日已尚有余药。应舍与净人或与求寂。若不舍者至第八日明相出时。犯舍堕罪。若苾刍有舍堕药不舍与人。不为间隔罪不说悔。若更得余药悉犯舍堕。由前染故。若苾刍犯舍堕。药虽已舍讫未为间隔罪未说悔。若更得余药皆犯舍堕。由前染故。若苾刍犯舍堕药虽已舍讫已为间隔罪未说悔。若更得余药皆犯舍堕。若苾刍药犯舍堕未为三事。若更得余衣钵网络腰绦。但是沙门所畜资具活命之物。若受畜者皆犯舍堕。由前染故。若苾刍犯舍堕药已舍已为间隔罪已说悔。更得余药者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诸大德我已说三十泥萨只波逸底迦法。今问诸大德是中清净不。如是三说。诸大德是中清净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九十波逸底迦法

总摄颂曰。

故妄及种子 不差并数食

虫水命伴行 傍生贼徒食

初别摄颂曰。

妄毁及离间 发举说同声

说罪得上人 随亲辄轻毁

故妄语学处第一

尔时佛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尔时具寿罗怙罗于此城侧温泉林住。时有众多敬信婆罗门居士等。来诣其所问言。大德。世尊今者住在何处。若佛世尊在竹林中。时罗怙罗即便报云在鹫峰山。若在鹫峰山。报云在竹林中。若在毕钵罗窟。报云在西尼迦窟。若在西尼迦窟。报云在毕钵罗窟。时彼诸人欲求礼佛不能得见。身体疲倦极生劳苦。诣罗怙罗处。时罗怙罗问诸人曰。仁等。得见世尊不。答言不见。诸人报云。圣者何因故恼我等。答言实尔。我故相恼。时彼诸人各生嫌贱。时诸苾刍以缘白佛。尔时世尊闻是语已。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还至本处饭食讫。于食后时即便往诣温泉林所罗怙罗住处。时罗怙罗遥见佛来。为佛敷座即安置瓶水并洗足器。净洗足手已往迎世尊。收取上衣白言。善来世尊愿于此坐。佛便就座坐已即取瓶水自洗双足。于洗足器倾去多水余留小许。告罗怙罗曰。汝见器中留少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见之。佛言。罗怙罗若苾刍故心妄语。无有惭耻亦无追悔。我观如是愚痴之人。说为乏少沙门之法。世尊复以器中少水总泻于地。告罗怙罗曰。汝见少水尽弃于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见之。佛言。罗怙罗若苾刍故心妄语。无有惭耻亦无追悔。我观如是愚痴之人。说为弃尽沙门之法。世尊复以其器倾侧至地。告罗怙罗曰。汝见此器倾侧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见之。佛言。罗怙罗若苾刍故心妄语无有惭耻亦无追悔。我观如是愚痴之人。说为倾侧沙门之法。世尊复以其器覆之于地。告罗怙罗曰。汝见此器覆在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见之。佛言。罗怙罗若苾刍故心妄语。无有惭耻亦无追悔。我观如是愚痴之人。说为倾覆沙门之法。复次罗怙罗如醉象王有大力势。牙如车轴肥壮勇猛善能斗战。往战场中共他战时。四足两牙尾及脊胁悉皆作用。唯有其鼻卷而不出。罗怙罗此象为护命故不用其鼻以摧。彼军象师即念。此之象王护惜身命。罗怙罗若彼象王共斗之时。出鼻战者是时象师即知此象不吝躯命。自军他军遇便残害无恶不作。如是罗怙罗若复苾刍故心妄语。无有惭耻亦无追悔。我说是人无恶不造。尔时世尊说伽他曰。

若人违实法 故作虚诳语

乃至命终来 无恶而不造

宁吞热铁丸 犹如猛火焰

不以破戒口 啖他信心食

尔时世尊复告罗怙罗曰。于汝意云何。何意世人手执明镜。罗怙罗白佛言。世尊。彼执镜者为观己面善恶之相。佛告罗怙罗。如是如是汝之所有身业造作。应当数数善自观察。我今欲起如是身业。此之身业为害自身并害他身。是不善事是苦恶业。能于未来感苦异熟耶。为不害自身并不害他。是胜善事是安乐业。能于未来感乐异熟耶。罗怙罗若汝作此观察之时。即能了知此之身业。我今欲作能损自他。是不善事是苦恶业。能于未来感苦异熟。此之身业应当检摄即不应作。罗怙罗若汝作此观察之时。即能了知此之身业。我今欲作能益自他。是胜善事是安隐业。能于未来感乐异熟。此之身业应当发起修其善事。复次。佛告罗怙罗。汝之所有身业造作。应当数数善自观察。我今正作如是身业。此之身业能害自他当受苦报。即不应作。若益自他当受乐报。便应修学。复次佛告罗怙罗。汝之所有身业造作。应当数数善自观察。我曾已作如是身业。此之身业能害自他当受苦报。所有罪业应对佛前至诚恳恻说所作罪。或于清净同梵行者前。说其愆咎发露说悔。将来禁戒更不重犯。若作善业能益自他。当受乐报应发欢喜心。于日夜中庆其所作勿为放逸。罗怙罗如于身业欲作。正作已作三时观察。当知语业意业亦复如是。罗怙罗当知过去未来及以现在。所有行业皆由意生。应数观察弃舍妄念常起善心。罗怙罗。若有沙门婆罗门等。于身语意业现起之时。应善观察令极清净。常多修习相应而住。罗怙罗如于现在观察三业。令极清净相应而住。过去未来亦复如是。是故汝今于三业中恒善观察。令极清净相应而住勿为放逸。尔时世尊说伽他曰。

罗怙汝当知 常观察三业

不令造众恶 是顺诸佛教

此是声闻业 汝今应可修

修习此行时 长善息诸恶

尔时世尊为罗怙罗示教利喜说是法已。时罗怙罗礼佛双足欢喜奉行。于时世尊从座而去。此是缘起尚未制戒。

佛在逝多林。尔时法手苾刍是释迦子于此而住。善能言说降伏他论。于时中国有一摩纳缚迦。为求学故往诣南方。事广如前第四波罗市迦劫比罗因缘中具说。时摩纳缚迦所事师主。是南方婆罗门博通诸论。与摩纳缚迦及诸弟子渐次游行。经诸城邑遂到室罗伐城。时彼城中有一婆罗门为众之首。闻有南方大论师至告诸学徒曰。汝等知不有婆罗门是南方大论师。今来至此欲求敌论。若彼论师于诸论中而立义者。汝等各随所习共相

酬对。若能破彼斯曰善哉。若不能者宜当引彼往释子中令与论议。若其论师能破释子。此即是我婆罗门胜。若其释子伏得彼者。斯亦是我婆罗门胜。何以故。能令八方震大名称。云南方有一大婆罗门。善解四明妙通八术。来求激论至室罗伐城。城中有人能摧彼论。

我等诸人亦非堕。负时彼论师于晨朝时以衣裹腹。手执炬火入室罗伐城。时彼城中婆罗门子问言。大师何故以衣裹腹。论师报曰。所受学业满我腹中。恐其破裂故以衣裹。又问何因于白日中手执炬火。论师报曰。我见诸人愚痴闇昧。今辉智炬令使开明。论师即便共彼学徒更相问难。有激论处人咸杜口。城中学士悉皆受屈。诸人白言。大师何故辱自朋耶。论师报曰。岂可于此更有他朋也。诸人云有。论师曰彼是何人。报曰是沙门释子。近日方兴于四姓中独称尊胜。多闻辩说人所共知。师今可往共彼言论。问曰彼居何处。报言在此城中逝多林内。问曰于彼众中谁为第一激论之王。报曰彼皆博识聪睿词辩分明。作是语时法手。苾刍遇有他缘因届其所。诸人见来告论师曰。大师今可且置诸余沙门释子。

宜应可共此法手苾刍以申论难。论师即便正视苾刍。告诸人曰。略观此相定是论主。即往就之告言。苾刍我于先师颇曾少学。欲共仁者聊叙论端。苾刍报曰。斯诚大善我比有心欲求论难。何当遇敌得尽虚怀。仁既远来深适吾愿。随意当作。论师问曰何日对谈。苾刍报曰明日可作。欲在何处。于某花园。共作期已舍之而去。时彼论师既共期已。即于此夜研核两宗。预设科条讨寻征斥。思惟不睡迄至天明。时法手苾刍作如是念。我若破得此论师者。亦未能免巡百家门食方满腹。若婆罗门傥摧我者。我之所有名称花冠悉皆隐没。时婆罗门即于晨旦趣彼花园。伫望苾刍欲其来至。然而法手不赴前期。久待不来遂还城内。是时法手斟酌过期便入城中次行乞食。彼婆罗门见而问曰。苾刍何故不赴花园。

报曰何处花园。婆罗门曰。仁岂不忆昨日共期云于其处将兴往复。法手报曰。我忘其事。婆罗门作是念。我于通夜思构论端。苾刍乃云我不曾忆。复作是念。然此苾刍无过二种。一是情识愚憃二是才辩过人。复报之曰。明日赴期。报云如是。彼婆罗门明至期时便赴园内。淹留相待还复不来。企望踌躇覆归城邑。是时法手知过期已入城乞食。彼婆罗门见而复问。苾刍何故还不赴期。法手报曰。我岂风病耶。岂唯论议一事更无余业。然我每于晨旦承事大师。所未闻法敬心听受。门徒之辈复自教诏。还往贵人逢迎说法。婆罗门曰。苾刍不应故心妄语。答曰我实如是。由此法手苾刍共他论者许期往赴。而故食言令彼论师屡劳往返。诸外道辈闻斯事已各生嫌贱。君等应知释子沙门故心妄语。

共他论者结契园中。故作虚言令彼论者空劳往复。诸苾刍闻已具白世尊。佛以此缘集苾刍众。问法手曰。汝实作如是故妄语事。共他期契。故心不往耶。答言实尔。世尊。尔时种种呵责。乃至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故妄语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是法手。义如上说。故者谓是故心了知其事。妄语者有九种妄语。八七六五四三二种差别不同。云何九种妄语。谓以无根他胜。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讫里多。以无根破戒。破见。破威仪。破正命。而作妄语。云何八种妄语。谓以无根他胜。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讫里多。以无根见闻疑。云何七种妄语。谓以无根破戒。破见。破威仪。破正命。以无根见闻疑。云何六种妄语。若苾刍欲作妄语。生如是念我当妄语。正妄语时。作如是念我正妄语。若妄语竟。作如是念我已妄语。以无根见闻疑。云何五种妄语。谓以无根五部罪而作妄语。云何四种妄语。谓以无根破戒。破见。破威仪。破正命。云何三种妄语。谓以无根见闻疑。又有三种妄语。作如是念。我当妄语。我正妄语。我已妄语。云何二种妄语。谓我正妄语。我已妄语。无有一种成妄语者。复有五种妄语。何者是耶。自有妄语得波罗市迦。有得僧伽伐尸沙。有得窣吐罗底也。有得波逸底迦。有得突色讫里多。云何妄语得波罗市迦。若苾刍实不得上人法自称言得。此之妄语得波罗市迦。云何妄语得僧伽伐尸沙。若苾刍知彼苾刍清净无犯。而无根他胜法谤。此之妄语得僧伽伐尸沙。云何妄语得窣吐罗底也。若苾刍在僧众中故心妄语。非法说法。法说非法。非律说律。律说非律。此之妄语得窣吐罗底也。云何妄语得突色讫里多。若苾刍半月半月作褒洒陀。诵戒经时彼问清净不。而实不清净自知有犯。作覆藏心默然而住。此之妄语得突色讫里多。除向所说四种妄语。诸余妄语悉得波逸底迦。波逸底迦者是烧煮堕落义。谓犯罪者堕在地狱傍生饿鬼恶道之中受烧煮苦。又此罪若不殷勤说除。便能障碍所有善法。此有诸义故名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内摄颂曰。

若实不见闻 不觉不知想

及疑而异说 是妄语应知

若苾刍不见不闻不觉不知。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便云我见我闻我觉我知。如是说时语语皆得波逸底迦罪。若苾刍曾见闻觉知而忘其事。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不忆其事而云不忘。语语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实见闻觉知后遂生疑。彼作此想如是忍可言于见等无有疑心。语语说时皆得波逸底迦。若实不见闻觉知有见等想。彼作此解后言我实有见等。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不见而有闻觉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后言我见无有闻等。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不闻而有见觉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后言我闻无见觉知。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不觉而有见闻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后言我觉无见闻知。语语说

时皆得本罪。若实不知而有见闻觉。作如是想如是忍可。后言我知无见闻觉。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见而忘闻觉知不忘。彼作此想。后言我见不忘闻觉知亦不忘。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闻而忘见觉知不忘。彼作此想。后言我闻不忘见觉知亦不忘。语语说时皆得本罪。

若实觉而忘见闻知不忘。彼作此想。后言我觉不忘见闻知亦不忘。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知而忘见闻觉不忘。彼作此想。后言我知不忘见闻觉亦不忘。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见而疑闻觉知不疑。彼作此想。后言我见不疑闻觉知疑。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闻而疑见觉知不疑。彼作此想。后言我闻不疑见觉知疑。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觉而疑见闻知不疑。彼作此想。后言我觉不疑见闻知疑。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知而疑见闻觉不疑。彼作此想。后言我知不疑见闻觉疑。语语说时皆得本罪。若实不见而作不见想。有闻觉知作闻觉知想彼作此想。后言我见不闻觉知。说时得本罪。若实不闻作不闻想。有见觉知作见觉知想。彼作此想后言我闻不见觉知。说时得本罪。若实不觉作不觉想。有见闻知作见闻知想。彼作此想。后言我觉不见闻知。说时得本罪。若实不知作不知想。有见闻觉想。彼作此想。后言我知不见闻觉。说时得本罪。若实见闻觉知。彼作此想。后言我不见闻觉知。说时得本罪。若实见闻觉知而不忘其事。彼作此想。后言我见闻觉知而忘其事。说时得本罪。若实见闻觉知而无疑心。彼作此想。后言我见闻觉知而有疑心。说时得本罪。若实见闻觉知有见闻觉知想。彼作此想。后言我不见闻觉知。说时得本罪。若实见不闻觉知。彼作此想。后言我不见然有闻觉知。说时得本罪。若实闻不见觉知。彼作此想。后言我不闻然见觉知。说时得本罪。若实觉不见闻知。彼作此想。后言我不觉然见闻知。说时得本罪。若实知不见闻觉。彼作此想。后言我不知然见闻觉。说时得本罪。

若实见不忘闻觉知忘。彼作此想。后言我见而忘闻觉知不忘。说时得本罪。若实闻不忘见觉知忘。彼作此想。后言我闻而忘见觉知不忘。说时得本罪。若实觉不忘见闻知忘。彼作此想。后言我觉而忘见闻知不忘。说时得本罪。若实知不忘见闻觉忘。彼作此想。后言我知而忘见闻觉不忘。说时得本罪。若实见不疑闻觉知有疑。彼作此想。后言我见有疑闻觉知不疑。说时得本罪。若实闻不疑见觉知有疑。彼作此想。后言我闻有疑见觉知不疑。说时得本罪。若实觉不疑见闻知有疑。彼作此想。后言我觉有疑见闻知不疑。说时得本罪。若实知不疑见闻觉有疑。彼作此想。后言我知有疑见闻觉不疑。说时得本罪。若实见作见想。不闻不觉不知作不闻不觉不知想。彼作此想。后言我不见然有闻觉知。说时得本罪。若实闻想不见觉知作不见觉知想。彼作此想。后言我不闻然有见觉知。说时得本罪。若实觉作觉想。不见闻知作不见闻知想。彼作此想。后言我不觉然有见闻知。说时得本罪。若实知作知想。不见闻觉作不见闻觉想。彼作此想。后言我不

知然有见闻觉。说时得本罪。若苾刍凡所有语违心而说。皆得波逸底迦罪。若不违心而说者皆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毁呰语学处第二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于诸苾刍作毁呰语。云眇目癵躄背伛侏儒太长太粗。聋盲喑哑枴行肿脚。秃臂大头哆唇齲齿。是时六众苾刍作如是等毁呰语。时诸苾刍闻已惭赧忧愁不乐。读诵思惟悉皆废阙怀忧而住。时有少欲苾刍。见其事已咸生嫌贱作轻毁言。云何苾刍于苾刍处而作毁呰。云眇目等如上所说。时诸苾刍以缘白佛。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乃至问六众曰。汝等实作毁呰之语。恼诸苾刍云眇目等耶。六众答曰。实尔大德。世尊即便种种呵责。广说如上。乃至此非沙门所应作事。所以者何。汝等当听。往古世时于聚落中有一长者。娶妻未久欢爱同居。便生一女年渐长大。长者单身躬为耕垦。时有居士之子父母俱丧。常于林野贩樵为业。时居士子持其樵檐来至耕处。

田头树下弃檐息肩。见彼长者躬自耕作。就而问曰。阿舅何故衰年自营辛苦。应居村落翻在田畴。报言善来外甥。我无兄弟复无子息。不自躬耕衣食宁济。彼便报曰。阿舅我且代耕仁当暂息。即便执犁代其耕作。遂至日午家中食来。唤言外甥可来共食。亦既食已。报言阿舅宜可还家。然我未知舅之宅处。至日晡后当出村外路首相迎。长者闻已即便归舍。时居士子耕至日晚。牛放青稊躬持草檐并取柴束。驱畜而归至彼村隅。长者迎见遂即相将到其宅所。时居士子扫除厂庾布以干土。并设火烟多与牛草。长者见已作如是念。我由此儿今受安乐。我之小女当与为妻。令其食已。报云外甥当住于此勤修家业。此之小女授汝为妻。报言甚善。即依处分营作生业。时彼长者家有二牛每令驱使。

大者为性调善。小者禀识贪餮。虽复拘制犯暴是常。童子发愤放石遥打折其一角。因即立号名为秃角。后于他日尚犯田苗同前不止。便放镰斫遂截其尾。因即名为秃尾秃角。后于异时居士子告长者言。阿舅先所许亲幸可作之。尔时长者言好。便告妻日。贤首衣服璎珞当可办之。小女不久欲为婚娶。妻便问曰。曾未与人如何办具。长者报曰。吾已与人。妻曰是谁。报云。此居士子。妻曰。此人宗族本不委知。如白胡椒莫了生处。如何以女辄为婚戚。凡婚姻者亲属还往饮啖追呼。氏族相应我方与女。报其妻曰。贤首。此居士子自至我家。由斯代劳得受安乐。此若无者还婴辛苦不免躬耕。妻报夫曰。我实不能将所爱女与客作人。世间之人多用妻语。是时长者便作是念。我若报云不与女者。

作人今日便舍我去。我还不免自执耕犁。今且宜应诡设方便勿令即去。时彼作人复于异时告长者曰。家长宜应作婚姻事。长者报曰。外甥我之亲族其数宽广。聚集之时多须饮食。宜待秋熟稻谷。收成既收谷已复告成婚。报言外甥事须沙糖宜待甘蔗。收已。复告成婚。报言外甥饼面是资。当待麦熟。既收麦已。复告成婚。报言外甥陈稻将尽。可待新粳。时居士子见作推延遂生此念。无容田实总一时成。看此事由便成诳我。成今宜可往告众人。若不与者经官取定便对众人。告云阿舅可作婚姻。诸人闻已告长者曰。许言已久何不为婚。是时长者怒而告曰。诸君当知。此是我舍客作之人。我以何缘与女婚娶。诸人皆然。时居士子便作是念。我不得钱复不得妇。虚淹岁序靡见成功。我今宜可损害其人方随意去。

便将二牛半日驱使。多与杖捶系之枯树。暴以烈日方欲言归。近劫初时畜解人语。其牛既遭苦楚。大牛便告居士子曰。咄男子汝先于我共相爱念。恩同父母知我劬劳。何故今时多行杖楚系之枯树。暴以烈日弃我还家。我于汝处有何憍过。男子报曰。汝无有咎。然汝曹主于我有过。牛曰彼有何过。男子报曰。先许我女今者违信。牛曰何不经官。男子报曰为无证人。牛便报曰。我等为汝而作证人。男子曰。为作人语为作牛音。牛曰不作人语。我当现相令人表知。汝当为盟令人表信。汝当引我为证令人表知。索我两牛系于厂内莫与水草。满七日已。可于地中多水草处放我令出。乃至傍人来睹信。验我等噤口不啖水草。我现相貌令王大臣信汝言实我当饮啖。是时男子闻是计已。

即便俱解放茂草中。自诣王所致敬白王。大王。某村长者许女为婚。使役多年今乃翻悔。王唤长者问其虚实。长者白云。我实不许。王问男子汝有证不。白王言有。王曰。为人为非人。白言非人。王曰是何。白言是牛。王曰。为作人语为余语耶。白言。不作人语。王曰。如何成证。白言。彼有实信令人表知。其牛于七日中系在厂内莫与水草。满七日已可于地中多水草处放牛令出。我引为证必有奇相。乃至大王未信已来牛终不食。此若虚者我当死罪。王命臣曰。当依此言看其证验。大臣奉教便取二牛。系之厂内不与水草。时秃尾秃角报大牛曰。岂期颠倒唯独我等日出西方。幽闭厂中不闻水草。大牛报曰。岂非我许居士子为作保证。于七日中自饿而住。乃至王未信来不食水草。

秃尾秃角报大牛曰。若放我者逢石尚啖况水草耶。大牛报曰。此居士子爱念我等事同父母。岂得违信误彼人耶。秃尾秃角曰。虽实爱念恩同二亲。然常唤我为秃尾秃角。我闻唤时即欲以角决破其腹。大牛闻已默尔而住。彼居士子时复来看。问其牛曰得安隐不。大牛报曰。我且安隐汝不安隐。居士子曰何意如此。大牛曰。此秃尾秃角作如是言。若放我者逢石尚啖况水草乎。居士子曰。若如是者我于今夜当急逃走。对王为诳命在须臾。大牛报曰。汝不须走。当与秃尾秃角穿鼻安绳。其纫促系我角。放出之日。若彼

违信食水草时。我以双角举鼻令上。汝即报言。今此二牛告第五护世。世人共许有五种拥护者。谓地水火风日。时居士子遂与穿鼻。秃尾秃角报大牛曰。仁当观此苦虐于我。

大牛曰。与着瓔珞何苦之有。便以拘纫系大者头。至七日已王及诸臣亲共观视多水草田放二牛出。秃尾秃角既见水草即便欲食。是时大牛遂以双角举小牛鼻向日而望。王问臣曰。何意二牛向日而望。时有智臣。白言大王。今此二牛。意欲启王说如是事非直我二为证。亦兼告彼第五护世。明明白日助我证知。王见是事极生希有。报诸臣曰畜生无知尚能为人而作保证。事既非虚宜以彼女共为婚戚。便放二牛俱食水草。时居士子既得胜已娶女为妻。佛告诸苾刍。汝等当知。在傍生趣闻毁呰言尚怀害念。况复于人。是故苾刍不应恶语毁呰他人。此是缘起犹未制戒。尔时世尊复告诸苾刍。作毁呰语时于现在世所作事业不能成就。汝等当听。乃往古昔于一村中有长者住。以行车为业。彼有二牸牛。

一名欢喜。二名美味。于春阳时各生一子。毛色斑驳。既渐长大。欢喜之子其角广长。美味之儿头秃无角。是时长者为其立字。一名欢喜长角。二名美味秃头。及其壮盛俱有气力。后于异时诸行车人。各因饮牛共集池所。作如是言谁牛最胜。各云我牛胜。长者答云。我牛极胜。诸人报曰。何以得知汝牛极胜。长者曰。可于峻阪令牵重车。共立盟言。赌金钱五百。作是要已便将己牛于峻阪处牵其重车。时彼长者便唤牛曰。欢喜长角宜可疾牵。美味秃头亦当急挽。时秃头牛闻毁呰语。即便却住不肯挽车。长者大怒便以粗杖而栲楚之。余人报曰。汝今岂欲杀此牛耶。既其不如宜当放却。是时长者便输五百金钱极大忿怒。于其二牛多与杖埵系之枯树。畜解人语已如上说。是时二牛告长者曰。

仁先养我事同父母。我有何过遂行楚毒。长者报曰。令由汝故罚我五百金钱。欢喜长角报长者曰。由汝口过自罚金钱。我等何咎。长者曰。我口何过。牛便报曰。何故对众人前毁辱于我。不言好称唤作秃头。若言好名不毁呰我者。更于峻阪牵倍重载。共立盟要倍赌金钱一千。长者报曰。汝今更欲倍罚我耶。牛曰。勿毁呰我定当尽力。后于异时各因饮牛事如前说。长者答云。我牛极胜。诸人报曰。岂汝今时更求重罚。长者报言。设更罚我君等何失。宜于峻阪倍驾重车赌金钱一千。明为要契即如言契以牛牵车令上峻阪。便唤牛曰。欢喜宜可急牵。美味当须疾挽。二牛闻已便生喜悦。尽力牵车令至平地。既其得胜便获金钱一千。时有天神于虚空中说伽他曰。

虽有极重载 居在峻阪下

二牛心若喜 能牵出此车

若陈顺意语 二牛闻庆悦

牵车出不难 主获千金赏

是故常爱语 勿作逆耳言

若出爱语时 无罪常安乐

佛告诸苾刍。彼傍生类闻毁呰时。尚能为主。作无利益。何况于人。是故苾刍不应于他作毁呰语。尔时世尊种种呵责诸苾刍已。广说如前。我今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毁呰语故波逸底迦。苾刍义如上。毁呰语者。谓于他人为毁辱事出言彰表。他领解时。得波逸底迦罪。广说如上。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第二十六卷～第五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毁訾语学处第二之余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总摄颂曰。

种族及工巧 业形相病五

罪及烦恼类 恶骂为后边

别摄颂曰。

种姓织毛针 铁铜及皮作

陶师并剃发 木竹作并奴

若苾刍作毁呰语意。往婆罗门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婆罗门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恶作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刹帝利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刹帝利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恶作罪。若苾刍作毁呰意。往薜舍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薜舍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若苾刍作毁呰意。往戍达罗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戍达罗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织师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织师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毛作人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毛作人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缝衣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缝衣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铁作种铜作种皮作种陶师种剃发种木匠种竹师种奴种。皆应广说准上应知。此论种族讫。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婆罗门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婆罗门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及诸技术。谓婆罗门所有威仪法式。洗净执瓶及取灰土。读诵规矩瓮声蓬声四薜陀书。作诸施会施受方法。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恶作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刹帝利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刹帝利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及诸技术。若刹帝利所有威仪法式。所谓乘象马车执持弓箭。回转进趣执钩执索排之攒类。斩截斫刺相叉相扑射声等术。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恶作罪。若苾刍作毁呰意。往薜舍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薜舍种出家。今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若薜舍所有威仪法式。所谓耕田牧牛及兴易等。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戍达罗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戍达罗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若戍达罗所有威仪法式。所谓担运樵薪餧饲诸畜。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彼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织师种苾刍处作如是语。具寿汝是织师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有大叠小叠及披盖物并麻纻衣等。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织毛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织毛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大小氍毹。或厚或薄方圆座褥等。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缝衣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缝衣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头帽衫袄大小裨裤。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铁师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铁师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大小铁钵针刀剃具斧钁等物。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铜作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铜作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铜盘瓶器。铃铎等物。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皮作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皮作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富罗鞋履鞍鞴坐具等物。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陶师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陶师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瓶瓦瓯器等物。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若苾刍作毁呰意。往剃发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剃发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剃发剪爪料理卷舒等事。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木作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木作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床座门窗屋舍等事。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竹作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竹作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箱箕席扇伞盖鼻筒等事。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奴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奴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学自工巧。所谓与他濯足洗身驱驰使役等事。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此论工巧讫。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婆罗门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婆罗门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汝今宜应作其自业。谓婆罗门所有威仪法式。洗净执瓶等业。如前广说。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得恶作罪。如是刹帝利种令作自业。广说如前得恶作罪。若薜舍戍达罗及于诸类。乃至奴所作业。广说如前准事应说加其器具。而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此论作业讫。

若苾刍作毁呰意。往跛躄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跛躄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眇目盲瞎曲脊侏儒聋

哑枴行可恶相貌。向彼说时。彼闻是语。随恼不恼而此苾刍皆得波逸底迦罪。此论形相讫。若苾刍作毁呰意往病癞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病癞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如是身生疥癣秃疮噎馓变吐漧痟热虐风气癫狂水肿痔漏块等所有诸病。若苾刍作毁呰意。往如是病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是带病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此论病讫。

云何为罪。若苾刍作毁呰意。往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犯波罗市迦。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如是汝犯僧伽伐尸沙。窣吐罗底也。波逸底迦罪。波罗提提舍尼。突色讫里多。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此论罪讫。

云何烦恼。若苾刍作毁呰意。往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汝有嗔恚。非沙门非婆罗门。时彼苾刍闻是语已。随恼不恼而此苾刍同前得罪。如是汝有恨覆恼嫉悭谄诳无羞耻恶行邪见。同前得罪。是谓烦恼。

云何恶骂。若苾刍作毁呰意。往苾刍所作种种鄙媟语而为骂詈。时彼苾刍闻是语已。同前得罪。无犯者。若一住处有多同名苾刍。若问他时他不识者。应报彼云是如是种类苾刍。悉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离间语学处第三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六众苾刍于诸苾刍作离间语。时诸苾刍共相怨恨生大惭耻。各怀忧悒不能乐住。废修正业读诵思惟。久爱念心因斯断绝。时诸少欲苾刍闻是事已。心生嫌贱作如是语。云何苾刍于诸苾刍作离间语。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知而故问六众苾刍汝等实作如是离间语不。答言实尔。时世尊告曰。汝非沙门非随顺行。不清净不应为。非出家人之所应作。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曰。汝等若作离间语者自损损他。汝当善听。乃往古昔于险林中有母师子怀妊而住。凡母师子欲至产日。先多取肉后乃生儿。时母师子为求肉故。往牛群处随逐而行。时有牸牛新生犊子为护子故在后而行。时彼师子便杀牸牛牵往险林。是时犊子为贪乳故。逐死母行到其住处。师子见已便作是念。此小犊儿我今亦取。后更起念此不须杀。我若生儿将作朋友共为欢戏。便即生儿二俱乳养皆渐长大。后于异时母师子患临命终际。并唤两儿俱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所资。我意无差义成兄弟。须知人世离间之徒。构合谄言满赡部内。我终殁后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复听采。作是语已即便命终。汝诸苾刍诸法常尔。即说颂曰。

积聚皆消散 崇高必堕落

合会终别离 有命咸归死

时母师子既命过已。其儿于后取好麋鹿。热肉热血以自资养日渐长大。其牛由彼师子力故。所获丰草随情啖之形貌肥壮。时有老野干。常随师子规觅残食。师子每食热血肉已疾还住处。与彼大牛而共欢戏。所有残肉余兽野干寻皆餐啖。时老野干作如是念。我试观察此师子王何处居止。遂逐其后往至林中。见与牛王共为欢戏。见已便念。此二皆当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离间事令其相杀。时彼野干待师子去。向牛王边垂耳而住。圣方国法。唤老者为舅名少者为外甥。牛见野干年老唤言。阿舅岂可温风吹身困极垂耳耶。野干报曰。外甥何独温风吹我身体。更有音息有同火焰。牛王报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我闻师子作如是语。此肉聚牛能向何处。我无肉时即便杀之以充口腹。牛曰阿舅勿作此语。我母终时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资。我意无差义成兄弟。须知人世离间之徒。构合谄言满赡部内。我终没后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复听采。野干报曰。外甥看汝情怀死日无几。我言利益而不见听。牛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杀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师子从窟出时。奋迅身体三声哮吼四顾而望。如是次第来至汝前。即知此时方欲杀汝。作是语已舍牛而去。诣师子边垂耳而住。师子见已问言。阿舅岂可热风触体困极垂耳。野干报曰。外甥何但热逼我身。更有恶言有同火焰。师子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外甥我闻牛王作如是语。此啖草师子能向何处。此母昔时枉杀我母。我今必定决破其腹。师子报曰。阿舅勿作此语。我母终时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资。我意无差义成兄弟。须知人世离间之徒。构合谄言满赡部内。我终没后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复听采。野干报曰。外甥。看汝意谓死日无几。我陈利益而不见听。师子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杀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牛王从窟出时。摇动身体出声吼叫以脚爬地。如是次第来至汝前。即知此时方欲杀汝。作是语已。舍之而去。汝等苾刍牛王与师子。出窟之时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将为过咎。后于异时师子出窟。奋迅身体三声哮吼。四顾而望来向牛前。牛亦出窟摇动身体出声吼叫。以脚爬地向师子前。此常所为曾不存意。及其内心有离间想。彼二即便记所作事。牛见师子现相而来。便作是念此欲杀我。师子见牛现其相貌。亦作是念此欲杀我。师子即便以爪而搭彼牛项。牛便以角决师子腹。须臾之间二俱命过。时有诸天于虚空中说伽他曰。

若听恶人言 必无贤善事

师子牛相爱 野干令斗死

汝诸苾刍此傍生趣。由其听采离间之言。不忆母语遂至相杀。何况于人作离间语。是故汝等不应于他作离间事。此是缘起未制学处。尔时世尊复告诸苾刍。复次汝等更当

善听。乃往古昔于大险林有母师子及以母彪。皆养一儿。于此林中各不相见。曾于一时其母师子出行求食。时师子儿林内游行。遂到母彪所居之处。其彪遥见作如是念。我当杀此用充饮食。复更思念此不须杀。当与我儿以为朋友共相欢戏。时师子儿为饥所逼。遂向彪处共饮其乳。时彼师子还归住处不见其儿。遂便寻觅周行山泽。见在彪边而饮其乳。是时母彪见师子来遂欲奔走。师子告曰。姊妹幸勿奔驰。汝于我儿能生怜念。我今共汝一处同居。若我出时汝看二子。汝若觅食我护两儿。善恶是同斯亦佳矣。既合筹议遂即同居。

便与两儿各施名号。其师子儿名曰善牙。彪儿号为善髆。俱同育养皆渐长成。后于异时二母俱患临命终际。并唤两儿俱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所资。我意无差义成兄弟。须知离间之辈充满世间。我终没后背面之言勿复听采。作是语已即便命终。汝诸苾刍诸法常尔如前说颂。尔时二母俱命终已。其师子儿出外求食。饱餐血肉疾归林薮。是时彪子若出行时久而方至。复于异时彪出求食。食咋残肉疾疾而归。师子见怪便问之曰。兄弟汝比求餐久而方至。何故今者疾疾而归。彪曰。我藏余肉疾啖而来。师子告曰。岂复汝啖陈臭肉耶。答言我啖。师子告曰。我每出时取好麋鹿。上妙血肉饱食而归。所有残余无心重顾。彪言。兄弟汝有勇健堪得此为。我无力能食啖残肉。师子曰。若如是者求食之时与我同去。

所得新肉可共俱餐。作此筹量每多同去。未同行时有老野干。随逐师子啖其残食。后见彪随野干生念。此二皆当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离间事令其相杀。时彼野干待无彪时。于师子边。垂耳而住。师子即便问野干曰。阿舅岂可温风吹身困极垂耳耶。野干报曰。外甥何独温风吹我身体。更有音息事同火焰。师子报曰。此言何义。野干答曰。我闻猛彪作如是语。此食草师子能向何处。每以残肉与我令啖。我若有便必当杀之。师子报曰。阿舅勿作此言。我母终时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资。我意无差事同兄弟。须知离间之辈充满世间。我终没后背面之言勿复听采。野干报曰。外甥看汝情怀死日无几。我陈利益汝不见听。师子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杀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猛彪从窟出时。

奋迅身体三声哮吼四顾而望。如是次第来至汝前。即知此时有心相杀。作是语已。舍之而去。诣猛彪边垂耳而住。彪见问言。阿舅岂可热风触体困极垂耳耶。野干答曰。外甥何但热逼我身。更有恶言有同火焰。猛彪报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外甥我闻师子作如是语。此食残彪能向何处。遣我辛苦求食与之。我若得便杀之啖肉。彪便报曰。阿舅勿作此语。我母终时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资。我意无差义成兄弟。须知离间之辈充满世间。我终殁后背面之言勿复听采。野干报曰。外甥看汝意谓死日无几。我陈

利益而不见听。彪言。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杀我。野干答曰。外甥若见师子出窟之时。奋迅身体三声哮吼。四顾而望。来向汝前。即知师子有心杀汝。野干作是语已舍之而去。

汝等苾刍师子与彪。出窟之时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将为过咎。后于异时师子出窟。奋迅身体三声哮吼。四顾而望来向彪前。彪亦出窟摇鼓身体吼叫三声。周回四望向师子前。此常所为曾不存意。及其内心有离间想。彼二即便记所作事。彪见师子现相而来。便作是念此欲杀我。师子见彪。现其相已。亦作是念此欲杀我。复更思念我有大力勇健无双。此复何能杀害于我。我今且问何因杀我。说伽他曰。

形容极妹妙 勇健多奇力

善髆汝不应 恶心来害我

彪闻语已亦说伽他曰。

形容极妹妙 勇健多奇力

善牙汝不应 恶心来害我

是时善牙问善髆曰。谁复相告云。我有心欲行杀害。善髆答曰此老野干。善髆于时亦问善牙曰。谁复相告云。我有心欲行杀害。善牙答曰。此老野干。善牙报曰。由此恶物斗乱两边。令我亲知几欲相杀。即唤野干扑之令死。时有诸天说伽他曰。

不得因他语 弃舍于亲友

若闻他语时 当须善观察

野干居土穴 离间起恶心

是故有智人 不应辄生信

此恶痴野干 妄作斗乱语

离间他亲友 杀去心安乐

汝诸苾刍此傍生趣。作离间时自招断命。何况于人。是故汝等不应于他作离间事。尔时世尊以种种方便呵责六众苾刍。告诸苾刍广说如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声闻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离间语故。波逸底迦。苾刍义如上。此谓六众苾刍。若更有余如是流类。离间语者。若苾刍于他苾刍处作离间意所有言说。得波逸底迦者义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总摄颂曰。

种族及工巧 业形相病五

罪及烦恼类 恶骂为后边

别摄颂曰。

种谓是四姓 乃至于奴种

工巧事皆同 作业亦如是

于中有杂类 织师毛作针

铁匠铜作人 皮作陶师种

剃发并木作 及以竹作人

类有十一殊 奴最居于后

若苾刍作离间意。往婆罗门种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有苾刍云汝是婆罗门种出家。非沙门非婆罗门。问言是谁。答云某甲。彰其名者得恶作罪。所说种族亦恶作罪。刹帝利种罪亦同此。若薜舍等乃至于奴。若彰其名及以种族。皆得波逸底迦罪。于中广说如毁呰语学处。无犯者谓最初犯人。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发举学处第四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尔时六众苾刍知和合众如法断诤已。更于羯磨而发举之。作如是语。此之诤事不善灭除。是恶断事更应详审为其除灭。时诸苾刍更为断诤除灭其事。废修善品读诵思惟。少欲苾刍便生嫌贱。作如是语。如何苾刍知和合众如法断诤已。更于羯磨发举事如上说。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广说如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声闻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和合僧伽如法断诤事已。除灭后于羯磨处更发举者。波逸底迦。苾刍义如上。苾刍者谓是六众或复余类。知者谓自解了说向他人。和合者谓同一味。众者谓佛弟子。如法断者。谓如法如律如大师教。诤者四诤。谓评论诤非言诤犯罪诤作事诤。已除灭者谓事消殄后。于羯磨更发举者。谓发举其事令不止息。堕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评论诤事作评论诤事想。知事除灭作除灭想。或复生疑更发举者。波逸底迦。事不除灭作除灭想。疑更发举者。得突色讫里多。

若苾刍于评论诤事作非言诤事想。知事除灭作除灭想。或复生疑更发举者。波逸底迦。余犯同前。若苾刍于评论诤事作犯罪诤事想。知事除灭作除灭想。或复生疑更发举者。波逸底迦。余犯同前。若苾刍于评论诤事作事诤事想。知事除灭作除灭想。或复生疑。得罪同前。如以评论诤事为初。望余三诤而为四句。余诤为首类此应知。广说总有十六句。有五种别人。云何为五。谓主人。作羯磨人。与欲人。述自见人。客人。言主

人者。谓于诤事了初中后。作羯磨人者。谓于此诤事为秉羯磨。与欲人者。谓于当时而与其欲。述自见人者。谓作羯磨时说其自见。客人者。谓于诤事不了初中后。于此五中初之三人。知和合众于其诤事如法除殄。更发举其事者得波逸底迦。后之二人于和合断事。更发举者得突色讫里多。境想句如常应知。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独与女人说法过五六语学处第五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邬陀夷善解身相。于日初分时执持衣钵。入室罗伐城次行乞食。至婆罗门居士舍。见有少妇问曰。汝姑何如。彼便答曰。我姑暴急如兔中箭。邬陀夷报曰。汝姑何过。由彼两乳中间及隐密处有暴恶相。谓黑黡赤黡及以旋毛。是此之过。作是语已取食而去。后于异时复至其舍。问其姑曰。汝之新妇性行如何。报曰。我家新妇性多懒堕不事恭勤。恶骂好嗔出言粗犷。邬陀夷报曰。新妇何过。说相同前。是此之过。作是语已取食而去。时邬陀夷便于他日入室罗伐城次行乞食。于婆罗门居士家。因为说法。问其姑曰。汝新妇何如。报言。圣者我之新妇。孝同亲女或如小妹。邬陀夷曰。非彼之德。由彼两乳中间及隐密处有良善相。谓瓶鱼文字盘屈等相。

是此之德。复于他日见其新妇。问言。汝姑何如。报言。我姑如姊如母。邬陀夷曰。非彼之德。由彼两乳中间如前。具说所有征相告已而去。彼妇及姑。后于异时因澡浴身体。共相揩拭于隐密处。各睹其相事同尊者邬陀夷所言。及于后时因有斗诤共相期克。姑作是语。汝敢对我为争竞耶。汝不自知与外男子私有交通。答言。我敢设盟实无是事。报曰若如是者。如何令他男子知汝隐处有黡等记。于时新妇亦报姑曰。我实无颜敢相斥触。敢道家长与外交通。令他男子知其隐相。请勿多言宜息斯事。及其彼二共忏谢已。更相问曰。谁曾告汝隐处相耶。答言。圣者邬陀夷姑云。我亦曾见邬陀夷说。是时彼二各共讥嫌。大德何因故恼我等。时有耆老苾刍。因乞食次来至其家。姑便问曰。

邬陀夷者何如人也。苾刍报曰。彼是大臣子舍家弃俗持戒苾刍。答曰。若是持戒苾刍。何因得知女人隐处有黡等相耶。苾刍报曰。彼解身相知有黡等。答曰岂可有相皆告人知。苾刍闻已还至寺中告诸苾刍。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由说法故有如是过失。从今已去不应俗家为女说法。如佛所说不为女人说法。时诸苾刍入村乞食。女人白言。圣者为我说法。苾刍报曰姊妹世尊不许为女说法。彼便答曰。若仁不肯为说法者我亦不能以食相施。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汝等苾刍应为女人作五句说法。告女人曰。姊妹色无常。乃至受想行识无常。苾刍入村乞食。女人白言圣者为我说法。苾刍为作五句说法。姊妹色等无常。女复请曰。更为说法。苾刍报曰。姊妹佛但许此不听多说。女人答言

。

我亦但施少许饮食。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与作六句说法。报言。姊妹眼无常。乃至耳鼻舌身意无常。苾刍入村乞食。女人白言。圣者为我说法。苾刍为作六句说法。姊妹眼等无常。女复请曰。更为说法。苾刍报曰。姊妹佛但许此不听多说。女人答言。我亦但施少许饮食。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应置男子随意多说。苾刍乞食入村。女人白言。圣者为我说法。苾刍报曰。应唤男子。白言何用丈夫。报曰。世尊制戒。应对男子为女说法随意多说。女曰。善哉我有护者仁复无畏。足得随意为我说法。便唤男子。苾刍说法而去。时六众苾刍次行乞食到女人处报言。姊妹可坐我为说法。女人白言。圣者小住持我唤男子来。六众报曰。何须男子。但令有一猕猴鸡犬犊子小儿。即为女人说法而去。

时有耆老苾刍乞食而至。女人白言。圣者为我说法。苾刍报言。应唤男子为汝说法。女人白言。圣者此有猕猴鸡犬犊子小儿。随有一时即得说法。苾刍报曰。我不应对如此男子为女说法。苾刍告曰。谁教汝等将此当男而为说法。女言。圣者六众教我。苾刍报曰。非彼谁能作斯恶行。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应对有知男子方可说法。

如世尊说为女人说法应五六句。时六众苾刍。为女人说五句法时故心至六。说六句时故心至七。时有苾刍见而报曰。具寿如世尊说为女说法应五六句。何故仁今故至六七。六众报曰。岂六七句饮酒啖蒜耶。少欲苾刍闻生嫌贱作如是语。如世尊说为女说法不过五六句。云何六众苾刍故至六七语。以缘白佛。佛以此缘集苾刍众。乃至问六众曰。我制为女人说法但五六句。汝等故心说六七耶。答言。实尔大德。佛以种种呵责广说如前。乃至我今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为女人说法过五六语。除有智男子。波逸底迦。苾刍义如上。此谓六众若更有余如是流类。女人者。谓是有力解善恶语。不得过五六语者。若说五句法时故心至六。若说六句法时故心至七。法者若佛说若声闻说。说者谓口宣陈。除有智男子者。谓非无知解男子。波逸底迦义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上阁中以五六句为女说法。故心至六至七。各得波逸底迦。若在上阁为女说法。已下至中阁。时彼女人亦随下阁作如是语。圣者更可为我宣说法要。时彼苾刍应报彼曰。姊妹我已说讫。彼云圣者更愿为我宣陈妙法。时彼苾刍应五六句为其说法。若至六七得波逸底迦。如是乃至阁下。或复至门或至檐前。过说之时皆得堕罪。若教女诵时或复彼问。或复有智女人能于后后转生异。问者应随所问答之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与未圆具人同句读诵学处第六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时六众苾刍与未圆具人同句读诵。于其住处作大嚣声。如婆罗门诵诸外论。又如俗众在学堂中高声习读。于时世尊闻其住处音响諠聒。便告阿难陀曰。何因住处作大嚣声。如婆罗门诵诸外论。又如俗众在学堂中高声习读。时阿难陀白言。世尊此是六众苾刍。与未圆具人同句读诵。为此寺中出大音声。如婆罗门等具陈其事。佛告阿难陀。岂诸苾刍与未圆具人同句读诵。阿难陀白佛言。同句读诵。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如前广说。乃至问六众苾刍曰。汝等实与未圆具人同句读诵不。白佛言。实尔大德。尔时世尊以种种呵责。乃至我今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与未近圆人。同句读诵教授法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若更有余如是流类。未圆具人者有两种圆具。谓苾刍及苾刍尼。余并名为未圆具者。言句者有同句前句。云何同句。谓圆具者云诸恶莫作。时其未圆具者。便共一时云诸恶莫作。是名同句。云何前句。谓圆具者云诸恶莫作声未绝时。其未具者同声道此句遂在先云诸善奉行。是名前句。云何同字。谓圆具者云恶字时。其未具者遂同时云恶。是名同字。云何前字。谓圆具者云恶字声未绝时。其未具者同声道恶字。遂在先云何。是名前字。言读诵者诵言领受。言法者。谓佛及声闻所说之法。波逸底迦者义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未圆具人作未圆具想。及疑与同句先句读诵法者。得根本罪。若于未圆具人作未圆具想。及疑与同字先字读诵法者。得根本罪。若于未圆具人作圆具想。及疑与其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说者。得恶作罪。若于圆具者作未圆具想。及疑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说者。得恶作罪。若于圆具作圆具想无犯。若口吃者若性急者。若捷语者并无犯。若教诵时若教问时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及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七 向未圆具人说粗罪学处第七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众多苾刍或老或少。由未离欲烦恼现前行于非法。遂犯僧伽伐尸沙。后于明解律藏者就之听习。识知罪已各生追悔求欲除罪。即便如法行其遍住及摩那埵。便为众僧供给饮水或为扇凉。或于世尊发爪窣堵波所。以新瞿昧耶而涂拭之。并余作务。时有信敬婆罗门居士等。见而议曰。世间有人善别宝玉。观诸宝物非伪滥者。方收举之。此诸苾刍亦复如是。善知因果收诸福业。虽年老耄亲为众僧供给饮水。并诸作务而不辞劳。然此六众唯自养身不修胜福。彼诸人众作轻贱时。六众闻已告诸人曰。汝等谓彼情乐福故而供给耶。然彼非是好心自修福业。但是僧众与治罚事令其营作。诸人问曰。彼有何过众与治罚。六众报曰。此老苾刍自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时彼婆罗门居士闻行非法。各生嫌耻作如是语。斯等老宿尚作非理。诸余年少有罪何疑。诸老苾刍于食后时。复于窣睹波所同前涂拭。是时六众诣彼老宿苾刍弟子求寂处。问言具寿汝等二师今何处去。弟子答曰。大德。我之师主修诸福业。彼便问曰修何福耶。答曰于世尊发爪窣睹波处。以细软牛粪而为涂拭。彼弟子等问六众曰。大

德仁等何不修福。六众报曰。汝等知不非汝二师自心求福。于窣睹波所而为供养。但是僧众与苦治罚令其受行。弟子问曰。我之师主作何罪过而受治罚。彼便答曰。汝之师主自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时彼老宿苾刍既出罪已。令诸求寂作众事业。彼便报曰。师等何不自为。师曰我不应作。求寂报曰。师等尚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斯等作业何不合耶。师便报曰。虽有斯过我等如法皆已说除。然此罪事谁向汝说。求寂报曰。是六众苾刍。时诸少欲苾刍闻生嫌贱。云何苾刍于未圆具人说他粗罪。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诸苾刍。广说乃至问六众曰。汝等苾刍实向未圆具人说他粗罪不。白佛言。大德实尔。于时世尊以种种呵责。乃至非出家者之所应作。既呵责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他苾刍有粗恶罪。向未受近圆人说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室罗伐城有苾刍名曰广额。有苾刍尼名曰松干。时此二人于诸俗舍作污家事现不善相。遂使诸人不生敬信。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诸苾刍应差苾刍于诸俗家告语诸人。云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所作非法。若苾刍不具五法即不应差。设差亦不应遣去。云何为五。有爱恚痴怖不知说与未说。若具五法应差。设差应去。如是应敷座鸣揵稚。众既集已以言告知。先当问能汝某甲能往诸俗家。说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所行非法不。彼答言能。次一苾刍为白羯磨。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于诸俗家作诸非法。遂令诸人不生敬信。此苾刍某甲能往诸俗家。说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所行非法。若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差此苾刍某甲。于诸俗家说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所行非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听。此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于诸俗家作诸非法。遂令诸人不生敬信。此苾刍某甲能往俗家。说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所行非法。僧伽今差苾刍某甲。于诸俗家为说过人。于诸俗家说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所行非法。若诸具寿许此苾刍某甲。于诸俗家为说过人。于诸俗家说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所行非法者默然。若不许者说。僧伽今已许。差此苾刍某甲。于诸俗家为说过者。向诸俗家说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所行非法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汝等苾刍我今为彼。于诸俗家说过苾刍制其行法。彼苾刍应至俗家作如是语。诸仁当听。有污俗家者有污出家者。譬如田畦稻谷滋茂。便遭霜雹遂令苗稼尽见摧残。又如甘蔗茎干敷荣。遭赤节病遂令损坏无有遗余。仁等当知。彼二罪恶之人亦复如是。仁等莫与共为杂住亏损圣教。当知此人自身损坏。犹如焦种不复生芽。今于圣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长。汝等当观如来应供正遍知。及观上座尊者解了憍陈如。尊者婆涩波。尊者无胜。尊者贤善。尊者大名。尊者名称。尊者圆满。尊者无垢。尊者牛王。尊者善臂。尊者

身子。尊者大目乾连。尊者俱耻罗。尊者大准陀。尊者大迦多演那。尊者嗢频螬迦摄。尊者那地迦摄。尊者伽耶迦摄。尊者大迦摄。尊者难提。如是等诸大苾刍。汝当观察。时彼告令苾刍应于俗家如是告已。即出其舍。时广额苾刍闻斯事已。便作是念。众僧为我差彼苾刍。向俗家中说我过失。即便诣彼苾刍处作如是语。汝于俗家说我过失耶。彼便报曰。我得众僧如法教令。广额答曰。我于是事随合不合当破汝腹决取中肠。绕逝多林令使周匝。斩截汝首悬在寺门。若破油瓶众人共见。彼闻是语即大惊怖。告诸苾刍曰。广额于我欲相屠害。遂以上事具告众知。我今不能更于俗舍陈说其事。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彼之痴人能欺别人不能欺众。由是僧伽应作单白详说其过。敷座鸣揵稚众既集已。应言告知令一苾刍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于诸俗家作非法事。遂令多人不生敬信。今无别人能于俗舍说其过咎。若僧伽时至。僧伽听许。僧伽今若见广额苾刍松干苾刍尼。于诸俗家作非法处。即应于彼说其过失。当作是语。仁等当知。此罪恶苾刍及苾刍尼。亏损圣教。当知此人自身损坏。犹如焦种不复生芽。今于圣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长。汝等当观如来应正遍知。及观上座解了憍陈如等。诸大苾刍所有行迹。白如是。

如佛所教。令诸大众于彼行处普告俗家。时诸苾刍于诸俗家。随知不知悉皆告语。遂令众人不生敬信。使乞食者饮食难求。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于诸俗家知彼苾刍苾刍尼行恶行处。当说其过。勿于不知处由此。当知除僧羯磨。尔时世尊赞叹持戒。随时宣说少欲法已。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他苾刍有粗恶罪。向未近圆人说。除僧羯磨。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言圆具者有其二种。谓苾刍苾刍尼余名未具。言粗恶者有二种。谓波罗市迦因起。及僧伽伐尸沙因起。此粗恶者有二种相。一自性粗恶。二因起粗恶。言告语者谓彰露其事。除僧羯磨者。谓除大众为其作法。波逸底迦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不知俗家作不知想。疑向彼说他粗恶罪者。得堕罪。若苾刍于知俗家作不知想。疑向彼说者。得恶作罪。无犯者于不知俗家作先知想。若大众详说其事。或时人众普悉知闻。犹如壁画人所共观。非我独知说皆无过。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实得上人法向未圆具人说学处第八

尔时佛在广严城猕猴池侧高阁堂中。时有五百渔人。于胜慧河边结侣而住。彼诸渔人有二大网。一名小足。二名大足。广说如前。第四波罗市迦。乃至此五百人悉皆出家。精勤修习得阿罗汉。尔时世尊在竹林聚落。时逢饥馑乞食难得。奉世尊教随处安居。

彼诸苾刍俱往本村而作安居。各生是念。我等前时以不实事共相赞叹遂被呵责。我等今逢时世饥馑乞食难求。各以实德共相赞叹足得充济。遂至亲族所作如是言。乃至告云汝诸眷属大获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胜妙。僧众于此安居。此苾刍得无常想。于无常苦想。广说乃至得八解脱。后于异时彼诸眷属来相看问。时诸苾刍见眷属来。便即更互共相赞叹。汝诸眷属大获善利。近汝聚落得有如是胜上。僧众于此安居。此苾刍得无常想。广说乃至得阿罗汉果得八解脱。时诸眷属既闻说已。白言圣者。仁等证得如是胜果。答言皆得。时俗诸人闻得果者咸生爱乐。于自父母妻子亲属而不拯济。于诸苾刍各以饮食共相供给。然佛住世与诸弟子二时大集。一谓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时。二谓八月十五日随意了时。广说如前。乃至诸苾刍三月既满作衣已竟。颜色憔悴形容羸瘦。执持衣钵往竹林村。欲礼佛足既至村已。时具寿阿难陀遥见诸苾刍来。于同梵行者起怜念意。遂唱善来即前迎接。为持衣钵锡杖君持并余杂物沙门资具。又问具寿仁等何处安居而得来至。我于佛栗氏聚落三月安居。今来至此。阿难陀曰。仁等于彼安居三月之内。乞求饮食不劳苦耶。答曰。虽于彼处得安乐住。然乞饮食甚大艰辛。时阿难陀即便报曰。实尔具寿。目验衰羸容色憔悴。准知饮食定是难求。时捕鱼村五百苾刍既安居了。执持衣钵亦至此村。颜色鲜好容貌肥盛。时阿难陀即便迎接如前具问。于安居处饮食易求安乐行不。报言。我于彼住实得安乐。所求饮食易得不难。阿难陀曰。具寿目验肥充容色光泽。准知饮食定是易求。时阿难陀具问其事。彼便答曰。我于眷属所自相赞叹云。此苾刍得无常想。乃至得八解脱。阿难陀问曰。所陈之事为实为虚。答言是实。问言具寿仁等岂合为少饮食以己所得上人之法向人说耶。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苾刍众。知而故问广说如前。汝诸苾刍为饮食故。以己所得向未圆具人说耶。彼白佛言。实尔大德。尔时世尊。即便种种呵责诸苾刍已。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实得上人法。向未近圆人说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五百渔人苾刍。余义如上。实得者谓其事是实。上人法等者。并如前。第四他胜及次前广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摄颂曰。

见想阿兰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于自相　方便显其身

若苾刍无虚妄心作实有想。对未圆具人作如是语。我见诸天龙药叉健达婆紧捺罗莫呼洛伽阿苏罗毕丽多毕舍遮鸠槃荼羯吒布单那者。得波逸底迦。若云我见粪扫鬼者。突色讫里多。若苾刍无虚妄心作实解想。对未圆具人作如是语。我闻天声乃至羯吒布单那声者。得波逸底迦。若云我闻粪扫鬼声者。得恶作罪。若苾刍无虚妄心。作实解想作如

是语。我诣天处乃至羯吒布单那处者。得堕落罪。若云诣粪扫鬼处者。得恶作罪。此等如前第四波罗市迦。咸应广说。于中别者。前他胜罪此云堕落。前云粗罪此云恶作。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谤回众利物学处第九

尔时佛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尔时实力子苾刍。被众差令分张卧具及知食次。彼有信心意乐贤善。为众捡校劳苦无辞。自己所有资生之物。于三宝田中及上行苾刍处悉皆施与。如是施已自己三衣并皆朽故。时诸苾刍见此事已共相议曰。此具寿实力子被众差令分张卧具及知食次。彼有信心意乐贤善。为众捡校劳苦无辞。自己所有资生之物。于三宝田中及上行苾刍处悉皆施与。如是施已自己三衣并皆朽故。若其有人施僧伽衣者。当以此衣与实力子。于时僧伽得好白氎。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诸苾刍应作单白和众与实力子。此衣诚无过咎。应如是作。敷座席鸣揵稚如常集僧。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实力子有信敬心意乐贤善。为众捡挍无辞劳苦。自己所有资生之物。于三宝田中及上行苾刍悉皆施尽。如是施已。自己三衣并皆朽故。今时僧伽得好白氎。若僧伽时至。僧伽听许。僧伽今详许将此白氎与实力子。白如是。

时诸苾刍如佛所教便为单白。以僧白氎与实力子。然具寿实力子与友地二苾刍。积代怨仇业缘未绝。于苾刍前作嫌毁言。诸具寿何因众僧能得利养。随亲识处而回与之。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告言。具寿作白之时。汝岂不集同心许耶。答言同集。诸苾刍曰。若尔何意作嫌毁言。答曰。岂可啼哭亦不得耶。时诸少欲苾刍。闻生嫌耻众共非斥。云何苾刍先共同心后便异说。言诸具寿众僧得利随亲厚处回与别人。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友地二人实作此语。诸具寿众僧得利随亲厚处回与别人。彼二白言。实尔大德。尔时世尊种种呵责已。广说如上。乃至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先同心许后作是说。诸具寿以僧利物随亲厚处回与别人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友地二人。余义如上。先同心许者。谓先许其事。后作是说者。谓于后时作如是语。随亲厚者。何谓苾刍亲厚。谓亲教师与弟子。弟子与亲教师。又轨范师。与依止弟子。依止弟子与轨范师。同亲教师同轨范师及余亲友。是众僧者谓佛弟子。物利者有二种。一衣物利。二饮食利。此中利者谓是衣利。已至众中回与者。谓以僧物转与别人。波逸底迦者义并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随有多少众僧利物。先同心许后作是说。诸具寿随亲厚以众僧利物回与别人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僧实不与辄自回与者。说时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轻呵戒学处第十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佛告诸苾刍。汝等半月半月应说波罗底木叉经。时诸苾刍随佛所教。半月说波罗底木叉经。时六众苾刍闻说四波罗市迦时。默然无语。说僧迦伐尸沙时。二不定时。三十泥萨只波逸底迦。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罗底提舍尼。众多学法七灭诤法。时六众苾刍作如是语。诸具寿若知其事及识其人。何故于我所有疮疣数更伤损。仁等于此小随小戒。半月半月数宣说时。令诸苾刍心生忧恼发起追悔。时诸苾刍闻是语已。报言。具寿我今不为汝等。每于半月说别解脱经。然而我等奉大师教是故说耳。于时六众虽闻此语仍嫌毁未休。云何用说此小随小戒。令诸苾刍心生忧恼发起追悔。诸苾刍报曰。若不用闻者汝等先来作何过失心生追悔。时诸少欲苾刍皆生嫌耻作如是语。云何汝等于半月中。闻说四波罗市迦时默然无说。及说僧伽伐尸沙乃至七灭诤法。便作是语。诸具寿若知其事及识其人。广说如前。乃至发起追悔。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六众说戒之时实作此语。广问其事。答言。实尔大德。世尊种种呵责已。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半月半月说戒经时。作如是语。具寿何用说此小随小学处。为说是戒时令诸苾刍心生恶作恼悔怀忧。若作如是轻呵戒者。波逸底伽。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言半月者谓一月分两。戒者。谓从四他胜终至七灭诤。经者是次第相应义。说者谓宣说。时具寿等者。谓叙述其情彰忧恼状。轻呵戒者。谓出毁语以告前人。堕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每于半月说四波罗市迦时。说僧伽伐尸沙。乃至说七灭诤时作如是语。具寿何须说此小随小戒。令诸苾刍心生恶作者。得波逸底迦。或生恼悔忧热。或云思忆俗事。或云不乐出家。或云归俗作斯等语皆得堕罪。如是应知。于余十六事处及杂事处。尼陀那处。目得迦等处。及于律教相应经处。及余经处。说此等时若苾刍作如是语。具寿何用说此小随小戒。说此之时令诸苾刍生恶作者。得波逸底迦。若余经处宣说之时作如是语。具寿何用依此经中。说如是事令人恼悔等者。得恶作罪。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第二摄颂曰。

种子轻恼教 安床草蓐牵

强住脱脚床 浇草应三二

坏生种学处第十一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有一莫诃罗苾刍。愚昧无识欲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斩伐胜妙大树。时有天神依树而住。是时此天过初夜分身光超绝。来诣佛所顶礼

佛足在一面坐。此天身光周遍辉耀逝多园林。白佛言。世尊有一年老苾刍。愚昧无识不解时宜。欲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斩伐形胜大树。此树是我久所依止舍宅之处。大德今既时属严冬。寒风裂竹幼稚男女夜无所依。惟愿世尊慈悲鉴察我欲何计。尔时世尊。即便命彼余大树神而告之曰。汝所住处可见容此无依天神。时彼树神奉教安置尔时世尊至天晓已。集诸苾刍于如常座。安详坐已告诸苾刍。于昨夜中有一树神光明超绝。来至我所礼我足已在一面坐。由天身光周遍辉耀逝多园林。作如是白。世尊有一年老莫诃罗苾刍。愚昧无识不解时宜。欲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斩伐形胜大树。此树是我久所依止舍宅之处。大德今既时属严冬。寒风裂竹幼稚男女夜无所依。唯愿世尊慈悲鉴察我于今时欲作何计。汝等苾刍此莫诃罗所为非法。伐彼天神形胜大树。令彼天神共相嫌贱。乖释子法。佛作是念。由此苾刍斩伐大树有罪过生。以此为缘从今已后苾刍不应斩伐其树。若斩伐者得越法罪。此是缘起犹未制戒。佛在旷野林。如世尊教苾刍不应斩伐诸树。时诸授事苾刍缘斯事故。于诸营造咸皆废阙。于时世尊知而故问具寿阿难陀曰。何故授事苾刍所有营作悉皆停息。时阿难陀白佛言。世尊。佛在室罗伐城。告诸苾刍不应斩伐诸树。由此缘故无木可求。遂废营作。佛告阿难陀。营作苾刍所有行法。我今说之。凡授事人为营作故将伐树时。于七八日前在彼树下作曼荼罗。布列香花设诸祭食诵三启经。耆宿苾刍应作特欹拏咒愿。说十善道赞叹善业。复应告语。若于此树旧住天神。应向余处别求居止。此树今为佛法僧宝有所营作。过七八日已应斩伐之。若伐树时有异相现者。应为赞叹施舍功德说慳贪过。若仍现异相者即不应伐。若无别相者应可伐之。若营作苾刍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亦缘起仍未制戒。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六众苾刍自作使人斩伐树木及诸生草乃至华果。随取而用。于时诸外道等见是事已。各生嫌耻作如是议。此诸沙门释子自作使人斩伐草木。然我俗流婆罗门等乃至佣人。亦自作使人斩伐诸树及杀草等。释子沙门亦作其事虽复出家与俗何别。谁当供养如是秃沙门耶。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问答呵责广说如前。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自坏种子有情村。及令他坏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余义如上。种子村者。有五种子。一根种。二茎种。三节种。四开种。五子种。云何根种。谓香附子菖蒲黄姜白姜乌头附子等。此物皆由种根乃生。故名根种。云何茎种。谓石榴树柳树蒲萄树菩提树乌昙跋罗树溺屈路陀树等。此等皆由茎生。故名茎种。云何节种。谓甘蔗竹篲等。此等皆由节上而生。故名节种。云何开种。谓兰香芸荽橘柚等子。此等诸子皆由开裂乃生。故名开种。云何子种。谓稻麦大麦

诸豆芥等。此等诸子由子故生。故名子种。斯等总名种子村。云何有情村。有情者。谓蛗螽蛱蝶蚊虻蜣螂蚁子蛇蝎及诸蜂等。此等有情皆依草树木而为窟宅。若苾刍于草树木若拔若破若斫截。皆波逸底迦。义如前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摄颂曰。

根等生种想 斫树草及花

树等经行处 青苔瓶架等

若苾刍于根种作根种想。生作生想。自斫教人斫。得波逸底迦。若疑波逸底迦。若干物作生想。疑俱得恶作罪。若苾刍于根种作茎种想。生想及疑。自斫教人斫。皆得波逸底迦。若干物作生想。疑断坏之时。皆得恶作罪。如是根种望节种开种及子种皆有四番。准前应作。又以茎种自望。及望余四各有四番。若想若疑。俱得堕及恶作。准事广说。若苾刍于五种子自作使人投着火中。作如是念。令此种子悉皆损坏。得五堕罪。若不损坏者得五恶作罪。若苾刍于五种子自作使人投着水中。亦如前说。若苾刍以五种子安着臼中。以杵捣筑令子损坏。得五堕罪。若不坏者得五恶作。若苾刍以五种子置干燥地。或安热处灰汁瞿昧耶及干土等。和糅一处令其损坏。随事得罪轻重如前。若苾刍以五种子置在羹臛饼汁之中。令其损坏。得罪同前。若苾刍以一方便斫树断时。得一恶作得一堕罪。若以一下斫两树。断时。得一恶作得二堕罪。苾刍若以一斫断多树时。得一恶作众多堕罪。苾刍若以二斫断一树时。得二恶作一堕罪。若以二斫断二树时。得二恶作二堕罪。若以二斫断多树时。得二恶作众多堕罪。若以多斫断一树时。得多恶作一堕罪。若以多斫断二树时。得多恶作二堕罪。若以多斫断多树时。得多恶作及多堕罪。如树既尔。若于生草及莲花等。准事得罪多少同前。若苾刍拔树根者得堕罪。若树皴皮及不坚湿处坏得恶作。若坏坚湿处及伤破处。皆得堕罪。若苾刍损树草生叶得堕罪。若损黄叶得恶作罪。若损未开花得堕罪。若花已开坏得恶作。若果未熟坏得堕罪。若已熟者坏得恶作。若于生草地处以热汤浇。及牛粪泥等倾泻其上令损坏者。皆得堕罪。若不坏者皆得恶作。若作倾泻物心无损坏意者。悉皆无犯。若苾刍于生草地经行之时。起如是念令草损坏者。随所坏草皆得堕罪。若但作经行心者无犯。若于生草地牵柴曳席。欲令坏者得堕罪。若无坏心者无犯。若于青苔地经行之时。同前有犯无犯。若于此地牵柴曳席。及余诸物得罪同前。若于水中举浮萍叶。及青苔时乃至未离水来。得恶作罪。离水得堕。若拔地菌得恶作罪。若苾刍于瓶瓦等处及衣服上。若褥席等及衣架等处。有青衣白醭生者。若作损坏心皆得恶作。若令人知净方受用者无犯。若五生种令人知净者。亦皆无犯。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八 嫌毁轻贱学处第十二

尔时薄伽梵。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于时实力子苾刍。被众差令分僧卧具及知食次。时友地二苾刍与实力子。积代怨仇业缘未终。此二苾刍共邬波难陀一处言话。时实力子在傍而过。时二苾刍报邬波难陀曰。大德仁若被众差分卧具及知食次者。仁亦于我共相恼乱。如实力子见欺于我。邬波难陀告曰。具寿此苾刍被和合众差。分卧具及知食次。汝等共知。何因对面而作嫌毁。彼二答曰。上座岂可我自懊恼啼哭亦不得耶。时诸少欲苾刍闻生嫌耻。云何苾刍知他苾刍被和合众差。分卧具及知食次。对面嫌毁。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白。汝等苾刍众应作法。呵责友地苾刍对面嫌毁。若更有余如是流类。亦应作法而呵责之。鸣健稚等如常集僧众。既集已以言白知。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友地二苾刍。知和合僧伽差彼苾刍。分僧伽卧具及知食次。此二苾刍对具寿实力子前。而为嫌毁。若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呵责友地二苾刍对面嫌毁。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听。此友地二苾刍。知和合僧伽差彼苾刍。分僧伽卧具及知食次。此二苾刍对具寿实力子前。而为嫌毁。僧伽今呵责友地二苾刍对面嫌毁。若诸具寿听许呵责友地二苾刍者默然。若不许者说。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伽今呵责友地二苾刍对面嫌毁竟。僧伽已听许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于时僧伽既与友地二人作呵责对面嫌毁已。后于异时友地二人共邬波难陀一处言话。时实力子在傍而过。彼二便报邬波难陀曰。大德仁若被众差。分卧具及知食次者。仁亦于我共相恼乱如似一人。邬波难陀告曰。汝之二人知和合僧差此苾刍。分僧卧具及知食次。今汝二人假托余事不道其名而作嫌毁。彼二答曰。我岂牒名及以氏族而为嫌贱。邬波难陀曰。若汝不道。他名及以氏族得作嫌毁者。我亦如是不道他名骂一切众。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耻作如是语。云何苾刍知和合僧差。分卧具及知食次。假托余事不道其名对面嫌毁。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刍众应作法。责数友地二苾刍假托余事。不道其名对面嫌毁。准前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友地二苾刍。知和合僧伽差彼苾刍。分僧伽卧具及知食次。此二苾刍对具寿实力子前。假托余事不道其名。对面嫌毁。若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责数友地二苾刍。假托余事对面嫌毁。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听。此友地二苾刍。知和合僧伽差彼苾刍。分僧伽卧具及知食次。此二苾刍对具寿实力子前。假托余事不道其名。而为嫌毁。僧伽今责数友地二苾刍。假托余事对面嫌毁。若诸具寿听许责数友地二苾刍者默然。若不许者说。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伽今责数友地二苾刍。假托余事对面嫌毁竟。僧伽已许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后于异时友地二苾刍。由对面毁及假托毁僧伽。与作二种责数羯磨。此二苾刍由昔业力。尚犹对面毁实力子事不停息。时诸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耻。云何苾刍对面嫌毁及假托毁。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如常集僧已。告友地苾刍曰。汝之二人实作对面假托轻毁。分僧卧具知食次人耶。答言实尔大德。世尊种种呵责广说如前。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嫌毁轻贱苾刍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友地二人。余义如上。嫌毁轻贱者。谓对面直言及假托余事以言彰表。波逸底迦义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被僧作法为呵责已。于十二种人被众差者。事未停息。若嫌毁者波逸底迦。若轻贱者波逸底迦。若嫌毁轻贱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被僧作法为呵责已。于十二种人被众差者。事虽停息而嫌毁者。波逸底迦。若轻贱者波逸底迦。若嫌毁轻贱者波逸底迦。若苾刍不被众僧作法呵责。于十二种人被僧差者。事未停息而嫌毁者。得恶作罪。若轻贱者得恶作罪。若嫌毁轻贱者得恶作罪。若苾刍不被众僧作法呵责。于十二种人被众差者。事虽停息而嫌毁者。得恶作罪。若轻贱者得恶作罪。若嫌毁轻贱者得恶作罪。境想句数准事应知。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违恼言教学处第十三

佛在憍闪毗国瞿师罗园。时阐陀苾刍犯众多罪不如法说悔。时诸苾刍欲令利益安乐而住。诸苾刍告曰。具寿阐陀。汝自犯罪应如法说悔。彼便答曰。诸具寿。其犯罪者自当说悔。诸苾刍曰。汝自犯罪遣谁说悔阐陀答曰。若追悔者彼自当知。诸苾刍曰。汝自犯罪遣谁追悔阐陀答曰。诸具寿。仁等犯罪。勿对我前而为说悔。应对余人而为说悔。何以故。仁等皆是种种族姓种种家生而为出家。譬如诸树茎叶各别。被风所吹聚在一处。诸具寿等亦复如是。种种族姓种种家生而为出家。由我世尊证大觉故。仁等皆来共相依止。作如是语违恼教时。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耻。云何苾刍见他如法教时。出粗鄙言共相违恼。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诸苾刍应作羯磨呵责阐陀苾刍。若有余类亦同此作。如常集僧。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应如是作。大德僧伽听。此阐陀苾刍。自身犯罪不如法说悔。时诸苾刍。欲令利益安乐而住。诸苾刍如法告时违拒众教。若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呵责阐陀苾刍。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听。此苾刍阐陀。自身犯罪不如法悔。时诸苾刍。欲令利益安乐而住。诸苾刍如法告时违恼众教。僧伽今呵责阐陀苾刍违拒众教。若诸具寿听许呵责阐陀苾刍违僧伽教者默然。若不许者说。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伽今呵责阐陀苾刍违拒众教竟。僧伽已听许。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时诸苾刍如佛所教作羯磨已。于时阐陀便生是念。此是我过。由共诸人

言相酬答。如有说云。

诸有智慧人 善护四种语

观彼山林鸟 能言被笼系

作是念已。我今宜可默无言说。后于异时复更犯罪。时诸苾刍。欲令利益安乐而住。告言阐陀。汝今犯罪应如法悔。彼便无言默然相恼。乃至再三语时默然无说。少欲苾刍见而嫌耻作如是语。云何苾刍自身犯罪。他告语时默然相恼。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刍众应作法。呵责阐陀苾刍默然相恼。更有斯类亦应作法。如常集僧。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阐陀苾刍。自犯众罪不如法悔。时诸苾刍欲令利益安乐而住。告言具寿阐陀汝自犯罪。应如法说悔。彼便无言默然相恼。若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呵责阐陀苾刍默然相恼。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听。此阐陀苾刍。自犯众罪不如法悔。时诸苾刍。欲令利益安乐而住。告言具寿阐陀汝自犯罪。应如法说悔。时诸苾刍如法语时。即便无言默然相恼。僧伽今呵责阐陀苾刍默然相恼。若诸具寿听许呵责阐陀苾刍默然相恼者默然。若不许者说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伽今呵责阐陀苾刍默相恼竟。僧伽已听许。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时诸苾刍受佛教已。呵责阐陀默然相恼。于时阐陀虽众作法责其默恼。后于异时复自造罪。诸苾刍同前教语。时彼阐陀或言或默二俱相恼。少欲苾刍见是事已。便生嫌耻作如是语。云何苾刍自身犯罪不如法悔。他教语时若语若默共相恼乱。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违恼言教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阐陀。余义如上。违恼言教者。作恼他想以言表示。波逸底迦。义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有苾刍。往苾刍所作如是语。具寿颇见苾刍新剃须发着赤色大衣。以物替钵手执锡杖。或以酥蜜沙糖石蜜盛满钵中擎之而去。彼见问时。答言我实不见如是相状。苾刍我见苾刍两脚行去。若苾刍故作是语恼乱他时。得波逸底迦。若他来问。颇见如前所说衣钵形相苾刍尼从此过不。报言我实不见如是形相衣钵苾刍尼从此而过。但见苾刍尼两脚行去。若苾刍故作是语恼乱他时。得波逸底迦。如是乃至正学女求寂求寂女同前问答。得波逸底迦。若他来问。颇见俗人担持甘蔗竹苇柴草酥油瓶等从此过不。彼便答言。我实不见如是之人。但见有人两脚行去。若苾刍作是恼者。波逸底迦。若有问言。颇见俗人男子着青黄赤白等色之衣持酥瓶等从此过不。乃至报云。但见俗人两脚行去。如男子既尔。见女人等广说应知。恼心说时皆得堕罪。如语既尔。

默亦同斯。皆得堕罪。无犯者。若苾刍见有猎人逐獐鹿等来入寺内。苾刍见已。猎人问言。圣者。颇见有走鹿从此过不。苾刍不应答言我见。若是寒时。报屠人曰。贤首。汝可暂入温室中少时向火。若是热时。报言贤首。汝可暂入凉室饮清冷水少时停息。若猎者云我不疲倦我问走鹿。即应先可自观指甲。报彼人云诺佉钵奢弭。若更问言。应自观太虚。报彼人云。纳婆钵奢弭(若据梵音诺佉者是爪甲义亦是不义钵奢是见义弭是我义即是我见爪甲亦目我不见义苾刍眼看爪甲即表不是妄言彼人闻说道无即谓无不见物佛开方便救苦众生若直译云我观指甲道理无不相见为此留本梵音口授方能细解纳婆亦兼两义一目太虚二表不义亦不可译为东语于中可不准诺佉思之具如广注即如此方观臂上毛云我见毛亦是目其无义也)

若猎者云我不问指甲及以太虚。然问可杀有情于此过不。苾刍即应遍观四方作如是念。于胜义谛一切诸行本无有情。即报彼云我不见有情。此皆无犯。若苾刍于余问时。不如实说者皆得堕罪。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时诸苾刍咸皆有疑。俱诣佛所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阐陀苾刍见同梵行者如法劝时。不相用语以言恼乱。遂令僧伽作法呵责受斯忧恼。世尊告曰。此之阐陀非但今日恼诸苾刍违善友语。于过去时亦由言故恼乱善友自受辛苦。汝等当听。乃往过去。于一陂池有众鹅群及以诸鳖。同共居止。中有一鳖。共彼二鹅而结亲友甚相怜爱。后于异时遇天大旱陂水将竭。时彼二鹅俱至鳖所。报言知识汝可安隐居此泥中。我向余方更求池水。鳖告鹅曰。与汝久居情义相得。将遭厄难弃我他行。斯诚未可。鹅曰其欲如何。鳖曰汝等当可将我共去。鹅曰若为将去。鳖曰汝等共衔一杖。我咬中央共至清池。岂非善事。鹅曰我亦无辞。共相携带。然汝立性好为言说不能护口。必当弃杖坠落空中。我等见斯更益忧苦。鳖曰我当护口衔杖不言。鹅曰斯为善计。即便觅杖各衔一头。鳖咬中央腾空飞去。遂至一城市上而过。时彼诸人于虚空中见鹅持鳖。各生惊怪共相告曰。仁等观彼二鹅共偷一鳖。鳖闻此声默忍无语。又到一城还从市过。时诸男女同前嗟叹。鳖便自念。我更几时忍此辛苦。长悬颈项护口不言。即便报言。我自欲去。非是偷来。作是语时遂便失杖堕落于地。童子共打而致命终。二鹅见已情怀忧恨。飞空而去。于时空中有天。见此事已而说颂曰。

善友利益言 若不能依用

坠落受辛苦 犹如放杖鳖

汝等苾刍勿生异念。昔时鳖者即阐陀是。昔时鹅者即难陀邬波难陀是。于往昔时闻善友语。不肯依用遂致命终。乃至今时亦复如是。于同梵行者言不肯依用。或言或默恼乱诸人。致使僧伽作法呵责。

在露地安僧敷具学处第十四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善施长者。请佛及僧于舍受食。时诸苾刍于日初分执持衣钵诣长者家。于时世尊在寺内住。令人取食。佛有五缘在寺而食。云何为五。一自须宴默。二为诸天说法。三为观病者。四为观僧敷具。五为诸苾刍制其学处。此时佛欲观僧敷具并制学处。由此为缘在寺内住。令人取食。尔时世尊。众僧去后。便持户钥遍观寺内。所有房舍乃至寺外随近园林。普皆观察。次至旧房。于此房中多有敷具。置在露地。忽有非时风雨蒙密而至。佛作是念。斯等敷具。皆是信心婆罗门诸居士等。自苦己身减妻子分。而施僧伽为求胜福。而诸苾刍受用之时。不知其量不善守护随处弃掷。世尊见已。作神通力屏除风雨。而有重云磥磳垂布不散。以待世尊收摄卧褥。于时世尊自取敷具安置室中。便取雨衣出于寺外。方欲洗沐即摄神通。雷霆昼昏。遂降洪雨高下同润。佛洗身已。洗足入房宴默而住。时取食苾刍持食既至。安在一边。诣世尊所顶礼双足。世尊常法。共取食人欢言问讯。苾刍僧伽所受饮食得饱满不。答言大德皆得饱满。即便以食进奉世尊。尔时世尊。食事既讫。即出房外嚼齿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尔时世尊。至日晡时于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诸苾刍曰。向者僧伽赴食之后。我持户钥遍观房舍。见于露地多安卧褥。时天欲雨。我以神力皆悉屏除。躬自收摄。告诸苾刍曰。诸有施主。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虚损信施。即说颂曰。

于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隐 令他福德增

尔时世尊。赞叹知足依法受用信施物已。告诸苾刍广说如前。乃至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于露地处安僧敷具及诸床座。去时不自举不教人举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有众多苾刍。随逐商旅人间游行。遇至一城。于此城中有苾刍住处。时诸苾刍欲求停止。时有一人。告苾刍言。圣者。仁等何不诣寺而宿。答言贤首。我随商旅制不自由。若向寺停行伴便失。彼言圣者。但于寺宿。商旅去时我当相唤。时诸苾刍便诣寺所。敷僧卧具随处而宿。于后夜时商旅发去。唯有一驮。彼人方觉。即便疾起惊唤苾刍。商人已发仁当急去。时诸苾刍闻其唤声。即便疾起。先洗手已分付卧具。既延时节。商人遂远。时诸苾刍于后寻□。遂被贼劫衣钵损失。便至逝多林。彼诸苾刍见而告曰。善来仁等行李安乐。报言何有安乐。我被贼劫。问言何故。时客苾刍具答其事。时诸苾刍闻是事已。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于住止处若有

苾刍嘱授而去。时诸苾刍既闻佛教。设有因缘皆嘱授去。

尔时室罗伐城有二长者。共为仇隙。一有信心。一无信心。其信心者作如是念。我今何因增长怨隙。可舍怨恶而为出家。便往逝多林中。诣一苾刍而求依止为出家法。时彼无信长者随问一人。汝颇知彼某甲长者今何所在。答曰彼已舍俗出家。问言何处。答曰在沙门释子中。报言彼处岂是施无畏城。我当于彼以法治罚作无利事。于时彼人是苾刍亲友。闻此语已往告之曰。圣者知不。彼不信长者深相期克作如是语。岂逝多林是施无畏城。我当往彼以法治罚作无利事。苾刍闻已便作是念。我由怖彼而来出家。岂于此处还遭彼怖。我今宜可逃避他方。作是念已便至师所。白言。邬波驮耶。我由怖彼而求出家。今闻彼来欲害于我。本师问曰。彼是何人。答曰是旧怨家。师曰。若如是者欲向何处得免其难。答言我今欲向王舍城中。师曰随汝意去。即便辞师。执持衣钵发趣王城。时彼不信长者往逝多林。问苾刍曰。圣者颇识某甲长者来此出家今在何处。答曰已去。问向何方。答曰向王舍城。报曰彼亦非是施无畏城。我当往彼作无利事。时彼长者便持路粮随□而去。苾刍依时而去非时不去。俗人则时与非时俱不停息。于其中路有一僧寺。是时长者□及苾刍。遥见苾刍入斯寺内。长者自念。若入寺中欲共语者彼有多人。必当害我。明当在路我自知之。作是念已别求息处。时彼苾刍至天晓已。告诸苾刍曰。仁等今可观察卧具。我欲前行。苾刍问曰。欲何处去。答曰欲诣王城。苾刍报曰。应寻此道勿行余路。报言好住。遂即前行。时彼长者旦入寺中。问苾刍曰。某甲苾刍今在何处。答曰已向王城。问曰取何路去。答言此路。时彼长者随路急去□及苾刍。而告之曰。咄秃头沙门欲向何处。苾刍答曰。贤首。我已出家欲除怨诤。彼便答曰。我于今时为除怨诤。即便以杖熟打苾刍几将至死。所持衣钵悉皆破碎。余有残命覆向寺中。苾刍见问。具寿何因作此困辱形容。便问苾刍曰。颇见俗人来此过不。彼有何言。时彼苾刍以事具说。即告诸苾刍曰。我若不告具寿所向之处。必定不遭如斯苦恼。诸苾刍遂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时因缘余当嘱授。尔时世尊。赞叹持戒者及尊重戒者少欲知足者。随顺说法已。告诸苾刍曰。我观十利广说如上。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于露地处安僧敷具及诸床座。去时不自举不教人举。若有苾刍不嘱授。除余缘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此法中人。余义如上。僧者谓是如来声闻弟子。敷具者。谓是大床。毡褥。被缕。褥毹。偃枕等。杂物者。谓是小床坐枯及资具。于露地者谓无覆盖处。去时者谓离势分时。具寿邬波离白佛言。大德。离敷具时。齐远近来。名为势分。世尊告曰。如生闻婆罗门种庵没罗树法。相去七寻方植一树。技条耸茂花果繁实。七树之内有四十九寻。若安敷具在露地时。齐此远近当须嘱授。离此势分即须收摄。若不自举不教人举者。谓不收摄也。有苾刍者。谓现有人堪可嘱授。有五种嘱授。云何

为五。应报主人曰。具寿。此是住房此房可观察。此是敷具此应可当持。此是房门钥。若于其处无苾刍者。应嘱求寂。此若无者应嘱俗人。此若无者。应观四方好藏户钥然后方去。若于中路逢见苾刍。应报之曰。在于某处我藏门钥。汝可取之。言除时因缘者。谓除难缘。波逸底迦者义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安僧敷具。故不嘱授舍而去者。乃至未离势分已来。得恶作罪。若离势分。便得堕罪。若初去之时忘嘱其事。在路忆者。应作是念。我于某处安僧敷具。若有同梵行者来见之时。当为举摄。此行苾刍应心念口言。我更不应作如是事。其所犯罪如法应悔。若其于路逢见苾刍。应告言具寿我在某处。受用僧伽所有敷具。汝当收举。念此苾刍定为收摄。复应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应作如是事。其所犯罪应如法悔。若到前住处方忆得者。应作是念。我于某处安僧卧具。若有同梵行者来见之时。当为举摄。此苾刍应当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应作如是事。若至住处见有苾刍欲向彼处者。应告言。具寿。我在某寺某处受用僧伽所有敷具。汝当收举。念此苾刍定为收摄。复应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应作如是事。若苾刍于露地处安僧敷具。回入房中为欲安坐寂止乱心。既寂定已方随意出。遂至初更。若不损坏敷具者。得恶作罪。若损坏者得堕落罪。具寿邬波离白佛言。世尊大德。凡敷具者有几种损坏。佛告邬波离。有二种坏。谓风及雨。若风吹卷襵。是名风坏。若雨湿彻。是名雨坏。若苾刍于日暮时露安敷具。至半更时而不收摄不自他看守。若不损坏者。得恶作。若坏得堕罪。如是乃至一更一更半。二更二更半。三更三更半。四更四更半。平旦(西方夜有三时分十稍令难解故依此方五更为数冀令寻者易知耳)日出时小食时隅中时。欲午时正午时。过午时日角时。晡时晡后时日暮时。若苾刍齐此昼夜于时中。安僧敷具不即观察。若未损坏得恶作罪。若损坏者得堕落罪。摄颂曰。

诵经居小床 因听师子座

俗人借坐物 观时应借与

若是彼与物 用讫可持还

应书施主名 随情造佛像

病者详瞻侍 不嘱五种人

受法代师为 不依皆恶作

少年因断食 俗坐见应收

火水损与时 先收于己物

尔时有婆罗门居士等。来至苾刍住处作如是语。圣者可为我等演说妙法。诸苾刍答曰。贤首世尊现在。仁等何因不往听法耶。彼云圣者唯一大师来求者众。或为天龙药叉健达婆阿苏罗揭路荼紧那罗莫呼洛伽人非人等而宣法要。我等造次无缘听受。仁等宜当为我诵法。苾刍报曰。世尊未许为人诵法。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应为诵经。苾刍白佛。不知如何为彼诵经。佛言应坐小座为其诵法。时给孤独长者闻佛世尊许诸苾刍居座诵经。便以五百小座奉施僧伽。时诸苾刍悉皆一处高声诵经。便大喧闹无可听览。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应令一人为众诵经。余者应听。时彼不知欲令谁诵。为老为少。便往白佛。佛言应为次第从老至少。时少年者便在行末。宣陈法要令诸听众心不殷重。

世尊告曰。于上座处应为诵经。演法之时。耆老苾刍失恭敬相。佛言应除二三上座应坐诵经。当尔之时令彼法师乏少威肃威严不足。佛言于上座处置师子座令其诵经。登陟之时稍难上下。佛言若是定处应用甎为蹋道。若处不定应为木梯。法师弃唾为人所嫌。佛言应安唾器。多集飞蝇。佛言于内安草或置砂土。久便气臭。佛言时当洗濯日暴令干。时听法者一行而坐。行末之人不闻说法。佛言应作两行敷其座席。或为半月形或作方池势。时有信敬俗人。请诸苾刍就舍而食。苾刍不许。婆罗门居士等白言。圣者若佛世尊未出于世。诸外道辈是我福田。今佛出世仁等是我胜妙福田。我等来请仁不许者。我等岂可弃善路粮而向他世。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若人来请应可受之。彼设供时阙少座席。

至苾刍处求借暂用。苾刍不与。佛言应与。苾刍食讫自持而归。俗人告曰。仁等当去我自持还。苾刍畏惧不肯留与。佛言留与。施主报曰。圣者且住饮非时浆。苾刍不许。佛言应住饮已方行。时诸俗人遇有缘事。所留之座不及送还。佛言应取。时诸苾刍不知遣谁往取。佛言应鸣揵稚令少年者取。复有俗人为设供事来就苾刍借所坐物。苾刍不与。彼便报曰。我为仁等而设供养。仁等自坐何不与耶。佛言应与。时诸苾刍食了弃去。被贼所偷。佛言应令苾刍为守护者。其守护人与俗同住。诸人问言。圣者岂可更欲重餐食耶。苾刍报曰。我不为食看坐物耳。俗人报曰。我岂偷仁所留坐物。若不信者可自持将。彼不能持。佛言应一边住。勿杂俗人。时诸俗人同前唤食。佛言若诵经者。

应在一边诵经而住。若修定者。应在一边端思静虑。仍观坐物。俗徒散已当可持行。时有残食及油不净之物污秽座具。苾刍弃去。佛言若残食污应以水洗。若油污者应用澡豆。若不净污。以土牛粪而揩洗之。方可持去。如佛所教应为诵法者。时诸苾刍露地而坐被日光所迫。佛言应幕覆上。时遭风雨弃之而去。遂便损坏。佛言应可收入。不知谁收。佛言大众详收。于耆年坐处多有敷设。老者力劣不能擎举。佛言少者应收上座。老者可举下行收入物。时聚在一处致令烂坏。佛言分散安置。时诸苾刍更不诵经典。佛

言若露若覆随情诵经。时诸俗徒有敬信者。皆以真珠宝物金银装校。上妙衣服覆师子座。时诸苾刍不敢就坐。佛言作俗物想及无常想。坐时无过。时遭风雨。苾刍但内僧物弃俗衣裳。

因斯损坏。佛言应可内之。

时有施主造二住处。一在村中。一居兰若。其村中寺卧具丰饶。在阿兰若床褥疏寡。后于异时于兰若中欲设大会。时诸苾刍见无座席。诣村中寺从其暂借。彼不肯与。佛言当与。若疑天雨及正雨时。即不应与。尔时在路若逢天雨应安树下。或在墙边以一覆上。彼用好覆。佛言当以恶者而覆其上。供设既了不即送还。皆作是念。彼此皆是一施主物。佛言此是定属不应余用。两寺之物共相合杂难可辩知。佛言于其物上应书寺名。并可书彼施主名字。云是某甲施物。

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若佛世尊在众首坐时。众便威肃。若不坐时众无威德。若佛世尊见听许者。欲造赡部影像置于众首。世尊告曰。随意当作置于众首。于时大众在露地坐遇逢天雨。时诸苾刍弃像入寺。时有婆罗门居士等见已讥笑。仁等何故弃掷大师。佛言应令俗人及以求寂移像令入。若此皆无。汝诸苾刍作大师想应可举入。

时有众多苾刍。各遇时患无人瞻养。佛言若有病者。应当瞻视佛遣瞻病。苾刍不知使谁瞻视。佛言应从上座乃至下座。并应瞻病。时有耆老苾刍皆来问疾伫立而住。因生患苦。佛言应坐看彼病人时诸苾刍自将座去。不信俗人见而怪问。圣者今欲观舞乐耶。苾刍白佛。佛言诸看病者。不应自持座去。其瞻病人。于病者边多置坐物。时六众苾刍亦来问疾。于病人所多作言话。时瞻病人报言。具寿且宜可去废供病者。六众报曰。随汝意作。谁复相遮。报言仁当观察。我欲他行。六众报曰。病者若亡汝收六物。因何令我看病人乎。作是骂已。令病者观察杂物。即便出去。于时病人不能收摄。遂致亏损。以事白佛。佛言有五种人。不应嘱授令其观察。云何为五。一无惭耻者。二有仇隙者。三年衰老者。四病无力者。五未圆具者。

时具寿邬波离问世尊曰。若二苾刍同坐一座。若起去时谁当收举。佛言在后起者应收举之。若一时起小者应收。如其同岁应共举之。时有亲教轨范二师。出外经行。弟子门徒住在寺内。于诸善品不能增长。如莲花乏水。佛言。二师出时弟子随去。时彼二师自持床坐。弟子随后垂手而行。佛言弟子门人应持床座随逐而去。时彼二师于经行处自为洒扫。弟子闲住。佛言弟子门人若见其师执扫彗。时弟子代为令其安住。若师被众差为洒扫人。不代无过。若彼二师为针线作。时弟子闲住。佛言应可代为。勿令辛苦。师被众差作缝衣者。不代无过。时诸弟子受业之时。受得业已即在师前而为诵习。佛言受

得业已。应离闻处在见处而为诵习。其习定者。受得法已。可向余处静虑安心。若见二师为众使时。亦应随时相问代彼执劳。若共二师出经行时。将座去者应可持还。时彼弟子在前而去。师便在后。遇有他事不得随来。佛言。弟子还时应问师曰。师欲归不。若言归者应持座去。若言未归不须持座。汝等苾刍如我所制。不依行者皆越法罪。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九 不举敷具学处第十四之余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长者。请佛及僧就舍而食。于时有一少年苾刍。策励身心修诸善品。便作是念。今日佛僧受请。我不入城乞求饮食。且当念诵待至临中赴其请处。作是念已。便持座枯出于寺外。诣一静处情作业。时诸苾刍早去赴请。锁门而出诣施主家。时念诵苾刍望时而入。睹见寺门锁闭已了。便即生念。我宁断食不应弃僧座物。自招愆咎遂不赴请。即便断食。彼诸苾刍食已回还。此苾刍亦相随入寺。乃至食势尚存。系心善品。食力既尽委胁而卧。诸苾刍见问言。具寿食是他物腹岂他耶。汝何故贪食遂令饱闷善品废修。报言我不赴食何容饱闷。时诸苾刍问其所以。悉皆具告。时诸苾刍闻斯说已。以事白佛。佛言。苾刍不应早去赴请令他断食。应观时节鸣揵稚众僧详集相顾而去。师主咸可观已门徒知其去不。若闭门已后苾刍来至有小床座。应安树下及以墙边当赴食处。不应造次辄为断食。若无事断食者。得越法罪(断食者谓绝食一日)时有婆罗门居士。来至寺中用僧坐物。及至去时弃在露地。无人收举致有损坏。佛言若初见者即应收举。时有年老羸劣苾刍。见僧坐床弃在露地。不能擎举。佛言老者应告授事人知。其授事人应作敬心举置床座。若不举者得越法罪。时有苾刍。以僧敷具置于露地。行乞食后有风雨来。现在苾刍应可为举。彼得食已忆念疾归。

时有施主。以敬信心于山林中造一住处。时有猎师。为捕禽鹿纵燎原野。其火炎盛遍烧村邑遂来烧寺。时诸苾刍见火烧寺。即便竞入取自衣钵。于僧祇物无人为收。咸从火化。施主闻已来至寺所。问苾刍曰。圣者物不烧不。苾刍答曰。一不被烧。有余报曰。但是僧物烧尽无遗。施主曰。僧物罄尽何言不烧。苾刍曰我物不烧。施主曰。若僧祇物亦俱出者岂不善哉。我久辛苦如割身肉减妻子分。供养僧田冀望胜福。云何仁等但收自物不顾僧祇。作是嫌已舍之而去。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被烧时亦收僧物。后于他日有余苾刍。被火烧寺。闻佛有教令出僧物。遂各弃己衣物收出僧祇。自物并烧遂便废阙。佛言自阙恼重不并僧祇。若被火烧。先出己物后取僧祇。复有遭火。诸苾刍等咸出己物置在外边。入取僧物未出之顷。所有衣物被贼盗将。佛言既出物已。应使人看。时诸苾刍遣强者看守。弱者出物不能擎举。佛言令弱者看强者擎物。时诸苾刍虽见盛火恐损僧祇便入取物。遂被火烧。佛言若火盛者即不应入。物纵被烧此诚无过。

时有施主。于山谷中造一住处。遭天大雨洪水弥漫寺皆漂荡。时诸苾刍各出己物不顾僧祇。事并同前。但以水火为异。广说应知。佛言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余义如上。

不举草敷具学处第十五

摄颂曰。

南方二苾刍 两村二住处

井边染须草 经行稚瓦盆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南方有二苾刍。一老一少。为礼佛故向室罗伐城。在道日暮入寺寄宿。时诸苾刍遥见老者告言。善来大德。即依次与房及卧具等。其少年者但与其房而无卧具。此少苾刍立性勤策。多觅干草立与膝齐。用充卧物。其老苾刍便作是念。试观少者卧物有不。便往见彼草敷厚暖。即作斯念。我若明朝还僧卧具恐废行途。应还卧具就此同宿。即还卧具一处经宵。至晓便去。后有众蚁依此草敷穿坏房舍。时有长者。请佛及僧就舍而食。时诸苾刍于日初分执持衣钵诣长者家。世尊不赴令人取食。有五因缘如前露地戒中广说。此时佛欲观僧卧具并制学处由此为缘在寺内而住。令人取食。

尔时世尊众僧去后。便持户钥遍观寺中。所有房舍乃至寺外近住园林。次至一房。于其室内见草狼籍多诸虫蚁内外穿穴。见已便念。斯等房舍皆是信心婆罗门诸居士等。自苦己身减妻子分。奉施僧田以求胜福。而诸苾刍受用之时。不知其量不善守护。遂令虫蚁非分亏损。世尊即便以神通力令土与蚁各在一边。便以网轮具足百福庄严胜妙两手。捧蚁徐出于其房外阴凉之地。安置诸蚁令无损伤。于时世尊洒扫室已。收彼粪土弃于房外。洗手足已入房宴默。时取食苾刍持食既至。如前广说。乃至尔时世尊食事既讫。即出房外嚼齿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尔时世尊。日晡晚时就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诸苾刍曰。向者僧伽赴食之后。我持户钥遍观房舍。随所为事皆具告知。汝等苾刍诸有施主。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虚损信施。即说颂曰。

于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隐 令他福德增

尔时世尊。赞叹知足。如法受用信施物已。告诸苾刍。广说如前。乃至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于僧房内。若草若叶自敷教人敷。去时不自举不教人举。若有苾刍不嘱授。除余缘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有众多苾刍。共诸商旅人间游行到一聚落。日既将昏。欲觅居止问一长者。颇有宿处相容止不。长者答曰。先立要契方可相容。苾刍曰。其要如何。长者曰。明于我舍受食方行。报言长者我依商旅事不自由。行伴若停当受请食。如其彼去我即随行。长者曰斯亦善哉。便与停处。苾刍白长者曰。于仁舍中有卧具不。报言无有。时彼苾刍多有俗人及诸求寂共为伴侣。彼皆多觅干草用充卧物。积与膝齐一处同卧。于时商旅星夜发去。苾刍见已弃草而行。长者至明作如是念。我观苾刍。若有住者当为办食。不睹苾刍见草狼籍。时彼长者夫妇二人。

屏除乱草几将半日。此是缘起。犹未制戒。复有众多苾刍。随诸商旅行至此村。诣彼长者求觅宿处。长者报言。共立要契方可容宿。苾刍曰。其要如何。长者曰。不取干草为卧物者可随意住。苾刍问言。长者舍中颇有眠卧具不。报言无有。苾刍曰坚鞕之地若为安寝长者曰。圣者先有仁等同梵行人投我寄宿。多聚干草非分狼籍。令我夫妇收除乱草半日艰辛。为此今时共为要契。时诸苾刍夜受辛苦明发便行。渐次而去至室罗伐。苾刍见之慰问安不。报言何有安隐。彼问其故。报云于一村中不许草卧。但眠鞕地辛苦通宵。苾刍问曰。汝于何村受此辛苦。报言于某处村。问曰寄宿谁家。答曰某长者宅。一人报曰。我曾彼宿安隐草敷。汝有何辜独遭鞕地。苾刍问曰。所眠之草谁为收除。

报曰我天晓已自涉长途。我来之后彼当屏弃。苾刍报曰。由斯恼乱彼致讥嫌。遣我通宵鞕地而卧。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虽在俗舍用草敷时。亦应除弃。闻佛教已。时有众多苾刍。随逐商旅人间游行至一聚落。中有长者。为沙门婆罗门等故造一客舍。远求软草以充敷具。时诸苾刍于此宿已。并将其草弃粪秽处。各趣长途。长者至天晓已往问苾刍。但见其草弃不净地。不可重收。因生嫌贱。复有众多苾刍随诸商旅行至此村诣彼长者求觅住处长者报言。我有福舍随情居止。苾刍问曰。颇有多少眠卧具不。答言无有。苾刍报曰。我等如何卧坚鞕地。长者答曰。圣者我为行客沙门婆罗门等造此福舍。我从远处求觅软草。用拟供承诸寄宿客。昔有仁等同梵行者来此寄宿。

至天晓已咸将软草弃不净中。若更欲求卒不可得。时诸苾刍便于鞕地辛苦经宵。时此苾刍渐次游行至室罗伐。彼诸苾刍问言。行李安不。报言。眠卧鞕地。何有安乐。问言。于何处宿受此辛苦。报言。于某村福舍。苾刍报曰。我曾于彼福舍中宿。所有卧草旦并弃之。答曰。由汝弃草致生嫌贱。遂令我等鞕地而眠。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所卧之草白施主知。若云弃者即应除弃。若云留者随语应留。若违言者得越法罪。于一聚落有僧住处。于此寺中卧具寡少。时诸苾刍为供客故。遂于远处求卧具草安一房中。时有众多苾刍。人间游行来至此寺。问主人曰。我欲投宿。颇有多少卧具

物不。苾刍报曰。此寺先贫无好卧具。我为客故远求软草。必不嫌者随意止宿。彼既宿已欲弃草敷。

主人报曰。我为客故远求此草。实是难得。无宜辄弃。客苾刍曰。仁等无知自身犯罪。欲令我等亦犯罪耶。作此责已。即便取草弃外而去。致令烂损。后有众多苾刍。游历人间遇至此寺欲求寄宿。问有卧具不。主人答曰。此无卧具。我为客故远求软草。前有苾刍来此投宿。所有草蓐并欲收弃。我等不听。不肯随语反相责数。并弃而行。故于今时更无可得。彼便地卧。天晓便行至逝多林。诸苾刍见共相问答。广说如前。乃至我于彼宿强弃其草。答言。由此缘故来寄宿者备受艰辛。时诸苾刍以事白佛。佛言。此不应弃。若有苾刍嘱授而去。遣弃方弃。广说如前。若异此者得越法罪。

复有众多苾刍。共诸商旅人间游行。遇至井边即便止宿。时诸苾刍多以干草而为敷具。去此不远有婆罗门宿。时诸商旅晓便发去。苾刍婆罗门咸留草敷俱随商旅。道逢商旅从远而来。时婆罗门逢彼商人。所求之事皆得称心。即共商人返迹而去。至前井处。便为宿止。于时有诸露形外道。于苾刍宿处便为安止。时露形者共相告曰。不知何物啮我身体。余者报曰。汝于昨日多啖酒糟。恶欲寻思共相咬啮。持火来看见有众蚁便作是语。谁无智人曾于此宿。去时不解举此草敷。时婆罗门闻而报曰。前有释子于此宿去。露形骂曰。沙门释子于诸人中自云有智。停宿之处不举草敷。婆罗门曰。沙门释子不断杀生。随处即眠不作观察。去斯不远有邬波索迦。闻此说时默然而记。后至苾刍住处具以事告。诸苾刍白佛。佛言。虽居旷野亦举草敷。时诸苾刍闻是教已。复有苾刍。随逐商旅至兰若村便为止宿。多用干草以为卧具。商旅夜发。苾刍弃草。时节迟晚不及商人。在后而行。便遭贼劫。渐次方至逝多园林。苾刍见已共相慰问。行李安不。报曰。我被贼劫何有安隐。问其何故。以事具陈。时诸苾刍白佛。佛言。虽在兰若其草不应散弃。可聚一边随意而去。汝诸苾刍如我所制不依行者。皆越法罪。

时诸苾刍为染衣事。于日光处布诸干草以晒衣服。草不收举虫蚁多生。佛言。染衣既了其草须弃。复有苾刍为染衣故劝留其草。时彼苾刍不受其语遂便弃掷。佛言。余有所须即不应弃。应与彼人。后晒衣已不肯收弃。云非我草。佛言。前与后时应问彼曰。草若用讫汝能弃不。若言能弃应可与之。若云不能即不须与。时有经行之处。其地坚鞕令足伤损。佛言。应布软草勿令伤足。彼布草已虫蚁便生。佛言应弃。彼日日弃妨废正修。佛言。不应数弃。时可观察。若舍去时当须总弃。又经行处有设供事。须草稚坐。同前致蚁。佛言。应以绳系挂在树枝。又经行处以瞿昧耶安在地上。虫蚁因生。佛言。安破瓦中勿令其湿。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及尊重戒少欲知足已。告诸苾刍。前是创制此是随开。若有难缘不须嘱授。是故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于僧房内

。若草若叶自敷教人敷。去时不自举不教人举。若有苾刍不嘱授。除余缘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人余义如上。僧房者。谓是如来弟子住处。于中堪得为四威仪行住坐卧。敷具者。谓若草若叶若自他敷。不自举去者。谓离势分。时具寿邬波离白佛言。世尊。未知齐何是敷具势分。佛言。如生闻婆罗门种树之法。广说如上。有四十九寻。是名敷具势分及五种嘱授。乃至遍观四方藏其户钥并广说如上。有苾刍不嘱授者。谓有苾刍而不告语。除余缘故波逸底迦。亦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僧住处。若草若叶。自敷教人敷。不举而去。有人不嘱授。乃至未离势分已来。得恶作罪。若离势分便得堕罪。若苾刍初去之时忘嘱其事。在路忆得。或时在路逢见苾刍。或到前住处方始忆得。或到住处见有苾刍以事相嘱。心念口言并广如上说。草敷有二种坏。谓风及蚁。风坏谓是风吹草卷。蚁坏谓是蚁穿草穴。若苾刍于日暮时。在僧房中安草敷具。若夜若昼时时观察。若坏不坏得罪轻重。广说如上。若在甎鞭地。或在沙石中。无虫蚁处布以草敷。设不数看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强牵苾刍出僧房学处第十六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具寿邬陀夷。至彼众多少年苾刍处。劝喻之曰。汝等共我人间游行。降伏他宗自获名称。汝等所欲读诵禅思。及衣食利皆令无阙。时诸少年闻斯劝已。各各自诣阿遮利耶邬波驮耶所。白言。我今请问二师。欲往人间随意游涉。彼师问曰。汝欲共谁以为伴侣。报云。大德邬陀夷共我为伴。彼师报曰。具寿彼人恶性当恼于汝。复白师曰。大德邬陀夷善言劝喻。事同父母岂当恼乱。时彼少年不受师言。共邬陀夷决意而去。时邬陀夷将诸少年出界外已报言。具寿。汝等岂得无有依止游历人间。即并唤来令其长跪。教说依止方共前行。或以三衣袋与之令负。或与钵盂。或与杂袋。或与君持净器。或与常用触瓶。或与锡杖。或与皮鞋。所有资具悉令擎去。自垂两手着上下二衣。调弄诸人随路而去。至一聚落近大井边。与诸门徒共为憩息。此聚落内有毗诃罗。于日晡时便鸣揵稚。诸人闻已白邬陀夷曰。阿遮利耶寺鸣揵稚。我等往看。报言。具寿此或多是黑钵之类懒修善品。鸣捶集僧欲有作务。我等既疲道路谁能执作。门徒答曰。阿遮利耶此或容是分物揵稚。我及界者合得其分。如轨范师众所知识。有大福德财利易求。我等少年谁当见施。今欲入寺观彼何缘。师便告曰。随汝意去。若有利者亦取我分。少年入已问寺诸人云。是分卧具揵稚。主人见来即便报曰。具寿。汝请卧具。报云。我有尊师。亦当见授。问曰。彼复是谁。答曰。阿遮利耶邬陀夷。主人曰。彼亦受取。即总授之。时邬陀夷于彼井边多聚人物为其谈话。问诸人曰。此是谁村此是谁寺。此是谁塔此是谁园。林井浴池牛羊之属。目睹皆问。彼便具答。时诸

少年共相议曰。阿遮利耶何故来晚。遂相告曰。作其常事于师卧处皆为敷说。濯足水涂足油安在一边。各自洗足入温堂中。诵所持经随处眠卧。时邬陀夷既见日暮方入寺中。四顾无人。遂便大唤具寿具寿。诸人出看告言。大德邬陀夷何故非时来入寺内。大声叫唤如牧牛人。答主人曰。我有少年在前而入。恐有病患。是故高声。少年闻已告言。阿遮利耶因何大唤。在彼房中敷设卧具。洗涂足物并已具安。可往彼卧怒而告曰。汝等白谁为洗足等事。答言。轨范来迟。我等更相告白。便自洗足。报云。汝可出寺。谁能与汝不恭敬。无怖惧懈惰之辈作依止师耶。即便强驱令出。彼居露地寒苦通宵。既至天明俱申言。敬白言。阿遮利耶我欲辞去。邬陀夷曰。具寿汝等何之。答言。还室罗伐。报云且住。我当与汝瞻病所须。答言。师主我本无病。仁遣病生。况复有病而能瞻养。遂便弃去还逝多林。时邬陀夷亦复随逐渐至给园。时诸苾刍见少年者至。唱言。善来具寿。行李安不。报言。同梵行者何有安乐。圣者邬陀夷驱我令出。通宵寒苦仅得存生。问言何故。诸少年者具以事白。少欲苾刍闻是事已共生嫌贱。云何苾刍驱他苾刍出僧房外故相恼乱。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集僧问邬陀夷曰。实作如是驱遣苾刍夜出房不。白言。实尔大德。世尊种种呵责。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嗔恚不喜。于僧住处牵苾刍出。或令他牵出者。除余缘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苾刍居士窟房。时此苾刍身婴疾患。天欲将雨五色云兴。诸苾刍见报言。具寿宜可急出。天将大雨。恐土房崩。时彼病重不能自出。时诸苾刍惧犯戒故不敢扶出。天既洪雨土窟遂崩。压彼病人。因斯命过。佛言。有此难缘应当牵出。告诸苾刍。前是创制此是随开。重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嗔恚不喜。于僧住处牵苾刍出。或令他牵出者。除余缘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僧住处者。谓佛弟子所住之处。牵出者。或言驱出。或以手牵。自作使人。除余缘者谓除难缘。堕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以嗔恚心。于僧寺中若自遣若他驱牵。此法中苾刍今其出者。皆得堕罪。遇八难缘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强恼触他学处第十七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具寿邬陀夷。至彼众多年少苾刍处劝喻之曰。汝等共我人间游行。降伏他宗自获名称。少年各往咨白师主。欲去游行。广说如前。乃至夜入寺中。发声大唤遣令开户。彼既卧已不肯为开。时邬陀夷即便脚蹋门扉。遂令温堂振动。时诸少年共相议曰。可与开门。彼有大力恐当损坏众僧堂舍。遂与开门。彼便即入于少年床上纵身而倒。或有伤腹。或有损腰。或有损足。告言。阿遮利耶我痛我痛

。告云。若嫌痛者自当出去。少年议曰。此有大力。若不出者当断我命。即便俱出露地而卧。于一夜中备受寒苦。既至天晓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欲去。问曰。何之。报言。向室罗伐城。报云且住。我当与汝瞻病所须。广说如前乃至到室罗伐城具告苾刍。苾刍白佛。佛呵责已。告诸苾刍。我今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于僧住处。知诸苾刍先此处住。后来于中故相恼触。于彼卧具若坐若卧作如是念。彼若生苦自当避我去。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知者谓了其事。苾刍先此处住者。谓此法中人先在此中而为止宿。后来于中等者。谓是纵身强为坐卧彼嫌苦痛者。谓被恼不乐也。自当避我去者。谓以此为缘不由余事。波逸底迦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了知其事。如向所说乃至避我去者。皆得波逸底迦。

摄颂曰。

粗食及好食 寒热瓦盆利

禅诵怖有无 因斯共相恼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邬陀夷。至彼众多少年苾刍处而劝喻曰。汝等共我人间游行。广说如上。将诸少年投寺寄宿乃至各自洗足入温堂中。共相谓曰。我于今日啖粗恶食气力稍劣。应可禅思。即便加趺系念而住。邬陀夷夜入寺中。发声大唤具寿。时少年者闻其唤声报云。阿遮利耶。我等在温堂中端心禅寂。遂便入室而告之曰。具寿岂不佛说。诸无知者不应修定。宜应且起诵习尊经。遂遣通宵冷地而坐强使诵经。时诸少年既受辛苦。晓而告曰。阿遮利耶。我欲还归。问言。欲向何处。答言。向室罗伐。报云且住。我当与汝瞻病所须。答云。师主我本无病。仁遣病生。况复有疾而能瞻养。遂弃而去。乃至给园广说如上。苾刍闻已具白世尊。乃至告诸苾刍。若苾刍故恼他苾刍者。皆得堕罪。又缘起同前。于中别者。乃至时诸少年共相谓曰。我等今日啖精妙食气力丰足。应可房外随意诵经。即便习诵。乃至邬陀夷见告言。具寿岂不佛说。若不习定智慧不生。应入温室坐禅系念。遂令通夜跏趺而坐身体疲倦。既至晓已还逝多林。乃至佛告诸苾刍。若苾刍故恼他苾刍者。皆得堕罪。

又缘起同前。于中别者。乃至时诸少年苾刍共相谓曰。具寿今时稍寒。共入温堂可为止宿。遂便入宿。邬陀夷见告言。具寿。何故入室。白言。时寒入室取暖。报云。具寿。汝热处宿。恐染黄病。汝等多人若其病者。我独云何能为瞻侍。汝何急出。遂令露地而住冷水遍洒以扇扇之至明不睡。至天晓已还逝多林。乃至佛告诸苾刍。若故恼他者。皆得堕罪。

又缘起同前。于中别者。乃至少年共相告曰。今时极热。共入疏堂可为止宿。即便入宿。邬陀夷见告言。具寿。何故疏室而卧。白言。时热此处极凉。报云。汝凉处卧。或触风得病。或痰癊伤寒。我复何能供侍汝等。遂便入室总闭诸窗。为然炭火房门急掩。毛毯通覆纵身坐压。令彼通夜不得眠睡。至天晓已还逝多林。乃至佛告诸苾刍。若故恼他者。皆得堕罪。

又缘起同前。时邬陀夷劝诸少年人间游行。若随逐行者皆被恼乱。无复一人共之为伴。遂便单己游历人间。遇至一寺。于此寺中无大小行处。时诸苾刍夜有所须。各安瓦瓮。至天晓已于外弃之。寺内苾刍共知邬陀夷是恶行者。竟无苾刍唤入房宿。便作是念。此诸黑钵不共我言。于今夜中自解踬顿即便旋升蹋道至第三层。见有瓦瓮在处安置。便作是念。此复岂是破瓦等耶。遂以足指夹弃于外。苾刍夜起欲大小便。觅彼瓦瓮无一可得。遂于上层通水之处弃其不净。及至天明诸信心辈梵志居士来入寺中。礼拜虔诚巡观房宇。时邬陀夷告诸人曰。汝等当观黑钵之类恒为恶行秽污僧田。于寺上层弃其不净。诸俗人等闻生嫌贱。时诸苾刍具以白佛。佛言。若诸苾刍故心恼他者。皆得堕罪。

又缘起同前。时邬陀夷既无伴侣。独游人间至一寺所。时诸苾刍知其恶行。竟无一人唤入停息。邬陀夷即作是念。我今宜可别设方便恼彼寺僧。令诸黑钵知我邬陀夷是难欺人。即便多服泻药在温堂中随处便利。如世尊说。诸有病者应须瞻侍寺中所有耆老苾刍皆来问疾。问言。四大何如。答曰。困弱。时老苾刍暂相问已。即便欲出。报云。老宿可住片时。彼既暂留即还欲出。如是至三耆年报曰。邬陀夷汝欲故心恼乱于我。答曰。我入寺内仁不共语。暂时伫立何事辞劳苾刍白佛。佛言。若诸苾刍故心恼他者。皆得堕罪。

又缘起同前。广说如上。乃至邬陀夷到一寺中。多有苾刍修习静虑。时彼诸人知邬陀夷是恶行者。无人共语。时邬陀夷见斯事已生恼害心。然此寺院始起半功。时邬陀夷便往诣彼造寺人处。报云。长者既有信心造寺。何不早成。岂不佛说。

若勤修善时　罪恶心不起

于福不勤者　心便造诸恶

长者闻已告苾刍曰。圣者我今多有财物。此处匠者卒不可求。报云。长者世尊有教。若营作处苾刍助成。长者曰。若共助成斯为甚善。邬陀夷曰。我当相助。即便归寺打揵稚已自为作业。如佛所教若闻揵稚众僧应集。众既总集。见邬陀夷自擎甎墼。时诸苾刍亦共擎持。悉皆竞日执作不休。共相谓曰。具寿。昔来此寺皆勤习定。岂谓今日尽共营劳。我等舍兹诣室罗伐。彼诸旧人见客苾刍至各唱善来。告言具寿。我闻。彼寺皆并

修禅。久愿往彼随喜相见。仁有何事废修静虑得至此耶。客苾刍报曰。往时彼寺皆勤习定。至于今日尽共营劳。问曰。何意如此。答曰。由邬陀夷遣令如此。具以事告时诸苾刍以事白佛佛言若诸苾刍故心恼他者皆。得堕罪。

又缘起同前。乃至邬陀夷到一寺中。多有苾刍诵习为业。见邬陀夷皆不共语。寺未成就。广说乃至告彼寺主。令诸苾刍尽日营作。皆舍而去往至给园。苾刍白佛。佛言。得罪同前。

又缘起同前。乃至邬陀夷到一寺中。当尔之时寺有贼怖。时诸苾刍见邬陀夷来。知其恶行皆不共语。时邬陀夷见是事已遂相恼乱。至日暮时大开寺门。当阃而立。时授事人报云。大德勿当门立。我欲掩扉。答曰。汝之房户自可牢闭。大众之门何干汝事。时诸苾刍通宵大怖不得睡眠。苾刍白佛。佛言。故心恼他。皆得堕罪。

又缘起同前。乃至邬陀夷到寺中。寺无贼怖夜多开门。时苾刍出寺便利。时邬陀夷见其不语便生忿怒。遂牢闭其门当阃而卧。时诸苾刍夜须便利报云。大德。勿复当阃。我出便利。答言。具寿于汝房中穿墙而出。我行疲极。谁能为起。时诸苾刍既无出处。或在檐前或门屋下或水窦处。或在中庭而弃不净。至天明已诸信心者入寺礼拜。时邬陀夷见而告。曰仁等看此黑钵之类每于寺中粪秽狼籍。仙人居处岂合如此。作是语时令诸俗徒共生嫌贱。诸苾刍白佛。佛言。若苾刍故心恼他苾刍者。皆得波逸底迦罪。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 故放身坐卧脱脚床学处第十八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邬波难陀至彼众多少年苾刍处劝喻曰。汝等共我人间游行。必当降伏他宗自获名称。汝等若欲读诵禅思。及以衣食病缘所须皆令无阙。时诸少年虽闻此劝。共知邬波难陀禀性恶行不堪共居。竟无一人许共同去。时有乞食苾刍。闻其觅伴遂告邬波难陀曰。我共大德人间游行。有同行人报乞食者曰。此邬波难陀为人恶行。汝今随去必遭恼触。遂报同梵行者曰。我满十夏不依止他亦不就彼求受学业。彼于我处欲何所为。知识报曰。不相用语后自当知。不受劝言遂与同去。出至界外。时邬波难陀报云。乞食者汝可为我擎持衣袋。吾年衰朽且宜相助。乞食者答曰。大德。岂可不见佛法僧宝胜妙福田持以奉施而多畜此生恼物耶。报乞食者曰。我遣擎物汝不肯持。亦未乖理。然汝非我二师辄相呵责斯岂合耶。时邬波难陀便作是念。此乞食者未须与语。且忍共去后自当知。遂渐游行至一聚落。即于林外诣井池边俱共憩息。村中有寺打揵稚声。时乞食者既闻声已报言。大德寺鸣揵稚。我欲往看。报言。具寿此乃多是黑钵之类懒修善品。鸣捶集僧别有作务。我等既疲道路谁能共彼执作。乞食者曰。或是分利揵稚。我既及界理合得之。邬波难陀曰。汝宜可去。若是分利揵稚者

亦取我分。答云如是。遂至寺中问知乃是分卧具揵稚。主人苾刍报云。阿瑜率漫宜受卧具。报言我有大者亦为受不。问彼是谁。报云是大德邬波难陀。答曰彼人众所识知。亦为取分。即便两人卧具皆悉受之。时邬波难陀在于井处。广问诸人兼为说法。具如前说。诸人既散。时景将曛。便入寺中高声大唤。彼乞食者在阁下房闭户而卧。闻唤声已报言。大德何为高声。我于上房已为敷置眠卧之具。及洗足物。并在一边。就彼应卧。报言。乞食者可为开房。欲有商度彼作是念。若容入房乃至天明言未能了。我今宜卧不与开门。报言。大德。我行疲极无暇商量设有平章待至天晓。时邬波难陀知其意止不为开门。即向上房洗足入室。问曰。得涂足。油安在何处。报曰近在床边。邬波难陀善知声相。观其卧处即移床脚。安彼头边放身而坐。令床脚脱打破彼头。报云。大德。打破我头极为苦痛邬波难陀报云。乞食者何故头破。彼作是念。我若苦言或容更打。即默尔而住。至天晓已便往就别。报言大德我今欲去。问曰汝欲何之。答曰向室罗伐城。报云且住。我当给汝病药所须。答言大德我本无病故破我头。设更有疾岂能瞻养。说是语已舍之而去。还逝多林。时同梵行者见唱善来。问安乐不。报言被打头破何有安乐。具以缘告。时诸苾刍闻是事已共生嫌贱。云何苾刍在上棚卧。知脱脚床放身而坐令床脚脱打破他头。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集众问邬波难陀曰。实作如是恼乱事不。白言实尔。世尊。种种呵责。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于僧住处。知重房棚上脱脚床。及余坐物放身坐卧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僧住处者亦如上。知者。或时自作或被他教。重房者谓居重阁危朽。棚上脱脚床者。谓此床脚不连上盖。及余诸座放身坐卧者。谓极纵身或坐或卧。故令脚出伤损他人。波逸底迦者广释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僧房舍有脱脚床。纵身坐卧欲恼他者。皆得堕罪。若是版棚或是甎地。或脚以版支或时仰着。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用虫水学处第十九

佛在憍闪毗瞿师罗园。尔时具寿阐陀。以有虫水浇草土牛粪等。诸苾刍见告云。具寿阐陀勿以有虫水浇草土牛粪等。阐陀报曰。岂诸生命我唤将来。岂复有人数以相付。岂可欲去我不听行。四海宽长因何不去。江河池沼盎瓮瓶瓦何不走入。诸有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贱。云何苾刍以有虫水将浇草等。自作使人不顾生命。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以此缘集诸苾刍。问阐陀曰。汝实用虫水及以教人浇草等耶。实尔大德。世尊。以种种呵责。非出家人所应作事。赞叹少欲尊重戒者。广说如前。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水有虫。自浇草土若和牛粪。及教人浇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是阐陀。余义如上。知者或自知或他告语。水谓井池等水。虫有二种。一为眼所见。二为罗所得。若自用若使他浇草浇土。若和牛粪等者。得波逸底迦。义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有虫水作有虫想。若自用若教人用浇草等。得波逸底迦。疑亦如是。若水无虫作有虫想用时。得恶作罪。疑亦如是。若苾刍河池水处多有虫鱼。苾刍杀心决去其水。随有虫鱼命断之时。皆得堕罪。若不死者皆得恶作。若于此水处偃之令断。于其下畔随虫命断。或时不死。得罪同前。若无杀心者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造大寺过限学处第二十

佛在憍闪毗瞿师罗园。尔时六众苾刍每于他寺生轻贱心作如是语。此寺崩隤犹如客舍象马之厩。诸苾刍闻已告言。具寿仁等于他住处得便居止。而自不能安一基石。依他处所强作讥嫌。六众闻已。时难陀邬波难陀共相告曰。我等常被诸黑钵类之所欺轻。云汝恒居他寺自无居止。乃至一石不能安置。我等今应共造一寺。令诸黑钵曾所未睹。于时难陀告邬波难陀曰。若我六人皆营作者。诸余黑钵得我瑕衅作如是说。六众苾刍不修善品悉皆营作。我等所有施食之家劝令心变。我等宜应于六人内。简取一人识性聪敏善解说法。能令细针引入粗杖。我等六人谁能如是。邬波难陀曰。具寿阐陀众所识知辩才无碍。能作如是针杖相随。阿说迦曰。若如是者应可详去。共请其人劝为授事即便详去告阐陀曰。

具寿当知我等常被诸黑钵者之所欺弄。而云我辈恒居他寺多生讥耻。乃至不能自安一石。今应共造一寺。令诸黑钵曾未见闻。我等共营恐招讥议。云往时六众。今作佣人。具陈可不共请之曰。大德仁可发勇猛志作授事人。为诸僧伽造一住处报云。善哉既是胜田。我当为作。于时阐陀受众劝已即便洗足。入已房中结跏而坐通宵不寐作如是念。以何方便我为僧伽能建大寺。复更思惟。今此世间人天诸众。于世尊所普生敬信。彼某甲家于马胜所偏生敬信。彼家于吠陀罗所。彼家于婆涩波所。彼家于大名所。彼家于满慈所。彼家于无垢所。彼家于牛王所彼家于舍利子所。彼家于大目连所。如是及余诸大苾刍皆有施主。别生敬信。我既无别施主当凭告谁而能造寺。时此城中有一长者。

大富多财禀性悭吝。乃至涤器浊水亦不惠人。若能化彼令生信敬。可为僧伽造成大寺。是时阐陀至天明已。着衣持钵入憍闪毗而行乞食。先于余家乞得麨已。便诣彼长者家欲入其舍。时守门者告言。圣者此是大长者家。无宜辄入阐陀报曰。如佛世尊乞食之人但遮五处。一唱令家。二淫女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罗家。五王家。岂可此家是前五种。时守门人报言。圣者大为讥弄。此非唱令乃至王家。然是某甲长者之宅。仁不须入

。是时阐陀便作是念。求执衣裾尚不听近。欲求余物其可得乎。于时有一长者。新诞孩儿。为大欢庆奏诸鼓乐。多将舞者在门前过。彼守门者贪观伎乐便离其门。是时阐陀即便窃入。时彼具寿威仪庠序如离欲人。长者遥见告曰。善来大德阐陀宜于此坐暂时居止。

而言谈由绪未得其便。告长者曰。我已巡门乞得片糗。仁可为罗。长者告婢可为罗糗。其婢为罗。是时阐陀观所罗糗。长者问曰仁何所观。阐陀告曰。我欲观虫。若有虫者我不应食。长者报曰。若食虫者当有何过。报曰。如世尊言。若杀生者由数习故。身坏命终堕于地狱饿鬼傍生受诸苦恼。设生人中短命多病。然阐陀苾刍妙闲三藏得无碍辩。善识时宜应机说法。即为长者宣说法要。赞修十善毁行十恶。时彼长者既闻法已心生敬信。即便入舍令办种种上妙饮食。并诸异味盛满盘器持来供奉。阐陀见已即便生念。我闻木釜一煮便休。若受此施即为前食亦为后供而告之曰。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糗。岂容见弃啖美食耶。长者曰。我等俗法先得粗食后逢美妙。弃前恶食实无憍咎。

阐陀报曰。长者俗人无戒随意所为。我受戒品岂得同彼受他信施辄轻弃耶。是时长者闻此语已倍生深信。阐陀即便见辞而去。长者告曰。大德于时时间赐过我舍。即便报曰。我实欲得数数相过。而守门人犹如暴恶琰摩狱卒。不听前进。于时长者唤守门人告云。汝见圣者阐陀入时不应遮止。答曰依教。是时阐陀便即思念。若更有余黑钵者入。不识机宜令其失信。我今宜可预设方便不令其入。报守门者曰。咄男子汝今知不。此家长者我以大缘令其敬信。门人报曰。我已知之。告云汝从今后。勿令诸余黑钵之辈辄入此门。若放入者我令长者与汝重杖替以别人。彼便报曰。仁入此门非我所欲。岂令余者而辄进耶。请勿为虑。是时阐陀于时时间来诣其舍。为长者夫妇宣扬妙法。令受三归持五学处。

时长者报曰。圣者若于资缘有所须者。于我家中随意当取。请勿为外。于时阐陀虽闻此告一无所受。后于异时来过其宅。为彼长者赞说七种有事福业。长者闻说福利深生欢喜。白阐陀曰。圣者我今欲修有事福业。答言贤首今正是时。随意当作。长者曰。欲作何事。阐陀报曰。可为众僧营造住处。长者便念。我已屡将家赀奉施。乃至缕线曾不见受。今时虽许复为众僧。观此知足我深敬重。白言。大德今我舍内多有财贿。得为僧伽造立住处。然无助我捡校之人阐陀报曰。我愿助汝成斯福事于时阐陀报长者曰。仁今宜往诣僧伽处咨问大众。求请我作捡校之人。长者报云。善哉我去。即与阐陀相随向寺入大众中。礼僧足已敬白大众。此圣者阐陀。乐为众僧兴造住处我为施主。幸愿僧伽慈悲听许差作授事人。

尔时舍利子为众上座。见长者请便作是念。此六众辈比不被差常恼僧众。况今差遣相恼不疑。报言。具寿阐陀。我昔营造逝多园林。谁复差我。具寿大准陀造此瞿师罗园。亦是谁差作。汝若欲为众僧造住处者。当自捡校。何待众差阐陀闻已便作是念。黑钵之徒不欲见我。何况差许为授事人。众既不差。便共长者俱时起去。诣长者家多取钱物。往作甎人处告云。贤首。汝等岂能于一日中。以成熟甎造三层寺一百口房不　甎匠答曰。若多与钱物众人共为。此应可办。即随索多少给与其钱。次向叠甎匠处告云。贤首。汝等岂能于一日中。划削熟甎造三层寺不。次向木匠处告云。贤首。汝等岂能于一日中。总集诸木匠造三层寺不。次向泥匠及画工处。各随所作问答同前。次复多觅佣力之人将入寺中。

并功相助造三层寺。一日便成然造寺时。下无水窦。上无泄渠。户中窗牖皆不安置无疏通处。形若方箄。但有小门才通出入。营造既讫。便往至彼长者之家。报云长者造寺已成。应为庆赞。长者答曰。今时不办明日当作。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六众阐陀所造之寺。于后夜分必定崩隤。若我及僧众不为受用所造寺者。彼之施主见寺崩坏生大懊恼。必欧热血而取命终。世尊告阿难陀曰。汝今宜于瞿师罗园诸苾刍处而告之曰。汝诸苾刍我每为说密修善行发露众罪。汝等若有获得胜定。当以定力于初夜分往诣阐陀所造寺中各修善品。时阿难陀奉佛教已。告诸苾刍曰。诸具寿。世尊有教。我每为说密修善行发露众罪。汝等若有获得胜定。当以定力于初夜分往诣阐陀所造寺中各修善品。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得胜定者。如佛所教往彼寺中随修善品。世尊便于半夜亦往寺中起世俗心。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者。帝释诸天悉皆知意。是时帝释诸天来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为宣说诸法无常。礼佛足已忽然不现。时诸苾刍与佛俱去。至后夜时四面云起。风惊雷震便下大雨。满彼寺中。形如大箄水无出处。其水浸渍寺便崩倒。至天明已六众闻之。总生惶怖悉皆逃走。时彼施主即于是日车载种种上妙饮食。来诣寺所欲申庆赞问苾刍曰。我所造寺何者是耶。有一苾刍晚暮出家。与彼六众先有瑕隙。报长者曰。此是汝寺。犹如骆驼蹲伏崩倒。汝须存意入己寺中。勿令门额触汝头髻。长者见已作如是念。我舍珍财其数无量。未曾受用遂见崩隤。即便懊恼闷绝于地。时诸亲族以冷水洒面。得少苏息。世尊尔时命具寿阿难陀曰。汝今宜往告彼长者曰。多有施主奉为如来造立房舍。然佛世尊竟不受用。于彼施主福亦随生。何况汝寺于初夜时有耆宿德行苾刍皆入受用。于后夜分世尊自往。及帝释诸天皆来云集。入汝寺中共为受用。宣说妙法。汝之福利无量无边。当须欢喜。勿为忧悔。时阿难陀奉佛教已。诣长者所。具以佛语告之。长者闻已白阿难陀曰。大德。世尊大悲入我寺中为受用耶。阿难陀曰。已为受用。长者曰。大德。若佛世尊入我寺中已为受用者。我能日日奉为世尊造斯住处。尔时长者问诸人曰。我善知识六众苾刍今在何处。六众传闻长

者见问。皆疾来至到长者所。长者即便请其食已。便以新氍人奉一张。苾刍所须资具之物。随意供给。时诸苾刍见是事已。报六众曰。仁等能为长者造立大寺。实是牢固。六众答曰。汝何见讥。我等六人能令长者深生敬信。虽复损失财物。然于我等敬信弥隆。供以上餐人奉一氍。沙门资具随意当给。其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贱。云何六众苾刍。于所作事理应羞耻。反更自高。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集僧告六众曰。汝等实作如是不端严事耶。六众白言。实尔大德。世尊以种种呵责。广说如前。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大住处。于门楗边应安横庋及诸窗牖。并安水窦。若起墙时是湿泥者。应二三重齐横庋处。若过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大者有二种。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谓形量大。言住处者。谓于其中得为行住坐卧四威仪事。作者或自作或使人。于门枢边应安横庋及窗牖水窦。若起墙时是湿泥者。始从治地筑基创起墙壁。是湿泥者。应二三重布其模墼。若过著者得波逸底迦。释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为僧造大寺。用湿泥墼及曳泥模。过二三重作者。皆得堕罪。若是熟甎及以石木。或可施主欲得疾成。虽过重数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时诸苾刍咸皆有疑。请世尊曰。具寿阐陀求僧差作授事人时。有何因故。尊者舍利子方便遮止而不听作。佛告诸苾刍。此舍利子非但今日以善方便遮止阐陀。乃往古昔亦曾遮止。汝等应听。于过去世。雪山之中极深险处。有大群鸟依止而住。中有鸟王共相统领。因遭疾病遂致命终。时诸群鸟既无其主。更互相欺为不绕益。时诸群鸟共集一处而相告曰。我等无主不可久存。欲觅鸟王同为灌顶共相领立。我于何处当可得耶。去斯不远有老鹓鹙众皆议曰。此鸟耆宿堪可为主。我等若扶必有弘益。去此非远有一鹦鹉。禀性聪慧善识讥宜。我等共问扶鹓鹙为主是事可不。即共往诣鹦鹉之处问言。欲立鹓鹙为主是事可不。于时鹦鹉。观鹓鹙面而说颂曰。

我不爱鹓鹙 以为众鸟王

不嗔面如此 嗔发欲如何

时诸群鸟闻此说已不立为主。便立鹦鹉以为其主。汝诸苾刍勿生异念。往时鹦鹉即舍利子是。老鹓鹙者即阐陀是。昔扶为王。方便遮止。今差授事。亦方便不听。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第三摄颂曰。

不差至日暮 为食二种衣

同路及乘船 二屏教化食

众不差教授苾刍尼学处第二十一

内中摄颂曰。

佛令难铎迦 教诫苾刍尼

为说甚深经 皆证阿罗汉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佛于此处为夏安居。与五千苾刍俱。有耆宿苾刍尼。亦在此王园寺而作安居。所谓准陀苾刍尼。民陀苾刍尼。末腊婆苾刍尼。大衣苾刍尼。善行苾刍尼。旷野苾刍尼。明月苾刍尼。安隐苾刍尼。少力苾刍尼。乔答弥莲花色大世主苾刍尼等。大声闻尼咸于此住。时大世主苾刍尼。与五百苾刍尼以为侍从。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为大世主等宣说法要。示教利喜令欢庆已。告言。大世主。时至可去。时大世主闻佛说法。顶戴受持礼佛足已即便出去。尔时世尊见大世主出去之后。告诸苾刍曰。汝等应知。我今年衰老朽气力羸惙。不复更能为诸四众苾刍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宣说法要。汝等从今已去。耆宿苾刍应为次第教授苾刍尼。时诸苾刍闻佛教已。即依次第而为教授。时具寿难铎迦次当教授。而不愿去教授诸尼。时大世主苾刍尼。复与五百苾刍尼往诣佛所。广说如前。乃至礼佛出去。

佛见大世主出去之后。告阿难陀曰。今当次谁教授尼众。阿难陀曰。比来皆是耆宿苾刍更次教授。今至具寿难铎迦。而情不乐欲教授尼众。时难铎迦亦在佛边众内而住。尔时佛告难铎迦曰。汝当教授苾刍尼。应为诸尼宣说法要。何以故。难铎迦我当随力教授苾刍尼。汝亦教授苾刍尼。我为诸尼宣说法要。汝亦如是宣说法要。由此缘故。令彼诸尼众得大利益。有大光辉。能广增长获究竟处。汝不应辞教彼尼众。时难铎迦蒙佛教已。默然而受。时具寿难铎迦过于夜分至天晓已。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入室罗伐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嚼齿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

时难铎迦于晡后时从定而起。着僧伽胝。将一苾刍以为后从。向王园寺欲教授苾刍尼。既至彼已。时诸尼众遥见难铎迦来。白言。善来大德。即为敷座请其安坐。时诸苾刍尼礼难铎迦足已于一面坐。时难铎迦告诸苾刍尼曰。我今为诸姊妹说问答法门。汝等善听。若解者言解。若不解者言不解。于义善解如理修行。于义不决当可覆问。大德。此言之义我未能解。诸苾刍尼闻是教已白难铎迦曰。大德。我蒙善教深生希有庆悦无已。如是大德善教我等。我等咸皆随所教事。而为问答顺理修行。时具寿难铎迦告诸尼曰。姊妹汝知内眼处有我我所不。诸尼答言。大德。我不见有。又问曰。姊妹。如眼既尔。乃至耳鼻舌身意内处有我我所不。答言。大德。我不见有。何以故。大德。我等顺修

正行。实作此解。以正慧见观内六处实无有我。心生信解了无我故。时难铎迦报诸尼曰。善哉姊妹。善能解了言所诠义。此内六处无我我所。如是应知。又于外色处有我我所不。诸尼答言。大德。我不见有。又问曰。姊妹。如色既尔。乃至声香味触法外处有我我所不。答言。大德。我不见有。何以故。大德。我等顺修正行实作此解。以正慧见观外六处实无有我。心生信解了无我故。时难铎迦报诸尼曰。善哉姊妹。善能解了言所诠议。此外六处无我我所。如是应知。复次姊妹。眼色为缘能生眼识。此之识性有我我所不。大德无有。如是乃至意法为缘能生意识。此等识性有我我所不。答言无有。何以故。如上广说。乃至如是应知。复次姊妹。眼色为缘能生眼识。由此三和能生于触。此触有我我所不。乃至意法识三能生于触。此触有我我所不。答言无有。何以故。如上广说。乃至如是应知。复次姊妹。此眼色识三和生触。能生于受。此受有我我所不。乃至后三因触生受。此受有我我所不。答言无有。何以故。如上广说。乃至如是应知。复次姊妹。此眼色识三和生触。此触生受。此受生爱。此爱有我我所不。乃至后三之爱有我我所不。答言无有。何以故。如上广说。乃至如是应知。

复次姊妹。譬如因器油炷及火方有焰生。姊妹。如焰无常。乃至火炷油器皆亦无常。姊妹。若复有人作如是说。器油炷火虽是无常。然依此等所生之焰。定是坚固不可变坏常住之法。如是说时。可说此人为实语不。答言大德。斯非实语。何以故。此器油等皆无常故。所生之焰岂得是常。姊妹。如是内六处。无常。若复有人作如是说。此内六处虽是无常。然依此等所生喜乐。定是坚固不可变坏常住之法。如是说时。可说此人为实语不。答言大德。斯非实语。何以故。乃至广说。大德。我等顺修正行实作此解。以正慧见观内六处。皆是无常。心生信解。由彼彼法生故此此法生。彼彼法灭故此此法灭。终能获得寂静清凉解脱之处。难铎迦报诸尼曰。善哉善哉。姊妹。若能解了言所诠义。心生信解了是无常。由彼彼法生故此此法生。彼彼法灭故此此法灭。终能获得寂静清凉解脱之处。

复次姊妹。譬如大树根茎内外枝叶花果贞实具足。此之大树根是无常。乃至花叶皆亦无常。若复有人作如是说。此树根等皆悉无常。然而树影定是坚固不可变坏常住之法。如是说时。可说此人为实语不。答言大德。斯非实语。何以故。此之大树根茎枝叶乃至花果皆悉无常。若无根等所依之物。能依之影皆不得有。难铎迦曰。姊妹。外之六处皆悉无常亦复如是。若有人来作如是语。外之六处皆是无常。然而依此所生乐触。定是坚固不可变坏常住之法。如是说时。可说此人为实语不。答言大德。斯非实语。何以故。广说如前。乃至终能获得解脱之处。

复次姊妹。更说譬喻。汝等应听。诸有智者以譬喻故能解其义。如善屠牛人及诸弟子。手执利刀断其牛命。方便剋剥外皮内肉皆不伤损。然于腹中肝肚肠胃。细割斩截悉皆除弃。重取其皮周遍盖覆。姊妹。有人见时作如是语。此牛与皮相连不别。是有命牛。可说此人是实语不。答言大德。斯非实语。何以故。此屠牛人及余弟子。手执利刀断牛命时。虽不损皮肉。然于腹中肝肚肠胃割截除弃。但重取皮周遍盖覆。此肉与皮不相连着。姊妹。我举此喻欲晓余义。如理应知。所言牛者。谓有色身粗重四大。父母精血羯剌罗等聚集成就。复以饮食共相资养。假籍涂香及澡浴等。终归磨灭破坏销散。言内肉者。谓内六处。言外皮者。谓外六处。腹中五藏者。谓欲贪等。言善屠牛人及余弟子者。谓是多闻利智声闻弟子。言利刀者。谓智慧刀。谓佛弟子心持慧剑。斩彼相应系缚烦恼及诸随惑。对治损坏悉皆除弃。是故汝等了斯事已。当勤修学。勿为放逸后生悔恨。姊妹。若于汝等情所染着爱乐之处。当善防心。染未断故。于可嗔境当善防心。嗔未断故。于愚痴境当善防心。由痴未断故。于四念住当善护心正观而住。修念住已。于七菩提分法应善修习。多为修习。于菩提分既修习。多修习已。于八支道正念成就能除欲漏。除欲漏已。有漏无明漏心当厌舍。生厌舍故便得解脱。得解脱已证解脱智见。即能了达。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汝等姊妹。如是应学。

尔时具寿难铎迦。为诸尼众示教利喜。宣说法已从座而去。既至明日。时大世主与五百苾刍尼还至佛所。如常威仪听妙法已礼佛而去。佛见大世主出去之后。告诸苾刍曰。汝等观此难铎迦。为彼五百苾刍尼正教正诫。令得解脱而未证究竟。若于今日而命终者。我不见彼诸苾刍尼有一系缚烦恼而不除断。由斯结惑为羁绊故。重来此世而更受生。汝等苾刍譬如白月十四日月在空中。人皆观见咸悉有疑。云此明月为满不满。然此明月不是圆满。由未究竟故。如是难铎迦苾刍。为彼五百苾刍尼正教正诫。令得解脱而未证究竟。若于今日而命终者。我不见彼诸苾刍尼有一系缚烦恼而不除断。由斯结惑为羁绊故。重来此世而更受生。尔时世尊。记彼五百苾刍尼得不还果已告难铎迦曰。汝当教诫诸苾刍尼。为说妙法令速出离。何以故。我及于汝。教诫诸尼令其解脱。时难铎迦闻佛教已默然受教。

时具寿难。铎迦至明日已。于初分时着衣持钵。入大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嚼齿木澡漱已。于外洗足。入房宴坐。至日晡时从定而起。着僧伽胝。将一苾刍以为从者。诣王园寺欲教授苾刍尼。既至彼已。时诸尼众遥见难铎迦来。白言。善来大德。即为敷座请其安坐。时诸苾刍尼礼难铎迦足已于一面坐。时难铎迦为诸尼众。宣说法要示教利喜。既说法已从坐而去。时大世主苾刍尼将五百尼众。往世尊所礼足已。广说如前乃至礼佛而去。尔时世尊。尼众去后。告诸苾刍曰。汝等观此难铎迦苾刍。已正教诫五百苾刍尼。悉令解脱得究竟处不。是诸尼众。若于今日而命终者。我不见彼

一人于生死路而重游履。故于今时尽诸苦际。汝等苾刍譬如白月至十五日月处空中。人皆睹见无复生疑。云此明月为满不满。然此明月是极圆满。由究竟故。如是难铎迦苾刍。为彼五百苾刍尼正教正诫。令得解脱至究竟处。若于今日而命终者。流转路绝不复受生。尔时世尊。记五百苾刍尼得阿罗汉果已。诸苾刍众闻佛所说欢喜信受。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　众不差辄教授苾刍尼学处第二十一之二

内摄颂曰。

六众教非理　大路及小路

佛令彰胜德　广说昔因缘

因鼠获多财　医王心起慢

为说智马事　非圣勿称量

尔时世尊。令诸耆宿苾刍。应为次第教授苾刍尼。时六众苾刍。至其次日便往诣彼苾刍尼处。共彼诸尼言话戏笑。或以身手互相扪摸。于彼尼中有爱乐者共作非法。若不爱者即不随彼。遂于廊下经行出嫌骂语。时彼苾刍尼乐少欲持戒者。便以其事往白苾刍。苾刍闻已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虽当次第不应令彼六众苾刍教授尼众。时彼六众。虽闻此教自为次第教授诸尼。还复如前共作非法。佛言若不众差不应教授。是时六众闻是语已。俱出界外自相差遣。还同前过。佛言不应界外而相差遣。闻斯语已。是时六众。便于界内取病者欲。不问余人。佛言不应如是别众差人。当于十五日褒洒陀时。众僧普集应当差遣教授尼人。应如是差。先当问能汝某甲能教授苾刍尼不。彼应答言我能。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应如是作。大德僧伽听。此苾刍某甲为教授苾刍尼人。此某甲乐欲当教授苾刍尼。若僧伽时至僧伽应许。僧伽今差苾刍某甲。为教授苾刍尼人。此某甲乐欲当教授苾刍尼。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听。此苾刍某甲为教授苾刍尼人。此某甲乐欲教授苾刍尼。若僧伽许差苾刍某甲。为教授苾刍尼人。此某甲乐欲当教授苾刍尼。若诸具寿许差某甲为教授苾刍尼人者默然。若不许者说。僧伽今许差某甲当教授苾刍尼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时诸苾刍闻世尊说。令差教授苾刍尼人。遂不简择即便差遣。佛言若自不调能调于他。若自不静能静于他。若自不安能安于他。自不断灭能断灭他。自陷欲泥能拯济他者。无有是处。告诸苾刍曰。不应不为简择辄便差遣。若苾刍具七法者。众应差教授苾刍尼。云何为七。一者持戒。二者多闻。三者住耆宿位。四者善都城语。五者不曾以身污苾刍尼。六于八他胜法善能分别。七于八尊重法能善解释。云何名持戒。谓于四波罗市迦法一无亏犯。云何多闻。谓能善诵二部戒经。云何住耆宿位。谓受圆具满二十夏。或

复过此。云何善都城语。谓能善解王都言音语通方域。云何不以身污苾刍尼。谓曾不与尼以身相触。设曾身触此罪已如法说悔。云何分别八他胜法。谓于初八善识开遮。云何善解八尊重法。谓于八事善能开演。若苾刍具七法。众应差作教授苾刍尼人。如世尊说。若具七法众应差遣教授尼众者。时六众苾刍。虽不被差便行教授。少欲苾刍闻生嫌耻。云何苾刍不被众差。而便自往教授尼众。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便问六众广说如前种种呵责。乃至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僧不差。自往教诫苾刍尼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婆罗门娶妻之后。妇每生子便即命终后于异时妻复有娠。时婆罗门知是事已。以手支颊怀忧而坐。有邻家老母。来至其所告言。婆罗门何故怀忧支颊而住。答曰我妇薄福。每所生子便即命终。今复有娠。设生还死。宁得不忧。老母报曰。若至汝妻诞孕之日。当宜唤我。后时其妻至诞生日。即唤老母。母至妇所见诞一男。老母取儿净澡浴已。持鲜白叠周匝裹身。上妙生酥置于口内。授与使女告云。汝可抱此孩儿安四衢大路。若见沙门婆罗门行过之时。汝应殷重致敬告诸人言。此小孩儿礼圣者足。至日暮时若命存者。即可持归。若命不存。随处当弃。汝可归还。是时使女随教抱儿。往四衢大路安在道边。诸外道辈。于晨朝时礼诸天庙。涉路而过。是时使女遥见彼来。遂便致敬。指示孩儿告言。圣者。此小孩子礼圣者足。彼咒愿云。令汝孩子无病长寿天神拥护。父母所愿悉令圆满。复有众多耆年苾刍。入室罗伐城欲行乞食。亦从此过。使女见之亦同前告白。时诸苾刍如上咒愿。

尔时世尊。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入室罗伐城欲行乞食。亦从此过。时彼使女见世尊来。殷重至心五轮着地。礼世尊已。指示孩儿合掌白佛。此小孩子礼世尊足。世尊告曰。令汝孩子无病长寿天神拥护。父母所愿悉令圆满。如是致敬至日暮时。就观孩子见命尚存。抱持归舍。家人见问孩子活不。报言得活。又问汝抱此儿安在何处。报云在大路傍。父母欣悦便集宗亲为大宴乐欲与孩儿施立名号。诸人议曰。今此孩子初诞生已置之大路宜与此儿名为大路。(梵云莫诃半托迦)此大路童子由胜资养身速长大。学诸艺能书算等技。广如上说。于婆罗门所有法式。着衣啖食洗净轨仪。唱诵音声咸尽其妙。善四明论解六作业。具大智慧。有五百童子就其受学。时婆罗门不能离欲。如有说云。若人渴逼便饮碱水。渴更增多。如贪淫者习欲之时贪更增长。婆罗门染欲不舍。妇更有娠。将诞之时还命老母。其母至已看其诞孕。见产一男。还复同前净洗浴已。裹以白叠授与使女。告云可持此子安大道边。如前教示。时彼使女禀性懒惰。便抱孩子置小路边。见有沙

门婆罗门外道内道及以大师。同前指示。皆为咒愿。广说如上。至日暮时孩儿存活。抱持归舍父母欢喜问使女曰。汝抱此儿安在何处。报云安小路傍父母即便广设大会与子立名。皆云此儿欲求长命置小路傍。应与此儿名为小路(梵云朱荼半托迦朱荼是小半托迦是路旧云周利槃特迦者讹也)既渐长大令其受学。其师先教读悉谈章。禀性愚钝。道谈忘悉道悉忘谈。时亲教师报其父曰。我昔曾教众多童子。未曾见此愚钝小儿。大路童子少授之时。多所领解。然此童子道悉忘谈道谈忘悉。我实不能教其学问。父闻语已便作是念。非一切婆罗门皆有文学。宜可教其闇诵明论。将付明师令教。诵业师乃教诵明论。道蓬忘瓮道瓮忘蓬。(此蓬瓮二声是婆罗门四明论中秘密之字能含多义统摄人神习诵之者广生福智凡厥初学皆以手逐声令其诵习亦云阐陀声是节断义然悉谈蓬瓮字不可翻是故存其梵韵)

是时彼师告其父曰。我昔曾教众多童子。未曾见此愚钝小儿。道蓬忘瓮道瓮忘蓬。我实不能教其诵习。时婆罗门闻斯语已。复作是念。非一切婆罗门皆能诵习。但作种姓婆罗门自然得活。亦何事辛苦。由此童子禀性愚钝。时人皆悉唤为愚路。父于愚路偏钟爱念。有请召处必将随逐。后于异时父婆罗门身婴重病。虽加医药渐就衰羸。告大路曰。我殁世后汝无忧虑。然愚路无识。尔勿见轻安危共同始终相济尽兄弟义。当忆吾语。如佛言曰。

积聚皆销散 崇高必堕落

会合终别离 有命咸归死

说是语已即便命终。二子悲号具办凶礼。送至林所焚烧既讫。怀忧而归。是时舍利子及大目连。与五百苾刍诣憍萨罗国。人间游行至室罗伐城。城中人众闻舍利子及大目连。与五百苾刍欲来至此。出城迎接。尔时大路。于此城外在一树下。领五百人授其学业。见诸大众俱共出城。问学徒曰。今此人众欲何处去。学徒报曰。此诸人众闻舍利子及大目连。与五百苾刍欲来至此。共出迎候。大路问曰。彼二人者有何可观。我昔闻彼俱弃最上婆罗门种。于第二族刹帝利种沙门乔答摩处。而为出家。何足迎也。彼门人中有摩纳缚迦崇重三宝。前白师曰。大师勿作是语。彼获圣果有大威神。若大师闻彼说法。必当随从而求出家。时诸学徒。每于假日或观城市或往仙渠。或采祠薪或礼天庙。后因休假学徒出行。大路念曰。摩纳缚迦称赞佛法。我今宜可窃往听之。便出城外见一苾刍树下经行。往诣其所告言。苾刍。世尊妙法为说多少。时彼苾刍即为广说十恶业道十善果报。大路闻已心生敬信。告言苾刍。我当不久还更重来。遂舍而去。于后假日重诣彼苾刍所。还请说法。苾刍即为广说十二缘生。彼既闻已倍生深信。白言圣者。我颇得

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在如来所修梵行不。时彼苾刍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许其出家。令驾法辕令持法炬。告婆罗门曰。随汝意乐。婆罗门曰。我于此处众所知识。不能出家。当诣他方为出家事。苾刍遂即将向余处。而与出家并授圆具。告言具寿。如佛所说有二种业。一者读诵。二者禅思。于此二中汝乐何事。答曰邬波驮耶二种俱作。便于昼日读诵众经。未久之间善闲三藏于初后夜观察思惟。断诸烦恼证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得如实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心无障碍如手撼空。刀割香涂爱憎不起。观金与土等无有异。于诸名利无不弃舍。释梵诸天悉皆恭敬。尔时大路。既得果已便自生念。我比读诵勤苦思惟。所应得者今已获得。我今宜往室罗伐城。礼世尊足承事供养。遂与五百门徒执持衣钵。渐次游历至室罗伐城。时此城人闻具寿大路将五百人从憍萨罗人间游行欲来至此。时诸大众咸皆出迎。时彼愚路。与兄别后家业日衰。遂至贫穷乞求活命。见众人出问曰。何意诸君俱出城郭。诸人报曰。圣者大路与五百人。从憍萨罗今来至此。是故诸人出城迎接。愚路闻已作如是念。此诸人等非彼兄弟亦非宗亲。尚出相迎。我是其弟。因何不去。即随俱出与兄相见。兄慰问曰。愚路与汝久别若为存养。答曰辛苦为活。问曰何不出家。答曰我既至愚至钝。谁肯教我出家。大路便念。不知此弟有善根不。因即观察见有善根。虽有善根与谁相属。观知属己告言。可来与汝出家。答曰善哉。便与出家并授圆具。授一伽他令勤习诵。

身语意业不造恶 不恼世间诸有情

正念观知欲境空 无益之苦当远离

尔时愚路诵此伽他。虽经三月不能诵得。有诸牧人。闻其诵声悉皆闇得。是时愚路起恭敬心。诣牧人处请授伽他。彼便为说。然诸佛常法。于二时中声闻弟子悉皆普集。一谓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时。二谓八月十五日随意之时。若于初集来者。各于师所受其学业。所谓思惟读诵。既授得已。便于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若后集来者。试曾授经更请新业。有所证悟皆悉白知。时具寿大路。所有弟子门人各随处安居已。至后集时诣大路所。试曾受经更请新业。有所证悟皆悉白知。若愚钝者。于六众边共相承事。尔时愚路亦近六众。六众告曰。愚路。汝之同学各向师所请受学业。汝何不去请新业耶。答曰我于三月诵一伽他。尚不能得。何假求新。六众告曰。具寿。可不闻说。所受之业。若不习者。日增生涩。岂有不诵得伽暇耶。汝今宜可求教诵者。是时愚路见苦劝进。便往到彼亲教师边。白言大师。幸愿授我教诵之人。大路闻已作如是念。为是愚路自发此心。为是傍人共相激发。又更观察见被他人之所劝奖复观愚路。为因劝赞方能受化。为因呵责堪化度耶。观由呵责方能受化。遂乃手扼其项推令出房。责曰汝是至愚极愚至钝极钝。汝于佛教欲何所为。是时愚路乃于房外泣泪交胸而长叹曰。我非在俗复非出家。今受艰

辛欲何控告。世尊常法。于时时中或游山涧或游林薮。或往尸林或游于寺。尔时世尊。有因缘故往大路房。到已便见愚路房外悲啼。问曰汝今何意房外悲啼。白言世尊。我性愚钝无聪慧力。被亲教师驱出房外。既非居俗复非出家。今受艰辛无控告处。世尊告曰。理不如是。牟尼圣教非是汝师。于三无数大劫。备受无量百千苦行。圆满修成六到彼岸之所持来。然此圣教。但是我于长时具修万行而自持来。汝颇能于我边亲受诵不。尔时愚路白佛言。世尊。我既至愚极愚至钝极钝。云何能得于大师所亲受学业。尔时世尊伽他告曰。

愚人自说愚 此名为智者

愚者妄称智 此谓真愚痴

然佛世尊于受学者亲教句字。无有是处。尔时佛告阿难陀曰。汝可教授愚路。时阿难陀唯然受敕教其读诵。而彼不能受持学业。时阿难陀往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既亲侍大师受持法藏。指撝徒众婆罗门等为其说法。而我无容得教愚路。尔时世尊。便唤愚路授两句法。我拂尘我除垢。此亦不能随言记忆。世尊见已知其障重教令除灭。告愚路曰。汝能与诸苾刍拂拭鞋履不。白佛言能。汝今宜去为诸苾刍拂拭鞋履。即既奉教而作。诸苾刍不许。佛言汝等勿遮。欲令此人除去业障。其两句法汝等应教。时诸苾刍令拂鞋履教两句法。愚路精勤常诵此法。积功不已遂得通利。时愚路苾刍便于后夜时作如是念。世尊令我诵两句法。我拂尘我除垢者。此之字句。其义云何。尘垢有二。一内二外。此之法言。为表于内为表外耶。为是直诠为是密说。作是思惟忽然启悟。善根发起业障消除。曾所不学三妙伽他。即于此时从心显现。

此尘是欲非土尘 密说此欲为土尘

智者能除此欲染 非是无惭放逸人

此尘是嗔非土尘 密说此嗔为土尘

智者能除此嗔恚 非是无惭放逸人

此尘是痴非土尘 密说此痴为土尘

智者能除此痴毒 非是无惭放逸人

尔时愚路忆此颂义。如理修行蠲除三毒。勤勇无怠断诸烦恼。于须臾顷证阿罗汉果。平等运心爱憎无二。破无明觳永出樊笼。释梵诸天尊重供养。广说如上。即于其处加趺未起。大路因行见其端坐。然阿罗汉。若不观察智见不生。乃牵其臂唤云具寿。且起习诵。然后思惟。愚路苾刍见兄慈悲引臂唤起。不离于座长舒其手。如象王鼻随逐而去

。大路回顾见希有已。问言具寿。汝能证会此殊胜德。愚路默然无对。时彼愚路苾刍得胜果已。诸外道辈共起讥嫌。沙门乔答摩自云。我证甚深妙法。难知难悟非思量者之所能测。大聪智人方能解了者。斯诚妄说。何以故。今此愚路至愚极愚至钝极钝。尚能证入。何甚深耶。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我此弟子德若妙高。云何诸人皆起嫌谤。

今者宜应显扬其德。尔时世尊告阿难陀曰。汝今往敕愚路令教授苾刍尼。时阿难陀奉佛教已。诣愚路所。告言具寿。大师有命。令具寿教授苾刍尼。愚路闻已便作是念。何意世尊舍诸耆宿大德苾刍。令我教授苾刍尼众。意欲令我自彰胜德。今我宜应满大师意。时有苾刍尼来入寺中请教授师。问授事苾刍曰。圣者。谁为我等作教授师。报言具寿愚路。彼尼闻已自相告曰。仁可观诸大德轻蔑女人。此之苾刍于三月中不持一颂。云何欲遣教授诸尼。然彼诸尼有闲三藏辩才无碍。是大法师。如何令彼来相教授。我等试当就礼其足。至已致敬。白云何遮利耶存念。王园寺苾刍尼众畔睇逝多林苾刍僧足。奉问大德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今令我等请教授师。愚路答曰。奥箄迦(译为方便此语意道汝所陈者皆是趣涅槃之方便若译为好或云尔者虽不异旧便乖方便之理为此时存本字耳)彼尼闻已自相告曰。

此亦解道奥箄迦。即辞而去至尼寺中。诸尼问曰。姊妹谁当欲来教授我等。报言是圣者愚路。时十二众苾刍尼。闻斯说已共相告曰。仁等观诸大德轻蔑女人。彼苾刍于三月中不持一颂。云何欲遣教授诸尼。广说如上。遂相告曰。姊妹。我等六人当敷师子座高十二肘。六人当往室罗伐城。于诸聚落衢路之所。遍相告令诸人当知。明日王园寺有大法师。辩说无滞来教授诸尼说殊胜法。若能听者当得见谛。于生死内不复轮回。如是诸人来听其法。愚路苾刍若当默然无有酬对。大众嗤笑。由此缘故。令说愚者不复更来教授尼众。作是议已。六人数设高座。六人遍告坊城随所思惟。咸皆作了。尔时愚路。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入室罗伐城次行乞食。既得食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旋入房中。

系念而住。至日晡后从禅定起。将一苾刍诣王园寺。时彼寺内有无量百千大众云集。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觉。或有现缘共相启悟。时彼大众见具寿愚路从远而来。共相问曰。两人俱至。谁是法师。有人告曰。前是法师。时诸大众各生轻贱作如是语。诸苾刍尼故心恼我。此之愚路于三月内一颂不持。岂能教授为我说法。有作是说。我等且观。若能说法当可听之。若故相调弄起去非损。去亦非晚。诸人咸坐共观得失。是时具寿愚路。见师子座高便作是念。为相调弄为敬重耶。观知相恼无心恭敬。时具寿愚路便舒右手如象王鼻。按其高座令使卑小安详就坐。是时大众处宽不能普见。法师即便敛心入定。既入定已隐身不现。即于东方腾空而上。现四威仪身出水火。作十八变。南西北方亦

复如是。

现神通已还居本座。告诸苾刍尼曰。我于三月受一伽他。汝等乐欲闻其义不。假令我于七日七夜。于一一字句分别其义。亦未能尽。即便为说伽他之义。

身语意业不造恶者。佛说不令有情造诸恶业。所谓身造三恶。杀盗邪淫。语为四罪。妄语离间语粗恶语绮杂语。意作三罪。贪嗔邪见。此等诸罪。世尊不欲令诸有情随心造作。如是半颂善为譬喻。说未了时。众中一万二千有情。皆悉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明见真谛。或得暖法或得顶忍。或世第一法。或得预流一来不还。或有出家证阿罗汉果。或有发趣声闻菩提。或独觉菩提。或无上菩提。是时大众咸悉归依佛法僧宝。叹未曾有。尔时具寿愚路。既为诸人宣说法要。示教利喜已从座而去。苾刍尼众欢喜奉行。时十二众苾刍尼不遂所怀。默赧无说。时六众等。遥见愚路从外而来。各作是念。今日愚路令众多人不生敬信。六众不能对面言告。但问从者苾刍曰。愚路今日令几人众生不信耶。答曰唯有希奇。曾无一人心生不信。然佛世尊。于婆罗痆斯施鹿林所。为人天众三转法轮。愚路今时更复随转。乃至半颂伽他说犹未了。令诸大众获果无边。趣三菩提归向三宝。是时愚路便诣佛所。礼佛双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汝诸苾刍于我声闻弟子之中心善解脱者。愚路是也。尔时世尊。赞叹持戒速得解脱。毁訾破戒沉溺生死。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我今为诸苾刍重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僧不差遣。自往教诫苾刍尼者。除获胜法。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僧义如上。不差遣者谓不作白二法。苾刍尼者谓此法中尼。教诫者。谓以戒定慧法而教授之。除获胜法者。若得殊胜之法不差无过。是故言除。余如上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诸苾刍。于界外差人者。众得恶作罪。被差之人。若往教诫。得堕罪。若虽于界内差人。而非褒洒陀日众得恶作罪。被差之人。若往教诫。得堕罪。若虽于界内复是褒洒陀日。然众不集。得罪同前。若差法无过。然非持戒。得罪同前。虽复持戒。然非多闻。未满二十夏。虽满二十夏。然非善解都城之语。虽善解方言。然曾污苾刍尼不如法除悔。虽复清净。然于八他胜法。不能分别教示于尼。此虽能说。然于八尊法不能分别。此等诸法若不具足者。众得恶作罪。被差之人。悉得堕罪。

若差遣如法众德圆满。众僧无过。教授者无犯。若于住处无教授尼人者。应为略教授法。若苾刍尼来请教授人时。若上座若授事人。应告彼曰。姊妹。苾刍尼。僧伽和合清净无过犯不。今此众中无人乐往教授尼众。汝等僧伽当谨慎勿放逸。答曰。奥箄迦尼应礼足而去。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时诸苾刍咸皆有疑。欲请世尊断除疑惑。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有十二众苾刍尼。又十二众苾刍尼。何故欲与具寿愚路作无利事反成大益。唯愿世尊为说因缘。世尊告曰。汝等苾刍。非但今日欲作

无利反成大益。乃往古昔。斯等诸尼欲作无利反招利益。汝等应听。过去世时于一聚落有婆罗门。娶妻未久便生一息。于后复诞一男。如是乃至生十二子。年俱长大各并娶妻。

广为居宅。其母不久染患命终父既年衰。两目青盲一无所睹时彼新妇儿不在时。便与外人行邪恶事。婆罗门善知声相。闻行声时。知是己子。知是他人。闻彼行声知非己子。即呵叱彼新妇曰。汝莫如是造邪恶行。时彼新妇知其嗔已。共相告语。此婆罗门当与我等作无利事。我今宜可绝其美食。便与粗饭投以醋浆。时婆罗门。年既衰耄不堪啖食。时婆罗门告诸子曰。汝诸新妇与我粗食投以醋浆。岂能济命。时彼诸子告其妇曰。汝等何因与父粗饭和以醋浆。妇告夫曰。大翁福尽。我等何过。每煮饭时于其釜中投以白米。变成赤饭。和以美酪变作醋浆。其夫报曰。何有斯理。妻便答曰。仁若不信当可亲观。诸妇议曰。我已告夫须求免过。遂至陶师处告曰。贤首。汝颇能作两枚瓦釜口一腹二各容数升。

陶师曰。与我倍价我当为作。报言善。陶师作已。妇即酬直。持归为翁作食。在私屏处。于二釜中一隔内投赤米。一隔内置醋浆。既对夫前。即便一隔内投白米。一隔内置美酪。二釜俱熟遂告夫曰。为先与翁食君先食耶。夫曰先奉我父。其妻即于一釜中斟与赤饭。次于一釜酌与醋浆。次至夫边授以白糜。并安美酪。儿既见已白其父曰。慈父福德实尔消亡。同一釜中。看着白米及安美酪。及其熟已变为赤饭醋浆。其父闻已窃作是念。我从少小不行欺诳。兴立生计皆如法求财。何故今时福业消尽。盖应是此恶行妇人。自为诈伪见欺于我。老翁便伺人不在时。独入厨中摸诸釜器。便闇捉两釜俱腹中有隔。遂即持釜藏之屏处。诸子既至持釜告曰。汝等当知。非我福尽釜令福尽。说伽他曰。

诸子汝当知 他釜一口腹

吾今福业尽 一釜两腹生

时彼诸子见斯事已。各忿其妻严加楚挞。告云若更如是者。当与重杖驱汝出舍。是时诸妇闻是语已。遂相告曰。此老婆罗门共儿计校欲害于我。我等宜应作余方便断其命根。时有弄蛇人来入其宅。诸妇问曰。有毒蛇卖不。答曰须何等蛇。为死为活。报言死者。彼作是念。何意诸妇从索死蛇。岂非有意当欲杀此老婆罗门耶。问曰欲酬几价。答曰随汝所索。然诸毒蛇被逼恼时毒在两处。谓头及尾。蛇师乃出一黑蛇。以杖打嗔截去头尾。取其中腹持付妇人。时彼得已将用作羹。羹既熟已。持至翁所。白言大翁有好肉羹。能得食不。时婆罗门作是念。何处得肉与我作羹。岂非方便欲杀于我。复作是念。我今老疾无济念者。何用活为。从是从非我当啖食。报新妇曰。必有肉羹将来我食。授

与食讫。由羹气故。眼膜便开渐能见物。然而诈云我死我死。诸妇闻已愿速命终。白言尚有余羹能尽食不。报云能食。其妇总皆授与。重更食之。眼转明净。顾眄左右悉皆明察。私心喜庆佯眠不起。彼诸新妇如患眼时。对婆罗门造诸非法。婆罗门把杖急起告云。我今见汝勿复更然。是时诸妇默赧无对。汝等苾刍勿生异念。昔时婆罗门者即愚路是。十二妇者即十二众苾刍尼是。往时欲害其命反成大利。今时欲令耻辱更彰圣德。时诸苾刍更复有疑。问世尊曰。具寿愚路。先作何业得受人身至愚至钝。世尊告曰。此愚路苾刍曾所作业。增长时熟果报现前。汝等苾刍凡诸有情。自所作业善恶果报。非于外界地水火风令其成熟。但于己身蕴界处中而自成熟。说伽他曰。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等苾刍乃往过去人寿二万岁时。有迦葉波佛出现世间。如来应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薄伽梵。时声闻众有二万人。俱于婆罗疟斯国住。愚路是彼众数。明闲三藏为大法师。禀性悭法曾不教人。乃至四句伽他亦不为说。命终之后生在天宫。从彼死已堕在人趣。生贩猪家。年渐长大屠猪为业。于其村侧有一大河。渡河不远有一聚落。节会日至。屠者念言。我今若多杀猪持肉卖者。傥无交易肉皆烂坏钱有损失。宜并猪命将至彼村。至日方屠以卖其肉。此无损失得利尤多。遂以绳缚猪安在船上。猪相蚵触摇动船艚。其猪及船一时倾没。救济无处猪并命终。时彼屠人亦随流而去。于河岸边有五百独觉。依林而住。是时有一独觉取水河滨。遥见一人随流而下。乃作是念。此沿流者为死为活。审细观察知是活人。即现神通长舒右手如象王鼻。牵取其人。于干砂潬合面而去。时彼溺人吐水既尽。即便起立四观方城。见有人踪寻迹而行。至独觉处致礼敬已。求依止住。于日日中为诸独觉。采花摘果取诸根叶。以相给侍。时彼独觉各以残食共相供济。时诸独觉咸加趺坐静虑而住。屠人见已亦学加趺。频修不已得无想定。于后命终生无想天处。从彼终已生此人中。汝诸苾刍勿生异念。往时屠猪人者即此愚路苾刍是。由彼昔时悭吝于法。乃至四句伽他不为人说。又多屠杀诸畜生故。复由生在无想天中。由彼业缘至愚至钝。是故汝等苾刍不应悭法。以清净心为他说法。当如是学。

于诸有情常生悲愍。远离邪定。当如是学。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众不差辄教授苾刍尼学处第二十一之三

尔时诸苾刍。见如上事咸复生疑。重白佛言。世尊。何意愚路苾刍因少教诫自发正勤。于生死中速能出离。证得究竟安隐涅槃。世尊告曰。汝等当知。愚路苾刍非但今日

因少教诫而能证悟。于过去时。亦因少教自发正勤。得大富贵安乐而住。汝等应听。乃往古昔于某聚落有一长者。大富多财受用丰足。娶妻未久便生一子。容貌端正广说如前。告其妇曰。贤首。吾今有子费用处多。欲往海中求觅珍宝。妻言随意。长者便念。我若多留财物与妇人者。此必骄奢恐造非法。遂便少与。于此聚落有一商主。是其知识。持余财货皆悉寄之。告云今欲经求还期未卜。我妇若于衣食有乏当可给济。即持财货入于大海。遭风破舶往而不归。被寄之人不为存念。时长者妇假亲族力。及自营为养育其子。

年渐长大问其母曰。我之父祖作何生业得存家道母作是念我若报云入海兴易。或恐此子亦往海中。遭难不还我受孤苦。遂即报云。汝之祖父于此兴易以为活命。子白母曰。可与钱财我学兴易。母告之曰。我于何处得有钱财。但假宗亲贫力养汝。更无余物遂汝所求。然某甲商主是汝之父故旧知识。可从觅物随意经营。其子闻已诣商主处。时商主家有人取钱。三返失利。彼正嗔责。求入无因。其家婢使持粪扫出。中有死鼠。俱欲弃之。长者怀恨告取钱人。汝今知不。世间有人解求利者。能因此婢所弃之鼠产业丰盈。彼长者子遥闻是说便作斯念。此大商主终不虚言。岂不由此死鼠能得富乐。即随婢使观其住止。婢以粪鼠弃于坑内。童子取鼠诣大市中。见有饥猫系颈于柱。以鼠示之。

彼猫见鼠遂便跳踯。是时猫主告童子曰。可与死鼠。童子报曰。岂以空言便觅他物。若酬价直我当与鼠。猫主便以一捧豌豆用酬其直。是时童子留鼠取豆。便于瓦上熬之令熟。即作是念。我若尽食本物全无。遂以衣裾裹豆。瓶持冷水。出向村外。于卖樵人停息之处待彼归还。时卖樵者日晚俱至。童子见来报言。大兄时既炎暑可且停息。时卖樵人即便暂止。童子遂将熟豆行与诸人。授以冷水。诸人问曰。小弟汝欲何去。答曰我欲取樵。报言我旦出城今始来至。汝今若去齐暮不还。徒事艰辛必无所获。时彼诸人各减一樵持以相惠。童子得樵合为一担。诣市卖之。所得贝齿并买豌豆。悉皆熬熟。瓶持冷水。还之旧处以待樵人。诸人既来同前分布。樵人见喜云赖苏息。报言汝当日日于此相看。

我等人各剩持一樵以酬劳直。童子缘此遂多获利。是时童子报诸人曰。兄等持柴勿向市卖。总积我舍。我为卖之计束酬价。诸人许可与柴取直。后于异时遇天阴雨。霖过七日柴价增高。更多得利。童子自念。我虽获利终非久长。卖柴为活人所轻贱。即买诸杂物自为小铺。获利转多。复作是念。此之杂物商人所耻。便置香铺依价而卖。倍获多钱。复更思惟。此无大用。便设金铺得利弥甚映蔽诸铺。商人嫉之。便与施号名鼠金铺主。众共议曰。诸君当知。由此鼠金铺主映夺我等交易不成。我等宜应共至其所。激令入海多求宝物。致令因此死而不归。即俱近铺边闻语声处。共为议曰。君等知不。观诸

世间不绍继人。所为日退。譬如有人先时乘象后便乘马弃马乘舆。复更弃舆步涉而行。

此鼠金铺主亦复如是。自祖父已来皆入大海求好珍宝。自济济人远近称叹。此儿今日不自存立。开小金铺贝齿交关辛苦求生。诚哉可念。彼闻此语便问诸人。君等向来谈论何事。诸人具以事答。闻是语已默然归家问其母曰。我之祖父曾入大海。求觅珍宝为富商主耶。母作是念。岂非此子他处闻知。今我不应自作欺诳。宜当依实以事告之。汝乃祖乃父皆入海中。为大商主人共称叹。白母言。我今亦欲往海洲求觅珍宝。母曰汝不须去。不久更白。母知意正遂不遮止。见母许已即令遍告城邑。诸君若有欲入大海求珍宝者。应随鼠金商主。不输税物安隐去还。入海之货当可预办。时有五百商人。闻告令已各办海物伫望行期。时鼠金商主卜问良辰为吉祥事。遂共诸人将诸货物。车马担运往适海滨。

既至海已诸兴易人。望海生怖咸有退意。不欲升舶。尔时商主恐人尽归告拖师曰。仁可以实报知海中珍货之物。拖师即便告诸人曰。汝赡部洲人各应善听。此大海中多有奇货珍玩之物。所谓末尼真珠吠琉璃宝珊瑚贝玉金银赤珠右旋妙螺。众宝非一。汝等若能入大海中得此宝者。自于一形欢乐受用。父母妻子亲族知识。及诸童仆无辛苦者。于时时间悉能给施沙门婆罗门等。当生善趣果报自随。得往天宫受诸快乐。渐修胜福登涅槃路。若乐此者宜共升舶入大海中。然世间人闻得富盛悉皆心喜。即俱升舶。人多舶重。商主便念。既亲劝上。今者如何更令下舶即告拖师曰。汝今宜可说大海中过患之事。是时拖师闻商主语。即便以实告诸人曰。赡部洲人汝等当听。此大海中有大怖畏。

所谓摩竭大鱼吞舟吐浪。洪波回洑森漫无边。江豚海猋在处为难。黑风卒起漂泊山隅。裂帆摧幢控告无处。复有青旗海贼非意忽来。打破大舶俱断汝命。遂令汝等弃所爱身。父母宗亲不复相见。汝等当自思察不去为善。时诸人众多怯少勇。闻斯告已下舶者多。其舶遂便轻重合度。三告令已便拔沈石。长风鼓扇大舶陵波。犹如駃云一翥而去。悉皆安隐得至宝洲。拖师告曰。赡部洲中所有商客皆悉须知。此之宝洲多假琉璃与真宝相似。仁等应可善为试验方可持之。勿至本乡方生悔恨。又此宝洲有鸣鹤罗刹依止而住。若见人时作诸方便。出柔软语谄诳于人。遂令君等丧失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食者于七日中不能醒觉。仁等须知可为警慎。又此洲处多有非人依止而住。于七日中共相容忍。

过七日已便放大风吹破商船。时诸商人闻是语已各自防固。多收珍宝如稻麻谷豆倾置船中。是时拖师候风便还赡部。如是七度安隐而归。其母告曰。汝可娶妻安置家业。儿白母曰。我还债后方随母教。母告子曰。非汝祖父先有债息。因何今日云还债耶。答曰我自知有。即以四宝造鼠四枚。复以银槃盛满金粟。上置四鼠诣父知识商主之家。时

彼商主共诸人众论及鼠金。诸君知不。鼠金商主有大福德。若执瓦石尽成金宝。作是语时。守门之人告商主曰。鼠金商主来在门外。报言唤入无宜见遮。门人引入。即以宝鼠金槃前奉商主白言。此是本鼠此是利直。商主告曰。我不曾忆与汝钱财。何故今时云酬本利。答曰我为忆之。便以往日弃鼠因缘具报商主。商主问言。汝是谁子。答云是某长者之子。

商主曰。汝即是我知识之子。我宜与汝。岂汝酬还。汝父去日以多少物置在我处。尚未相还。即以长女许彼为妻。璎珞严身送至其宅。世尊告曰。汝等苾刍勿生异念。往时商主即我身是。鼠金商主即愚路是。我于往日说少因缘。言及死鼠。遂令因此得大富盛。今时因我说少教授。便自策励断诸烦恼出生死岸。成胜妙果永证涅槃。

尔时具寿愚路于善说法律中出家得果已。王舍城中有大医王。名侍缚迦。闻佛世尊与具寿愚路至愚至钝而为出家。便作是念。若佛世尊来至此者。我当请佛及苾刍僧伽。唯除愚路不在请限。尔时世尊为欲化度诸有情故。从室罗伐渐渐游行。至王舍城住羯阑铎迦竹林园中。时侍缚迦闻佛来至在竹林园。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却坐一面。佛为说法要示教利喜。既闻法已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及苾刍僧伽。明日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时侍缚迦亲睹世尊威德严重。不敢对面云除愚路。礼佛而退。往阿难陀所致敬白言。大德我于明日请佛及僧欲设微供。佛德尊重不敢亲对云除愚路。时阿难陀报侍缚迦曰。随王子心令福增长。时彼王子礼足而去。时阿难陀王子去后往愚路所报言。具寿仁今当知。侍缚迦王子明日请佛及僧就舍受食。唯除具寿一人。是时愚路闻斯语已报阿难陀曰。随王子心令福增长。时彼王子即于其夜备办种种上妙饮食。至旦敷设安置水盆。遣使白佛。今食已办。唯愿知时。尔时世尊。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大众随行唯除愚路诣王子家。到已观水无虫洗足就座而坐。

佛告阿难陀曰。愚路坐处应可为留。时阿难陀奉教留处。是时王子手执金瓶。盛满清水从上欲行。尔时世尊不肯为受。侍缚迦白佛言。世尊何不受水。佛言。王子苾刍僧伽犹未普集。王子白佛。谁未到来。佛言。愚路苾刍尚犹未至。王子白佛。我不请彼。佛言。王子岂汝不以佛为首普请僧众。白言世尊普请大众。佛言。王子岂彼愚路在众外耶。王子曰。不在众外。佛言。若如是者应可往唤。侍缚迦便作是念。我敬佛故令人往唤。不能尊重施其饮食。便命使者曰。汝今可往竹林中唤具寿愚路。是时愚路于竹林中知王子意。遂化作千二百五十苾刍。皆如愚路形容不殊。使者至寺唤具寿愚路。具寿愚路时诸苾刍一时咸应使者。不知谁是愚路。便即归还报王子曰。于竹林内满中苾刍。我实不知谁是愚路。佛告使者曰。汝往寺中作如是语。是真愚路当可出来。使者寻去到竹林中。唤言是真愚路当可出来。是时愚路以神通力诣彼留处。就座而坐。时侍缚迦见其

来已。供佛及僧次第行食。至愚路所不为殷重。虽复授与无信敬心。世尊便念。我之弟子德重妙高。此侍缚迦以愚痴故而自伤损。我今宜可彰其胜德。尔时世尊饭食讫。时阿难陀欲取佛钵。世尊不与。然世尊常法若未收钵。诸苾刍众咸不收钵。愚路见诸苾刍饭食讫。不收钵者有何因缘。观知欲彰我德。便移半座长舒其手。如象王鼻。至世尊所而取其钵。是时王子在佛边立。见其手已。是何大德现此神通。随钵而行欲观形状。知是愚路。既见是已生大懊恼闷绝躃地。时诸亲族以水洒面方乃稣息。便就愚路执足顶礼。求哀忏谢说伽他曰。

栴檀之性恒凉冷 嗢钵罗花体镇香

金盘常发妙光明 吠琉璃宝常鲜净

罪恶之人常恚害 犹如画石卒难除

圣人常与妙善俱 幸愿哀怜容恕我

尔时愚路报王子曰。我常怀忍岂有恨心。是时王子便诣佛所。礼佛足已敬辞而退。时诸苾刍至住处已咸皆有疑。请世尊曰。大德何因缘故侍缚迦王子未知具寿愚路真实德时即不恭敬。知已礼足求哀忏谢。佛告诸苾刍。非但今日作如是事。于往昔时亦复如是。汝等当听。于过去世有一大王。名梵摩达多。时北方有贩马商客。驱五百匹马往诣中国。时彼商主有一草马。忽因有娠。是智马种。从怀胎日时诸群马不复嘶鸣。商主便念。我此群马为有病耶。何因多日不复嘶鸣亦不跳踯。后时马生驹已。五百群马垂耳而住。不敢喷啫作声。是时商主见斯事已即便生念。何因有此薄福有情生马群内。由斯过故令我诸马皆悉患生。每常乘此草马。上妙草谷皆不与之。渐次南行至中国境到一聚落。名曰恭侍。即于此处时逢夏雨。商主便念。我若去者马尽漏蹄。因此患生多有损失。我今宜可于此居停。既停住已于相近处。村邑诸人随其工巧。各以奇物持奉商主。既至夏了商旅将行。时诸工人悉来送别。商主随先所得准物相酬。时有陶师。先以瓦器见奉商主。闻其将去妇告之曰。君今宜可往别商主。或容忆念以物相酬。是时陶师闻妻言已。即将泥团作吉祥印。持见商主。商主见已告言。男子汝来太迟。我有赀财并已去讫。欲将何物以表念心。然而商主于小马驹情无爱惜。谓非吉相。告瓦师曰。我今唯有此小马驹。汝若须者随意将去。瓦师报曰。我多用功造诸器物。将此驹子蹋之令碎。此无用物于我何须。尔时马驹闻是语已。跪就瓦师舐其双足。瓦师见已便生爱心。遂即受取牵将至舍。妻见问曰。往商主处得何财物。夫曰得此马驹。妻曰善哉此物。劳我作器随成蹋损。驹闻此语便至妻所舐其双足。其妻见已亦起爱心。时彼马驹于诸生熟瓦器之间。行步周旋一无所损。妻报夫曰。可爱小驹善能用意。行瓦器内竟无伤损。是时瓦师远去取土。此马驹子随后而行。时彼瓦师盛土满袋。小驹便去低背就之。瓦师以袋安脊。徐负

其土还来宅中。夫告妻曰。可爱马驹代我劳苦。我于田中以土袋安脊。汝在舍内可为擎下。常以稻糠和油麻滓用充其食。

尔时婆罗疸斯梵摩达多王有一智马。因疾而终。时边远国闻王马死。各遣使报王。王今宜可输我国税。若不与者勿出城门。若更出者绳缚将来。王虽闻语不与其物。怖不出城。时贩马商人至婆罗疸斯国。王既闻有北方马至其数极多。告大臣曰。我顷得胜皆由智马。今时马死。乘被欺轻。我欲几时城内潜伏。卿等宜应为求智马。诸臣受教。共相马人入马商旅。观五百匹马。知此诸马被智马所调。然而遍求不见智马。时相马人见其草马告牧马人曰。君今知不。此之草马必产智驹。何意不见。共问商主曰。君于马众曾有出卖或乞人耶。报言不曾卖马。然有一驹将为不吉。于某城邑乞瓦师家。时相马人告诸臣曰。君等当知彼是智马。商主顽愚不别良骏。弃醍醐上味持无用酥滓。俱白王已。往恭侍城到瓦师所而问曰。君今何用此马驹耶。报言我令负土。相马人曰。我与汝驴共相博换。报言不可。大臣报曰。四牛兼车肯相换不。报言我爱此驹车牛无用。诸臣曰。汝可审思。明当重来。即便辞去。马驹虽居畜类智识过人。相时而动便为人语。诸臣去后马驹告瓦师曰。向者人来欲何所觅。报言觅汝。若相求者何不与之。仁今不应作如是念。令我终身为君负土。稻糠麻滓而充食耶。若有刹利大王受灌顶位。百枝金盖擎以覆身。如是胜人我当持负若我食时。于金盆内蜜和糠米随意食之。若彼诸人明日来至问马驹者。仁应报曰。君等何故相轻。若称智马诈为不识。唤作马驹。若论价者索一亿金。或可以金盛之于袋。以我右足尽力牵来。若得此者当以相与。诸臣明日来问瓦师。男子汝思量未。答曰我已思决。曰与马驹不。瓦师即以智马所言悉皆具答。时相马人闻是语已。自相谓曰。此之瓦师顽愚寡识。宁知此马智非智耶。盖应是马思欲报恩。于昨夜中教其作计。大臣告曰。瓦师随智非智可论价直。瓦师曰。与真金一亿当可随意。或复满袋盛金。令马右足牵得为量。诸臣议曰。此有大力一倍牵金。宜酬一亿斯为揩定。诸臣遣使往白大王。今获智马索金一亿。王得信已告使者曰。随索多少与价将来。便持亿金令使取马。其使到彼既与金已。便将智马至婆罗疸斯。牵入马厩安第一槽。便以穬麦并草餧之。马不肯食。王自亲观见其不食。报掌马人曰。岂此智马先有病耶。白言大王马实无病。我今应问。说伽他曰。

汝岂不忆陶师舍　谷麦水草常阙乏

身体羸瘦唯皮骨　饥虚自食野田苗

日夜恒随瓦师意　身常负土遭困辱

今为国王乘御首　何因不食似怀忧

尔时智马心怀不忍。怒而报曰。

我有迅足心骁勇 详审智策众无过

所有胜德汝皆知 何故令人共轻慢

唯汝能知于善恶 不依古法相遵奉

我今闭口宁当死 不被他轻而得生

纵被愚人久欺慢 我分不生忧恼心

见知己者暂生轻 令我怀愁不望活

时掌马人闻此说已白大王曰。王今宜可于智马处随古仙法。所为次第而供给之。若非次第必不肯食。王曰如何次第。答曰应可去城有三驿许。平治道路幡盖庄严。王从四兵当自迎接。所安置处以赤铜鍱而砌其地。东宫太子自擎千枝金盖而覆其上。王之长女执金宝庄拂为去蚊蝇。国大夫人蜜涂穬米盛以金盘。自手擎持用充其食。第一大臣亲执金箕以承其粪。王曰如斯供给此即是王。我复何用。掌马人曰。此非常尔。但斋七日延迎法式理必须然。王曰已过之事不可重为。余现前者应如法作。即于厩中马住之处布赤铜鍱。太子自持千枝金盖而覆其上。王之长女执拂祛蝇。国大夫人金盘授食。大臣执箕为其承粪。马见如是微妙供给即便啖食。时掌厩人说伽他曰。

大王今与汝 上妙供给事

所须皆称意 于王当尽心

马答彼人曰。我随君言所应作者心无怠慢。尔时大王欲诣苑园。臣以种种殊妙宝物而为鞍辔庄严。智马至大王所。是时智马见王将御。马便偃脊。王曰马患背耶。御者答曰。此不患背恐王难升。所以偃脊。王便御马行至河边。马不肯进。王问御者曰。马有怖心不肯入水。答曰此非怖水。恐有沾湿洒着王身。为斯不入。即结其尾盛以金囊。涉水而过。王至苑内纵逸而住。遂经多日。四远诸国闻王住居苑内。多兴兵众来投城门。王闻边国兵众俱至。便乘智马欲取后门而入城内。于其中路有一大池。名曰妙梵。多诸莲华嗢钵罗等弥覆其上。是时智马既至池边。足蹈莲花徐行而过。得入城中。边贼逃散。时王大喜告诸臣曰。卿等知不。若有能于灌顶刹利大王救其命者。彼欲如何以酬恩德。诸臣白言。合与半国。王曰彼是畜生。如何与其半国之赏宜应为彼于七日中广设无遮。与作非时俱物头会。随所须者皆悉给之。诸臣奉教悉皆为作。时贩马商主见设大会问诸人曰。何故非时作此大会。诸人报曰。君岂不忆于恭侍城以一马驹乞瓦师耶。彼是智马举世称珍。王以一亿金就彼市得。能活王命。缘斯喜庆故设无遮。商主闻已便作是念

。岂我留驹是其智马。我今宜往观彼形容。既至厩所。智马见已问言。商主所卖众马获得几何。我独一身以一亿金报瓦师讫。商主闻已闷绝躃地。水洒方稣。便捧马足申谢而去。

尔时佛告诸苾刍。汝等勿生异念。往时商主者即侍缚迦太子是。往时智马者即愚路苾刍是。往昔商主未识智马有胜德时便生轻蔑。知胜德已忏谢而去。今时侍缚迦未知愚路有胜德时。便生慢心。及知具德礼足申谢。是故诸苾刍凡夫之人自无慧目。不应于他辄生轻慢。当以智慧随处观察如是应学。

教授苾刍尼至日暮学处第二十二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佛令难铎迦教授苾刍尼应为说法。时莲花色苾刍尼与五百徒众。来诣具寿难铎迦所。俱礼足已在一面坐。求请教授宣扬妙法。时难铎迦即以圆满句义。美妙言辞为其说法。听者忘疲遂至日暮。诸尼方去即至门所。城门已闭。时诸尼众唤为开门。守门者曰。门已关讫。尼复告曰。汝父敬信何因遮我。当为我开。报云门钥已付王家。无由能得。时诸尼众既不得入。遂相告曰。去斯不远有空园林。可共投宿。如世尊说虽居树下亦依次共分。彼便依次而分与之此是圣者某甲树。此是某甲地。便作諠声令外闻彻。时有五百盗贼。欲至城傍而为偷窃。闻彼尼声便相告曰。未可近城。且当劫此诸老宫人。时莲华色尼观知贼至。便作是念。勿令群贼劫同梵行现可恶相。我当观察。勿使由此諠声生他不信。观见五百群贼欲来窃盗。遂化作毗卢宅家军兵鼓声四合。贼相告曰。此是王军四面围合。必当杀我命在须臾。我等宜应四窜逃走。贼既散已时莲花色尼告诸尼曰。姊妹有五百群贼夜闻语声欲来相劫。我以神力令其逃窜。汝等宜应小声分布。即于此宿旦乃入城。时婆罗门居士等见苾刍尼从外入来。便生讥谤作如是语。沙门释子大有妙法。男女杂居而修净行。少欲苾刍闻生嫌耻。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集诸苾刍告难铎迦曰。汝实教授尼时乃至日暮耶。答言实尔。世尊种种呵责不知时宜不寂静者。赞叹知时能修寂静。告诸苾刍曰。我今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虽被众差教诫苾刍尼。乃至日没时而教诫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难铎迦。余义如上。被众差者谓以白二。教诫者谓以三学法而教诫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日暮日暮想。及疑皆得堕罪。若未日暮作日暮想。疑得恶作罪。若不日暮作不日暮想。若虽日暮作不暮想者。无犯。若通宵说法。或寺门相近。或不闭城门。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时诸苾刍请世尊曰。大德何因莲花色尼护五百尼令免贼难。佛告诸苾刍。非但今日共相济免。于过去时亦相救济。汝等当听。乃往过去于聚落中有一商主。娶妻未久告曰

。我今欲往他方兴易经纪。妻言善好。既无子息我亦随行。夫曰长途险难谁相供给。可于此住。勿随我行。其妇见其遮遂便啼泣。行伴报曰。何意须啼。答言我欲相随不将我去。行伴报商主曰。可相随去。商主曰谁相供给。伴曰我为供看。即便将去。既涉长途宿在山险。诸人皆睡。唯商主妇一人警觉。时有师子来入商营。是时妇人手旋火头趁却师子。空中天见说伽他曰。

未必诸事业 男子悉能为

虽复是女人 有智驱师子

佛告诸苾刍。往时商主妇者即莲花色苾刍尼是。昔时于夜救诸商旅。今复能护五百诸尼。为驱群贼。

谤他为饮食故教授苾刍尼学处第二十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佛令难铎迦教授苾刍尼并为说法。时大世主苾刍尼与五百徒众。诣难铎迦处俱礼足已。求请说法却坐一面。时难铎迦以深妙音演说句义。女人少智卒未能解。怀怖惧心不敢咨问。时大世主及诸徒众。既闻法已礼足而去。便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大世主白佛言。世尊我等适往圣者难铎迦所求请说法。时彼圣者以深妙音演说句义。女人少智卒未能了。怀怖惧心不敢咨问。如佛所说由布施故能得无畏。若佛世尊许诸尼众于苾刍边设供养者。我当随力而为供养。佛言随意应作。时苾刍尼不知将何供养。佛言应以五种正食。或五噉食或与腰条等。时有苾刍尼。躬持乳粥及以美团入逝多林。诣具寿难铎迦处。时六众苾刍每令一人在寺门前经行而住。时邬波难陀于寺门前。见苾刍尼问言。姊妹所持何物。答是乳粥及以美团。问言欲与谁食。答曰将奉尊者难铎迦。邬波难陀曰。姊妹若我邬波难陀常得乳粥及美团者。我亦常能教授尼众。次复有尼。更持酪粥。或持诸饼。邬波难陀见而报曰。我比谓难铎迦以如法心为尼说法。宁知但为小小饮食因缘而相教授。少欲苾刍闻是语已便生嫌耻。云何苾刍作如是语。为饮食故教授诸尼。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集苾刍众。问邬波难陀曰。汝实作是语。诸苾刍为饮食故教授于尼耶。邬波难陀曰。实尔大德。世尊种种呵责。乃至我今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向诸苾刍作如是语。汝为饮食供养故教诫苾刍尼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邬波难陀。余义如上。饮食者谓五啖五噉。余并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向他苾刍作如是语。为饮食故教授苾刍尼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见苾刍实为饮食教授尼者。说之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与非亲苾刍尼衣学处第二十四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于此城中有一长者。夫妻共居更无男女。至年衰迈。亲旧知识物产资生悉皆将尽。告其妇曰。贤首我今年老不能经纪。欲求出家。妇曰我亦出家。报言随意。即便相随诣大世主处。顶礼足已白言。圣者我妻欲于善说法律而求出家。唯愿圣者与其出家并受圆具。时大世主问知无难。即与出家并受圆具。时大世主报其夫曰。贤首女人之法体多爱着。仁可时时来相看问。报言甚善。夫即往诣逝多林中一苾刍处。求哀出家。苾刍问已即与出家并受圆具。时城内人闻长者出家。嗟叹希有。诸人皆以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而为供养。冀希胜福。彼于异时披着上服。往尼寺中诣故二尼处。尼礼足已在一面坐。频频举目观僧伽胝。是时苾刍报言。姊妹汝意欲得此大衣耶。答曰必有盈余施亦佳矣。苾刍便念。此意难违我与此衣更作余者。即与衣而去。尔时世尊告阿难陀曰。汝可告诸苾刍。世尊欲向人间游行。若有愿乐随佛去者。当持衣服。时阿难陀奉教告知。世尊便与大众寂静围绕。如上广说。世尊欲往摩揭陀国。世尊常法将出行时。即以全身右旋而顾。如大象王观察徒众。恐诸苾刍衣服不整。见彼苾刍唯着上下二衣欲出游行。世尊见已告阿难陀曰。苾刍岂可安居之处不得夏衣耶。白佛言得。佛言何故此苾刍无僧伽胝。但着二衣随我游行。时阿难陀具以事白。世尊告曰。苾刍以衣与非亲尼耶。白佛言与。佛言若非亲尼者不知筹量。有衣无衣得时便受。亲则不尔。世尊以此因缘问彼苾刍。汝实以衣与非亲尼耶。白言实尔。世尊种种呵责广说如前。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非亲苾刍尼衣。除换易。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余义如上。衣有七种。并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于非亲作非亲。想疑与衣者得堕罪。若亲作非亲想。疑与衣者得恶作罪。若亲亲想。非亲亲想。与衣者无犯。若见遭难无衣服者。与之无犯。或因说法爱乐美言持大氍施。或因受戒而施。或复卖与或博换与。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 与非亲苾刍尼作衣学处第二十五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笈多苾刍尼五衣破坏。多有余衣。便作是念。谁当为我刺作大衣。如是念时。有余诸尼来至其所。告言笈多何故似有忧色。彼便报言。姊妹我之五衣并多朽故。而僧伽胝极是破碎。我今多有叠衣。不知欲遣谁作。诸尼报曰。汝岂持金钵从他乞食耶。汝有圣者邬陀夷众所知识。宁容忧念无人刺衣。报言彼是尊德岂能为我。答言或容为汝。报曰彼定不能。答言岂有将涉渡人闻水流声即脱靴履。可持叠去。或能为刺。是时笈多即持白叠。往邬陀夷所礼足而坐。时邬陀夷见其大叠报言。笈多若人得此新好白叠。刺作复僧伽胝衣随时受用。修诸善品日有增益。笈多曰。大德若须理合持奉。然我大衣极成破碎。今将此叠凭为作衣。时邬陀夷便作斯

念。我与刺者。十二众尼若有刺衣皆来凭我。我复何容为他劳苦。若不刺者笈多见恨。我今宜可作法刺之。令如木釜一煮便坏。不复更来令我缝刺。报笈多曰。可留叠去。时六众苾刍来见大叠问言。大德此是谁叠。报言是所爱人物。问言谁是所爱。报是笈多。若如是者我等共为即截其叠寻便刺了。时邬陀夷持此大衣诣经行处。以五色线刺作自身共笈多尼相抱之像。便持大衣置房中架上笈多既至问衣成未。报言衣始刺成。汝即来至。遂便以衣置彼肩上。告曰乃至未染已来不得辄开。开便获罪。是时笈多持衣而去。彼同伴尼告言。笈多可将衣来。我试为观。不知尊者如何刺作。笈多报曰。汝可不闻圣者邬陀夷作如是语。乃至未染已来勿辄开衣。若开得罪既至寺内诸尼报曰。我试看衣。刺作何似。报言圣者邬陀夷作如是语。乃至未染已来不应辄开。若开得罪。时有得意苾刍尼强就肩上抽取大衣遂便开张。诸尼见已皆大讥笑作如是语。圣者邬陀夷久与笈多不能相见。今日始得交颈同居。时乔答弥大世主报诸尼曰。汝等头上无发腋下毛长。有何欢情而更谊笑。诸尼白言。圣者邬陀夷作非法事。由斯见笑。遂问其故。尼以事白。时大世主告诸尼曰。彼常恶行亏损圣教。令法河岸日见崩隤。诸苾刍尼以此因缘白诸苾刍。诸苾刍众闻生嫌耻。具以白佛。佛告邬陀夷。汝实与非亲尼作衣耶。白言实尔大德。世尊集诸苾刍。种种呵责邬陀夷已。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非亲苾刍尼作衣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得罪轻重六句同前。无犯如上。

与苾刍尼同道行学处第二十六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难陀邬波难陀。作如是念共相告曰。此诸黑钵用猕猴脂以涂其足。常游四方。将欲行时受他利养。行还之日复受供给。多人爱敬。我等犹若井蛙未曾游历。是故无缘得他利养。我今宜可告姊妹知。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往十二众苾刍尼处告言。姊妹汝等善住。我欲游方随处教化。时彼诸尼闻皆啼泣。邬陀夷问言。姊妹何故啼泣。答曰大德行矣给苑空虚。报言姊妹大师处世百千圣众。汝等何故辄谓空虚。答曰诸黑钵者闻我名时尚不欢喜。岂容至彼许我安坐。赐以言谈为宣妙法。邬波难陀曰。若如是者可相随去。吐罗难陀尼曰。苾刍与尼同一道行。是事合不。邬波难陀曰。道理合去。谁复相遮。多办路粮可相随去。时苾刍尼随言办讫。六众苾刍着衣持钵入城乞食。

既得食已往尼寺中。十二众见白言。圣者可食小食。六众为受。所有路粮悉皆食尽。告诸尼曰。姊妹汝等造得路粮。应可将来观其好不。尼便报曰。向者小食并是路粮。今已食尽。六众曰。若如是者何得长途共相支济。更可多作。若少乏者当受饥苦。彼更

营办俱投商旅。时有乞食苾刍亦欲随去。诸人报曰。斯等六人并皆恶行。若同去者被恼不疑。乞食者曰。我不从彼受业亦不依止为师。彼以何缘而相恼乱。不受劝言遂即同去。是时六众既至界外。自相谓曰。我等何能久事容范。宜各随意作自威仪。是时难陀与难陀苾刍尼难陀弟子及尼弟子乃至求寂及求寂女。同在一处随路而行。其邬波难陀等亦复如是。时有婆罗门居士等。见其合杂作如是语。此是沙门妇此是男此是女此是儿妇此是孙子。

与俗不殊。何有正法。邬波难陀闻而告曰。儜恶婆罗门。假令我今脚蹋汝咽。多畜妻子。法与非法何干汝事。时彼乞食苾刍闻已生念。我宁身死。谁能共此恶行之人共为游历。遂即旋返至逝多林。时诸苾刍见而问曰。善来行李安乐不。答言具寿宁有安乐。我共六众同道而行。彼行恶事亏损佛法。问曰彼作何事。即便具答。少欲苾刍闻生嫌贱。云何苾刍与尼同路人间游行。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知已待六众至。集众问曰。汝等六人实作如是不端严事耶。答言实尔。世尊种种呵责。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与苾刍尼同一道行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佛在给孤独园。有众多苾刍尼在王舍城。于王园寺三月安居。夏既终已欲诣给园礼世尊足出求商旅。

于商人中见有苾刍。遂相谓曰。姊妹此有苾刍。不合同去。当更别求。诸商旅中皆有苾刍。复相告曰。我虽久觅皆有苾刍。不可同行。但遥望商旅随后而去。时苾刍尼在后行时趁伴不及。便被盗贼劫夺衣资。渐渐游行至室罗伐。诣苾刍尼寺。尼既见已告言。姊妹行李安乐不。答曰宁有安乐。在路遭贼劫我衣物。诸尼报曰。岂无商旅与同行耶。答言有。若尔何因遭贼。答有苾刍不合同去。缘斯在后。遂遭贼劫。诸尼曰。九十六种诸外道类。皆悉慈愍不弃女人。唯佛世尊独弃我等令无依怙。被贼劫夺。诸苾刍尼闻已诸白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除时因缘。复于异时有众多苾刍。随逐商旅人间游行。饮食有阙。佛言应持路粮。如佛所教持路粮者。诸苾刍不知遣谁持去。佛言应令男净人或女净人。

此若无者。令求寂男求寂女。此若无者。苾刍苾刍尼应更互持去更互授食。又有众多苾刍。人间游行有染患者诸。苾刍弃之而去。佛言不应弃去应可舆行苾刍力少不能持去。佛言若有苾刍尼应共舆去。苾刍近头尼在足处。便生染心。佛言苾刍近足尼在头边。行至村坊俱看病人。不行乞食遂阙饮食。佛言应留一人看守病者。余皆乞食。若苾刍尼病亦应准此将去。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苾刍尼共商旅期行者。除余时。波逸底迦。余时者谓有恐怖畏难处。此是时。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苾刍。尼者谓十二众。期者谓同结伴。行者谓涉路而去。除时因缘者。谓有难缘得同商旅。若无商旅不能得去。恐怖畏难乃至结罪。并如上说。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共苾刍尼商旅同路行时。若越半半拘卢舍。皆得恶作。满满拘卢舍。皆得堕罪。或从村诣野。或从野诣村。里数结罪。咸皆准此。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与苾刍尼同乘一船学处第二十七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难陀邬波难陀共相谓曰。此诸黑钵用猕猴脂以涂其足。如是等广说如前。乃至告十二众知。彼便啼泣。令办路粮遂共同船男女交杂。诸人讥笑。诸苾刍闻以缘白佛。佛便呵责。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苾刍尼同乘一船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在给园中。去斯不远有河。名曰难渡。于此河外有村。名曰白鸽。村有长者。造立大寺修营既毕。欲施与僧。便请二部僧尼就彼设供。时有一尼勤修善品。作如是念我于今日不行乞食。且当作业。待至临中我当赴供。既修禅诵见日欲中。遂到河岸见诸苾刍先在船上。是时船主报言。圣者宜可上船。尼言贤首我不合去。宜待后船。船更回来。取人将去。复唤尼上。尼见苾刍复云在后船到彼岸系缆而去。时苾刍尼遂便叫唤船人。船人可来取我。船人不肯。尼乃伫立河边见日过午。即便归寺。乃至食势尚存能为习诵。饥虚既逼倚卧一边。是时诸尼赴供回已。问此尼曰。圣者食是他物。腹岂他耶。多食贪餮饱闷而卧。报曰我不去食。何闷之有。问曰何因不食。具以其事告语诸尼。尼白苾刍。苾刍白佛。佛言除直渡。世尊以此因缘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苾刍尼期乘一船。若沿波若溯流。除直渡。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期乘一船者。谓共乘船过津济处。沿波者谓下水。溯流者谓上水。直渡者谓正趣傍岸。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共尼同乘船。计其远近得罪轻重同前道行。若篙棹折随流而去。或复桅折或避滩碛。或桅师不用其语。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独与女人在屏处坐学处第二十八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邬陀夷。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之舍。是时笈多遥见邬陀夷来。即为敷座告言。善来圣者可于此坐。即共笈多相对而坐。时邬陀夷。为其说法。忆昔同欢告笈多曰。汝忆昔日于彼园中或天祠处。敷设如是卧具。然如是灯明。食如是饮食。作如是欢戏不。答言我忆。时有乞食苾刍亦至笈多舍。笈多见已作如是念。我今若起与食恐绝言谈。即便摇手令去。时邬陀夷见其摇手告言。笈多汝对我前情无羞耻。便与外人手相摇遣。报言圣者我实不与外人漫相摇遣。然有乞食苾刍欲来求食。我作是念。若起与食恐绝言谈遂以手摇。更无别意。邬陀夷

曰。岂我为汝说四圣谛法而畏绝耶。然我于昔时常自举手。从他乞丐得斯产业。舍而出家。汝今不能助成福事惠施乞人。于时笈多即便重唤乞者。以上妙饭食授与满钵。时乞食者得食便去。其邬陀夷于此饭食讫归逝多林。彼乞食者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大德邬陀夷所助其欢喜。往彼告言。大德当生庆喜。我于今日受仁妙供。邬陀夷曰。汝初入舍见作何事。答曰见以手遮。问曰后作何事。答曰彼出好食持以相施。报曰当尔之时我在舍内。令施汝食。问曰大德当时共女人一处坐耶。答言尔。曰此事合不。答从合不合我已作讫。何干汝事。若汝不能共容忍者。当告苾刍制其学处。答曰我岂相舍。即以此事白诸苾刍。少欲者闻各生嫌耻。云何苾刍与女人屏处独坐。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乃至问邬陀夷。广说如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独与一女人屏处坐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女人者谓堪行淫女。独者谓无第三人。屏处有三。谓墙栅及幔。坐者谓一寻内纵身而坐。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独与女人在屏处。纵身而坐无第三人。得波逸底迦。若在门屋下或在房门前。或令女人独于此处摩煮诸药。大开其门来往诸人。皆得见者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与苾刍尼屏处坐学处第二十九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是时笈多既出家已次当授事。时诸尼众。于日初分着衣持钵皆行乞食。唯有笈多独在寺住时邬陀夷入城乞食。至苾刍尼寺。是时笈多躬为洒扫。于寺门前遥见邬陀夷来。告言。善来圣者即便放彗。前礼其足在一面立。时邬陀夷便为说法。说法既久忆昔同欢。告笈多曰。汝忆往日于彼园中。广说如前。乃至答言我忆。时有老病苾刍尼在门屋下坐。作如是念。此之二人乃至母嫁时事亦共评论。时既延久。笈多报曰。圣者应去。诸苾刍尼欲来入寺。见不扫除恐生嫌恨。我当扫洒。邬陀夷遂去。笈多扫洒诸尼见问。扫地何少。答曰自汝去后我立不坐。老尼闻已报曰。仁等去后笈多不坐。其事实尔。然大德邬陀夷来至于此。立共笈多恣意言话。乃至母嫁亦并评章。诸苾刍尼问笈多曰。实作如是不端严事耶。答言实尔。诸尼闻已咸生嫌耻。云何苾刍与苾刍尼独在屏处立。以此因缘白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以此缘集苾刍众。问答呵责广说如前。乃至为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独与一苾刍尼屏处坐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释独等义广说如前。此中犯相立卧皆犯。余如前说。

知苾刍尼赞叹得食学处第三十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具寿大迦摄波在城东园鹿子母舍。时迦摄波于晡后时从静虑起。往世尊所礼佛足已退坐一面。尔时佛告迦摄波曰。汝今年衰朽老。所著布粪扫衣极成重滞。此应弃舍。当随我教依众而住。受别请食及施主衣。应以刀截并

染坏色而守持之。时迦摄波奉教欢喜礼佛而去。于此城中有一长者。于长夜中作如是念。善哉大迦摄波合受人天恭敬供养。我当何时于己舍中得设微供延请来食。长者闻佛令迦摄波依众而住并受别请。往诣其所礼足已在一面坐。时迦摄波为彼长者说微妙法示教利喜。长者便念。我若独请大德诣舍食者。或容不肯受。我今宜可通请四人。长者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礼敬白言。圣者唯愿大德并已四人。明日就家受我微供。是时尊者默然受请。时彼长者见受请已礼足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妻曰。贤首我于长夜作如是念。善哉大迦摄波合受人天恭敬供养。我当何时于已舍中得设微供延请来食。我于向者延请大德通已四人。明来我舍为受供养。彼已慈悲许受我请。贤首宜可多办清净上妙饮食。其妻闻已寻皆备办。应合冷食今日修营。堪热食者明朝当作。时彼长者至明日清旦便作是念。我今若于三层舍下敷设坐席。乞食诸人共相諠闹。若在第三层上乌鸟乱飞恐污饮食宜于中层敷其座褥。

既敷设已即令使者往白。尊者迦摄波大德饮食已办。幸愿知时。如佛所说。若为先首受他请者应在前赴。时大迦摄波于日初分通已四人往长者舍。既至彼已便升中阁就坐而坐。是时长者礼尊者迦摄波足已在一面坐。时大迦摄波为其说法示教利喜。时吐罗难陀苾刍尼亦来乞食前入长者舍。告其妇曰。妙相无病长寿当施好食。长者妇见报言。圣者今日稍忙无暇相与。问言何为。答曰尊者大迦摄波一切人天皆恭敬供养。今我舍内聊设疏供。请彼四人来此受食。时将欲至仁可且去。尼便报曰。彼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钝。多有诸余释迦上族出家具戒。为大法师三藏俱明词辩无碍。何不供养乃施余人。时大迦摄波闻此语声作如是念。勿令此尼广为恶业故作謦欬。金声雅亮响遍宅中。尼闻妙音知是迦摄波作如是语。彼大龙象已至宅中。长者闻已遂作是念。前云外道出家至愚至钝。后更说云是大龙象。便起怒心从阁而下。彼下阁时急行震响。尼闻行声便作是念。听此行步响异寻常。必当于我作无利事。宜可急出勿令见我。即抬裙急步疾出其舍。长者告曰。秃沙门尼何故逃走。更不得来入我宅内。尼遥报曰。汝家如厕如狱停旃荼罗。我蒙国王同宫内人无有障碍。汝若触着我者当截汝双腕。长者告曰。秃沙门尼诸耆宿尼蒙王恩泽。非汝贪恚无识之人。且放汝去。长者自持种种上妙饮食竭诚供养。饭食既讫收钵澡手嚼齿木已。长者及妻卑席而坐。听说妙法。时大迦摄波为说法要示教利喜。从座而去。至住处已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蒙佛教令依众住受别请食。由斯乃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钝。复是佛弟子中为大龙象。我于今日得斯毁誉。大德我于长夜自居阑若赞住阑若。自常乞食赞常乞食。自居树下着粪扫衣。赞居树下着粪扫衣。佛告大迦摄波。汝见何利自居阑若赞叹阑若。自常乞食赞叹乞食。自居树下赞叹树下。自着粪扫衣赞叹粪扫衣。大迦摄波白佛言。世尊我见二利。云何为二。一者于现世中得安乐住。二者于未来世能与多人作大灯炬示其正路。时彼诸人咸共闻知作如是语。佛在

世时有大德苾刍。舍俗出家净修梵行。大师所赞智者所称。自居阑若乃至示其正路。时诸苾刍等闻是事已各自策励。如说修行勤求出道。彼于长夜得安乐住。说是语已。佛告大迦摄波。善哉善哉汝能如是。于长夜中与未来世同梵行者作大饶益。哀愍世间人天等众。惠利一切令得解脱。迦摄波若有毁訾杜多行者。我毁其人。若有赞叹杜多行者。我赞其人。何以故。迦摄波我于长夜赞叹行此杜多功德。称扬显说诸行中最。迦摄波汝从今日常住阑若。赞叹他人住阑若处。乃至广说。汝等应当勤心修学时迦摄波奉教修习。此是缘起仍未制学处。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世饥馑乞求难得。时有净信婆罗门长者居士等。于诸大德尊宿苾刍。常为供养。时六众苾刍入城乞食。诣十二众尼所。时彼诸尼见六众至。报言。圣者就座可食小食。邬波难陀曰。谁当授我。答言我等。报曰今日虽尔明朝遣谁。答曰我当还奉。报言。姊妹说得此食未能支济。汝等若能顺我等意为饶益者。诸婆罗门等先所供给诸大苾刍种种供养。汝当劝彼回施于我。若能如是得好供给我当支济。时吐罗难陀尼白言。圣者我苾刍尼合作此事不。邬波难陀曰。深是合作。谁复相遮。岂令我等受饿而死。尼曰我等奉教。时吐罗难陀苾刍尼入城乞食。到彼尊者憍陈如施主之舍。至彼舍中作如是语。仁比于谁以食供养。答曰圣者憍陈如我常供养。报曰。汝若能于释种出家。明闲三藏辩才无碍。是大法师为供养者。仁等必当获殊胜福。彼便问曰。谁是释种具斯众德。报曰。圣者难陀即其人也。答曰我随教作。长者遂便以憍陈如供养回与难陀。如是诸余耆宿尊德所有供养。悉皆回与六众苾刍。尔时六众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至施食家受诸饮食。饼果之类盛满角袋。并持饭钵还归住处。诸苾刍见问曰。袋中盛满何处将来。报言。愿我姊妹无病长寿。缘彼教化我得美食。诸苾刍曰。具寿合遣诸尼教化饮食而受用耶。答曰。据何不合。深诚应理。岂我不食自饿而死。少欲苾刍闻生嫌贱。云何苾刍令苾刍尼教化饮食而受用耶。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乃至广为问答。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苾刍尼赞叹因缘得食。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室罗伐城有一长者。为二种业。一谓兴易。二谓营农。于旷野中耕地既讫下糠麦种。即于田处葺作小庐。复持钱财余处兴易。时有乞食苾刍。人间游行至室罗伐。出城观望见彼小庐作如是念。此处闲静堪为止宿。即便每日入城乞食权停小卢。由人气故诸余鸟鹿不来侵损。复蒙时雨苗实极成。时彼长者他处经求安隐得至。藏举货物。洗浴食已告其妇曰。我于先时于某处田中下糠麦种。遂出经求。不知今时可得种不。遂往田中见苗实成熟。便作是念。我所种苗不作篱栅。亦不使人而为守护。何故今时非意成熟。即便按行见有人迹。寻踪而去至旧草庐。窥户内观见乞食者加趺端坐宴默禅思。长者便念。

我田得成由此人力。遂前问曰。圣者住斯。答言如是。长者告言。圣者此是我田。幸可依住。若须花叶及齿木者。随意当取。明就我家为受疏供。苾刍报曰。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请。便不相许。时彼长者礼足而去。既至家已报妇曰。贤首应料理仓库田麦极成。妇曰。仁诳我耶。夫曰我先下种不安篱栅。亦不使人而为守护。今极成熟。何事相诳。汝勿致疑妇问其故。答曰我于田边造一草室。有乞食者于彼居停。由其力故苗实成熟。妇曰。若如是者何不请来就舍受食。答曰我已言请彼不肯受。自云我是乞食之人。不受他请。妇曰彼乞食者。日历百家乞求辛苦方能满腹。仁不殷勤所以不受。宜可更去苦相邀屈。必应为受。时彼长者闻妇劝已。遂便复去。至已礼足白言。圣者幸愿慈悲明当就宅受我微供。

苾刍报曰。长者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请。长者报曰。愿当降意明至我家略受疏食。勿违所请。时乞食人见彼长者殷勤不已。遂默然受。长者见受礼足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妇曰。贤首乞食。苾刍已受我请明日许来。应可为办上妙饮食。其妇闻已即便备办。堪冷食者今日预为。须热食者明日营作。是时有余乞食苾刍来至田中草室之内。唤乞食者曰。可来共行。乞食报曰。有别长者来请我食。时至当赴。不及相随。余乞食者作如是语。汝大福德能获利养。为物受请。时至当行。尔时吐罗难陀苾刍尼。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巡次至彼设供之家。便入其舍见长者妇报言。妙相愿汝无病长寿。当施我食。妇人答曰。圣者且去我有忧愁无容授食。问曰何忧。答曰请乞食者许来就舍。

今既不至恐其绝食。是故坏忧。尼便报曰。我若唤来与我食不。报言与食。尼曰我虽蒙食其伴如何。报言亦与。守寺之尼谁当与食。报言亦与。吐罗难陀便作是念。入城乞人今皆欲出。新来入者即是其人尼往城门遥望而住。其乞食者作如是念。我既受请不为乞食且修善品。时至当行。看时欲至。着衣持钵往赴城中。时吐罗难陀见而便念。此之来者是受请人。即前问曰。圣者于某甲舍受其请耶。答言尔。尼曰我于彼家已相赞叹。报言。姊妹我先令汝相赞叹耶。便作是念。如世尊说。若苾刍尼赞叹得食即不应食。我今宁可忍饥绝食。不缘此故而犯其罪。即欲回还。吐罗难陀见其欲去报言。圣者我不知仁名字氏族。云何辄尔共相赞叹。时乞食者报言。姊妹若先是实后便妄语。若后是实前言是虚。

说是语已遂还本处。尼极羞耻便行乞食。时彼苾刍还归草室。乃至食力未尽。已来修诸善品。食力消已遂便倚卧。余乞食者来问之曰。食是他物腹岂他耶。答曰我何所作。报曰。多贪饱食。遂使不能修诸善品。问谁贪饱食。答曰汝是多贪。报曰我不曾食。问曰。有何因缘。时乞食者具以其事白诸苾刍。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除施主先有意受食无犯。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呵破戒者。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为诸苾刍

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知苾刍尼赞叹因缘得食食。除施主先有意。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苾刍尼者谓吐罗难陀。赞叹者有其二种。一赞叹持戒。二赞叹多闻。食有二种。已如上说。食者谓吞咽也。除施主先有意者。若施主先有心请此苾刍。设令赞叹食之无犯。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有众多苾刍受俗家请。若苾刍尼先往其舍作如是语。仁等设供请何苾刍。报言某甲。尼曰欲行何勠。施主报曰。欲行粗糗。尼曰应与细糗。彼苾刍或有证得预流果者。或得一来果者。或得不还果者。或有证得阿罗汉果者。尼曰欲行何酥。报曰羊酥。尼曰应与牛酥。彼苾刍得四果故。尼曰欲行何盐。报言碱盐。尼曰应与石盐。彼苾刍得四果故。若行醋浆应与酪浆。乃至诸菜饼果悉皆劝与胜上好者。欲与非时沙糖浆。尼曰应与石蜜浆。欲与粟米饭尼曰应与粳米饭。欲与菜羹。尼曰应与肉羹。彼苾刍得四果故。若诸苾刍知苾刍尼见彼施主行粗食时。劝赞行好赞彼苾刍获得胜果。若苾刍知如是虚相赞叹。食其食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苾刍尼赞叹苾刍。云持三藏应与好食者。得恶作罪。若苾刍实得诸果。实解三藏。尼虽赞叹食之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四

第四摄颂曰。

数食一宿处 受钵不为余

足食别非时 触不受妙食

展转食学处第三十一

尔时薄伽梵。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时具寿大目乾连于时时中常往捺落迦傍生饿鬼人天诸趣慈愍观察。于捺落迦中见诸有情备受刀剑斩斫其身。尸粪塘煨猛焰炉炭烧煮等苦。于傍生中见其更互相食啖等苦。于饿鬼处见为种种饥渴所逼等苦。于诸天处见将坠堕爱别离苦。于人趣中见有种种艰辛求觅资生衣食杀罚等苦。既见是已。于四众中普皆宣告。诸人当知。如我所见五趣差别。苦乐之报皆悉不虚。汝等应信。勿致疑惑。受苦报者恶业所招。谓杀盗邪淫乃至邪见。不敬三宝欺慢尊亲。无慈愍心不持禁戒。由斯恶行得苦异熟。受乐报者善业所感谓不杀盗乃至不邪见。崇信三宝敬重尊亲。具慈愍心奉持禁戒。由斯善行得乐异熟。诸人闻已叹未曾有。悉皆举手高声唱言。善哉圣者能为我等盲冥之辈。但见现在不睹未来。亲于五趣观善恶事。还来相告。我等始知报应影响必不唐捐。从今已去改恶修福。希生善道不堕恶趣。是时四众既自闻已皆作是念。我之男女或弟子等常为恶业。不勤修习清净梵行。欲令弃舍诸恶业故。悉皆将至圣者大目乾连处。令其听法。既闻法已冀修善行。免堕恶趣证殊胜果。当尔之时四众云集来

听法要。人众諠嚣。世尊知而故问。具寿阿难陀曰。何故大目乾连处四众云集。时阿难陀白佛言。世尊具寿大目乾连游行五趣见诸苦恼。于四众中具说其事。由此诸人为听法故皆来集会。

尔时世尊告阿难陀。非一切时处常有大目乾连。如是之辈颇亦难得。是故我今敕诸苾刍。于寺门屋下画生死轮。时诸苾刍不知画法。世尊告曰。应随大小圆作轮形处中安毂。次安五辐表五趣之相。当毂之下画捺洛迦。于其二边画傍生饿鬼。次于其上可画人天。于人趣中应作四洲。东毗提诃。南赡部洲。西瞿陀尼。北拘卢洲。于其毂处作圆白色。中画佛像。于佛像前应画三种形。初作鸽形表多贪染。次作蛇形表多嗔恚。后作猪形表多愚痴。于其辋处应作溉灌轮像。多安水罐画作有情生死之像。生者于罐中出头。死者于罐中出足。于五趣处各像其形。周圆复画十二缘生生灭之相。所谓无明缘行乃至老死。无明支应作罗刹像。行支应作瓦轮像。识支应作猕猴像。名色支应作乘船人像。六处支应作六根像。触支应作男女相摩触像。受支应作男女受苦乐像。爱支应作女人抱男女像。取支应作丈夫持瓶取水像。有支应作大梵天像。生支应作女人诞孕像。老支应作男女衰老像。病应作男女带病像。死支应作舆死人像。忧应作男女忧戚像。悲应作男女啼哭像。苦应作男女受苦之像。恼应作男女挽难调骆驼像。于其轮上应作无常大鬼蓬发张口。长舒两臂抱生死轮。于鬼头两畔书二伽他曰。

汝当求出离 于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军 如象摧草舍

于此法律中 常为不放逸

能竭烦恼海 当尽苦边际

次于无常鬼上应作白圆坛。以表涅槃圆净之像。如佛所教。于门屋下应作生死轮者。时诸苾刍奉教而作。诸有敬信婆罗门居士等。见画轮像问言。圣者此之画轮欲表何事。苾刍答曰。我亦不知何所表示。诸人报曰。若不解者何因图画。时诸苾刍默无所对。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应差苾刍于门屋下坐。为来往诸人婆罗门等。指示生死轮转因缘。如佛所教令指示者。时诸苾刍遂不简择。令无识解者开导其事。不生物信更招讥丑。佛言。令知解者指示诸人。时王舍城有一长者。娶妻未久便诞一男。颜容端正人所乐见告其妻曰。贤首我今有子。多有费用。宜入大海经求珍货。妻告言善。长者即便持诸杂物入大海中。因风破舶往而不返其妻辛苦或假宗亲。或以自力长养小儿。

以孤贫养育名曰贫生。时贫生童子既渐长大。付师受业。遂与同学往竹林园。至寺门下见画五趣生死之轮。问言。圣者此名何物。苾刍报曰。此是五趣生死之轮。白言圣

者为我宣说。苾刍告曰。汝当善听。所谓捺洛迦傍生饿鬼人天趣别。又问圣者此捺洛迦有情。曾作何业受斯斩斫碎身等苦。苾刍报曰。贤首此于十恶业道。以极重心数作不息。由彼业力今受斯苦。又问圣者此傍生趣。曾作何业受斯负重相食等苦。苾刍报曰。贤首此由造作十恶业道以轻微心数作不息。由彼业力今受斯苦。又问圣者此饿鬼趣。曾作何业受斯饥渴烧然等苦。苾刍报曰。贤首此由悭惜己物不肯惠施。见他施时便为遮止。于三宝处父母亲族无分布心。数习不已。由彼业力今受斯苦。又问圣者此之天趣。

曾作何业受胜妙乐苾刍报曰。贤首此由以殷重心修十善业。敬信三宝受持禁戒。由彼业力今得生天受胜妙乐。又问圣者此之人趣。曾作何业受处中乐。而有驰求活命等苦。苾刍报曰。贤首此于十善业道。以轻微心而数修习。由彼业力今得人身受处中乐。而有驰求活命等苦童子白言。圣者下三恶趣我所不欲。生人天中情有钦尚。圣者我作何业生彼天中。答曰汝若能于佛正教中善说法律而出家者。于现世中策励修习。断诸烦恼尽苦边际。若不获果有余烦恼。而命终者当生天上。圣者若出家者当作何业。答曰乃至命终无亏梵行曰我不能作。更有何业得生天上。若受八支及五学处为近住近事曰此作何事。答曰若一日夜或至尽形。不杀盗淫不妄语等。曰此亦不能。更作何业当得生天。

问曰若以饮食供佛及僧。由此福因当生天上。圣者可用。几物得为饮食供佛及僧。答曰可用五百金钱。圣者此事可办。即从座起礼足而去。还家白母曰。我于向者诣竹林园。于寺门下见有彩画五趣生死之轮。所谓捺洛迦傍生饿鬼及以人天。下三恶趣我所不欲。上之二趣心有爱乐。母今欲得生人天不。母曰欲得。若如是者当可与我五百金钱。奉佛及僧一中供养当得生天。母曰汝少失父孤茕养育。或以自力或假宗亲。今始成人付师受业。束修之直尚自不充。五百金钱卒何能得白言若贫无者。我当佣力求觅金钱。母曰汝今少年气力微劣。何能客作求觅珍财。答曰我当戮力望及余人。母见殷勤即放令去。往市店所求自佣赁。时有婆罗门居士等来觅作人。曾不见问乃至日暮。伫立行中诸人散尽。

遂便还舍。母问曰得佣力处不。答言曾无见问。母曰岂有作人如汝束带。凡作人者。头蒙尘土著破弊衣。在作行中他人见问。既至明朝如母所说。着粗衣服住作行中。时有长者欲造宅舍。来至行中觅佣力者。将余人去不问贫生。于时贫生报长者曰。我亦客作何不相雇。长者曰汝容貌柔软。岂能执作。答曰佣力之人岂先与价。长者曰日暮方酬贫生曰我且为作。至日晡时若称作功当酬价直。若不惬意物不须与。长者将归令其作务。诸余作者并不齐心。唯此贫生尽力为作。诸人报曰。观汝形势未解客作。但可度日。何苦自身。贫生报曰。兄等知不。我由恶业生在贫家。今更欺人当生何道。诸人报曰。汝今未解且事勤劳。不久之间懒剧于我。时彼贫生善能谈说。为诸作者巧说当机。

诸人乐闻执作随走欲听其话。不暇徐行。贫生引之乃至终日。一日之作比余两倍。长者至暮自来检察。睹其所作倍胜于常。问当作人曰。汝于今日加作人耶。报言不加。若尔何故两倍于前。其当作人以事具告。长者闻已极生欢喜。遂与贫人两倍之价。贫入问曰。两日之价岂并相酬。长者曰我心愧汝。故倍酬直。贫人曰若称意者。乃至宅成常容我作。所有价直且未须还。作了之辰一时当付。长者曰善哉。遂常令执作。至宅功毕长者算钱欲酬作直。唯得四百五十未满所期。贫人见已遂便啼泣。长者曰何故啼泣。岂我于汝相欺负耶。答曰长者大人无容欺负。然我本心求钱五百。于佛及僧拟申供养。钱既未足更复苦身。为此因缘我悲啼耳。长者曰若缘福事我愿助成。贫人报曰。长者添满自成福业。

乖我本愿不得生天。长者曰汝以信心奉佛众不。报言如是若尔汝可往问世尊。如佛所说汝当奉行。时彼贫人寻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为供佛僧众。自赁己身求五百金钱。在某长者家多时客作。及至作了五百不充。长者见欠为我添满。为当取耶为不取耶。佛言。童子应可取之。白佛言。世尊他物相助恐不生天。佛言。童子汝初发心当生天处。何况舍施不生天耶。奉佛教已欢喜而去。至长者家取五百金钱还诣母所白言。慈母此是五百金钱。幸愿营办供佛及僧。母曰汝岂不知。家道先贫触途阙乏。食手器具座褥皆无。欲请佛僧若为能济。汝今可去白佣力处长者令知彼舍宽容或能为作。贫人闻告。诣长者处白言。今我家贫触途匮乏。食手器具座席并无。欲请佛僧事不能济。

敢欲凭告就此宅中为办所须。请佛僧食是事得不。长者便念。我造新宅得供佛僧斯成善事。告曰汝可留物往请佛僧。来就宅中为受供养。时彼贫生留物而去。遂于明日往诣佛所。礼佛足已长跪合掌白言。世尊唯愿明日就某宅中哀受微供。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见佛受已礼足而去。报长者知时。彼长者即为具办种种上妙饮食。于晨朝时敷设座褥。安大水器布列香花。令使白佛。饮食已办。愿佛知时。尔时世尊。于日初分着衣持钵。与诸圣众诣长者家。是时六众苾刍问授事人曰。今日谁家请佛僧众。报言某长者子。六众议曰。彼客作人有何饮食。我今宜往余相识处求觅小食。至彼舍已。彼言圣者可食小食。即皆饱食方诣请处。尔时世尊。并诸大众至长者家。各洗足已就座而坐。是时贫生便以清净上妙饮食。手自供给悉令饱满。见六众苾刍不能美食。便诣佛所白言。世尊。我见众中有诸圣者不能美食。将非由此障我生天。佛言贤首。但施座褥定得生天。何况佛僧为受饮食。是时贫人见佛僧众饭食既讫。收钵器已。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听说妙法。佛为宣说示教利喜从座而去。当尔之时有五百商人。从大海来过王舍城。初至之日遇大节会。所将珍货无人交易。共相议曰。既无交易事欲如何。

饮食所须无求觅处。中有一人。曾近苾刍谙知法式。告诸人曰。宜可散问。今朝何处供佛及僧。其家必有余残饮食。我等往彼而求觅之。访知某甲长者之宅已供佛僧。我等往彼当以价直而求赎之。即便至舍白言。长者。佛僧食讫必有余残。求赎多少。长者报言。非是我食。是此少年所设饮食。商人就彼同前求觅。贫人报曰。我不须钱直尔相惠。时彼商人悉皆恣食。既饱满已咸并称叹。白长者曰。仁于今日获大善利。于己舍内供佛及僧。我等商人亦蒙饱足。长者报曰。此非我食。是此少年所设供养。问曰。今此少年是谁之子。报云是某甲长者子。商主报曰。此人即是我知识之子。便以大叠敷之于地。并安珍宝普相告曰。诸君当知。我闻众缕成衣涤水盈器。仁有施者宜安此处。须臾之间便成宝聚。商主报曰。当受此物。贫生曰。我但施食无求物心。商主曰。斯非食价。此中一宝能成百供。非关食直以庆喜心共相赠遗报言。我今设食求觅生天。仁虽见惠我不敢取。勿缘此故障我生天。商主曰。汝信佛不。答言。我信。若信佛者可往问佛。随佛所教当奉行之。时长者子往诣佛所。礼佛足已白言。世尊。我向设供尚有余食。与五百商人皆令饱满。时彼欢喜以众多珍宝见惠于我。为受此物为不受耶。佛言。受取。白言。世尊勿缘此宝障我生天。佛言。此是花报。果报在后。时长者子礼佛而去。为受珍宝。

尔时王舍城中有一首望长者。遇疾身亡更无子息。众人议曰。长者身死首望交无欲觅于谁共相领摄。宜应共觅大福德人立为首望。诸人议曰。如何得知是大福德。中有智者。告诸人曰。应以众多种子置一瓶中。令彼诸人以手探取。若得一色种子者。当立其人以为首望。即便如议。以杂种子置一瓶中。众人各探咸得杂种。独此贫生得纯色种子。众人虽见而佥议曰。我等岂可立客作人以为首望。便令三取皆得纯色。诸人既见共生希有。云是天神之所加护。我等今者宜可同心。请为尊首是时郭邑共拜贫生以为首望。时设供长者见是事已。即以众宝璎珞严饰其女而娉与之。时贫生善业力故宅中珍宝忽然自生。众人因此号曰善生。时善生长者作如是念。今我宅中所受果报。皆是世尊威神之力。我今宜可请佛及僧。来至宅中受我供养。是时善生长者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为说法既闻法已。即起长跪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愿慈悲与诸苾刍。明当就宅为受微供。尔时世尊默然为受。善生长者见佛受已。即礼佛足从坐而去。时善生长者。即于其夜备办种种上妙饮食。广说如前。手自持食奉佛僧众。见收钵已为欲听法。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尔时世尊知彼长者意乐根性随机说法。令彼长者心得开悟。即于座上夫妇二人以金刚智杵。摧破二十种萨迦耶见山。得预流果。既见谛已白佛言。世尊。我等由佛得解脱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及诸天众沙门婆罗门。亲友眷属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大善知识故。于地狱傍生饿鬼趣中拔济令出。安置人天胜妙之处。当尽苦际得涅槃乐。干竭血海超越骨山。无始积集所有身见。悉皆除灭获得初果。我今归依

佛法僧宝。唯愿世尊证知我是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始从今日乃至命终。受五学处不杀生乃至不饮酒。说是语已俱礼佛足欢喜奉行。尔时世尊为彼夫妇宣说法要。示教利喜得胜果已。从座而去至住处已。时诸苾刍咸皆有疑。请世尊曰。彼善生长者曾作何业。由彼业力为客作人。复作何业于其宅中珍宝自出。世尊告曰。今此善生先所作业。缘合成熟果报不失。凡诸有情先身所作善恶之业。非于外界地水火风而令成熟。然于自身蕴界处中业果成熟。即说颂曰。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等苾刍此之因缘。汝等应听。过去世时于聚落中有一长者。大富多财受用丰足。春阳之月众花遍开。茂林清池皆可爱乐。异色诸鸟发和雅音。所谓舍利鹦鹉百舌之类。时彼长者将诸男女。诣花林中共为游观。尔时世间无佛。有独觉者出兴于世。于贫窭类常怀哀愍。住下房舍及以粗食。譬如麟角独现世间。时此独觉为愍物故。人间游行至斯聚落。于日初分着衣持钵欲行乞食。复自思念。我今何故为难满身辛苦入村多处求食。宜住园内。若有节会人来。随彼所施用自充足。是时独觉即往园中。长者遥见身心湛寂容仪详序。弥加信敬起渴仰心。便就礼足白言。圣者。仁为求食。我为求福。宜住园中受我供养。时彼独觉默然许之。长者于日日中奉施饮食。后时长者有事须诣余村。告其妇曰贤首。我今有事须往某村。汝于圣者如常供养勿令有阙。告已便去。时长者妇晨朝早起备办饮食。其子问曰。母今辛苦每日为谁。母曰。为上福田。闻已怒曰。彼不佣力而受他食。母便诃叱。汝莫作此口业重罪。长者后还问其妻曰。圣者饮食无阙乏不。妇报之曰。所供饮食无阙时须。然我童儿于圣者处作口业罪。具陈子语。长者便念。小儿无识自害其躯。当堕恶趣。即携童儿诣尊者处。时彼独觉遥见长者与子俱来。便作是念。长者比来独行而至。何故今日与伴俱来。观知事已不用口言以身说法。为愍彼故踊身空界。犹若鹅王。现大神通作十八变。上腾红焰下流清水。卷舒自在令生深信。凡夫之人见神通时。速能发悟如摧大树。顿首归依遥礼尊足。白言。尊者慈悲净意。唯愿哀愍速为下来受我微诚略申供养。时彼圣者为哀愍故纵身而下。长者即以随时香花殷勤供养。父子悉皆顶礼尊足。而发愿言。此大福田是应供养。而反为恶骂出佣力言。愿于当来勿受苦报。所有勤诚供养功德。愿于来世生大富家。并得如是殊胜之果。胜此大师我当承事不生厌背。汝等苾刍勿生异念。往时长者子者即今善生长者是。由于独觉所发嗔怒心作佣力语。遂于五百生中常为客作。至今佣力恶业方尽。复由至诚供养功德生大富家由。昔愿言并得如是殊胜果者。今于我所得见真谛。又愿胜此大师我当承事不生厌背者。我胜独觉百千亿倍。供养于我无厌背心。是故汝等苾刍若作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作

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作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汝等。苾刍应离纯黑及以杂业。当修纯白业得纯白报。如是应学。此是缘起尚未制戒。

尔时世尊出王舍城诣广严城。住猕猴池侧高阁堂中。时有长者名曰勇利。闻佛来至在高阁堂中。便诣佛所礼佛足已却坐一面。佛为说法示教利喜。令欢悦已默然而住。时勇利长者即从座起。顶礼佛足白言。世尊。唯愿哀愍佛及众僧明就我家为受微供。世尊尔时默然而受。是时长者见佛受已礼足而去。既至宅已告家人曰。我已请佛及僧明当就食。然佛僧众疲于道路。汝等多办上妙饮食。时彼家人依言备办。长者于晨朝时敷设座褥安大水器。遣使白佛。饮食已办。愿佛知时。六众苾刍前至此城往门徒舍。彼见致敬报言。圣者。当食小食。答曰。我受他请。又复白言。可食少许庵没罗饼。答言好。遂即饱食。时有乞食苾刍从门前过。长者出见亦唤食饼。苾刍报曰。我一坐食不应二处。长者曰。若如是者随意将去就彼俱食。即以小钵受取赴彼请家。尔时世尊不去赴请。苾刍皆往。有五因缘佛遣取食。云何为五。一为自宴默。二为诸天说法。三为观病者。四为观卧具。五为弟子制其学处。此中所为欲制学处。住在堂中令人取食。时勇利长者睹众坐定。手自奉献种种清净上妙饮食。悉令饱满。时彼长者行食之时见乞食者于小钵中所持之饭。行食将了在乞食者前立。乞食苾刍作如是念。今此长者独观于我欲有言说。乃至此未发言我当先语。报言长者。何但我独食此庵没罗饼。彼六众苾刍亦皆食讫。长者答言。圣者是何言欤。乞食者曰。非我独食庵没罗饼。彼之六众亦皆食讫。长者闻已忿怒作色。告言圣者。岂我宅内无斯饼耶。告家人曰。汝可行此庵没罗饼。彼即行饼。时取食苾刍受得食已。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立。世尊常法与取食人共相言问。今日众僧饮食饱不。白言世尊。上妙饮食悉皆饱满。然彼勇利长者有忿僧众。佛言。何意。时彼苾刍以事具白佛言。勇利长者出忿恨言。是应道理。尔时世尊饭食讫收衣钵。澡漱已出外洗足。旋入房中宴默而坐。于晡后时便从定起。诣常集处于僧众前就座而坐。告六众曰。汝等实作展转食耶。六众白言。实尔大德。世尊种种呵责。汝非威仪非随顺行。非清净法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作展转食。既呵责已告诸苾刍。广说如前乃至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展转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佛在广严城高阁堂中。时有苾刍身婴疾苦。有解医者来入寺中。苾刍见已报言。贤首宜观我病为处药方。医言圣者。可食小食。报言。贤首世尊不许。医言。此即是药。非余能疗。苾刍答曰。世尊制戒不许我食。医曰。世尊大悲。为有病缘必应听食。时诸苾刍闻斯事已以缘白佛。佛言。除病因缘。又有苾刍为营僧务。或为窣睹波事身体饥虚遂便偃卧废修善品。时有净信婆罗门居士等来入寺中。见其偃卧作如是语。圣者世尊教法一向勤修。何故今时偃卧而住。答言贤首。我极虚羸。报言。应食小食。答曰。佛制不许。诸苾刍白佛。佛言

。除作因缘。

尔时世尊从广严城往给孤独园。时有苾刍。疲于道路身体羸损。共相谓曰。我身疲倦。若佛世尊听许我等食小食者。虽涉长途身不劳倦。以事白佛。佛言。除道行时。

尔时世尊至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一长者。自立要期。每于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尽日。于此四日受圣八支近住学处。又作要期请苾刍就舍而食。乃至苾刍未来食者。必不先食。同于此日有余长者。请佛及僧就舍受食。佛及僧众赴请之后长者遂遣使人。往诣寺中请僧来食。使者至寺不见苾刍。还报长者。我于寺内不见一人。长者曰。彼何处去。答曰。有别长者。请佛僧众就舍而食。长者曰。彼食苾刍随唤取一。使人去唤。见彼苾刍悉皆食讫从舍而出。白言圣者。某甲长者家中设食。唯愿慈悲无违所请。苾刍曰。我已食讫。还报长者。苾刍食讫。长者曰。汝更疾去。白言圣者。可来就食食了之后以大氍施。使者复去报苾刍曰。可来就食。食了之后以大氍施。苾刍曰。我已足食。随氍大小无宜更去。使报长者。苾刍足食更不肯来。随衣大小无宜重食。时彼长者为待苾刍日时已过。遂便一日绝食。时彼邻人闻是事已共生嫌贱。云何此诸沙门释子他施衣时。亦不肯食。违彼长者信敬之心。由不受请令他绝食。诸苾刍闻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施衣时。尔时世尊赞叹少欲持戒敬重戒者。说随顺法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广说如前。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展转食者。除余时。波逸底迦。余时者。病时作时道行时施衣时。此是时。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也。余义如上。展转食者。谓数数食。除余时者。谓除其时。此中时者谓是病时。病时者。若苾刍于一坐时不能饱足。作时者。若于窣睹波所有营作及众僧事业。或时扫洒大如席许。或复涂拭如牛卧处。道行时者。若行半驿回还。或直行一驿。施衣时者。谓如拭巾裙量缦条量等。此皆无犯。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施衣之时请有多种谓有衣施或无衣施等有十六番。

若苾刍前请有食有衣。后请有食有衣。两请俱受二处皆食。并悉无犯。若苾刍前请有衣后请无衣。应受前请。勿受后请若受已应转与余人。若不转与人受时恶作食得堕罪。若苾刍前请有衣。后请有衣有衣直。俱受无犯。若苾刍前请有衣。后请无衣无衣直。应受前请。勿受后请。若受已应转与余人。若不转与余人。受时恶作食得堕罪(此是初番余句应准此)

若苾刍前请无衣后请有衣。俱受无犯。若苾刍前请无衣后请无衣。应受前舍后。若苾刍前请无衣。后请有衣有衣直。俱受无犯。若苾刍前请无衣。后请无衣无衣直。应受前请。勿受后请。若受已应转与余人。若不转与人。受时恶作食得堕罪(此是第二四番)

若苾刍前请有衣有衣直。后请有衣。俱受无犯。若苾刍前请有衣有衣直。后请无衣。应受前舍后。若苾刍前请有衣有衣直。后请有衣有衣直。俱受无犯。若苾刍前请有衣有衣直。后请无衣无衣直。应受前请。勿受后请。若受已应转与余人。若不转与人。受时恶作食得堕罪(此是第三四番)

若苾刍前请无衣无衣直。后请有衣。俱受无犯。若苾刍前请无衣无衣直。后请无衣。应受前舍后。若苾刍前请无衣无衣直。后请有衣有衣直。俱受无犯。若苾刍前请无衣无衣直。后请无衣无衣直。应受前请。勿受后请。若受已应转与余人。若不转与余人。受时恶作食得堕罪(此是第四四番)

又无犯者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施一食处过受学处第三十二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于边方处大聚落中有一长者。信心殷重。为诸四方沙门婆罗门等造一住处。若有于此停住者。施以饮食。尔时世尊于室罗伐城现大神变。时诸外道皆被驱逐。人天咸悉深心欢喜敬仰世尊。然外道辈奔趣边方。有六十露形外道至斯聚落。诣长者所作如是语。仁获法利仁获法利。长者问曰。仁等是何今来至此。答曰。我是出家人。长者告曰。善来我为四方沙门婆罗门等造此住处。仁可于斯随意停息。所须饮食我自供承。时诸外道即于此住。受长者供给。时室罗伐城有净信居士。将诸贿货至此聚落。亦于长者店铺停止。便与长者情敦布素。时彼长者手自授与露形外道饼果饮食。长者令使命居士曰。仁可暂来共我供养胜上福田。居士闻已便作是念。此言殷重多是佛之弟子。我今宜往顶礼其足。既至彼已见是无惭露形外道。然而不能对面非毁。遂默然而住。时彼外道食了而去。长者报居士曰。好田好种岂不善乎。居士答曰。种实精好而田下恶。碱卤硗确终无所收。露形无惭常怀恶见。长者报曰。除斯之外有胜田耶。居士曰有。谓如来大师声闻弟子。长者曰。彼若来者我当四事而为供给。时彼居士闻此语已默记于怀。旧货既尽更收新物。即便还至室罗伐城。到市店中安置货物已。往逝多林礼苾刍僧足。然六众常法多于门首经行。时邬波难陀在门外立。遥见居士从远而来。遂便迎接告言。善来居士。犹如初月久而方现。比于何处兴易经求。居士答曰。敬礼阿遮利耶我比在某聚落。彼有长者造一住处。招携四方诸沙门等。并好饮食常为供养。于佛弟子情怀渴仰。邬波难陀闻已便念。若更有余黑钵之类闻此语者。当在我前至彼住处。我今宜可责彼居士勿使语人。告曰居士。汝常谓我不习禅思不勤读诵。恒念衣食以自活耶。居士便念。世间多贪不知厌足。邬波难陀是当一数。此闻我告尚起讥嫌。况复诸余大德之类。闻我此说重责何疑。于是默然不复陈告。时邬波难陀见长者去。往语六众苾刍曰。具寿。我等何能久受辛苦于此居住。诸人告曰。大德颇有好消息

耶。答言。具寿亦有多少邬陀夷曰。消息如何。邬波难陀曰。于某聚落有一长者。以信施心造一住处。并以饮食供养四方沙门婆罗门。无碍受用。宜可共行受其供养。诸人问曰。岂可六人悉皆往彼。报言。并去理亦何伤。即六人俱行诣彼聚落。时露形外道共相谓曰。我等宜应暂出观化。必有好处移就彼方。便留一人令其看守。余皆悉去。

是时六众渐次游行到彼聚落。至长者家。既相见已告长者曰。愿无病长寿。长者问曰。仁等是何。答曰。是佛世尊声闻弟子。长者告曰。善来圣者我比翘心愿见佛众。仁今得至。深称本怀。我有宿心造一住处。并设饮食。意为四方沙门婆罗门等作停止处。仁今可住。六众报曰。彼处颇有床座卧褥被枕以不。答曰先无。六众曰。彼若无者岂地上坐耶。长者即送诸床座并以褥席。是时六人往彼舍中。时一外道见而告曰。汝沙门释子何故辄来。此舍非是汝等住处。报言。外道非汝住处。是何言欤。汝若默者得容且住。若更出言必见治罚。外道便念。此有六人我唯单己。谁能共彼以相御敌。勿令见辱宜当走避。六人日日恒于长者家食。后时长者有缘须往余处。白六众曰。我有少缘诣某聚落。

仁当如旧于我舍中受其供养。至我回还长者即告家人曰。汝等如常供养圣者。至我回还勿令阙乏。长者便去。六众如常受食。时邬陀夷报邬波难陀曰。谁能默然无语于长时中依他轨范。宜当显露作自威仪。邬波难陀曰。斯亦善哉。时诸女人来授饮食。邬陀夷告难陀邬波难陀曰。汝等观此美女。眼耳口鼻腰髀手足悉皆端正真堪受用。女人闻已各并着惭潜居室内。待其食了取器而去。长者事了回还至家。问家人曰。汝等自我去来供养福田无亏乏不。家人报曰。何用如是恶福田耶。长者问曰。何出粗言。女人答曰。比见痴狂调弄舞乐之流出粗鄙言。无如仁家福田所出之语。长者曰。彼作何事。答曰。此出鄙言。调弄倡优所未曾说。我等闻已惭耻疚怀。长者便念。凡是女人乐观男子。

露形之类遂彼染心。由此因缘情生爱乐。沙门释子轨式端严衣服覆形。女人不乐。即便告曰。外道露形汝等乐见。沙门覆体情不欲观。其妻报曰。若不信者当令自验。长者便念。我试自观察其虚实。数日停住告六众曰。圣者我尚有事暂须出行。仁等如常可受供给。即于密室潜形窥觇。六众时至就其食处。长者之妻躬自授食。六众同前出言调戏。可观此女面首端正眉目纤长。形仪合度实堪爱念。长者闻已作如是念。如妇女言非福田也。我今不应顿绝供给。宜设方便令其自去。及至明日减其一饼。阐陀告难陀邬波难陀。今朝饼果何意疏薄。难陀曰。具寿我于日日持其残饼布施贫儿。从今已去不复当与。至第二日更除一饼。阿说迦曰。具寿今朝饼果全见空疏。邬波难陀曰。我比食竟钵有余饼。

从今已去无复遗余。如是渐减。乃至但有赤饼醋浆以充其食。补奈伐素曰。具寿。饮食既尽。我等可行。邬陀夷曰。具寿。既绝望心。今应行矣。未去之顷。时语彼防守外道曰。我等好食断绝事由于汝。汝可出去。彼便出外游行。逢见诸余先出外道。问曰。仁等比来四出求觅。颇得多少好门徒不。诸人告曰。令汝看守因何出行。答曰。彼驱出我。问是何人。曰是沙门释子。问曰。现有几人。答曰。唯有六人。外道议曰。我等六十岂可不能禁六人耶。打令熟手驱之令出。时彼上座告诸人曰。我今共去至彼舍中。我若发声道作事时。汝等诸人十人捉一。好打令熟曳出村隅。作此平章共入村内。上座告曰。我等先当见彼长者。既至彼已问其安不。寻便问曰。长者仁之住处本为于谁。

答曰。我造住处无准的心。在中住者供给饮食。外道曰。长者中平意无偏党。即俱至常住处。问言。汝沙门释子此非住处。宜应急出。勿更居停。若不出者与汝毒手。邬波难陀闻而告曰。拔发外道出无义言。沙门释子此非住处。若非我者岂属汝耶。时彼露形怒而告曰。汝等作事。时诸外道十人捉一。即便打搭。难陀告曰。具寿各各自当护其眼耳。无令损瞎为同梵行者所嗤。告外道曰。行者可打肩膊及以腰胯。时诸外道打棒疲劳手足皆困。遂便停歇。阐陀告曰。诸具寿次我作事。时彼六人俱有大力。展右手时扑五外道。次舒左手复倒五人。或以锡杖或以手足。拳打脚蹴恣意熟捶。邬陀夷曰。诸具寿当护本罪。莫使命断。勿令我等得波罗市迦。既熟打已悉皆推出。诸婆罗门等见已相告。

汝观释子共外道斗。必定天神当下大雨。是时六众驱外道已。诃说迦曰。诸具寿我今战胜不。辱僧徒宜可俱行诣室罗伐。尔时南方有一外道论师。名邬陀夷。是卢迦臾多说无后世为求论议来至室罗伐城。入逝多林。诣尊者了教憍陈如处作如是语。苾刍我曾师边受少学业。欲于仁处共立论端。时尊者憍陈如报言。婆罗门诸乐论议者。汝可共论。此之言谈非我所爱。时婆罗门遍皆至彼诸大德所。尊者马胜。尊者贤善。尊者大名。尊者名称。尊者圆满。尊者无垢。尊者牛王。尊者妙臂等。既至其所求申论议。皆如尊者憍陈如不共言论。次至具寿舍利子所作如是语。苾刍我前曾习少多学业。欲于仁处共立论端。时舍利子闻其语已作如是念。试观此人有善根不。即便观见有少善根。虽有善根缘在谁处。

即观此人与我相属。复更思念。更有如斯有情之类。因观论议能受化不。观知更有彼受化者。何时当集。知至第七日皆来集会。即于是日少立论宗。尚留余义。于六日中悉皆如是。至第七日四远咸闻。南方论师是无后世外道。来至于此。与舍利子共相击论竟无胜负。时有百千万亿有情。皆生喜乐。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觉咸来集会。时舍利子知众既集。观时复至。即以深法伏彼外道令使无言。时彼外道既被屈已。起敬信心。合

掌恭敬作如是白。大德我愿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并受圆具成苾刍性。于世尊所而修梵行。时舍利子即与出家。并受圆具教其法式。彼便专心自励断诸烦恼证阿罗汉。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得如实知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心无障碍如手撼空。

刀割香涂爱憎不起。观金与土等无有异。于诸名利无不弃舍。释梵诸天悉皆恭敬。是时大众咸生希有作如是言。诸人当知。此大论师人无敌者。今舍利子以无碍辩令其降伏。与授学处证阿罗汉果。诸来大众敬信倍常。时舍利子。知诸大众意乐随眠界性差别。当机说法。遂令十二亿有情。或证燸顶忍法世第一法。或得预流果乃至出家。获得阿罗汉果。时诸大众或发声闻心。或发独觉心。或发无上大菩提心者。皆于三宝深生敬信。时舍利子。于日初分摧彼外道。于食后时六众苾刍从彼聚落来至给园。时诸苾刍既相见已告言。善来具寿。比者隔阔。从何处来。报言。从某处大聚落来。诸人告曰。仁等薄福不睹大事。近舍利子。降伏南方论师外道。令其舍俗得阿罗汉。巨亿徒众获果发心。

尔时六众闻是语已报言。诸具寿此未希有。何以故。其舍利子是第二大法将。助佛转法轮。伏一外道何足可称。假令舍利子被他屈时。尚有大师共相救济。未为奇特。我等所作实成希有。以我六人降六十外道。苾刍问曰。以何明术。难陀报曰。纯用棒术。又问曰。说何法义。答曰。以身说法。问曰。为当并死为命存耶。答曰。当时命在。至于今日死活宁知。时诸苾刍。具问知已各生嫌贱。云何苾刍作极恶事。理应羞耻。而更因斯反生骄逸。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尔时世尊。集诸苾刍问六众曰。汝等实作如是不端严事损我法耶。白言实尔大德。世尊种种呵责。广说如前。乃至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于外道住处得经一宿一食。若更受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彼信心居士。还持商货到前聚落。至旧长者店上安置。长者犹尚供养露形。还令使来唤彼居士。共为随喜与福田食。居士闻已便作是念。我试往观。多是世尊声闻弟子。于彼见已仍是外道露形无有羞耻。居士不能对面有所言说。默尔而住。露形食已从座而去。时彼长者报居士曰。好田好种广说如前。胜上田者。谓是世尊声闻弟子。长者闻已作如是语。知识莫道彼字。我不愿闻。何况欲见。问曰彼已来耶。答曰已来。又问是何人。答言六众。居士曰。彼至于此作何事耶。长者具报其事。居士曰。汝往大海收假琉璃。长者曰。岂复世尊有好弟子。居士曰有。长者曰。彼字何等。答曰。谓舍利子大目乾连等。仁若见者必起殊胜信敬之心。获希有事。长者曰。彼若来者我当供养。居士便念。我若还彼当白世尊。时彼居士交易既了。更取余货还室罗伐城。安货物已往诣佛所。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于某聚落有一长者。彼为四方沙门婆罗门等造一住处。若有

来者施其饮食。于佛弟子情怀钦慕。善哉世尊为愍彼故。令苾刍往遂彼信心。世尊尔时默然许之。是时居士知佛许已礼辞而去。尔时世尊作如是念。谁于长者及其眷属并诸人众有宿缘耶。即便观知。唯舍利子于彼有缘。能令受化。告舍利子曰。汝可往某聚落度彼长者及其眷属并诸人众。时舍利子从佛闻已。即奉佛教将五百苾刍。以为围绕诣彼聚落。既至彼已。便于长者施食之处而为停息。长者闻有尊者舍利子。将五百徒众来至住处。即便往诣舍利子所。顶礼双足在一面坐。时舍利子为彼长者宣说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时彼长者即从座起。整衣左肩合掌稽首。白言。大德并诸大众。明就我家哀受微供。时舍利子默然受之。长者见舍利子默然受已。礼足而去。即于其夜具办种种上妙饮食。至天明已。敷设座席安大水瓶。即命使者往白舍利子及诸大众。饮食已办。幸愿知时。时舍利子于日初分着衣持钵。并诸大众诣长者家就座而坐。时彼长者见众坐定。自手行食悉令饱满。时舍利子知众食已澡漱复讫。便收钵器。是时长者自持小席。于上座前合掌而坐。白舍利子曰。大德当为说法。时舍利子报长者曰。若乐闻法者。可于广博显敞之处多敷座席。击鼓唱令普告诸人。仁等若乐闻妙法者。明当总集听。大德舍利子宣扬法义。作如是语教长者已。为彼长者随时咒愿说伽他曰。

所为布施者 必获其义利

若为乐故施 后必得安乐

如是等颂。教以福利资及存亡。普为有情离障解脱。为咒愿已从座而去。然此长者于大聚落中最为称首。如尊者教。遂于空地多敷座席。击鼓宣令咸皆告知。明日尊者法将舍利子为说妙法。若仁等乐闻咸皆普集。当希见谛不于生死久没轮回。时尊者舍利子至明日已。于小食时与诸僧众。就法场处升座而坐。无量百千大众云集。诸有情辈皆生喜乐。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觉令乐听法。时舍利子知诸大众意乐。随眠界性差别。称机说法。遂令彼长者并诸眷属及百千有情。得四善根获四胜果。于三菩提随缘发趣。于三宝处敬信弥隆。时舍利子久为说法背发风劳。复为佛先制戒。时过不食。时彼长者请舍利子及大众曰。愿于我舍留神久住。当以四事共相供给。时舍利子报长者曰。以汝为缘佛为苾刍当制学处。我今欲去。

尔时舍利子。身带风疾断食饥虚。将诸大众诣室罗伐。既至彼已。时诸苾刍问舍利子弟子曰。善来具寿行李安不报言。有安不安。彼问何故。答曰。我邬波驮耶广为济度。斯成安乐。然说法时久。背缠风疾。一日不食遂涉长途。此不安乐。时诸苾刍闻是事

已以缘白佛。佛言。听诸苾刍应畜偃带以自安息。又施食处应除病缘。尔时世尊。赞持戒者如前广说。告诸苾刍。前是创制此是随开。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于外道住处得经一宿一食。除病因缘。若过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于外道住处者。谓彼施主以其住处先与外道。此处应受一食。除病因缘者。若有病缘过食无犯。若无病者过食得堕罪。余并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别住处已受一食。若更经宿得恶作罪。若受食者便得堕罪。若于此宿余处受食。宿时恶作食时无犯。若于余处宿此处食。宿时无过食得堕罪。若余处宿余处食。暂来此者无犯。若此处所是多人共作。或施主见留。或是亲族造此住处。过食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过三钵受食学处第三十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北方有大商主。来至此城郭外停止。六众闻之共相告曰。难陀邬波难陀。我闻北方有大商主。来至此城郭外停息。我今暂往就彼相看。必有容者少多劝化。难陀报曰。此亦善哉。即便俱往。自相告曰。彼诸商人若唤我等食者。应可报云。我有饮食且得充济。若施衣者是要所须。既到彼已问言。商主自远而至不疲劳耶。答言。圣者劳此相问。六众曰必有容者暂可听法。时彼商主恭敬合掌即便听法。既闻法已商人请曰。圣者可于此食。答言。贤首我自充济不劳辛苦。便于他日更复相看为其说法。商主殷勤请其受食。复还报曰。我不须食。后于异时商人议曰。此处乏草。当向某村逐草放牧。即将牛马往诣彼方。是时六众明日还去。就彼商人欲为说法。既至彼已不见商人。怀忧而住。时有人来问言。大德何故忧愁。邬波难陀曰。此有商人是我相识资货丰赡。不见告辞舍我而去。报言。圣者彼非全去。为此乏草暂往某村。逐草放牧兼卖货物。不久还来。邬波难陀曰。愿汝无病长寿。作是语已即往彼村。遥见商人说伽他曰。

边方险路不应往 设令去者勿居停

非但处所不堪行 彼人勿共为亲友

山险居人初见好 如金揩石创鲜明

中方居者则不然 始终不动如山岳

时诸商人闻此语已。答圣者曰。何因致恨苦见讥诮六众曰。贤首已与仁等略申情义。废我善品频为说法。何不言别遂即私来。答言。圣者非我长来。随草故尔。如其归日还至室罗伐城。相与告别。阐陀曰。贤首更可暂来听我说法。时彼诸人即共敬礼。各取卑座坐而听法。为说法已。商主曰。圣者可于此食。答曰不须。时彼商主告诸人曰。仁等数

请受食皆言不须。岂非圣者乏少衣服。仁等宜应随己所有以衣奉施诸人报曰。斯亦善哉遂便人人各以一张上好毛緂持用奉施。阐陀便与咒愿。此之施物福利无边。邬陀夷既得物已告言。贤首汝比频频请我受食。今可将来。是何供养。时彼商人即持饼果罗列目前。邬陀夷便舒大钵报言。贤首可着此中。商主意念。此钵绝大。若与满者可足六人充一中食。即盛以满钵奉邬陀夷。时马胜苾刍复更舒钵。还与满钵。乃至六人悉皆舒钵。商人俯仰咸并与之。所有路粮无不罄尽。乃至釜中饮食亦用相供。时诸商人告苾刍曰。圣者我所现作多少路粮。并皆罄尽。时诸商人报苾刍曰。我欲令人相逐往至城中更觅路粮。仁当看买回还之日幸给援人。勿使中途致遭贼盗。难陀报曰。当为汝看。时彼商人遣人随去。既至寺已马胜报曰。贤首可为我作如是事业。随言为作。寻复告言。为作此事。如是展转至日将暮。告言。男子汝可归还。时彼使人出城而去。途经险处为贼所劫。既入营中。诸人问曰。路粮何似。报言。几将失命。宁有路粮。问曰。岂不圣者与汝援人。答曰。准理即是彼令贼劫。问其何故。答曰。彼至寺中令我作务。凭看市易总不言及。至日将暮方遣出城。由此夜行遂遭贼劫。时诸商人闻是语已咸共讥嫌。此诸释子失沙门行。云何委寄反被相欺。此是缘起尚未制戒。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一长者。娶妻未久便诞一女。眇其右目。后渐长大。同年女伴皆并娉人唯此一女眇目无相。其年虽大人无娶者。于此城内复有居士。于同望族娶女为妻。未经多时妻遂身死。更娶第二亦复身亡。如是乃至第七娶妻。悉皆身死。时人并皆唤为妨妇。即因此事以立其名。时妨妇长者更欲娶妻人皆不与。作如是语。我今岂可令女死耶。我不能与。复求寡妇欲娶为妻。彼便告曰。我于己命岂不吝惜入汝舍乎。时彼长者求妻不得。躬自营劳检校家事。后于异时有旧知识。来至其家。见其作务告曰。仁何所为。答曰。我营家事。彼便告曰。何意仁今自知家务。曰已娶七妇皆悉身亡。无第二人可知家业。友人报曰。何不求余。答言。比日虽求人不见与。皆云我岂不惜女耶。娉向汝家令其早死。若如是者何不更求诸余寡妇。长者具以事答。虽求寡妇亦不肯来。知友曰。某家有女。眇其右目。何不见求。答曰。彼亦不与。知友曰。试往求之。或容相许。是时长者便诣彼家。至已问家长曰。比得安不。彼问。何意得来。答曰。欲求娶仁女。问曰。何女。答曰。眇右目者。父曰。随意为婚。问曰。欲取何日。父曰。某日吉辰。可得成礼。既见许已欢喜而去。还至家中待其吉日。时彼知友既劝喻已作如是念。我令知友觅眇目女共为婚媾。是所不应。彼有恶相勿令至舍妨我知识。时彼知友作是念已。诣长者所问曰。得眇目女不。答言。求得。是时知友说伽他曰。

波罗舍条将净齿 若人头向西出眠

眇右目女娶为妻 此亦能亏天帝释

两恶相逢必有损 譬如刀石共相投

夫妇皆是妨害人 若娶定当遭死事

说是语已报长者曰。女眇右目是妨不疑。仁若娶者恐遭夭丧。宜可弃之。我有一妹。比者孀居。若相应者共为偶匹。长者曰。已有言交不可即弃。宜设方便勿失彼情。知识曰善。时眇目父母。欲至吉辰即为营办种种会设。六众苾刍共彼长者先是相识。六众便于小食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至长者家见其营造奇妙饼食。难陀问曰。姊妹作何节会。其母报曰。圣者。仁外甥女欲娉他宗。将至吉辰为斯营办。难陀答曰。姊妹。我于今日得尝少多不。母曰。圣者。此是仁物。岂待他授。难陀报曰。余时惠施自是常途。今日珍羞且与多少。时彼妇女禀性宽恕。遂将饼食尽授六人。既受得已即为咒愿。无病长寿。从舍而出。时彼长者来见饼无。问言。何故。妇曰。有福田来。我皆持施。仁今可往报彼夫家。更待他辰别为营办。长者报曰。彼定不肯延至他日。且先嫁女。后设宗亲。妇曰。彼既妨妻。谁当与女。令待余日一时总费。长者既受妇劝便向夫家。报言。贤首。我家营办所拟宗亲。六众福田并皆持去。现未能办。可待后时。其人报曰。已卜吉辰不能移转。若依旧日我娶为妻。若更在后必当见弃。长者还家以言告妇。妇曰。彼多妨妻。谁卒与女。留至他日方共交婚。妇即渐办饼食遂过先期。夫家闻已。遂娶知友之妹孀居寡妇以为妻室。其妇饼食既办。更令长者往命成婚。报夫家曰。我饼食皆办。可为亲礼。彼人答曰。前期既过我不须女。长者发怒引至官司。断官准理。长者不如。还报其妇。妇便大哭。我女久居今始欲嫁。事缘六众弃不成婚。邻伍闻之共生嫌贱。六众苾刍失沙门法坏清净众。令成婚女为夫所弃。诸苾刍闻以缘白佛。佛便集众问彼六人。呵责同前。乃至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众多苾刍往俗家中。有净信婆罗门居士。殷勤请与饼麨。苾刍须者应两三钵受。若过受者波逸底迦。既受得已还至住处。若有苾刍应共分食。此是时。

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过二已去。名曰众多。俗家谓白衣家婆罗门等。往者谓到其所。净信者。谓信三宝深心归敬殷勤者谓心至极。请者谓发言延。请麨饼者谓所施食。须者谓情乐也。两三钵者钵有三种。谓上中下。上者谓受摩揭陀国二升米饭。中者谓受一升半米饭。小者谓受一升米饭。应两三钵受者。指其限齐。还至住处者谓至寺中。若有苾刍应共分食者。谓与同梵行者共相分布。若过受得波逸底迦者。释罪如前。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以三大钵受他食时。得恶作罪。若吞啖者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钵一中钵受他食时。同得恶作罪。吞啖之时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钵一小钵受他食时。得恶作罪。吞啖之时得波逸底迦。若以二中钵一大钵受他食时。得罪轻重同前。要而言之。若苾刍乃至取他食时。过四升半米饭分量已上。皆得波逸底迦。若取一大钵一中钵一小钵。或惟二大。或二中一小。或二小一大。或二小一中。或三中。或三小等。此皆无犯。又若施主任取多少者。取亦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六 足食学处第三十四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告诸苾刍曰。我为一坐食时常得少欲无病。起居轻利气力康强安乐而住。汝等亦应为一坐食。由一坐食故亦得少欲无病。起居轻利气力康强安乐而住。如佛所说。一坐食时有如是功德。时诸苾刍皆一坐食。然正食时见阿遮利耶。邬波驮耶。及余耆宿。来至其处即便离座。既离座已将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食故颜色痿黄身体羸瘦。世尊见已知而故问阿难陀。我一坐食乃至得安乐住。教诸苾刍亦一坐食得安乐住。何故诸苾刍颜色痿黄身体羸瘦。阿难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我一坐食得安乐住。汝等亦应为一坐食得安乐住。时诸苾刍如佛所教为一坐食。正啖食时见二师来及诸尊宿。即起离座。既离座已将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食故颜色痿黄身体羸瘦。

佛告阿难陀。若苾刍食时。乃至未足已来随意饱食。若受食已更不应起。如佛所教。乃至未足已来随意饱食。若受食已更不应起者。时诸苾刍随得多少羹菜之类。及食熟豆。即谓足食。起已更不敢食。由此因缘身皆瘦损。世尊见已问阿难陀曰。我教诸苾刍。凡欲食时行盐已去乃至未足已来随意饱食。若受食已更不应起。何故诸苾刍身体羸瘦不能充悦。时阿难陀即以上缘具白世尊。乃至身体羸瘦不能充悦。世尊以是因缘告阿难陀曰。有五种珂但尼食。(是嚼啮义也)若食不成足食。云何为五。谓一根二茎三叶四花五果。食此五时不成足食。有五种蒲缮尼食。(是含啖义也)食成足食。云何为五。一饭二麦豆饭三麨四肉五饼。啖此五时名为足食。若苾刍先食五种嚼食。后时得食五种啖食。

若先食五种啖食。更不应食五种嚼食。若更食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说五种嚼食不名足食。五种啖食名足食者。时诸苾刍所受得食才食少许。有缘起已。即谓成足更不敢食。身皆瘦损。世尊见已知而故问阿难陀曰。我说五种嚼食不成足食。五种啖食方是足食。皆令饱食。何意苾刍身形瘦损。阿难陀白佛言。如佛所说五种嚼食不名足食。五种啖食是足食者。时诸苾刍所受得食才食少许。有缘起已。即谓成足更不敢食。由是因缘身形损瘦。佛告阿难陀。有五因缘方成足食。复有五缘不成足食。云何五缘成足食一知是

食。二知有授食人。三知受得而食。四知遮食。五知舍威仪。云何知食。谓知是五噉食五啖食。云何知有授食人。谓知女男半择迦等。云何知受得而食。谓二五食从他受得而食。

云何知遮食。谓遮二五食云何知舍威仪。谓于此坐舍之而起。具此五缘名为足食。云何五种不名足食。谓知非是食。知无授人。知受得未食。知不遮食。知未离座。是名五种不足食。复有五种足食。云何为五。一是清净食。二少有不净食相杂。三非恶触食。四少有恶触食相杂。五舍其本座。是名五种足食。复有五种不名足食。云何为五。一是不清净食。二多有不净食相杂。三恶触食。四多有恶触食相杂。五未离本座。是谓五种不名足食。复有五种足食。云何为五。谓见行食者与食之时。苾刍报云。我不须。或云去。或云休。或云已足食。或云已了。斯五皆是决断不取无余之言。作此语时即名足食。复有五种不足食。云何为五。谓见行食者与食之时。苾刍报云。我且未须。或云且去。

或云且休或云且待食。或云且待了。斯五皆是未为决断有余之言。作此语时不名足食。如世尊说苾刍不应饱足。食已更复受食。时六众苾刍随足未足更复啖食。少欲苾刍闻之嫌耻作如是语。云何苾刍违佛所教。随足不足更受而食。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问答知实。广说如上种种呵责。告诸苾刍。乃至十利故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足食竟更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有长者。请佛及僧就舍而食。有众多苾刍身婴病苦。其瞻病人亦去就食。既自食已。并为病者持食而归。时诸病人不能尽食。瞻病之人自足食已更不敢食。复无求寂净人可与令食。便将残食并弃一边。便成大聚。时诸乌鸟竞来啖食。遂致諠声。尔时世尊闻其声已。知而故问阿难陀曰。此之乌鸟因何作声。阿难陀白佛言。世尊。今日长者请佛及僧于舍受食。于此住处多病苾刍。时看病人为持食来。其病苾刍不能食尽。看病之人自足食已更不敢食。复无求寂净人可与。将所残食弃在寺外。便成大聚。遂有乌鸟竞来啖食。因致諠声。世尊闻斯语已便作是念。我今宜可为诸苾刍得安乐住故。及彼施主得受用福故。听作余食法食。告阿难陀。我今听诸苾刍作余食法随意而食。如佛所言听作余食法食。时诸苾刍不知云何作余食法。即以此缘往白世尊。世尊告曰。若有苾刍已足食竟。更有施主与五噉五啖美好余食。时诸苾刍情希欲食者。彼苾刍应净洗手。受取其食可诣彼现食。苾刍未离座者。当前而立作如是语。具寿存念。我苾刍某甲已饱满足食竟。更复得此珂但尼食蒲缮尼食等。情希更食。具寿当与我作余食法。时彼苾刍即应为作余食法。食二三口已告曰。可去此是汝物。随意当食。时彼苾刍既作法已。持向一边任意饱食。若苾刍既

足食已。情希更食不作余法而食者。得越法罪。

有五因缘。不成作余食法。云何为五。谓住界外。或远处障处或居背后。或在傍边。或所对人已离本座。此皆不成作余食法。有五因缘。成作余食法。云何为五。谓同一界内。在相近无障处。非背后。非傍边。其所对人亦非离座。此成作余食法。复有五缘。不成作余食法。云何为五。谓在界外。或远障处。或不以器盛。或手不持捧。或所对者已离本座此不名为作余食法。有五因缘。成作余食法。云何为五。谓同一界内。在相近无障处。或以器盛。或手物持捧。其所对者未离本座。此乃名为作余食法。若其一人作余食法已。有众多苾刍来共食者。悉皆无犯。勿致疑惑。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及敬重戒者。为诸苾刍说随顺法。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为诸苾刍重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足食竟。不作余食法更食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余义如上。足食竟者。谓饱食已离其本座。不作余食法者。谓不持二五等食对他作法。更食者谓是吞咽。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足食足食想及疑。皆得堕罪。不足食足食想及疑。得恶作罪。不足食不足食想。足食不足想。无犯。尔时邬波离白佛言。世尊。食何等粥名为足食。佛告邬波离若粥新熟竖匙不倒。或指等钩画其迹不灭。食此粥时名为足食。大德。食何等麨名为足食。佛言。若初和水搅时竖匙不倒。或五指钩其迹不灭。食此糗时名为足食。又邬波离。凡是薄粥薄糗皆非足食。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劝他足食学处第三十五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一长者。娶妻既久竟无男女。所有亲戚亦并丧亡。家道日贫年将衰迈。报其妇曰。贤首。我今年老。不复更能营办生业。欲舍俗务。而为出家。其妇报曰。必有信心可随意去。长者遂去至逝多林。见一年少苾刍就礼足已。白言。大德。我欲出家。唯愿慈悲随我所欲。苾刍答曰。我今年少不应为人作出家事。长者曰。我今创来至大德所。幸愿将导指授余人。得遂本心为出家事。时少年苾刍有亲教师。常修寂定住空林野。便将长者往诣师处。礼足已白言。邬波驮耶。此善男子欲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愿亲教师与其出家并授圆具。慈愍故。时亲教师报弟子曰。具寿。我无容暇。如世尊说。宁作屠儿常为杀害。不与他出家。受圆具已而不教授。弟子白言。愿亲教师与其出家并受圆具。我当教授读诵作业。师闻是语便许可之即问难法知清净已。遂与出家并受圆具。告言贤首。此是汝阿遮利耶。汝当就其受诸学业。所有进止并须咨问。时阿遮利耶教彼读诵及诸事业。时老弟子年既衰迈不能记忆。数有所犯。其教授师频令长跪发露罪咎。时老弟子作如是念。此阿遮利耶日日令我当前长

跪说其罪过。作何方便令彼对我长跪说过。时有长者。请佛及僧就舍而食。尔时世尊着衣持钵。将诸大众诣长者家。饭食讫为彼长者说妙法已。并诸大众从座而去。时教授师与老弟子相随而出。往亲识家。到已。主人白言。圣者可食。苾刍曰。我已食讫。长者曰。若如是者日时未过。随意持去。作余食法慈愍食之。师问老者曰。汝欲得不。答言。欲得。即持二分至寺外池边。时教授师报老弟子曰。汝为滤水为作余食法耶。老弟子曰。我作余食法。师便取水。彼即入寺诣未足食苾刍处。便将已分作余食法。师分不作。师取水已来入寺中。问言。具寿。作余食法未。报言。已作。即便取食。师既食已。老者白言。愿见容许。欲诘犯事。报言。随意。老者曰师今有罪应如法悔。师曰。我不见罪。答曰。不作余食法食。报言。具寿。我岂不问汝作余食法未汝云已作。何意食已方云不作。答曰。我分已作。非阿遮利耶分。师曰。具寿。我实无罪。准斯道理汝当有过。即以此事告诸苾刍。苾刍闻已共生嫌贱作如是语。云何苾刍知余食不作余食法。故令他食。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缘集苾刍众。问答因缘广如上说。乃至云何苾刍知食未作余食法故令他食。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乃至为十利故。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他苾刍足食竟。不作余食法劝令更食。告言。具寿。当啖此食。以此因缘欲使他犯生忧恼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老苾刍。余义如上。知者或自觉知或因他告。他苾刍者谓此法中人。足食竟者谓饱食已。不作余食法者。谓不对于人他不取食。劝者谓遣更食。以此为缘欲令他犯。结罪释义并广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他足食不作余食法劝他令食此可啖嚼者。波逸底迦。又无犯者。广说如前。

别众食学处第三十六

佛在王舍城羯阑铎迦池竹林园中。尔时提婆达多与众多苾刍。在近寺处。别众而食。少欲苾刍共生嫌耻。云何苾刍于近寺处别众而食。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集苾刍众。问答因缘广说如上。乃至云何苾刍别众而食。世尊种种呵责已。为十利故。与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别众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有众多苾刍身婴疾苦。有一医人来至寺中。诸苾刍问言。贤首。此苾刍染患。请说方药。报言。圣者。当服如是如是药。兼与小食。病苾刍曰。谁能施与。医曰。我能施与。苾刍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报言。非诸僧伽。仁病当与。答曰。世尊制戒不许别众食。医曰仁之大师常有慈悲。缘斯事故必当开许。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病因缘。又诸苾刍为窣睹波事及营众事。身生疲极随处偃卧废修善品。时有信心长者。入寺见已。问

言。圣者。佛之教法务在精勤。何故昼眠不修善业。苾刍报曰。贤首。我身饥乏。长者报曰。何不小食。答曰。贤首。谁当与我。报言。我与。苾刍报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报曰。非诸僧伽。仁困当与。答曰。世尊制戒不许别众食。长者报曰。仁之大师常有慈愍。缘斯事故必当听许。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除作因缘。又诸苾刍与商旅同行至一聚落乞食。时至报诸人曰。贤首。暂时为住。我欲入村乞少饮食。商人曰。圣者。此处险途多诸贼盗。可随我去。我当与食。苾刍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答曰。不能。或可随力与二三四等。苾刍曰。世尊制戒不许别众。时诸苾刍并皆绝食。广说如前。乃至。佛言。除道行时。

又诸苾刍附船而去。人间游行次至一村。时诸苾刍报船人曰。暂时为住。我欲入村乞求饮食。船人报曰。此处河险多有贼盗。可宜共去。我与仁食。苾刍报曰。为一为众。答曰。我不能多。或与三四五等。苾刍报曰。世尊制戒不许别众食。时诸苾刍皆一日绝食。以缘白佛。佛言。除船行时。如世尊说五年六年应作顶髻。大会时有无量苾刍总集。有净信居士等。别请苾刍曰。圣者来食。苾刍报曰。为一为总。居士报曰。我不及众。但可二十三十随力供养。答曰。贤首。世尊制戒不许别食。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除大施会时。

尔时影胜王未得见谛。以竹林园施露形外道。及生净信得见谛已。遂废外道奉施佛僧而为受用。时影胜王舅在外道中出家。王白僧曰。此是我舅。愿且留住。乃至过失未生任其住止。若过起者当遣出去。王自供食。时诸苾刍于初后夜警觉思惟。外道见已起敬信心。报苾刍曰。我与苾刍食。苾刍曰善。为一为众。答曰。我不能多。我之饮食从王处来。或十或二十。事容得济。苾刍报曰。世尊不许别众食。苾刍白佛。佛言。除沙门施食时。尔时世尊赞叹少欲及尊重戒者。为说法已告诸苾刍。前是创制。此是随开。我今为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别众食者。除余时。波逸底迦。余时者。病时作时道行时船行时大众食时沙门施食时。此是时。

若复苾刍者谓提婆达多。余义如上。别众食者谓别别而食。除余时者谓除别时。病时者。于一食时不能安坐。作时者。或窣睹波或是众事。下至扫地大如席许。或时涂拭如牛卧处。道行时者。若行半驿或一驿往来。船行时者。若附他船或半驿一驿。大会者。谓多人聚集。沙门者。谓佛法外诸外道类亦名沙门。以彼劳身求道故。此是随开。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同界内作同界想及疑。为别众食。得波逸底迦。若在界外作界内想疑。得恶作罪。若在界外作界外想。及在界内为界外想者。无犯。凡言住处。有二种。一根本住处。二院外住处。若于本处苾刍食时。应问院外苾刍同来食不。若不问而食者。得恶作罪。若院外苾刍食时。应问本处苾刍来同食不。若不问知。

四人同食者。得波逸底迦。若三人食一人不食。若三圆具一未圆具食。皆无犯。若以食送彼。乃至盐一匕或草叶一握。与彼众处食。皆无犯。或时施主作如是语。但来入者我皆与食。或时施主造别房施云于我房中住者我皆与食。斯亦无过。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余如上说。

非时食学处第三十七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大目乾连。与十七众出家并受圆具。以小邬波离为首。悉皆少壮。于小食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女人之行以贪爱为首。时有众多少年女人。见十七众年少苾刍持钵乞食。即皆以手捶胸。作如是语。此诸苾刍从小至大。劳母养育曾无报德。便舍出家。有何果利何不生已。将土填口弃之坑堑。时十七众闻斯语已咸生愧耻。共相谓曰。我今宁可绝粒忍饥。不复巡家闻他恶说。各归寺所断食而住。乃至食力未尽已来修诸善品。食力既尽悉皆偃卧。时邬波难陀见而问曰。汝十七众。食是他物。腹岂他耶。云何饱食而卧不修善品。彼言。大德。谁饱食耶。答是汝等。时十七众即以上事告知。邬波难陀闻已默去。是时有诸俗侣。在园林中游戏欢宴。日已过中。时十七众亦至园内。于众人前自摩其腹。说伽他曰。

佛说美妙语 遍满于世间

苦中无越饥 斯言最为实

诸人见已问言。圣者欲得食耶。答曰。欲得。诸人以好饮食而持与之。彼皆饱食。既饱满已各还本所。两两相随高声诵习。时邬波难陀闻诵习声。来至其所问言。汝十七众。何故今时发起精进。高声诵习倍异于常。十七众答曰。岂不曾闻世尊有说。若心欢乐者能演于法义。邬波难陀曰。汝于今日得好食耶。答言。于彼园中得饱足食。邬波难陀曰。向我问汝云并饥虚。何故今时乃云饱足。岂可汝等非时食耶。答曰。午前不得中后不餐。岂我忍饥而取命过。少欲苾刍闻生嫌耻共作是语。云何苾刍非时而食。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苾刍众。问答缘起广说如上。乃至云何苾刍非时而食。世尊种种呵责。告诸苾刍。为十利故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非时食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十七众。余义如上。言非时者有其二种。一谓过中已去。二谓明相未出已来。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非时非时想及疑食者波逸底迦。若时非时想及疑食得恶作罪。若时作时想非时时想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余如上说。

食曾触食学处第三十八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哥罗常法如是每居村邑。于小食时着衣持钵。入村邑中次第乞食。威仪详审防护诸根善安念住。若得食时是湿饭者以钵受之。若是干饭置钵巾内。既得食已所有湿饭当日食之。干饭晒曝举之瓮内。若遇风寒阴雨。即以暖水润渍用充其食。既饱食已。便受静虑解脱等持等至微妙之乐。诸佛常法安住世间。于时时中往捺洛迦傍生饿鬼人天诸趣。及山林河涧停尸之所。或苾刍住处而为观察。此中因缘为观住处。尔时世尊便往具寿哥罗所住之房。见晒干饭。告阿难陀曰。今此晒者是谁干饭。时阿难陀具以哥罗乞食之事如前广说。乃至受微妙乐。佛告阿难陀。颇有苾刍食曾触食耶。阿难陀白佛言有。世尊集众种种呵责。嫌毁不寂静。赞知足行。告诸苾刍曰。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食曾经触食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哥罗苾刍。余义如上。曾经触者有二种触。一谓中前受过午触。二谓过午受过更触。若苾刍知是曾触食。不作法而重吞咽者。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曾触食作曾触想。及疑食者波逸底迦。若非曾触作曾触想疑。得恶作罪。若非触非触想。或触作非触想。无犯。佛言。若诸苾刍曾所触钵未好净洗。若小钵若匙。若铜盏若安盐器。而用饮用食者。皆得波逸底迦罪。若手触钵袋若拭巾锡杖。若户钥及锁。如是等物。若触捉已不净洗手。捉余饮食乃至果等。吞咽之时皆得波逸底迦罪。若苾刍欲饮水时不净洗口。吞咽之时得恶作罪。若以澡豆土等清净澡漱者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余如上说。

不受食学处第三十九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具寿大哥罗苾刍。于一切时常用深摩舍那处钵(谓是弃死尸处旧云尸陀者讹也)着深摩舍那处衣。食深摩舍那处食。受用深摩舍那处卧具。云何深摩舍那钵。若有人死弃在野田。时诸亲族以瓦瓯钵而为祭器。时大哥罗取以充钵。云何死人衣。是诸亲族以衣赠死弃之田野。时大哥罗取以浣染缝刺为衣。云何死人食。是诸亲族以五团食祭飨亡灵。时大哥罗取而充食。云何死人卧具。此大哥罗常在尸处而为眠卧。是谓尸林钵衣食卧具也。若人多死时。大哥罗身体肥盛。不复数往城中乞食。若无人死时。大哥罗身形羸瘦。数往城中巡门乞食。时守门者作心记念。大哥罗苾刍若人多死身则肥盛。若死人少身便羸瘦。岂非圣者大哥罗食死人肉耶。时此城中有一婆罗门。

娶妻未久便诞一女。女既长大父遂身亡。时诸亲族具严丧礼。送至尸林焚已归舍。其妻及女哭在一边。时大哥罗看烧死尸。时女见已告其母曰。今此圣者大哥罗犹如瞎乌。守尸而住。时有人闻来告苾刍。苾刍白佛。佛言。彼婆罗门女。自为损害我声闻弟子德若妙高。作粗恶言共相轻毁。缘斯恶业于五百生中常为瞎乌。时远近人众咸闻。世尊记婆

罗门女于五百生中常为瞎乌。其母闻已作如是语。佛记我女五百生内常为瞎乌。何苦之甚。母即将女往世尊所。礼佛足已白佛言。世尊。唯愿慈悲恕此小女。缘无识故。非毒害心辄出此言。愿见容舍。世尊告曰。岂我为恶咒令彼受耶。由此女子轻心粗语堕傍生中。若重恶心当堕地狱。女人闻已从座而去。时城中人见守门者云。具寿大哥罗食死人肉。

复闻小女所出恶言。诸人即便作如是语。我等宜应往尸林所看。具寿大哥罗云食死人其事虚实。复共议曰。我等如何得知虚实。可令一人作死人状。诸人共舁至尸林处。遂遣一人为死尸相。其人报曰。岂欲令彼食我肉耶。诸人报曰。汝不须忧我当相护。时彼即便作死人像。以黄姜油遍体涂拭。卧在床上安祭食五团。共舁出城向尸林所。时大哥罗入城乞食。见舁尸出便作是念。我今回去食此五团。何假巡门辛苦求乞。时佯死人见苾刍回告诸人曰。大哥罗来必欲食我。诸人报曰。我共相护汝不须忧。即便舁至尸林置之于地。各入丛薄伺彼苾刍。有一野干欲向尸处食彼五团。时大哥罗便作是念。忽此野干啖其祭食。令我一日受其饥饿。即便疾去驱彼野干。时佯死人见苾刍来遂便大叫。

吃我吃我。时彼诸人各执棒杖来至其所。告苾刍曰。圣者。汝着大仙服舍俗出家。而更于今作重恶业。苾刍报曰。我作何事。诸人告曰。汝食人肉。答曰。仁等见我持刀割肉而啖食耶。答言。不见。诸人曰。若如是者何意疾走向死人边。哥罗报曰。我见野干来餐祭食。此若食者我受饥虚。意欲疾驱更无恶念。诸人报曰。任汝所言随食何物。然声遍城郭。云汝食人。作是语已相随而去告诸苾刍。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具白世尊。世尊闻已作如是念。凡诸苾刍由不受食有此过生。是故我今敕诸苾刍。受取应食令他证知故。如佛所教受取方食。诸苾刍不知如何成受。佛言。有五种受。一身与身受。二身与物受。三物与身受。四物与物受。五置地受。云何身与身受。谓他手授以手受取。

云何身与物受。谓他以手授以钵受取。云何物与身受。谓他以钵授以手受取。云何物与物受。谓他以钵授以钵受取。云何置地受。汝等苾刍应知。有一边国人多恶贱。乃至父母兄弟姊妹。情多嫌恶不用相近。若苾刍至此国时。可于巷陌乞食之处作小曼荼罗坛。应置钵已在一边住。心缘于钵。有施食者令着钵中。即名为受。又有五种受。或床或座或枯或衣或钵。苾刍应可用心。仰手承其一边。令彼悬放。皆名为受。有五种不成受食。云何为五。谓在界外。或见远处障处。或在傍边。或居背后。或时合手。是谓五种不成受食。有五成受。反上应知。时有净信婆罗门居士。以诸好果供养苾刍。苾刍不受。诸人报曰。若佛未出世。我等皆以外道而为福田。既出世间。我等以仁为福田处。

我有所施仁不受者。我等岂可舍善资粮欲行他世。幸愿慈悲为我受取。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应为受取作净应食。苾刍不知如何作净。佛言。有五种作净。云何为五

。谓火净刀净爪净蔫干净鸟啄净。是谓为五。复有五种作净。谓拔根净手折净截断净劈破净无子净。云何火净。谓以火触着。云何刀净。谓以刀损坏云何爪净。谓以爪甲伤损。云何蔫干净。谓自蔫干不堪为种。云何鸟啄净。谓鸟觜啄损。次五易知。如佛所教作净应食。苾刍即便一一作净。遂至过中不得啖食。佛言。所有果等应为一聚。应以火刀于三四处而触损之。此名为净。如世尊说受果应食。时诸苾刍一一别受。日遂过中。佛言。随食总取不应别受。又僧家净人行果之时。不能均等。佛言。应令求寂行之。

此复不均。佛言。应大苾刍受取自行。仍不能均。佛言。应为三等谓上中下。应观好恶均等与之。其行果人所应得分行了方与。或得恶者或可总无。佛言。应先出分便出好者。苾刍见嫌。佛言。彼之二师应为受分。仍得好者便起悔心。佛言。至于座次应为受取。时比座苾刍起而为受。佛言。不应起受。随手及处应为受取。置钵中时果便转去。苾刍更受。佛言。不应更受。随手及处应取食之。手不及处应须更受。苾刍行果时器物重大不能独举。俗人来见。报言。大德。我相助行。苾刍不许。佛言。应可共行。苾刍与俗各执一边。俗人先报苾刍在后。佛言。不应尔。苾刍应先受取。执一边已次令俗人执。后共行之。俗人先放苾刍在后。佛言。不应尔。应苾刍先放俗人在后。苾刍行时。

诸苾刍更受而食。佛言。若于苾刍边受得者。即成旧受。若俗人边受得者。便成新受。时有净信施主。以坻盛酥密油及沙糖。来施现前僧诸苾刍不肯受。佛言。应受苾刍应行。行时污衣。佛言。应以草替。若置地时坻便转侧佛言。下安支物。行酥蜜已坻归本主。彼言。圣者。岂施酥蜜坻不施耶。此亦随仁所须受用。苾刍不知得成净不。佛言。应取置深水中渍七八日。待诸鱼鳖啖尽油腻。应与僧家净厨处用。如佛所说受取应食。六众苾刍随受不受取之而食。少欲苾刍见已嫌耻。云何苾刍故违圣教不受而食。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集诸苾刍问其虚实。广说如前。乃至为诸苾刍。为十利故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不受食。举着口中而啖咽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制学处已。时有阿阑若苾刍。水及齿木无人授与。便舍静处至聚落中。世尊见已知而故问。阿难陀何处阑若苾刍。弃彼住处来入聚落。时阿难陀白佛言。如佛所制不受之物不置口中而为吞咽。为此阑若苾刍水及齿木无人授与。皆来入村求授与人。佛告阿难陀。除水及齿木。时有诸苾刍人间游行。经过险路无人授食。时有菩萨为调伏有情故。现作智马猕猴熊罴。为诸苾刍授其果食。苾刍不受。时诸苾刍回还白佛。佛言。若诸有情知授未授。皆得授食勿致疑心。由此因缘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不受食。举着口中而啖咽者。除水及齿木。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大哥罗也。余义如上。不受者谓不从他受得也。食者谓二五等。啖咽者谓吞咽也。除水及齿木者。谓除此物余皆须受。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不受食作不受想及疑等。二重二轻后二无犯及无犯事广如上说。时诸苾刍咸皆有疑。请世尊曰。大德。具寿大哥罗会作何业。常乐住在深摩舍那。依佛出家断除诸惑成阿罗汉。而被谤譸云汝食人。世尊告曰。此大哥罗自所作业。若善若恶。因缘会合果熟之时。还于自身蕴界处受。不于外界地水火风而令成熟。即说颂曰。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等善听。于过去世时婆罗疤斯城有一独觉。名曰希尚。依此城外古仙住处而为居止。常有无量百千万亿诸天徒众随遂其后。每入城中须乞食时。常在尸林边。过此弃尸处有一药叉。依止而住食死人肉。若希尚独觉从林过时。由诸天威势此药叉神即便逃避。时诸死尸便被野干狸狗之所食啖。药叉作如是念。此出家者常恼于我。我今宜作不吉祥事令不复来。便以死人手弃彼钵中令诸人见。时此城人皆传恶响。此出家者每食人肉。独觉知已便生是念。勿当令此无识药叉受诸苦报。为怜愍故即于其前踊升虚空。现大神变上出烟焰上流清水。作不思议令生正信。诸异生类见神通时疾能改悔。投身于地如大树摧。遥礼圣足求哀忏谢作如是语。愿大福田速放身下。我之无识沉恶行泥。幸降慈悲授手相济。时彼圣人即放身下。药叉便于钵中取死人手弃之于外。告城中人曰。非出家者实啖人肉。是我恶心为此诽谤。礼足申谢。我作恶业恼胜福田。勿于当来受大苦报。深心礼敬所有忏谢功德。于未来世富遇胜此无上大师。承事供养当获圣果。佛告诸苾刍。汝等勿生异念。往时药叉者即大哥罗是。由于独觉恶心诽谤彰恶声故。复生悔恨求哀忏谢。由恶业故于五百生中常被恶声之所谤说。由生悔心发誓愿故。得值遇我而为出家。断众烦恼证罗汉果。我胜罗汉百千万亿。得相遭遇恭敬供养心无厌舍。汝等苾刍若作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作黑白杂业得杂异熟。若作纯白业得纯白异熟。是故汝等舍余二业当修纯白。如是应修。

后摄颂曰。

常处于尸林 及以守门者

诸人作佯死 共观虚实事

受食有五种 苾刍开自行

险途许畜生 哥罗缘最后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七 索美食学处第四十

尔时薄伽梵。在释迦住处人间游行。至劫比罗城多根树园。时释子大名。闻佛世尊今来至此多根树园中。即便往诣。既至彼已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佛为说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时释子大名即从座起。偏露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愿慈悲。佛及僧众。明日就舍受我微供。尔时世尊默然而受。时释子大名见佛默然为受请已。礼佛而去。既至舍中告家人曰。佛及僧众新来至此。道路艰辛。汝等宜应具办美食。冀解疲倦。时彼家人既承教已。即于其夜备办种种上妙饮食。时六众苾刍晨朝起已共聚一处。上座难陀告诸人曰。诸具寿。我等宜可诣亲友家观其好不。诸人报曰。如是应行。是时六众共诣俗舍。亲友见之白言。圣者可于此食。六众曰。我等已受释子大名请食。诸人曰。若如是者明当来食。答言尔。时释子大名遣使往白。饮食已办。愿圣知时。尔时世尊并诸大众往大名舍。于所设座就之而坐。大名既见佛僧坐已。即奉种种上妙饮食。大众食讫乃至为其说法。佛及大众从座而去。时释子大名随从佛后既出舍已。绕佛三匝还入舍中。于高楼上修习施观。时彼家人收摄座褥及余食已。是时六众于三十家劝觅食已。更相告曰。日时将至可往请家。既至释子大名舍内。见无坐处复无饮食。阐陀报曰。请佛及僧就舍受供。不见敷座复无饮食。欲令佛众于一日中而绝食耶。家人报曰。仁岂昼寝不觉他行。佛及僧众食了皆去。阐陀曰看尔意况不与我食。家人报曰。圣者暂住待白家尊。即便入白。六众苾刍今来索食。大名曰。所有残余任与令食。遂命安坐授与饮食。见彼单疏互相告曰。释子大名大张其口。请佛僧众受供家中。如此轻微得请佛僧者。我邬陀夷亦能日日请佛及僧。然此贫穷何所啖嚼。告家人曰。咄男子。汝向某家取好乳来。某家取酪。某家取酥。某家取鱼肉及干脯等。家人即为取来。既饱满已便归寺内。诸苾刍问曰。仁等今朝何处受食。答曰。与仁同处。诸苾刍曰。我不相见。答曰。我在后至。问曰。食何饮食。答曰。乳酪酥肉是事丰盈。诸苾刍曰。我于彼家无如是食。阿说迦曰。彼贫穷人宁有此食。我自从彼亲友之家索来饱食。诸苾刍曰。仁等岂合于白衣家从索如是美好饮食。六众曰。从合不合我已食讫。岂令我等饿腹经宵。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耻。云何苾刍于白衣家从索如是美好饮食。以缘白佛。佛以此缘集苾刍众。问六众曰。汝诸苾刍如我所说上妙美食。谓乳酪生酥鱼肉干脯如是美食。汝于俗舍而乞食耶。答言。实尔大德。尔时世尊种种呵责。广说如前。告诸苾刍。乃至为十利故。制其学处应如是说。如世尊说上妙饮食。乳酪生酥鱼及肉。若苾刍为已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有苾刍身婴患苦。问医人曰。贤首。为我处方冀愈斯疾。医人报曰。圣者宜可饮乳。报言。贤首。谁与我乳。答言。圣者于门徒家乞取当饮。报言。贤首。世尊制戒不许从乞。医曰。由病因缘佛当听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有病因缘乞好美食者无犯。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及尊重戒者。为说法已。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重为制戒应如是说。

如世尊说上妙饮食。乳酪生酥鱼及肉。若苾刍无病为己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如世尊说者。谓如来应正等觉。上妙饮食谓乳酪等。无病者谓无病苦。为己者。谓自欲得不为余人。他家者谓四姓等。乞取者谓乞觅也。食者谓吞咽也。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无病乞美食无病而食。乞时恶作。食便堕罪。苾刍无病时乞有病而食。乞时恶作。食时无犯。苾刍有病时乞无病而食。乞时无犯。食时堕罪。若有病乞有病食无犯。若苾刍入村乞食至彼门前。女人见已持饭而出。苾刍若须余物者。勿受其饭默然而住。女人问曰。圣者欲何所须。作此言时即是表其随情所欲。苾刍须者即可随觅。此无有犯。又若施主见苾刍时报言。圣者有所须者随意当索。苾刍随觅何物。皆无有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第五摄颂曰。

虫水二食舍 无服往观军

两夜觇游兵 打拟覆粗过

受用虫水学处第四十一

佛在憍闪毗国瞿师罗园。尔时阐陀苾刍用有虫水。时诸苾刍见而告曰。具寿阐陀。何因故心用有虫水。阐陀报曰。此水内虫谁数付我。诸余盎瓮江河池沼。四大海水何不往耶。自生自死于我何过。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耻作如是语。云何苾刍知水有虫故心受用。时诸苾刍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问其实不。广说如上。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乃至为十利故。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水有虫受用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阐陀。余义如上。知者或自知或他告。水有虫者虫有二种。一谓才观即见。二罗漉方见。水谓诸水。用水有二。一谓内受用。二谓外受用。云何内受用。谓是内身所有受用。洗浴饮啖或嚼齿木。或洗手足。云何外受用。谓于身外所有受用。谓洗濯衣钵。若浣染衣。若洒地。若牛粪涂拭等。波逸底迦。释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刍用虫水作有虫想及疑。皆得波逸底迦。若水无虫作有虫想。疑得恶作罪。余二无犯。若苾刍知麨蜜糖油醋水浆及醋乳酪饼果等有虫而受用者。皆得堕罪。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知有食家强坐学处第四十二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具寿邬陀夷。解俗法术预知他事。时邬陀夷晨朝着衣持钵入城乞食。时此城中有一卖香少年。初为婚娶。至香铺所才始开铺便生邪念。欲还舍内与妇交欢。还闭香铺时邬陀夷见而生念。自余诸铺今始开张。此一少年何因

掩闭。即以他心道术而观察之。知其欲归共妇欢戏。我今宜可废彼欲情。即在少年前往其宅内。就座而坐。告彼妇曰。汝来此坐我为说法。妇便敬礼听受法义。正说法时少年来至。告其妇曰。汝宜取食与圣者邬陀夷令其归寺。时邬陀夷报少年曰。贤首。我废善品来汝宅中。令增信心为汝说法。汝不乐听欲何所为。即强唤坐令其听法。既久听已欲念便歇。邬陀夷知已从座而去。时彼少年极生嫌贱作如是语。云何苾刍知他俗人有欲乐意。故相恼乱使失望心。令于己妻不得自在。此则何有沙门之法。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咸生嫌耻。

云何苾刍知有食家强为住止。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具问邬陀夷。广说如上。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乃至为十利故。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有食家强安坐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知义如上。有食者男以女为食。女以男为食。更相爱故。名之为食。家者谓四姓等。强者谓他不许强纵自心。坐者谓放身而坐。结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他男女有欲意。强于家中而坐者。得波逸底迦。若知无欲心者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具如上说。

知有食家强立学处第四十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具寿邬陀夷晨朝乞食。见卖香少年初为婚娶。开闭香铺染念归家。邬陀夷见已前诣其舍。广说如前。邬陀夷既入舍已。于户扇后藏蔽其身。家有婢使。见苾刍默尔无言。时彼少年从市归家。捉其妇臂牵至屏处欲行非法。其婢报曰。家主此户扇后有尊者邬陀夷。少年闻已作色而住。报其婢曰。圣者邬陀夷在自房中。修习诸定受三摩地乐。因何至此。便观户扇后见邬陀夷。欲情遂歇。作如是语。云何苾刍失沙门法。来至俗家屏处强立。令他俗人于自妻室不得自在。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贱。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诸苾刍。问答同前。世尊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乃至为十利故。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有食家屏处强立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释此戒相广说同前。但屏立为异。余并可知。乃至痛恼所缠。

与无衣外道男女食学处第四十四

佛在王舍城羯阑铎迦池竹林园中。时此城内有诸商人。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为诸商人说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时诸商人既闻法已深心欢喜。礼佛而去。复诣具寿阿难陀所。礼已而坐。尊者为说法要。乃至默然而住。时诸商人既闻法已。即从坐起白言。大德。世尊于此夏安居了当向何处。阿难陀曰。人等自可往问世尊

。商人答曰。世尊大师威德严重。我等何敢辄有咨问。时阿难陀报商人曰。我亦见佛威德尊重。岂能专辄有所咨白。商人曰。大德阿难陀若不问者。云何得知如来大师三月夏了欲向某处。阿难陀曰。由观相貌及以言说。方知世尊欲向某处。商人问曰。观何相貌及何言说。得知如来欲向某处。阿难陀曰。若望彼方而坐嚼齿木者。此是相貌。若赞彼方人物者。此是言说。商人复问。比者世尊向何方处而嚼齿木。复于何处赞叹其人。阿难陀曰。近者世尊向憍萨罗而嚼齿木。赞叹室罗伐城所有人物。时诸商人闻是语已。知佛世尊不久当向室罗伐城。礼足而去。时诸商人。即便收觅入室罗伐城所有贿货。

尔时世尊三月夏了。命阿难陀曰。汝可告诸苾刍。世尊今欲往憍萨罗人间游行。若有情愿随逐如来出行者。应可料理衣服。时阿难陀奉佛教已。告诸苾刍。如前具说。乃至料理衣服。时诸商人闻阿难陀告苾刍众。世尊欲往憍萨罗国室罗伐城。时彼商人往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为诸商人宣说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商人皆起稽首合掌白佛言。世尊。我闻如来欲往室罗伐城。经游道路所须四事。佛及僧众我悉供养。唯愿慈悲为我哀受。于时世尊默然为受。时诸商人见佛受已。礼佛而去。便诣尊者阿难陀所。礼已白言。大德。世尊一日可行几许。阿难陀曰。犹如轮王。复问。轮王之法日行几多。答曰。两踰缮那。时诸商人准当程路每两踰缮那安置所须。于日初分供佛及僧。食既了已商人前去。如是准置乃至室罗伐城。尔时世尊将诸大众随路而行。自寂静故寂静围绕。阿罗汉阿罗汉围绕。如是等广说如前。往室罗伐。时商旅内有露形外道。亦与随行。于时外道每于行路为饥渴所逼。作如是念。我今云何得设方便免斯饥苦。便作是念。应投释子共为徒伴可免饥虚。虽涉长途而不劳倦。即诣苾刍所白言。圣者。仁之大师性爱美好。常以金犁而为耕种。许仁等弟子受百味食着千金衣。上妙房舍价直一亿。由斯仁等于现在世得安乐住。命终之后必定生天当得解脱。我之大师性爱粗恶。麻滓之犁亦不耕种。令我弟子拔发露形。乞食人间寝居鞭地。由斯我等于现在世身常受苦。命终之后生地狱中久沦苦海。时诸苾刍闻是语已便作是念。此之外道有信敬心。告言。外道。汝今情乐苾刍所有。钵食之余而能食不。外道闻已遂生念曰。苾刍残食我不餐者。必当饥虚受饿而死。报苾刍言。圣者。我能食之。苾刍答曰。众僧食时汝于见处随意而住。苾刍当以钵中余食见惠于汝。答言。极善。便持大铜瓯随教而住。时诸苾刍。既并食已。各持残食授与露形。饼果之类填满其器。时彼外道得满器已。持之出外。于其门首。商主见怪问曰。谁以饼果见惠于仁。答商主曰。汝之所重为福田者。我与彼类而作福田。彼以饼果见赠于我。商主闻已语外道曰。苾刍于汝起慈悲心持以相遗。汝今乃说为彼福田。此非善事。若其世尊闻此语者。必缘斯事为诸苾刍制立学处。外道闻已情怀愧色。报商人曰。向是戏言勿以为意。即便辞去。于时有别商旅从室罗伐城来。彼商旅中有一露形外道。彼既见此问言。仁于行路有道粮不。答言。有。问曰从何而得

。答曰。有秃居士为我济办。时彼外道怒而告曰。汝不知恩。蒙彼惠给得免饥虚。乃出粗言云秃居士。然我见彼释子苾刍数有五百。获阿罗汉入般涅槃。我等群类外道之中。颇曾见有一涅槃不。作是语已说伽他曰。

云何汝身不陷地 云何舌不百片裂

云何诸神见此事 不以霹雳破汝身

野干每食师子残 而常有念害师子

十力圣众以食济 汝今见骂不知恩

彼定证得一切智 于友非友心平等

汝等外道可恶人 尚亦相依蒙济给

若人不识恩与义 当知此类不如狗

狗于人处解施恩 汝似恶蛇常吐毒

时彼露形外道说伽他已舍之而去。此是缘起尚未制戒。尔时世尊。于憍萨罗国人间游行。渐至室罗伐城。时此城中于一园处有五百女人。依此园林捻劫贝线以自活命。时诸女人。见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诸功德法悉皆显现。身如火聚放大光明。亦如金轮映发灯炬。尊重徐进如移宝山。又如金幢庄以杂宝。光明清净智无所畏。时诸女人既见佛已心大欢喜。譬如有人于十二年中勤修妙定。忽然通悟心生悦乐。如贫穷人遇珍宝藏。如无子人获得子息。如求王者得灌顶位。女人欢喜复过于此。时诸女人便诣佛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为彼女人演说妙法。示教利喜。既说法已默然而住。时诸女人更相谓曰。若佛世尊入王城已。暂求礼敬亦无由得。我等宜可即于今时。请佛及僧为受微供。作是议已俱从座起。各礼佛足白佛言。唯愿世尊及苾刍众。明当受我所设供养。于时世尊默然而受。时诸女人见佛受已辞佛而去。诸女即便诣尊者阿难陀所。礼足已白言。王子。供佛僧众可费几多。阿难陀曰。可用五百金钱。时彼女人各留一钱以充供直。作如是语。王子。我等贫人无有器具及诸座席。唯愿王子。为办供设及诸所须。我等至时手自行食。阿难陀报曰。我当为作。时诸女人留钱而去。时给孤独长者闻佛世尊游化至此。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为说法乃至默然而住。是时长者即从座起。整衣左肩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及苾刍众。明当就舍受我微供。世尊告曰。长者我已受彼五百女人明日请食。长者闻已心生随喜礼佛而去。时给孤独长者次往具寿阿难陀所。致敬礼足在一面坐。见彼金钱问言。尊者此是谁物。答曰。有五百女人留此金钱。明当请佛及僧一中供养。仁可持此金钱更添己物。营造妙供明日持来。长者于是持钱而去。既至家中更添己物。营办上供送至给园。时阿难陀遣使报诸女曰。营办既

了可来行食。诸女俱至白阿难陀。仁是我等真善知识。幸见慈愍自手助我供佛及僧。时阿难陀即共行食。有二女人。一老一少。少是露形外道。来从乞食诸女报曰。此是王子之供。时露形女诣阿难陀从乞饮食。白言。王子。我等饥乏。愿惠余餐阿难陀曰。坐与汝食彼二便坐时阿难陀授食之时。不善观察饼有相黏。老者与一。少者得二。于时老者既食饼已。问少者曰。汝得几饼。报云得二。老者曰。王子与我一饼。汝便得二。定知于汝心生爱念。当自严饰。少者曰。勿作是语。今此王子弃上宫闱出家厌俗。脱屣尘劳如捐涕唾。岂当于我垢秽容仪而生顾盼。老母曰。汝岂不知。凡诸丈夫于女人处爱乐不同。观斯意况似求于汝。时少欲苾刍闻是说已。各生嫌耻作如是语。云何苾刍自手与诸露形外道。及余外道男女。饮食饼果之类。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苾刍众。广说如前。问答呵责。种种方便赞寂静行毁不寂静。告诸苾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自手授与无衣外道。及余外道男女食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阿难陀。自手等者。谓以手授食。食义同前。无衣者谓是露形之俦。及余杂类外道。皆得波逸底迦。余义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诸苾刍自手与诸外道男女食者。皆得堕罪。若是亲族。或是病人。与者无犯。或欲以食因缘除彼恶见与亦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观军学处第四十五

佛在室罗筏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憍萨罗国边隅反叛。胜光大王令一大将领兵征伐。其军至彼遂被他降。如是再三皆被他破。是时大将归白王曰。叛者兵强王师力弱。自非大王亲临无由降伏。愿王整旆除彼不臣。时胜光王击鼓宣令敕国人曰。若有解武用者悉可从军。无由放免。若不去者罚五百金钱。时六众苾刍闻兵欲去。共相告曰。难陀邬波难陀。我等宜去观大胜王军士何如。所发四兵堪能战不。便往路所见象军来。难陀问曰。君向何处。答言。圣者。今有边隅不臣。王命我等欲去除其叛逆。难陀报曰。痴人。如此象军岂能降彼。我观汝象其状如猪。边隅大象形如山岳。看汝形势有去无归。汝可暂还与宗亲取别。以苣胜水共相祭祀方可从军。时彼诸人闻此语已。情怀不乐在一边住。次见马军来。邬波难陀问曰。君向何处。答言。圣者。今有边方不奉王命。我等欲去征彼不臣。报曰。痴人。如此马军岂能降彼。我观汝马状如钝牛。边隅之马其形若象。看汝形势有去无归。汝可还家。广如上说。次见车军来。六众见已问答同前。报曰。痴人。如此车军岂能降彼。我观汝车形状朽坏。彼车牢固形若峰楼。汝可还家。广如上说。次见步军来。六众见已问答同前。报曰。痴人。我观汝等兵士如缚草为人。彼之兵众如勇健药叉。汝可还家。广如上说。时胜光王整军后至。见兵不进问曰。汝等军士何

故不行。白言。大王。我等奉命出征恐成不利。今秃沙门披割坏服出无义言。令我忧恼。王问是谁。答曰。圣者六众。王曰。彼是豪贵沙门随情出语。君等宜去不应采录。时胜光王便作是念。勿使沙门数相恼乱。命使者曰。汝今可往诣世尊所。顶礼足已当传我言。敬问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气力调适女乐行不。复传我语。唯愿大德为诸圣众。少有忆念为制学处。勿令苾刍往观军阵。时彼使人既奉王教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胜光大王故遣我来。礼世尊足敬问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气力调适安乐行不。尔时世尊告使者曰。胜光大王得安乐不。汝身健不。使者曰。王有启白。今诸圣众来观军阵。极相扰恼。唯愿世尊少有忆念为制学处。勿令苾刍往观军阵。尔时世尊闻使语已默然而许。时彼使者知佛许已礼足而去。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问六众曰。汝等实往观整装军耶。答言。实尔。世尊即便种种呵责。广说如前。乃至为十利故。与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往观整装军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整装军者。谓将欲战整带甲胄装束军仪。有一类军谓唯有象有二类军谓兼以马。有三类军谓兼以车。有四类军谓兼以步。往观者谓向其处。结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观整装军者。得波逸底迦。若苾刍为行乞食路见军来。或时寺近大路。或军入寺。或苾刍为王所唤。或夫人太子大臣及诸人等所请。设见军时。并皆无犯。若见军时不应说其好恶。又八难缘随一现前。见亦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军中过二宿学处第四十六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憍萨罗国边隅叛逆。王命讨罚同前被破。大臣白王。广说乃至罚钱五百。于时大王亲帅军旅自往边城。至彼合围尚未降伏。大臣白王曰。给孤独长者有大福力。彼若来者或可归降。王曰。此亦善哉。应与敕书命来至此。令使赍敕至长者处。长者奉敕顶戴而受。白世尊已寻诣王营。虽在军中彼仍不伏。时给孤长者身形羸瘦。时王见已问言。长者。岂可长者忆男女耶。长者答曰。不思男女但思圣众。时胜光王即便以书白诸僧众。今有少缘欲见圣众。使往众内宣王敕书。大众闻已即遣行筹。诸老宿苾刍作如是语。我年朽老不复堪行。其少年者亦云不堪。我岂至彼为他添瓶取水耶。为王说法我等不解。空往何益。时彼六众共相告曰。难陀邬波难陀。今既大师住世。我等亦存。无上正法广流化世。若大师涅槃弟子随灭。所有正教悉亦沦亡。我等今时幸有余力。于圣教辕当牵莫倦。遂即取筹赴王军所。既至彼已为王说法。王大欢喜。夫人太子及大臣等悉为说法。咸皆欣庆。王命诸将曰。好整军兵共破边贼。六众闻已即相告曰。我等岂能多日作他威仪。今可作自仪式随意而住。可共观彼大胜王所整军兵其状何似。便诣路所见象军来。告军人曰。君欲何为。报曰。欲战。告曰。汝等此

象其状若猪。如何欲战。便捉象牙扑之于地。见马兵来。同前问答。此马如牛。即便捉尾掷置一边。见车兵来。云此破车。即便捉轴拔之路左。见步兵来。云如草人。便扼其项掷之军外。时彼四兵既见陵辱无可奈何。各在一边怀忧而住。王仗后至问言。卿等何故不行。军人答曰。大王当知。我等岂能降伏叛逆。今秃沙门以恶身语极相折辱。王曰。是谁。答云。六众。王曰。卿等宜战。彼是豪贵沙门无劳采录。时胜光王便作是念。勿彼圣者数相恼乱。命使者曰。汝持我语往世尊处。如前广说。唯愿世尊为诸圣众少有忆念制其学处。勿复更令久住军内。使者便去。如前广说。问起居已辞佛而去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问答同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有因缘往军中应齐二夜。若过宿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有缘者。谓是王等乃至众庶所有请唤。军中者。谓军兵欲战。四兵如前。齐二夜者。二夜应宿过此不应。若过宿者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诸苾刍至军中过二夜而止宿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请留住宿及八难事。过宿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扰乱军兵学处第四十七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同前边隅叛逆。王师既去令命给孤长者。遣使白众。对众行筹。六众取筹。乃至为其说法咸皆喜庆。王整军兵将欲出战。六众共行观兵何似为勇为怯。遂于险林之处预先藏伏。四兵欲至便作叫声。所有军师逃走惊怖。六众就问。君等何惊。答言。贼城兵出。我等逃窜。六众报曰。非是贼来。是我笑耳。若彼贼城知汝怯弱者。每于日日绳系汝颈牵入城中。我欲为汝安布军阵必望得胜。诸人许可便与象军。见小象时云此何所用。便扑一边。次与马军。见患脚马此何所用。捉尾弃却。次与车军。见有旧车此何所用。即便捉轴弃在一边。次与步军。见僬额人云秃头人此何所用。便扼其项弃在一边舍之而去。时诸四兵既被辱已。各在一边怀忧而住。王仗既至问诸人曰。何不布阵。诸人答曰。臣等何有情赖欲布兵军求决胜事。王问何故。广答如前。乃至彼是豪贵苾刍。言何采录。卿等宜应自布军阵。王作是念。勿令六众更为扰恼。我今宜可白世尊知。便命使者敬问世尊。述起居事已白佛言。世尊。六众苾刍久宿军中扰动兵众。唯愿世尊少有忆念为制学处。令诸圣众虽过二夜在军中宿。勿观军士共相扰乱。使受王语往世尊处。皆悉白知。世尊默许。使去之后。佛集僧众问答呵责如前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立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在军中经二宿。观整装军见先旗兵及看布阵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过二宿者谓过二日二夜。整装军者。谓将欲战往布阵处。旗者有四种。一师子旗。二大牛旗。三鲸鱼旗。四金翅鸟旗。兵有四种。谓象马车步。阵有四种。一槊刃势。二车辕势。三半月势。四鹏翼势。若观此等军阵之时。苾刍便得波逸底迦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二夜在军中。若观四兵未着甲胄未执杖者。得恶作罪。若观整装者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请留住者及八难事。见亦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打苾刍学处第四十八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大目乾连与十七众出家并受圆具。此十七众咸皆亲近六众苾刍共为狎习。时邬陀夷报言。汝等可来作如是如是事业。彼便答曰。仁等岂复是我亲教师轨范师耶。所有处分我不能作。时邬陀夷便搭一人报云。痴物汝等更复作何事业不受我言。时十七人悉皆仰倒啼泣。而言打我。诸苾刍见已问邬陀夷曰。何故打彼少年。答曰。我唯打一。十七皆倒高声啼泣。苾刍问曰。彼唯打一何故总啼。报言。上座若不总啼皆被打搭。少欲苾刍闻是事已。各生嫌贱作如是语。云何苾刍以嗔恚心打他苾刍。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世尊由此集苾刍众。问答呵责。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嗔恚故不喜打苾刍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嗔者谓恚缠心起忿恼时。打者谓打搭也。苾刍者。谓此法中人已受圆具。释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以内身分。或以外物。或两俱兼。云何内身。苾刍以嗔恚心。若以一指打苾刍时。得一堕罪。若二得二。乃至以五指打时得五堕罪。若以拳肘头肩胯膝乃至足指。皆得堕罪。是谓内身。云何外物。苾刍心嗔恚心将细草莛。或以箭簳及余器具乃至枣核。或掬芥子遥打掷他。随一着时皆得堕罪。是谓外物。云何二俱。若苾刍手执刀杖打击前人。及余种种兵器之类。乃至帚莛树叶。随所著处皆得堕罪。是谓二俱。若为令彼怖。或为成就咒术打搭前人。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八 拟手向苾刍学处第四十九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住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大目乾连与十七众出家并受圆具。广说如前。令其执作。彼不随教。时邬陀夷即便嗔忿。努手向一。彼十七人一时皆倒高声啼泣。余苾刍问其故。何因嗔一十七俱倒。答曰。我若不俱倒地恐皆被打。苾刍嫌贱以事白佛。佛便呵责。乃至我观十利。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嗔恚故不喜拟手向苾刍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等者事并同前。言拟手者谓举手拟他。释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内外俱。内谓苾刍努其一指拟苾刍时。得一堕罪。乃至五指得五堕罪。或以拳肘从头至足。准事如前。是谓为内。外者将草莛等掷拟前人。如上广说。俱者谓手执杖等以拟前人。皆得堕罪。若为利益令彼恐怖。或复欲令咒术成就努拟前人。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覆藏他罪学处第五十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与他出家。并受圆具而为共住。时诸弟子若未知彼是恶行人。悉皆承事亲近供养。后既知已便舍而去。与善苾刍共相狎习。然为敬佛教故每日三时亲为敬礼。其难陀苾刍有亲弟子。名曰达摩彼未知师是恶行者。与之共住。后既知已舍之而去。与善苾刍同居。敬佛教故每日三时常来礼谒。因白师曰。邬波驮耶存念。我今请白。欲向寺园闲静之处随情作业。难陀报曰。尔当谨慎。邬波难陀闻是语已报达摩曰。汝持我座共尔俱行。达摩白言。岂阿遮利耶亦于昼日诣闲林处而逐静耶。邬波难陀曰。痴人汝意谓我心常散乱无所了知。何静虑门我不通解。达摩答曰。我实不敢作此思惟。但问轨范师向昼日游处不。是时达摩便持彼座。往昼游处置一树下。即自敛身诣一静处。加趺而坐系念思惟。邬波难陀随后而至。达摩遥见白言。大师。彼处树下已安座讫。宜当就彼安静而住。时邬波难陀即便往彼就座而坐。衣覆头面敛念思惟心不能安。还从座起周回四顾。见一女人毁篱欲入。邬波难陀遥唤达摩曰。达摩。汝今知不。有人毁篱。达摩报曰。阿遮利耶幸可思念逝多林经。邬波难陀曰。痴人。汝今方解依经而住。汝岂不闻世尊之教。于僧祇物不应舍弃。我今自往遮彼女人。即从座起。既至彼已。问言。少女。何意毁篱。女人便笑。时邬波难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遍抱女身。鸣呻其口舍之而去。往达摩所问言。汝何所见。答曰。唯除交会余事皆见。邬波难陀曰。具寿。虽知汝见勿告余人。报言。大师。乃至未见。善苾刍来我终不说。邬波难陀曰。汝亲教师有鄙恶事。我当覆盖。汝见我过不藏护耶。达摩曰。大师。知他有粗恶罪共相覆护。如此之事我当先说。达摩便去告诸苾刍。诸少欲者闻生嫌贱。举以白佛。佛集苾刍。乃至我观十利。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他苾刍有粗恶罪覆藏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邬波难陀。余义如上。知义亦如上。苾刍者谓是难陀。粗恶罪者有二种。谓波罗市迦罪。僧伽伐尸沙罪。何故此二名为粗恶。自体及因皆粗弊可恶。故言粗恶。覆藏者谓掩蔽也。释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复苾刍见苾刍犯他胜罪时。作心覆藏乃至明相未出已来。得恶作罪。明相出已便得堕罪。若覆他残罪事亦同此。若苾刍见苾刍犯波逸底迦罪时。作心覆藏乃至明相未出已来。得恶作罪。明相出已亦得恶作。

如是别悔法乃至恶作罪。覆藏亦尔。若说罪者恐他与为障碍之事。或为梵行等难。或复缘此令僧破者。覆皆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第六摄颂曰。

伴恼触火欲 同眠法非障

未舍求寂染 收宝极炎时

共至俗家不与食学处第五十一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难陀苾刍有弟子。名曰达摩。性怀惭耻于犯追悔。广说如前。乃至重佛教故日别三时就师致礼。时邬波难陀语难陀曰。大德当知。达摩于我先有仇隙。我必对佛僧及余众前。彰其恶响作不饶益事。或令一日绝食受饥。难陀报曰。此之达摩禀性持戒。愧耻为怀追悔在心。曾无有犯。何能与彼作无益事。邬波难陀曰。我今必当令彼无食受饿。难陀闻已便作是念。宁使绝食不可令其漫彰余过。时有长者来请难陀邬波难陀就舍而食。是时难陀报邬波难陀。今日我令达摩绝食。邬波难陀曰。今正是时。达摩时至欲得乞食。便诣师所礼拜合掌白言。邬波驮耶存念。我今欲行乞食。师便报曰。我于今日有一施主。来请我食并弟子一人。汝可与我就彼而食。便白师曰。岂我比来曾随师后受请食耶。邬波难陀闻其语已而告之曰。达摩。我先别闻与今见异。我意谓汝禀性持戒惭愧为怀。遵奉师言情无违逆。岂复本师以不净物而劝于汝。何故汝今见违上命。是时达摩既蒙大德呵责默然而止。复白师曰。我取水罗及乞食钵方从师去。邬波难陀报言。具寿。更复何用水罗钵为。于彼舍中自有净器。其水先滤亦复无虫。即可与我相随而去。是时达摩寻从师后。有一乞食苾刍见而问曰。具寿达摩欲何所适。报言。欲往请处。乞食者报曰。具寿。知量而食。达摩曰。大德。事未可知。为当得食为绝食耶。时乞食者相随而去入室罗伐城。时难陀邬波难陀。与其弟子至一店所。其难陀达摩便住于此。邬波难陀即往施主家。饱足食已还来店上。难陀次往就舍而食。达摩便白邬波难陀曰。阿遮利耶时将欲至。我当行矣。邬波难陀报曰。彼施主家众事皆办。至便啖食。更何所忧。待至临中我当共去。达摩即起以足量影。邬波难陀报达摩曰。痴人汝言。谓我不护尸罗心常懈慢非时食耶。汝今宜去。若住于此令我不乐。若语若坐无有欢心。不如独住。汝勿居此。达摩念曰。我若持罗及钵来至此者。当行乞食。今既无罗及钵。其欲如何。遂归寺所。乃至食力未尽已来专修善品。及食力衰委胁而卧。时乞食者还至寺中。见达摩卧告曰。具寿达摩。食是他物腹岂他耶。恣意饱餐遂令不能作业。答言。大德。谁餐饱食。报云。岂非今日受他请食。答曰。不食。问言。何故。即以上缘次第陈告。时乞食者告诸苾刍。苾刍闻已各生嫌贱作如是语。云何苾刍故心令他苾刍绝食。以缘白佛。佛集僧众。问答虚实。广说如前。乃至我观十利。制其学处应

如是说。若复苾刍语余苾刍作如是语。具寿。共汝诣俗家。当与汝美好饮食令得饱满。彼苾刍至俗家竟不与食。语言。具寿汝去。我与汝共坐共语不乐。我独坐独语乐。作是语时欲令生恼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余苾刍者此法中人。共至俗家者谓四姓家。言美好饮食。谓五噉食及五啖食。令得饱满者。谓恣意而食。汝去等者是驱遣言。语谓读诵。坐谓禅思。独坐等乐者。明作恼意令彼绝食。以此为缘。不为余事。释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故心令他苾刍绝食者。得波逸底迦。若为病缘医遣绝食不与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如上。

触火学处第五十二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诸商人。往诣佛所礼双足已。次至阿难陀处问曰。世尊夏了欲向何处。阿难陀具答。广说如前。观其先兆欲向王舍城。商主问知行日多少。即皆预办供设所须。时阿难陀每日常在商主前行。遂见岐路奉待世尊。世尊见已。问言。汝今何故住此不行。阿难陀曰。大德。今此二路。一是直道。多有狮子虎豹恐怖难行。一是曲路。安隐无碍。我今不知欲趣何路。佛告阿难陀。宜取直路。怛他揭多离诸怖畏故。尔时世尊便取直路至一聚落。时聚落中有二童子。在村门戏。一人持鼓。一人执弓。时二童子见世尊来。即便礼足白佛言。世尊。善来善来。因何世尊欲从险道而为游涉。唯愿世尊。勿生恐怖。我等为佛作引导人。一在前行鸣鼓而去。一持弓矢随后而来。世尊见去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久植善根今遭遇我。告曰。汝等二人今可归去。如来大师久离怖畏。狮子虎豹何所能为。一人佛前声鼓。一人对佛弹弓。礼佛足已遂还本处。尔时世尊即现微笑。有种种光从口而出。所谓青黄赤白红颇胝色。此之光明或有沉下或复上升。其光下者下至速活地狱黑绳众合。小叫大叫小热大热。阿毗地狱及八寒地狱。光既至彼。若诸有情受炎热者皆得清凉。若处寒冰便获温暖。彼诸有情离苦安乐皆作是言。我与汝等为从地狱死生余处耶。尔时世尊。为欲令彼诸有情类生信喜故。便遣化身往地狱内。彼见化已咸作是说。我等不于此死而生余处。必是由此希奇大人威德力故。令我身心除苦得乐。既生信已便能消灭地狱诸苦。于人天趣受胜妙身。常为法器能见谛理。其上升者上至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睹史多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梵辅大梵。少光无量光光音。少净无量净遍净。无云福生广果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天。所至之处。光中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等法。并复说此二伽他曰。

汝当求出离 于佛教精勤

降伏生死军 如象摧草舍

于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烦恼海 当尽苦边际

时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已。还至佛所。若佛世尊说过去事。光从背入。若说未来事。光于胸入。若说地狱事。光从足下入。若说傍生事。光从足跟入。若说饿鬼事。光从足指入。若说人事。光从膝入。若说力轮王事。光从左手掌入。若说转轮王事。光从右手掌入。若说天事。光从脐入。若说声闻事。光从口入。若说独觉事。光从眉间入。若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光从顶入。是时光明绕佛三匝从顶而入。时具寿阿难陀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等觉。非无因缘熙怡微笑。即说伽他曰。

世尊远离掉憍慢 于有情中第一尊

降伏烦恼及诸怨 若无因缘不微笑

如来自证真妙觉 诸有听者皆乐闻

牟尼最胜愿宣扬 大众疑心为开决

佛告阿难陀。如是如是。如来应正等觉。非无因缘而现微笑。汝见二童子引导我不。白佛言见。佛告阿难陀。以此善根于当来世十三劫内。不堕恶趣生人天中。于最后身得成无上正等菩提。一名法鼓音如来。二名施无畏如来。尔时世尊说是记已随路而去。至一村隅林中而宿。如佛所说苾刍住处乃至树下。亦应随次共分。时六众苾刍分得一枯树。夜被寒逼以火烧树。于此树中有蛇依止。蛇被烟熏缘枝而上垂身欲下。六众见蛇高声唱言。欲堕欲堕。时诸商人闻是声已咸作斯念。有师子入营跳踯而堕。便大惊怖四向奔走。于时世尊告阿难陀曰。何意商旅四面逃奔。阿难陀白佛言。大德。如佛教敕。凡诸苾刍所在之处。应随长幼而共分之。六众苾刍今宵宿处分得枯树。被寒所逼以火烧树。于此树中有蛇依止。蛇被烟熏缘枝而上放身欲下。六众见蛇高声唱言。欲堕欲堕。时诸商人闻是声已咸作斯念。有师子入营跳踯而堕。便大惊怖四面奔逃。世尊告曰。汝可急去报诸商人。如来在处离师子怖。速命商旅勿复惊惶。时阿难陀奉教告知。诸人咸至。时诸苾刍见是事已悉皆有疑。俱来白佛。大德。何意六众作堕落声惊诸商旅。世尊因此重为安慰令离忧怖。

佛告阿难陀。非但今日惊怖商旅。乃往古昔已曾恐惧于他。令彼四面逃走。我为安慰令离忧恼。汝等当听。于过去世在彼水侧有频螺果林。于此林中有其六兔。共为知友依止而居。时频螺果熟堕水作声。于时六兔闻果落声。形小志怯。便大惊怖四向逃走。时有野干。见其奔走来问其故。兔曰。我闻水内有非常之声。将非猛兽欲来害我。缘此事故我等逃奔。野干亦走。如是猪鹿牛象豺狼虎豹及小师子等。各相诘问。闻斯语已悉

皆奔窜。去斯不远于山谷中。有一猛师子王依止而住。于时师子见诸兽类惶怖奔驰而问之曰。汝等皆有爪牙勇力何所怖惧。各见惊驰皆悉报言。我闻恶声非常可畏。定有猛兽来害于我。为此惊惶求安靡地。师子报曰。在何处所而作恶声。诸兽答曰。我亦不知何处作声。师子报曰。若未委者君等莫走。我为审观是何声耶。即问虎曰。汝何处闻。答曰。我从豹闻。如是展转问诘至兔。兔云。此之怖声是我亲证。非是传闻。仁等俱来共观声处。于时诸兽咸悉共至频螺林所。兔曰。此是惊怖起处。须臾暂住。还闻果落堕水作声。师子报曰。此是食果非关恐怖。尔时空中有天。见已说伽他曰。

不应闻他语便信 当须亲自审观察

勿如树果落池中 山林诸兽皆惊走

汝等苾刍勿生异念。往时师子王者即我身是。往时六兔惊恐诸兽。我已为其作安隐事。六兔者即六众是。今时复缘惊诸商旅。我亦为其作安慰事。尔时世尊为说昔缘。令诸苾刍断疑惑已。告阿难陀曰。汝今可去遍告商人。汝等今日不应先去。如来当在商旅前行。时阿难陀如佛所教具告商旅。汝勿先去。尔时世尊及诸僧众皆在前行。至险林中有师子王欲来害佛。世尊见来便舒右手。于五指头化出五师子。彼闻此气即便奔走。世尊便于四面化为猛火。红焰侵天飞光裂地。八方遍合求避无由。唯见佛边清凉可爱。是时师子便诣佛所顶礼双足。尔时世尊。便以百福庄严众相具足无畏右手摩师子头。告言。贤首。汝于先世已作恶业堕傍生中。复于今时常以害心断他生命活自己身。于此命终还生恶趣。贤首。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灭。汝于我所应生信心。于傍生趣深起厌离。时诸苾刍亦以手触师子。师子见触作不忍声。佛告诸苾刍。汝等勿触师子。何以故。猛兽犷烈性难亲附。若辄触者致有损伤。是故汝等莫触师子。若诸苾刍触师子时。得恶作罪。若触石师子草师子。或泥土作及画者。并皆无犯。调师子已佛与苾刍随路而去。时师子王辞佛而住。便作是念。我今不应亲于佛所闻三句法更断他命而活己身。我今宜应要心绝食不复餐啖。凡诸畜类火力增强不堪忍饥。遂便命过生四大王众天。初生天者法尔有三种念。我于何处死。今于何处生。由何等业招斯异熟。即便自知从畜趣死。今生四大王众天。曾作何业。由于佛边生净信心。时此天子复作是念。我今宜应往诣佛所承事供养。于时天子以天璎珞庄严其身。以天妙花盛满衣角。过于夜分放大光明来诣佛所。即以天嗢钵花俱牟陀花钵沓摩花分陀利花。布列佛前而为供养。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由此天身光明赫奕周遍晃耀。阐若林中悉皆明显。

尔时世尊。随彼天子意乐随眠根性差别。而为说法。能令悟入四真谛理。是时天子既闻法已。即于座上以金刚智杵。摧破二十种萨迦耶见山。得预流果。既见谛已白世尊曰。大德。由世尊故。令我证得解脱之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天众沙门婆罗门亲友眷属

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善知识故。于地狱傍生饿鬼趣中拔济令出。安置人天胜妙之处。当尽生死趣涅槃路。干竭血海超越骨山。无始积集萨迦耶见山。以金刚智杵而摧破之。得预流果。我今归依佛法僧宝。唯愿世尊。证知我是邬波索迦。始从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学处不杀生乃至不饮酒。作是语已。时彼天子深心欢喜得未曾有。礼佛而去还适天宫。时诸苾刍于初后夜。警觉用心思惟而住。见世尊处有大光明。周遍晃耀阐若林中。便生疑念。有何天众来诣佛所。由彼福力光遍林中。至天晓已往诣佛所。顶礼尊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我于昨夜见大光明遍满林中。便生是念。岂非梵世诸天及天帝释。或四天王及余殊胜大威德天。来诣佛所亲承供养。由彼力故光遍林中。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昨夜光明非是梵王帝释及余天众威神之力。汝岂不见林中大师子王。亲于我边闻三句法。诸苾刍白佛言。我等已见。佛言。彼师子王从我闻法。于此命过生四大王众天。既受天身报恩供养。来至我所奉献天花。我为说法。既闻法已便得见谛还本天宫。由彼力故光遍林中。时诸苾刍闻是语已请世尊曰。我等不知彼师子天曾作何业。由彼业故招异熟报堕师子中。复由何业命终之后。生在四天王天。复作何缘闻佛法已获预流果。得未曾有还本天宫。世尊告曰。汝等当听。此之天子前身作业。因缘运合至成熟时。不于外界地水火风令使成熟。还于自身蕴界处中内善恶业而受其报。即说颂曰。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等苾刍应至心听。于过去世人寿二万岁时。有佛出世名迦摄波。十号具足。有二万弟子以为眷属。在婆罗疐斯国而为住止。彼迦摄波佛未出世时。于此城中有婆罗门。学善四明博通诸论。时世人众极生尊重。同心敬仰以为大师。彼迦摄波佛出世之后。人皆敬佛。不复就彼共相承事。时迦摄波应正等觉。于无量百千大众之中宣扬妙法。时婆罗门在众边过。见彼世尊于百千众中而为说法。便生嫉妒口出鄙语。作如是说。此之沙门不知怖畏。犹如师子在大众中。为他说法。诸余听者犹如小兽。敬受其法。时彼世尊闻此语声告婆罗门曰。婆罗门。汝于天人师处出粗恶言。当于地狱受诸苦报。汝今宜可来至我所至心说罪。罪得轻薄。时婆罗门闻佛教已内兴耻愧。于世尊前自言其过。既说罪已。即于佛边归依三宝。受五学处为邬波索迦。汝等苾刍。勿生异念。往时婆罗门者。由其恶口亲于佛前作轻慢语。因彼恶业虽复说罪尚有余报。于五百生中常为师子。或受余报今犹未息。由于我所生正信心闻三句法。得生天上。由于迦摄波佛前。归依三宝受五学处。缘彼业力今于我所证真谛理。得预流果。还本天宫。是故苾刍。汝等当知。作纯黑业得纯黑异熟。作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作杂业受杂异熟。汝等从今当舍黑业及以杂业。当莫放逸修纯白业。如是应学。时诸苾刍及人天众。闻佛说已信受奉行。

尔时世尊渐次游行到摩揭陀。至王舍城住羯阑铎迦池竹林园中。时六众苾刍于燃火处。各以火头共相调弄。或作日月形。外道见时各生轻贱作如是语。仁等知不。沙门释子火头调戏。与彼童儿有何异相。云何减割妻子之分。给此秃人充其钵食。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具白世尊。

尔时世尊集诸苾刍广说如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若自然火若教他燃者。波逸底迦。尔时世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不应触火。诸苾刍众于如来窣睹波处。更不烧香然灯以为供养。亦不承事亲教师轨范师以暖汤水。及熏钵染衣等并不复作。尔时世尊知而故问具寿阿难陀曰。阿难陀。何故苾刍不烧香燃灯。供养如来窣睹波处。及以二师汤水等事。阿难陀曰。由佛世尊为制学处不得触火。以此因缘诸苾刍众。遂便断绝供养等事。佛告阿难陀。若触火者作时守持。虽触无犯。时诸苾刍不知云何作时守持。佛言。凡触火时作如是念。我为供养佛故今须触火。或云为法为僧。为邬波驮耶阿遮利耶。及已自受用并同梵行者。为某事故今须触火。诸苾刍为染衣熏钵等事数数触火。触时忘念而不持心。便生悔恨起恶作心。我今如何故犯此罪。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佛言。应云乃至事了长时守持。时一苾刍身苦风病。诣医人所。报言。贤首。为我准如是病而处方药。医人报曰。凡是风病得火为良。当须近火。报言。贤首。世尊制戒不许向火。医曰。圣者。世尊大慈。缘斯事故必定开许。以缘白佛。佛言。前是创制。今更随开。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无病为身。若自燃火若教他燃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无病者谓除其病。自他等义如前广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以火头共相戏弄。或作日月轮形。皆得堕罪。凡苾刍燃火之时。应观其事而守持之。若不守持辄燃辄触者。得波逸底迦。若灭火者亦得堕罪。若苾刍捉火头前火。或抽火头。或翻转火炭。或翻转糠麸等。火随作何事。谓作食煮水燃灯烧香等。触着之时皆恶作罪。若以毛发爪唾等弃火中者。亦得恶作罪。若此等事作时守持者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与欲已更遮学处第五十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邬陀夷。断除烦恼得阿罗汉果已。时阐陀苾刍。遂往憍闪毗国静缘而住。其阿说迦补捺伐素。二俱命过。其难陀邬波难陀在逝多林。年并衰迈。彼十七众苾刍年渐长大。勇健有力善三藏教。便共详议咸作是说。我于长时常被六众之所欺轻。于彼众中难陀邬波难陀常为毒害。于二人中邬波难陀更为苦切。我等宜应为作舍置羯磨。一人告众曰。上座难陀即是其兄。善明法务。我等何能与作羯

磨。一人议曰。我今应权为诱诳不令入众。我等即便共为羯磨。作是议已遂。至其所告言。畔睇阿遮利耶。答言。愿具寿无病。白言。上座所著支伐罗。非常垢腻。何不浣濯。报言。具寿。我今年朽。弟子门人见是衰迈各起轻心。谁复肯为洗濯衣服。彼便答言。大德可与我衣。当为浣濯。于时难陀便以一衣付与令洗。彼复报曰。一种辛苦可总与衣。俱时浣濯。即便披一破服总与三衣。彼得衣已咸悉渍以灰汁。即往集处敷座席已。便鸣健椎。俱至难陀所白言。大德。众僧有事。健椎已鸣。宜可暂入众中共观其事。难陀报曰。具寿。我今如此形仪。何得入众。若于众中有如法僧事。我当与欲。即便与欲。彼持其欲往至众中。为陈说已。一人即起诣上座邬波难陀所。作如是语。大德有罪我欲诘问。幸见容许。报云。随意。白言。大德。颇忆于某时某处自作是语。我当破汝等腹决取中肠绕逝多林。其事实不。邬波难陀闻斯语已报言。具寿。岂已差之疮重更伤损。此事过去。何劳在言。白言。大德。如来大师亦依过去事为诸弟子而制学处。即便强与作舍置羯磨。大众散已。时邬波难陀诣难陀所啼泣而住。难陀问曰。尔有何事今忽悲啼。报言。被诸黑钵与我作舍置羯磨。难陀报曰。彼与我弟作羯磨者。便是自于村坊城邑三界之内驱遣其身。于弟何过。然我今时当为申谢。又彼僧伽作别众羯磨。作法不成。我不赴集。余人报曰。岂非大德前与欲耶。难陀曰。若作如是非所爱事。我不与欲。持欲不成。是恶与欲。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各生嫌贱。云何苾刍先时与欲。后更追悔作如是语。还我欲来不与汝欲。时诸苾刍以是因缘具白世尊。佛以此缘告诸苾刍。问答虚实。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他苾刍欲已。后便悔言。还我欲来。不与汝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难陀。余义如上。又苾刍者谓此法中人。与欲已者谓先已言与。后便等者。是索欲词。释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先与欲已。后便生悔报众云。还我欲来。我不乐与者。便得堕罪。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九 与未近圆人同室宿过二夜学处第五十四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众多敬信施主。来至寺中白诸苾刍曰。圣者。幸为我等宣扬正法。乐欲听闻。苾刍报曰。贤首。汝等有心乐闻法者。当诣佛所。佛自为说。彼云。圣者。唯一大师。瞻仰者众。天龙人鬼。皆愿闻法。知欲为谁而演法要。仁等亦可为我诵经。苾刍报曰。世尊未许。诸俗闻已共起讥嫌舍之而去。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我今听诸苾刍随时诵经。世尊既许苾刍诵经。彼便日日诵经不息。诸有福德闲暇者。昼常来听。既归家已。便于夜中告诸无福营作之人。作如是语。君等当知。彼诸圣众于日日中常诵正法。言词美妙令众乐闻。听者忘疲如蜂食蜜。时营

作者闻斯语已报诸人曰。仁等有福逢佛出世。得闻法要获大利益。于日日中得未曾有。报作人曰。汝何不听。答曰。仁有福德。虽昼听经家生得济。我等薄福作业求活。恒去闻经终当饿死。若其圣者夜诵经者。我亦乐听。时诸苾刍闻是语已。便往白佛。佛言。虽在夜中亦诵经法。彼便通夜而为诵经。因生疲苦。佛言。不应昼夜诵经。苾刍随时少宣其法。诸来听者共生嫌意。佛言。不应随宜当圆满说。时诸苾刍夜夜常诵。诸作业人无暇镇来。时有福人。既至家已同前为说。作人自叹。我等薄福不得闻经。若诸圣者。每于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尽日通夜诵者。我等常闻能生福利。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当于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尽日通夜诵经。时有乞食苾刍。在阿兰若住。告同住者曰。今是十五日。我欲向寺共为长净并复听经。便诣寺所殷勤听法乃至夜半。时乞食者作如是念。今既非时。无缘得往兰若之处。且留此住于一面坐。诸听法俗人亦住于此。时知寺人将灭灯烛。俗人告言。圣者勿去灯明。我助油烛。有摩诃罗苾刍。共于此卧不用心眠。便在梦中见与故二共为聚集。遂即窴言说非法事。俗人闻已遂即遍观。见摩诃罗仰腹而卧。口说窴言说非法事。诸俗见已共作是议。仁等观此年老苾刍。尚为斯事。诸余少壮当欲如何。时乞食者闻俗嫌议。旦诣林中。于兰若内习定之人见而问曰。具寿。于彼寺中同梵行者夜诵经时。能令诸俗人生净信不。报言。听微妙法皆生喜信。然而有一年老苾刍。起俗讥嫌。彼问。何故。即以事具答。诸苾刍闻以缘白佛。佛言。由诸苾刍与未圆具者。同一室宿及然灯烛。有是过生。是故我今不听苾刍与未圆具人。同一室宿及燃灯烛。此是缘起尚未制学处。

佛在憍闪毗妙音园中。时尊者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准陀。二是罗怙罗。于时罗怙罗有缘须至昼日游处。有客苾刍来入寺中。见授事人已觅停止处。其授事人见罗怙罗出外不在。即便令客权止房中。其客苾刍。即取罗怙罗所有衣钵置之房外。时罗怙罗从外静处还至本房。见其衣钵在房门外怅然而立。于时准陀来至其所。问言。具寿。何故愁然似带忧色。答曰。我暂出游。有客来至以我衣钵弃在房前。日时欲暮天复将雨。我于今夜何处当卧。准陀报曰。随处随时且容身卧。讵劳忧悒徙倚房前。答曰。仁具福德有大威神。化作草庵即堪止宿。我无威力其欲如何。准陀闻已默然而去。时有净信施主。为佛及僧以妙香泥涂拭圊厕。罗怙罗见已便作是念。非时见佛欲有咨问。无有是处。

我今宜可于此眠宿以度今宵。遂入厕屋权时而卧。即于其夜天降大雨。去斯不远于地穴中。有大毒蛇依止而住。水满穴中。其蛇遂出便往厕上。如来大师得无忘心作如是念。若彼毒蛇螫罗怙罗者。此必当死但有其名。又释迦种自恃高慢。便生不信作如是语。若罗怙罗不出家者继转轮王位。今既出家无所依怙。卧于厕上被蛇所螫枉苦身亡。作是念已便舒右手如象王鼻。到罗怙罗所擎取其身。至己房内安自床上。佛于是夜时行时坐以至天明。有余苾刍。于晨朝时嚼齿木澡漱讫。往世尊所欲申礼敬。世尊常法。若欲

为诸声闻制学处者。未至苾刍待其总集。其现至者不即令去。时求寂准陀至罗怙罗所弹指警觉。告言。罗怙罗。汝何处卧。彼既觉已知是佛床。即便惊起惶怖而立。准陀告曰。

罗怙罗。向使世尊不念汝者。被毒蛇螫必定无常。但空名在。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凡诸求寂无父无母。唯有汝等同梵行人共相慈念。此等多是阿罗汉胎终将出离。汝等若不共相愍护。谁当见忧。是故我今听诸苾刍。与未圆具人齐二夜同宿无犯。时有苾刍忽得下痢不净污足。房无灯烛求洗无由。遂垂足床前偃卧经宿。天将欲晓。弟子门人入房参问。不审邬波驮耶四大安不。答曰。不安。问言。何故。具以患状告彼令知。诸苾刍闻以缘白佛。佛言。应置灯明。时诸苾刍置灯明已。有病不眠因斯更重。佛言。苾刍有病须燃灯者。对卧无犯。勿致疑心。时看病人亦不敢卧。因加疾病。佛言。其看病人虽卧灯明。亦无有犯。时彼病者须受药食。无人为授遂阙所须。佛言。未受具人应令共宿。

时诸苾刍过二宿已遂不敢睡。因更病生。佛言。病人虽过二夜共宿无犯。有病苾刍不能自啖。令受具者哺而方食。时受具人出行不在。佛言。未受具者亦听哺食。若无此人。虽大苾刍自取而哺。时诸苾刍于日月光下不敢睡眠。佛言。日月之光非所避物。卧时无犯。如佛所制。苾刍。不得与未受具人过二夜宿。时诸苾刍过二夜已驱出寺外。被贼恶兽及蚊蚁等之所损伤。佛言。不应遣彼令出寺外。时诸苾刍遣出檐外。佛言。不应驱出檐外。应离房门势分令其止宿。时有苾刍畜一求寂。夜令出宿。有罪恶苾刍从外来至。问求寂曰。汝于今夜何处当宿。答言。于门屋下。时彼师主闻其语声。问言。彼说何事。弟子具答。师主闻已唤入房中一处止宿。自便通夜。或行或坐以彻天明时弟子门人共来参问。

不审邬波驮耶宿夜以来。起居轻利气力安不。答曰。不安。问言。何故。是时师主具以事答。弟子闻已白师主曰。师岂不闻。如佛所言有二种事方成大人。一者知是不可为事即不应为。二者已为其事即不应舍可令究竟。师既愍彼求寂已为摄养。当存终始。岂得辞劳。师闻便默。尔诸苾刍闻以缘白佛。佛言。若有如此罪恶人来。能驱摈者应共斥逐。若不可者应将求寂往余寺中。若于夏内安居已后。有恶苾刍来寺中者。时彼师主应与求寂同房而宿。以至夏终。勿致疑惑。至夏罢已能驱逐者可摈斥之。若不可者应将求寂别诣余寺。时有众多苾刍。随路而去并将求寂。过二夜已便令出宿。遂被恶兽之所伤害。以缘白佛。佛言。不应令出。应分苾刍以为二处。随夜未满共宿无犯。时诸求寂夜起之时于路睡着。

苾刍弃之而去。亦被伤害。佛言。不应弃去。应令在前。时彼求寂于小食时从索饮食。苾刍不与。佛言。应与。至午还索。苾刍报曰。已与朝食因何更索。遂不与食。佛言。少年火盛。更可与食。又与未具随伴道行。苾刍相告曰。如佛所制。过二夜已不许与未圆具者同宿。彼便警觉通夜不眠。遂生劳倦。佛言应护明相。不假通宵。时诸苾刍犹尚疲劳。佛言如在行路通夜应眠。勿生疑惑。时邬波难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长大。与此二弟子过二夜宿。诸苾刍见告言。具寿。佛制不许二夜共宿。仁今何意故违佛语。当可改之。邬波难陀曰。此第二夜与第三夜有何异相。又第三夜岂可饮酒食葱蒜耶。时有少欲苾刍。闻是语已便生嫌贱。云何苾刍不奉佛教。世尊不听过二夜与未受具人同室宿。

而故违圣教。与之同宿。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集众问答虚实。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未近圆人同室宿。过二夜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有二圆具。谓苾刍苾刍尼。余非圆具谓求寂等。余义可解。室有四种。一总覆总障。如诸房舍及客堂楼观等。上总遍覆四壁皆遮。二总覆多障。于四壁少安窗户。三多覆总障。即四面舍。于四边安壁。中间竖柱。四檐内入。或低或平。四多覆多障。谓三面舍。于四面舍无其一边。若半障半覆。或多覆少障。或檐际等。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不舍恶见违谏学处第五十五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苾刍名曰无相。自生恶见作如是语。如佛所说障碍之法不应习行。我知此法习行之时非是障碍。时有众多苾刍。闻是语已往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刍众。应与彼无相苾刍。作别谏事。若复更有如斯等类。应如是作。往至其所而告之曰。汝无相莫作是语。如佛所说障碍之法不应习行。我知此法习行之时非是障碍。汝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汝无相。世尊不说障碍法非障碍法。以种种方便说是障碍法。若习行者定是障碍法。无相。汝今应舍如是恶见。如是应谏。诸苾刍奉教而去。至无相所。如佛所教谏诲之时。于其恶见固执不舍。作如是语。我说是实余皆虚妄。时诸苾刍见谏不随。便诣佛所作如是语。大德。我已如佛所教别谏无相。谏诲之时彼于恶见固执不舍。乃至广说。佛言。汝诸苾刍。应作白四羯磨谏彼苾刍。应如是作。鸣槌集众。众既集已。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应如是作。大德僧伽听。此无相苾刍自生恶见作如是语。如佛所说障碍之法。不应习行。我知此法习行之时非是障碍。时诸苾刍为作别谏。别谏之时。所有恶见坚执其事不肯弃舍。云我说是实余皆虚妄。若僧时到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与汝无相苾刍。作白四羯磨开晓其事。汝无相莫作是语。如佛

所说障碍之法不应习行。我知此法习行之时非障碍法。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汝无相世尊以种种方便说欲。是障碍法。若习行者定为障碍。汝无相当舍如是恶见。白如是。次作羯磨。应准白成。时诸苾刍作白羯磨。开谏之时无相苾刍所有恶见坚执不舍。云此事是实余皆虚妄。时诸苾刍见其不改。即以不随谏事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诸苾刍应与无相苾刍作不舍恶见舍置羯磨。应如是作。余亦如是。鸣槌集众等。令一苾刍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听。此无相苾刍自生恶见。广说如前。乃至若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与无相苾刍作不舍恶见舍置羯磨。乃至此无相苾刍如是恶见未舍已来。众僧不应共语共说。可恶极恶如旃荼罗。白如是。次作羯磨。应准白成。时诸苾刍虽与无相作舍置羯磨。然彼恶见坚执不舍。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集僧众问无相曰。汝实作此语。如佛所说障碍之法。我知非障碍。习行之时不为障碍。白佛言。实尔大德。世尊种种呵责广如前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作如是语。我知佛所说法欲是障碍者。习行之时非是障碍。诸苾刍应语彼苾刍言。汝莫作是语。我知佛所说欲是障碍法者。习行之时非是障碍。汝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以无量门于诸欲法说为障碍。汝可弃舍如是恶见。诸苾刍如是谏时。舍者善。若不舍者应可再三殷勤正谏。随教应诘令舍是事。舍者善。若不舍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无相。余义如上。作如是语者说其事也。我知佛所说法者。谓如来应正等觉。法谓佛说或声闻说。说是障碍义。障碍法者。谓四他胜及众教二不定。三十舍堕。九十一堕。四别悔众学法。习行之时非障碍者。谓不能障沙门圣果。谤者谓出非理言。不善者招恶异熟。诸苾刍见是语时应作别谏。若不舍者作羯磨谏。乃至结竟。广说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作如是语。我知佛所说等。诸苾刍见是语时应作别谏。舍者善。若不舍者得恶作罪。羯磨谏时。若作白时及初二羯磨。若不舍者皆恶作罪。若三羯磨竟时。便得堕罪。若作非法等羯磨者。彼无有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随舍置人学处第五十六

时无相苾刍得舍置羯磨。往邬波难陀处啼泣而住。邬波难陀告言。具寿无相。何故啼泣。报言诸黑钵者为我作舍置羯磨。邬波难陀曰。设与城邑聚落及三界有情作舍置羯磨者。岂城邑等而非有耶。且勿忧恼当求忏谢。如是教已便共言说。受用衣食同室而卧。时少欲苾刍见是事已共生嫌贱。云何苾刍知彼苾刍是恶见人。众与羯磨未行随法。而与言谈为同住事。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集众问其虚实。种种呵责。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如是语人未为随法不舍恶见。共为言说共住受用同室而宿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如是语人者谓是无相。未为随顺法者。未作随顺忏摩之法。不舍恶见共为言说等者。谓作教授依止等事。于四室中同宿天明。结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如是语人未作随法。为言论共住等事。便得堕罪。若彼身病看侍无犯。或共同居令舍恶见。此亦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摄受恶见不舍求寂学处第五十七

佛在室罗伐城住逝多林给孤独园。时邬波难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长大。时有异处众多苾刍来至其所。与二求寂以为共住。言戏掉举身相摩触。时诸苾刍后生懊悔。便自克责所犯之罪。应责心者责心而悔。应对说者对说而除。发勇猛心起决定意。断诸烦恼证阿罗汉。获大神通。后于异时彼二求寂林中采花。于虚空中见彼苾刍乘空而至。遂遥问曰。仁等是谁苾刍。答言我是某甲。彼二报曰。仁等岂不昔与我等而为共住。言戏掉举身相摩触作诸罪业。云何于今获增上证。彼便答曰。此事实尔。然我后时情生懊悔。深自克责所犯之罪。如前具说。乃至获得道果。求寂闻已便作是念。此诸苾刍昔与我等。共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云何于今得增上果。以此因缘我知佛所说法。云习诸欲是障碍者此非障碍。具以此事告诸苾刍。时少欲者闻是语已不嫌不喜。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世尊尔时告诸苾刍。此二求寂所言非理。汝等应可作别谏法而开晓之。若有余人作斯事者。亦如是谏。告言。汝利刺长大莫作是语。我知佛所说法欲是障碍者此非是障。勿作是语谤讁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佛以种种方便说行诸欲。是障碍法。汝今二人当舍恶见。时诸苾刍奉佛教已。往二求寂所如佛所教晓喻其事。如是谏时彼二求寂。所有恶见坚执不舍。作如是语。此事是实余皆虚妄。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我等奉教别谏彼二求寂时。彼之恶见坚执不舍。而云我说是实余皆虚妄。佛言汝诸苾刍。应作白四羯磨谏二求寂。如是应作。鸣槌集众。众既集已。令二求寂离闻处在见处。应令一人作白羯磨。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利刺长大二求寂。自起如是恶见作如是语。我知佛所说法欲是障碍者。此非是障。苾刍与作别谏之时。彼二恶见坚执不舍。作如是语。此事是实余皆虚妄。若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与彼二人。作白四羯磨晓喻其事。汝等二人莫作是语。如佛所说障碍之法不应习行。我知此法习行之时非是障碍。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说。世尊以种种方便说欲是障碍法。若习行者定为障碍。汝之二人当舍如是恶见。此是其白。一苾刍向二人所报言。众僧与汝作白四羯磨。已作白竟。汝今应舍恶见。若舍者善。若不舍者彼苾刍应还众中。告言恶见不舍。次作羯磨。大德僧伽

听。准白应作。乃至初羯磨了。如前令问。若不舍者还报众知。次作第二第三了时。亦如前问。如是应作。时诸苾刍奉佛教已。唤彼二人为作白四羯磨晓喻之时。彼于恶见坚执不舍云此事是实余皆虚妄。时诸苾刍即以此缘具白世尊。我等已作白四羯磨谏彼二人。彼于恶见坚执不舍。云此事是实余皆虚妄。佛言汝等苾刍应与彼二求寂作不舍恶见摈羯磨。如是应作。鸣槌集众。众既集已。令一苾刍作白羯磨。大德僧伽听。彼利刺长大二求寂。自起恶见如前广说。僧伽为作别谏。及白四羯磨晓喻之时。坚执不舍。云此事是实余皆虚妄。若僧时到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与此二人。作不舍恶见摈羯磨。应告之曰。汝等二人从今已去。不得更云如来应正等觉是我大师。亦复不应随苾刍后同一道行。如余求寂与大苾刍二夜同室宿。汝今无是事。汝愚痴人今可灭去。白如是。应一苾刍向二人所报言。众今与汝二人作白四摈羯磨。已作白讫。汝等应舍如是恶见。若舍者善。若不舍者还至众中具告其事。广说如上。次应与作羯磨。准白应为。作一番讫还令苾刍向彼陈说。众已与汝作初羯磨讫。应舍恶见。广说如上。乃至第三羯磨竟。结文准作。诸苾刍白佛言。大德。应如是作。时诸苾刍承佛教已。唤二求寂为作驱摈羯磨已。恶见不舍。便往邬波难陀所啼泣而住。邬波难陀问曰。汝二具寿何汝啼泣。答言诸黑钵者已为我等作摈羯磨。今欲如何。邬波难陀曰。若彼为诸村坊城邑乃至三界。作摈羯磨。岂村坊等而非有耶。汝勿忧恼。当就忏摩。便受彼二供给供养。言谈同宿。少欲苾刍见是事已。生嫌贱心作如是语。云何苾刍具知如是恶见求寂大众与作摈羯磨已。受彼供承言谈同宿。即以此缘具白世尊。世尊集众问邬波难陀。广说如上。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见有求寂作如是语。我知佛所说法欲是障碍法者。习行之时非是障碍。诸苾刍应语彼求寂言汝莫作是语。我知佛所说欲是障碍法者。习行之时非是障碍。汝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以无量门于诸欲法说为障碍。汝可弃舍如是恶见。诸苾刍语彼求寂时。舍此事者善。若不舍者乃至二三。随正应谏。随正应教令舍是事。舍者善。若不舍者诸苾刍应语彼求寂言。汝从今已去。不应说言如来应正等觉是我大师。若有尊宿及同梵行者。不应随行。如余求寂得与苾刍二夜同宿。汝今无是事。汝愚痴人可速灭去。若苾刍知是被摈求寂。而摄受饶益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有求寂者谓利刺长大。佛者谓如来应正等觉。说者开导义。法者若佛说若声闻说。欲是障碍者。谓是五欲。习行者谓作其事。非是障碍者。谓不能障沙门圣果。苾刍者谓此法中人。语彼求寂等者。述其恶见。与作别谏及与众谏。若不舍者应摈羯磨语言。汝从今已去广说其事。是不应作共行同宿。汝是痴人可速灭去。若苾刍者谓邬波难陀。知者或自知或从他闻。摄受者与作依止。饶益者谓给衣食。同室者。四种室中与其同宿。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是彼摈求

寂。乃至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是亲族或时带病。若复令彼冀舍恶见。虽权摄受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着不坏色衣学处第五十八

佛在王舍城住竹林园。时此城中有二龙王。一名只利。一名跋婆。由此二龙威神力故。于王舍城有五百温泉及诸池沼。常流不绝。时降甘雨五谷熟成。尔时世尊调伏难陀邬波难陀二龙王已。此二龙王每于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尽日。从大海出升妙高峰。来诣佛所为欲供养及听法故。时只利跋婆二龙王。见难陀邬波难陀来至佛所而申供养。自相谓曰。此二龙王每月于四斋日。远从余处来至此城。承事世尊并闻妙法。我等云何在此城中不申礼敬。我今宜往供养世尊。是时二龙王来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为彼二龙宣说法要。令归三宝受五学处。从此已后身及赀财并皆增盛。既增盛已即共议曰。我等宜可往大海中。随广博处而为居止。作是议已往诣佛所。致敬既毕在一面坐。白佛言。大德。我从世尊受归戒已。身及资财并皆增盛。若大悲世尊哀怜许者。我等今欲往大海中随宽而住。佛见请已告二龙曰。影胜大王是国之主。汝等欲去宜可白知。时二龙王辞佛而去。便相谓曰。如佛所言似不容许。便依旧住。然二龙王若于夜中来见佛者。依本形状。若于昼日作长者形。后异时中龙于昼日在世尊所听佛说法。影胜大王亦于彼时往竹林园。既至门所命左右曰。汝往佛所观有何人。时彼左右奉教而去。既至佛所礼佛足已。见二长者在世尊处。即还王所。白言大天。有二长者在世尊处。王作是念。彼二长者是我国人。见我来至敢不起耶。时影胜王欲至佛所。彼二龙王见大王来。白世尊曰。大德。我今先且敬法为敬王耶。世尊告曰。诸佛世尊及阿罗汉等咸敬于法。以此因缘说三伽他曰。

若过去诸佛 及以未来者

现在诸世尊 能断一切忧

皆共尊敬法 言说及行住

常于一切时 尊重于正法

是故求益者 欲希富盛乐

应当尊敬法 常思诸佛教

时彼二龙闻佛世尊说敬法事。虽见王来而不修敬。王既见已便作是念。此二长者是我国人。见我来至不相敬重。便生嗔恨。至世尊所礼双足已在一面坐。佛知王意有嗔恚

心。别作余言不为说法。时影胜王请世尊曰。唯愿大师为我说法。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说伽他曰。

若无清净心 而怀嗔恨意

不能解诸佛 所说微妙法

降伏斗诤心 及无不净意

能除于忿害 方解微妙法

时影胜王闻伽陀已作如是念。由二长者遂令世尊不时为我演说法要。便从座起礼佛而去。命左右曰。汝可伺彼佛边长者。辞佛去时应告之曰。大王有教。尔等二人宜当速去。勿居我国。于时使人奉命而往。彼二龙王既闻妙法。礼佛而去将出竹园。使人报曰。大王有教。尔等二人宜当速去。勿居我国。二龙闻已便作是念。我比长夜情所乐者。今不为劳而能遂愿。即起密云降注洪雨。从诸渠涧次入江河。展转随流至于大海。身及资财转更增盛。龙去之后。王舍城侧五百温泉并皆枯涸。于时时中不降甘雨。五谷不成人怀忧戚。时影胜王见此事已便作是念。王舍城内有二龙王。一名山二名胜。常居此城。由彼威力能令五百温泉及诸池沼常流不绝。于时时中每降甘泽。五谷熟成无所乏少。忽于今时温泉池沼并皆干竭。多时无雨五谷不成。岂二龙王而命过耶。或复逃窜向余方国。或咒龙者之所摄持。成金翅鸟王之所啖食。然佛世尊具一切智无不观察。我今宜往问彼所由。时影胜王往竹林中。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大德。有二龙王在此城住。具述威力盛衰所由。不委今时居止何处。尔时世尊告影胜王曰。大王当知。非彼二龙身死命过。乃至亦无金翅所食。然是大王自为驱摈。王曰我曾不忆与彼相见。况驱摈乎。世尊告曰。我为大王忆驱摈事。王岂不忆。曾于一时来至我所。见二长者在我边坐。大王于时共作何语。影胜白佛言。世尊。我不共语。遣使留言报二长者。勿居我国。佛言彼二长者即是龙王。化作人身来听法要。王曰彼二龙王今向何处。佛言往大海中。

王闻语已便带忧色而白佛言。大德。我之国界将衰损耶。佛言王之国界未至衰损。然可愧谢彼二龙王。王曰彼在海中我住城邑。既不相见。求谢无由。佛言每于四斋日来至我所而申礼敬。王至此日宜可自来。我指示之当申忏谢。王曰我忏谢时为礼彼足耶。佛言不应礼足。宜申右手告龙王。曰。愿容恕我勿恨前言。彼二龙王自当容忍。后于异时至褒洒陀日。彼二龙王来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其影胜王。亦于是日来礼佛足一面而坐。尔时世尊即便现相示其处所。此是二大龙王。时影胜王便舒右手告二龙曰。龙王。于我愿见忏摩。龙王报曰。忏摩大王。王曰若容恕者。愿还来此住我国中。二龙

告曰。我从此处至大海已。身及资财非常广大。若来此者无处相容。王曰若如是者当失我国。

龙曰唯愿大王勿忧失国。可于城外造二神堂。一名只利龙神堂。二名跋窭龙神堂。我令眷属住此堂中。六月一时盛兴大会。我等自来观王国土不令阙乏。王曰善。当如是作。时影胜王即于城外林泉之所造二神堂。每年二时至节会日。遍六大城所有诸人并皆云集。曾于一时至节会日。有南方乐者来至王城。时彼乐人自相谓曰。我等作何方便得使众人情生欢爱。多获财利以自供身。时有一人作如是议。若说大人殊胜行迹。可使众人情生欢爱多获财物。诸人报曰。若如是者世间殊胜无过于佛。一切有情共所钦敬。我若赞叹摄引众人。因此得财永无阙乏。时彼乐人俱共往诣六众之所。礼足而白。唯愿圣者为我宣说。如佛往昔为菩萨时。在睹史天宫将欲下生赡部洲内。作四种观察。欲界六天随应作事咸皆为作。

降神母腹及诞生时。渐至童年出门游观。见老病死等。遂适林中苦行六年。将为无益道成正觉普济群迷。如是等缘愿皆为说。六众报曰。汝等闻此欲何所为。乐人告曰。我欲修入管弦缉为歌曲。时邬陀夷闻已告曰。痴人。汝将我佛法胜事奏入弦歌。汝可即行。不能为说。时诸乐人默然舍去。诣尼寺中至吐罗难陀一刍尼处。礼而告曰。唯愿圣者为我宣说。如佛往昔为菩萨时。在睹史天上来此下生。乃至普济群迷。愿为我说。吐罗难陀闻而告曰。汝乐闻此欲作何事。乐人答曰。我今欲取其事奏入管弦欲为舞曲。尼便报曰。共作要契方可为陈。汝若与我饼果直者。当为汝说。乐人曰。此是小事必当奉与。其吐罗难陀尼具足多闻善闲三藏。即为宣说始从生位终至菩提。乐人闻已咸取其事修入弦歌。

乐人于时共相告曰。此之胜事令信敬人情发欢喜。作何方便令不信者亦起欢心。我当一时俱呈两伎。令信不信咸唱善哉。遂即遍觅希奇还入僧寺。见阐陀苾刍饱食已讫复舍威仪。忽有施主持妙饮食来与阐陀。于时阐陀情希更食。洗手受已往邬陀夷所。其邬陀夷食尚未起。即对其前蹲踞而住。作如是语。大德邬陀夷存念。我苾刍阐陀已足食讫。复得如是美好饮食。今欲更食。愿与我作余食法时邬陀夷取两三口食已。告曰去此是汝食随意餐啖。时彼乐人见斯事已便作是念。此好缘由。我若作者能令不信之辈亦发欢心。即便往彼作乐之处。手振鼗鼓广集诸人作众伎乐。始从菩萨睹史天下迄至普济群迷。并悉奏入管弦盛为舞乐。敬信之类生希有心。皆云奇哉。乐人善为歌唱多赠钱贿。

有异常伦。于时乐者复更思惟。不信之人终须汲引。遂令一人作阐陀形。复遣一人作邬陀夷状。却坐而食。其阐陀形者。即以瓦碗盛灰满中上置沙糖。至邬陀夷处蹲踞而住。报言大德邬陀夷存念。我阐陀苾刍已饱足食。复得如是美好饮食。情希更食。愿与

我作余食之法。时邬陀夷乐人取沙糖食。便以灰碗覆彼头上。告云此是汝物随意餐啖。时不信人见其希有。并皆大笑唱言美乐。多遗珍财。时诸看人戏散之后。随所至处如前次第话向余人。六众苾刍展转闻说共相议曰。无识倡优摸我形状。戏场之内用作希奇。我今宜可与彼乐儿作无益事。即相谓曰。我等宜应向姊妹边共忆戏事。即便至彼而告之曰。姊妹。如我世尊。为菩萨时所有行迹。当时有一乐者名高腊婆。取菩萨行歌入管弦。

我等虽看有忆不忆。即便共歌。其事无有遗失。遂即往至二神堂所。去其不远张设戏场。青布傍遮红禅上覆。既布置已六众俱来。时邬波难陀即着俗服。以彩叠缠头手拍鼗鼓。自余诸伴皆为舞乐。鼓声才发大众云奔。弃彼戏场皆集斯处。时彼乐人闻音奇绝。亦并俱来观其所为。咸成绝代。共相谓曰。此等为是天。为龙药叉乾闼婆等来此歌戏。各生奇异共舍资财。于时六众戏讫散场。所有钱财并收将去。时诸乐人亦随其后观知住处。便见六众入竹园中。乐人在门伺看其事。时邬陀夷出寺门外。于其耳侧尚有雌黄。乐人见之问言。向为伎乐岂圣者耶。答言是我故欲辱汝痴人。岂容汝等假我威光以为活命。反相调弄。作我形仪对众人前以当诃笑。若汝去处我必随行。令汝长时一无所获。

我等不将戏具借觅权充。汝等擎持诸事辛苦。见是语已乐人请曰。唯愿圣者恕我一愆。邬陀夷曰。若汝得财悉当与我。共为盟要即我不随行。乐人议曰。我若不与相恼未休。是故今时得者皆与。遂还本处咸共忧愁。彼有知识来问之曰。仁等何因各怀忧色。答曰我今被罚。岂得不忧。问曰是谁。答言释子。问言何意。即以上事具悉告知。时彼知识俱生嫌贱。云何苾刍着俗白衣躬为伎弄。虽诸乐人并不免输物。时诸苾刍闻是语已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苾刍众。如俗讥嫌问知虚实。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得新衣。当作三种染坏色。若青若泥若赤。随一而坏。若不作三种坏色而受用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余义如上。新衣者有二种新。一谓衣体是新。

二谓新从他得。此中新者谓是新衣。衣有七种。具如上说。青者谓青色。泥者谓赤石。赤者谓树赤皮。染坏色者谓坏其白色。若不染坏而受用者。得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诸苾刍得新衣。于三种色中不随一而坏者。皆得堕罪。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 捉宝学处第五十九

尔时薄伽梵。在王舍城鹫峰山。于日初分执持衣钵。下鹫峰山入城乞食。将尊者阿难陀以为侍者。于时遇天大雨水荡崖崩。见劫初人所安伏藏光色晃耀。世尊告阿难陀曰

。汝应观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难陀曰。是可畏毒。作是语时。去斯不远有一贫人。常采根果以自活命。闻称毒声便生是念。我试往观。所云害毒其状如何。勿令于夜蜇害于我。既至其所见是伏藏光彩外发。于时贫人见已欣喜窃生是念。愿此毒蛇恒蜇于我。父母妻子所有眷属。亦不辞痛。遂将叶盖。细细持归渐兴宅舍。以供衣食。共诸亲族随意受用。便大富盛。时未生怨杀父自立。便令使者遍观国邑谁有多财。时彼使人见得伏藏者。舍宅昌炽衣食丰盈。奴婢牛羊有异常日。便问之曰。汝于昔时贫无衣食。何故今日忽然富盛。岂非窃得王家伏藏耶。即便执捉送至王所。王便问曰。汝今卒富得我伏藏耶。彼便拒讳。王曰。此违我命准法当死。所有眷属并收系狱。此应断命。时彼狱官即将其人欲往刑戮。于其路中作如是语。阿难陀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难陀曰。是可畏毒。然王国法。将刑之人所有语言必须反奏。见是语已即白王知。王曰可唤将来。既至王所。王自问曰。如汝所言有何义理。彼人具陈昔事。王于尔时于世尊所创发信心。问彼人曰。咄男子汝信佛语。答言大王我实深信。时王闻已泪落沾衣。报彼人曰。此物与汝眷属皆放。时彼男子既得脱已喜不自胜。作如是念。我之所有富盛家业皆由世尊之所致也。我今宜应礼世尊足。请佛僧众就舍而食。广说乃至食已闻法。即于座上见四谛法获预流果。广如余说。此是缘起尚未制戒。

佛在王舍城鹫峰山。时邬波难陀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城乞食。于路见教射人不申礼敬。巡家渐次至教射堂中。见无师主唯有诸徒。邬波难陀告诸人曰。汝等学射徒费日功未能成就。即自执弓箭在右而射。放箭皆中。告言汝等当觅上好师匠而学技能。邬波难陀告已而出。时彼射师还至堂中。诸人见时不致恭敬。问曰汝等何故傲慢异常。诸人报曰。我废生业欲学技能。看此形势似空费日。师问其故。诸人具以事答。师闻语已便往寺中觅邬波难陀。见已礼足作如是语。阿遮利耶斯乃是我活命之缘。幸愿慈悲勿相破坏。邬波难陀报言。痴人。弓射之术是我技能。汝将活命无束修礼。其人礼而谢曰。事已往者请勿致责。自今已去谨随上命。即便货卖教射之具。所得之物送与邬波难陀。至射堂中忧怀而住。亲友见问。何故忧愁。彼以事答。时人闻已便生讥议。沙门释子所作非法。云何令他教射之人遂至贫乏。此亦缘起尚未制戒。缘起同前。入城乞食。时邬波难陀乃至巡家至教乐堂中。见师不在自取乐器具奏八音。广说如前。乃至其人货卖乐具遂至贫乏。此亦缘起尚未制戒。

尔时世尊随缘施化。从王舍城至广严城。住高阁堂中。时邬波难陀于日初分时执持衣钵入城乞食。于其中路见栗姑毗多诸童男。以璎珞具置在一边而共游戏。邬波难陀见其璎珞。谓药叉物遂即收取。时诸童子见取璎珞。便各竞来牵其手足。咸以尘土而散掷之。遂还璎珞。邬波难陀尘土坌身方还入寺。苾刍见问。岂与童子而共戏乎。邬波难陀具以事答。此亦缘起尚未制戒。

佛在广严城。乃至六众苾刍入城乞食。路次栗姑毗园。便入园中见诸戏具。即取鼓乐如法击奏。犹如净饭王所奏音乐。及未生怨战鼓之响。时城内人闻斯声已皆大惊怖。作如是语。定是未生怨王来袭我国。即严兵革出大城门共相拒敌。是时六众便弃鼓乐俱出园外。诸人见六众来。问言圣者。未生怨王所有兵众今在何处。六众曰彼未生怨何因至此。问曰若不来者彼之战鼓因何响振。六众答曰。此是我等聊为戏笑。非是王军。余人报曰。仁可急去。勿住此中。栗姑毗来必是相辱。即还入寺。诸苾刍问。何故空钵而归。具以事答。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贱。云何苾刍共作如是不端严事。乃至白佛。广说如前。佛言我观十利。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宝及宝类。若自捉教人捉者。波逸底迦。

尔时世尊。从广严城至憍萨罗国室罗伐城。住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毗舍佉鹿子母。闻佛来至欲申敬礼。具诸璎珞周遍严身。禀性怀惭耻将见佛。遂脱璎珞付其从者。着鲜白服入见世尊。礼佛足已听闻妙法。从座而去。时彼从者以其璎珞置花树下。遂忘归家。时阿难陀见其璎珞便作是念。世尊所制由此当开。即便收取自往白佛。佛言。善哉善哉。阿难陀。我虽未许汝已知时。若说戒时应云除时因缘。复于异时毗舍佉问从者曰。将璎珞来。报言寺中树下忘不持来。报云往取。子闻语已白其母曰。岂如库内令彼取来。寺中多人彼物定失。母曰我在生来物不遗失。汝但往取。必定应得。从者承命遂往寺中。阿难陀见之便授璎珞。从者持至。母告子曰。我不失财。斯言非谬。子作是念。我当试验其事实不。便取其母金印指环投于井中。汲水之时随水而得。其子复将掷于江内。鱼见吞食。渔人获得诣市卖之。家人买归破腹而得。复以金囊弃之于路。时人见者皆谓是蛇避之而去。子还收取。既作如是多种试验。方知其母不失于物。复有苾刍行至寺外。见遗金囊持之而去。后有人来苾刍报曰。此是汝囊不。彼人言是。便与。持去。次有一人急走而来。问苾刍曰。见我金囊不。报曰我已与他将去。其人闻已懊恼命终。世尊知已告诸苾刍。不应如是辄即与人。应问记验相应者与。不同者勿与。复有苾刍。见盛金囊弃之而去。佛言不应弃去。应以叶覆。彼以叶覆弃之而去。佛言不应弃去。可以物盖。应于其处七八日中来去看守。有人来认。问相当者应可与之。若不相当者将归寺中可贮僧库。经五六月若有主来认。相当应与。无主来者。应将此物买牢器物而举用之。后有主认。若记同者应将物示。此是汝物买得。随意将去。若索利者应报彼云。汝物合失。得本应喜。何不知恩更求利物。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苾刍众。赞叹持戒告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宝及宝类。若自捉教人捉。除在寺内及白衣舍。波逸底迦。若在寺内及白衣舍见宝及宝类。应作是念然后当取。若有认者我当与之。此是时。

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宝谓七宝。宝类者。谓诸兵器弓刀之属。及音乐具鼓笛之流。自捉使人及以结罪。广如上说。苾刍在寺中及以俗舍。若见宝等。听作是念然后收取。若有主来我当持与。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自手使人捉诸宝物。已磨治者皆得堕罪。未磨治者但得恶作。乃至捉假琉璃亦恶作罪。若捉严身璎珞之具。皆得堕罪。乃至麦莛结为鬘者。捉亦恶作。若捉琵琶等诸杂乐具有弦柱者。便得堕罪。无弦恶作。乃至竹筒作一弦琴。执亦恶作。若诸蠡贝是堪吹者。捉得堕罪。不堪吹者恶作。诸鼓乐具堪与不堪。得罪重轻亦同此说。若执弓时有弦弭者。便得堕罪。无者恶作。若刀有刃箭有镞头。皆得本罪。异斯恶作。乃至弹毛弓及草莛箭。亦皆恶作。若像有舍利。执得堕罪。无舍利者恶作。若作大师想擎持者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时诸苾刍咸皆有疑。以何因缘毗舍佉母不失钱财。佛告诸苾刍。汝等应听。乃往古昔迦摄波佛涅槃之后。有一老母奉持戒行。时讫栗枳王。宫人游戏园中遗璎珞具。时彼老母得此璎珞。系竹竿头欲求本主。时王遣人寻此璎珞。于老母处得已奉王。王见物喜怪其奇异。嗟叹老母问曰。既有好心理合嘉赏。今何所欲。老母白王。更无所欲。不求现利。愿以此缘于未来世所生之处得不失财报。由昔净心今受斯果。往时老母者即今毗舍佉母是。由于往时不藏他物。发愿力故。于生生中虽失珍财终还获得。是故苾刍得他物时。勿盗藏举。如是应学。

非时洗浴学处第六十

佛在王舍城。时此城傍有三温泉。一王自洗浴。二是王宫人。三诸杂人。其王洗浴处苾刍亦洗。宫人浴处苾刍尼亦浴。于时六众苾刍洗浴之际。便生是念。我今试王信心厚薄。意欲相恼沉吟久之不时速出。王遂遣人取水别处而浴。不入温泉。既洗沐已往诣佛所。顶礼双足听闻妙法。辞佛而退。时具寿阿难陀闻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由诸苾刍为洗浴故。有是过生。诸苾刍等不应洗浴。时诸苾刍身不洗沐体多垢腻。乞食之时婆罗门居士等见而问曰。圣者岂复仁等身持垢秽将为清净耶。何因不洗。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半月应为洗浴。于暑热时彼诸苾刍不数洗故。身体萎黄。诸人见问。圣者何故似带病耶。答曰我由世尊不许数洗身体烦热。致使之然。诸人告曰。世尊大悲以此为缘必当开许。以缘白佛。佛言热时应洗。有苾刍病医人令洗。答言世尊。不许。以缘白佛。佛言病时应洗。苾刍或营众作或窣睹波。身垢不净。人见讥嫌。以缘白佛。佛言作时应洗。诸苾刍涉道行时。来往疲极委身而卧。诸人见怪问曰。仁等何不策修善品。昼寝而住。苾刍以缘白佛。佛言若道行时应洗。苾刍被风吹。时身多尘坌垢秽不净。人见讥笑。同前白佛。佛言风时应洗。又触雨时又风雨时。泥污身体。同前白佛。佛言若雨时若

风雨时。随意应洗。尔时世尊赞叹持戒。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半月应洗浴。故违而浴者除余时。波逸底迦。余时者。热时病时作时行时。风时雨时风雨时。此是时。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半月应洗浴者。谓齐十五日一度听浴。故违者谓不依教行。除余时者。若在余时此则无犯。热时者。春余一月半在。谓有一月半在。当作安居。(谓从四月一日至五月半是)及夏初一月谓入夏一月。(谓从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半是)此两月半名极热时。若病时者。若苾刍有病除多洗浴。不能安隐者是。作时者。谓为三宝所有作务。下至扫地大如席许。或时涂拭如牛卧处。行时者。谓行一踰膳那或半踰膳那。还来者是。风时者。乃至风吹衣角摇动者是。雨时者。乃至两三滴雨落身上者是。风雨时者。谓二俱有。此是时者是随听法。结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每于开限洗浴之时。常须心念口言而为守持。应云在某时中我今洗浴。若不守持者。以水洗身水未至脐。得恶作罪。水至脐者即得堕罪。若入水洗者准此应知。若先以暖水后以冷水如上浴时。得罪同前。或先池后河等。事亦同此。时有苾刍。于河彼岸有请唤事。不敢入水往赴其请。佛言应去。勿致疑惑。苾刍有事渡河。脚跌堕水。心生疑悔。佛言无犯。苾刍渡桥堕落闷绝。余人见之便以水洒。苾刍起已便生疑悔。佛言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第七摄颂曰。

杀傍生故恼 击撵水同眠

怖藏资索衣 无根女同路

杀傍生学处第六十一

佛在室罗伐城。尔时具寿邬陀夷日初分时入城乞食。遂至教射堂中。其师出外但有诸生。见教射处所置堋垛事无准的。时邬陀夷遂取五箭仰视虚空。时有一乌飞腾而过。邬陀夷便射四箭遮乌四边。乌乃上飞。遂以箭贯从口而出。告诸生曰。少年汝等应当求如是师傅学斯技术。后教射师回至射堂。弟子具说其事。师作是念。勿令苾刍数来相恼。即设方计。令彼诸生持其死乌。系竹竿上随邬陀夷后。令彼恶响周遍十方。作如是说。仁等当知。大德邬陀夷有斯技艺。空中落羽箭入乌肠。时诸婆罗门居士等。见斯事已各起讥嫌。云何苾刍自执弓箭杀诸禽鸟。此则肉不堪食筋皮无用。于不应处而为恶业。少欲苾刍闻生嫌耻。以缘白佛。尔时世尊广说如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故断傍生命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故者明非错误。傍生者谓是飞鸟。或复诸余禽兽之类。断命者谓杀其命根。释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言断傍生命者。谓以三事。内外及俱。而兴方便断彼命根。若苾刍作杀害心。乃至以一指损害傍生。因此命终者。得波逸底迦。或当时不死。后时因此死者。亦得堕罪。若后时不死者。得恶作罪。如是广说。如前断人命学处具说。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如前广说。

故恼苾刍学处第六十二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大目乾连与十七众出家并受近圆。彼十七众遂便亲近六众苾刍。时邬陀夷告十七众作如是语。具寿。汝等为我作如是如是事。答曰我不能作。岂仁是我阿遮利耶邬波驮耶。令我执作。邬陀夷见是语已。即便驱遣不许同住。时十七众遂向余处而为读诵。邬陀夷便诣邬波难陀处告言。上座知不。此诸小师不受我语。事欲如何。邬波难陀曰。汝今应可令彼小师各生恼悔废其习读。当作是语。广说恼缘。时邬陀夷闻是教已。如言即作。告十七众曰。具寿。汝等岂复能得漏尽入正定聚耶。由汝皆是减年受具。既无戒足众善不生。如是广说。乃至作法不成。时十七众便以此事告大目乾连。时大目乾连为除疑悔复告之曰。佛说初人无犯。况汝无过。然复谁向汝等作如是语令生追悔。报言尊者邬陀夷。少欲苾刍闻是语已便生嫌贱。云何苾刍故令苾刍心生悔恼。以缘白佛。广说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故恼他苾刍。乃至少时不乐。以此为缘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故恼者。欲令心生恶作发起追悔。少时不乐者。乃至须臾情不安隐。以此为缘者。非余事也。结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谓问其别事。又问律教相应。云何问别事。若苾刍于他苾刍处作恼乱心。往诣其所作如是言。具寿。汝忆某王及某长者不。答言彼已多时我不记忆。报言具寿。彼非多时。汝不忆者。即是生年未满二十而受圆具。更可近圆。作是语时。设彼苾刍心不生恼。然此苾刍亦得堕罪。如是问言。汝忆某时日蚀月蚀俭岁丰年。广说如上。云何问律教相应。如作恼心问言。具寿。汝先于何处所而受近圆。答言某处。报曰彼处先无大界。不结界场大众不集。便成别住非善受近圆。汝应更受。又问具寿。谁是汝阿遮利耶邬波驮耶。答言彼是我二师。报曰彼人破戒不合为师。汝则不名善受近圆。又问汝向某处不。答言去。若向彼处皆是愚痴破戒之人。或鄙恶类。非是善伴。汝定破戒。作如是等语恼乱他时。随彼前人恼与不恼。但使闻知皆得堕罪。又问具寿。汝取二师衣不。答言曾取。报言汝若取者。有贼心故犯他胜罪。问言具寿。汝颇曾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灭不。答言我说。报曰汝若说此上人法者。犯他胜罪。如是说时作恼乱心。皆得堕罪。此中无犯者

。如有苾刍诣苾刍所作如是问。具寿。汝忆某王及某长者不。答言我不忆。报言具寿。彼已多时。汝虽不忆亦是年满二十善受近圆。又日月薄蚀年岁丰俭。如上应知。是谓问其别事。如有苾刍诣苾刍所作如是问。具寿。汝先于何处所而受近圆。答言某处。报曰我知某处。先有大界旧结界场。汝即善受近圆。如是问其二师。问所向处。问取师衣。答曰此皆无过。又问具寿。汝说诸行无常乃至涅槃寂灭。答言我说。报曰汝不自称得此上人法不。答言不也。若如言者说亦无过。是谓问与律教相应。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广说如上。

以指击攡学处第六十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大目乾连既与十七众出家。广说乃至但有营事。即十七人共相捡挍更互助成。如前杀戒中具言其事。时十六人从一乞忏。见彼不言。即皆以指。击攡令其大笑。因而致死。少欲苾刍闻生嫌耻。云何苾刍以指击攡断他命根。以缘白佛。佛言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以指击攡他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十七众。余义如上。以指击攡者。谓是身业。结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以一指头击攡他者得一堕罪。乃至五指便得五罪。若以拳击攡。得一堕罪。若以足指准手应知。若以指端示其厝处。或指疮处或指蚊虫。或示旋毛等。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广说如上。

水中戏学处第六十四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十七众中有最大苾刍。名邬波离。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已。便作是念。我始观察于久共住同梵行者。于此众中谁有善根谁无善根。观已知有系属于谁。知属于我。时邬波离为作引导。方便相随俱往阿市罗跋底河。滤水添瓶。观察水已正念用心为洗浴事。既洗浴竟住在一边。时十六人亦皆澡浴。既入河中乍浮乍没。或往彼岸或还此岸。或沿波或沂流。或打水鼓或击水蛙。或为水索或为水杵。如是等类作众伎乐。身手掉举共为戏笑。时胜光大王于高楼上遥见彼戏。告胜鬘夫人曰。试当观汝所重福田。夫人白言。大王。此辈少年颜容盛壮能修梵行。王不称奇。王虽年迈未能静息。彼水中戏亦何见责。时具寿邬波离观彼王心知生轻慢。欲令信故告诸人曰。仁等可各整衣服。俱持水瓶共还住处。时邬波离以神通力。与同梵行者各升虚空。于王楼上飞腾而过。时胜鬘夫人俯观其影仰视希奇。便白王曰。王可观此胜妙福田腾空而去。王言夫人。岂有证阿罗汉者水中戏耶。夫人答曰。此则是王之所闻知。有未闻事王所不知。王曰何谓也。夫人曰。心如电光须臾改易。以坚固定犹若金刚。刹那之间破无明惑。王不应怪。王闻语已默然无答。时胜鬘夫人见斯事已。便令使者礼拜世尊。并申请白。见诸圣者在水中戏。唯愿世尊于诸圣者而为忆念。勿令水中而为戏乐。尔时世尊

闻是事已。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水中戏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十七众。余义如上。若苾刍于水中戏。如上所说。浮没掉举等事。皆得堕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能生于犯。云何为九。谓自喜教他喜。自戏教他戏。自跳教他跳。掉举弄影。身相打拍。若苾刍作水中戏意。从床而起带持衣服。往诣河池所脱上衣。着洗裙身入水中。乃至未没已来皆恶作罪。身若没时。便得堕罪。出时亦尔。若作求凉冷意者。出没无犯。或从此岸向彼岸。从彼岸向此岸。或沿波或沂流等。皆犯堕罪。若作学浮意者无犯。若打水鼓。广说如前。乃至以指弹作声。皆得堕罪。若瓶瓦瓯器盛水而戏者。波逸底迦。乃至指弹得恶作罪。若羹臛碗中打作鼓声。乃至指画为迹作调戏心。得恶作罪。欲令冷者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如上说。

与女人同室宿学处第六十五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阿尼卢陀断众结惑证阿罗汉。彼既自受解脱胜乐作如是念。世尊于我已作大恩。我于世尊欲作何事而能报德。我今宜可利益有情。此即名为酬恩中胜。作斯念已。执持衣钵人间游行至一聚落。此聚落中有一长者。二男一女。其女长成行不贞谨。彼二兄弟因与他竞。他人告曰。汝妹未嫁与外人私通。兄弟闻已问妹虚实。妹即答曰。我实清谨。世人谩说。于后不久遂便有娠。兄弟问曰。汝言清谨何处得斯。妹曰曾有秃人强逼于我。因即有娠。后遂生男。时人名为秃子。母号秃子母。是时具寿阿尼卢陀既至此村。日将欲暮求宿处所。时诸童子报言。圣者彼处有秃子母舍。必相容宿。时具寿阿尼卢陀随言即去。投彼家宿。时秃子母遂相容止。便生邪念。即于夜中就尊者所欲相抱捉。于时尊者知其恶见。以神通力上升虚空。女人见已生希有心。求哀忏谢仰而告曰。唯愿圣者慈愍我故当为下来。是时圣者为利益故。纵身而下为其说法。如闻法已心便启悟证获初果。既至明日。其女兄弟至还见讥。汝之姊妹非但俗旅。虽释迦子亦被拘牵。彼二闻已俱生忿怒。便就其舍欲杀苾刍。是时尊者观二童子及诸有情根机时熟。即升虚空现十八变作希有事。时彼聚落四近诸人。各并云奔共观异相。尊者复坐即便为众宣说法要。令彼兄弟及万二千人皆得见谛。广说乃至阿尼卢陀见斯过已。更不复于俗舍之中而为止宿。复于异时阿尼卢陀于一村隅苑园中宿。即于此夜有诸贼侣。欲偷劫此村过苑园中。见苾刍宿共相议曰。我欲盗财见不祥相。我今宜可杀此苾刍。时贼将军先是尊者寺内作人。既遥见之遂相忆识。告诸人曰君等当知。昔有商客入大海中遭诸厄难。称其名者安隐而归。如此之人不应造次便为杀戮。我等且去入村。若不得物回杀未晚。诸贼相随入村劫盗。多获财物还至园中。是时尊者便为群贼宣说法要示教利喜。皆令见谛得预流果。时彼诸人皆留盗物还彼村人。其夜有天告村人曰

。汝等诸人贼所盗物。皆由尊者阿尼卢陀威神力故。所有财物并在村外苑园之中。皆不将去。汝至天明各往收取。时彼村人闻天告命。至天晓已便往园中。到尊者所各礼足已在一面坐。尊者为其说法。令万二千人亦皆见谛。时彼贼侣有五百人。便求尊者而为出家。时阿尼卢陀将五百人诣世尊所。世尊见至便命善来苾刍。皆成出家并即圆具。蒙佛教诫不久皆证阿罗汉果。时诸苾刍问阿尼卢陀。尊者。得安乐行不。答曰有安乐行。亦有苦行。问言云何。答曰我利有情斯成乐行。几遭斩首是为苦行。问言何故即便具答投女宿事。诸苾刍曰。合与女人共室宿耶。答曰只由不合有此过生。少欲苾刍闻已嫌贱。云何苾刍与女人同室宿。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共女人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具寿阿尼卢陀。余义如上。共者兼彼也。女人者。若妇若童女。谓堪行淫境。同室宿者。室有四种如上。释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与女同宿。身在中阁女人在阁下。应拔梯令上。或门安店钥或遣人看守。若异此者。乃至明相未出已来。得恶作罪。若过明相便得堕罪。若苾刍在阁下女在中阁。或苾刍在中阁女在上阁。或复翻此。广说如前。或苾刍在房女在檐前。唯除梯一事。余并如前。若女在房中苾刍檐下。应外系其户。余如前说。若在门屋下。苾刍门内女在门前。应内安关店。翻斯外系。余并同前。假令共室。若有夫主守护者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时诸苾刍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具寿阿尼卢陀曾作何业生富贵家。出家断惑证阿罗汉。广化有情为大利益。唯愿为说。佛告诸苾刍。汝等当听。乃往过去迦摄佛时有一苾刍。于聚落中住。建大寺宇躬为捡挍。设上供养愿求解脱。共住弟子有五百人。时聚落中所有人民。于苾刍处信敬深重。乃至广说。由昔捡挍供养众僧故生富贵家。由发愿力故证阿罗汉。彼五百弟子即今五百阿罗汉是。昔聚落中所有居人。即所化诸人是。又问何因得妙天眼。佛弟子中最为第一。佛言昔迦罗村驮佛制底之处兴大供养。时有群贼欲行窃盗入制底中。见其灯闇遂便挑举。睹佛尊容情生欢喜。即发大愿。愿我来世得遇大师承事无倦。得妙天眼人中第一。由彼愿力今获天眼最为第一。汝诸苾刍当如是学。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一　恐怖苾刍学处第六十六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具寿大目乾连度十七众。出家并受近圆已。此十七人便与六众而为共住。于六众边受学法义。自相谓曰。我等无知不闲经典。常被六众之所轻忽。宜各策励勤为习诵。六众知已。时邬陀夷便于初夜彼诵习时。即反披毛緂作可畏声。云药叉来欲害于汝。共相恐怖。时十七众各大惊惶。复于他日其十七。人恨相恐惧。即便共打邬陀夷几将命断。以油涂身委顿而卧。苾刍见已问言何故。

答曰我为少许戏笑之事致斯困辱。以缘具告。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贱。云何苾刍怖他苾刍令生不乐。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若自恐怖若教人恐怖他苾刍。下至戏笑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他苾刍者谓此法中人。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为恐怖他意。便作种种可畏形状。所谓诸杂色类如烧杌树。或复作诸鬼神等像。云来食汝断汝命根。随彼苾刍怖与不怖。而此苾刍得波逸底迦罪。若苾刍作恐怖他意。便作种种可畏诸声。所谓师子虎豹及诸鬼神等声。云来食汝。余并同前。若苾刍作恐怖他意。便作种种可畏诸气。所谓大小便气或鬼神等气。云此诸物欲来害汝。余并同前。若苾刍作恐怖他意。作不可意触。所谓粗鞭席荐及诸鬼神恶触之事。云来害汝。余并同前。若苾刍作恐怖他意。便作种种可爱之色。所谓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天神等像。云此来害汝。随彼苾刍怖与不怖。得恶作罪。若作可爱声。所谓琵琶笙笛天龙等声。云此诸声欲来害汝。若作可爱气。所谓栴檀沉水龙脑郁金天龙等气。欲来害汝。若作可爱触。谓缯彩细叠等上妙诸触。及天龙等触。云此诸触欲来害汝。随彼苾刍怖与不怖。皆得恶作罪。若欲令前人生厌离心。为说捺洛迦傍生饿鬼人天诸趣所有苦乐之事。令发怖心者。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广说如上。

藏他苾刍等衣钵学处第六十七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长者。请佛及僧就舍而食。诸苾刍赴请。世尊不去。六众苾刍与十七众在后徐行至一池所。六众即便告十七众曰。具寿。未须急去。且共入池徐徐澡浴。既入池已告十七众曰。共汝俱没谁后出头。十七众既没。六众即便疾出。取彼衣裳藏草丛下急行而去。十七众良久方始出头。四顾瞻望不见衣服。各处而住。时尊者舍利子及大目乾连。人间游行回至于此。诸人遥见知是其师。白言邬波驮耶。我等俱被六众藏置衣裳。无缘得往俗家受供。我等今者知欲云何。时大目连即为观察。见其衣服藏草丛下。遂取衣裳与十七众。彼着衣已往赴请处。既到坐次令苾刍起。苾刍怪问。何故后来共相纷扰。十七众答诸人曰。大德。我向无邬波驮耶者。我等悉皆绝食终日。问言何故。即以事具答。少欲苾刍闻生嫌耻。云何苾刍藏他衣服共相恼乱。时诸苾刍还至寺内。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是苾刍苾刍尼若正学女求寂求寂女。衣钵及余资具。若自藏若教人藏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有苾刍寄余苾刍衣。苾刍但藏自衣不藏他衣。时有贼至盗他衣去。苾刍因此衣服废阙。佛言除时因缘。藏者无犯。前是创制此是随开。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自藏苾刍苾刍尼。若正学女求寂求寂女衣钵及余资具。若教人藏。除余缘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苾刍等五众并此法中人。衣有七种。腰绦有三。及所余文并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自藏他苾刍等衣钵资具。若教人藏。咸得堕罪。除余缘故者。谓八难等。并皆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如上说。

受他寄衣不问主辄着学处第六十八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邬陀夷断诸烦恼惑证阿罗汉已。广说如余。难陀邬波难陀依众而住。时邬波难陀年衰朽老。弟子门人无承事者。衣裳垢腻欲为浣染。持与弟子告言。此衣我无所用与汝将去。时彼弟子心贪衣故。即取浣染料理讫。尔时世尊欲往人间游行。弟子即便持所浣衣寄亲教师。随佛而去。邬波难陀后取其衣。着用垢腻举之旧处。如是乃至世尊还来。时有施主。请佛及僧就舍而食。时邬波难陀弟子作如是念。我今宜取新浣染衣俗舍而食。开袋见衣悉皆垢腻不堪披服。便着随宜破弊之衣往赴请处。余苾刍问。何意着此垢衣而来受供。即以事白。少欲苾刍闻生嫌耻。云何苾刍受他寄衣。不问辄着。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受他寄衣。后时不问主辄自着用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不问主者。谓随自意不从借着。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受他寄衣不问而用者结罪同前。若是得意相知或是闻用欢喜虽复不问着用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以众教罪谤清净苾刍学处第六十九

佛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时具寿实力子住鹫峰山。于积石池边经行游履。时嗢钵罗苾刍尼。遥见尊者来申礼敬。彼苾刍尼剃发未久。低头礼拜欲起之时。头戴实力子大衣而起。乃至友地二苾刍见斯事已。遂还住处告诸苾刍曰。诸具寿欲令我等于何人处生信仰心。而我自见实力子共嗢钵罗苾刍尼身相摩触。广说其事。时诸苾刍闻已白佛。佛告诸苾刍。汝等善当究问。彼二苾刍何所见云何见。以何事故。汝等往彼见身相触。时诸苾刍奉佛教已。问彼二人所见虚实。彼二答言。诸具寿我等实不见。实力子与嗢钵罗尼身相摩触。但见礼拜以头举衣。我有嗔恨忿心故作是说。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耻。云何苾刍于清净无犯之人。以无根僧伽伐尸沙法谤。即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嗔恚故。知彼苾刍清净无犯。以无根僧伽伐尸沙法谤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友地二人。余义如上。嗔恚者谓怀忿恨。清净苾刍者谓实力子。无根者。谓无三根见闻疑事。余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谓知清净人以无根法谤。十事成犯。五事无犯。云何为十。谓不见其事不闻不疑。便作如是虚诳解想。实无见等。妄言我有见闻疑。作是说时得波逸底迦。或闻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我闻疑不忘。作是说时得波逸底迦。或闻而信或闻不信。而言我见或闻而疑。或闻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见。作是说时得波逸底迦。是谓十事成犯。云何五事无犯。谓彼不见不闻不疑。有见等解有见等想。作如是语。我见闻疑者无犯。或闻而忘或疑而忘。有闻疑想而言闻等。亦无有犯。如谤清净人时。十事成犯。五事无犯。若谤清净似不清净人。亦复如是。若谤不清净人。十一事成犯。六事无犯。云何十一。谓不见不闻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实无见等。妄言我有见闻疑。作如是说时得波逸底迦。或见而忘或闻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见闻疑不忘。作如是说时得波逸底迦。或闻而信或闻不信。而言我见或闻而疑。或闻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见。作是说时得波逸底迦。是谓十一事成犯。云何六事无犯。谓彼不见不闻不疑。有见等解有见等想。作如是说。我有闻疑者无犯。或见而忘或闻而忘或疑而忘。有见等解有见等想。而言见闻。等亦皆无犯。是谓六事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与女人同道行学处第七十

佛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时此城中有一织师。禀性粗犷难为共住。诸余织师知其性恶不共婚娶。便往室罗伐城。娶织师女为妻。将归故里住王城中。常加苦楚镇无乐意。时彼邻家有一老母。其女诣之告云。阿母我远嫁此得恶夫婿。恒加杖楚无有乐心。我欲逃走。其事如何。母默无对。其女出外见有苾刍往室罗伐。即与相随寻路而去。是时织师寻踪急逐。见一苾刍共妇随路。织师遥见待至一村。唤诸相识共打苾刍几将至死。少得稣息渐至室罗伐城。苾刍见问行李安乐不。答言宁有安乐。遂问其故。具答所由。诸苾刍曰。汝合与女人更无男子随路行耶。报云只由不合遭斯厄难。少欲苾刍闻生讥耻。云何苾刍与无男子女人随路而去。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共女人同道行更无男子。乃至一村间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人。余义如上。女人者谓堪行淫境。更无男子者但有二人。道谓旷远路。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独与女人于迥远路相随而去者。得波逸底迦。若一村间有一拘卢舍。如是至七。若未满拘卢舍。皆得恶作。若满皆得堕罪。或从村至野。或从野至村。里数得罪与上相似。若于其处他遣女人为引导者无犯。或时苾刍迷于道路。女人来为指授者。此亦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第八摄颂曰。

贼徒年未满 掘地请违教

窃听默然去 不敬酒非时

与贼同行学处第七十一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有一苾刍。于王舍城竹林中住。为夏安居。时彼苾刍夏了作衣竟。欲往室罗伐城礼世尊足。出求商旅。时有商人欲向室罗伐城。此之商人是偷税者。苾刍不知共相随去。欲至税所便取余路偷道而行。时彼税官伺知偷路。遂便捉获俱缚将来。知苾刍无过即便放去。既得脱已渐至给园。诸苾刍见问言。善来行李安乐不。答言何有安乐。问言何故。具以事答。诸苾刍问言。具寿岂合与贼相随而行。答曰只由不合见斯难苦。少欲苾刍闻生嫌耻。云何苾刍与贼同道行。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与贼商旅共同道行。乃至一村间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人。与贼者。谓破坏村坊及偷关税。同道行者。谓迴远处共为伴侣。乃至一村间得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与贼同行者。得波逸底迦。若一村间有一拘卢舍。乃至七村。广说如上。皆得堕罪。若以贼为防援引导人者。同行无犯。或迷失道彼来指示者。虽同道去此亦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与减年者受近圆学处第七十二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大目乾连与十七众出家受近圆。时诸童子既近圆已。通夜不食而至天明。饥火所烧身形羸瘦。遂便啼泣。尔时世尊。闻边房中有小童子啼泣声。告阿难陀曰。边房之内何意有童子啼泣声。时阿难陀。白言世尊。是十七众出家近圆。无非时食忍饥不堪。因此啼泣。世尊告曰。岂诸苾刍与减年者而受近圆成苾刍性耶。白言世尊。与受近圆。佛告阿难陀。若人未满二十。不能忍受寒热饥渴。乃至巡家乞食皆并不能。以此缘故。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若复苾刍知年未满二十。与受近圆成苾刍性者。波逸底迦。此非近圆诸苾刍得罪。

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人。余义如上。未满二十者。谓减年人不堪进具。言成苾刍性者。虽以白四羯磨法受而不成苾刍。此非近圆。诸苾刍得罪者。谓除本师所余诸人皆得恶作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人年未满二十作未满想。欲受近圆。诸苾刍问言。汝满二十未。答言未满。若苾刍与受近圆者。此人元不得戒。本师犯堕罪。余人得恶作。若余人共住同受用者。亦皆恶作。

若人未满二十作未满想。欲受近圆。诸苾刍问言。汝年满二十未。答言我自忆知心无疑惑。未满二十。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不得戒。得罪同前。若人年未满二十。作年满想。欲受近圆。诸苾刍问言。汝满二十未。答言我满二十。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得戒成苾刍性。本师无犯。余人亦无犯。

若人年未满二十。作年满想。欲受近圆。诸苾刍问言。汝满二十未。答言我自忆知心无疑惑。年满二十。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得戒成苾刍性。本师无犯。余人亦无犯。

若人未满二十。然不自知心无疑惑。欲受近圆。诸苾刍亦不曾问。设有问时亦不酬答。然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得戒成苾刍性。本师有犯。余人亦有犯。共住等无犯。

若人满二十作不满想。欲受近圆。诸苾刍问言。汝满二十未。答言未满。时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得戒成苾刍性。本师及众并皆有犯。共住等无犯。

若人年满二十作不满想。欲受近圆。诸苾刍问言。汝年满二十未。答言我自忆知心无疑惑。未满二十。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得戒。本师有犯。余人亦有犯。共住等无犯。

若人年满二十。作满二十想。欲受近圆。诸苾刍问言。汝年满二十未。答言满二十。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得戒。本师及众并皆无犯。

若人年满三十作满二十想。欲受近圆。诸苾刍问言。汝满二十未。答言我自忆知心无疑惑。年满二十。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得戒。诸苾刍无犯。

若人年满二十。然不自知心无疑惑。欲受近圆。诸苾刍不问。设问彼复不答。诸苾刍与受近圆。此人得戒。诸苾刍有犯。共往等无犯。同前广说。此中初二非受近圆。若与善苾刍同在一处。若二若三为褒洒陀。是贼住故此应灭摈。若人年未满二十作满二十想。此成近圆。有亲属来问言。此人年未满二十。谁与受具者。应与此人计胎中月及闰月。若满者善。若不满者退为求寂。更与受戒。若不退为求寂。不更受戒者。与善苾刍同在一处。若二若三为褒洒陀。是贼住故此应灭摈。若人年十九而与近圆。若未经一岁便自忆知未满二十。应计胎中月及闰月。若满者善。若不满者。应退为求寂更与近圆。若不尔者。与善苾刍同在一处。若二若三为褒洒陀。此应灭摈。若经一岁而忆知者。名善受近圆。汝诸苾刍。若人于善说法律出家近圆成苾刍性。难值遇故。若人年十八而与近圆。若未一岁忆未满者。应退为求寂更与近圆。若不尔者。与善苾刍同在一处。若二若三为褒洒陀。此应灭摈。若经一岁忆未满者。计胎中月及闰月。满者善。若不满者。应移其处更与近圆。若不尔者同前灭摈。若经二岁方忆知者。此即名为善受近圆。广说如上。圣教难遇故。若人未满二十而有疑心。此应为作忆念计其年月实满不满。除去疑

情。若未满者。应以胎闰而为计之。若满者善。若不满者广说如前。若人年满二十作不满想。希求具戒与受近圆。名为善受。若人年满二十作年满想。希求具戒受近圆。名为善受。又无犯者谓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坏生地学处第七十三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六众苾刍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或造堤防或损蚁封等。诸外道见皆共讥嫌。云何出家苾刍作诸俗务。掘地害命情无悲愍。少欲苾刍闻已白佛。佛集苾刍以种种方便赞叹持戒少欲知足。呵责多欲作无益事。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自手掘地若教人掘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自他同前。地者有其二种。谓生地非生地。云何生地。谓性是生地。或因发掘于三月中经天大雨。是名生地。若无雨者。经六月后方名为生。释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摄颂曰。

生想举地皮 钉橛并画地

牛粪崩河岸 泥墙湿性连

画壁青衣损 砂石土相和

吉辰无净人 钉杙深四指

若苾刍掘损生地。得波逸底迦。若非生地者得恶作罪。若苾刍举地皮时。若与地性相连者。波逸底迦。若不相连者得恶作罪。若苾刍钉橛者波逸底迦。若拔橛者得恶作罪。若苾刍辄画地者得恶作罪。若轻为记数者无犯。若苾刍牛粪着地而发起者。得恶作罪。若但取牛粪者无犯。若苾刍崩河岸时损生地者。波逸底迦。若有壅裂而崩堕者。得恶作罪。若苾刍摇动河池中泥者。得恶作罪。若瓦在泥处而擎起者。得恶作罪。若墙上钉杙者。波逸底迦。若牛粪着墙发举者。得恶作罪。若推墙壁与湿性相连者。得波逸底迦。若有壅裂者得恶作罪。若画壁得恶作罪。若作记数想者无犯。若墙上生青衣损动者。得恶作罪。若掘石地石少土多者。得波逸底迦罪。若土少者得恶作罪。若纯石者无犯。若掘砂地砂少土多者。得波逸底迦。若砂多者得恶作。若纯砂者无犯。若营作苾刍欲定基时。得好星候吉辰无有净人。应自以橛钉地欲记疆界。深四指者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如上。

过四月索食学处第七十四

佛于释迦处人间游行。渐至劫比罗城在多根树园。时释迦大名知佛来至。便往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佛为说法示教利喜。即从座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愿佛及僧慈悲哀愍。受我三月饮食供养。并及一切所须之物。世尊默然而受。见佛受已从座而去。既至宅中告家人曰。我请佛僧三月供养。汝等当办勿令有阙。时六众苾刍闻是事已便作是念。我等云何于三月中啖好饮食。常得消化身轻安隐无病苦耶。即往医人处问其方药。医人告曰。先食油腻后当痢下。虽多食啖而能消化。时邬波难陀闻斯语已。皆如医教于三月中常啖好食。三月既了尚从厨人索好美食。谓肉羹等。从索不得。时彼厨人往报大名施主。时彼闻已便起讥嫌。少欲苾刍闻是语已极生嫌耻。云何苾刍受他请了非分强索。以缘白佛。佛言汝等勿复从他施主。强为乞索因生忿恼。汝等当听。乃往过去于静林中。在大池侧有一仙人。跏趺而坐系念思惟。时有龙子从池中出。以身绕仙为遮寒苦。并复报云。仁何所须。如是日日常以身绕。时彼仙人由斯恼故。遂婴疾病怀忧而住。有余仙人来至其所。问言何故身体衰羸顿至如是。以事具答。彼仙告曰。龙子若来。顶有明珠。应可从乞。彼惜珠故不复更来。仙人闻已见彼龙来。即从乞珠殷勤不已。龙遂远去。说伽他曰。

饮食及衣服 皆由珠所致

仁虽强乞求 我实不能与

汝从我乞珠 出言如利剑

亦如大石压 从今更不来

汝诸苾刍。彼之龙子是傍生类。闻强乞求因即远去。何况于人。是故汝等不应从他强为乞觅。复次汝应更听。于往昔时有一仙人。于大林中修习静虑。时此林中多诸飞鸟。鸣声喧聒令彼仙人心不能定。有余仙人来至其所。见不得定。问言。何故不定。即以事答。彼仙告曰。仁今可于夜中然大炬火。于彼林下作如是语。汝等可与我翼。并与我卵及小鸟儿。以充食用。时彼诸鸟闻是语已。衔卵将儿移向诸处。汝诸苾刍彼是鸟类。闻强乞时尚皆远去。况复于人。尔时世尊广引譬喻种种呵责已。告诸苾刍。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有四月请须时应受。若过受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制学处已。渐次游行至王舍城。住竹林园中至坐夏时。影胜大王请佛及僧三月供养。时具寿毕邻陀跋蹉姊夫复请供养。毕邻陀跋蹉遂便白佛。佛言今我随开。若别别请者。苾刍应受无犯。复有客苾刍来。作如是念。我不被王请。遂行乞食。王因见之问言。我请众僧何因乞食。答言我不受请。王曰诸有苾刍我更请之。以事白佛。佛言若更请者苾刍应受。时诸苾刍作如是

念。王务繁多或容废忘。我行乞食。王复遥见。我已更请何意乞食。苾刍告曰。王法事繁或容废忘。王曰我更殷勤重请。愿受我食。以事白佛。佛言若殷勤重请当可受之。时影胜王请佛僧食。时既满已巡行乞食。王复遥见。何因圣者仍行乞食。白言王请食了。是以行乞。王曰我今常请。时诸苾刍以事白佛。佛言若常请者苾刍应受。尔时世尊赞叹持戒少欲。呵责多欲。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为诸弟子重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有四月请须时应受。若过受者除余时。波逸底迦。余时者。谓别请更请。殷勤请常请。此是时。若苾刍者谓邬波难陀。四月者谓齐四月。请者谓他延请。受者谓许其事。若过者谓过期限。除余时者谓别请时。即是不及余人。更请。谓数数更请。殷勤请者。谓更殷勤尽心而请。常请者。谓是长时延请。此是时者。谓随开时。释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他请粗食从索美好。索时恶作。食便堕罪。若他与好食从索粗者。索时恶作。食时无犯。如与乳等时便从索酪等。索时恶作。食时堕罪。若病者无犯。若苾刍巡家乞食。女人见已持食而出。若苾刍情有所希者。应告彼女曰。更不须饭。若女返问。圣者更何所须者。此即是请随所须者。当就觅之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遮传教学处第七十五

佛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世尊法尔若制二部共学处时。即二部僧伽并皆须集。此之学处是二部共有。然尼众不集。佛告具寿阿难陀。汝可语朱荼半托迦。汝当持此学处诣苾刍尼众而为宣告。时阿难陀即往朱荼半托迦所。具陈佛语。时朱荼半托迦奉佛教已。便往尼寺欲宣佛教。于其中路见六众苾刍。便告之曰。具寿。佛为二部僧伽今制学处。六众问曰。是何学处。即为陈说。

若复苾刍有四月请须时应受。若过受者除余时。波逸底迦。若有别请更请殷勤请者常请者。此是时。既为说已报六众曰。具寿。此之学处应当修学。六众报曰。汝是愚痴不分明不善好。我今岂能用汝之言行斯学处。我若见余苾刍善闲三藏者。当随彼言受行学处。作是骂已遂便舍去。时半托迦又至十二众苾刍尼处。彼亦如是作非法言。余众苾刍苾刍尼闻已欢喜。顶受奉行。时半托迦还住处已。即以此事白诸苾刍。时少欲者闻是语已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闻诸苾刍作如是语。具寿。仁今当习如是学处。彼作是语。我实不能用汝愚痴不分明不善解者所说之言受行学处。我若见余善闲三藏。当随彼言而受行者。波逸底迦。若彼苾刍实欲求解者。当问三藏。此是时。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余义如上。具寿。仁今当习如是学处者。谓是所传学处。不能用汝愚痴等者。谓思其恶思说其恶说作其恶作。名之为愚。若不持经律论。名之为痴。若于三藏不了其义。名不分明。若于三

藏不善决择。名不善解。余文易知。乃至释罪皆如上说。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有苾刍告余苾刍作如是语。具寿。仁可习行如是学处。彼便报云。我不能用汝语。便以愚等四事一一说时。皆得堕罪。若彼前人是实愚等。说时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默听斗诤学处第七十六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邬陀夷断众结惑证阿罗汉。具寿阐陀向憍闪毗省缘而坐。阿说迦补捺伐素俱并命终。难陀邬波难陀。依大众住。时十七众见是事已。各生勇决报怨之心。共作是议。于六众内极相欺恼者。邬波难陀常为初首。我等应与作舍置羯磨。便向食堂所共为筹议。时邬波难陀诣其窗所侧耳而听闻彼议论。即入堂中苦为克责。作如是语。我必当为汝等作大治罚。汝等岂可不闻古仙颂曰。

譬如绊象皮绳朽 风吹日曝已多时

虽复无力可如初 五百群羊尚可缚

时十七众知邬波难陀觉其事已。便出共诣温堂之所评论其事。欲为舍置。时邬波难陀复于屏处听其言说。便入堂中更为害语。时彼十七便往上阁。邬波难陀住在中阁。彼在中阁。邬波难陀住在阁下。彼在房内。邬波难陀遂居檐下。或复翻此。彼在门屋下。邬波难陀即在门隅。或时翻此。时十七众共作是议。我等不能为彼老人作舍置羯磨。唐捐辛苦宜就其所共作忏摩。便至其所请见容恕。既愧谢已。问言大德。因何得知我等欲为大德作其舍置。彼便一一具答其事。汝所至处我随后听。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耻。云何苾刍知他苾刍有斗诤事共作评论。而便。窃往侧听其语。作如是念。随彼筹议我当发举。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余苾刍评论事生。求过纷扰诤竞而住。默然往彼听其所说。作如是念。我欲听已当令斗乱。以此为缘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余苾刍者。谓此法中人。言评论事者。谓初见不可意事始作评论。言求过者。谓求觅过愆更相道说。纷扰者。谓情不含忍发举其事。诤竞者。以此诤事入斗诤门。自结朋党共相扶扇。斗诤而住默而听者。谓窃听其言随彼所说。斗乱者。欲令纷竞不止息也。释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在于上阁共为议论。有余苾刍升阁之时。应蹈阶道作声。或謦欬或弹指若不作如是事升阁之时。但闻言声未解其义。得恶作罪。若解言义便得堕罪。广说如前。乃至门屋轻重之罪随事应知。若经行处若静林中。亦准事应识。若有苾刍随路行时共为筹议。苾刍后来。所有行法皆准升阁应知。若不作者。得罪轻重如上。若苾刍先无仇隙。遇尔闻之。或复听已欲

令斗诤。方便殄息者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二 不与欲默然起去学处第七十七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邬陀夷断诸结惑。广说如上。乃至十七众共为筹议。集苾刍众已。诣上座前作如是白。我今有所诘问。乃至欲与邬波难陀作舍置羯磨。时上座难陀作如是语。邬波难陀是老上座。宁容辄与作舍置事。十七众白大众曰。若与恶人为朋扇者。众亦与作舍置羯磨。难陀闻已遂生怖惧。以已毛緌聚在座上。状似人形默而起去。时众不知。遂与邬波难陀作舍置羯磨已。便诣难陀泣而告曰。何期黑钵忽然与我作舍置事。难陀报曰。汝不须忧。彼众不集作法不成。邬波难陀曰。谁不集耶。答曰我不在众。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耻。云何苾刍知众集已作如法事。默然起去。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众如法评论事时。默然从座起去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诸苾刍久在众中。其看病人及授事人事有废阙。由此为缘佛更听许。若有缘者应嘱授去。世尊赞叹持戒。乃至广说。前是创制此是随开。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众如法评论事时。默然从座起去。有苾刍不嘱授者除余缘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是难陀。余义如上。众谓佛弟子。如法评论者。谓是如法单白白二白四羯磨。默然从座起去者。谓出势分外。不嘱授者。有苾刍不语知而去。释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众有如法事言论决择。有苾刍不嘱授默然从座而起去者。乃至言声所及处来。得恶作罪。舍此处时得根本罪。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不恭敬学处第七十八

佛在王舍城羯兰铎迦池竹林园中。时有二苾刍。一名杂色二名象师子。知诸苾刍集食堂中。依世尊教欲殄诤事。斯之二人。一顺众命。一便违教不赴众所。众评论已不生恭敬。令事纷扰。少欲苾刍共生嫌贱。云何苾刍众殄诤时自不赴集。见评论已不存恭敬。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不恭敬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杂色。余义如上。不恭敬者有其二种。一谓大众。二是别人。于此二处不恭敬时。皆得堕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知大众集评论事时。唤令赴集而不来者。便得堕罪。唤住不住遣去不去。遣取卧具而不肯取。不遣取时即便强取。遣请房等事皆同此。违众教

时皆得堕罪。若苾刍见邬波驮耶阿遮利耶作如是语。唤来不来。乃至房等事。违别人教时皆得恶作。若依道理而白知者。非不恭敬。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饮酒学处第七十九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憍闪毗失收摩罗山。于此山下多诸聚落。有一长者。名曰浮图。大富多财衣食丰足。娶妻未久诞生一女。颜貌端正人所乐观。至年长大。娉与给孤独长者男为妻。浮图长者未久之间。复诞一息。容仪可爱。初生之日父见欢喜。唱言善来善来。时诸亲族因与立名。号曰善来。由此孩儿薄福力故。所有家产日就销亡。父母俱丧投窜无所。时诸人众见其如此。遂号恶来。与乞丐人共为伴侣。以乞活命。时有一人。是恶来父故旧知识。见其贫苦遂与金钱一文令充衣食。从此离别渐至室罗伐城。其姊从婢见而记识。归报大家曰。我适出外逢见恶来。非常贫窭。其姊闻已深生恻隐便。令使者送白叠金钱权充虚乏。彼薄福故便被贼偷。姊闻此事而嗟叹曰。我今何用如此恶业薄福人耶。即弃而不问。时给孤独长者请佛及僧就舍而食。备办种种上妙香馔。瞻望佛僧渴仰而住。是时恶来并诸乞侣。闻长者设供冀拾遗餐。遂共相携诣设食处。长者遥见贫人命使者曰。佛僧将至驱出贫人。时诸乞伴各生此念。斯大长者先有悲心。我等孤独常为依怙。何故今时苦见驱逐。岂非恶来恶业之力殃及我等。即便共举掷之粪聚。恶来既被同伴所轻。遂于粪聚啼泣而卧。长者令使往白时至。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大众围绕往长者家欲诣食所。尔时世尊由大悲力引向恶来处立。告诸苾刍曰。汝等当厌流转诸有无边苦海。复厌生死资生之具。汝等观此最后生人。更不流转受斯苦恼。不自支济。即告阿难陀曰。汝于今日为善来故应留半食。尔时世尊入长者家就座而坐。长者既见大众坐定。即以种种净妙饮食。供佛及僧皆令饱足。时阿难陀由彼善来恶业力故。所许半食忘不为留。世尊大师得无忘念知阿难陀忘不留食。即于己钵留其半分。时阿难陀食已生念。我于今日情有扰乱。违世尊教。佛告阿难陀。假使赡部洲四至大海满中诸佛。然此诸佛各说深法。汝悉受持无有遗忘。今由善来薄福力故。令汝不忆。汝今可去唤彼善来。时阿难陀奉教而去。至彼告曰。善来善来。彼不自忆善来之名。默尔无对。阿难陀复更唱言。是浮图之子先号善来。非余人也。善来闻已作如是念。说伽他曰。

我失善来名 今从何所至

岂非恶报尽 善业此时生

佛具一切智 一切众所归

由彼爱善言 名善来应理

我是无福人 诸亲皆弃舍

祸哉众苦逼 岂名为善来

时阿难陀即引善来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告阿难陀。与其半食。阿难陀取钵授与。是时善来见半食已遂便流泪。作如是语。虽佛世尊为我留分。但唯片许宁足我饥。世尊了知善来所念。以慰喻言告善来曰。假令汝腹宽如大海。啖一一口抟若妙高。随汝几时食终不尽。汝今应食。勿起忧怀善来便食。食已欢喜。世尊告曰。汝之衣角是何物耶。即便开解见一金钱。白佛言。此一金钱是父知识。见我贫苦持以相赠。由薄福故忘而不忆。世尊告曰。汝可持此金钱买青莲花来。善来去后佛及僧众俱还本处。是时善来奉佛教已。遂诣卖花人蓝婆住处入彼园中。园主见已报曰。恶来可去莫入我园。勿由汝故树池枯燥。善来报白。世尊使我买青莲花。说伽他曰。

我于青莲花 其实无所用

大师一切智 遣我买将来

尔时蓝婆闻是佛使心生敬仰即说伽他曰。

牟尼大寂静 天人咸供养

汝为佛使者 须花任意将

是时善来与金钱已。多取青莲花还诣佛所。世尊见已告言。善来汝可持此莲花行与僧众。善来持花从佛及僧次第行与。时诸苾刍皆不敢受。佛言于此施主生怜愍心当为受用。然诸香物皆益眼根。嗅之无过。时诸苾刍悉皆为受。花乃开敷。善来既见青莲花已。忆昔前身曾诸佛所修青处观影像现前。世尊复为演说法要。示教利喜便证见谛。是时善来获初果已。即说伽他自申庆赞。

佛以方便胜罥索 牵我令住于见谛

于恶趣中兴愍念 如拔老象出深泥

我于昔时名善来 后时人号恶来者

今是善来名不谬 由住牟尼圣教中

说是颂已即从座起。礼佛双足白言。世尊我今欲于如来善说法律之中。出家离俗修持梵行。世尊以梵音声告言。善来苾刍。汝修梵行。说是语已即便出家。须发自落法服着身。具足近圆成苾刍性。是时善来从此已后。发大勇猛守坚固心。于初后夜思惟忘倦

。断除结惑证阿罗汉果。说伽他曰。

昔于诸佛所 但持瓦铁身

今闻世尊教 转作真金体

我于生死中 更不受后有

奉持无漏法 安趣涅槃城

若人乐珍宝 及生天解脱

当近善知识 所愿皆随意

从佛世尊度舍利子大目乾连大迦摄波毕邻陀伐蹉等已。诸世间人不信敬者。便生嫌议作如是语。沙门乔答摩是盗世间珍宝之贼。于大地内时有如斯。人中龙象间出于世。悉皆窃诱令其出家以充给侍。佛亦曾度尼他贱人小路牛主胜惠河侧五百渔人及善来等。不信敬人复生讥谤。沙门乔答摩贪觅弟子无有休息。世有贫贱愚痴之人。亦度出家以为走使。世尊闻已作如是念。我大弟子德若妙高。时众无知辄为轻忽。无故招罪自害其躯。今我宜应发起善来殊胜之德。世尊法尔诸弟子中实有胜德。人不知者佛即方便彰显其德。尔时世尊为欲发起善来德故。命阿难陀曰。我今欲往失收摩罗山。若诸苾刍乐随逐者可持衣钵。广说乃至到失收摩罗山。时彼住处有一毒龙。于庵婆林依止而住。近此山边所有谷稼常被伤损。此山诸人闻佛来至。悉皆云集行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为诸人众演说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时诸人众即从座起。礼佛足已白言。世尊唯愿哀愍明当就舍受我微供。世尊知已默然而受。

时诸人等知佛受已从座而去。即于其夜备办种种上妙供养。并贮水器敷设既讫。旦令使者往白时至。世尊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大众围绕往设供处。便于众首就座而坐。山下诸人婆罗门等具设供养。佛及众僧各饱足已。乃至俱诣佛所随处而坐。佛为说法深心欢喜。白佛言。世尊。我等常闻世尊善能调伏极恶药叉。谓旷野药叉。箭毛药叉。驴像药叉等。又女药叉亦皆调伏。谓阿力迦诃利底等。又诸毒龙亦皆降伏。谓难陀。邬波难陀。阿钵罗龙王等。世尊。然此山下庵婆毒龙。常于我等枉作怨仇横为损害。每日三时恒吐恶气。齐至百里所有禽兽。闻其毒气皆悉命终。诸男女等形色黧变尽无光彩。唯愿世尊哀愍我等降此毒龙。尔时世尊闻是语已。告阿难陀曰。汝可将筹行与大众。能伏龙者当可取之。于时大众竟无取者。世尊即命善来曰。汝可取筹为众伏彼庵婆毒龙。是时善来闻佛命已。即便取筹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聚落中巡行乞食。饭食讫往庵婆龙所住之处。时彼龙王遥见善来入其住处。发大嗔恚腾云昼昏。雷霆震地便下雨雹欲害善来。是时善来便入慈定。所有风雨降注之物。悉皆变成沉水香粖。栴檀香粖。耽摩罗香粖。

从空而下。时庵婆龙转更嗔发。复下剑轮矛槊等物。至善来上无不皆成天妙莲花。从空而下。龙复放烟善来亦放烟。龙复放火善来即便入火光定。以神通力身如火聚。周遍龙宫及余住处火焰充塞。时彼毒龙见大焰火心极惊怖。身毛遍竖便欲逃窜。遂见余方猛焰俱遍。唯善来处寂静清凉。毒龙遂往礼善来足作如是语。愿为救护愿为救护。善来告曰。汝于前身作垢秽业堕傍生中。复于今时更为恼害作众不善。从此命终当堕何处欲何所依。必堕地狱此不须疑。是时毒龙白善来曰。大德幸赐言教。我于今时欲何所作。善来答曰。当受三归并五学处。至尽形寿要心莫犯。是时毒龙即受三归并五学处。至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欲邪行不饮酒不妄语。为要契已顶礼善来忽然不现。尔时善来既伏毒龙。往诣佛所礼佛足已白言。世尊。彼之毒龙我已伏讫。为受三归并五学处。佛告诸苾刍。我诸弟子声闻之中。降伏毒龙善来第一。尔时失收摩罗山远近诸人婆罗门等。见伏毒龙众无恼害。皆大欢悦得未曾有。各持香花供养之具。往诣佛所以申庆悦。礼佛足已各住一面。白言。世尊。幸蒙圣力除彼毒龙。欲申供养愿垂纳受。佛告诸婆罗门居士男女。汝等当知。彼之毒龙乃是浮图之子善来苾刍。令其改恶为受归戒。非是我力。汝等宜应持此诸物供养善来以申报德。是时诸人奉佛教已。便持供养诣善来所。顶礼其足白言。圣者。仁于我等降大慈悲。施以无畏能令品汇并皆稣息。愿垂教命欲何所为。善来告曰。各随所依供养三宝。时婆罗门等由善来故。请佛及僧七日设食。佛默然受。时诸人等知佛受已礼足而去。即于其夜具办种种上妙饮食。敷设座褥。旦令使者往白时至。供养备办愿佛知时。

尔时世尊于日初分将诸大众。往施主家设食之处。诸婆罗门居士等见坐定已。即以种种上妙饮食供佛及僧。皆饱足已。便于佛前听说法要。初日既然。乃至七日悉皆如是。有婆罗门。是善来父先旧知识。能咒毒龙。为怖龙故遂往室罗伐城。改名而住。时胜光王立为主象大臣。此人因事来至山下。既闻善来降毒龙已生大欢喜。往善来处礼双足已白言。圣者。我辈有怖多并逃避。今闻大德兴悲愍心为除怨害。不任欣喜。欲申供养。愿降哀怜明当就食。善来不受。时婆罗门重更请曰。若不肯者。唯愿大德还城之日先受我供。是时善来哀愍为受。是时山下诸施主等。供佛僧众满七日已。俱礼佛足听说妙法。尔时世尊为说法要示教利喜。即于座上无量有情除疑获果。佛与僧众渐至室罗伐城。时给孤独长者便往佛所。礼佛双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为说法已默然而住。时彼长者即从坐起白言。世尊愿佛及僧明就我家为受微供。世尊默然为受。长者知已作礼而去。时婆罗门诣善来处白言。圣者。我先已请。若至本城先受我食。善来白佛。佛言汝已先受。今宜赴请。善来诣彼婆罗门舍。时婆罗门以上妙饮食至诚供养。令饱食已。欲使善来食速消化。便以少许饮象之酒置饮浆中。善来不知饮此浆已。寻嚼齿木澡漱而去。既至中

路被日光所炙醉卧于地。诸佛世尊于一切时得不忘念。便于善来卧处化为草庵。盖覆其身不令人见。尔时世尊于长者舍。饭食讫。为说法已还至善来处。告诸苾刍曰。汝等当观善来所作。昔于江猪山处降伏庵婆毒龙。岂复今时能调小鳝。汝诸苾刍若饮酒者。有斯大失。尔时世尊即以无量百千网鞔轮相福德殊胜庄严王手。摩善来顶告言。善来何不观察受斯困顿。尔时善来得少醒悟。随从佛后至逝多林。佛洗足已于如常座就之而坐。告诸苾刍曰。汝等当观。诸饮酒者有斯过失。赞叹持戒。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饮诸酒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善来。余义如上。言诸酒者。谓米麴酒。或以根茎皮叶花果相和成酒。此等诸酒饮时令人惛醉。饮者。谓吞咽也。释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饮诸酒时。能令人醉波逸底迦若不醉人饮得恶作罪。若苾刍见彼诸酒有酒色酒气酒味。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三恶作。若苾刍饮诸酒时有酒色酒气。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二恶作罪。若苾刍饮诸酒时但有酒色。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一恶作罪。若食酒糟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恶作罪。若食麴块者得恶作罪。若苾刍食诸根茎叶花果能醉人者皆得恶作罪。佛告诸苾刍。汝等若以我为师者。凡是诸酒不应自饮。亦不与人。乃至不以茅端滴酒而着口中。若故违者得越法罪。若苾刍饮醋之时有酒色者。饮之无犯。若饮熟煮酒者。此亦无犯。若是医人令含酒或涂身者无犯。又无犯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时诸苾刍见是事已咸皆有疑。请问世尊。善来苾刍先作何业生富乐家。后遭贫苦常为乞丐。号曰恶来。被诸同伴弃之粪聚。复由何业逢值世尊。断诸烦恼得阿罗汉。佛告诸苾刍。汝等善听。乃往古昔无佛出世。有独觉者出现世间。心怀哀愍口不说法。时有长者。诣芳园中欲为欢戏。有独觉尊身婴疾病。为乞食故。着粗弊服来入园中。长者见已便起嗔恚。生不忍心告使者曰。此之恶来勿令进入。使者愍念未即前驱。长者自起扼尊者颈推之粪聚。告言汝何不往乞丐人中以为朋类。尔时尊者为愍彼故。犹若鹅王腾身空界作十八变。凡夫之类见神通者。疾起悔心如大树崩。遥礼尊足唱言。善来圣者真实福田。愿纵身下哀愍于我无识之人。为受忏谢勿令永劫受苦沉沦。时彼尊者见其至心。即放身下。长者礼已为办种种上妙饮食花香供养。悔除恶业发弘誓愿。今我所作供养善根。于未来世生大富家。得胜上导师承事无倦。开悟于我趣解脱门。汝等苾刍昔时长者即善来是。曾于独觉尊所为恼害事。唤作恶来推之粪聚。由斯业故于五百生中常为乞丐。人名作恶来。被诸同伴弃于粪聚。由昔供养发愿力故。生大富家。于我法中出家断惑成阿罗汉。汝诸苾刍自所作业。还须自受果报不亡。是故汝等当修善行勿为恶业。如是

应学。

非时入聚落不嘱授苾刍学处第八十

尔时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有余处婆罗门。来此城中娶妇共归故宅。未经多时诞生一女。年渐长大。其父将至舅家。此女情愿欲礼逝多林。才出门时。见诸婆罗门居士妇女欲往礼敬。入报其父。父见伴去。即令童女随逐而行至寺门前。时邬陀夷见诸女人引入寺中。次第礼拜至己房中。我说妙法广说如上。时邬陀夷睹彼童女颜容姿媚。遂起染心即摩触彼身呜唼其口。是时童女欲行非法。邬陀夷不然其事。女怀嗔忿遂以指甲自颺身形。既还家已。告其父曰。邬陀夷苾刍损我童女。其父即告五百婆罗门知。时彼诸人闻斯事已各怀嗔忿。共集一处欲打邬陀夷。时五百人既至其所。俱共牵曳。乃至移足亦不能令动。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此是最后教诫邬陀夷事。佛衰其力令无所堪。诸婆罗门见其力弱即共熟打。几将至死。曳至王门。时王于高楼上昼日而睡。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舒百福庄严手。至王寝处弹指作声。令王警觉告言大王。于断事处善为观察。善为观察不应造次。王闻惊觉知是佛声。时婆罗门于王门下作大叫声。有非理事有非理事。王令使问曰。有何非理。使者诣门审问其事。具以白王。王闻语已便作是念。世尊令我善为观察。不应造次者意为斯事。王唤童女问其虚实。答言是实。时王遣入宫。令胜鬘夫人亲自观察身有损不。时胜鬘夫人即唤童女。卧在怀中以实而问。女复言实。夫人乃命年老宫人解试验者目捡虚实。宫人观已告夫人曰。此女元无损处。即以事白王。王大嗔怒。令婆罗门及此女子总付法官极苦治罚。时胜光王即三反呵责邬陀夷已。欲显如来圣教尊重故。遂便释放。胜鬘夫人覆令使者命邬陀夷至。告言大德无上世尊大慈悲父。于无数劫誓愿要期。发勤苦心坚修梵行。舍轮王位国城妻子。志存离欲拔济三界愚痴有情。我辈俗流尚希出离。况复仁等善说法律而为出家。剃发染衣年衰朽迈。于罪累法不能弃舍。以染爱心躬行恶事。令诸俗旅息信敬心。苦哉痛哉鄙恶之极。从今已往可宜改悔。时邬陀夷闻斯责已。极生惭耻措身无地。遂往具寿舍利子所。顶礼双足即以上事具悉白知。时舍利子观彼根性随机说法。并与教授。彼既闻已深心克责发勇猛心。未久之间众惑皆断证阿罗汉果。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三 非时入聚落不嘱苾刍学处第八十之余

尔时邬陀夷既得果已便作是念。世尊慈父于我实有大恩。今作何事而能报德。除利有情余无报者。时邬陀夷遂即随缘而行教化。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我诸弟子声闻众中。教化有情令得圣果者。邬陀夷为第一。

摄颂曰。

大天大髻珠 医人僧众腹

梯受用两倍 暴恶及童年

钵及相扑人 是谓十三事

广化十八亿 咸令出苦津

大天者。时具寿邬陀夷作如是念。今诸有情谁系属我先受教化。观见一婆罗门承事大天堪任济度。时邬陀夷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入室罗伐城次行乞食。见彼婆罗门备设供养。觅婆罗门与其饮食。高声唱言。谁是婆罗门。我当与食。邬陀夷曰。我是婆罗门吾之大师。是最上婆罗门。彼人报曰。汝非婆罗门。是秃头沙门。邬陀夷曰。我今共汝往问大天。我是婆罗门不。二人共往至大天像所。邬陀夷问曰。我是婆罗门不。时大天像出言告曰。圣者邬陀夷实是婆罗门。其师更是最胜大婆罗门。彼见大天像语。便大惊怪叹未曾有。于佛教中深生敬信。即请邬陀夷宅中供养。饭食讫即为说法示教利喜。彼闻法已见真谛获初果。归依三宝受五学处。至尽形寿不杀生等。白言圣者我愿尽形寿。供给一切所须之物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幸为纳受。告曰我于余人化缘未尽。不应受此。说是语已从座而去。

大髻者。时具寿邬陀夷复于他日。观诸有情谁堪受化。见一婆罗门亦事大天不信三宝。知堪受化。即于晨朝执持衣钵入室罗伐城。见彼婆罗门同前设食。觅婆罗门情希供养。唱言谁是婆罗门。我当与食。邬陀夷曰。我是婆罗门。吾之大师是最上婆罗门。彼人报曰。汝非婆罗门。是秃沙门。若真婆罗门不作如是形相。邬陀夷曰。婆罗门相其状如何。答曰婆罗门者其髻高大犹如冠帽。邬陀夷曰。若如是者我即其人。以手摩顶大髻如冠忽然自现。彼人见已深生信仰。发希有心请入受食。食已为其说法示教利喜。其婆罗门及妇俱获初果。既得果已归三宝受学处。奉四事至尽形。尊者告曰。我有化缘舍之而去。

往买珠者。时具寿邬陀夷复于他日。观诸有情谁堪受化。见一婆罗门亦事大天不信三宝。知堪受化。即于晨朝持衣钵入城中。至婆罗门家门外而立。知彼妇意欲得好珠。即便化身为卖珠者。入其舍内示彼好珠。光彩鲜明形状可爱。告言我卖此珠。汝若须者随意当取。时婆罗门问其价直。邬陀夷曰。随汝所酬。彼少还价百分未一。邬陀夷即取其价。时彼夫妇怪未曾有。私自叹曰。何意贵珠而取贱价。邬陀夷知其根熟便复本形。时彼夫妇倍深信敬。遂以上妙饮食供养。食已澡漱。为说施颂复演深法。夫妇闻已皆证初果归依受戒。尽形供养广说如前。时邬陀夷舍之而去。

医人者。时室罗伐城有婆罗门。于三宝中心无信敬。身婴疾苦绵历多年。所有医人无不弃舍。云是恶病不可疗治。时婆罗门更不求医。端然待死。邬陀夷观彼机堪受化。持衣钵入城中。到彼家立门外。化作医人。报言我善医疗。家人唤入。病者告曰。我病多时诸医皆弃。但知守死无可归依。化医报曰。汝不须忧。咒术良药力不思议。须臾之间令得平复。病人闻已深生欣庆。邬陀夷即为诵咒称三宝名。彼婆罗门既闻咒已众病皆除。平复如故。尊者见已还复本形。彼家夫妇倍生敬信叹未曾有。办妙饮食请受供养。食已说法俱证初果。为受归戒广说如前。乃至舍之而去。僧众者。时室罗伐城有一婆罗门。于三宝所不生信敬。大富多财。禀性悭吝无心舍施。乐多积聚。时邬陀夷知彼根熟。数往其舍频从乞求。虽劳去来竟无所得。后于他日执持衣钵。还入彼家空钵而出。适到门首彼婆罗门从外而入。问言苾刍于我舍中有所得不。尊者见彼无信敬心密言告曰。汝既自无将何见与。彼闻嗔怒报言。沙门我有财食皆能周赡。汝之眷属何意言无辄相轻贱。答曰若如是者明日我来就汝受食。婆罗门曰。斯诚善事。时邬陀夷更诣余家。乞得食已还至本处。食讫礼佛白言。世尊有婆罗门不信三宝。禀性悭吝积聚为务。无舍施心。今日忽然言请于我佛及僧众明朝来食。佛默然受。彼婆罗门既至明日。于其舍内初无营办。时给孤独及余长者。闻请佛僧。皆往彼宅见无备办。告婆罗门曰。汝请邬陀夷并其眷属。即是佛及僧众来汝宅中受一时食。汝今何故无营办耶。答言我不与食。诸人告曰。若于今日佛及僧众来汝家中。不施食者。胜光大王必见治罚不相容舍。时婆罗门闻已大惧。复缘宿世善根现前开发。遂多出物备办上供。拟施佛僧。尔时世尊于日初分大众围绕往到彼宅就所敷座安详而坐。时婆罗门亲自奉献上妙饮食。佛僧食已澡漱讫。从座而去。时邬陀夷独留而坐。为彼夫妇演说妙法。即于座上俱得见谛。归依三宝受五学处。广说如前。

腹者。室罗伐城有婆罗门。亦于三宝无敬信心。其妇端正罕有俦匹。其人于妇极生爱念。曾不许人辄入其宅。时邬陀夷同前观察堪受化者。见彼夫妇解脱时至。执持衣钵次第乞食。到彼门前欲入其舍。时婆罗门见而不许。遂去小便。时邬陀夷令彼小便出不停息。即入其舍面见其妇。其妇慢心不相瞻视。邬陀夷化其妇肠令出腹外。时婆罗门来见惊怖生厌恶心。遂礼尊者请求忏谢。邬陀夷即摄神变。令彼妇身平复如故。夫妇二人叹未曾有。邬陀夷因为说法。言身不净无可保爱。夫妇闻法俱证初果。广说如前。

升梯者。室罗伐城有婆罗门。其妇端正。妇心不信敬。邬陀夷念谁当受教。观彼夫妇宿世善根。系属于我机缘堪化。便持衣钵往到彼家。时婆罗门有事先出。尊者即入其舍。彼妇遥见避之入室。尊者随入。妇遂升梯而上高阁。尊者亦上。其妇即便推梯令竖

。是时尊者因堕于地入灭尽定。时妇遥观无有喘息。谓之已死。正梯而下以手擎持。虽尽气力竟不能动。便命家人共来擎举。亦不移动。时婆罗门从外而来。惊怪其事略问知已。即自扶持亦不能举。其家惶怖设计无由。时有婆罗门邬波索迦。是其知识。从外而至。见是尊者邬陀夷告主人曰。此非已死。是入胜定为相济拔来至汝家。故现化耳。宜可殷勤求哀忏谢。时婆罗门执足顶礼求哀忏悔。尊者出定因为说法。便获初果广说如前。

受用者。室罗伐城有婆罗门。娶族望女以为妻室。仪容挺特好自夸谈。时邬陀夷观知此妇根机时熟堪任受化。执持衣钵随缘入城至其宅内。时婆罗门有缘已出。其妇傲慢虽见苾刍一无所施。亦不共语。尊者顺彼机缘宿世之事。说伽他曰。

汝今受用昔时业 现在无心行舍施

曾见美女泪沾襟 不久还当自啼泣

为说颂已出门而去。于时彼妇不闲句义。便作是念。此之沙门骂詈于我。心怀嗔恼。婆罗门还见问曰。有何苦耶。妇曰向有沙门来骂辱我。彼若活者我命不全。其夫闻已怒目叱吒手援利剑逐彼苾刍欲断其命。时邬陀夷遥见彼来。化为小室闭户而坐。其婆罗门唤令开户。尊者告曰。汝可弃剑我当为开。婆罗门即作是念。但得相及拳打令死。便放其剑。以极嗔心急唤开户。尊者报曰。舍此嗔怒暴恶之意当为汝开。闻已窃念。此是圣人知我恶意。便自悔责舍除害心。即为开户。其人入已为说妙法。便获初果受三归五戒。告言我于汝妇无恶骂詈。为说伽他令思往事。彼愚不解更起嗔心。今可谛听当为汝说。乃往昔时有一贫女。见他美女绮饰庄严。仆从自随众人爱敬。贫女懊恼啼泣作如是念。我今以何方便可得如是随意事耶。时有邬波斯迦。是其知友。告曰。汝何忧苦。女以事白。答曰忧恼无益。他之果报从因所生贫女问曰。其因者何。答曰于胜福田施以饮食。至诚发愿必获其果。时有独觉圣人来从乞食。女持食施。心有所希。时彼独觉为现神变。贫女生信即发愿言。愿我以此供养善根。所生之处莫遭贫苦。若得人身端正姝妙见者欢喜。受用无阙。汝归由先施业发愿力故。获端正报受用丰足。生胜族中人所爱重。今乃不信当何得耶。时婆罗门既获胜果。复闻宿世因缘之事。便请尊者还其本居。为设种种上妙饮食。食已为说法要。妇闻法已亦证初果。求受三归五戒。广说如前。

两倍者。室罗伐城有婆罗门。其家巨富情怀悭吝。有事他行。即便支计妻食之分。余有库藏泥封而去。时邬陀夷知妇堪化。入其舍从乞食。妇持己食一升米饭以施。苾刍。回视器中食还如旧。时邬陀夷复于明日更将一伴来至其舍。妇人见已二俱请食还同昨日饭器无减。明将四人。如是倍增至六十四人来。皆施食一升米饭。不减如常。此六十四人。日日来食。余人见之心生嫉妒。夫至告曰。汝妇在家多为费损。常于日日食设。

百人看此所为汝家当破。时婆罗门闻斯语已。还至家中呵责其妇。何故我暂不在广为破费。妇便告曰。仁不须嗔。所留我分持以供僧。于余库物一无亏损。其夫闻已深怪所言。心欲试之验其虚实。时邬陀夷欲至食时。还将尔许苾刍来入。同前食讫饭器仍满。婆罗门见已倍生希有深发信心。即请众僧广设供养。食已说法。于时夫妇俱见真谛。为受归戒。舍之而去。

暴恶者。室罗伐城有婆罗门。妇性暴恶。至节会日。其婆罗门作如是念。今日定有诸亲识来。对彼亲宾妇若骂詈深为丑恶。作是念已便携稚子避向余村。邬陀夷观知彼妇化缘时至。持衣钵到彼家。见彼妇人料理饮食。尊者去之不远而住。妇人告曰。尔欲觅食。假令努眼大若钵盂。食终难得。是时尊者即开两眼大若钵盂。妇人又曰。设使汝身分为两段。我亦不与。尊者化身即为两段。于时婢使告妇人曰。若杀苾刍犯国刑法。当为官婢役使终身。其妇惊怖欲持死尸弃深坑内。尊者入灭尽定不能移动。即便执足恳到忏谢。愿复本形。饼食任取。尊者即起从其索饼。妇人欲觅恶者施与。观察笼中悉皆是好。随将一个持与苾刍。诸饼皆出。问尊者曰。岂总将耶。报曰我同梵行乃有多人。汝自往行斯为大善。妇人持饼往给孤独长者家。见佛僧众俨然而坐。妇人持饼人各与一饼仍不尽。妇人见已叹未曾有深生敬信。因为说法便获初果。还至宅中见饼如旧。婆罗门知节会日过。与子俱来。见妇容仪详审沉默。观其所作有异常时。说伽他曰。

汝先志猖狂 何因今意别

我观尔所作 与昔事不同

其妇答曰。

我昔不是狂 今非有别意

但由世尊教 见谛预真流

其妇即以上事具白。其夫婆罗门闻已。叹未曾有倍深敬信。遂往逝多林。请邬陀夷及佛僧众明当就食。邬陀夷受已为白佛僧。如常广说。乃至佛僧食已还归住处。时邬陀夷独留其舍为说法要。令证道果得见真谛。是时夫妇乃至尽形延请供养。尊者不受。其妇白言。我设一座。唯愿尊者余处乞食就此而食。尊者哀愍为受而去。

童年者室罗伐城有五百婆罗门子。至节会日各持饮食。诣园林中欲为聚集。时邬陀夷便作是念。今复何人堪应受化。知彼五百婆罗门子根机将熟。即于晨朝持衣钵入园中。就彼少年聚集之处。诸人见已自相问曰。此之苾刍是何种族而作出家。有委知者答众人曰。此是婆罗门种。舍高贵族而作沙门。诸人闻已问尊者曰。仁是大臣之子族胄高胜。云何舍弃于此杂类卑下人中。食无简别坐无次第而为出家。尊者答曰。世间婆罗门有

名无义。我所投者。无上大师及诸圣众能除罪恶。此即皆是真婆罗门。时彼少年闻是语已抚手而笑。于时尊者以神通力。令诸年少头上花缨悉皆变为葱蒜鬘带。所有饼食尽作牛皮诸杂肴馔俱成牛肉。乳及饮浆尽变为酒。此等皆非婆罗门种食用之物。时彼尊者。于己钵中变作种种清净饭食。告诸人曰。汝观我钵及以身形。比汝所为。谁是清净谁无简别。时诸少年闻是语已。各各循省自知鄙恶。即相谓曰。是彼尊者以神通力。令我花缨及诸食饮并成杂恶不堪食啖。我等今时更无别计。宜当就彼以申忏谢。即俱礼足白言。圣者我辈愚痴肉眼无识。恃己族姓出鄙恶言。于圣者所辄相轻触。唯愿慈悲受我忏谢。异口同音说伽他曰。

皮肉血便利 苦乐根不殊

咸同垢秽身 云何四姓别

若身离诸恶 口亦无过犯

心极清净者 名真婆罗门

胜妙法庄严 善调修梵行

能除众恶业 是真婆罗门

时邬陀夷闻说伽陀知其根熟。便为说法示教利喜。五百童子即于座上断烦恼见真谛。身及饮食清净如旧。各受归戒。广说如前。

钵者。室罗伐城有婆罗门。善持咒术不信三宝。常以咒力驱策鬼神。令其驾车随意游涉。时邬陀夷复观有情。谁堪引接能入真谛。见此婆罗门根器将熟。即持衣钵往趣其家。见婆罗门诵咒使神御车将出。暂还下车旋液方去。尊者令其小便出不停止。即解其咒放彼鬼神。时婆罗门少顷来至。见鬼神皆散车不能动。虽诵咒术悉皆无验。事穷失计。告苾刍曰。由汝解咒所作不成。今欲遣谁给侍于我。尊者取钵开示告曰。此当与汝作给侍人。婆罗门曰。此黑铁盂如何侍我。尊者曰。随汝所念皆从此出。彼闻是语即试思念。百味饮食才念之时。众味具足满此钵中。彼见斯事叹未曾有。告言大圣斯之妙术愿当惠我。尊者即说伽他而告之曰。

明咒不惠人 以咒换方与

或时得供给 或多获珍财

若不如是者 纵死不传授

时婆罗门闻伽他已。为求咒故审谛思惟。知神咒力有不思议。既不授人何缘能得。白尊者曰。我无妙术可共相换。复无珍财持用供奉。但有身力以相给侍。幸愿慈悲教我明咒。尊者报曰。尔欲得者可于如来。善说法律而为出家。我当与汝如意神咒。彼为咒故依教出家。剃除须发着法服已。白师言邬波驮耶授我明咒。师曰汝可受之。弟子曰何谓也。师曰所谓诸行皆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真寂灭。此是钵中明咒。于三夜中汝勤修习必有神验。于此句义当善思惟。时彼弟子为求验故冀有成功。于日夜中一心相续思三句法。妙解真源众惑断除证阿罗汉。便诣师处礼足白言。我今实得无上明咒。我生已尽梵行已立不受后有。如实而知。邬陀夷曰。善哉善哉。汝是真报佛恩自他俱利。于三有海不复轮回。

相扑者。尔时有一壮士。从南方来。欲于中国求人搤力。至室罗伐城于城门下脱衣拍髀。高声大叫。我从远来觅人相扑。若有能者可来接手。时此城中无人对敌。时邬陀夷知此壮士堪任受化。于晨朝时执持衣钵欲行乞食。至城门下见斯壮士告言。男子汝是壮儿欲求相扑。答曰如是。邬陀夷曰。汝当共我相扑为当共。我所扑得者而相扑乎。壮士答曰。仁扑得者我且扑之。邬陀夷曰。彼有强力汝不能禁。壮士曰。要待对敌方知强弱。邬陀夷曰。贪嗔痴三是我所伏。汝试扑之。壮士曰。此有大力欺一切人。我何方便能为彼敌。邬陀夷曰。先可出家方能对敌。即剃发染衣思降三毒。未久之顷。结惑皆除证阿罗汉。诣邬陀夷所白言。大师我已降伏三种。壮士四事究竟广如上说。如是邬陀夷苾刍于室罗伐城。教化十八亿家皆令解脱。

尔时邬陀夷化暴恶女令得见谛。广说如前。乃至为受食座。未久之顷时暴恶女为儿娶妻。身婴疾病临死之时告家人曰。我死之后随有何事。勿废圣者邬陀夷食座。说是语已须臾命终。彼婆罗门随次而终。其子忧感经时渐舍。便弃其妇求学他方。妻于后时烦恼增盛。乃与贼帅密行非法。尊者每至其家于座而食。观知此妇性多烦恼。常为演说离欲之法。彼妇便念。尊者圣力能了他心。知我与人有私通事。我夫若至必当告知。今我宜应预断其命。即诈现病相告使女曰。我今有疾。汝今可往白尊者知屈来至宅。使女往报。是时尊者不预观察。来至其家。固留至夜令唤贼帅。至便告曰。若此苾刍命得存者。我终不活。时彼贼帅恐其事露。忿怒持刀断尊者命。将其尸骸弃粪聚中。此是尊者先所作业今时果熟还于自身蕴器处受。非于余处。乃至广说。

尔时世尊于十五日褒洒陀时在众中坐。大众皆集唯邬陀夷一人不到。时知座者白言。不见尊者邬陀夷。诸佛世尊得无忘念。即告众曰。我说邬陀夷教化人中最为第一。今已被杀弃粪聚中。汝等应为长净。时诸苾刍为长净已。佛言汝等应可俱行。与邬陀夷为

最后供养设利罗。

尔时世尊大众围绕夜至城门。放大光明遍满城邑。其门自开。皆谓天晓。诸人咸起。其警夜者知天未明。时胜光王及胜鬘夫人等惊怪其事。门人奏曰。今佛世尊及诸圣众俱至门首。时王闻已总命群臣。胜鬘夫人。部领宫内城中士女。并悉奔驰俱到城门。礼世尊足。王先稽首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无上大师躬至于此。佛告大王。邬陀夷苾刍教化人中我说第一。今被他杀弃粪聚中。我今故来为彼焚身作供养事。时胜光王闻是事已。及胜鬘夫人。便以四宝庄校丧舆。躬从如来至粪聚所。出尊者尸香汤洗浴置宝舆中。奏众伎乐幢幡满路香烟遍空。王及大臣倾城士女。从佛及僧送出城外。至一空处积众香木。灌洒苏油以火焚之。诵无常经毕。取舍利罗置金瓶内。于四衢路侧建窣堵波。种种香花及众音乐。庄严供养昔未曾有。王及中宫并诸士庶。佛及圣众各还本所。尔时世尊至住处已告诸苾刍。此由非时行招斯大过。广说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非时入聚落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非时不得入聚落。时诸苾刍有看病人。遂阙瞻视。知僧事者僧事废阙。以事白佛。佛言有苾刍者嘱授应去。应告彼曰。具寿存念。我有看病因缘。或为众事须非时入聚落。白具寿知。彼答云奥箄迦。时有苾刍于俗舍内先寄衣钵。其舍非时忽然火起。苾刍即便往取衣钵。行至中途作如是念。我不嘱授非时入聚落。是所不应。遂即回还觅人嘱授须臾之顷衣钵烧尽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除因缘故。告诸苾刍。前是创制此是随开。应如是说。若复苾刍非时入聚落。不嘱余苾刍。除余缘故。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人。余义如上。言非时者有二分齐。谓从过午至明相未出。聚落义如上。入者谓至聚落。余苾刍者。谓于其处现有苾刍而不告语。除时因缘者谓有难缘。余义如上。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刍于非时作非时想疑。得根本罪。于时作非时想疑。得恶作罪。余二无犯。又无犯者广说如上。

尔时胜鬘夫人。知尊者邬陀夷枉被贼师所杀。殷勤白王令捕贼师。为护未来诸苾刍故。时王即敕有司严加掩捕。获贼师已。王遣将贼投热油釜中而断其命。贼之伴侣有五百人。皆截其手。彼私通女以其头发系不调马足。放令蹋。死时诸苾刍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彼之贼师曾作何业杀邬陀夷受苦而死。及私通女五百贼徒皆被刑戮。佛告诸苾刍。由彼王等于先世中自所作业。还当自受。非于余处有物代受。如余广说。汝等应听。乃往古昔于婆罗疱斯城王名梵摩达多。其王大臣聪明博识有五百弟子。为贪利故遂至王前诈陈预梦。云我梦见当于十二年中天不降雨。国土荒乱人民饥馑王位将危。王曰若如是者事当奈何。欲作何计得免灾厄。大臣白曰。应杀五百头牛作耶慎。若大会设婆罗

门。方免灾难。王遂出教总集五百头牛俱在一处。牛大吼叫。王闻其声便生悲愍。告大臣曰。岂俱杀此诸牛命耶。臣测王意白言。大王。观此群牛欲杀之时。有行淫者其牛合死。时将设会总察诸牛。遂有特牛牸牛共为淫事。大臣曰此应合杀。彼五百弟子一时举手云此牛合死。其大臣妇亦云合死。遂杀二牛以供设会。汝等苾刍往时大臣者即贼师是。其大臣妇者即私通女是。五百弟子者即贼伴五百人是。往时二牛即胜光王及胜鬘夫人是。昔时被杀今还杀彼。汝等苾刍凡诸有情自所作业果报不亡。虽经多劫缘合还受。是故当知。勿为恶业修诸善品。

复次诸苾刍汝等当听。其邬陀夷先作何业由彼业力。今被他杀弃粪聚中。乃往古昔于一聚落有捕猎人。以屠杀为业而自活命。彼时有一独觉。来至林所而暂停息。当是之日彼捕猎人一无所获。便生怪念。我从昔来于此林中多获禽兽。何故今日而无所得。遂见人踪随迹而去。见一独觉端居而坐。是时猎者作如是念。由此人来我无所得。遂生嗔忿。即满张弓放以毒箭中其禁处。独觉圣者见此愚人起悲愍心。为现神变腾空上踊犹若鹅王。时彼猎人见神通已深生追悼。发言仰告。我愚痴人不识贤圣。愿纵身下受我忏谢。时彼圣者为哀愍故。放身而下受其忏谢。因即命终。时彼猎人以火焚形。取其舍利起窣睹波。种种供养因发大愿。勿缘此罪令我当来受地狱报。于未来世当得逢遇殊胜大师亲承供养。汝等苾刍往时猎人者即邬陀夷是。由昔杀他今还被杀。

复次诸苾刍汝等当听。此邬陀夷先作何业得阿罗汉亲事于我。被杀之后弃粪聚中。佛与僧众王及大臣。胜鬘夫人并诸宫女城中士庶。俱至尸边庄严宝舆移至胜处。焚烧既讫取设利罗造窣睹波盛兴供养。乃往古昔有一瓦师见一独觉身婴疾病。为乞食故次到其家。时彼瓦师不识贤圣。遂便捉咽推出弃粪聚中。彼身无力因即命过。有余独觉乘空而度。见其尸骸纵身而下。以诸香花随时供养。瓦师见已具问其故。知是圣人便生忧悔。我是愚痴不识贤圣。自知无力能如法焚烧。遂即白王共为礼葬。王闻大圣非理涅槃。总命群官及后宫婇女城中士庶。人物骈阗各持苏油并诸香水。至圣者所焚身供养。时彼瓦师作金色瓶盛其余骨。置杂彩舆往四衢道侧。造窣睹波随力供养。遂发弘愿。我之所作无间重业。勿缘此故堕捺落迦。以此殷重供养之业。于未来世当得遭遇殊胜大师。亲承教旨不生疲厌。获得如是神通自在。汝等苾刍彼时瓦师即邬陀夷。由昔所作恶业余报。于五百生中常被他杀投之粪聚。由彼供养发愿力故。今值遇我成阿罗汉。由此业故虽涅槃后。我与大众王及人民。悉皆云集焚身供养。汝等当知。又何缘故此邬陀夷教化人中最为第一。于过去世迦摄波佛时。邬陀夷于彼出家。为大法师善能说法。教化有情无量亿数。由彼业力于诸众中教化第一。是故诸苾刍当观如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终不亡失。善业勤修恶事当舍。应如是学。

第九摄颂曰。

食明相今知 针筒床脚量

贮花并坐具 疮雨大师衣

食前食后行诣余家不嘱授学处第八十一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一长者。大富多财受用丰足。时具寿邬波难陀因行乞食至长者家。长者即便持饭施与。因为说法。施食之人获五功德。谓寿命色力安乐词辩。长者闻已深心欢喜。顶礼其足归依三宝受五学处。时邬波难陀复于他日至长者家。长者白言。圣者。我今因大德为善知识故。欲请佛及僧就舍而食。唯愿圣者为我白知。时邬波难陀还至住处。称长者名为请佛僧。时邬波难陀即于晨朝至长者宅。报长者曰。我有缘事暂至余家。我若不来不须行食。作是语已舍之而去。尔时世尊。知彼长者不闲法式不来告白。即便自将大众诣长者家就其食处。时诸苾刍报长者曰。应唱随意。长者即便报言。圣者我为大众设斯座褥。佛言此即便是作随意讫。宜应就坐。佛及大众坐时既久。日复将中不见行食。

佛告阿难陀曰。汝告长者。日时既至应可行食。日时过者食何所为。具寿阿难陀奉教而告长者。报曰圣者邬波难陀今未来到。如是至三。阿难陀曰。若邬波难陀不来者不欲行食耶。报言如是。具寿阿难陀以事白佛。尔时世尊说伽他曰。

由他悉皆苦 自由便受乐

共有皆阙事 智者不应为

时欲将中邬波难陀方始来至。遂便行食。时诸苾刍有啖少许。有不食者。佛为长者说施颂已从座而去。邬波难陀即于此住不往寺中。当时是十五日众僧欲作褒洒陀。唯邬波难陀不来赴集。复无持欲人。众皆久坐妨废法事。求觅不得令众疲劳。时诸苾刍共生嫌贱作如是语。云何苾刍受食家请。食前食后而不速来。久住俗舍。以缘白佛。佛言食前食后有此过生。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受食家请。食前食后行诣余家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其学已。时有看病苾刍废其瞻视。知僧事者捡校有阙。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闻此已告诸苾刍。前是创制今复随开。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受食家请。食前食后行诣余家。不嘱授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如上。食家请者谓被他唤食家义如上。食前者谓是午前。若出行时过二家者。便得堕罪。食后者谓过午已后。若出行时过三家者。便得堕罪

。不嘱授者谓不报人。应嘱施主云我往某处。或嘱苾刍云向某处。结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刍受食家请。食前行过二家。食后行过三家。不嘱授得堕罪。若不以此苾刍为先首而请唤者无犯。又无犯者谓初犯人。广说如上。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四 入王宫门学处第八十二之一

初总摄颂曰。

初首二难陀 七日并善与

五人四希有 胜鬘教大王

二城有盛衰 月光于夜白

仙道出家已 影胜问伽他

顶髻害父命 当生无间中

受二佞臣言 谤无两罗汉

二臣收宝去 尘沙遍满城

大臣以女男 各付于师主

绀颜随师去 仙道等因缘

善财造寺缘 准陀论七福

壮士旷野手 绀容证不还

无比打针人 广陈师子事

二人说善恶 绀容皆被烧

曲脊供僧人 入王宫为后

难陀邬波难陀者。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汝等当于兰若树下。或空室中或山崖坎窟或草藁内。或居露地或在尸林或余林中。或住边房受粗弊卧具。向如是处简息外缘。端心静虑求断烦恼。勿为放逸后置忧悔。此即是我真实教诫。如是世尊为诸苾刍说思惟事令弃愦闹。时有苾刍得世俗通者。便往妙高山而修静虑。佛告诸苾刍。妙高山王者下从金轮与海水齐。有八万踰缮那。从水上高出亦复如是。其形叟方四面。各有二千踰缮那。人天乐观相状端正。上有三十三天四宝所成。东面水精。南面吠琉璃。西面白银。北面黄金。于此山下大海之中有龙王宫。亦四宝所成受用无阙。有二龙王。名难陀邬波难陀。而住于此。各有八万四千诸龙以为眷属。

此二龙王。假使金翅鸟王不能损害所有饮食皆同诸天上妙供养。时二龙王由贪爱故。各以其身绕山七匝。举首而住。俱作是念。此等受用皆悉是我福业所招。以恼嫉心故每日三时吐其毒气。齐二百五十踰缮那内。所有鸟兽闻毒气者。并皆丧命。龙吐气已遂便睡着。时诸苾刍修静虑者。由龙毒气皮肉变色憔悴萎黄。如世尊说汝等苾刍欲求戒净。可于半月为褒洒陀。求除罪故为随意事。时彼苾刍至长净日皆来集会。时旧住者怪而问曰。何故仁等颜状异常萎黄若此。其静虑苾刍以缘具告。诸苾刍曰。龙为恼害何不调伏。答曰此唯世尊及大声闻方能制伏。非我所堪。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作是念。我诸弟子谁堪降彼二大龙王。佛知大目乾连定能摧伏。便告大目乾连曰。汝当观察难陀邬波难陀二大龙王。

时大目乾连唯然受教。即作如是方便入定。从室罗伐城没于妙高山出。在龙身上经行。龙睡不觉。复行顶上。亦不觉知。目连即入其腹振大雷霆。睡仍不觉。尔时尊者便作是念。龙有二缘方可降伏。云何为二。一者令其嗔怒。二者发恐怖心。我若遣彼生嗔怒者。令赡部洲悉皆震动。我今应可使其惊怖即化作龙身大彼三倍。身绕二龙周围七匝。举首而住。龙觉身重即便唾寤。见彼大身极生惊恐忧惶失计。作如是念。所居之处今被欺夺。遂化作小身弃宫逃窜。尊者大目连即复本形。遮彼龙前整容而住。问曰汝二龙王欲何所作。答曰有大德龙来至住处。欲害我命夺所居宫。有此难缘逃向余处。尊者报曰。我于向者到汝宫中不见斯事。龙曰我等亲见。尊者曰汝可还宫示我形状。龙曰大德岂复欲杀我耶。

尊者曰我共往看。谁敢相杀。宜可回去示彼形容。龙与尊者覆还住处。但睹空宫更无余物。二龙问曰。将非圣者见我憍暴现惊恐耶。尊者曰或容如是。彼龙白言。圣者何缘来此。尊者曰汝等当听。汝于过去作鄙恶业。堕傍生中受斯恶报。今时更复作猛毒心。杀害有情无悲愍念。从斯没已除捺洛迦更无生处。彼二龙王俱来礼足作如是语。欲令我等当作何事。尊者曰汝等今可归依三宝受五学处。至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于妙高山有禽兽等依止住者。施以无畏勿令惊恐彼龙白言。我等愚痴自无觉慧。幸蒙圣者拔济苦津。自誓要心谨依言教。从今已去乃至命存。归依三宝受五学处。于诸生类不令苦恼。爱同己子除嗔毒心。时大目连降二龙已欲还本处。彼二龙王礼尊者足白言。大德。

我坠迷津蒙恩救济。至世尊处幸持我语顶礼双足。不审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气力安不。复更白言。唯愿大师慈悲哀愍。苾刍苾刍尼等饭食讫。凡说福颂伽他之时。愿称我名以福垂济。舍此恶业生善趣中。目连告曰。当为汝白。时大目连所为事讫。犹如壮士屈伸臂顷。于妙高山没逝多林出。诣世尊所礼双足已。白言世尊。我已降伏二难陀龙。令受三归并五学处。于妙高山所住有情皆起悲愍。彼二龙王附申礼敬世尊足下。不

审大师少病少恼。起居轻利气力安不。我以恶业堕傍生中受诸苦难。唯愿世尊慈悲救济。具陈请意。世尊闻已赞言。善哉善哉。彼二龙王能生厌离。即告诸苾刍曰。从今已去我诸弟子苾刍苾刍尼等。每食了时说铎敲拏伽他。

称彼二龙王名字为作咒愿。令舍恶道生善趣中。当如是作。若不依我教者得恶作罪。是二龙王从斯已后。每至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尽日。夜复本形。昼为人像。诣世尊所俱申礼敬受八支学。又每来时从妙高山至室罗伐城。于路左右布列龙兵。弥满虚空以为侍卫。后于异时龙作长者形。来诣佛所听受妙法。时胜光大王亦于彼时来诣佛所。既至门外命左右曰。汝往佛所观有何人。时彼左右奉教而去。礼佛足已见二长者。在世尊处听佛说法。即还王所白言。大王。有二长者在世尊处。王作是念。彼二长者是我国人。见我来时敢不恭敬。时胜光王欲至佛所。彼二龙王见国主来白世尊曰。大德。既见国主合改常仪。我今为敬法坐听。为敬王起立。世尊告曰。诸佛世尊及阿罗汉等咸皆敬法。

以此因缘说三伽他曰。

若过去诸佛 及以未来者

现在诸世尊 能断一切忧

皆共尊敬法 言说及行住

常于一切时 尊重于正法

是故求益者 欲希富盛乐

应当尊敬法 常思诸佛教

彼二龙王闻佛语已。虽见王来不修敬事。王既见已便作是念。此二长者是我国人。见我来至不生敬重。便起嗔恨。至世尊所礼双足已在一面坐。佛知王意有嗔恚心。别作余言不为说法。时胜光王请世尊曰。唯愿大师为我说法。佛以此缘说伽他曰。

若无清净心 而怀嗔恨意

不能解诸佛 所说微妙法

降伏斗诤心 及以不净意

能除于忿害 方解诸佛法

时胜光王闻伽他已作如是念。由二长者遂令世尊不时为我演说法要。即从座起礼佛而去。命左右曰。汝可伺彼佛边长者辞佛去时。待至门外俱斩其首。彼二龙王所有部从。见王怀忿作是语已。悉皆惊愕怒而议曰。我等有力能碎高山倾竭大海。王何势力敢作

此言。即卒起重云震降雷雹。于虚空中皆下刀杖。剑轮箭槊未至地顷。尔时世尊。得无忘念告大目连曰。汝应速疾念胜光王。及此城中诸有情类。时大目连唯然受教即入慈定。才入定已遍虚空中皆雨天花。俱勿头等而堕于地。乃至胜光王入宫已来。天花遍落。王怪奇异叹未曾有。遂告中宫妃后王子大臣。及婆罗门诸士庶等。悉皆总集而下令曰。我于向者从逝多林迄至宫中。天花洒落曾所未见。不知此事是谁威力。时有近王说美言者。白言此是大王如法化人不行枉酷。诸天欢喜雨此妙花。王曰我常以法安人。福力应尔。宫内女人作如是语。我等贞居唯事国主。于余男子永绝邪心。天神鉴赏庆以祥瑞。太子曰我于父母尽心孝养。灵只感应致此嘉祥。大臣曰王有教令我悉奉行助化国人。致使天花下落。婆罗门曰我顺四时恭祭天地无亏净行。致此鲜花。猛将曰国有强叛我先出师为众安抚。获斯嘉应。国人曰我等躬耕供王国税无爽时节。神明共知表察恭勤祥花普散。王闻众议各述己能。便作是念。此妙灵奇世所未见。不知是谁福力。我今宜往请问世尊。如佛所言我当信受。

尔时胜光王即以天花盛满衣裾。乘大象王至给园外。足步而去。礼世尊已在一面坐。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大王此之天花非大王力。亦非内宫及王子臣庶威德所致。是大目连威神之力。大王向使目连不为观察不兴悲愍者。于须臾间室罗伐城王及百姓悉为尘坌。由彼慈悲甚深定力。遂致天花处处充满。是故王及臣庶。于大目连皆应供养。时胜光王白言。世尊。以何因缘但由圣者目连。令我己身及以宫内国城人等。不为尘坌得存性命。此之恩力非是世尊非余弟子。佛言大王。非我之力。亦非诸余声闻弟子。但是目连。王若疑者可以衣裾天花置地。王奉佛教弃花于地。悉皆变成刀剑轮槊。王既见已便大惊怖生怪愕心。白佛言。世尊。此之兵仗从何所来。佛言大王。王岂不忆。前令左右于难陀邬波难陀二龙王处。以嗔毒心出暴恶语遣断其命。时彼龙王所有部属。闻是语已皆发嗔恚。便兴密云于虚空中雨诸刀剑及以箭槊。时大目连见斯事已即入慈定。勿令王众并诸国人悉皆磨灭。遂变兵器咸作天花。令众安乐。王言世尊。我不曾见彼二龙王。何得遣人欲断其命。佛言王不忆者我令忆之。王岂不忆向于我所有二长者见王不起王便发怒敕诸侍从断其命耶。王言我忆。佛言彼二长者即是龙王。为听法故化作人形。来至我所。王曰由我肉眼不识神龙。既有罪愆。欲作何事。佛言就二龙所。而为忏摩。王曰彼在妙高山。我住摩揭陀国。相去悬远如何愧谢。佛言彼二龙王每月八日及长净日。为听法故必来我所。王亦须至。我当示彼龙王之身。王可求谢。王曰我于彼龙求谢之时。礼其足耶。佛言大王不应礼足。宜舒右手至彼龙前告言。二龙王我出粗言。幸见容恕。彼二龙王共相容忍。王曰谨奉佛教。当如是作。礼佛足已还适本宫。后至长净日。龙作人形来诣佛所。王亦复至瞻仰世尊。佛为现相指示龙王。时胜光王见佛现相。即从座起整理衣服。往二龙所展其右手作如是语。幸二龙王见相容恕。彼二答曰。善哉大王。

共相容舍。

七日者。尔时胜光王作是念。由我粗语恼彼龙兵。致使云雷雨诸刀剑。由得圣者大目乾连慈定力故。变作天花存活我等。我欲酬恩圣者。请佛及僧。于七日中以申供养。即从座起顶礼佛足白言。世尊。愿佛及僧。于七日内至我宅中哀受微供。尔时世尊见王请已默然为受。王见受已礼佛而去。既出外已告大臣曰。我缘圣者大目连故。请佛及僧于七日中就舍而食。卿等宜应扫饰衢路庄严城郭。办上味食以待佛僧。大臣奉命悉皆备办。从王宫内至逝多林。于此中间宝幢幡盖香花等遍满。既严饰已。王令使者往白。佛僧饮食已办。愿佛众知时。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执持衣钵。大众随从至王宅所诣其食处。于先设座就之而坐。时胜光王见众坐已。自持种种清净上妙饮食奉佛僧众。既饭食已澡漱复讫。佛为大王说施颂伽他。并演妙法还归本处。初日既然。乃至七日悉皆如是。圣众食已为王说法还归本处。时胜光王。遂于后时夜中失火烧杀大象。王令鸣鼓宣告国人曰。从今已后不得夜中辄然灯火。若有违者罚六十金钱。其无钱者长系于狱。

时诸苾刍咸皆有疑。请世尊曰。大德难陀邬波难陀此二龙王。曾作何业堕傍生趣。又作何业所居宫宅皆四宝成。受用饮食与诸天同类。八万四千诸龙以为眷属。假使金翅鸟王亦无伤损。佛告诸苾刍。此二龙王所作之业。还以自身而受其报。无余代者。乃至广说。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等应听。乃往古昔此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时。有迦摄波如来出现于世。十号具足。尔时婆罗疤斯城有王化世。名讫粟枳。国土丰乐人民安隐。时有兄弟。二人俱为大臣。一名难陀。二名邬波难陀。彼二大臣以法非法助王治国。臣有外甥。名曰无忧。于迦摄波佛教法之中而为出家。厌舍尘俗精诚靡懈。未久之间断一切惑证阿罗汉果。每日三时向二舅所。为其说法。作如是语。唯愿二舅勿以非法助王治国。由此因缘于未来世当受恶报。二舅答曰。圣者治国之法。不能纯以善事而化于人。阿罗汉曰。若如是者来世资粮可应修集。彼二舅报曰。我于今时欲作何事。答曰可为僧伽造立住处。报曰我当修造。即造大寺施四方僧。四事无阙。所设供食及非时浆。色香美味悉皆具足。国内苾刍同王太子无所障碍。诸苾刍尼事同后宫无敢侵扰。彼二大臣由以法及非法助王治国。有恶业故堕傍生中。由造寺宇施四方僧。故所有居宅皆四宝所成。由以上妙饮食供众僧故。所受饮食皆与天同味。由于苾刍苾刍尼等令无恼害。得八万四千诸龙以为眷属。假使金翅鸟王不为损害。汝诸苾刍若造恶业还招苦报。所有善因当得善果。汝等当学。

善与者。室罗伐城有一长者。名曰善与。大富多财丰足受用。所有资产与北方毗沙门天王可为俦匹。仁惠无悭给养贫乏。因号善与。时彼长者曾于一时来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听说妙法从座而起白言。世尊唯愿慈悲。佛及僧众明当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时彼长者见佛受已礼足而去。即于其夜具办种种上妙饮食。旦令使者往白时至。尔时世尊着衣持钵。圣众随从至长者家就座而坐。时彼长者睹众坐已。自手斟酌种种饮食。众饱食已澡漱复讫。长者夫妇即于佛前顶礼佛足长跪而住。世尊观彼夫妇根性差别随机说法。即于座上俱见真谛获预流果。乃至广说归依三宝受五学处。佛及圣众各还住处。时长者妇得果之日。即于其夜便觉有娠。于时时中供佛僧众。经九月已请佛及僧就舍而食。

佛为说法。夫妇二人得不还果。即于是日其子诞生。颜貌希奇人所爱乐。额广眉长鼻高修直。顶圆若盖色美如金。垂手过膝众所称叹。过三七日欢会宗亲。其父以儿告诸亲曰。此儿今者当立何名。举众咸云。此之孩子父母得果之日。来托母胎。及其生时还得胜果。斯之运会世所未闻。如有神通。理应嘉赞。应与此子名曰神通。长者养育孩儿授八乳母。二供乳餔二作褓持。二为洗浴二共欢戏。供给乳养无有阙乏。广说如上。是时神通童子年既长大容貌希奇。于王城下随路而去。时有宫人。楼上遥见观彼容貌染意便生。即以花缨遥掷童子堕其头上。有监察人。见是事已便去白王。大王知不。神通童子于王内人有邪欲想。从城下过。宫人投以花缨。王闻是已不审思察。即生忿怒命法官曰。

此之童子与内交通。既犯常刑。当断其命。法官奉教执缚童子。往至屠所便斩其首。城中人众见此童子非法枉死。皆出大声作如是语。是非法王不审观察。神通无过枉被屠刑。王见诸人说其非理。便自思忖。是我造次不审刑科。卿等诸人舍斯一过。尔时善与长者。见儿死已作如是念。我有珍财辛苦求觅。咸为神通拟隆家业。今既身死财何用为。我今宜应以已珍财。于沙门婆罗门及贫乏者悉皆施与。唯留金钱一文为衣食本。作是念已。便于室罗伐城令人击鼓宣告。诸君当知。善与长者现有财货。无遮总施。奴婢杂畜并放随缘。若有须者随意来取。诸人闻已远近俱集。长者出物悉皆给施。并称求心叹未曾有。是时长者以一金钱买诸货物。他日转卖常得四钱。每日日中以一金钱买诸香物。

磨作香泥涂拭佛殿。又以一钱日日僧中巡次供养。又以一钱舍内居人用充衣食。余有一钱留以为本。善与长者既家产罄竭财食贫无。诸来乞人随时给济。因此号为粗恶善与。时粗恶长者往诣佛所。礼足已在一面坐。佛告长者曰。汝之舍中常能施不。长者白言。世尊我比家中虽于日日惠施饮食。然为贫无不能精细。事多粗恶。佛告长者。凡所

施物若好若恶。此二皆当获异熟果。长者若人施时随好随恶。不以信心不生恭敬。不自手不应时不清净。如是之人得报之时。不能如彼大富长者随意受用。于其舍宅奴婢车乘。饮食衣服床榻卧具。色声香味触。而心吝惜不能受用。长者由不信等所行惠施。获报如是。长者又所施物若好若恶。以深信心极生恭敬。自手应时以清净物持惠前人。

如是施者得报之时。如大长者随意受用。于其舍宅奴婢车乘。饮食衣服床榻卧具。色声香味触。而心广爱乐多受用。由此因缘。长者应听。乃往古昔有胜贵族大婆罗门。名薜罗摩。常于婆罗门处。以八万四千大象服以金鞍。铃铎旗幡悉以金作。于其象上覆盖金网。持以惠施。又以八万四千马。鞍辔装挍悉皆以金。又以八万四千车乘。各以四宝金银琉璃颇梨所成。金网幰盖皆以师子虎豹文彩。皮褥上毯敷置其中。又以八万四千诸妙楼观。亦以四宝所成。又以八万四千床榻卧具。亦四宝成。所有敷设箪席毡褥。皆是诸方珍奇上物。于床两头安置丹枕。又以金钵八万四千盛满银粟。又以银钵八万四千盛满金粟。又以八万四千双上妙叠衣。有其四种。谓加尸细叠。刍摩细叠。纻麻细叠。

孤呫薄迦细叠。又以八万四千牸牛。其角皆盛以金角。咸有犊子俱以叠覆。又以八万四千童子。皆用金银宝物而为璎珞。如斯等物皆持惠施。诸婆罗门。何况所余上妙饮食种种衣服。长者当知。彼大潮婆罗门。以如是等八万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罗门时。所获福德。不如有人但以饮食。供养外道离欲五通仙人其数满百。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八万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罗门。及施外道一百隐人。不如有人但以饮食。施一赡部树下未离欲染异生菩萨。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八万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罗门。及施外道一百隐人。并施赡部树下异生菩萨。不如有人但以饮食施一预流向者。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

以如是等八万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罗门。及施外道一百隐人。并施赡部树下异生菩萨及预流向。不如有人但以饮食施一预流果者。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如是广说。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不如有人但以饮食施一阿罗汉果。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梵本具有恐烦故略)

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胜妙乐具施婆罗门。及一百隐人异生菩萨。并四向四果。不如有人以妙园圃施四方僧。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胜妙乐具施婆罗门。及一百隐人异生菩萨。并四向四果。以妙园圃施四方僧。不如有人于此园中。造立寺宇奉施僧伽。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胜妙乐具施婆罗门。乃至园中造立寺宇。不如有人于此寺中。施以床榻卧具及诸座褥被枕之类。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胜妙乐

具施婆罗门。乃至于彼寺中。施以床榻卧具及诸座褥被枕之类。不如有人于此寺中施僧常食。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胜妙乐具施婆罗门。乃至寺中施僧常食。不如有人尽形寿。归依佛陀。归依达磨归依僧伽。受持戒行。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胜妙乐具施婆罗门。乃至归依三宝受持学处。不如有人于一切有情。于少时间修习慈观。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复次长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胜妙乐具施婆罗门。乃至广说于一切有情修习慈观。不如有人于暂时间。了知诸行悉皆无常。悉皆灭坏。是可厌患。修出离想。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报殊胜不可挍量。由是因缘长者当知。常于诸行修无常等观求出离行。是要法门。速得解脱。如是应学。如是应修。勿为放逸。尔时善与长者及诸大众。闻佛说已顶礼双足。深心欢喜信受奉行从座而去。

尔时长者既至舍已。于其夜中然明灯读佛教。时王使者每于夜中巡历人家。观察明火于长者室见有灯明。报言长者岂非大王声鼓宣令普告诸人。每于暗夜不秉灯明。若违教者罚六十金钱。若无钱者终身系狱。可不闻耶。长者曰我久闻知。警夜人曰。若如是者何故然灯。答曰我于夜中受寻佛语。报曰纵读佛教岂免输钱。可速将来。长者答曰。我今贫悴何处求钱。报曰若尔可来永系牢狱。答曰我无别计。即可随行。使者便将置于狱内。王所造狱阁有三重。若品第尊高置于上阁。其次之类安在中棚。卑贱庶人拘之下屋。时粗恶善与长者既是胜流。居在上阁。时四天王。知此长者地邻。无学精苦勤心。于初夜分来诣其所。问言。长者处在狱中是不应事。长者曰大仙为犯国刑。非我自欲。问曰违犯何事。答曰夜明灯火被罚六十金钱。我既贫无身须系狱。四天王曰。长者。欲于何处安置金宝。我等持来随情受用。长者曰唯愿大仙勿见忧虑。王若知者或容见放。大仙有暇暂听妙法。时四天王顶礼求听。长者哀愍为宣法要。四天身光如四火聚。王遥见之便作是念。何人狱中然大炬火。至中夜时天帝释来。所发光明映四天众。其有问答如彼四天。乃至求听妙法。至后夜时梵王来至。身光晃曜倍胜诸天问答求听。闻法欢喜俱还本宫。尔时大王。于一夜中悉遥见此光明奇特。至天晓已问狱官曰。谁于昨夜狱中然火。掌人白言。夜于狱内无然明者。王令大臣亲往检察。狱中普问无然火处。还白王曰无人然火。王曰第三阁内囚禁何人。狱官答曰。有粗恶人善与长者。拘在上阁。王曰可唤将来。我自亲问。使者唤至。王问长者。前为然灯禁在牢狱。何故今者还然火耶。长者答曰。我昨夜中不记然火。王曰于初更时见四火聚。半夜有五。后夜有六。何故长者妄语云无。长者即便具以四王帝释大梵。为来听法身有光明。非灯烛也。王闻语已。深生尊敬叹仰希奇。告言长者。仁有大力。今何愿求。随所欲者我当给施。长者答曰。我今敢欲从王乞愿。王曰随意所须。长者曰我愿于夜寻读佛经。唯愿大王勿禁灯火。王曰随长者意夜秉灯明。乃至余人亦皆随意。夜中然火为读佛经。悉免其罪。于时粗恶善

与长者及以国人。蒙王放免皆大欢喜。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五 入王宫门学处第八十二之二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时此城中有三长者。一名善与。二名善合。三名戒胜。此三长者各有别德因而立名。能善广施谓善与长者。言无虚诳谓善合长者。众人信伏谓戒胜长者。善能忍恕谓胜光王。离邪欲心为哥罗太子。时憍萨罗国至八月半后多有贼盗。名为秋贼。彼诸贼侣共相集会作如是议。我等云何于此时中少作劬劳多获财物。于一年内受用随情。一人告曰。今此城中善合长者。多有赀财珍宝丰足。我等宜往到长者处共为诬枉。报言长者我等先有一亿金钱寄长者处。我今须用可见相还。若言虚者。我等共引戒胜长者而为证人。获此赀财于一年中丰足受用。一人告曰。彼戒胜长者岂为我等作证人耶。余人议曰。我以强力逼令作证。问曰如何强力。答曰此戒胜长者性多惭耻。若大便时必当远出村外入深林薄。我当伺候彼欲去时。执持利刀于草丛住。彼若来至我即执捉。告言长者若与我为证尔命得存。若也相违交斩君首。诸人闻已咸云善计。作此方便为证不难。即各持刀往戒胜长者大便之处。于丛薄中潜身而坐。时彼长者于大便时至所行处。在草丛内被贼所擒。告言长者为当乐死为求活耶。长者告曰。我实不知君等何意。贼曰当随我言。报曰随汝所作。诸贼告曰。若随我语斯则命存。必苦相违剚刃非远。长者曰有何言教。贼曰与我作证。长者曰何事须证。贼曰善合长者我等先寄金钱一亿。今欲征索。恐彼不臣须得人证。长者曰此为实寄为是虚言。贼曰此是虚言。长者闻已作如是念。我宁守死不为枉事。岂避一生之苦于无量劫受诸恶报。作是念已。向诸群贼而说颂曰。

宁以守法取终亡 不作背法而存命

守法定得升天乐 背法当生地狱中

时彼长者说此颂已。为诸群贼略宣法要。告言诸君当知。尔等皆由前世恶业因缘作欺诳事。虽得人身衣食常乏。今复更为不善。于此命终当生何道。除三恶趣无处相容。作如是等种种劝喻。诸贼闻已起信敬心。即便俱来礼长者足。白言长者我等愚痴不闲善恶。欲以非法共相诬谤。既蒙告喻深心庆喜。我等今时欲何所作。长者曰。无越三归及五学处为善趣因。即便为受三归五戒。至尽形寿不杀生等。诸贼欢喜奉辞而去。

复次胜光王有一小弟。名曰哥罗。颜貌端严众人爱敬。至长净曰来诣佛所。礼佛足已请受禁戒。既受得已从座而去。于一静处捡摄内心。是时魔女庄饰容仪。来至其所告言。王子今既少年应受欲乐。衰暮之后方可摄心。王子闻已告魔女曰。汝以痴心迷惑于物。我持净戒不习邪途。时彼魔女知王子意固守至诚。不遂所求隐形而去。

尔时善与长者来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听佛说法。时胜光王亦来佛所欲申礼敬。至逝多林门。命左右曰。汝往佛所看有何人。使入便见善与长者佛边听法。广如上说。乃至王出门外告左右曰。汝若见彼长者出时。报云大王有教。长者速去离我国中。时有诸天于长者处心生敬重。闻是语已各怀忿恚。于王身上便放毒蜂。既被蜂蜇疾入宫内。蜂仍不放随入宫中。王被毒螫更无别计。即还佛所礼足而白。忽被蜂蜇不审何缘。唯愿世尊救济于我。佛言大王。由王向于善与长者。起嗔恚心欲驱出国。诸天忿怒放此毒蜂。王曰我有此过今何所为。佛言大王。宜应就彼而申愧谢。王曰我愧谢时礼其足耶。佛言不应致礼。应至彼前而执其手告言。长者我出粗言幸见容恕。时胜光王蒙佛教已。至长者所而申忏摩。长者见已共相容恕。彼诸群蜂咸皆四散。众人见者各生希有。时胜光王白佛言。世尊我处王位。从彼庶人而求忏谢。岂非希有。佛言大王大自在人。于卑贱类而求忏谢。斯实希有。善与闻已白世尊曰。我贫无物。随有常施。此岂不是希有事耶。佛言虽贫能施。斯亦希有。时戒胜长者及哥罗王子亦在佛边。戒胜长者具以秋贼而白世尊。我为丧命因缘不行诬枉。此岂不是希有事耶。佛言虽有命难情存质直。斯亦希有。哥罗王子白言。世尊魔女妖妍来相惑乱我拘戒行不为非法。此岂不是希有事耶。佛言若人富贵能受禁戒远离邪欲。于诸世间斯实希有。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说伽他曰。

若人处尊位 求谢于卑微

或复少赀财 随有能行施

设遭于死难 不生欺诳心

富贵简邪情 此四咸希有

尔时贫善与长者。戒胜长者。哥罗王子。亲对佛前各问深义。世尊如理随事而答。时胜光王亦在其中。见彼发问不解其义。但知瞻仰心怀忧悒。礼佛而退。既还宫中以手支颊心怀忧悒。时胜鬘夫人见王忧色问言。大王从何所来容色忧悴。王以事报。夫人曰由王寡闻不闲佛法。国务之隙可读佛经。王曰我今年迈不能习读。又复国务繁剧无暇寻经。若汝胜鬘及行雨夫人读佛经者。我于夜中听受文义。夫人曰善。时胜鬘夫人便白王曰。我生憍萨罗国。圣者邬陀夷亦生憍萨罗国。我当就彼而受经业。其行雨夫人亦白王曰。我生摩揭陀国。圣者舍利子亦生摩揭陀国。我当就彼而为读诵。王曰各随所乐。时胜光王往舍利子所。申敬事已白言。大德行雨夫人于尊者所欲受经法。唯愿慈悲哀申教授。

舍利子曰。我今宜往白世尊知。即往佛所礼佛足已白言。世尊王欲请我为行雨夫人授佛经法。是事得不。佛言应教。舍利子还至王所报言。世尊慈愍许我相教。时胜光王

既蒙许已。复诣具寿邬陀夷处。白言。圣者胜鬘夫人欲就尊者受学佛经。广说如上。乃至许我相教。王见许已便还宫内报二夫人曰。彼二大德许相教授。时二大德于日日中来入宫内。为二夫人教读佛法。后于异时胜光王国边隅反叛。王遣师伐。被败而归。如是二三乃至七返。皆被他破逐北旋兵。王闻败已便作是念。边隅逆命师去被降。非我自行方能翦克。王即严整四兵。于彼夜时帅旅而去。具寿舍利子善识时宜。其邬陀夷不知机变。夜闻兵马铃铎之响。即便惊觉作如是念。岂非王众有事他行。即于未明作天明想。

执持衣钵入王宫中。时有内人报胜鬘夫人曰。阿遮利耶邬陀夷今来至此。夫人闻已着轻纱衣出门迎接。时邬陀夷见彼夫人形体疏露。注目而视。夫人知已便生耻愧。还入宫中更着余衣。至邬陀夷所敬受经教。再三反复犹未天明。宫人见之共生讥议作如是语。王虽信敬情无间然。苾刍不识时机中宵而至。王未藏宝及诸宝类。而便造次辄到宫门。时邬陀夷教其读诵迄至天晓。胜鬘夫人问曰。圣者今朝何处当食。邬陀夷曰。随所得处我当啖食。夫人即取其钵盛满饭食授邬陀夷。彼得钵已愿言无病。持之而出。至王门下见舍利子从外而来。邬陀夷问曰。大德若作如是精进用心。云何能得断诸烦恼。我侵明起早入宫中。为彼夫人教授经法。并受钵食持出宫门。仁今始来何晚之甚。舍利子曰。

具寿可去。佛缘此事当制式叉。时诸少欲苾刍闻是事已。便往白佛。世尊以此因缘告诸苾刍。入王宫者有十种过失。云何为十。一者王与夫人在一处住。苾刍入时夫人便笑。王即生疑。岂非夫人与彼苾刍。于私屏处行鄙恶事。若不尔者何因见笑。或可有心将为恶事。二者苾刍入宫。夫人有娠。王生是念。岂非苾刍共为恶行令其有娠。三者苾刍入宫。王失珍宝及诸宝类。王作是念。岂非苾刍偷窃我物。四者王有密语闻彻于外。王作是念。岂非苾刍传通密语。五者苾刍入宫。王嗔太子迁移职位。太子念曰岂非苾刍于王谗构。令我今时致此忧戚。六者苾刍入宫。太子于父为不义事。诸人闻已。岂非苾刍传通密语令失孝义。七者苾刍入宫。王之所重尊胜大臣被黜职位。便作是念。岂非苾刍于王谗说。

令我堕在不如意处。八者卑位大臣王与重赏。诸人议曰。岂非苾刍为其荐达。九者王数出师征伐。余国人皆议曰岂非苾刍共王论说。数令我等征伐疲劳。十者苾刍入宫。王出征伐告战士曰。其所得者悉皆自属。后既平殄。王便却夺。诸人议曰。此是苾刍教王夺我。佛告诸苾刍。以此因缘不应辄入宫内。或令四兵不得安隐。此非苾刍之所应作。

摄颂曰。

夫人笑娠宝 泄言嗔太子

损王黜举事 数征还夺财

如是乃至我观十利。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明相未出。刹帝利灌顶王。未藏宝及宝类。若入过宫门阃者。除余缘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园中。为诸苾刍制学处已。告诸苾刍曰。赡部洲内有二大城。一名花子。二名胜音。此之二城互有衰盛。若花子城盛则胜音城衰。若胜音城盛则花子城衰。时胜音城人民富盛。有王御世。名曰仙道。正法治人国土丰乐。无诸战阵亦无病苦。龙王欢喜五谷熟成。广说如上。彼王夫人名曰月光颜容姝特众所爱敬。王之太子名曰顶髻有二大臣。一名利益。二名除患。时摩揭陀国王舍城王名曰影胜。以法理人国无灾患。如余广说夫人名胜身。仪貌超绝国内无比。王之太子名未生怨。有一大臣。名曰行雨。是大婆罗门种高胜贵族。尔时仙道大王曾于一时朝集大会。告众人曰。颇有余国丰乐炽盛与我国相似不。时彼众中有摩揭陀国兴易之人。作如是语。大王于此东方有摩揭陀国王舍大城。

王名影胜。彼国丰乐与王相似。时仙道王闻此语已。于影胜王生爱念心。问大臣曰。彼王国内何所乏耶。答曰彼处无宝。王曰唤别宝人简取好者。便以妙宝盛满金篋并王敕书。遣使送往摩揭与影胜王语使者曰。当报彼王。从今已往王可共我为敌国知识。必有所须我当为办。使持王信到王舍城影胜王所。奉书具白。王既览书并开国信。生大欢喜。王曰彼之国中何所乏少。诸人答曰。彼无好叠。时王即以摩揭陀国所出上叠。盛满箱篋准如上事。报仙道王并致书曰。敬览来信并受国珍。未面相亲深惭远意。彼有须者我当为办。使持王信到胜音城。即以书及国信奉仙道王。王见庆喜问使者曰。王之形状其量如何。并问性行。使者报曰。影胜王其形长大一似大王。性行雄猛躬为征战。

王即依量造五德上甲。令使送去。云何为五。一者盛热之时着便凉冷。二者刀斫不入。三者箭射不穿。四者善辟诸毒。五者能发光明。王造甲已并裁敕书曰。今赠宝甲五德圆备。若念我者幸当自着。希招远意勿惠余人。即以此甲付与使者。使者持去到王舍城。便以此甲奉影胜王。白言大王。此之宝甲具足五德。仙道大王故遣送来。时影胜王览书观甲心生希有。唤别宝者令其准价。宝人白言。大王此一一宝并皆无价。然众共商量准直金钱十亿。王既闻已便生忧念。远方知友赠我宝甲。此一一宝其价难知。我国无此如何酬谢。以手支颊低颜而坐。是时行雨大臣入见大王似带忧色。问言大王何故面有忧色。王曰。我今宁得心不怀忧。远处国王赠我宝甲。此一一宝其价难知。我国更无奇异珍物。

既无报答。为此怀忧。大臣答曰。愿王勿忧。有好赠物。王曰何处得有。大臣答曰。彼之国王唯赠一领宝甲。王之国内有佛世尊。乃是人中妙宝。一切有情共所尊敬。十方世界无与等者。王曰诚有此事。欲如之何。大臣曰。可于叠上画世尊像遣使驰送。王曰。若如是者我当白佛。随佛言教当奉行之。时影胜王往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以事白佛。佛言。大王善哉妙意。可画一铺佛像送与彼王。其画像法先画像已。于其像下书三归依。云我从今日乃至命存。归依佛陀两足中尊。归依达摩离欲中尊。归依僧伽诸众中尊。次书五学处。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欲邪行。四不妄语。五不饮诸酒。次书十二缘生流转还灭。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从无明缘行乃至积集而生。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从无明灭乃至积集俱灭。皆广书之。复于像上边书其二颂曰。

汝当求出离 于佛教勤精

降伏生死军 如象摧草舍

于此法律中 当修不放逸

能竭烦恼海 当尽苦边际

如是画讫授与使人。应报彼曰。汝持画像至本国时。可于广博之处悬缯幡盖。香花布列盛设庄严。方开其像。若有问云此是何物。应答彼言。此是世尊形像。舍转轮王位而成正觉。又问此下字义云何。答曰是归依三宝为出离因。次下云何。答曰教持五戒生人天道。次下云何。答曰是十二缘生。明三界五趣流转还灭因果道理。若问于上二颂其义云何。答曰斯之二颂明劝诸有情。依教修行破生死军。勿为放逸速趣菩提。时影胜王奉佛教已。欢喜顶受礼足而去。王即画像上下具书其事。以种种妙香遍熏尊像。然后细卷内金函中。次以金函内银函中。次以银函内铜函中。复以上妙香叠密裹此函。置香象上严整衢路。幢幡导从出王舍城。时影胜王并作敕书报仙道王曰。虽未相见使至览书。蒙赠宝甲世所希有。今画世尊形像三界最尊。令使持将冀申供养。既至彼已可去王城有两驿半。平治道路严饰城隍。躬领四兵。幢幡花盖于广博处张设尊仪。殷勤供养获大福德。既封书已持付使人敕曰。如我所嘱当须忆念尽可为之。使既奉旨敬辞而去。路经多日渐至胜音城。可有两驿半在于此停住。遣信白王并持书去。王得书已开读忿怒。告大臣曰。未知彼国有何奇异胜妙信物。书云可两驿半平治道路严饰城隍。花盖幢幡集诸人众。遣我自领四兵远出迎接。看此形况意欲相轻。卿等宜应总集四兵。我自亲往伐摩揭陀国。大臣奏曰。曾闻彼王有大度量。不应以随宜国信轻触大王。王今宜可且顺其言亲往观察。若称王意斯曰善哉。如不尔者兴师未晚。王曰诚有斯理随书且作。于两驿半平

治道路。乃至王自亲观。依彼来书盛陈供养。引至城邑于平坦处。无量百千人众聚集。香花普设充遍街衢。王开画像瞻仰而住。于时中国商人共来观像。咸皆合掌异口同音俱出大声。唱言南谟佛陀也南谟佛陀也。其仙道王既睹尊仪闻佛陀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遍体身毛悉皆惊竖。王便问曰。佛陀之名何所诠表。商主答曰。大王中国有城。名劫比罗跋窣睹。中有净饭王。生一太子。具三十二相有八十种好。相师瞻之云。此太子若在家者当为转轮圣王。七宝圆满千子具足。降伏四洲以法化世。若出家者当证如来应正等觉。于人天内号曰佛陀。此即是彼真容影像。王闻喜悦问曰。此下文字其义云何。商人曰大王此是归依三宝。王曰次下云何。答曰此明五戒。又问次下云何。答曰此是十二缘生流转还灭。其上云何。答曰此明劝诫厌离生死希求涅槃。皆为广说。

时仙道王闻商人说十二缘生。无明行等生灭道理。善诵其文。便还宫内。即于初夜依文而思。于后夜时舍诸缘务。迄至天明结跏趺坐。端身正念系意现前。思量观察十二缘生生灭道理。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如是纯大苦蕴积集而生。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从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如是纯大苦蕴积集皆灭。时仙道王于缘生理既深晓悟。不起于座以智金刚杵。摧破二十种萨迦耶见山。得预流果。既见谛已。遥心庆悦渴仰世尊。说伽他曰。

敬礼大医王 善疗于心病

世尊虽在远 能令慧眼明

时王欢喜。即便裁书报影胜王曰。我赖仁恩知有三宝。悟缘生理得见真谛。苦海沦溺彼岸可期。拔之淤泥欢庆何极。然我欲得亲见苾刍。为作方便令来至此。使者持书至影胜王处。王读书讫往诣佛所。顶礼佛足白言。世尊其胜音城仙道王。见佛形像得悟真谛。遣使持书来至于此。求见苾刍。唯愿世尊慈悲发遣。说是语已礼佛而去。尔时世尊。便作是念。谁与彼城有因缘耶。能至于彼广为化度。观知圣者迦多演那于彼有缘能为教化。世尊便命迦多演那曰。汝可观彼胜音城内仙道大王。并诸眷属人物之类。时迦多演那唯然受教。既观察已辞佛而出。执持衣钵入城乞食。饭食讫嘱授卧具已。便将五百苾刍随路而去往胜音城。时影胜王并作敕书。遣使持去。报仙道王曰。承悟缘生得预流果。复于苾刍乐欲相见。佛令五百苾刍远赴祈请。仁可殷勤同大师想。去城两驿半许。修治道路严设香花。治整四兵自来迎接。又于城内闲寂之处造一大寺。营五百房床榻卧具。无令阙乏。饮食所须悉皆预办。若作如是供养事者。获福无量。使持书至授仙道王

。既读书已如言悉作。苾刍既至宾迎入城。即于空闲广博之处。悬缯幡盖严设道场。请苾刍坐。时有无量百千大众悉皆云集。尔时圣者迦多演那。随彼机缘为说法要。令诸大众皆蒙利益。或得预流果者。或得余果。乃至出家得阿罗汉果。或有发趣声闻独觉乘心者。或有发趣大乘者。时胜音城有二长者。一名底洒。二名补洒。往诣圣者迦多演那所。至已礼足白言。圣者我今欲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于圣者所修治梵行。时迦多演那知其心至。即与出家并受圆具。观其根器教以要法。彼二便于日夜之中勤修无倦。断一切惑证阿罗汉果。即升虚空现诸神变。身出水火便入无余妙涅槃界。彼诸亲族即火焚烧为供养已。收其余骨造二窣睹波。时仙道王。于日日中常诣圣者迦多演那处听说妙法。既听得已还入宫中。告诸宫人曰。圣者迦多演那每常为我说深妙法。宫人白言。大王有福逢佛出世。因成果满得闻正法。王告宫人曰。尔等何因不往听法。宫人答曰。我等内人无由数出。若其圣者迦多演那。得入宫中为说法者。我等当听。王闻语已往圣者所。顶礼双足白言。圣者宫内女人乐欲闻法。唯愿尊者兴慈愍心。暂入宫中随彼所愿。时迦多演那白言。大王世尊制戒。不许苾刍入王宫中为女说法。王言圣者若如是者。谁入宫中为女说法。答曰有苾刍尼许入为说。时仙道王闻是语已。即作书报影胜王曰。宫内女人乐欲闻法。颇有方便得令苾刍尼来不。时影胜王既览来书。便往佛所礼双足已白言。大德彼仙道王复遣书来。云内宫妃后乐闻正法。欲见苾刍尼。其事云何。尔时世尊闻斯语已。便作是念。何苾刍尼与彼城中宫人之类。因缘感会共相济脱。观知世罗苾刍尼能化于彼。佛告世罗苾刍尼曰。汝当观彼胜音城中宫人之类。尼白佛言。谨受圣教。礼佛足已往旧住处。嘱授卧具竟执持衣钵。与五百苾刍尼俱向胜音城。影胜王复与彼书令遣迎接。造房五百供给所须。敷设道场为众说法。多人悟解发三菩提心。时世罗尼日日自往王宫之内。为妃后等宣说法要。

彼仙道大王妙解弹筝。其月光夫人善能为舞。曾于一时王在宫内。自手弹筝月光起舞。于其舞际见夫人身有无常相。至第七日必当命终。时王见已心生忧恼。手所弹筝便投于地。月光见已白言。大王岂我舞曲不中弦管。致使大王放筝于地。王曰非关舞恶。然我见汝身有死相。于七日内必定身亡。月光白王曰。若如是者幸当见放。我愿出家。王曰共立要契可遂汝情。若出家已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者。我便望断。若有余结惑而命终者。于所去处当告我知。夫人曰尔。时仙道王即引月光。至世罗苾刍尼处。礼足已白言。圣者月光夫人欲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唯愿圣者慈悲摄受。与其出家并受圆具。世罗报曰。善哉大王即与出家并受圆具。观其业报知欲命终。教授月光修无常观。月光依言而作。于第七日忽尔命过。生四大王众天。诸天法尔初生之时必起三念。我何处死。知在人中。今生何处。生在四大王众天。曾作何业。于佛教中净修梵行。时月光天女作是念已。若我不往礼世尊者是所不应。即取璎珞庄严其身。即以种种上妙天花盛满衣襆

。夜诣佛所。天光晃耀满竹林园。便以妙花普散佛所。顶礼佛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观彼机性而为说法彼闻法已得预流果。说伽他曰。

世界人天咸供养 能除业惑生老死

于百千生难得逢 我今幸遇诚希有

我依大师除结惑 今时获得清净眼

超渡苦流升彼岸 究竟当入涅槃城

时彼天女说此颂已。顶礼佛足往胜音城仙道王所。时王于楼上独寝。天女既至身光大明。弹指作声警觉王睡。王闻惊坐问曰。作声者谁。答曰我是月光。王曰夫人可来与我共卧。天女报言。大王我已身死生四大王众天。人天事殊理无同宿。王若欲得与我交欢者。于佛教中出家修道。若一切烦恼悉永断者。众望都息。若有余惑而命终者。生四王天与我相见。作是语已腾空而去。时仙道王闻是教已惊喜交集。念出家事通夜不眠。至天晓已命大臣曰。卿可往问月光夫人今在何处。大臣白言。彼已身死。王闻便念。我今不应蒙天警觉不用其语处在居家。可立顶髻太子为王付以国事。我当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时仙道王告二大臣曰。卿等当知。我于顶髻爱念情深。于卿二人情义亦重。可于顶髻处止恶劝善。我欲出家。二臣闻已流泪交襟。复命顶髻曰。如汝比来顺我言教。从今已去二大臣言。亦应听受。于诸国人以法而化。我欲舍俗出家。太子闻已悲泣难胜。时仙道王既付嘱已。鸣鼓宣令普告国人曰。所有国政委付太子。我欲出家。我比为王不能依法。汝国人等各相容恕。时诸人众闻是告已。荷王恩惠悉皆啼泣不能自裁。王立太子以知国事。多出财宝广设无遮。沙门婆罗门及贫下类。无不周给。将一侍者徒步而去。向王舍城。时顶髻王及国人众悉皆随后。送别而归。其王渐去至王舍城。在一园中暂停息已。告彼人曰。汝今可往白影胜王曰。有仙道王今在城外。使者。即便往至王所。以事具白。王闻惊起告诸臣曰。其仙道王多有兵众。何不预报忽来至此。使者白王。彼无兵众唯一侍者。王闻语已便作是念。彼是刹帝利灌顶大王。我今不应空无备拟独引入城。即便修治道路严饰城郭。躬引四兵至仙道王所。欢言执手共相慰问。同乘一象入王舍城。即以香汤澡浴。奉上妙衣。既饮食已问言。王今何故弃大宝位。将一侍人。躬涉远途而来至此。答言大王我无别事。本意故来于世尊所欲求出家并受圆具。净修梵行志求解脱。时影胜王翘身合掌作如是语。善哉佛陀。善哉达摩。善哉僧伽。具大慈悲有胜威力。能令如是刹帝利灌顶大王。舍尊胜位来诣佛所。而求出家并受圆具修苾刍行。时影胜王即将仙道王诣世尊所。尔时世尊。与无量百千四众围绕演说妙法。遥见影胜王共仙道王欲来入众。告诸苾刍。彼影胜王并将进物来至我所。汝等当知。于诸如来所有进奉。无过导引受化有情。作是语已默然而住。时影胜王共仙道王俱至佛所。礼双足已在

一面立。白言世尊。此是胜音国仙道大王。足步而至。欲于如来善说法律。求出家受圆具修苾刍行。唯愿世尊慈悲摄受。世尊即告仙道王曰。善来苾刍可修梵行。王闻是语须发自落。法服着身瓶钵在手。威仪进止如百岁苾刍。时影胜王礼佛而出。仙道苾刍即依众住。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王舍城次行乞食。时诸士女百千万众。闻彼入城俱来瞻仰。宫闱之类咸升楼阁。倾望竭诚共观希有。时彼苾刍既得食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而坐。时影胜王诸臣翼从至仙道苾刍所。躬申敬礼说伽他曰。

胜音国大王 舍百千城邑

今乞余残食 岂不生劳苦

先用妙金槃 众宝以庄严

今但持瓦钵 岂不生劳苦

先食香粳饭 美馔随所欲

今者食粗疏 岂不生劳苦

先着迦尸服 妙叠及诸缯

今披粪扫衣 岂不生劳苦

先处胜宫殿 侍卫以多人

今独树下居 岂不生劳苦

先在妙床褥 细软随情乐

今时卧草敷 岂不生劳苦

先与上宫后 娱乐镇随心

今时独寝息 岂不生劳苦

先乘无价象 宝马及珍舆

今时徒步行 岂不生劳苦

库藏皆盈溢 受用常随意

今时无所有 岂不生劳苦

时仙道苾刍既闻是语。亦以伽他而答之曰。

诸有难调事 我今皆伏除

乞食用资身 如牛负辕轭

影胜王曰。

仁今有何意 作此忧愁语

心中所念者 我悉相供给

仙道苾刍曰。

诸有乐法人 心无有忧恋

若不知法者 从冥入于冥

大王应善听 我今说正法

由解正法故 生天得涅槃

此身无可爱 有一德应知

善调令住境 随心即安乐

假使寿百年 形命终归尽

云何为妻子 财食常贪着

妻子如怨家 珍财常畏失

我今皆舍弃 解脱诸忧恼

人命将尽时 咒药不能救

神仙及诸圣 无能违拒者

天虽有威力 胜处寿长年

衰相现前时 必死无能救

诸王得自在 威力无人敌

多财有名称 终归入死门

假令修苦行 勇猛越诸人

设多兵众力 讵能超死苦

非空非海内 亦非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不被死所害

非空非海内 亦非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不被业所害

死后身膖胀 皮肉渐分离

唯余白骨在 观斯何可爱

诸骨咸销散 但有空髑髏

形色甚可恶 谁当生爱乐

在热处凉宫 若寒居暖室

常护持身命 不免死来侵

若人行善因 果不共他有

王等不侵害 是故应修福

若行十恶死 妻子皆不哭

殡送事随宜 是名为恶死

若行十善死 妻子皆忆念

殡葬并如法 是名为善死

生时唯独来 死时还独去

自受于苦乐 无有共分者

伺命来取时 父子不相救

亲属及珍宝 无能赎命者

生老及病死 日夜恒随逐

无有藏避处 终被死王牵

智者见是事 舍而求出家

当离烦恼海 不受胞胎患

我舍诸怨苦 得成苾刍性

终出生死狱 长趣涅槃城

时影胜王蒙仙道苾刍为说妙法。闻已恭敬深心渴仰。白言圣者。生死长远卒难出离。我处王位与寂静相违。但有随喜未能解缚。说是语已顶礼而去。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六 入王宫门学处第八十二之三

尔时胜音城顶髻王。受父禅后初以正法化人。未经多时便行非法。彼二大臣利益除患。白言。大王当以正法化人勿为非法。何以故。王之国人如花果树。以时溉灌勿为衰损。则条□花果繁实可期。王之百姓亦复如是。恩养以法赋税无亏。虽复正谏彼行非法不肯悛改。如是至三不用其语。便生嗔恚告余臣曰。若人故与灌顶王教共相违逆者。当与何罪。时有佞臣。前白王曰。此何在言理当合死。说伽他曰。

若臣拒王教 若牙齿摇动

若食中和毒 除之方乐生

大臣若多智 善闲诸法律

富盛有兵戎 不除当自害

王闻是语告彼臣曰。若如是者彼二老臣先王所嘱。我今不忍辄自加刑。从今已去勿令与我更重相见。即令门人遮不听入。立二佞臣以为辅相。佞臣得宠每于王所而说颂曰。

苣胜不熬蒸 及以不磨捣

不苦加功压 无缘可得油

国中人众事亦如是。严加苦切方办国事。王曰今以国政付卿二人。其所作者即为定量。时二佞臣便以苦法驱驰百姓。时有商人。从胜音城持诸货物。至摩揭陀国到仙道苾刍所。仙道记识便问之曰。

胜音顶髻王 大臣及兵众

无病无恐怖 以法治人不

商人答曰。

王及诸大臣 兵众皆安隐

虽无他恐怖 非法以治人

时仙道苾刍闻是语已次第更问。谁为第一大臣。王用谁语苦逼百姓。答言圣者。昔二大臣遮不听入。更令余二谄佞大臣。王用其言常行苦虐。令国人众不得安隐。仙道闻已告商人曰。汝往彼国告诸人曰。勿为忧恼待我三月夏安居意。当自至彼诲语其王。时彼商人礼苾刍足辞之而去。渐至胜音城报诸人曰。老王不久自来至此。诲语小王不许非法苦楚人众。时彼佞臣闻斯语已白顶髻王曰。王今知不。昔日老王有心来此重贪国位。

王曰父已出家宁求王位。大臣曰由贪爱心令彼追悔。王曰其欲如何。臣曰当断其命。王曰彼是我父云何兴害。大臣即便为说颂曰。

若父母兄弟 或复是女男

恶念作怨家 当须斩其首

假使有千子 共乘于一船

一子作怨家 诸子须沉没

存家杀一命 为村除一家

为臣除一村 为己弃一国

时彼佞臣作如是等种种劝谕。王然其说。佞臣即命诸屠人曰。汝今往杀彼老王。我当赏汝。时彼屠者于老王所恋慕情深。虽被发遣心不乐去。如是再三。以金银珍宝乃至聚落悉皆赏赐。亦不肯行。佞臣忿怒告狱官曰。汝今可去收彼屠人。并其眷属系之于狱。狱官闻已惊走而去。至屠人所并诸眷属执缚将来。屠人恐怖白言。勿相执缚随意所为。狱官曰汝杀老王我今放汝。屠人曰去。即皆手执利剑求觅老王。随路而行向摩揭陀国。时具寿仙道夏安居竟。往诣佛所头面礼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本胜音城。世尊告曰。随汝意去。当须思念。业力难违。是时仙道礼辞佛已至所住房。嘱授卧具执持衣钵。往胜音城行过半路。逢彼屠人共相忆识。问曰汝从胜音城来。答曰如是。彼处国王及以百姓各得安不。具为问答。广说如前。乃至非法治国。于大王所不愿相见。仙道闻已告言。丈夫若如是者我当回去。时诸屠人即说颂曰。

勇猛大王何处去 顶髻不欲愿王生

故遣我等共相刑 王今命尽无逃处

仙道闻已告彼人曰。丈夫岂复顶髻故遣汝等断我命耶。答曰如是。仙道便念。如世尊说当须思念。业力难违者由斯事故。密作是语即报屠者曰。贤首汝等可暂停息。我本所为而作出家。虽复剃发染衣其事未办。汝等暂住待我少时求所为事。诸人报曰。大王随意。时具寿仙道于一树下结跏趺坐如龙王盘。如佛言曰。多闻之人有五种利益。云何为五。一者蕴善巧。二者处善巧。三者界善巧。四者缘起善巧。五者于其所须教诫教授不求于他。时仙道苾刍于斯五事悉皆善巧。于五趣轮回知无定相。一切诸行皆悉无常。善观察已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观金与土平等不殊。刀割香涂了无二想。心无挂碍如手撼空。能以大智破无明黮。三明六通四无碍辩悉皆具足。于三界中所有爱着。利养恭敬无不弃舍。证解脱乐说伽他曰。

已断诸结缚 善拔众毒箭

我仙道苾刍 仍不免王法

作是语已告屠者曰。贤首我所作者今已作讫。汝所为者当可随情。屠人白言。大王我若归国。顶髻问言。大王死时有何言说。将何以报。答曰汝当报彼作如是说。

汝造多恶业 杀父贪国位

我获胜涅槃 汝堕无间狱

复应告曰。汝造二无间业。一者杀父。二者杀阿罗汉诸漏已尽。当受极苦堕无间狱。汝可至诚殷勤悔罪。冀得轻微。仙道复念。我以神力乘空而去。勿令由此受极重殃。即生正念欲发神通。于所求境心便迷乱。乃至神通之字亦不记忆。况复腾空而欲远去。复更念言。世尊令我当思业力无可逃避。说伽他曰。

假令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时彼屠人即拔利刀斩断王首。头落于地。空中说伽他曰。

不思议业力 虽远必相牵

果报成熟时 求避终难脱

是时世尊在竹林园中忽然微笑。世尊法尔若微笑时。于口中出五色光明。或有沉下或复上升。其光下者下至无间并余地狱。若受炎热皆得清凉。若处寒冰便获温暖。彼诸有情各得安乐皆作是念。我与汝等为从地狱死生余处耶。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复现余相。彼见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于此死而生余处。然此必由希奇大圣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现受安乐。既生敬信便能消灭地狱诸苦。于人天趣受胜妙身。当为法器能见谛理。其上升者上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等法。并复说此二伽他曰。

汝当求出离 于佛教精勤

降伏生死军 如象摧草舍

于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烦恼海 当尽苦边际

时彼光明周遍三千大千世界已。还至佛所。若佛世尊说过去事。光从背入。若说未来事。光从胸入。若说地狱事。光从足下入。若说傍生事。光从足跟入。若说饿鬼事。光从足指入。若说人事。光从膝入。若说力轮王事。光从左手掌入。若说转轮王事。光

从右手掌入。若说天事。光从脐入。若说声闻事。光从口入。若说独觉事。光从眉间入。若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光从顶入。是时光明绕佛三匝从足下入。时具寿阿难陀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如来应正等觉。熙怡微笑非无因缘。即说伽他而请佛曰。

口出种种妙光明 流满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诸刹土 如日光照尽虚空

佛是众生最胜因 能除憍慢及忧戚

无缘不启于金口 微笑当演有希奇

安详审谛牟尼尊 乐欲闻者能为说

如师子王发妙吼 愿为我等决疑心

佛如大海妙山王 若无因缘不摇动

自在慈悲现微笑 为渴仰者说因缘

佛告阿难陀。如是如是非无因缘。如来应正等觉辄为微笑。汝今当听。说伽他曰。

已断诸结缚 善拔众毒箭

彼仙道苾刍 仍不免王法

阿难陀彼胜音城顶髻王由恶知识故。其父先王得阿罗汉无有愆负。横加逆害。决定当堕无间狱中。阿难陀白佛言。世尊。仙道苾刍得阿罗汉。今被杀耶。佛言被杀。时阿难陀闻已流泪伤感难裁时彼屠人遂持王头及以衣钵诣胜音城至佞臣所告言。我见老王奉教。杀讫。此是其头及以衣钵。时二佞臣见斯事已生大欢喜。往顶髻所。白言大王。王可欣庆。于王国内无复怨家。王曰谁是我怨家。答曰老王王曰岂复先王今已命断。答曰今已杀讫。王曰如何得知。佞臣即指屠者。此等诸人亲断彼命。顶髻问曰。我父先王有几兵众欲来此耶。屠者答曰。彼是出家苾刍宁有兵众。单身只步随路而来。便持衣钵及以王头呈示顶髻。顶髻见已闷绝于地。冷水洒散良久乃稣。起便大哭问屠者曰。父王死时有何言嘱。答言大王。先王死时亲说伽他。遣白王知。

汝造多罪业 杀父贪国位

我获胜涅槃 汝堕无间狱

又曰汝造二逆业一者杀父。二者杀阿罗汉诸漏已尽。堕无间狱当受极苦。汝可至诚殷勤除悔。冀得轻微是时顶髻闻是说已。忧箭射心容色憔悴。如断生苇茎叶枯萎。即便遣使唤二旧臣。至而告曰。何因卿等二人见我造作极重恶业不相遮止。二臣答曰。王教

令我不得相见。有何方便共相谏止。顶髻即便敕二佞臣勿来相见。立二旧臣重为辅相从斯渐渐劝顶髻王正法治国。时二佞臣既失宠已别为方便欲改王心于旧二阿罗汉一名底洒。二名布洒。二窣堵波各于一边造一小穴。取二小猫儿各安穴内。于日日中以肉餧饲。教令识语每常持肉到穴边。时大声唤言。底洒布洒汝各出来。猫子便出。又复告言。汝等若实以邪谄事诳惑世间。受信心衣食以自活命。由斯恶业堕猫子中。事不虚者各取肉脔。

绕自窣堵波还归本穴。作是语已方始投肉。猫子得肉各绕其塔。还趣穴中。如是日日于窣堵波处教二猫子。乃至淳熟体解人言。时二佞臣作此事已。至顶髻母所白言。太妃王今羸瘦性命无几。岂得今时舍而不问。王母报曰。我欲如何。由君二人教作如是极重恶业。二臣白言。岂可罐落井中绠亦同弃。母曰知有此事我欲何为。佞臣曰杀父之忧妃自开解。杀阿罗汉心生悔恼。我等为除。母曰欲若为除。臣曰底洒布洒自云得阿罗汉。众所共知。斯乃诳惑于他说无后世宁知死已生猫子中。以此证知无阿罗汉。母曰此若实者可令自验。足得除忧。其母即便至顶髻所问言。爱子何故汝今身极羸损痿黄困笃。便白母白。我今宁得身心不苦。由二佞臣教我造作二无间业。先王无辜枉加杀害。

是阿罗汉诸漏已尽。必当直趣无间狱中。母曰汝不须忧。我当为说。王曰幸愿为说除我深忧。母曰此国先王非是汝父。我因洗浴与外人交通。因即生汝。虽断彼命非成逆罪。王曰且知非父无重逆业。杀阿罗汉其罪可无。母曰此事汝可问有智人以详虚实。是时太妃辞子而去。命二佞臣告言。我子所有杀父之忧已为除讫。杀罗汉罪尔自当知。时顶髻王即便总命群寮令集一处。诸有智者亦唤俱来。时二佞臣随众而至王便问曰。朕闻杀阿罗汉得大逆罪其事如何。时大众中有白王曰。大王谁复知彼得阿罗汉。复有说言。阿罗汉者。乘空来去道眼通明。知有害身何不远避。二佞臣曰。王何见忧。于此世间无阿罗汉。而今杀彼得逆罪耶。王曰我及诸人。悉皆现见底洒布洒获阿罗汉。上腾虚空身变水火作诸神通入无余依妙涅槃界。

卿等云何道其无实。佞臣曰。愿王宽其罪使得终其事。王曰欲作何事。臣曰彼皆虚伪诳惑世间。实更受生。云无后有。若实无者因何生在猫子之中各居塔下。王曰如何得知。臣曰王当自验。其王即便命诸臣曰。我欲往彼观其虚实。王遂整驾。及诸大众百千万人至制底所。时彼佞臣便持肉脔在制底边。大声唤言。底洒布洒汝各出来。猫子便出。又复告言。汝等若实以邪謟事诳惑世间。受信心衣食以自活命。由斯恶业堕猫子中。事不虚者各取肉脔。绕已窣堵波还入本穴。作是语已方始投肉。猫子得肉各绕其塔。还趣穴中。佞臣曰王今见不。王曰我见。佞臣曰今此世间无阿罗汉。但有空言。时王即便舍阿罗汉见发起邪心。所有布施苾刍苾刍尼等。饮食供养悉皆断绝。时诸五众既无饮食

。

并皆四散唯大迦多演那及世罗苾刍尼。于此城住。时迦多演那苾刍。于晨朝时执持衣钵。入胜音城欲行乞食。逢顶髻王出外游猎。尊者见王便生是念。或王见我生不喜心避之而去。王逢见已问佞臣曰。何故苾刍远相避去。佞臣答曰。彼苾刍作是念。勿令杀父作逆之人尘触我身。为斯远去。王闻大怒敕诸兵士各以土一把散苾刍上。时彼尊者知是。事已即便化作小室在中端坐。彼诸人众各以尘土。弃尊者上便成大聚。时利益除患二大忠臣。见其非理便为去土。问言大德。今此城人作无利事。当受何报。苾刍报曰。斋七日来当雨尘土。所有城郭填压无遗。时利益大臣子名绀颜。授与尊者大迦多演那以充侍者除患大臣女名绀容。授与世罗苾刍尼以充给侍。即于是日天雨珍宝。乃至六日皆雨珍宝。

时彼利益除患二大忠臣。各收珍宝盛满二船。于其夜中出城逃避。随河而去至一胜地各造一城以为居止。一名利益城。二名除患城。至第七日。时世罗苾刍尼将给侍女。以神通力往憍闪毗城。即以侍女付瞿师罗长者。令其养育。尊者大迦多演那。于第七日于此城中见雨尘土。知是业力不可救济。即与胜音城中旧住天女。并侍者童子。见土满城人无遗子。乘空而去至大聚落。止谷场中暂时停息。整理衣钵入村乞食。由天力故场中稻谷自然盈满。是时场主见斯事已。作如是语。我此场中稻谷盈溢。皆由天女威神之力。即持户钥授与天女。报言。乃至我未重来。请勿弃去。便往村中众人集处普告之曰。于我场中有天女至。由彼威力场谷增多。君等若能共立我儿为聚落主者。我当留彼天女以相拥护常受安乐。

诸人闻已咸云善好即立彼儿为聚落主。其父即向屏处。便以利刀自刎而死。时迦多演那乞得食已。还至场中共伴分食。食了收衣钵。告彼天女曰。我欲前行。汝被他嘱不可随去。天女曰。我有何事不得随行。尊者告曰。受他户钥其主未来。若舍去者是伤信义。须臾之顷村邑诸人各持香花来申供养。请天女曰。我等有福幸圣来仪。伏愿慈悲留神此住。随所须者我皆供给。天女报曰。若其君等苦相留者。可为大德迦多演那造立寺宇。并可为我别立神庙。四事供养无阙乏者。我当住此。诸人报曰。此皆为作即便造寺。去斯不远为立神堂。供养无阙。时彼天女每于夜半秉持灯炬。就尊者所听闻妙法。村人见者便作讥议。云何神女夜诣苾刍共行非法。神女闻已遂起嗔心。咒彼村人皆令疾患。

诸人知已咸就神所共申忏谢。患苦遂除。尊者知已即辞神女。留小铜盏以为记念。便令绀颜童子执法衣角。腾空而去。是时神女遂劝村人造窣堵波。盏置于内名为铜盏制底。今犹现在。时绀颜童子执师衣角悬身而去。时人遥见皆悉唱言。滥波底滥波底(是

悬挂义)其所经过方国之处因号滥波(今北印度现有其国)尊者渐去至一小国。其王命终绝无继嗣。时彼诸人皆知尊者神德高远。遂请童子立为君主。尊者许之。遂便策为绀颜王留知国务。从此复往步迦拏国。尊者之母生此国中。名贤善童女。尊者就舍为其说法。令得见谛。授之锡杖与作记念。彼造锡杖制底现今供养。尊者从此欲往中国路过雪岭。北方诸天俱来请曰。唯愿慈哀于我住处为留少许记念之事。尊者便念。如世尊说。

中方之地不着布罗。即便以屧付与天神。诸神得已于爽垲之地造一制底。名曰布罗制底。是时尊者过缚叉河至布洒城内。巡家乞食。既饭食已。剃除须发并剪爪甲。诸人见已请其发爪。作发爪制底永贻供养。尊者次后从此南行至室罗伐城。诸苾刍见告言。善来大德迦多演那。所有游履得安乐不答言。具寿有苦有乐。时诸苾刍具问其故。答曰随处化人即是其乐。在胜音城被尘土压。斯成是苦。时诸苾刍寻问所由。尊者具答其事。苾刍闻已作如是语。彼杀父人生极邪见。且受如是现世花报。未来苦果谁复代当。时迦多演那洗手足已。往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知而故问。迦多演那汝所游履得安乐不。时迦多演那以所经事具白世尊。世尊闻已默然而住。时诸苾刍闻其说已。

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唯愿慈悲为我宣说。彼仙道苾刍以何缘故。身为国主受大快乐。舍此胜位归佛出家。断诸烦恼得阿罗汉。不免刀杀。佛告诸苾刍。汝等当听。仙道苾刍所造之业。因缘熟时必须自受。无逃避处。广说如上。说伽他曰。

假令住百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汝等苾刍乃往古昔佛不出世。有独觉者出现世间。情存哀愍拯济贫乏。知足而受不乐多求。唯一福田喻如麟角来托林薮少欲而住。多有獐鹿先为依止。时有猎人。于此置弶常多获鹿。忽无所得。怪其何故。乃寻见人踪至独觉所。发嗔怒意以箭射之。圣者哀愍为升空界。猎人求下。圣者因即命终。遂火焚尸灌八牛乳。收其余骨为造制底。种种供养顶礼悲哀。愿勿因此受三涂报。所有供养功德生大王家。赀财丰足。当获如是功德希奇。胜此大师承事供养心无厌倦。汝等苾刍往时猎师者即仙道苾刍是。由昔以箭射独觉尊故。于多生中受地狱苦。后得为人五百生中常被刀箭所杀。由昔愿力得逢值我获阿罗汉。仍由不免刀剑所害而入涅槃。时诸苾刍次复有疑。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王子顶髻。

及胜音城士女之类迦多演那。被尘土压。利益除患持宝出城。佛告诸苾刍。此等诸人因缘运会业果现前。广说如上。乃至果报还自受。汝等当听。于过去世一聚落中有长者住。娶妻未久诞生一息次生一女。各渐长大。男既娶妻女未成嫁。诸余女伴皆作婚咽

。斯之一女绝无人问。时有独觉尊者出现于世。广说如前。有一独觉人间游行。届斯聚落入村乞食。时难嫁童女见圣者来。便以粪扫弃彼身上。即于此日有人问亲。其兄怪问。何故今朝有人问汝。答曰我于向者以恶粪扫弃苾刍上。兄闻而笑。女便以事告诸同伴。诸女闻已咸希嫁娶。竞以粪扫投掷苾刍。如是展转尽大聚落所有人民。并皆邪见将此为善。时彼圣者恐罪众人。遂便舍去。复有五通仙者来至此处。诸人复以粪扫而弃掷之。

仙见此已亦复舍去。人皆生念。于尊者所弃粪得福。遂于父母之上亦弃粪秽。时此聚落有二长者。见行非法普告之曰。仁等所作实乖法宪。缘斯恶业必招苦果。聚落诸人虽闻此语。而邪见转增恶心不息。汝等苾刍昔时长者女者即顶髻是。彼聚落中邪见诸人即胜音城中众多人是。时彼二长者谏止诸人者。即利益除患二大臣是。往时劝止不令邪见。今时免难不被尘压。童女之兄见欢笑者即迦多演那是。由昔喜笑仍遭土压。汝等苾刍迦多演那若不证得无学果者。今因压土必致命终。是故诸苾刍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广说如上。乃至应当修学。尔时憍闪毗城有一长者。名曰善财。语作金声。家有一亿金钱。于旦朝时出大音声命诸作人曰。贤首汝等可起营作生务。此长者宅居近王宫。

人闻语声作如是念。此人声相合一亿金钱至朝集。时王命臣曰。此善财长者我闻其声依如相法有一亿金钱。时王即唤善财至。问言。长者卿之宅内有几珍财。答言大王。有一亿金钱。诸臣闻已知王善相叹未曾有。由王知彼有妙音响。时人因即唤为妙音长者。由彼长者乃至失命因缘。终不口中故为妄语。王见惊嗟立为国相。长者以法辅正映蔽诸臣。悉皆见嫉。遂白王曰。妙音大臣多行欺诳。王闻是已即便试验。遂从贷用半亿金钱。令于百姓处随意征取。时彼长者依数而取。不枉一钱。王勘知已深生希有。重加其位。时妙音大臣体知财食皆悉无常。遂造义堂给施衣食。令人守掌。告其人曰。若见有人容仪别者。当须告我。是时南方有五百隐逸遁俗之宾。故弊充衣少欲为务。远涉艰险欲向憍闪毗国。

于其中路无水可求。即便共诣一大树下。告言。可与我水。时树枝间忽展一手。环钏庄严持瓶注水。彼五百人皆饱足饮已。问言汝是何神。答曰我于前身去给孤独长者家不远而住。为客缝衣人。诸有贫乏不知长者居宅处者。我即以手指示其处。复由受持八支戒故。今得生此属四大王众天。时五百人见斯事已更相告曰。由持戒故报得生天。我等亦应诣给孤独长者处。受褒洒陀八支净戒。彼行渐次至妙音长者所设义堂。受供养已。掌人还舍白长者曰。有五百人。云从南国。形仪殊俗。可唤问之。长者命人问曰。仁等从何所来。答曰我等从南方来。又问今欲何之。答曰欲往室罗伐城给孤独长者处。受八支戒。妙音告曰。仁等可于此住待三月夏终。我当共去。答曰如是。至夏终已。

妙音长者与五百人至给孤独长者处。慰问讫具陈其事。时彼长者将此诸人往诣佛所。俱礼佛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观彼根性。随机说法令出家已。断诸烦恼证阿罗汉果。妙音长者得预流果。既见谛已顶礼佛足。白言。世尊唯愿哀愍往憍闪毗。我当为佛及诸圣众造毗诃罗。世尊默然慈悲受请。即告大准陀曰。汝今可共妙音长者。往憍闪毗造毗诃罗。时大准陀受佛教已。执持衣钵共妙音俱行至憍闪毗。造一住处修营既了。遣使白佛。造寺事周。唯愿世尊及苾刍众慈悲降赴。世尊于日初分饭食讫。执持衣钵将诸大众。往憍闪毗至妙音园。于寺外池所洗手灌足方入寺中。时妙音长者即以金瓶注水。佛为受之。请佛及僧受斯住处。既至明日长者盛设供养。供佛及僧。饭食讫洗钵器嚼齿木澡漱已。

大准陀及妙音长者并诸眷属。顶礼佛足在一面坐。为听法故准陀白佛言。世尊愿为我等开示演说。作何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佛告准陀。有其七种有事福业无事福业。我为汝说。当一心听。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如是七福业者。若行住坐卧若睡若觉。于一切时如是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云何为七。准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好园圃施四方僧。此是第一有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由此福故。若行住坐卧若睡若觉。于一切时如是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于此园中造立寺舍施四方僧。此是第二有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

于此寺中施以种种床座被褥沙门资具。此是第三有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于此寺中常施美妙随时饮食。供养众僧。此是第四有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于新来客苾刍及将欲行者。供给供养。此是第五有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于病者处及看病人。供给供养。此是第六有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于风寒雨雪炎热之时。便以种种随时饮食乃至麨粥。持至寺内供养众僧。令无辛苦食已安住。此是第七有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准陀当知。此之七种有事福业。

若有男子女人。要期结愿相续作者。此之福量不可数知。得尔所福获如是果。感得如是。胜妙之身但可名为是大福聚。准陀如五大河和合一处。同流而去趣于大海。其名曰弥伽河。琰母河。萨罗喻河。阿市罗伐底河。莫熙河。此之水量不可得知。有若干斛百千万亿。不能数知。但可名为是大水聚。尔时准陀复白佛言。世尊我等已闻有事福业。无事福业愿更为说。佛告准陀。当知有七无事福业。若有男子女人成就如是七福业者

。若行住坐卧若睡若觉。于一切时如是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云何为七。准陀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闻有如来若如来弟子。于某村坊依止而住。闻已欢喜生出离心。此是第一无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由此福故。若行住坐卧若睡若觉。

于一切时如是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闻彼如来若如来弟子欲来至此。闻已欢喜生出离心。此是第二无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闻彼如来若如来弟子涉路而来。闻已欢喜生出离心。此是第三无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闻彼如来若如来弟子至某村坊。闻已欢喜生出离心。此是第四无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诣彼如来若如来弟子处欲申敬礼。见已欢喜生出离心。此是第五无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见彼如来若如来弟子。

便即一心听受妙法。既闻法已发大欢喜生出离心。此是第六无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复次准陀若有净信男子女人。于彼如来若如来弟子。既闻法已归佛法僧受持净戒。此是第七无事福业。获大果利光显无穷。福常增长相续不绝。准陀当知。此之七种无事福业。若有男子女人。要期结愿相续作者。此之福量不可数知。得尔所福获如是果。感得如是胜妙之身。但可名为是大福聚。准陀如五大河和合一处。同流而去趣于大海。其名曰弥伽河。琰母河。萨罗喻河。阿市罗伐底河。莫熙河。此之水量不可得知。有若干斛百千万亿。不能数知。但可名为是大水聚。尔时世尊说是法已说伽他曰。

五河清洁净诸物 妙津孕宝导众流

能令人兽等归依 各竞奔注无停息

若人能修有事福 及无事福生欢喜

胜福常流归此人 如众河水投溟海

尔时大准陀。及妙音长者。人天大众。闻佛所说各生希有。顶礼佛足欢喜奉行。时诸苾刍咸皆有疑。请世尊曰。大德此妙音长者曾作何业。大王闻声表知其事。因号妙音。佛告诸苾刍。乃往过去婆罗疱斯城。于十二年中天旱无雨。有一长者。名曰善合。处分一人为掌库者常出赐物。于日日中以上妙饮食供养一千独觉圣者其营食人每旦恒将一狗往白时至。忽于别日忘不白知。其狗看日欲午。即走向千圣处讴讴作声。时诸圣者见

狗声别。知是来请。即俱往长者舍。其狗又往白时至人处作声。彼人见已作如是念。岂非此狗命圣者来。遂即如常供养诸圣。汝等苾刍如是应知。往时善合长者。即我身是。掌库人者即给孤独是。白时至者即乌陀演那王是。狗者即妙音是。由彼往声白圣者故。今得好音。如是皆由先世因缘今受其报。时诸苾刍欢喜信受。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七 入王宫门学处第八十二之四

尔时薄伽梵。在王舍城竹林园中。时有南方壮士。力敌千夫。来至此城诣影胜王所。自言勇健弓马无双。王见欢喜加之重禄。授其大将。时摩揭陀憍萨罗二国中间大旷野处。有五百群贼杀害商旅。由斯两界人行路绝。时影胜王。闻是事已命大将曰。卿可往彼二国中间旷野之处屏除群贼。权住于彼。时彼大将奉王教已。将诸左右往旷野中。见彼群贼将便独进。锋矢交刃射一百人。余四百人尚来共战。其将告曰。汝等莫前。勿令俱死。宜释甲仗去。伤者箭观其活不。诸贼闻已看被射者。为去其箭寻并命终。方知大将善闲射法。更不敢战余四百人求哀请活。大将愍之慈心向彼。即于二界筑一新城。总集诸人共住于此。从斯已后名旷野城。时此城人众共立制。若有嫁娶皆延大将先令食已。方为欢宴。时有一人家极贫窭。欲为婚娶无容办食。以命大将即自思念。我贫无力请大将来。今此新妻身未相触。宜当进奉以表素心。便令其妻入将军室方始归家。从此已后城内诸人以此为式。时有女子。欲为婚娶便作是念此城诸人久行非法。自娉妻室先与他人。欲作何缘能绝斯事。便于昼日众人聚处裸立小便。诸人见已皆叱之曰。汝是童女理合羞惭。何故对众人前作非礼事。女子报曰。若对丈夫可有羞耻。对诸妇女何所羞惭。诸人对曰。我非丈夫耶。女子报曰。若是丈夫者岂有自娶已妻先令他犯。诸人闻已各起深惭。即便共议。我等可详杀其大将。伺彼入池洗浴之际。诸人总集以剑刺之。彼欲命终即便念曰。非我本意汝自乐为。今实无辜枉断我命。遂发邪愿。愿我舍此身后生暴恶药叉。食此城中所有男女。发是愿已寻即命终。受药叉身于此旷野丛林中住。由其前身怨仇业故。于此城中作大灾害人多病死。诸人知已皆往林中忏谢前过。请于每日常输一人以充彼食。凡次死者于其门上悬牓告知。或家主自行。或遣男女充其饮食。时有长者。于百神所求得一子。初诞之时门上见牓。其妇忧愁怀抱婴孩悲啼而住。夫从外来见牓而进。知妇忧苦报其妇曰。业属如此事当奈何。汝不须忧。勿生爱恋。宜将儿子送与药叉。作是语已抱其孩子送至林处。夫妻还归升高楼上。四方观察殷勤敬礼说伽他曰。

灵只遍满于世间 自伏诸根能济物

我为孩子求哀礼 愿见慈悲相救护

尔时世尊。常以佛眼观察众生。如余广说。乃至如母牛随犊。佛为怜愍长者妻子。及旷野城中诸男女故。知此城中堪受教化。渐次游行至旷野处。为暴恶药叉说微妙法令

生净信。为受三归及五学处。乃至药叉说颂请曰。

云何丈夫最胜财 云何修行能利乐

云何味中为第一 云何命中为最胜

世尊告曰。

信为丈夫最胜财 善法常修能利乐

诸味之中实语最 于诸命中慧为胜

药叉请曰。

云何足珍财 云何有名称

云何人所敬 云何善友增

世尊告曰。

好施足珍财 持戒有名称

实语人所敬 无悭善友增

药叉请曰。

世间由几生 由几得名称

由几能成立 由几能衰损

世尊告曰。

世间由六生 由六得名称

由六能成立 由六能衰损

药叉请曰。

云何离愚痴 昼夜无羁绊

能于缘不住 不怖于深坑

世尊告曰。

定慧离愚痴 舍着无羁绊

于境缘不住 持戒越深坑

药叉请曰。

谁能渡瀑流 谁能越大海

谁能离诸苦 谁得心清净

世尊告曰。

信能渡瀑流 谨慎越大海

精勤离诸苦 有慧心清净

汝今咸可问 沙门婆罗门

离实语布施 更有胜法不

药叉答曰。

我今何假问 沙门婆罗门

世尊大智海 能说真妙法

我从今日后 游履于人间

常礼佛世尊 敬重于正法

世尊大慈愍 降临我住处

我今决定知 当尽生死际

尔时药叉持此童子奉上世尊。世尊受已授与父母。即说颂曰。

蜜迹手授我 我手授父母

由手相传故 应名旷野手

孩儿因此名旷野手。年渐长大。时旷野城未有君主。众人共议。此旷野手童子有大福德。亲蒙世尊之所护念。我等宜可策以为王。尔时世罗苾刍尼。从胜音城将除患大臣女。名曰绀容。付与妙音长者令其养育。年既长成仪容端正。众所爱敬国内无双。时摩揭陀国影胜大王。憍萨罗国胜光大王。憍闪毗国明胜大王。及广严城栗姑毗等。并余贵族咸赍信物各遣使人。来就妙音求绀容女。长者愁恼作如是念。来求女者多是国王。我若不与皆生怨恨容害于我。报绀容曰。今随汝情堪为偶对可自选取。时诸王使并余贵族不期而会。于妙音长者花园中住。时彼长者即以种种上妙衣服无价珠璎。庄饰绀容令乘大象。手执花鬘往众人处。汝所爱乐堪为夫者。当以此花掷彼身上。绀容即便诣众人所问言。旷野手王住在何处。众人指示。女即以花望彼而掷。作如是语。佛于药叉手中所受童子。当为我夫。诸人闻已咸皆四散。妙音长者知女意至。即为严整上妙象马仆使车

乘。种种衣服饰以珠璎。礼送绀容往旷野处。夜闇门闭无由得入。权居门下假寐通宵。

尔时世尊。观见旷野手堪应受化。乃至广说。若旷野手与绀容相会者。染爱缠缚于生死中未能出离。无阶圣果。尔时世尊知是事已。即从王舍往旷野城。至彼城隅日光遂没。即于其夜卧牛迹抢地。时旷野手。闻佛世尊来至城外卧牛迹抢中。天既晓已。时旷野手欲礼世尊出城门下。见绀容女车马仆从。问是谁女宿此城门。时绀容女具以来意答旷野手。王闻是事令往宫中。时王诣佛所稽首白言。世尊不审大师。宿在荒田得安隐不。世尊告曰。旷野手于此世间得安隐眠者我为第一。尔时世尊说伽他曰。

能除于罪恶 不被欲所系

离染归圆寂 彼得安隐眠

能除热恼病 一切希望断

其心常寂静 彼得安隐眠

尔时世尊。为旷野手种种说法示教利喜。即于座上证不还果。广说如阿笈摩经。礼佛足已从座而去。既还宫已语绀容曰。我舍诸欲更不耽乐。汝虽来至随意去住。无人遮止。绀容曰。我乐住此。愿与佛子为给侍人。时旷野手为佛及僧。于此城外造僧住处。四事供养无所阙少。广说乃至旷野手王遇疾而死。生无热天。既起三心。来诣佛所礼足而坐。世尊告曰。汝旷野手因何业故生无热天。即以伽他答世尊曰。

我由见世尊 及得闻正法

供养于僧众 曾无厌足心

受行胜人法 远离于贪爱

于三事常修 故我生无热

时旷野手天子。顶礼佛足忽然不现。时诸苾刍夜见光耀咸皆有疑。晓请世尊曰。彼旷野手。曾作何业才见绀容。从斯已后得不还果。佛告诸苾刍。汝等应听。乃往古昔有大臣子。兄弟二人住居林野。大名手足网鞔。小名无网鞔。大者修得五通。小者就师受学。其师有女。名曰妙容。颜貌端严。年渐长大情希出适。至学生所作如是语。父母令我与汝为妻彼闻不许。其女遂嗔。学生恐怖即便逃走。女寻趁及邀遣为夫。学生固守不随所愿。女便执刀欲斩其首。尔时学生知不免难。即便合掌作如是说。南谟大仙网鞔手足。才归命已仙人应至。即便携去共至山林。于牛迹抢处令其出家。教修胜法证得五通。汝等苾刍往时大兄五通仙者即我身是。彼小弟者即旷野手是。彼妙容者即绀容是。我于往昔见将被害携至山林。令得五通离女怨对。我于今日还令免彼绀容所逼。于生死海

得永出离。是故汝等于有漏中速求舍离。

尔时诸苾刍复有疑心。请世尊曰。何因缘故此旷野手才初生已。将与药叉用充饮食。世尊至彼令免厄难。佛告诸苾刍。汝等善听。当为汝说。乃往过去于一城中王好食肉。时有一人。欲求于王以鸡奉献。王得鸡已将付厨人令充羹臛。彼献鸡者素有悲心。便作是念。我今不应进奉活鸡令彼屠割。即持倍价就厨人所求赎而放。遂便生念。此鸡无辜缘我进献几将被杀。此之恶业愿勿受报。我复赎放所有福业。令我来世遭厄难时。得胜大师来相救济。汝等知不。往时献鸡者即旷野手是。由昔愿力今免厄难。如是应知。

尔时旷野手身亡之后。绀容还向憍闪毗妙音长者家。时憍闪毗主邬陀延王。闻绀容女未被男触还来本家。便问大臣妙音共为礼娶。置妙花楼侍女千人令无阙乏。每于日日与金钱一千。其侍人内有女曲脊。因以为名。时曲脊女于日日中。常以千钱买香供给。于香店处共卖香男子密媾私情。将五百钱以充食直。余有五百买香而归。后于异时共卖香男子同心设供。请佛及僧。广说乃至食已听法。既闻法已。即于座上俱获初果。既见谛理即便实用千钱买香持还宫内。绀容夫人见彼涂香多于余日。便问其故。彼曲脊女皆以前事具实白知。是时绀容见其希有。告侍女曰。我身有难无容辄出。汝可日日往世尊所。听妙法已来为我说。彼即往听还至宫中。绀容夫人自居胜座令彼说法。曲脊告曰。听法之仪不应如此。夫人知已为敷胜座。自居卑下请其说法既闻妙法证不还果。时有外道婆罗门。是磨沙国人。名曰无忧。妇名舍利。后生一女。色貌端严人所爱乐。因名无比。年渐长大自作是念。若人与我容仪相似者。当与为妻。尔时世尊。到憍闪毗次行乞还本处。饭食讫住闲林中。时无忧外道来至佛所。观佛容仪无能比者遂作是念。今此丈夫仪容殊特。得与我女为婚对者。岂不乐哉。外道还家告其妻曰。我女得夫仪容相似。可具璎珞共为婚娶。妇便问曰。彼是何人。答曰是沙门乔答摩。妇闻语已说伽他曰。

我曾于国中 见大仙乞食

行于不平地 随彼足高低

如斯之大人 岂念于妻子

时无忧婆罗门。闻斯语已嗔而告曰。

舍利非善征 吉祥言恶相

纵彼心精进 有大威神力

若见无比女 便生爱乐心

作是语已。便以妙衣诸璎珞具庄严其女。父母随从送向佛所。便于路中见佛足迹千辐轮相。无忧见已报其妇曰。此是女夫行处。舍利观见佛迹端严。以颂报曰。

染欲之人迹不正 急性多嗔踏地坚

愚痴者迹不分明 此是离欲人行处

我观是相定非无比对偶之人。无忧重说初颂报曰。

舍利非善征 吉祥言恶相

纵彼千辐具 有大威神力

若见无比女 便生爱乐心

次复前行见佛世尊卧草褥处。报其妇曰。此是女夫所卧草褥。舍利观见草褥不乱报曰。

染欲人卧多穿穴 嗔者卧处草敷坚

愚痴人卧草纵横 此是离欲人眠处

我观是相定非女夫之所眠处。宜当旋踵共还故居。无忧重忿报曰。

舍利非善征 吉祥言恶相

纵彼草不乱 有大威神力

若见无比女 便生爱乐心

作是语已便共相将往至佛所。无忧即便说伽他曰。

仁当观此女 美貌具庄严

须妻我见授 颜容妙相似

犹如十五夜 星月共相辉

世尊闻已便作是念。若我与此无比女人作慈愍言者。此女必当别我去时。情生顾恋因此命终。我今宜应现嗔忿相共其父语。作是念已即向无忧说伽他曰。

魔王奉三女 端正世无双

璎珞盛庄严 我不生欲意

况此卑贱身 不净遍充满

令我足指近 亦无如是事

时无比女闻是语已心生忿恼。观父低头。于时无忧瞻仰尊颜而说颂曰。

我女容华盛 端严无与比

仁今何所为 无心相爱念

世尊报曰。

世间愚痴人 于境生爱着

若观斯美女 遂使心迷倒

我是第七佛 获得无上果

如莲出水中 不被欲尘污

尔时无忧婆罗门及无比女。闻是语已舍佛而去。时有外道出家老苾刍。去佛不远见无比女。便生染爱请世尊曰。

佛眼遍明朗 受斯无比女

与我为妻室 随情当受用

佛闻此说默而不答。

时老苾刍染心逼故。复白佛言。

此是佛衣钵 锡杖及君持

并戒并相还 我今随女去

彼老苾刍即弃衣钵并舍学处。至无忧父所报言。与我无比以充妻室。其父骂之嫌不与语。所愿不遂便欧热血因此命终。时诸苾刍咸皆有疑。请世尊曰。以何因缘将无比女奉上世尊。不为纳受。佛告诸苾刍。非无因缘。汝等当听。乃往古昔有锻师家。唯生一女。年虽长大恃自工巧不嫁与人。然此锻师能以铁针一枚。置于水上而不沉没。时有婆罗门童子妙闲斯技。于一针穴投以七针。浮之水上亦不沉没。时此童子欲伏锻师。诣其门下唱言。我有针卖须者当取。女便出门笑而报曰。

汝是愚痴人 或可无心识

今来锻师舍 而云我卖针

童子亦笑答曰。

贤首我非痴 不是无心识

欲定彼憍慢 诣此云卖针

汝父若知我 有斯胜技术

必以汝相娉 并家所有财

于时锻师闻是语已问童子曰。汝之技术为实为虚。即自浮一针。彼便浮七。于彼童子便生爱乐。遂许其女娉与为妻。童子告曰。我是婆罗门族姓高胜。岂锻师种为伉俪耶。舍之而去。汝等苾刍往时婆罗门者即我身是。锻师者即无忧是。女者即无比是。汝等苾刍我于往时具足烦恼。尚弃其女。况今离欲为无上师而生贪染。如是应知。

时诸苾刍复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老叟苾刍由无比女遂致命终。佛告诸苾刍。汝等善听。此老苾刍。非但今日由无比故自取命终。乃往昔时亦相因故而致命终。于过去时有城。名师子劫。王名师子顶。为大法王。时世丰乐人民炽盛。无诸怨争干戈征罚。谄伪恶人共相侵害。亦无灾横及诸病苦。稻蔗牛羊在处充足。等观兆庶犹如一子。时此城中有一商主。名曰师子。大富多财受用丰足。所有珍货及诸贵产。僮仆佣人无所阙乏。库藏盈溢如毗沙门王。于同类族娶女为妻。虽久共居竟无男女。为求子故祈祷神祇。遍诸天庙山林河沼。及同生天希望后嗣。汝等苾刍。世人皆云由乞求故便获子者。此诚虚妄。斯若是实人皆千子如转轮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会。二者其母身净应合有娠。

三者中有现前。商主与子业缘运会。时有一天从胜妙天下。应受贵位托蕴妇胎。若聪慧女人有五别智。一知男子有染心无染心。二知时节。三知从彼人得。四知是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居在右胁。若是女者居在左胁。时彼人妇禀识聪慧。知胎居右喜告夫曰。商主知不我所怀孕。必是光显宗族。现居右胁。是男不疑。商主闻已即大庆喜作如是语。我从久来常思继嗣。愿得善子绍我家业不坠宗门。我既长养终怀返报。广为惠施福利亲族。我没世后称忆我名而为咒愿。愿我所有尊祖父母。受生之处以福庄严。即置其妻于妙楼观纵意而住。随时凉燠供给所须。常令女医为调饮食。冷热合度六味无差。所不宜者皆不令食。奇妙璎珞以为严饰。譬如天女游欢喜园。乃至未诞以来居止床座足不履地。

目不观恶色。耳不听恶声。时经九月便诞一男。颜貌端正见者欢喜。身色如金顶圆若盖。垂手过膝目若青莲。额广眉长鼻高修直。众相圆满人所称叹。经三七日已集诸亲族。商主以儿告诸亲曰。此儿今者当作何字。众共议曰。此是商主师子之儿。可名师子胤。其父以儿授八乳母。二供乳哺二作褓持二为洗沐二共欢戏。此子既为八母供承无所乏少。常以乳酪生酥熟酥醍醐。及余上妙甘美饮食。而用资养。速能长大如莲出池。渐至童年学诸技艺算数书印。取与出纳皆尽其妙。辩说开解智识聪明。于八种术善能瞻相

。所谓男女象马宝衣木宅。其父尔时于春夏冬。为造三殿并三苑园。置三婇女。谓上中下。升妙楼观奏诸伎乐而娱乐之。商王师子。于日日中自知家务。日旰忘食。其子见父躬自勤劳白言。

日晚何不时食。父便告曰。岂常受乐办家业耶。子闻此语作如是念。我父年尊自知家务。宁得闲纵贪为逸乐。宜自经求以济生业。即白父言。口腹之重须自驰求。坐食父财是事不可。我今欲往入大海中求觅珍宝。父告子曰。汝今不应辛苦自作驰求。今我库藏中多有财物。金银宝货随汝受用。假使日日费用米麦亦不能尽。乃至我存任情取用。我过世后随意经求。子频启父。我欲泛舶暂至宝洲。父见殷勤从其所愿。告言。随汝意去。可于苦事当忍受之。其父即便击鼓宣令。普告城邑远近商客。诸君当知。欲求珍宝者可与商主师子胤同入大海。所在经过不输税直。海中货物并当备办。时有五百商人。闻是告已集商主处共结行期。既知期已各辞父母告别亲知。选择吉辰将诸货物。人担马负随商主去。

展转城邑行至海滨。商主遂以五百金钱雇船入海。并觅五人。一能远望。二能鼓棹。三能修船。四能潜泳。五能执柁。于时柁师将欲举帆普告商人曰。大海之中厄难非一。或猛风卒起漂泊山隅。或鲸鳞锯牙穿舶沉没。君等不应于急难时无所凭据。宜将浮物各自防身。时诸商人闻斯告已共相谓曰。大海安危难可预识。我等宜应随柁师语。各求浮物以自防身。或将版木或持皮囊。或浮瓠等俱至舶所。既入大海遇摩竭大鱼碎破船舶。时诸人众各凭浮物出没随波。宿业缘运余命未尽。遇值北风漂泊南岸至赤铜洲。彼有众多鸣鹤罗刹女在此居住。时罗刹女随乐变形。若见破落商人能作美言诈为诱诳。于其城上竖二幢幡。一名庆喜。一名恐畏。此幡若动表吉凶相。商人既至庆喜幡动。诸女议曰。

今吉幡动可往海滨。定有赡部洲人漂落至此。即便化作美女容仪。俱行海际彷徉四顾。见有诸人凭托浮物而至于岸。诸女各各化为璎珞庄严其身。持上供具告诸人曰。善来贤首漂泊洪波极受辛苦。宜应就我居宅共解疲劳。时此城内先有漂泊商人。皆收置铁城渐取充食。即便共诸商人相随诣宅。诸女告曰。堂宇衣服诸有所须随意受用。又我无夫。今依汝活。愿为俦匹情无间然。多诸苑园皆可爱乐。又指库藏。此是赡部洲中所须宝物。金银琉璃真珠末尼车渠码瑙珂贝璧玉赤珠右旋。如斯等物亦随意取用。与我欢居勿生疑虑。然此城南不宜辄往。

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我不见有一事迷醉世间可爱可乐。贪染系缚过女色者。当知女人是能沉溺一切男子。若诸男子见女人时。即便迷闷荒淫失志。于所作事皆忘次绪。胜妙善品不复存心。是故苾刍求解脱者。当勤修习离欲之行。于诸染境作不净观。如

是应学。时彼商人便与罗刹女欢娱宴乐积有岁时。皆生一子复生一女。时商主师子胤作如是念。何意诸女于城南路不许人行。我宜候妻中宵睡熟。抽身徐起拔剑南行观其所以。即如所念夜起南行。闻有众人悲啼号叫。而云苦哉赡部洲。痛哉父母兄弟。是时商主闻其声已。便大惊怖身毛皆竖。次更前行见大铁城。高耸牢固周回求觅竟无门户。亦不见有人畜踪迹。于此城北有尸利沙树高出城隅。商主登上见城中人遥问之曰。汝何人哉。号哭于此念赡部洲父母兄弟。彼皆告言。我是赡部洲人入海取宝。当升舶之日恐遭海难。各持版木及以浮囊为护自身。望免其厄。既入大海被摩竭鱼触破我船。控告无路各持囊版随风漂泊。业命未尽吹至南岸。时有众女仪貌殊绝。赍持供养来至我所作如是言。善来贤首我无归趣以汝为夫。所有舍宅衣服饮食。七宝珍奇皆随意用。广说如前。乃至勿生疑虑。仍告我等。于此城南无宜辄往。同居欢宴积有岁时。各于己妻皆生一子复生一女。时彼诸女人见吉幡动。知有赡部洲人舶破而至。即捉我辈随次食之。余未食者置铁城内。当食之时现罗刹像。仪容可畏长爪锯牙颺裂人体。餐啖血肉发爪筋骨无有孑遗。乃至涕血堕地以指挑取并土吞之。我次未至处铁城内每日食一。彼诸女者非是人类。皆是罗刹。君等宜应善自防卫。不久亦当还遭此祸。是时商主闻斯语已便大惊怖。告彼人曰。颇有方便仁及我曹免斯苦厄。平安吉达还赡部洲不。彼便告曰。我无方便可得还至赡部洲中重见乡国。何以故。我知业重求脱无缘。我等共念穿铁城下令作孔穴。欲求逃难冀免絷缚。其城即便更宽数倍。复欲踰越而出城遂增高。故知我等无缘得脱。以待命终。君等可有方便得还乡国。商主问曰。其事云何。彼便告曰。我比曾闻。于十五日褒洒陀时。于虚空中有诸天人。作如是语。赡部洲人汝无智慧故守愚痴。于十五日褒洒陀时。不解北行寻求出路。每十五日有天马王。名婆罗诃。从海而出游在岸边。食自然香稻无病充溢有大力势。举首四顾如是三告。谁有欲向彼岸还赡部洲。君等宜应于十五日褒洒陀时。于城北边大海之际至天马所。待马语时即便告言。我等欲归彼岸还赡部洲。愿见提携安隐而去。马所陈语君当奉行。有此方便可还本国。时师子胤商主闻彼说已。深心奉持赞叹希有。即便下树寻路归还依旧而卧。至天晓已诣彼五百商人之所。而告之曰。君等宜可俱集某园。须有筹议。所有妻子并勿随身。时诸商人闻商主语。于一园中并皆俱集。商主即便具以上事普告众人。复更告曰。此等诸女皆是罗刹。君等宜应谨自防护。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入王宫门学处第八十二之五

时诸商人闻是语已。咸皆大怖无计所出。至十五日褒洒陀时。皆向城北诣天马所。时彼天马从大海出。于海岸边食自然香稻。是时有一无智商人。不记前言见马王已作如是语。君等知不。此是婆罗诃天马王食啖香稻。我等宜应就礼其足白言。我向彼岸归赡部洲。时彼商主告诸人曰。我于铁城受彼言告。事不如是。乃至马王未语已来无宜逼近

。要待马王饱食香稻身体充悦。举首四顾三说是言。谁向彼岸归赡部洲。闻是语时方至马所求渡大海。时马食讫四顾三告。诸人闻已就礼其足。合掌恭敬作如是语。我等求向彼岸还赡部洲。时彼马王告诸人曰。汝等若欲安渡大海归赡部洲者。当依我教谛受思惟。若不依者无由越渡。彼罗刹女化作美容倍胜常日。将诸男女来相诱诳作如是语。我依汝活为作归依。今弃我去欲何所适。如上所陈。宅舍珍宝咸皆具说若不住者汝之男女自可持将。汝等若闻如是告时。生顾恋心作妻子想。爱彼珍宝及诸园观。情生愿乐欲到还者。纵升我背必当堕落。犹如熟果不住其枝。时彼诸女复罗刹像。皆竞取食皮肉筋骨。肠胃血髓发毛爪齿。皆尽无余。广说如前。乃至涕血在地悉皆取食。若其汝等遵奉我教。不起如是爱恋心者。持我一毛亦不堕落。能超大海至赡部洲。时彼马王于诸商人善教语已。即便低身令彼附近。或持鬃尾及以身毛随情执捉。时彼天马踊身虚空。望赡部洲腾骧云路。尔时恐畏幡动。罗刹见怪作如是念。今此幡动岂非赡部洲人弃我逃逝。遍观房舍不见有人。即皆变形作美女像。持诸男女咸至大海求觅商人。既遥见已随后啼泣。告言。贤首何意疏我并诸男女弃舍而去。君等若并厌背我者。汝之稚子各并携将。时诸商人闻是语已各生顾恋。于彼宅舍及以园池并诸珍宝。起爱念时于天马上身皆堕落。犹如熟果不住其枝。时罗刹女随取食之如马王所说。唯商主一人心无顾恋。凭附天马得出海岸。安隐无碍达赡部洲。

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汝等观此诸人。由生爱恋不顺教故悉皆坠堕。当知汝等若于自身作如是念。眼即是我。我有于眼。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又念色即是我。我有于色。乃至声香味触法。又念地界是我。我有于地。乃至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又念色蕴是我。我有色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汝等苾刍若起如是我我所想。于自于他情生耽着。弃背正教欣乐邪道。便当堕落生死海中。受诸苦恼无有出期。譬如无智商人弃天马教。爱罗刹女堕大海中。汝诸苾刍若于自身不作是念。眼即是我。我有于眼。乃至耳鼻舌身意。色即是我。我有于色。乃至声香味触法。地界是我。我有于地。乃至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色蕴是我。我有色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汝等苾刍若能不作如是我我所想。于自于他情无耽着。受行正教弃背邪道。即不堕落生死海中。安隐快乐趣涅槃城。譬如有智商主受天马教。弃罗刹女能出大海至赡部洲。尔时世尊说伽他曰。

诸有无智人 不信于佛教

当受轮回苦 如爱罗刹女

若有智慧人 遵奉于佛教

当出生死海 如随天马言

尔时世尊。告诸苾刍。彼诸商人不能奉持天马教故。于大海中悉皆堕落。被罗刹女之所啖食。唯商主师子胤。受天马教坚心专一。安隐能得出于大海至赡部洲。时师子胤妻大罗刹女。不寻其夫住在城内。诸罗刹女俱来告曰。如我等辈寻觅逃夫。持以归还俱共啖食。汝夫主去竟不远求。准此情状遣还赡部。若即寻觅获得者善。若不得者我当食汝不应致恨。彼既闻已极生忧怖。告诸罗刹女曰。汝等固执苦令觅者。我今宜往赡部洲内擒捉将来。众罗刹女曰。斯为甚善。时商主妇即自腾虚超越大海。屈伸臂顷至赡部洲。化作可畏药叉之像。猛害倍常在师子胤前当路而住。时师子胤睹药叉像。即拔利剑欲斩药叉。彼便惊走避道而住。如是展转不相舍离。遂于中路逢遇商旅。彼之商主与师子胤是旧知识。

情怀莫逆欢宴言离。时彼罗刹化为美女。并携稚子具妙庄严。便诣中国商主之前。礼彼足已作如是白。我是赤铜洲国王之女。父母娉我与师子胤商主为妻。携我母子归赡部洲。于大海内遇摩竭鱼触破船舶。所有珍宝散失无遗。以我为不祥遂便见弃。我之幸会今得相逢。唯愿将母子就彼申谢。彼即告言。我当送去。时彼商主见此妇人殷勤恳恻。为往师子胤处告言。知识汝之妻室仪容可爱。复是王女。如此俦匹举世难求。既无大愆。不应辄弃。宜应收采与彼同居。时师子胤告曰。彼非王女。是赤铜洲暴恶罗刹众中之大。食人血肉非我妻也。商主答曰。若如是者何缘至此。时师子胤具告因缘。商主闻已。默然无语。即以路粮并诸杂物赠已而去。时师子胤。渐渐归还至于本舍。时罗刹女亦随其后。

并携小童至师子胤宅。从倚门侧在一边住。时彼众人见其儿子共相告曰。仁等当知。今此童儿观其貌状。是师子胤儿子不虚。罗刹报曰。君等鉴貌知是非虚。宿缘薄福被父所弃告言。姊妹从何处来。汝是谁妇。罗刹告曰。我是赤铜洲国王之女。父母娉我与师子胤商主为妻。携我母子归赡部洲。于大海内遇摩竭鱼触破船舶。所有珍宝散失无遗。以我为不祥遂便见弃。流离辛苦得达于此。幸愿诸君将我及子。就商主处而申忏谢。时彼诸人诣商主父母处。以事陈告。于时父母语师子胤曰。彼是王女宗族尊高随汝远来。深可悲叹。并携稚子益用伤怀。汝可愍之无宜见弃。违心之事仁者不为。时师子胤。稽首三拜白父母曰。彼非王女是恶罗刹。于赤铜洲纵大暴虐。漂泊商旅皆取食之。

我辈诸人并皆食尽。我有余福得奉尊颜。父母告曰。一切女人皆是罗刹。何故尔妇独与恶名。宜应收纳召入居室。重白父母曰。我知非人不堪共住。尊必爱念随意纳之。我向他家别求居止。亲曰我为汝故唤入家庭。汝苦见嫌于我何用。宜随汝意令彼母子逐缘自活。即遣使者驱之使去。时彼母子既被摈斥便诣王门。诸臣总集嗟其美丽。即便俱入白大王言。门有女人仪容罕匹。忽然至此靡识所由。王言引入。我自亲问。臣即召进

。王见女人姿容绝代美貌无双。便起染心极生爱着。告言。善来美女从何所来。因何至此。女便稽首白大王言。我本住在大海南岸赤铜洲所。是国王女。其师子胤因风漂荡舟楫为遗。与诸商人漂至我国。父母娉我与彼为妻。为立新舍多赐珍宝。经历岁时诞生幼稚。

携我母子远渡沧溟。遇摩竭鱼破其船舶。遭大辛苦达赡部洲。以我为不祥便生弃掷。今归本宅复不相容。无处存生故来启白。唯愿大王恩慈动殖。唤商主来为我申谢。王闻语已起悲愍心。告言。勿忧宜可宽意。即遣使者唤商主来。师子胤至致敬王已在一面立。王告师子胤曰。此是王女娉汝为妻既生子息。相随至此。因何非理辄为摈斥。设令有过亦可相容。时师子胤进启。大王此非赤铜洲大王之女。是恶罗刹残害生灵。具以海洲所经之事委悉陈述。我之同侣总皆食尽。唯我得存。此罗刹女尚不相放。飞腾大海变作美容。王熟察之宜须驱逐。勿令纵暴。王曰。一切女人皆是罗刹。何但此女独见相嫌。必汝不爱宜当与我。白言大王。我闻孝竭于家忠尽于国。恐延大祸事在非轻。大王有心生爱念者。

我不敢进亦不敢止。必有祸生非臣之过。

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曰。当知女人于诸男子。是系缚处是沉溺处。贪染容色不信忠言不思其祸。汝等应知。时师子顶王心生爱着。即令此女进入后宫。时师子胤知王意止进谏无路。遂在殿前告诸辅相曰。诸君当知。王爱罗刹将入后宫。必延大祸知非我过。说是语已掩泣而出。

其王后时于罗刹女深生爱念。倍异常流耽染荒迷不思国政。时罗刹女纵诸妖媚。总摄王宫令无自在。便于夜半凌虚而还。往赤铜洲罗刹女所。诸女见来俱生庆喜。问言商主今在何处。告诸女曰。姊妹汝何念彼一商主乎。我别汝等至赡部洲。到师子劫城师子顶王所。彼遂纳我令入后宫。册我为后。我纵妖媚使城中人皆无自在。王不理政心醉荒迷。汝等可共俱行诣彼城所。随情啖食任意持归。诸罗刹女闻是告已。欢喜踊跃飞腾虚空。即于其夜至师子劫。食啖城内所有人物。至天晓已城门不开。于王宫上见诸雕鹫食人肉者飞满空中。辅国大臣俱集门所。伫立经久待门不开。各共高声遍告城邑。天明已久王门不开。于内宫上多食人鸟。飞腾乱下口衔骨肉。人并惊惶图计无所。时师子胤闻斯告已。便拔利剑趋走城门。告诸人曰。君等何议。我于先时已相告白。王纳罗刹定招其祸。今城门不开满空飞鸟。观此相貌祸延王室。诸臣曰。其计何图。商主曰。宜置高梯上城瞻察。既安梯已。商主乃拔利剑上城隅。遥望宫中见死尸狼籍。即便跳下。诵神咒麾利剑击彼五百罗刹。四散驰走或持人手或有擎足。或持头腹飞腾而去。城外诸人悉皆遥

见。于时商主大开城门。诸人竞入共睹荒残。辅相大臣号叫城邑。共诸人众洒泪宫中。各并归家荒迷无次。后于他日总集诸人。共相议曰。国主大王自贻伊咎。纳罗刹女不受忠言。今并灭亡。君等欲为何计。第一大臣告诸人曰。先王已死复靡储君。宝位既虚百姓无主。无君不立。今当册谁。次臣告曰。为国主者有智有勇方升鼎位。诸人告曰。商主师子胤与五百人入海取宝。余人皆被罗刹所害。唯独一身得归乡国。被罗刹女寻至本城不受其媚。王纳此女。固词直谏。不受忠言荒淫失道以取亡灭。商主拔剑独入城中。为我国人屏除群孽。此则大勇大智余莫过也。大臣议曰。诚如所言。宜令彼人以为君主。即便共至商主之处。同心请曰。商主知不。大王已。死复无储君。国祚空虚不可无主。国人今欲奉册为王。垂哀为受。是时商主告诸人曰。我是商人经求活命。宁堪重位为国主耶。可觅余人以当宝位。众复请曰。余无堪者。幸愿慈悲受众人请。时彼商主如是固辞。国人再三频求顶礼。

尔时商主既辞不获免。告众人曰。我实不材无心当此。随众人意。共立盟言。我为王后所有教令无违逆者。我当受册。众人稽首谢已咸曰奉行。其大臣等即便洒扫城隍庄严殿宇。以妙香水灌顶称王。万机之务一朝权执。王乃念曰。我昔商人入海取宝。同行之辈为罗刹所食。我时无力除彼怨害。今为国主所欲随情。屏除罗刹满我宿愿。即便下令广召咒师能役使鬼神者。远近咸集。更持明咒灵验肃成。复拣兵旗令习弓矢。命大臣曰。卿等知不我有宿仇。在大海外欲往除殄。多须舟楫宜可营办。不久将行。是时诸臣多造船舶。卜日揆时严整四兵至大海口。遇风升舶。欲达南岸。时罗刹城内凶幡飘动。诸女见已共相谓曰。姊妹当知今凶幡动。必有赡部洲人念昔怨恶。情怀酷暴来诛我等。宜往海滨观其所作。总命徒侣俱临海岸。见诸船舶盖海而来。各并惊惶欲为拒战。其时师子胤王总命维舟。四兵俱下奋臂大呼。与罗刹共战。乃纵神咒冥缚罗刹。鋅矢既交杀戮过半。明咒力故走叛无由。所有余残请命求救。王乃告曰。共立要盟方存汝命。汝从今后移向余处。不得重来更为残戮。若随教者得存余命。诸罗刹女稽首拜曰。我等昔来广兴暴恶。从今已往奉遵言教。迁移远去不敢伤残。时罗刹女拜辞王已远适余方。时师子胤王平除旧城破铁城狱。重开疆宇建立新城。召募诸人住斯宝渚。广收珠玉还赡部洲。彼国因王以为其号名师子洲。

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汝等勿生异念。往时师子胤王者即我身是。彼师子顶王者即老叟苾刍是。彼罗刹女者即无比是。往时师子顶由爱罗刹女故遂至命终。今贪无比还致身死。汝诸苾刍。我于往时已曾舍弃彼罗刹女。岂于今日遂彼求心。是故汝等当善思惟。

知诸女人是沉溺境。作不净想深生厌离。于我教诫专心奉持。时诸苾刍及余大众。闻佛说已欢喜奉行礼佛而去。

尔时无忧婆罗门。将无比女往憍闪毗。娉与邬陀延王。时王便置无比于妙花楼。给五百侍女日与五百金钱。广说乃至王授无忧为辅国大臣。时有二人。来至王所乐为奉事。一人能说喜事。一人能说忧事。曾于一时王与二夫人。一处同坐邬陀延王啖。绀容夫人云。南无佛陀愿王长命无病。无比夫人云。南无大天愿王具寿无病。是时无比情怀嫉妒。便白王言。绀容食大王食而思佛陀。王闻语已默然无对。又于他日数于王处构扇谗言。王作番次就二夫人处而受饮食。次至绀容。时无比夫人密作是计。令捕鸟者将活鸟而进于王。王曰。我于今日谁处食耶。无比答曰。次至绀容。王曰。可持此鸟令充食用。绀容见活不肯受之。捕人还送。王见怪言。何不烹宰。王复寻思。由彼念善情存护命。无比白言。若为佛及僧彼便杀鸟以充供养。王曰。可报绀容为佛办食。无比即便教捕人曰。汝可杀鸟授与夫人。即杀将付。绀容见死受以充厨。捕人还报夫人已受。王便大嗔。为我不受为余便杀。王持弓箭往射绀容。夫人遥见即入慈定。王所射箭中路而堕。回镞向王。王便更射。夫人白言。王勿自害。王曰。何意如是。夫人曰。我证不还复无愆过。王兴恶意必招重罪。王问知实。便就礼敬忏谢前非。情厚夫人作姊妹想。从兹已后但有新谷新果必先见授。日日常自问其安不。时王边境有城反叛。王亲领兵自往征罚遂敕大臣无忧留守都邑。其二夫人掌率宫内。王曰。汝之二人勿相嫉妒。晨昏靡怠守护宫闱。夫人曰善。是时无比每劝其父令害绀容。无忧遂即作杀方便。时绀容夫人。夜读佛经复须抄写。告大臣曰。桦皮贝叶笔墨灯明。此要所须便宜多进入。大臣依教奉进。于桦皮内密安火炭置在宫门。夜被风吹火便大发光彻楼上。城人咸至悉皆持水共救火灾。时无忧大臣更拔利剑遮不令进。告诸人曰。汝等岂欲劫内宫耶。诸人遂散。时绀容夫人与五百彩女俱升楼阁。告诸女曰。我与汝等自业所招。卒难逃避。说伽他曰。

我于城隙处 遥望见世尊

依教具修行 已获真实谛

诸女皆悉投身火聚犹若飞蛾。同时命殒。曲脊侍女从水窦出得免火灾。无忧大臣至天晓已。收诸女骨弃在尸林。苾刍入城为行乞食。见斯事已还白世尊。佛因广说如增五经。乃至世尊将诸苾刍往尸林处。观五百诸女所有残骸。告诸苾刍说伽他曰。

世间痴所缚 恶事将为善

贪爱系愚人 常居黑闇狱

不善将为善 观察尽空无

当起厌离心 勿生于染着

尔时国人及留守臣。见绀容死计无所出。遂唤能说忧事人曰。汝比受王禄。今正是时往白大王云。绀容夫人赴火而死。广说乃至。其人即共大臣等议。可画一帧作绀容夫人所为因缘。投火死状并与象马各数满五百。童男童女亦各五百。真金一亿。别严四兵。如是办已我当为去。大臣即皆为办。其说忧事人。领斯兵众诣王营所。去营不远遣使持书。白邬陀延王曰。我是某国大王。唯有一子被死将去。我今求死来至此国。欲以象马乃至金宝将赎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者我当共战。愿王助我。时王启封读书而笑。遣使往唤外国王来。奉命寻至。申问讯已问言。知识比曾见有被死将去求索得耶。答曰。若被死将去求不得者。可开此帧善为观察。王遂开看。告曰。岂可绀容被火烧死耶。答言已死。愿王宽其罪勿责于我。恐王忧恼设此权谋。说伽他曰。

我不是王非子死 我是王臣食王禄

有非爱事白王知 唯愿恩宽恕其罪

时王闻已遂即旋军还憍闪毗国。敕法官曰。可执无忧。身涂紫矿置热陶内断其命根。又以无比头发系不调马。足践踏之令死。时法官大臣遂杀无忧。以无比夫人置地牢内。王经七日不见无比。极怀忧悴。王问无比今何所在。大臣曰王敕令死。王曰。绀容已被火烧。无比今复身死。卿等意欲令我出家。诸臣皆默然无对。臣知王念遂出无比将以见王。王时大悦具问其故。嗟叹希奇。王有疑心。遂往问佛。广说乃至请世尊曰。何因缘故绀容获得不还道果。以五百婇女而为待从。俱悉同时被火烧死。唯曲脊女一人得活。幸愿世尊为说本缘。佛言。大王当知。乃往古昔婆罗疱斯国有王。名梵摩达多。其王最大夫人。曾于一时与五百婇女。游观花园入芳池浴。既出池已时寒求火。去此不远有独觉圣者。

造一草庵在中住止。时彼夫人命一使女。汝可以火烧彼草庵。女遂往彼见出家者住草庵中。不忍放火。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诸女见已悉共观笑。俱言好火。圣者见已心生悲愍。便从火内飞腾大虚。现大神通冀拔其苦。诸女见已遥请下来。求哀忏谢为设饮食。以申供养各为发愿。尔时夫人者即绀容是。彼侍女者即五百内人是。由彼业力虽复妙容得圣道果。然于五百生中及五百侍女被火烧死。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由不肯烧故常得免难。善恶报应大王当知。王又请问。以何因缘其曲脊女受曲脊报。所听受经一闻领悟。而身居贱位。佛告大王。昔婆罗疱斯有一长者。名曰善续。尔时长者遂请五百独觉圣人就舍而食。时此众中有一独觉。身患风疾食时手战其钵欲堕。时善续长者有一小女。

见彼手战便脱臂钏用支其钵。见不动已即便发愿。犹如此钵不复动摇。我于来世所听妙法心无动摇领悟不忘。复一圣人身患曲脊。便于他日食时不见。女问父曰。有一圣者何不来食。父曰圣者何状。女便戏心曲脊学圣者形。如此圣人众中不见。又复常唤亲戚为婢。大王当知。由奉钵支发愿力故。今得闻持聪明领悟。由作轻心学圣人故。今得曲脊报。由昔唤人。为婢故常居贱类王复请佛。何因无比于七日中居地。牢内不得饮食而容貌不变。佛告大王。于过去世有婆罗门女。与刹帝利女共为知友。其刹帝利女有信敬心。每施苾刍随时饮食。后时婆罗门女命刹帝利女就舍而食。既至舍已。有独觉者。为乞食故来至其家。刹帝利女报婆罗门女曰。与圣者食。女言。我不能与。报曰。

若不施者我自还家奉施其食。时婆罗门女随知友情持食施与。刹帝利女见施食已教其发愿。即发愿曰。愿我此福。今生后生莫受胜报。遭厄难时勿受饥苦。由彼愿力今不受饥颜容不变。后于异时妙音长者供养佛僧。有一使女常令供给。此女遇疾因即身亡。临命终时便发是愿。我比役力供佛及僧。所有福缘舍此身已。当于妙音长者最大夫人托娠受生。颜貌姝美与妙容相似。邬陀延王纳我为后。作是愿已即便命终托娠夫人。时经九月初诞之际室满光明。因名吉祥慧。忆前生事。年渐长大。宿殖信心。具寿阿难陀次行乞食遇至其舍。时吉祥女顶礼足已白言。圣者愿持我语敬礼世尊并诸圣众。少疾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时阿难陀。还住处已。持吉祥慧语。为礼世尊及诸大众申问讯已。

佛告阿难陀。汝识彼吉祥慧不。白言不识。佛言。彼是妙音园中供养使女。由供养僧发愿力故。还生妙音长者家。广说乃至既长成已。于高楼上望邬陀延王。王遥见之谓是无比。遂召长者问曰。何故宅内久藏无比。答曰不是。王不信语重问是谁。答曰。是我之女。王曰。随其是非当娉与我。遂具盛礼迎娶后宫。与五百婇女以为给侍。时吉祥慧欲见世尊及苾刍众。便白王知。王随其意。即办供养请佛僧众。欲于七日受食宫中。王自亲往。既至佛所具威仪已白佛言。世尊。吉祥慧请佛及僧宫中受食。佛默然受。王礼而去。还报夫人令办种种上妙美食。往白时至。世尊不去。令舍利子与众俱行。既至王门不敢辄入。王命令进。舍利子作是念。世尊制戒不许辄入宫门。今得王教复不许违。

佛以此缘或容开许。即入宫内安置坐定。时吉祥慧夫人及王。自手持奉上妙饮食。食已听法。即于座上夫人获预流果。经七日已僧众辞去。诸苾刍既至佛所。礼佛足已述如上事。佛告舍利子。善哉我未开许汝已知时。汝等当知。前是创制此是随开。为诸苾刍重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明相未出。刹帝利灌顶王未藏宝及宝类。若入过宫门阃者。除余缘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邬陀夷。余义如上。明相未出者谓天未晓。有三种相。王及宝等并如前说。宫门阃者有三种别。谓城门王门宫门。过者谓足越也。除余缘故者除得胜法。如舍利子等。释罪如上。此中犯者其事云何。苾刍未晓未晓想。及疑越城门者得恶作。晓未晓想。疑亦得恶作。王门亦尔。若越宫门想疑本罪。次二句恶作。次二句无犯。若王王妃及太子大臣唤亦无犯。又无犯者谓最初犯人。或痴狂心乱痛恼所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九 诈言不知学处第八十三

尔时薄伽梵。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佛告诸苾刍。半月半月应说波罗底木叉戒。时诸苾刍奉教而说。六众苾刍听戒之时作如是语。具寿我今始知是法在戒经中说。诸苾刍报曰。岂可具寿于半月半月说戒经时不听闻耶。六众答曰。我今岂可唯听说此更无余事。于诸欲境亦复思量。诸苾刍白佛。佛言。此等愚人轻慢学处。乃至我观十利。为诸弟子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半月半月说戒经时作如是语。具寿我今始知是法戒经中说。诸苾刍知是苾刍若二若三同作长净。况复过此应语彼言。具寿非不知故得免其罪。汝所犯罪应如法说悔。当劝喻言。具寿此法希奇难可逢遇。汝说戒时不恭敬不。住心不殷重不。作意不一想不。摄耳不策念而听法者。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余义如上。说戒经时者。谓从四他胜乃至七灭诤法。相次而说诠其要义。我今始知等者。谓六众苾刍与余苾刍屡同听戒。而彼故言我不知者。意欲令他心生忧悔故。谊恼时众故。诸苾刍当劝喻言等者。明不恭敬等有所亏失故。此中犯相者。苾刍见说四他胜时。如是乃至十三残罪七灭诤法。作如是说者一一说时。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实不了知如愚痴人者。说实无犯。又无犯者广说如上。

作针筒学处第八十四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有一工人。名曰达摩。善牙骨作。先于无衣外道心生敬信。因来寺中就乞食苾刍。而听法要。遂于佛教深起信心。复为演说七有事福业。彼既闻已作如是念。我先无知归露形者。彼以拔发为业苦身修行。既处邪边靡涉中道。我今宜应弃彼为教契想真宗。现在当来冀希津济。然我家业贫窭难修福业。宜可自励役已惠人。即便以自工巧告诸苾刍曰。我善牙作。若须针筒我当施手。时有苾刍令造象牙针筒。奇巧可爱。余苾刍嗟叹惊讶复令其作。如是转展乃至多人。匠者象牙因斯罄尽。复令骨作骨尽。用角角复终尽。时彼工人因致贫困。衣不掩形食不资口。时露形者见而告曰尔于昔时归依我等家道丰赡。今依剃发遂致困穷。以此察之孰为胜侣。时诸少欲苾刍。闻是语已共生嫌贱。云何苾刍使他工人不知量度。以至贫穷复致讥丑。以缘白佛。

佛告诸苾刍。广如上说。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用骨牙角作针筒。成者应打碎。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谓此法中人。其骨牙角如事可知。有二种针筒。一筒子二合子。若用骨牙角作者。二皆不许。若自若他并不应作。若成者即应打碎。其罪说悔。其所对之人应问云。尔针筒打碎未。若不问者得恶作罪。问以方悔。苾刍应用竹苇为筒。或毡片等以安其针。时可数看勿令生垢。此皆无犯。又无犯者广说如上。

作过量床学处第八十五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时有苾刍人间游行。至逝多林门日暮门闭。即于门屋下坐短脚床。既洗足已敛身入定。有蛇爱冷在床前住。见苾刍垂头遂螫其额。因致身亡。遂生三十三天端拱而坐。时天帝释遣五百婇女而为给侍。天女璎珞出妙音声。能令闻者心生爱乐。时彼天子虽闻其声不相观视。弹指告言。姊妹何因恼我。天女见已嗟叹奇异。遂以其事往白帝释。天主报曰。汝等可持大镜安在彼前。女便置镜。时彼天人方睹自身。具诸璎珞周匝严饰。深生厌离说伽他曰。

于此世间中 人身最难得

正信如来教 出家为更难

如斯难遇事 而我已曾得

云何丧法眼 堕于牢狱中

我不得正见 终不受欲乐

由斯障解脱 当沦于恶趣

我居天女内 如被鬼神围

入此愚痴林 云何当出离

法尔诸天初生之时得三种念。我于何处死。今于何处生。复由何业力。即便观知从人中死。生在三十三天。由净持戒善业所感。作是念已。时诸天女告天子曰。大仙。今可往礼帝释。方与我等共为欢戏。天子答曰。姊妹天主帝释者。已能远离染嗔痴耶。白言未离。天子曰。姊妹我昔归依大师世尊。离染嗔痴而行礼敬。云何今时礼具三毒。姊妹颇有因缘能令帝释礼敬我不。天女答曰。有胜苑园名为妙地。中有住处是天仙所居。若在其中而出家者。帝释自往申其礼敬。是时天子于天婇女作鬼神想。弃之而去。往妙地中天仙住处。于彼众内而为出家。尔时帝释闻是事已。诣苑园中躬申礼敬。称善而退。天子自念我若不往礼觐世尊。即受天乐者是所不应。今我先当礼世尊足是时天子。以

天四花置衣裾内。诸妙璎珞具庄严身。犹如壮士屈伸臂顷。于天宫没现逝多林。由彼天光威神力故。光明赫奕周遍照曜逝多园林。诣世尊所顶礼双足。即以天花布在佛前虔诚供养。绕佛三匝在一面坐。以妙伽他请世尊曰。

我居天女内 如被鬼神围

入愚闇稠林 云何修出离

世尊告曰。

有妙平直道 去处无所畏

法忍为大牛 牵车无乱响

惭愧充机褥 专念为侍从

智慧御车人 正见令前导

若有善男女 乘此安隐车

一心无异缘 能至最胜处

尔时世尊。观彼天子意乐根性。随机说法令得开悟。即于座上以金刚智杵。摧破二十种萨迦耶见山。得预流果。既见谛已白佛言。世尊。由佛令我于诸难中得解脱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及诸天众。沙门婆罗门亲友眷属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大善知识故。于地狱傍生饿鬼趣中拔济令出。安置人天胜妙之处。尽生死苦得涅槃道。干竭血海超越骨山。无始积集。身见之山。以智慧杵而摧破之获得初果。我今归依佛法僧宝。始从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学处不杀生乃至不饮酒。唯愿世尊证知我是邬波索迦。即于佛前说自庆颂曰。

我由佛力故 永闭三恶道

得开天妙门 长升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净眼

证见真圣道 超过有海岸

佛超于人天 离生老死过

有海中难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庄严身 欢心礼佛足

右绕除怨者 今往赴天宫

尔时彼天于生死中得未曾得礼佛足已更以天花至诚供养。便往天宫忽然不现。时逝多林授事苾刍。至天晓已便开寺门见彼苾刍在小床上端坐命终。复见毒蛇住其床下。即以此事往白世尊。世尊告曰。可为焚烧。复告诸苾刍曰。不应下小床上而为寝卧。亦不应床前洗足。违者得越法罪。时六众苾刍闻是制已。遂作高床脚长七肘缘梯上下。诸婆罗门居士等见生嫌贱。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我今以此为缘。为诸苾刍广说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大小床。足应高佛八指。若过作者应截去。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时具寿邬陀夷身形长大。坐彼床。时颏拄着膝。苾刍白佛。佛言前是创制此更随开。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大小床。足应高佛八指。除入楪木。若过者应截去。波逸底迦。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作大小床者。谓自作使人造。此大床及小座时。应高佛八指者。佛谓大师。此之八指长中人一肘。除入楪木者。除床脚入楪木。此非是量。若过作者。谓量若过应可截去。堕罪说悔如前应作。此中犯相者。若苾刍若为僧作若自为作。过八指量者应截去。其罪说除。对说罪者应可问言。床脚截未。若不问者得恶作罪。其罪不应说悔。若依量作者无犯。又无犯者广如上说。

用草木绵贮床学处第八十六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邬波难陀分得大床。以木绵贮安衬而卧。有老苾刍从他处来。合与卧具。其授事人随次分与。至邬波难陀房。为彼年老并合得床。邬波难陀便去衬物分散木绵。令其寝息。苾刍卧已。天晓出房身衣总白。诸苾刍见报言。上座岂可卧在苇苫积中耶。具以上缘告诸苾刍。诸苾刍白佛。佛言。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以木绵等贮僧床座者。应撤去。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邬波难陀。余义如上。言贮物者有五种。一木绵二草绵三蒲薹四劫贝五羊毛。若复苾刍以五种物自贮教人贮。皆得堕罪。罪应说悔。此中犯者。苾刍若僧私床座。以木绵等而散贮者。皆得堕罪。絮应撤去。罪应说悔。对说罪者应可问言。絮撤去未。若不问者得恶作罪。其罪不应说悔。广说如上。

过量作尼师但那学处第八十七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如世尊说。汝诸苾刍。若受用僧伽卧具。及余人物乃至私物。应用衬替。苾刍不识其量遂便大作。小者弃掷。或嫌长短。作务烦多常有营为。妨修善品。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尼师但那。当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二张手广一张手半。若过成者截去。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学处已。具寿邬陀夷身形长大。每至卧时为护卧具。故于其足边以诸树叶而为衬替。世尊因观房舍见叶狼藉。问知事已告诸苾刍曰。前是创制。此复重开。广说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尼师但那。当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二张手广一张手半。长中更增一张手。若过作者应截去。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者此法中人。尼师但那者谓敷具也。若自作使人皆悉同犯。应量者如文可知。若佛一张手当中人三张手。总长九张手合有四肘半。广一张手半者当中人四张手。复有六指(此中制意者尼师但那本为衬替卧具恐有所损不拟余用然其大量与自身等顶上余有一磔手在斯乃正与卧具相当又复佛望余人身有三倍言二倍者盖是部别若依二倍即尼师但那其量全小不堪替卧敷地礼拜不见有文故违圣言谁代当罪细论可不广如余处)若苾刍不依此量而过作者物应截去。罪应说悔余问答等并广如上说。

作覆疮衣学处第八十八

佛在给孤独园。如世尊说作覆疮衣。苾刍不知当云何作。其量过大或时大小。诸苾刍白佛。佛言。乃至应如是说。若复苾刍作覆疮衣。当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四张手广二张手。若过作者应截去。波逸底迦。若复苾刍等义如上说。覆疮者谓覆身疮疥也。其佛张手及有过截。并说罪等广如上说。

作雨浴衣学处第八十九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三月夏安居时。毗舍佉鹿子母往诣佛所。礼双足已在一面坐。佛为说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时毗舍佉即从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愿佛及僧明当就舍受我微供。尔时世尊默然而受。时毗舍佉知佛受已。顶礼佛足奉辞。而去。既至舍已。即于其夜备办种种上妙饮食。佛于其夜天将晓时。便于东方见多云起。形如圆钵遍满虚空。如是之云能降大雨充满沟渠。尔时佛告阿难陀曰。汝今宜往告诸苾刍。今此云起必降洪雨。此雨沾濡有大威力。若洗浴者能除众病。若诸苾刍乐欲洗者。可于空地随意洗浴。阿难陀既受教已。具以佛语告诸苾刍。时诸苾刍悉于露地雨中立洗。时毗舍佉母饮食办已。敷设座具安净水瓮。令其婢使往逝多林。请佛及僧白言时至。婢到门所觅诸苾刍。

时诸苾刍闭门而浴。婢于门隙遥见苾刍露形于寺中浴。便作是念。此中不见苾刍皆是露形外道。即便归舍白其母曰。我于寺内不见一人是苾刍者。但见露形外道立洗雨中

。时毗舍佉便作是念。今日天雨圣众多在雨中露形而浴。非是外道。便遣余人往扣门唤。白言圣者。毗舍佉母令白时到。尔时佛与大众着衣持钵。诣毗舍佉处既坐定已。先行净水次下美食。种种珍羞无不备具。众既食了受水齿木。净澡漱已皆收钵器。时毗舍佉即于佛前以瓶注水。听说发愿竟。前礼佛足白佛言。世尊唯愿慈悲许我微愿。佛言随汝所求。欲作何愿。毗舍佉曰。我有八愿。一者欲施苾刍众雨浴衣。二者欲施苾刍尼众雨浴衣。三者客苾刍来先我舍食。四者将行苾刍。当于我舍食已而去。五者有病苾刍我施饮食。

六者看病苾刍我亦施食。七者有病苾刍须医药者。我当给施。八者常施僧粥。佛告毗舍佉曰。汝以何缘施雨浴衣。答言。大德今日时至。令婢诣门见诸苾刍露形而浴。谓是外道。大德我缘此故施雨。浴衣。令诸圣众遮身洗浴。又毗舍佉。汝以何缘施苾刍尼雨浴衣。答言。大德我忆曾见诸苾刍尼。在河水中露身而浴。诸俗讥耻出嫌诮言。为此施衣令障形丑随处而浴。又毗舍佉。汝以何缘施客苾刍新来者食。答言。大德诸新来者未善委知乞食次第。又复疲劳须食美食。是故我施。又毗舍佉。汝以何缘施将远行苾刍饮食。答言。大德行侣苾刍若乞食时。恐失其伴。故我施食。又毗舍佉。汝以何缘施病苾刍食。答言。大德诸病苾刍不得食者。病便增剧。是故我施。又毗舍佉。汝以何缘施看病者食。

答言。大德若看病人行乞食者瞻侍便阙。汤药所须有乖时节。是故我施。又毗舍佉。汝以何缘施病苾刍所须医药。答言。大德若无医药病即难差。长时带患废修善品。是故我施。又毗舍佉。汝以何缘施苾刍僧粥。答言。大德若诸苾刍不食粥者。被饥渴逼。是故我施。尔时毗舍佉。复白佛言。世尊我闻某处苾刍命过。佛记彼人得预流果。有记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大德彼诸圣人颇曾来至室罗伐城。受我供给供养不佛。言曾受。若曾受者我所施福。由是因缘必定当得福智圆满。佛告毗舍佉。善哉善哉。汝所施福功德圆满。时毗舍佉。即从座起礼佛而去。佛以此缘告诸苾刍。我听诸苾刍畜雨浴衣随处洗浴。时诸苾刍不知其量。太长太狭。佛言不应如是。当应量作。广说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作雨浴衣。当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六张手。广二张手半。若过作者。应截去。波逸底迦。

若复苾刍等并如上说。雨浴衣者。谓天雨时用。若自作教人。当应量作。长广如文。若过者得罪同前。说悔问答广如上说。

同佛衣量作衣学处第九十

缘处同前。时邬波难陀与佛等量作衣。但披一边余聚肩上。诸苾刍见谓是新客欲为解劳。报云。我非新至。同佛衣量作支伐罗。苾刍讥嫌。云何作此过量之衣。以缘白佛。佛言。我因此事。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同佛衣量作衣。或复过者波逸底迦。是中佛衣量者。长佛十张手广六张手。此是佛衣量。若复苾刍者邬波难陀。佛衣者大师衣也。长佛十张手。当中人三十张手有十五肘。广六者当十八张手有九肘。或复过此皆犯堕罪。余广如上说。

四波罗底提舍尼法

摄颂曰。

非亲尼自受 舍中处分食

不请向学家 受食于寺外

从非亲尼受食学处第一

佛在王舍城竹林园中。尔时得叉尸罗城有一长者。娶妻未久便诞一女。身有三德如青嗢钵罗花。一者身黄金色犹如花须。二者目绀青色犹如花叶。三者香气芬馥犹如花香。生三七日诸亲集会欲与立名云此孩子身如青莲花。应与立字名青莲花。年既长大娉与同城长者之子。命来入舍。未久之顷青莲花。父遇疾而终。其母后时不能守志。遂与女婿私密交通。其青莲花先生一女。年在幼稚。忽于屏处见母与夫共行非法。因发嗔怒。便持幼女而告夫曰。汝无赖物何不共此行非法耶。便掷木上。因损女头见有血出。青莲花忿而不顾。遂以巾覆头。出求行伴。见有商族向未度城。即入营中相随而去。于时商主见青莲花仪貌端正。问曰。尔属于谁。答言。若有能以衣食共相济者。我当属彼。

商人便给衣食纳以为妻。将至本家共居既久。商主赍货还向得叉尸罗城。同伴知友语商主曰。有财不乐。欲待何时更觅端妍共为婚娶。商主答曰。若有得与青莲花仪容相似者。方可为婚。其同伴曰。某家有女倍胜青莲。便共往观。称可其意。即备婚礼纳以为妻。归未度城相随而去。去家不远遂留少妻并留半货。既至舍已。妻曰。货何少耶。报曰。我被贼夺。妻曰。何不急觅。报曰。我今为此欲往追寻。商主去后。友人来问。商主何之。报曰。云去寻贼。友人曰。非关寻贼。只为寻妻。具以其事报青莲花。不久商主还来归宅。青莲花曰。君非遭贼故诳于我。既有别妇何不将来。夫曰。室有两妻无暇饮水。恐有斗诤故不将来。报曰。我能容忍必无忿竞。若年与我相似看如姊妹。

若全少者视之如女。其夫受言遂迎少妇归宅。青莲花闻是同乡特钟慈念。曾于暇日便与少妇梳理头发。见其头上有一疮痕。问曰。汝此疮痕因何致损。少妇报曰。我小不忆。闻家中说。为孩子时。母因有事共父相嗔掷我木上。当时被损故有此痕。复更问曰

。住在何坊门户何向。女便具告。青莲花的知是女深自感伤。作如是念。此既我女。欲如之何。往时与母同婿。今复共女同夫。呜呼哀哉。何恶之甚。即复以巾覆头更求舍离。觅同行伴往广严城。既至彼已不作淫女。但与人私通。未久之间人皆共美。时诸淫女俱至其舍告言。尔偷我法以自活命。而不与我言义交通。即掣帔巾强曳而去。俱来问曰。汝有何术能诱多人。答曰。亦无别术。若有少年但令我见无不随者。诸女曰。若如是者。

今此城中有一卖香男子。作不净观成。于诸女人久生厌离。若能坏彼行。我等立汝为淫女中尊。若不坏者。当罚金钱六十。问诸女曰。彼是丈夫不。答言是。若尔彼何足牵。即近彼而住。诈设种种爱夫方便。令其使女就买涂香。复买诸药。云为夫主身患所须。彼卖香男子闻是事已。念此女人必是贞谨。乃于夫处能为尽心。遂生爱恋。青莲花遂诈云夫死。悲号恸哭。于卖香者门前而过。彼男子见倍生爱着。广说乃至。终被此女坏其观行。诸淫女等共见嗟叹。遂即立为淫女中尊。既与卖香男子久事还往。因即有娠。时广严城东西两门各有守门男子。因相爱念共作是议。我之二人交欢日久。若生男女必为婚娶。时青莲花未久之间便诞一子。遂作是念。我若养儿身不清净。恐诸男子嫌污不来。

我今宜可弃此孩儿。即以孩儿授与使女。并授灯明。告曰。汝可持此置于道中。屏处伺看谁将儿去。是时使女弃近东门。并安灯火。时守门者遥见灯明。来就观察乃见孩子。持归与妇告曰。宜善恩育当为汝子。时守门者便作大会。告及宗亲云我妇生子。其西门人闻东门人生子。便将礼直就之庆贺。其青莲花复于后时又生一女。同前思念不自收养。令其使女夜弃西门。时守门人同前收养为庆乐事。二家男女皆并成立。其东门子因节会时。为诸友朋命同游赏。共以六十金钱与青莲花。同往芳园而为欢戏。众共立制。若于今日不同集者罚金钱六十。其东门子不乐同欢。诸人欲罚。为无钱物俯仰相随。既与交欢因生爱重。将青莲花入舍同住。时广严城众皆议曰。云何守门之子将众淫女独纳家中。

彼东门子闻是语已忏谢诸人。厚设欢会因娶为妇。其东门人报西门人曰。尔女长成可遂前要。报曰。汝男今娶淫女何事求婚。答曰。纵娶多妻斯亦何过。彼便随要以女娉之归东门宅。尔时尊者大目乾连来至其舍。告新来女曰。汝今知不。汝夫旧妇是汝之母。汝夫主者即是汝兄。勿复于此更相嫉妒。令汝因斯广生恶业。作是语已舍之而去。后于异时青莲花复生一子。时西门女抱此孩儿门前戏弄。时有相师婆罗门。来至其所。以颂问曰。

汝容如妙花 于三宝深信

所弄之孩子 与汝有何亲

时彼女人即便以颂答曰。

婆罗门善听 此是我之弟

亦是兄之子 亦复是我儿

复是夫之弟 此父是我父

亦父亦为夫 圣者慈悲告

时婆罗门闻已笑而舍去。时青莲花室中闻语。怪其所以问使女曰。此女抱儿与婆罗门何所论说。时彼使女具以其事告青莲花。时青莲花闻是语已便作斯念。我由何业前与母同夫。后与女同婿。今以儿为婿。又共女同夫。作是念已。投身靡地不胜惭耻。即便出舍觅王城伴。弃之而去至王舍城。停息未久。时此城中有五百人常共游集。闻青莲花共相谓曰。彼女姿容世间希有。今来至此。可命同欢。即以五百金钱与青莲花。携至芳园耽乐而住。时尊者大目连知青莲花堪任受化。诣彼园内树下经行。时彼众中有一少年。告青莲花曰。汝见彼尊者不。有大威神戒行清洁。贪欲淤泥不能染污。汝能令彼生染心不。青莲花曰。此何足言。曾有卖香男子不净观成。我亦令彼情生染着。况复此耶。诸人报曰。圣者坚固汝不能动。时青莲花至尊者所。现诸娇态以身相逼。尊者踊身虚空。以颂告曰。

汝将可厌骨锁身 周遍筋脉相缠缚

元由精血所成就 依他活命来轻我

皮囊不净常充满 昼夜入出无停息

九孔恒流疮不差 纵横秽气镇盈躯

若使诸人悟知此 如我识汝身不净

譬如夏厕不可近 弃之远去心无著

由彼盲冥无慧目 常被愚痴翳所覆

为此心迷爱乐汝 犹如老象溺深泥

时青莲花目睹尊者神力希奇。于自己身审知不净。遥礼尊者而说颂曰。

我知可厌骨锁身 周遍筋脉相缠缚

元由精血所成就 依他活命辄相轻

我身不净常充满 昼夜入出无停息

九孔恒流疮不差 纵横秽气镇盈躯

若彼诸人体识此 如大圣者知不净

譬如夏厕不可近 弃之远去心无著

由彼盲冥无识知 常被愚痴之所覆

为此心迷爱乐我 犹如老象溺深泥

唯愿大圣纵身下 为我演说微妙法

于最胜教求出家 发愿常修离欲行

时大目连为愍彼故纵身而下。观机说法令见真谛。既得果已顶礼尊足求哀出家。往诸人处还彼金钱共相愧谢。诸人随喜一时俱来礼尊者足。时大目连将青莲花诣世尊所。顶礼足已具述其事。尔时世尊为青莲花以书告室罗伐大世主苾刍尼。与其出家便令教诲。敕青莲花随书而往。时影胜王遣人送至室罗伐城。既至彼已诣大世主所。出家受学策勤不息。未久之间得阿罗汉果。佛所称赞于苾刍尼中有大神力最为第一。尔时佛告诸苾刍。汝等当观生死海中轮回不定。谁非父母谁非男女。及余亲识如青莲花。现见如是于亲族中共行非法。况隔生耶。非证圣果沉沦靡息。是故汝等。于三界中勤求出离如救头然。世间欲境无厌足期。当速舍离修无常想作臭尸想。昼夜系心应如是学。时诸苾刍咸皆有疑。请世尊曰。以何因缘青莲花尼身具三德不乏男子。于己亲处常为杂乱。既出家后得阿罗汉果。于神力中佛赞第一。世尊告曰。汝等善听。此青莲花尼因缘。乃往古昔有一商主。持诸货物求利他方。其妇于后被烦恼逼欲火烧心。去之不远有淫女舍。每见男子入彼家中情生爱乐。问一老母曰。作何福业于所求事皆得称心。老母曰。于胜上人行业成就者。奉其饮食并诸供养。于所求事皆得遂心。时有独觉圣者。老母令其饮食供给。以青莲花奉持供养。彼见神变女生深信。即发愿言。以我此福于未来世得端严身。如青莲花色香圆满。随念所求男子无阙。乃至获大神力遭遇大师亲得承事。又复前身数为媒媾。令他父母兄弟姊妹男女之属共行非法。由供养发愿故得胜妙身如花三德。于诸男子无阙乏时。由媒媾亲属今者于亲受斯恶报。复由愿力得值目连。而遇于我舍俗出家成阿罗汉。如是应知。

佛在室罗伐城。时青莲花苾刍尼既得果已。敬重三宝常发是愿。初乞得食将奉僧众。次乞得者以充自食。便于他日先食奉僧。次拟自啖。见乞食苾刍空钵而去。即以己分持施彼人。一日之中绝食而住。复于明日初食奉僧。次欲自食。邬波难陀亦来乞食。见青莲花便作是念。此苾刍尼但于僧众而兴供养。亦有普意该别人耶。我今应试即就索食

。尼心殷重阙己济人。还持己分奉施尊者。同前绝食。至第三日触热巡门。身体饥羸闷绝于地。时有外道俗人。见已作如是议。我闻青莲花离欲得果。如何今时见释迦子颜容端正。起欲染心投身蹙地。时诸苾刍闻共讥嫌。以事白佛。佛言。我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于村路中。从非亲苾刍尼自手受食食。是苾刍应还村外住处。诣诸苾刍所各别告言。大德。我犯对说恶法。是不应为。今对说悔。是名对说法。

若复苾刍者谓邬波难陀。余义乃至非亲并如上说。苾刍尼者谓在此法中。村路中者谓在途中。自手者亲自受取。食者谓是二五啖嚼之类。又食者吞咽入喉。是苾刍者谓犯过人。村外住处者谓至寺处。诣苾刍所者谓寺中人。各别告者谓别别对说。我犯恶法者。谓不善法所不应为发言告白。此中犯者。若苾刍于非亲尼作非亲想疑。于村巷中自手受取五啖五嚼而食咽者。皆得对说罪。若是亲尼作非亲想疑。得恶作罪。无犯者广如上说。

受苾刍尼指授食学处第二

佛在室罗伐城给孤独园。时遭俭岁乞食难得。六众苾刍被饥所苦。往十二众苾刍尼处。时彼见已便请小食。六众不受。告言。诸妹。汝若请我及诸大众正食之时。汝当指授令彼施主多与我等美好饮食。我当食之。时有施主。请佛及僧就舍而食。诸苾刍往。世尊不去。为制戒故。众僧食时吐罗难陀尼告施主曰。此圣者难陀是释迦子舍俗出家。善闲三藏是大法师。可多与美好饮食。并余五人悉皆赞叹。时彼施主于六人处数倍多与。令诸苾刍并多绝食。时彼施主知其非法无均等心。遂生讥骂。时取食人具以此事白佛。佛言。我制学处。乃至应如是说。

若复众多苾刍于白衣家食。有苾刍尼指授此苾刍应可多与美好饮食。诸苾刍应语是苾刍尼言。姊妹。且止少时待诸苾刍食竟。若无一人作是语者。是诸苾刍应还村外住处。诣诸苾刍所各别告言。大德。我犯对说恶法。是不应为。今对说悔。是名对说法。众多苾刍者。谓二三人已去。白衣家者谓四姓等家。食者谓受请食。尼谓吐罗难陀。指授者谓处分事。此苾刍应可多与美好饮食者。谓是过量与食。诸苾刍等者谓出呵止言。若无一人者谓极少限齐。皆得本罪。应还村外住处等者。指说悔法。广说如前。此中犯者。若苾刍食在上阁。复有食在中阁。于上阁处有苾刍尼指授其食。彼苾刍乃至一人应为呵止。若不呵者诸苾刍犯对说法。其中阁苾刍应问上阁。有呵苾刍尼不。不问而食。皆得恶作。若苾刍在阁下食。有在门屋中食者。若于阁下尼指授时。准前呵止。不问者得本罪。门屋下人准中棚问。不问恶作。又若苾刍从门屋出。复有苾刍从外而至。闻指授声应问出者。有人呵苾刍尼不。不问而食。得恶作罪。如是应知。一施主家多处而食。

尼指授处皆得本罪。余悉犯轻。或上或下准事应知。若其施主缘为此尼施僧食者。尼虽指授苾刍无犯。或虽指授情无简别。或见不得食令其与者。并皆无犯。又无犯者广如上说。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十 学家受食学处第三

尔时薄伽梵在广严城。于此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师子。先事外道。因诣佛所听受法故获得初果。见营田业多有过失。即皆弃舍于三宝所深起信心。意乐淳善常乐惠施。由施三宝以至贫穷。时舍利子与大目连。从他方来至斯住处。时师子长者二俱延请明当就食。诸婆罗门居士见起讥嫌作如是语。师子长者。归外道时家产巨富。信苾刍后顿至贫穷。衣不掩身食不充口。故知释子非归依处。舍利子大目连闻是语已。便往白佛。佛言。汝诸苾刍。应可为彼师子长者作学家白二羯磨。更有余类亦应为秉。如常集僧应令一人作白羯磨。应如是作。

大德僧伽听。此师子长者信心殷重意乐淳善。随其所有悉皆惠施。于三宝所曾无吝心。诸有求人亦皆给与。由是衣食悉皆罄尽。若其僧伽时至听者僧伽应许。僧伽今许。与师子长者作学家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应作。若苾刍知僧伽作学家羯磨已。不应往彼受其饮食床座卧具。及为说法。时二尊者虽曾受请。知众作法不往赴食。佛言。若受请者就食无犯。二人便往赴请。六众见去作如是语。彼初见谛亦常请我等。我今合往受彼饮食。既至彼已。饮食不充。所食之分悉皆食尽。童儿啼泣。诸俗讥嫌苾刍呵厌。云何苾刍知彼学家众为作法。仍往彼舍受二五食。世尊因此广说乃至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知是学家僧与作学家羯磨。苾刍先不受请便诣彼家。自手受取珂但尼蒲膳尼食。是苾刍应还村外住处。诣诸苾刍所各别告言。大德。我犯对说恶法。是不应为。今对说悔。是名对说法。

如是世尊制学处已。时师子长者妇告其夫曰。因何圣者久不见来。师子答曰。僧伽知我家生贫乏。众作羯磨制不许来。妻曰。若如是者。即是僧伽与我家中作覆钵羯磨。我之福业因何得生。时彼长者即以其事往白佛。佛言。汝等苾刍从今以去。向师子舍受用床座。并为说法者无犯。时诸苾刍往彼舍时。空钵而入空钵而出。其妻见已情生悒叹面带忧色。时诸苾刍以事白佛。佛言。苾刍不应空钵而入。时诸苾刍奉佛教已。乞得钵食持入其舍。苾刍食时诸小男女情希残食。苾刍不与。遂便啼泣。以事白佛。佛言。应与。苾刍以全饼果与之。男女得已便持出外。诸外道见问曰。汝于何处得好饼果。报言。圣者与我。外道曰。师子受分回与野干。以瓶注瓶更相供给。苾刍闻已白佛。佛言。不应与全饼果。可碎而与。家人有持叶与苾刍藉钵。苾刍不受。佛言。应受。时广严城

栗姑毗等。见长者家财食罄乏。遂遣佣人助力耕垦。昔时所废之地。地既停久沃壤异常。所费不多成实数倍。未久之间衣食丰赡倍胜于前。时彼长者既见家道隆盛思仰福田。往诣佛所请解羯磨。佛便听许。佛教长者曰。应入寺中具以其事白上座知。令鸣捶集众。于上座前向众礼拜。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听。我师子于三宝所深起信心。意乐淳善常乐惠施。由施三宝故以至贫穷。由此僧伽哀愍我故为作羯磨。令诸圣众不入我家。我今财食还复丰盈。然我师子先得众法。今从大众乞解羯磨。唯愿为我解羯磨法。慈愍故。三说。如是白已礼众而去。是时大众应令一人准所为事作白四羯磨应解。既作解已。诸苾刍众如昔还往。随受供养并皆无犯。若复苾刍者谓六众也。余如上说。学者谓信三宝证得见谛。家谓四姓。僧谓世尊弟子。羯磨者谓白二法。于如是家先不受请。辄往受食者得罪。此中犯者。于如是处受二五食。啖咽之时同前得罪。其说悔法如上。若得解法食皆无犯。又无犯者广如前说。

阿兰若住处外受食学处第四

佛在劫比罗伐窣睹城多根树园。于此夏安居。时诸释子知诸苾刍前安居了。于八月十四日俱往佛所。礼佛足已白佛言。世尊。明日圣众夏了。我等送食来至住处。愿佛及僧慈愍纳受。世尊默然。时诸释子知佛受已礼佛而退。便于明日以好饮食满车载去。令诸使女随从而行。既至半途诸贼来劫。贼帅令曰。其释迦女勿为劫夺。不用其言皆夺衣服。形露羞耻入草潜形。时六众苾刍怪食迟至。共相谓曰。我等当行乞食无宜久住。行至中途见诸饮食载满车乘。即便大唤谁在此中。时诸释女在草丛内遥告之曰。我被贼劫露体无衣。所有饮食随自取啖。六众报曰。汝何不出。答曰。我现无衣如何相见。报曰。汝身支分我悉曾观同汝己亲。何事羞耻。可宜速出授我饮食。诸女遂出露形授食。是时六众饱食而去。

时诸释迦子随后而来。见诸女被劫即皆四散。讨觅贼徒执捉将来欲加苦害。诸女告曰。贼帅无心令劫夺我。诸人遂放。于时贼帅求请释迦子曰。仁等慈悲恩流普洽。宁容杀此无识之辈。幸能释放存彼微生。时释迦子皆放令去。遂将饮食往至寺中与苾刍食。诸释女等于六众处不与好食。释子问曰。何意行食不为平等。报曰。此皆食讫。问曰谁当先与。报言。我与。彼怪覆问。女皆具答。释子闻已极生嫌贱。时诸释子告苾刍曰。圣者。何不于险路处令人告知。我等备拟免被贼盗。苾刍以事白佛。佛言。于险林处应差苾刍。五法成就令其看守。无爱恚怖痴善知道路先应问能以事劝喻。若言能者。以白二法而差遣之。应令一人准所为事作白羯磨。佛告诸苾刍。其看守苾刍所有行法我今当说。看守苾刍于寺四边半踰膳那内。悉应观察。若有怖处应可放烟。或悬幡帜或于路中横布树叶。或书字告知。若无怖处应悬白幡。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恶作罪。若看守人

饥须食者。于小食时随情食饭。须伴应与。时诸苾刍闻彼六众寺外林中险怖之处。令露形女授与饮食。共生嫌耻具以白佛。佛言。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若复苾刍在阿兰若恐怖处住。先无观察险难之人。于住处外受食食者。是苾刍应还住处。诣诸苾刍所各别告言。大德。我犯对说恶法。是不应为。今对说悔。是名对说法。

若复苾刍者谓是六众。阿兰若义如舍堕中说。无观察者。谓未差遣看守之人。住处外者谓在寺外。食有二五。亦如上说。此中犯者。苾刍于险怖处无看守人。作无看守想疑。皆得本罪。次二句轻。后二无犯。若于险处有看守人。食时无犯。又无犯者广如前说。

众多学法

佛在婆罗疸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时五苾刍虽复出家尚同俗服。威仪容饰甚不端严。尔时世尊作如是念。过去诸佛云何教声闻众着衣服耶。是时诸天前白佛言。如净居天所著衣服。世尊即以天眼观知如诸天所说事无差异。即告苾刍曰。汝从今后应同净居天圆整着泥婆珊。

时六众苾刍着衣太高。净信婆罗门等见不齐整。便生讥诮作如是语。此诸苾刍衣不齐整同无耻人。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不应太高着衣。应当学。六众闻已着衣太下。俗复讥嫌。佛言。不应太下着衣如新嫁女。应当学。或时当前长垂犹如象鼻。诸俗讥嫌。佛言。不应当前垂下。或时腰边细襵。诸俗讥嫌。佛言。不应如多罗叶着衣。应当学。或时撮聚一角反摩腰边。犹如蛇头。诸俗讥嫌。佛言。不应反摩着衣犹如蛇头。应当学。或时捉其上角团内腰边犹如豆团。佛言。不应如是着衣犹如豆团。应当学。

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齐整着裙。应当学。不太高。不太下。不象鼻。不蛇头。不多罗叶。不豆团形着裙。应当学。佛言。团整着三衣。应当学。时六众苾刍着衣太高。净信婆罗门等见不齐整。便生讥诮作如是语。此诸苾刍衣不齐整同无耻人。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不应太高着三衣。应当学。六众闻已着衣太下。诸俗讥嫌。佛言。不应太下着三衣如新嫁女。应当学。或披上衣垂前一角。犹如象鼻。诸俗讥嫌。广如上说。如是世尊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齐整着三衣。应当学。不太高不太下。好正披好正覆。少语言不高视。入白衣舍。应当学。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时六众苾刍覆头入白衣舍。净信婆罗门等见覆头时作如是语。同无耻人及新嫁女。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不应覆头入白衣舍。应当学。

六众苾刍偏抄衣入白衣舍。乃至佛说不偏抄衣。应当学。

六众苾刍双抄衣入白衣舍。乃至佛说不双抄衣入白衣舍。应当学。

六众苾刍叉腰入白衣舍。乃至佛说不叉腰入白衣舍。应当学。

六众苾刍拊肩入白衣舍。乃至佛说不拊肩入白衣舍。应当学。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不覆头不偏抄衣不双抄衣。不叉腰不拊肩。入白衣舍。应当学。

佛在逝多林。时六众苾刍蹲行入白衣舍。净信婆罗门等。见蹲行时作如是语。同无耻人。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不应蹲行入白衣舍。应当学。乃至苾刍足指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说不足指行入白衣舍。应当学。

苾刍跳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说不跳行入白衣舍。应当学。

苾刍仄足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说不仄足行入白衣舍。应当学。

苾刍努身行入白衣舍。佛言。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

不蹲行不足指行。不跳行不仄足行不努身行。入白衣舍坐。应当学。

佛在逝多林。时六众苾刍摇身入白衣舍。净信婆罗门等。见摇身时作如是语。同无耻人。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不应摇身入白衣舍。应当学。

苾刍掉臂入白衣舍。佛言。不应掉臂入白衣舍。应当学。

苾刍摇头入白衣舍。佛言。不应摇头入白衣舍。应当学。

苾刍肩相排入白衣舍。佛言。不应肩相排入白衣舍。应当学。

苾刍连手入白衣舍。佛言。不应连手入白衣舍。应当学。

佛言。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不摇身。不掉臂。不摇头。不肩排。不连手。入白衣舍。应当学。

佛在逝多林。时六众苾刍在白衣舍。他未请坐辄便自坐。净信婆罗门等。见自辄坐作如是语。同无耻人。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在白衣舍他未请坐。不应辄坐。应当学。

佛在室罗伐城逝多林。时六众苾刍在白衣舍不善观察。辄尔便坐。净信婆罗门等。见在白衣舍不善观察辄坐。作如是语。同无耻人。诸苾刍闻已白佛。佛言。广说乃至为诸苾刍制其学处。应如是说。在白衣舍不善观察不应坐。应当学。

尔时世尊。过十二年方至劫比罗伐窣睹城。于第一日在王宫中食。至第二日在自宫中受其供养。佛众食时瞿卑夫人自手行食。时具寿邬陀夷不善敛身。令瞿卑夫人怪其非

法。后于异时独至宫中。夫人令坐朽床。放身而坐。床破倒地。因致讥丑。广说乃至。佛言。苾刍若于俗家坐时。不应放身而坐。可善观察。应当学。或于俗舍垒足而坐。或重内外踝而坐。或急敛足或长舒足。或露身坐。诸俗讥嫌。佛言。不应如是。当制学处。

在白衣舍不垒足。不重内踝。不重外踝。不急敛足不长舒足。不露身。应当学。

佛在江猪山。时有施主。请佛及僧就舍而食。其行食者不善用心。掇放美团。苾刍于钵不恭敬护。遂多损破。佛言。恭敬受食。应当学。

佛在江猪山。时六众苾刍入菩提长者舍乞食。长者与食满钵受饭复受羹臛。钵便溢满流落污地。因生讥耻。以事白佛。佛言。为制学处。应如是说。

不得满钵受饭。更安羹菜令食流溢。于钵缘边应留屈指。用意受食。应当学。

或食未至预申其钵。如乞索人现饕餮相。因生讥耻。以事白佛。佛言。为制学处。应如是说。行食未至勿预申钵。应当学。

不安钵在食上。应当学。

或复食时现憍慢相。犹如小儿及诸淫女。佛言。不应如是憍慢而食。恭敬而食。应当学。

或复食时极小入口极大入口。如贫乞入。佛言。不应如是不极小抟不极大抟。圆整而食。应当学。

佛在室罗伐城。时有施主。请佛及僧就舍而食。时邬波难陀苾刍与摩诃罗苾刍邻次而坐。时摩诃罗大开其口向上而望。时邬波难陀便以土块遥掷口中。报云。且食此物。佛言。不应如是预张其口。

若食未至不张口待。应当学。

佛在室罗伐城。时有施主。请佛及僧就舍而食。时六众苾刍含食言话。诸俗讥嫌。沙门释子不知惭愧。与俗不殊。共生讥丑。以事白佛。佛言。不应如是含食语。应当学。

或复至施主家。见羹菜少恐不充足。先请得羹以饭盖覆更望得。诸俗讥嫌。佛言。不应如是。不得以饭覆羹菜。不将羹菜覆饭更望多得。应当学。时有施主请苾刍食。其食过甜。六众即便弹舌相告。谓食大醋。或复其食过醋。六众即便嘬嗫相告。谓食大甜。或有施主请苾刍食。其食过热。六众即便呵气相告。云食大冷呵热方食。或有施主请苾刍食。其食过冷。六众即便吹气相告。云食大热吹气方食。此等皆是倒说其事故恼施

主。佛言。不应尔。应制学处。

不弹舌食。不嘬噉食。不呵气食。不吹气食。应当学。

或时六众受请食时。以手爬散饭食。犹如鸡鸟。或云食恶。共相毁訾或复以食填颊细细取食。或复食时啮半留半。或复舒舌舐掠唇口。佛言。应制学处。

不手散食。不毁訾食。不填颊食。不啮半食。不舒舌食。应当学。

佛在室罗伐城。时有施主。先曾归依露形外道。近生信敬归佛法僧。遂请佛僧就舍而食。时彼施主行诸饮食。及以麨团薄饼萝卜。是时六众欲讥施主。便以糗团作窣睹波像。上置萝卜覆以薄饼。遂相告曰。此是恶趣中露形外道埔刺拏塔。渐取食之。萝卜便倒。更相告曰。此是露形外道作窣睹波。今便崩倒。施主见已息归敬心。佛言。应制学处。不作窣睹波形食。应当学。

或时六众受他请食。其美好者有余着手。即便以舌重舐其手。钵亦如是。或时振手或复振钵。谓以钵水振洒余人污彼衣服。见他好衣生嫉妒故。佛言。如是等皆不应作。应当学。

时有施主饭食众僧。报言。圣者多有好食。莫多请麨。六众不信便多受糗。后见好食欲弃其糗。比坐有一摩诃罗苾刍。四顾而望。于时六众便持糗团置彼钵内。遂令溢满不暇受余。佛言。常看钵食。应当学。

时有苾刍。食持钵满。六众傍观共生轻慢。云此摩诃罗大能啖食。佛言。不轻慢心观比坐钵中食。应当学。

六众苾刍以不净手捉净水瓶。遂令诸蝇竞来附近。招致讥丑。佛言。不以污手捉净水瓶。应当学。

六众苾刍在江猪山。于菩提长者高楼上食。以洗钵水弃在好地。施主生嫌。佛言。应制学处。在白衣舍不弃洗钵水除问主人。应当学。

缘在室罗伐城。时有婆罗门孩儿遇病。有鄔波索迦是彼知识。来告之曰。孩子若病宜往逝多林中。从诸苾刍乞钵中水。令其洗沐必得平善。时婆罗门即往求水。见鄔波难陀从乞钵水。鄔波难陀便以残麨饭。内置钵水中而授与彼。彼见杂水起秽恶心。作如是语。我儿宁死谁能用此鄙恶之物而洗浴耶。以事白佛。佛言。不应以此秽水持施于人。若有人来乞钵水时。应净洗钵置清净水。诵阿利沙伽他咒之三遍。授与彼人。或洗或饮。能除万病(阿利沙伽他者谓是佛所说颂出圣教中若读诵时有大威力但是余处令诵伽他者皆此类也即如河池井处洗浴饮水之时或暂于树下偃息取凉而去或止客舍或入神堂蹈曼荼罗

践佛塔影或时己影障蔽尊容或大众散时或入城聚落或晨朝日暮礼拜尊仪或每食罢时或洒扫塔庙诸如此事其类寔繁皆须口诵伽他奉行获福若故心违慢咸得恶作之罪但以东川法众此先不行故因注言知圣教之有在其伽他者如有颂云)

世间五欲乐 或复诸天乐

若比爱尽乐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复生集

八圣道能超 至妙涅槃处

所为布施者 必获其义利

若为乐故施 后必得安乐

佛言。不得以残食置钵水中。应当学。时有苾刍。安钵地上下无儗替。招致讥丑令疾损坏。佛言。应制学处。地上无替不应安钵。应当学。时有苾刍。立洗钵失手堕地。打破其钵。佛言。不立洗钵。应当学。

时有苾刍。于危险崖岸置钵。佛言。不应尔。不于危险岸处置钵。应当学。河水急流逆以钵舉。遂令钵破。佛言。不应尔。不得逆流酌水。应当学。

六众苾刍前人坐自己立。为其说法。时有敬信三宝婆罗门居士等。呵止苾刍曰。大师世尊于无量劫勤修苦行。舍头目髓脑国城妻子。求得此法。云何仁等以逋慢心人坐己立。辄为陈说。佛言。不应尔。人坐己立不为说法。应当学。

时有病人。不能久立听法。佛言。若是病人坐卧高下。于道非道及以车乘。着靴覆头冠花缨络。持盖刀仗并着甲胄等。若是病者随何威仪为说无犯。为制学处。当如是说。

人坐己立不为说法。除病。应当学。

人卧己坐不为说法。除病。应当学。

人在高座己在下座不为说法。除病。应当学。

人在前行己在后行不为说法。除病。应当学。

人在道己在非道不为说法。除病。应当学。

不为覆头者。不为偏抄衣。不为双抄衣。不为叉腰者。不为拊肩者说法。除病。应当学。

不为乘象者。不为乘马。不为乘舆。不为乘车者说法。除病。应当学。

不为着屐靴鞋及履屧者说法。除病。应当学。

不为戴帽着冠。及作佛顶髻者。不为缠头。不为冠华者说法。除病。应当学。不为持盖者说法。除病。应当学。

缘在劫比罗伐窣睹。邬波难陀立大小便。诸俗人见共作讥嫌。作如是语。汝师世尊常怀惭耻。云何仁等得无羞愧。同彼俗流立泄不净。佛言。不应尔。不立大小便。除病。应当学。

时邬波难陀见有青草从彼乞用。他不肯与。遂服泻药。以不净盆夜洒草上。废他受用。邬波难陀往其舍。见愁忧问其故。彼具答。邬波难陀曰。是我治汝不以草施。因生讥骂。佛言。不应尔。不得青草上弃大小便及洟唾。除病。应当学。

时邬波难陀。持己故衣令浣衣人洗。彼不肯洗。便起嗔心。于彼洗衣水中故放不净。时彼不觉以手触水便污其手。遂起讥骂。佛言。不应尔。不得水中大小便洟唾。除病。应当学。

佛在室罗伐逝多林给孤独园。时城中施主。请命佛僧就舍而食。其看守人寺中守护。邬波难陀为其请食。故欲调弄不疾归还。从城出已至逝多林。于其中间步量其地可有几许。时看寺人怪其迟晚。恐日时过遂上高树企望归来。时有俗侣见而讥笑。沙门释子升上高树与俗不殊。佛言。不应尔。不上过人树。时有苾刍。为系染绳不敢升树。复有虎狼。难至亦不敢升。因被残害。佛言。不得上过人树。除为难缘。应当学。

众学法了。

七灭诤法

摄颂曰。

现前并忆念 不痴与求罪

多人语自言 草掩除众诤

佛告诸苾刍。有七灭诤法。应当修学。

应与现前毗奈耶当与现前毗奈耶

应与忆念毗奈耶当与忆念毗奈耶

应与不痴毗奈耶当与不痴毗奈耶

应与求罪自性毗奈耶当与求罪自性毗奈

耶。

应与多人语毗奈耶当与多人语毗奈耶

应与自言毗奈耶当与自言毗奈耶

应与草掩毗奈耶当与草掩毗奈耶

若有诤事起。当以七法顺大师教。如法如律而殄灭之。

忍是勤中上 能得涅槃处

出家恼他人 不名为沙门

此是毗钵尸如来等正觉。说是戒经。

明眼避险途 能至安隐处

智者于生界 能远离众恶

此是尸弃如来等正觉。说是戒经。

不毁亦不害 善护于戒经

饮食知止足 受用下卧具

勤修增上定 此是诸佛教

此是毗舍浮如来等正觉。说是戒经。

譬如蜂采花 不坏色与香

但取其味去 苾刍入聚然

此是俱留孙如来等正觉。说是戒经。

不违逆他人 不观作不作

但自观身行 若正若不正

此是羯诺迦如来等正觉。说是戒经。

勿着于定心 勤修寂静处

能救者无忧 常令念不失

若人能惠施 福增怨自息

行善除众恶 惑尽至涅槃

此是迦葉波如来等正觉。说是戒经。

一切恶莫作 一切善应修

遍调于自心 是则诸佛教

护身为善哉 能护语亦善

护意为善哉 尽护最为善

苾刍护一切 能解脱众苦

善护于口言 亦善护于意

身不作诸恶 常净三种业

是则能随顺 大仙所行道

此是释迦如来等正觉。说是戒经。

毗钵尸式弃 毗舍俱留孙

羯诺迦牟尼 迦葉释迦尊

如是天中天 无上调御者

七佛皆雄猛 能救护世间

具足大名称 咸说此戒经

诸佛及弟子 咸共尊敬戒

恭敬戒经故 获得无上果

汝当求出离 于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军 如象摧草舍

于此法律中 常为不放逸

能竭烦恼海 当尽苦边际

所为说戒经 和合作长净

当共尊敬戒 如牦牛爱尾

我已说戒经 众僧长净竟

福利诸有情 皆共成佛道

本经缺字对照（32 种 / 74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外*男]	㚻	9	Unicode 有此字（U+215A6），即原字，非替换（CB01766）
[仁-二+達]	僮	8	Unicode 有此字（U+3493），即原字，非替换（CB01758）
[疊*毛]	氉	7	Unicode 有此字（U+3CB2），即原字，非替换（CB00626）
[穀-禾+卵]	毇	5	Unicode 有此字（U+3C89），即原字，非替换（CB00592）
[土*瓦]	坻	5	Unicode 有此字（U+24B2A），即原字，非替换（CB00096）
[起-巳+(彰-章)]	□	4	无字可补（CBETA 缺字库亦无）（CB01795）
[卑*也]	鞁	3	Unicode 有此字（U+2D164），即原字，非替换（CB01328）
[木*戈]	栈	2	Unicode 有此字（U+233FE），即原字，非替换（CB01666）
[(殼-一)/牛]	犨	2	Unicode 有此字（U+246D3），即原字，非替换（CB00014）
[億-音+(夫*夫)]	傯	2	Unicode 有此字（U+2039D），即原字，非替换（CB00985）
[穴/(爿*臬)]	窻	2	Unicode 有此字（U+41BF），即原字，非替换（CB01681）
[國*瓜]	颵	2	Unicode 有此字（U+2DE99），即原字，非替换（CB00510）
[(序-予+猒)/手]	摩	2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1808）
[口*專]	嘍	2	Unicode 有此字（U+2D27E），即原字，非替换（CB01020）
[口*集]	嗫	2	Unicode 有此字（U+35F1），即原字，非替换（CB01023）
[口*室]	嗌	1	Unicode 有此字（U+35E7），即原字，非替换（CB01751）
[跳-兆+專]	蹖	1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567）
[女*占]	姑	1	Unicode 有此字（U+36B2），即原字，非替换（CB01754）
[穀-禾+牛]	毂	1	Unicode 有此字（U+246B2），即原字，非替换（CB00590）
[矛*(替-曰+貝)]	穱	1	Unicode 有此字（U+2539E），即原字，非替换（CB01037）
[竺-二+韋]	篳	1	Unicode 有此字（U+25BE4），即原字，非替换（CB00719）
[毯-炎+瞿]	氍	1	Unicode 有此字（U+23C3D），即原字，非替换（CB01071）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利-禾+皮]	剫	1	Unicode 有此字（U+34DF），即原字，非替换（CB00315）
[虫*豕]	蚲	1	Unicode 有此字（U+45B6），即原字，非替换（CB01778）
[此/束]	棥	1	Unicode 有此字（U+2DABF），即原字，非替换（CB01040）
[口*(一/巾)]	帠	1	Unicode 有此字（U+20BD7），即原字，非替换（CB00045）
[麥*戈]	麩	1	Unicode 有此字（U+4D30），即原字，非替换（CB01068）
[弓*朁]	彋	1	Unicode 有此字（U+38C5），即原字，非替换（CB01757）
[廾/積]	蘵	1	Unicode 有此字（U+27090），即原字，非替换（CB00036）
[敲-高+(立/(可-一))]	敲	1	Unicode 有此字（U+2D8FF），即原字，非替换（CB01737）
[榦-木+禾]	□	1	无字可补（CBETA 缺字库亦无）（CB01807）
[戀-心+廾]	孿	1	Unicode 有此字（U+22376），即原字，非替换（CB01084）